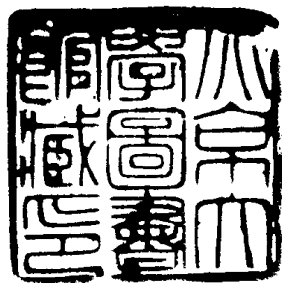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七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EL13/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七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太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37.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七三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四書索解四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一

大學知本圖說一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三八

大學問一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五一

逸講箋三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六一

中庸說五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八四

聖門釋非錄五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一四一

論語傳註二卷大學傳註一卷中庸傳註一卷傳註問四卷

〔清〕李塨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雍正間刻顏李叢書本

一八六

四書反身錄六卷續補一卷

〔清〕李顥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三〇三

大學講義一卷大學講義一卷中庸講義一卷

〔清〕楊名時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九年江陰葉廷甲水心草堂刻楊氏全書本

四三七

大學中庸本義三卷

〔清〕王澍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年刻積書巖六種本

四七一

大學困學錄一卷中庸困學錄一卷

〔清〕王澍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年刻積書巖六種本

五一六

四書索解四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索解

四卷》提要

西河合集序目

四書索解

大學證文

大學知本圖說

論語精求篇

中庸說

四書廣言

聖門釋非錄

逸講箋

汝南王恬曰漢唐無四書祇稱論語為小經別列五

四書索解序目

子于十三經中其與大學中庸之在禮經者各無與也自宋人立四書名而元人取士竟以四書為經義之首并造八比式名曰書義于是向之通三經四經者今祇通一經而四書則無不通焉先生嘗言四書為千聖百王一貫授受之學在聖功所始與聖道所至悉具是書漢用策經法尚不失大義隋唐帖經則文括問經則詰訓熟至八比一出而策經亡即帖括詰訓俱廢絕矣按先生一生得力在嵩山廟市受賀先生教但講大學而中庸論語孟子合一之旨並為之貫嗣此讀經而經明論學而學通因矢志還山以

後當勉誼四書而初以仲氏先生早世恐其學不傳
先為註易隨即以科場閱卷恨春秋失夫子意作傳
如干卷而庵峨迫矣方初歸時尚醫痺杭州作論語
精求篇大學證文諸書而既而首丘念切仍非蕭山
舊草堂居之門人過從者咸請先生說中庸而先生
以病中扶牀口授陸續完卷然而聖學與聖道則從
此可覩見焉前此先生每嘆曰經說之不終豈天為
之乎第先生每舉疑義人必不解而先生必解之問
以所解者示人人率視為固然事一似宿解本如是
者故門人王錫就先生之子述齋所輯疑義而專行
西書索解序目

西書索解序目

二

西河合集
四書索解目

卷一

柳下惠
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三家之堂
宗周
君子不重則不威主忠信
會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五畝之宅二畝半在也
無遠
子畏於匡
有父兄在
微者微也助者藉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
冬日則飲湯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兩馬
孟子定三年之喪
陽貨稱大夫
子使漆雕開仕
學而時習之
公山弗擾以費祿
樊遲請學稼
益微乎
者泰人之多
冉子為其可謂果

四書索解目

卷二

三年學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氣壹則動志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
薦其時食
可取也而不可罔也
如止而後有定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
宗廟饗之
無暴其氣
陳其宗器
與其媚於奧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與下大夫言
虞仲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

卷三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
父母惟其疾之憂
回何敢死
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
當仁不讓于師
夫子為衛君乎
孝者所以事君也三句
言以女為死矣曰子在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諫
知也
鮮能知味也
喜怒哀樂皆中節

子貢問士
孟子自齊葬于魯反于齊
孫叔敖舉于海
百里奚舉于市
衛孝公

卷四

四十而不惑二句
嘉善而不知作之者
忠信重祿
是食是兵民信之矣
民無信不立
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去兵
作者七人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
性相近也惟上知與下
齊人將築薛之
滕定公文公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
展公使管叔監殷
守死善道
愚不移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四書索解一 仁和王錫百朋氏輯

王錫曰四書無不解者先生嘗舉其不解者以示
人人無以應因之陸續質難得疑義百餘條思以
問世而惜學者之不能悉記之也今先生之子述
齋輯先生經集成遂抽經集中所已解而尚有待
者約若干條去其所解而錄其所疑名曰疑案以
句世之共解之予披讀再四深嘆經學難明毋論

六經茫茫全無畔岸而祇此童而習之皓首勿釋
之一書且經漢唐宋諸儒自孔安國包咸馬融趙
岐陳羣何晏孔穎達陸德明輩以及孫奭邢昺并
朱氏集註歷有據發而尚餘疑義真不可信然且
孔孟授受繼堯湯之學全在此書而不究極其根
柢亦何以仰安特是卷原名疑案以為不疑則不
解而予謂必有以解之直是索解人不得耳一經
考索則世多學人豈無始而驚既而疑又既而割
然以解者因更名索解吾願世之見之者但曰解
人當如是不當曰不求甚解斯庶幾已

柳下

康熙二十年予在史館聞

上幸南書房問詞臣論語柳下惠集註云柳下食邑

名孟子柳下惠集註又云居柳下其一名而異註何

解衆無以應又

問朕記趙岐註孟子云柳下是其號號又何解衆亦

無以應

謹按柳下無正文可據其云食邑見左傳孔疏居

柳下見莊子註然總不知出何書且魯地並無柳

下一名後稽康鍛柳下在河內山陽縣然亦非地

四書索解

名若號則非居非邑益不可解

又按趙岐此註柳下惠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

號亦似有誤據柳下氏展係公子展之後名獲見

國語字禽見左傳又字季見國策莊子諡惠見列

女傳是禽與季皆是字而趙註以禽爲名季爲字

是名字且誤何況其號宜

聖人之疑之也左傳孔疏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

不以六律不

上開制科試士有謁閣者益都相公問六律是十二

管非作樂之器三代後並無此物而五音不絕于世

何以非六律不能正五音上虞徐咸清曰五音是五

層聲原未偏頗何必取正特聲無所寄故借十二管

附合其聲虞書律和聲和者合也非正也又問祇五

聲則何得合十二管曰五聲有四清共九聲又有二

變一變清共十二聲而聲之高下始備因借十二

管布氣之管所云十一月黃鐘十月應鐘者別其分

寸自黃鐘九寸起至應鐘四寸零止取其聲以爲五

聲高下之寄然且每管有十二聲卽一管而旋用之

可爲宮爲商爲角徵羽是以聲定律並不以律定聲

正音之說實所未解其餘無答者

城門之軌兩

予於康熙丁丑住杭州客堂太病會臘月長夜不能

寐呼兄孫詩講禹之聲章追何以鼃曰用之者多也

城門之軌何以非兩馬之力曰用之者久也然則

子於書理全未通矣經塗九軌而每門三門祇各一

軌則塗凡一用而門必三之此正用之多而謂久何

也且車之涉軌也門與塗同時無久暫也匠人既造

門亦卽造塗未嘗前年有門後年始有塗也乃以同

時造軌同日行馬之門與塗而比校轍跡明是一用

多而一用少是城門二句反爲高子助一左証門軌

之轍深猶之禹鐘之追益抵奪之語竟變而為附和之詞初不意從來講師何以各賢賢而不一察至於如此時見子遠宗亦在側皆愕然不能答踰月而東九翁柱先生見過舉似之滄柱善舉文且有請義行世亦踴躍未應去嗣後無有以請義來報者

古車多四馬謂兩服兩轡也此曰兩馬不可解據諸難之意正欲張馬力之多而反從減馬何故或曰儀禮贈士以兩馬謂乘車也此專以乘車言故但言兩則不然古乘車之數天子六馬諸侯及卿大夫皆四

西書索解

四

馬有云大夫三馬者雖不見禮文然於禮註亦有之唯士則一車兩馬儀禮所云贈兩馬祗是士乘車數耳公羊天子駕六白虎通天子取六馬則天子乘車是六降而方叔四驥韓奕四牡與行役大夫之四黃四駉凡諸侯以下卿與大夫乘車皆四獨家語魯君以一車二馬遺孔子左傳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皆指士耳此所云城雖未必即王國之城然豈有諸侯卿大夫皆不行而獨士行者若曰孟子身為士故祇言士則孟子仕齊已在三卿之中豈得言論之間尚拘士禮誤矣况城門出入不止乘車凡

戎車田車喪車役車類皆出入國城皆是四馬則其云兩馬究竟何指惟好學者審之

三家之堂

或有問三家之堂者予出大小宗通釋示之其人便點首去然註疏集註亦全不能解據論語一稱季氏一稱三家之堂似分似合原不可訓夫三家仲叔季也三家同僭不得獨坐季氏若僭在季氏則季僭已耳兩家又安得並坐惡名且三家之祖非他一仲慶父一叔牙一季友也慶父叔牙以弑逆不得其死此在祭典不得立昭穆之尸食昭穆之牲而公然用天

西書索解

五

子禮樂世無此理且慶父叔牙一醜一絃皆季友一人所為季文季武何人肯以成季與其仲僭叔並坐而擬三天子亦必無之事又且大夫兄弟皆各有廟孟叔季三孫俱魯國正卿豈有三祖三大夫共一廟者然則三家之堂何解耶

遲之有復者曰三家本與廟通言之曰三家之堂非共一廟也予遂作書與朱鹿田孝廉其書曰有言三家之堂與廟者此不特無據抑且無理諸書未有言三家之堂是三家分廟此無據也同廟則成季一家尚可行僭若與廟則慶父弑君時哀姜與聞尚殺之

於齊王不附廟至傳公八年已歷三禘而始有致廟
之文見於春秋豈有仲慶叔牙得立專廟併天子禮
者不惟魯人不肯季氏亦不肯也夫三家分廟禮固
自有但此歌雍之三家堂則不是共廟亦不是分廟
若是分廟則即以孟孫一廟觀之共仲逆賊以罪斥
其爵其不得歌雍固已共仲之子即公孫敖也敖得
罪奔莒死不許歸歸不許葬必其子立于朝哀請而
後許之然猶不許以卿禮葬夫卿葬且不許許其作
天子祭耶歌雍耶倘又降此則文伯之後竟將以天
子禮祭孟獻子莊子直笑話矣初不意讀孔子書者

附書案解

六

竟不識三家之堂又不意四書之不易解且如此
子定三
歲矣未春陳軫菴編修以母喪請予作題主陪事坐
客各問喪禮示曰僕亦有一問滕文公以然友反命
定為三年之喪豈三年喪制定自孟子耶少頃孝康
馬素菴口以戰國久不行而今行之似更定也曰不
然據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葬行是恩
公伯禽不行也吾先君亦莫行是滕叔繡亦不行也
此明指周初非戰國也然且嗜嗜曰至於子之身而
反之曰喪祭從先祖一似乎叛朝典亂祖制者豈不

言乎時一堂十二席五十餘人各默然如嗜者大且
坐客有踵門來復謂魯先君不行是近代先君不是
周公伯禽也不知此又出高頭講章之言然亦非是
也魯自春秋至戰國無不行三年喪者魯公三十三
年葬文公二年納幣相距再期猶然以喪娶議之威
公三年喪畢然後朝晉胡氏猶以不朝周刺其非禮
昭公居三年喪不哀叔向曰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
之戚則近代先君何嘗不行且本文明曰喪祭從先
祖先祖者始祖非近代祖也

附書案解

七

宗國宗聖人之國亦不可解聖人指誰周公耶抑孔
子耶若宗孔子則在春秋早已自宗國之稱如國語
舟之偁曰宗國既卑左傳公山弗弔曰以小惡而覆
宗國此時孔子尚在未必如戰國後之共宗之而其
稱歷歷斷非孔子可知也若宗周公則開國元聖當
列國共宗乃滕父兄曰吾宗國子貢謂公孫成曰子
周公之孫也利不可得而喪宗國一似專指同姓之
國為言然且同姓宗魯魯不宗同姓總不可解
陽貨
孟子述孔子見陽貨事謂大夫有賜于士直稱陽貨

爲大夫孔子爲士此可解乎曾子倪魯玉許道及他
張叔明在坐但曰權臣以大夫自居而此弟因之以
重其罪則世無稱新莽桓溫爲帝而謂之重其罪者
且貨在當時並未敢以非禮自居也彼方納改玉之
請正倍閤之逆往往借禮法以助跋扈何嘗僭稱
大夫士相見承摯餽問自有定禮若果非大夫則夫
子何難以非禮拒之如云夫子潛德過爲謙退猶之
微服過宋之意則記稱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初
方請見不許拒之甚嚴亦何嘗稍有依違而反以非
禮之餽俯首拜門是前僭後恭不惟非避患且適足
以取禍也然而夫子以大夫禮報之孟子以大夫禮
之此在孔安國馬融包咸論語趙岐註孟子皆若
觀爲國然事而並不註及此是何說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與至忠信絕不相接忠
信不指學若指學則威重反趨於忠信矣忠信又不
是固學之由若是固學之由則不重不威又不當作
不固學之由矣惟周章難明故近說分作四節一節
是一意老說分作五節亦一節是一意其分五節者
一重一學一忠信一取友一改過所云學則不固與

學則不固蔽故須學此孔安國說也若然則王忠信
以下原複見在子罕卷何如直分之爲愈也此到底
何解也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周易艮卦象詞本夫子
所作而曾子抄作已說亦不可解唐後儒者疑有脫
誤而宋范諤昌則反謂象傳大象文言皆非夫子所
作以曾子此語有難明故也然論語集解又以此文
連上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合作一章而不在其
位二句又複見于泰伯卷總不可解
五畝之宅二
鄉鄰錢曉城攻周禮爲僞書以孟子五畝之宅註二
畝半在邑爲周禮作僞之一此本自坐舛錯以誣毀
舊經大不足道然其說則先仲氏亦疑及之據集註
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田並非周禮且亦並不見他
經此不過禮註中有百畝之廬爲田中之廬里居之
廬爲國中之宅語因之漢食貨志有在野曰廬在邑
曰里而趙岐註孟子遂曰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
宅此集註所襲文也第其制有大難解者孟子方里
而井周禮亦以一里爲一井今毋論小城三里大城

九里各有多寡而即以中城五里觀之五里者五五
二十五里也每里九家而里居則四分之以爲四九
三十六家之宅是二十五里統計所分雖至密亦不
過九千家宅耳乃孟子班錄之制與周禮別今亦不
從周禮以五百四百三百一百限五等侯服而即取
至減者以孟子公侯百里爲斷百里者萬里也萬里
萬井每井有八家則已得八萬家矣以八萬家之里
始而祇以九千家之地應之可乎不可乎可解乎不
可解乎北城中有官所謂宗廟社稷朝市府藏諸區
又當在里居外乎

西書索解

十

又况禮記垂謬謂此里居在邑實爲農民冬月入城
保城之計吾不知其語始於何人要是犬不逼之言
國家守封疆農隙入保當在疆邑定無有撤四境之
民公然入城而棄土地于寥廓者倘有竊發敢人不
用兵而至城下矣此大亂之道也

子使泰
唯開仕

施少參講學湖西有客問子何以可使漆雕開仕少
參曰子焉能使開仕但可以仕耳此虛詞也客曰不
然但可仕則當如仲弓可使南面韡愈文可以出而
仕矣明着可字是文無有也且惟實有仕處故可使

仕若虛使之是教之自衛且于進也而可乎少參無
以應

孟子子問孝子曰無違此無違正對孝字即論語幾
諫章所云不違中庸哀公章所云順親者此下原不
得增加一字乃以恐涉從親之令必增數字于無違
之下則理即禮也理者義之則禮者事之則也既曰
不違於理則其說已明何必又向樊遲補山禮字且
理與禮同音既曰不違理又曰不違禮則必自辨曰
我前所言者是玉傍之理今所言者是示傍之禮直

西書索解

十一

笑語矣順治辛丑予與姜京兆飲胡司冠宅時司冠
方爲江南副使有江西胡侍郎子在坐作酒明府令
手一觴遍屬坐客有能于無違二字代一口語免飲
各需醉無能代者

學而時
習之

學而時習之學作效解在爾雅蒼頡篇以後字書原
無此訓且效亦不可時習效兼善惡萬一效惡如左
傳尤而效之效小人而棄之則習惡矣而可乎但此
字有兩義一是虛字如學文學道學藝學箕是也一
是實字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學之不講學記七年

論學說命念終始典於學是也此學亦是實字自當實有所指乃歷考諸經凡學記至學大子志學尚書與學皆不知何所指實即此開首一學字亦模糊讀過究不知實解當以何字代釋之也此亦一疑案也

子畏于匡論語凡兩見此是夫子蒙難一大則目豈有讀其書而但曰地名地名全不識為何國之地者一謂是魯地則魯原有匡邑所稱何須為宰者是也但夫子周游在去司寇出走之後係定十二年至哀八年而然後歸魯此時未能旋返游父母邦也若謂

四書索解

十一

是宋地則其說是莊子文而孔安國註論語引以為據然考夫子去衛後止如宋一次即已遷桓魋之難論語所謂桓魋如予何孟子所謂遭宋桓司馬者此是實錄未聞復遭匡難若然則夫子過宋當兩衛服是笑話也若史記世家直指衛地謂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人以孔子貌類陽虎因虎會暴匡遂止孔子孔子使從者為寧武子臣于衛然後得去則陽虎與衛邑風馬牛不及焉能暴匡且寧武子仕衛在僖公年歷文宣成襄昭五公而後至定之十二年是在寧武時孔子未生在孔子畏匡時則寧氏族滅已久

其間相去實一百五十六年而謂為其臣而藉其解難直笑話笑話也乃有又謂在陳地者見集註卷首則更可怪夫子初適陳當桓司馬之厄是時王司城貞子未嘗畏匡其次適陳為蒲人所沮雖蒲與陳近然又與匡人無涉最後則厄于陳蔡之間其絕非匡難又明白可據者展轉不解乃細按其文則集註卷首載史記世家原文而又刪改之世家原云去衛將適陳過匡則匡在未適陳之先故是衛地以有將字在也集註乃刪去去衛將三字直曰適陳過匡則陳地矣是又不善讀史記而誤刪之者然則匡固何在

四書索解

十一

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更不可解據集註弗擾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畔此大可疑者陽虎執桓子在定五年傳但曰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釐此時無公山不狃共事也若據邑以畔則在定十二年墮費之時經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然後費宰公山不狃據費以畔是時夫子已為司寇親命魯大夫申句須樂頎伐不狃逐之奔齊而仲由則又身在帥師墮費中焉得有召孔子與子路不悅之

乃公羊穀梁全不載及而其事則又無他書可據
竟何解

有父

客投考文為有父兄在題其文人不流暢一似格格
有物者初疑其人善屬文何便至此既而思之曰題
自難明文安得達時在坐者不解予意予便問問是
問個甚麼曰據高頭講章是問義理何故問義理曰
以他章有子路有問未之能行從義理講也然則此
義理是可行者否曰可行何故可行曰以下支問義
行諸可以問斯行之也若然則天下有問義理而
不父兄而後行者乎會子問一貫必請會仲弓曰
不欲勿施必稟之驛剛之所生此又笑話也然而高
頭講師亦自謂難通謂父兄長老之稱而作文者亦
遂依違其間支吾不決殊不知說自難通不關此數
語云要好問三老以作事言學問無是也縱曰欲抑
其勇則但告之以徐徐已耳安得以長老壓之學問
非長老所得壓也凡此皆欲明言之而必不能者然
則何解矣

樊遲請

樊遲請學稼初發問時值禾中孫肖夫菽城江峴源

在坐俱無定解最末問朱鹿田而得之然前儒亦早
有見及者特未經指出耳遲既非沮溺甘于石隱亦
定非真欲罄體塗足作農人者若以為粗鄙則應告
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以為瑣屑則當啟之以大經大
法治已治人之道乃徒以君民相感為言已難通矣
且其申言叠喚一似遲欲招徠天下之民而不可得
者豈聖人之言而全然如大霧中鍼垂鋒錯至於如
此况遲仕叔孫獨有能名其在聖門亦在顏閔下有
數之士而乃鄙之斥之以不明其書而反厚誣其生
平豈可為訓哉問焉用稼用字何解

四書索解

孟

微者微也助者藉也孟子為助微分解若據春秋三
傳則皆云微者十一而藉又云穀出不過藉則仍
助法其所云微要是通助之義而樂註微法則有
則通為合作收則計畝均分一十二字誠不知其
出自何書然顯與春秋傳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
治則非吏與孟子省耕省斂補不足補不給以及上
農夫食九人上食八人至下食五人諸語全不相
合然既至此說亦宜盡一乃于請野九一而助節不
証云周之微法蓋如此則豈有祇一微法而屬樂於

說了無定準若是者孟子云雖周亦助徹即助乎抑徹者通助者乎請實解之

孟子

哀公以年饑問有若此是夫子爲司寇後魯君頗重儒術故特來造請乃以國用不足之際反使減稅已屬不情況告君之詞須有着落徒作君民一體語謂足則俱足此豈儒之見輕於帝王者而謂大賢出此乎哀公所問不足者用也出乎賦從民與君邊言賦者與也有子所答盡徹者賦中之稅也賦與稅皆出乎權而我則覆畝而獲祇從君取民邊言稅者取

孟子

孟子

一徹法而賦貢或助或賦或稅或取或與必有一的確經濟生乎其間是以春秋有兩書法一曰初稅畝則前此宜令加稅也一曰用田賦則後此哀公加稅也哀公爲此問將欲加賦有子爲此答先請減稅則其與不與足不足之故自有實解何得以門面話網應之

公行子有

公行子有子之喪不知是喪親是喪子今高頭講章

皆曰公行子有人子之喪其說無據惟徐與疏曰其

子死也然亦不解何故往以問朱鹿田鹿田曰禮稱

執親之喪其親死也中庸稱父母之喪父母死也也

弓稱曾子有母之喪是其母死又稱子路有姊之喪

是其姊死經有文例焉可亂道此說甚快但公行氏

雖屬貴臣然祇是子死焉得使盈朝赴弔致右師孟

子一賢一幸皆至如此此時誰後誰主喪弔喪者抑

弔主者世饒知禮又豈可漠漠無一解也

者素人

者素人之衣無以異於嗜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

孟子

孟子

集註謂食色是性此告子所曉故以嗜食喻之則

嗜食在內與教長在外此告子自爲分別之語而我

復以此應之是附和折辨也且於夫物則亦有然

者也亦全無解說何也

冬日則

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與嗜素人之炙二句相反

集註曰即嗜炙之意固齟齬矣且使難者進曰冬則

飲湯夏則飲水果在外非由內也何以解之

舟子與之

子華使齊集註謂爲子山使則舟子請果便自夢過

夫子第設教于魯之闕門並無食采焉得有廢飯
粟可待須給且其請出入散數多即謂之宰也漢
世學官有都養弟子然止至養不主財用想夫子
當時未必有此然且強請強與作意不願以為夫子
之粟與則夫子與少冉子安得與多以為冉子之粟
與則夫子止與十六斗而冉子竟五十倍之與之八
斗是不惟冉子未仕已自富於周公必無是理況
取有之而既欲私與則不必請既請而再請則雖微
與亦斷不得多衛富耶市惠耶抑獨夫子之喜耶
此其所失將不止繼富一節為可議也何謂也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老晴
又初晴稿

鈞西金校
齊樹義校

四書索解二

仁和王錫百朋氏輯

三年學不至於

三年學不至於穀孔安國以穀作善不易得言無不

至于善者此亦近理但于不易得語氣似稍未合若

集註改至作志謂三年學久不志於祿為難得則世

無三年便志祿者古者為學入仕皆有年限如比年

入學七年論學二十三十博學必至四五十而後

可以仕故鄉人升俊士司徒升造士不過使之入鄉

學入大學必至學成之久而後司馬論官則已在二

十三十之後故曲禮內則皆曰四十始仕此年限也

若周禮司徒職三年大比賓興賢能則但升鄉學以

入國學之期其云三年者特以兵農諸大政皆三年

比較謂之比要而升造之期則亦以此為斷然是升

造之三年非學三年也徐仲山曰以就傳之年計之

則三年祇學樂誦詩之年以升鄉學升國學之年計

之則三年尚未小成焉得志祿

宗廟

養之

大孝章宗廟饗之章句無解大全東陽許氏謂此宗廟當從舜身上說舜傳禹禹即位祀舜為宗此是杜撰之言按國語與祭法皆云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未嘗云宗舜也且此宗字與祀舜為宗之宗皆是宗祀之祭不是宗廟古者祭五帝于明堂以開王之宗配之始謂之宗如所云宗祀文王于明堂是也現此宗廟饗所以謂孝若宗廟饗舜則與舜孝何涉又現此句與下章同文周立宗廟亦可云從武王身上說但饗武王乎

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

二書索解

二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二句不可解集註心有所不安但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請問心如何不安心既不安則氣如何可助心且氣是何物必欲助心將如何求氣法此際不容統籠說過便了時東陽盧元侯盧子遠嘉興陳自會同邑莫惠先樓象明十餘人在坐各無以應又次日江山洪孝標山陰何道生見孫詩五人在坐亦無以應越三日取大全來看則朱子又云如念慮之失但當求之於心而不更求之於氣夫不求於心告子所自言也今反曰當求之於心是解告子語而反其所自言不可也且何

以求氣仍不解也乃朱子亦自知難明又云假如應物有差失接人有差失皆由氣之應接失其道也自當悔過謝愆補其差失告子則任其差失更不悔過謝愆以補之夫此氣即周身呼吸之氣也吾不知應事接人何以全藉此呼吸之氣即以此呼吸之氣應物接人何以有失道且既已失道自當仍從此呼吸中求補差失何以但悔過謝愆便謂之補便謂之求助此皆不可解者

無基其氣氣
立則動志

三書索解

三

如偏是不暴亦仍無解者蓋所以顯趨動志暴氣氣豈之一端然請于厥趨外再舉一端亦並無有求子曾子厥趨外更求其說但云如常喜當怒便是持志喜怒得過分便是暴氣則愈不明白夫只此喜怒而得當是志過分即是氣則志之與氣總是此一物全無分別何以知得當屬志不得當屬氣且當喜當怒是志為政喜怒之過分則喜怒為政此時並無有暴喜怒者其所云過分是氣自暴與厥趨之暴其氣迥不同也且厥趨則暴氣暴氣則氣一故足動志若喜怒過分失中而已志何以動過喜則動志將不來

喜便得志耶且喜怒是情以春秋傳言之則即是志人之六志受天之六氣以生是氣生志非志生氣也是天之氣非人之氣也乃不學之徒東指西指謂

一笑了矣

學不厭教不倦四書凡三見其在聖仁章則學誨承聖仁祇一事也孟子雖無聖仁句而引書在聖仁章

亦即此一事也惟此有默而識之句而上下不接集註直分作三者則又不可解默識是何事祇是默識

不過學中之一端安得與學誨為對待乃附會其說有謂默識是知學是行者按識讀作知集註有之但知不得言默天下無知識而可有聲響形諸外者若謂不藉人講求則人自不言不可謂已默也默在人不在已也有謂默識是心學學是身學者則集註有云默識默記也謂不言而存諸心也是其存心者有所記之物非心存也猶中庸施諸已而不願有所施之物非施已也記心非心存即不得謂之心學况學

加身字尤屬添出則但列三目而欲明明指其一亦未易事也

陳其

宗器不知何物章句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諸器當之便不可解考赤刀大訓諸器見尚書周禮名曰玉鎮又名大寶器不名宗器惟大喪大饗則陳之故顧命陳此器大禘大饗陳此器在春秋時祭並無有也且禮器各有名物不得混稱左傳重之以宗器國語其官不備其宗器則在諸經原有宗器二字而以大寶器當之可乎則何物乎

四書集解

五

時食亦不知何物章句以春行羔豚膳膏藟夏行膳膳膳膏臊四句當之更不可解考此四句是內則膳食文在周官庖人內饗亦見之所以供王后世子之膳蓋者原名饗食故四句皆有膳字謂肉之煎和可供饗飯者非祭物也周官內饗掌王后世子割烹并煎和之事而至于廟祭則但掌割烹而不及煎和何則以前和羹味鬼神所不饗也今膳者煎和也鬼神饗煎和乎乃或者又謂禮原有時食如王制時薦明有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類月令四時薦新

明有薦鮪薦麥薦黍薦含桃類此則較章句稍有引據然又是薦禮不是祭禮春秋本時祭其所云薦即薦醴薦羞之薦非薦禮名也且祭物有定數矣鼎俎鉶各得限制自迎牲薦腥薦熟後猶是腥牲而烹之爲鼎聶切之爲俎和菜而羹之爲鉶並未加于腥牲外者卽俎附俎稍有增減亦不過就牛羊豕犬等而婚炙之或膚腊之誠不審何等時物且用之何時何所何薦享之際此豈容質質無一解者

與其婚於奧

與其婚於奧

六

禮之禮解兩端字謂禮凡祀禮必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自此註出數百年來皆奉爲不刊之經不特是書必如此解卽祀禮之禮亦安敢更有他說而竟不然者予嘗疑家室之奧爲男女寢處祗席猥褻之所豈可祀禮後考禮註知適中釋禮文明云凡祭五祀俱在廟始知家室之奧果不可祭然猶疑設主其所必家之費室祭于奧者然後是廟室之奧及考月令祀禮則直設主在廟門外之東首以祭廟時必設窻陴在廟門外之東所以安鑊而熟腥牲于其中故祀于其處並非家之費室若所云

祭其所者卽禮器祀先歿之人所云老婦之祭盛于盆尊于鉶者據特牲記註亦是祭廟時至尸食竟而祭費神無祭所之說然且戶與中霤其迎尸祭奧在廟室之奧而門行與窻則皆在廟門西室之奧則集註所云奧有常尊者不惟非家奧并非廟奧與常尊門奧不常尊也吾不知其婚與者將何以婚也豈舍此又別有婚與法也何謂也

可與也

井有仁焉一問原屬可疑惟知聖學者則此卽忠恕一貫誠意去惡不自私自利以至大學絜矩中庸庸

與書案解

七

物皆是一串故先仲氏云初疑宰我亦聖門有名字賢者何便廷遠至此及通讀四書始知與魯子爲人謀子貢博施濟衆夫子老安少懷禹稷已饑已溺孟子獨善兼善同一千聖相傳最切最要一實在學問而窮極到底因有此問是以集註云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此奚落聖門太過萬不如孔安國云欲觀仁者憂樂之所至爲最當蓋宰我惟恐人有陷害未嘗憂爲仁有陷害也然可逝不可陷在舊註今註俱自明白惟可欺不可罔則從來鶻突豈非之有人仍是子虛作欺人語耶抑否耶集註既無解而

大全或問則謂可欺繼可逝朱子亦以為是然又云可逝是就一事說可欺是總說其理然究不明白

大明堂者王

泰山明堂不知所在惟趙註云本魯地而後為齊有

然亦不註所始并不解何用以為巡狩耶則燔柴祭

天壇而不屋明堂焉能柴且柴主上帝明堂五室主

五方五帝即有祭亦不相合也見西南諸嶽無有也

以為王者聽政之所則聽政朝寢自有定位

王聽政在東魯者即四郊迎氣十二月聽朔在東

自有明堂即東都明堂尚不之及而謂有周共至必

四時東幸十二月遷魯以須政于十二堂謬又謬矣

况王政者王者之政乃專舉文王治岐為言其立言

之意亦必有在而世俱忽之此何故耶

知止而

大學知止而后有定止非空止即在止于至善之善

也善必始乎知而后進乎行則始曰知止即是知善

繼曰能得即是得善知善則不揜善以著善得善則

必由學修以幾于盛德至善此在大學後文原是一

串但舉其要者提領之而解者沒去善字遂至汎言

知得似于致知誠意外別有本始而大學功次竟兩

岐矣試觀先后二節其功次秩然鼎鼎如貫而提此節于其中何以解之其後羣儒競起如王柏葉夢鼎董槐吳澄輩皆不契章句補傳欲挽此節于知本知至之前謂之釋格物致知而明之蔡清又欲挽之於則近道矣之後大學割裂殆盡矣畢竟此節作何着落是誠意是致知必有能解之者

與下大

朝與上大夫言孔註云上大夫卿也與下大夫言則

並不能解嘗以此問張南士云下大夫之名見于王

制然考王制註亦不大了據云列國三卿皆有下大

夫五人三卿者司徒司馬司空也天子六卿為冢宰

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六官侯國置三官而不取

居六且又取三等之次居之如冢宰司徒是一等而

不敢置太宰祇居司徒是次也然而上大夫卿但有

三官而于諸大夫中則六官備具謂之下大夫如司

徒下有小宰小司徒二人司馬屬下有小司馬一人司

空下有小司寇小司寇二人共五人謂之下大夫五

人其祇列五小而闕小宗伯者仍不敢備六以與天

子等也乃予則又有疑者從來大夫之名上可以通

卿而下可以通臣宰皆兼大小正貳為言此五人五

小卽卿之陪貳皆臣屬也。顧又有不然者如魯之三官則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卿也。乃有公子翬求太宰賊孫紇爲司寇夏弗忌爲宗伯則皆是上大夫皆不稱小是下大夫中原有上大夫在其間故孔疏云上大夫是卿則下大夫中當又分上下先仲氏嘗言夫子爲小司空是爲孟孫氏之下大夫及爲大司寇則始進爲卿而特加大字爲上大大夫以爲此下大夫原兼上下二大夫而爲言者也。然而上大夫臣屬不升公朝必進爲大夫而後可共立于朝寧之閒如公叔之臣大夫僕必後爲大夫而始曰同升諸公左傳子伯季氏初爲孔悝之臣而既爲大夫然後曰新升于公今儼然在朝則是升公之大夫其于王制之下大夫中或正或貳或大或小不知何等且不知夫子是時其于上下大夫當身居何等雖孔安國不能註然豈無註之者也此豈可畧也謹按王朝小宰小司徒諸官皆中大夫爲之似侯國五小稱下大夫者原是降等故有謂夫子爲司寇加以大字卽不在五小之列然又與孟孫氏正卿分作正副則與上大夫卿又稍不同或者如王朝以中大夫作六官之副故此分上下而夫子身

廟其中當是中大夫但侯國中大夫不見禮文因亦未敢遽定爲必然耳

夫世祿

世祿有兩說一謂世祿卽世官畢命世祿之家孔安國註世有祿位也古祿隨位行有位斯有祿故論語天祿永終亦作永保祿位解觀國語范宣子歷序世爵自陶唐迄今死而不朽而叔孫穆子曰此之謂世祿不是不朽正謂世祿者世爵之別名也然而世祿勝固行之與井法何與以爲封建與井田相表裏行世官卽是行井田所自始也一謂世祿是世卿大夫

卷二書

十一

子弟世世受祿據禮註夏制王國世祿侯國不世祿王制云內諸侯祿又云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是也商周則中外卿大夫皆得世祿祭義云殷人貴富注臣能世祿曰富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故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是也然而春秋世官不世祿而此反云不世位而世祿固已難解且官族煩多既使食其采地至有過而後奪之如周制則田祿仕田之類當亦必有限制或以世殺或以親殺使邦甸土地足任頒給乃禮文茫然卽禮經亦周意義

略並無成說而集註則三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而
成材則官之若不可用亦使之不失其祿則既非世
官與畢命世祿之家叔孫穆子所解世祿俱不相合
而且詳於授官而畧於給采并不知其語出自何書
必欲使世祿二字瞭然昭著于人間亦未易事也

仲虞

四書註姓名多有顛倒人祖孫父子者曾西卽曾申
本曾子之子而註曰孫虞仲卽虞中本仲雍曾孫而
註曰仲雍是也但曾西註曾子之孫直是誤註無可
解者若虞仲註仲雍則雖是誤註而反費論說仲雍

四書集註

三

係秦伯之弟同逃荆蠻繼秦伯爲君此商諸侯也及
武王得天下大封同姓則然後以仲雍之孫名周章
者封爲吳君繼秦伯之後而以周章之弟名中者封
之於虞繼仲雍之後是爲虞仲謂中卽仲也是虞仲
之虞以封虞得名猶毛詩稱秦仲尚書稱蔡仲繫封
國以爲號者雍不封虞於虞號乎何有然而左傳云
秦伯虞仲太王之昭則直以虞仲代仲雍矣然猶曰
此追原虞仲封國所始以爲此虞之封國實由於太
王之昭猶之稱魯衛毛聃爲文王之昭周公不之魯
而以封國爲文昭魯仍是伯禽虞仲仍是中原無異

也及讀漢書地理志引秦伯至德虞仲夷逸以爲虞
仲卽仲雍而後之爲系譜者註左傳者皆曰仲雍一
名虞仲且有隱相巧証者按系本曰吳就哉居落維
而未妻解之謂孰哉者仲雍字也雍本熟食名而孰
與熟通因取爲字其說已怪然而吳地記曰仲雍之
冢在常熟縣西海虞山上則一地一山與一字一名
恰相脗合是豈地之名熟果以字熟而山之名虞真
以虞仲爲雍名也與此何解與

周公弟也
管叔兄也

又有顛倒人兄弟名者子糾是兄小白是弟而集註

四書集註

三

曰小白兄子糾弟管叔是兄周公是弟而趙註曰周
公兄管叔弟其謂小白兄子糾弟者則直是誤註不
必解也何也以諸書有明証也若周見管弟則各有
所據似亦未易猝辨者孟子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
也卽史記世家亦曰文王有同母十子一伯邑考二
武王發三管叔鮮四周公旦而趙註則曰周公以爲
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以爲周公兄也故望之則直
顛倒矣然而孔安國註金縢亦謂周公攝政其弟管
叔及蔡叔霍叔放言於國以誣周公皆以此質之張
南士南士亦謂此事有可疑者三周公稱公而管叔

以下皆稱叔一周公先封周既又封魯而管叔並無
畿內之封二周制立宗法以嫡弟之長者為大宗周
公管蔡皆嫡弟而周公為大宗稱魯宗國三若尚書
孔疏釋流言所起謂殷法兄終弟及三叔疑周公為
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則亦以為公次武王其弟及
與殷法合故流言則趙氏所証非無據也其孰是孰
非亦槩乎未有定也

夏后氏五
十而貢

夏后貢法較數歲之中以為常此在禹貢所載甚明
謂田賦九等必比較豐凶以定高下之則此謂立九

四書集解

古

職之等有然非謂初間計豐凶久以後豐凶便不顧
也乃曰凶年糞田不足則必取盈又曰使民終歲勤
動不足養父母又稱貸而益之則殘虐特甚唐虞三
代皆有荒政豈夏后立法獨無周卹賑給并薄征歟
利諸典見于司農徵征即後之捐租若然則肯耕肯
飲補不足與助不給所稱夏諺休助者孟子自引自
肯矣此豈可無解而因文立訓漫無識察如此若謂
此貢之流弊則雖微與助誰無流弊而獨以貢言之

江漢以暴之
秋陽以暴之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從來謂作潔白似乎含義

無可訓者然潔白何指耶夫道德無言潔白者惟志
行分清濁則有是名故夫子稱丈人欲潔其身孟子
稱西子蒙不潔又稱狷者為不屑不潔之士司馬遷
解屈原其志潔大抵獨行自好者始有高潔之目此
非聖德也况白則從來無擬及者惟夫子自云不白
白乎涅而不淄祇以不為物汚與屈原傳之皜然泥
而不滓語同仍是高潔意豈有曾子擬夫子反不若
子貢之如天如日宰我之施堯越舜而僅云潔白非
其旨矣况潔白二字曾見之詩序白華孝子之潔白
此但以物言並不以德言也

四書集解

左

西河合集

蕭山毛可齡

字老時稿

朱樟鹿田校

四書索解

仁和王錫百朋氏輯

人之其所親愛

予避人崇仁縣時路叔夜明府同陳石麟進上訪予
東明寺聽寺僮讀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句
叔夜曰辟焉句如何住得辟了後是如何予與石麟
俱不能答既而讀故好而知其惡句叔夜又曰故字
如何接得下又不能答次日予過石麟許石麟出康

四書索解

成註并集註同閱康成以辟作譬解言以身取譬也
從好邊說集註作偏僻解從惡邊說然于故字上焉
字下究不能住亦不能接下

孝者所以事

孝者三句不須解但以註說觀之則上老老三句明
有三上字三民字反只說意義孝者只三者字反當
說人故有以孝弟慈與事使統屬一人者則其人祇
一事君使民之人與大學之明明德于天下而先治
國與齊家者有異也若以孝弟慈屬一人事使又一
人則在孝弟慈者有三輩人在事使者有四輩人紛

紛聚訟嘈雜極矣必不礙大學又不嘈雜亦須有說

以處此

父母惟其

問孝而以父母憂疾答之不可解若謂父母愛子故
子當孝則父母愛子何所不至而止以疾憂已疎矣
况武伯問孝是請孝法不問當孝不當孝也且父母
當孝不論報施若父母愛子而子當孝是報施也萬
一父之憂子疾如第五倫兄子往問而已子不往問
將子便不當孝耶况有虐子者耶

吾以女為死矣日

四書索解

二

畏匡章極不可解吾以女為死何故突以死為問子
在回何敢死何以知子在且死則何以有敢不敢往
在廬陵講堂吉安鄉官張貞生長沙舉人王岱謂子
之一問恐顏淵赴闕而死而宜城高阮懷非之曰赴
闕必按實子畏蒲時家語載公良孫以耳五乘相從
且有兵器故可闕顏淵無是也且闕亦不期必死若
謂師死則弟必殉之則師弟赴死古無明據即忠臣
殉君亦必有益子君如比干諫諍寧俞棄餽類若君
死亦死則止徒人費子車氏之流聖賢所不許也時
四座愕然湖西施使君即起坐長揖曰若胡氏請辭

復讎之義當如何阮懷曰此更不必然者天子不爲匹夫復讎周天子僅亦守府時已無方伯將欲誰告且匡人非夫子讎也陽虎暴匡人而匡人報之是匡人讎陽虎陽虎且不得讎匡人夫子焉得以陽虎之讎認爲已讎向使天子可告方伯可與師問罪則匡人有辭顏淵此舉爲兩莽矣且解經須逐字逐句皆有着落顏淵既後則彼此違失其不相知儼然矣乃曰子在則卽此二字自有解說今于夫子顏淵一聞一答全然不曉當日之義但曰子在而不聞淵何以知子在萬一不聞而返而子已不在則將仍返故處

三書索解

三

關耶抑已之耶時座客皆離席請阮懷解說阮懷曰吾唯不能解以有此疑也遂約次日再會以各陳已見因相視嘆息而罷

論語漢註與晉註俱不能解至唐韓退之則改死字爲先字似于文稍順然祇以後先爲詞則意旨疏淺無義理記者多事矣此皆不能解經而改經以爲說

者解非錄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

管仲不能死又事讎夫子不責其不仁亦已矣乃反以死事者爲匹夫匹婦自經溝瀆盡情弁薄誠不可

解然此一言者出于聖人之口記于七十子之乎傳之數千年顯顯自白雖稷子無知亦必刻心剔腎刻求其義乃集註引程氏之說以爲之解謂桓公是見子糾是弟故仲可不死且可事桓若使桓弟而糾見則聖人此言母乃害義之甚故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其言侃侃然直而氣闢想夫子亦岌岌矣乃歷考諸書則桓實是弟糾實是兄夫子此言正是害義之甚故萬世反覆不忠之亂如之何如之何向使程子不深考而作此言是誣聖人也使亦知考厥明曉顛倒而故作此言是直誣斥夫子也名忽可弁薄夫

四書索解

四

子不可誦斥也匹夫匹婦可當反覆不忠不可當也然則夫子此言程子誤解也究之當何解也

按子糾兄小白弟歷見春秋三傳及管子荀子莊子韓非子尹文子古本越絕書凡春秋以前文字皆曰桓公弟子糾兄且曰桓弟殺兄惟荀子云桓公殺兄以返國而漢薄昭上淮南王長書引荀子語改殺弟以返國章昭註云以漢文是兄忌諱故也其他無有稱子糾弟者

史記漢書載薄昭上書事而史記云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劉向說苑尊賢篇曰謂桓公仁義乎桓公殺

兄而立非仁義也

當仁不讓

當仁不讓集註謂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何遜之

有此言甚明但仁既自有則爲仁之功但當勉已何

嘗有讓入而故自弛者且當仁當字極不可解當有

二義一當值一擔任也仁存于心未有人心而適相

值者亦未有人心而可擔當者則祇一當字已無解

說况遜師也

鮮能知

中庸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此似不需解者然亦不

味也

可解人無不知味者據春秋傳天地有明性以生六

氣而首發之爲五味是人之飲食皆因地之知性以

受天明察純以知覺爲事焉有飲食不知味之理天

凡人不知味必其不食人不學不知道比之不食不

知味故學記曰雖有嘉餚不食不知其味也此易解

也昔食而不知味則必有別用其知者如發憤忘

食如在好學食旨不甘知在愛親三月不知肉味知

在聞樂大學所云心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此亦

易解也至於嗜味有不同而知味則一如同嗜則同

知其味世有好饕誰不知之孟子所云如使人之嗜

味性與人殊則天下何事皆從易牙之味此又易解

也即或嗜有不同如屈到嗜芰文王嗜昌歆會稽嗜

羊棗類然亦知所嗜之味并知所不嗜之味漢書所

云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此亦無不可解也

乃曰莫不飲食則盡人言之也曰鮮能知味則是不

知味者多而知者反少也此則大不可解者而舉世

之人自南渡以來六七百年間帖然安之從未有起

而疑之者是人皆知味反曰不知人皆不解經反未

有知其不解者子謂子路知之爲知不知爲不知真

匪易也

夫子焉

衛君乎

夫子爲衛君不可解爲者助也豈有拒父之君而可

助之者然而冉有疑之子貢問之則在夫子當時作

何助法見于意耶抑見于事耶不可解也然且以夷

齊人問而即決其不助則豈有一爭國一讓國尚須

比較然後得決者且即此一問亦何以見得不助不

可解也

幼嘗講學留軒座有問及者蔡子伯曰此在公羊傳

有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不以家事廢國事此可助

也然而齊廢父命夷廢先公立長之命而俱稱賢然

且各廢國事而各不以爲怨此可不助也衆皆稱快獨張南士又曰此公殺有誤者春秋公殺不見策書與本事多不合而其書則尤早出于漢世故漢儒多承其誤若據本事則衛靈兩命公子郢猶是私命至立後之告則夫人三揖皆未與聞而謂輒有王父命乎然不終其說而罷

及予在蔡州觀春秋經文及左傳策書知衛人與夫子皆有實爲爲衛君之事與意與父命王父命諸論絕不相合深嘆南士有學而特於論語則終不可解據策書在定公九年衛靈齊景怨晉之久以齊魯衛

三書案解

七

爲屬國而世責朝貢遂同謀叛晉邀魯共事而晉趙鞅患之將遷衛所貢里社五百家之在邯鄲者實之晉陽以絕衛往來而邯鄲大夫趙午不卽遷遂殺趙午因之午之親中行范氏叛據朝歌而趙鞅圍之當是時衛靈齊景與魯定同救朝歌而不謂是年衛世子蒯聵得罪南子而奔宋反遣依趙鞅轉而拒衛臣大變矣至次年定公死哀公初立仍于哀之元年與齊景衛靈三國伐晉而不幸衛靈又死趙鞅乃用陽虎計借納蒯聵以伐衛喪帥師入戚是伐喪當拒借納君以報宿怨其意叵測又當拒且晉所怨者靈也

靈甫在殯而報怨者已在境雖非納君亦定無拱手而聽之者是不可不拒况晉爲齊魯衛所共讎衛靈世子蒯聵不礙世子也則又不待不拒故當時衛人無不以拒晉爲能事者然又不卽拒至是年之秋齊魯二國使鄭師輪栗以救朝歌此靈公未了事也乃鄭師蒯聵幾死而蒯聵反執戈奮擊大呼先王先公以拒之其鄭師于鐵按靈公此時未薨無益左氏昭公于外傳稱是衛人縱不爲衛君亦當爲衛并爲衛先君乃又遲至次年齊景遣師來而後衛人亦遣師隨之同圍晉蒯聵于戚是衛人爲君雖見成事

三書案解

八

吾猶以爲相助之不早也若夫子之爲衛君則其意顯然春秋哀元年書齊景衛靈伐晉二年書衛靈公卒卽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是年秋八月又書晉師與鄭師戰于鐵鄭師敗績至三年始書齊國夏衛石姑帥師圍戚其歷歷然然斥晉爲衛明見簡書所謂無其事而有其意者其後哀八年夫子還衛且與出公相周旋亦皆此意乃論語直曰夫子不爲吾不解也且其所云不爲者又祇以護國之安心與否爲言是豈伐喪納戚時國命呼吸固不當讓而後此十二年中太子居戚或當不待其興變而先

揖讓而避之也與然此等事既無書可考無成事可引據而聖人精意則又隱諱而不得發故曰真不解也

喜怒哀樂皆中節

喜怒哀樂皆中節必動察而後得之近上蔡張仲誠為中州理學儒者謂心意有動察性情無動察喜怒哀樂之未發即天命之性也發而皆中節即性所發之情也幾見喜可察而後喜怒哀樂可察而後哀樂者喜之所發一察便不能復喜者能復喜則偽喜矣故夫子不動察哭顏回而不知慟遇猶

四書集解

九

館人之喪則一哀出涕苟動察則脫驂之贈不可已而予向亦體驗之而深信其語然而君子慎獨與中庸致中和究作何解請各思之

子貢問成人

行在道南書院說論語大旨有以子貢問士子路問成人兩章送難者謂夫子重才而輕德重有為而輕有守使不受命與小才節文似不得與孝弟言行斷義利死忠難忠臣信友同類並稱而乃反趨而上之斯已過矣然且以言行信果為小人以正誼明道節概赫然六行五品無少闕者為今之成人一說今概成人上概

曰字當是子路語然于禮不惟降之又從而鄙夷之若此者何也學者不體會理人立教精意妄執臆見甚至以行已有恥與節文禮樂鋪張盛大以壓勝之夫行已不過躬行耳有恥不過四端之一禮樂不過六藝之兩耳况夫子不舉大舜之知伯夷之廉而舉春秋極猥瑣者為人士榜樣而學者必欲張大而壓勝之則亦卜人之腹矣若此者其一定意旨當必有所藉有識者之切示之耳

孟子自齊薳于魯反于齊

孟子自齊薳于魯反于齊

十

卽出不終喪而為齊卿者此是何解據夏商之制臣有父母之喪則三年不呼其門故曾子曰夏后氏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謂卽有未了之事亦于葬後盡致之惟周人不避金革而再期之後卽可從政毋論孟子客卿原無未了之事卽冠戎金革不涉先生且殯次門內葬次門外亦居喪要禮孟子方教滕文行古制居廬不言豈有身甫三虞而卽可離門內外者

明儒郝敬求其說而不得乃自為解曰禮凡尊者有賜必明日往拜惟喪禮而歛之明日但拜君命及衆

賓而不拜棺中之賜故贈槨之賜拜于墓後是時孟子仕齊喪母齊王必以卿禮來贈含槨而孟子以棺中之賜不即往拜至三月歸葬之後然後反齊而拜王之賜然又不至齊而止於廬者禮衰絰不入公門大夫去國踰境為壇位望鄉而哭此喪禮也今自魯至齊遂于境上廬邑為壇位成禮而畢然後反魯此在漢唐宋以來二千餘年無解者而一人知解之即

是聖人之徒惜其言之仍未確也

據云孟子喪母王必以卿禮來贈含槨而孟子以棺中之賜不即往拜彼何以知王不來弔耶小記有國

卷三

士

君弔臣之文禮運國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故衛靈公弔莊齊莊公弔杞殖豈有齊王不弔孟子者即遣人來弔亦君命矣君命則拜在明日不當在三月之後况含槨有二禮一是君親臨者一是遣送者皆君命也君命無不拜所謂不拜棺中之賜者謂不拜賜物而拜君命耳若謂棺中之賜至三月葬後始拜出自何書况廬在齊南去齊都三十餘里即春秋所稱公會齊侯于廬者是拜賜亦不當如是之遠也且禮衰絰不入公門非謂不入國門也若為壇位而哭此由亡之禮非喪禮也

大凡說經忌杜撰郝氏于諸經非無見解而往多杜撰不惟不能捍經反足為經禍此固大匠信者但此節自郝氏解後從無問及亦屬憾事嘗謂記者每記事必有詞例事不能解或即于此詞例求之自者從也此言自齊謂母喪自齊抑謂孟身自齊與反者還也葬後有反哭之禮謂葬訖而還哭于死所也此所言反當還于母之死所與抑當還於孟子之客所與吾皆不得而知之也且葬非徒葬而遂已也葬之前有養疾升復飲戶殯將諸節葬之後有卒哭作主祔廟還主諸節若孟子在齊而孟母在魯則豈有不赴

卷三

士

養不送死至臨窆而始歸者又豈有不反祭于母室不守至于母之寢而一葬而即可置諸節於不聞者則其稱自稱反必自齊必反齊夫豈無說而云然者耶何也

孫叔敖

孫叔敖非楚公族杜預服虔註左傳誤以為艾獵與焉教合三人為一人最是可笑孫叔本夢國處士楚莊王滅夢而後用虞丘之薦舉以為相並非為氏其誤以為孫叔者以敖名相同且同見于必之職而又誤為艾獵者以宜十一年艾獵城沂是令尹士

二年孫叔戰泌亦是令尹兩年一官必是一人而
則必之戰孫叔為令尹帥師為教為太宰僅典軍政
兩官兩事然且為教典軍政指前時入鄭言不指泌
戰故有謂為教此時不在軍者其以叔為教本屬誤
妄即使孫叔是為教當亦不是為艾獵何則為教與
為艾獵又非一人也若艾獵本司馬為賈之子而艾
獵之子馮又為司馬直是世卿此與孫叔薦舉為相
并其子貧賤負薪楚莊感優孟之言而始封以其父
之食邑全不合也故孟子特加舉字編諸伏處之類
後之荀子呂覽史記以及劉向之說苑新序列女傳

卷三

三

歷有明據特讀書期思之鄙人期思本夢國與
相近而後入于夢故封夢寢丘其在西漢地理志名
寢縣在東漢郡國志名固始侯國去海數千里並非
海濱乃曰舉於海何也

舉於市

百里奚自鬻于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養秦穆
公此是經言故孟子不許然其說自可解蓋莊子百
里奚飯牛而牛肥是養牲也國語周王子類好牛奚
少時以養牛之術于之是以養牲于進也惟五羊之
皮則實為秦穆饋奚之物秦紀晉獻滅虞以奚膳子

秦而奚逃楚鄭秦穆以五羖羊皮贖之而舉以為相
故當時稱五羖大夫以為此五羖羊皮所贖官也然
而非舉于市也或曰國策曰舉之牛口之下以養牲
言不以贖奚言然而亦非舉于市何則田宅崇畜市
販畜奚雖飯牛顧未嘗販牛也市何也

公費惠

費惠公小國之君何據戰國無費國惟魯有費邑為
季孫采地然並無稱君公者或謂戰國魯衰降魯稱
費此大謬說毋論世家所載自哀公後歷戰國九公
而後魯為楚所滅即孟子稱魯穆公昭然也或謂季

卷三

四

氏入戰國子孫居費遂以邑為國而僭稱公則亦無
據從來大夫食邑但入其賦稅而不居其地孟孫不
居邾叔孫不居郕季孫焉得獨居費即他書姓譜有
邾邾費氏梁相費君是季氏之後然祇以食邑為氏
如趙衰氏原展禽氏柳下並不居其地也然而稱
君稱公稱國者客書以問予予漫應之曰古都邑與
國原可通稱如商國曰商邑王國曰王都類而都邑
之長即可稱君稱公如舜稱都君齊棠邑之長稱棠
公類况費邑稱君其來已久觀劉向說苑謂魯人攻
費子辭于剡君剡即費也是在會子時費早稱君

不必惠公矣乃其中尚有可疑者前文百乘之家是
孟獻子也邑雖稱國不得加于百乘費即稱公亦不
得加于孟孫氏今儼然列作次第百乘之家遠不如
小國之君則何也然且呂氏春秋有云以滕費則
以鄒魯則逸豈有季氏一邑而居然與鄒魯稱
國者則或別有一小國如頡臾郛極參列東方未
知也况夫子隨費在定十二年與哀悼相去不遠
已隱之而毀其城夷其宮收其甲兵焉得曾子居
而節有制國君臣主客周旋之事其非季氏邑又
豈可知也然究何據也

卷三

五

衛孝公公養之仕不可考孫與疏謂即是靈公史記
春秋年表衛靈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又孔子
世家衛靈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
人亦致粟六萬此公養實據然前文明列靈公為際
可之仕孝公為公養之仕豈有兩公兩仕明白分列
而可以一公兼兩仕者此不惟無此事例且并非文
例也若集註疑是出公此最可信夫子哀八年反衛
正值出公用旋子貢所云為衛君子路所云衛君待
子為政正在此時雖靈公至出公中閒尚有蒯賁及

公子般師公子起三君而蒯賁雖莊公般師與起皆
隨立隨出不立蒯賁則孝公一諡必是出公但出公
拒父而反諡曰孝似乎諱之然古有比諡諱無諱
當衛拒戚師原是拒晉不是拒父故晉師既去太子
云入保而即安于戚越十二年未嘗一拒太子而反
為太子所逐是爭國在莊公不在出公也即出公奔
四年必待莊公死後公子起又奔而後入國是後此
出入亦未嘗于父子間有所爭也故衛人皆為出公
而子路子貢高柴輩亦同時仕衛而夫子不使之去
意者孝公之諡衛人表微而他將挾之孟子獨存之

卷三

六

論世難明全藉考據此所待乎鉅儒之考之
解之豈細故與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號龍峯
又老晴菴
胡紹安因期
皮綿順集治教

四書索解 仁和王錫百朋氏輯

十篇不或五

不惑知天命自有一實在境地非身臻其域者原不能舉似親切但集註以事物當然所以然解之則倍不明自從來六經言學並無有以當然所以然作功候者且當然所以然不過是事理二字學者行此便當知此理頃刻了當不待轉盼且有知其理不能行其事者豈有胃昧行去遲久方曉之理若然則章句解大學格物為窮事物之理其功候在誠正之先所云先知後行者此何以獨在行後且何以大學窮理在十五時而此又俟之四十五十是自矛盾也其所云當然所以然又分別不清立是行當然不惑是知所以然知行與事理俱了當矣乃其証不惑曰于事物之當然皆無所疑而于知天命則又云知事物所以當然之故則于行之後先有非事非理之知在所以然之前而于知之後則又有所以然之故之理在當然之理之外吾安從知之

又况天命二字自有確解中庸引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曰天之所以為天蓋指至誠不已所謂文德與天德也則命本天之所以並非事物所以且祇一層功夫無兩層功夫若僅以事物所以將流行賦物認作天命則湯告眾庶即曰惟皇降衷順為常性未常曰民不可使知鄭子太叔論六情明明言好惡喜怒本天之六氣所生並不俟四五十始知得也且所以為天即是此天不必分別嘗疑桌註解民可使由二句謂由理當然不知所以然祇一理而有當然所以然之分今益茫然矣即所以然之故不知所以然

四書索解

二

是天命故是天命總不可解

六十面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耳順從心所欲亦不可解集註以耳順為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從心所欲為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兩下比合非不斐然可觀亦思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生知安行之事何以至六十七十始達此境且不思不勉一齊俱至必不思而得者十年然後能不勉而中亦必無之事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集註不解作字但曰妄作妄作是作個甚麼作事耶

抑作文。取按作者造立之名。天下造立祇兩種。除作
文外。總是作事。然須着。一邊故漢包咸註此。謂時人
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則指定是作文。且以承
秋時異學。爭出著書。滿天下。各行其說。故言此。未
正與篇首述而不作。字相為發明。此亦無不可者。
但不從其說。則亦應直註曰。作者作事也。謂則無可
解矣。且此但言作。未嘗言知。知者作之之法。毋論作
事作文。必須有知。即不能知。亦須曉作之之法。作事
耶。則必廣聞見。審善惡。以濟其事。作文耶。亦必需廣
聞見。審善惡。以資其文。此雖非知而作者。然亦次于
作者之知。蓋所云。太是知作之。次非次于知也。近
師以求知立說。全忘却而作之三字。豈通解與。
遠宗曰。觀多聞二句。微近篇籍。其詳見略聞。又
與所見異詞。所聞異詞。相合故漢朱雲傳贊云。世
稱朱雲言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則實指作文矣。但無定解耳。

忠信
重祿
忠信重祿不可解。章句謂待之誠而養之厚。則君
臣無言。忠者春秋傳有三事。其一。民事忠信。則忠信
者民之事也。即又有忠信之長語。亦就臣之為師。

者言之。若謂養士之厚。則指平日教士言。並非祿養
周制。班祿有等。最下是士祿。與農民口食庶人在官
廩給同。其差次未嘗厚也。且祿定于位。自上卿至下
士。皆有一定。並無畸輕畸重之典。如謂先王班祿準
之官民。如其常制。即可稱重。則所謂重祿者。在先王
班祿時。已重之也。將所謂忠信者。又是何時先王忠
信乎。抑後王忠信乎。九經曰。勸士。誰勸之乎。

嘉善而
不能

中庸嘉善而矜不能。章句無註。以遠人行旅。偶出其
塗。原無有旌別淑慝之典。可藉考據。然亦須有善落

嘉善而
不能

四

且經無旃句。既稱明經。則更當力求其義。使之可安
乃大全小註。直以游士當之。夫春秋以前。有游民而
無游民。游即斥之。况已稱爲士。則自入塾就傅。以後
凡居處游息。不出校學。惟遊教見。猶若然後移。郊遊
而屏四方。他無是也。况遠人有賓指王。朝以異姓爲
遠人。如鞏簡公好遠人。列服以異國爲遠人。如遠人
不服。類若遊士。雖不遠千里。然無稱遠人者。九經遠
人。漢儒以蕃國諸侯一項當之。宋儒增賓旅則賓已
在朝。聘中與遠人無涉。况游士也。

是良是兵
民備之矣

足食足兵與民信列爲三者不可解若集註云倉廩
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于我則益不可解
兵食民信唯漠不相須故稱三者若民之信之由于
兵食則二者矣且惟漠不相須故可去兵又去食若
信由兵食則兵食一去而民信將并去矣倉廩不實
武庫不修而欲使教化後行而信民將如之何
必不得已而去亦不可解夫不得已非空一說過必
如何是不得已往求其說知國家難處則無他事惟
荒札軍旅周官所謂荒政與軍政者此一凶一荒可
解不得已之事也即無有荒札二事若在荒札正
需食在軍旅正需兵豈有倉廩既實武備既修而反
從而去之之理夫子與子貢窮極到底此處亦獨對
一着落不知所云去者是既足而去之耶抑此在行
政之始兵與食原未會足但不使之足便是去耶凡
事須體認天下有兵食足而不得已之事斷無去兵
食而反得已之事則既足而反去之固屬誕妄然但
不使足則何以先必曰足且何以不得已事必剛在
未足之前萬一既足而有不得已則又何以處之此
非不使足三字可模糊過也

三者求先去則必民信亦可去特先後間耳不知民
信當如何去法此亦千載來無疑及者
民無信不立不可解集註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
此立字何義至講師增曰無以自立于天地之間則
此立字是立身之立百姓無信何難蓋天地間此
與士人較量品行必俯仰無愧作不相干也乃集註
又云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
我則仍解民信不解不立而且此一信字又似民信
又似君信不知誰信信且難明立又安論矣
周制用井井管藏兵于民民即兵也民不夫即兵不
去又安有專去其兵與民信民字截然兩分之說按
周禮卿遂公邑賦徒役稍縣鄙都征車乘雖有事徒
之分然其所賦人給使不一即喪祭蒐狩外或佐兵
甲且以助輜仗舉諸役而不立兵名並無有一兵
在民外者至春秋諸國漸設行徒如魯倍伐楚即有
悉徒增列于車外而晉霸毀車爲行與甲與出
以爲微行故左傳有崇車崇卒之文崇車者車兵崇

卒者徒兵也晉悼有中軍什更率其卒乘之文卒乘者徒兵與車兵也嗣此車兵之外別有徒兵而車徒兩兵則又加于丘句賦車鄉遂賦人之外而自為聚散民是民兵是兵而兵與民離矣是兵民之離起于叔世去兵之說全非古法集註並不註及而夫子論兵則又不當直以春秋卒乘為訓此千古疑義不當概置之不問已也

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節

尊德性而道問學節不可解章句以尊德性承洋洋言謂尊天德也以道問學承優優言謂行禮教也則

四書集解

七

下四句分承或以廣大高明故厚推發育之原精中肅新與禮循經曲之數亦頗相近乃不知何故以存心致知四字盤盤分配毋論廣大高明與存心慎獨不賸不闕不甚合天下豈有道中庸與崇禮而可言致知者此指白為黑五色不自言而人之兩目不可掩也然且上截存心下截致知學者用功不知從何一截下手乃為之說者又曰致廣大溫故二句是知極高明敦厚二句是行則既已橫截又復直劈上下四旁如九術然欲求一入德之門有頭有緒亦難言之矣此中庸君子誠之者一大要功果宜如何必

有能解之者

合兩節

妻子好合兩節自然是承應高遠自卑之意但集註混註一句並無分別則以高卑言之父母高而妻子兄弟卑其為自卑意原可解也若以遠邇言之則謂妻子邇而兄弟遠已於倫次有乖迕矣如謂父母遠而兄弟妻子邇則直是悖逆無道之言恐非子思所敢出也或曰此當分屬以妻子節屬遠邇父母節屬高卑兩相承應則難逃兄弟密邇妻子其在秩後五品者亦必不然

四書集解

人

舊本以作者七人句連上賢者辟世四句貌作一意故從來解者皆以隱士當七人之數特明註七人在漢晉儒者不無太鑿然既有數目則亦當考求其實不然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並無經據亦只是漢儒融之註何以婦人為文母為邑姜必斤斤較定也蓋程氏謂作者謂聖引義軒堯舜等為七人則于易繫聖人作而萬物視神農氏作黃帝堯舜氏作諸字似較親切然必作者謂聖明明有創制顯庸開物成務公然傳世者即不能鑿指某數若祇與起在位

以振爲作如尚書作之君孟子賢聖之君六七作之
作則又何止七人矣每欲于此審其實有不能者
包咸註七人在論語卽長沮桀溺荷篠石門晨門荷
耒儀封人楚狂接輿王弼云七人卽逸民謂伯夷
齊庚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鄭康成云七人當與
上四句合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篠長沮桀溺
地者柳下惠少連僻色者荷耒楚狂接輿辟言者七
當爲十字之誤史記七字多是十字

若入館時值康熙已未上計行凱禮特班禮畢同館

諸君陪益都相公慈萬柳堂益都問朝聘以時予曰
漢唐儒者皆不識朝聘之時况今日矣益都佛然曰
朝聘大事且尚書三禮多載之豈有漢後都不知其
時者顧徐華隱曰章句如何華隱舉章句謂比年一
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益都曰此得非時乎予
曰此是王制文然雜舉他禮並不知爲何代典制此
在先儒有非之者如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直見之聘

義然是諸侯交相聘之禮舊註所謂諸侯聘諸侯者
故鄭子產與子太叔舉齊鄭所定諸侯聘之禮亦
云無歲不聘云三歲而聘與此正合非天子禮也若

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並不知何代之禮先儒
賈逵服虔輩疑必是夏商禮以虞廷四載一朝尚書
周官六年一朝俱非五年此必歷代漸增其減于虞
廷而增于周官者定是夏商故云然然而周官六年
明見尚書中庸九經所法文武之政正是周制則此
朝聘之時當據尚書周官文而不謂彼此所記一往
不合則當參諸書知周禮一法有六年六朝六年
三朝六年兩朝一朝之別與尚書異春秋傳又一法
有族聘以志歲請每歲一聘問朝以講禮謂每三歲
一朝再朝而會以示威謂每六歲又一朝與尚書同

又以此可知乎益都大驚屬予與徐華隱舉志

人夫其義雖曾無所定志伊但存其說記于

書中益都至孝時雖二十年及門以予病

予雖明書不可得會會諸事亦由諸與徐自曾未

請予說中庸義雖無所定志伊但存其說記于

唐儒解此者

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

周禮太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

遇聘見曰會覲見曰朝

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蕃國世一見

春秋傳昭三年鄭子太叔曰昔文襄之朝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又昭十三年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

據鄭游吉明云晉弱令諸侯之禮而鄭氏起太案伯文引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作朝聘天子禮則誤矣秘向明云明王之制使諸侯自相朝禮有歲聘間朝

禮記集解

十一

文而杜預又謂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狩朝于方歲之下如周官文則又誤然且賈疏以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諸文註之時聘下謂侯服年年朝甸服二歲六八十二二年朝男服三六九十二二年朝采服四八十二二年朝衛服五年十年朝要服六年十二年朝附會鄭註而俱不得合孔疏于尚書註明云周禮無此法無六年一朝之事乃又以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附會左傳即註左傳亦明云與周官周禮無由得合先達通儒未有解者古書亡滅不可備知乃猶以再朝而會當周官十二年巡狩之文竟

以十二年當六年且不知三年一朝是何朝法其他不得明白迄不能指舉是即此一朝聘禮欲求一定時而不可得况禮中大小諸節目乎知禮者審之

知及之仁

知及之十一之字須是一義集註以知及仁守兩之字屬理莊蒞動之兩之字屬民則于十一之字作兩截矣漢包咸謂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必失此以之字屬官位解與易繫何以守位曰仁相合且曲禮有蒞官行法語即莊以蒞之亦相合然蒞動之有蒞矣若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則

禮記集解

十一

十一之字俱指民言此似不誤但通變安性俱以仁知從民上見得與莊蒞動禮全于君身見莊禮者仍是兩截至正義兼包顏兩義曰此總論居官臨民之法則公然分屬與集註兩截何異此亦不能有定解者

守死不可解守至死耶抑守其死耶生死亦大矣何以必守其死死何以可守且未有篤信好學如是用

力而但守一死者若守而至死則守何物本文何處可着守字蓋亦思之

性也惟上

性是天德故子思以天命二字指定之豈有人言性與子思異者乃其云相近集註惟恐與孟子言性善有礙因以此性字為氣質之性則稍杜撰矣六經從無以氣質言性者王草堂云尚書言天降恒性易繫言繼善成性禮記言人生而靜天之性皆本天命言並不雜絲毫人欲故曰善曰性近蓋相近即善天下善人不必皆一樣堯舜也若氣質則如禮記所云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安得相近乃儒者將氣質二條綴在性上此始干程氏而集註因之已不可解及其

四書索解

三

性上知下愚不移則竟承上性字謂相近之中又有善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則不特此性非性善之性將公都子告子所言諸性外別有相近而又一定不可易一等既非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又非有性善有性不善可怪之甚乃程子又云性無不可移人苟以善自治亦無不可漸磨變易則又授其權于習此正荀子性惡需習所以尊教之說而又不自知也凡此皆大不可解者也

齊人將

齊人築薛不知在何時按國策齊湣王三年封田嬰

子薛稱為薛公及四年田嬰將城薛而諫者沮之則所云齊人築薛應在湣王之四年以前此未嘗有城薛事也然此時孟子方去齊游滕并游宋薛則不過在齊宣末年與齊湣城薛似不相合且孟子游薛薛尚未亡而時適有用兵之事故其餽孟子曰為兵曰聞戒雖趙岐註時人有欲殺孟子者此無據之言集不足信然要之用兵何事與築薛何時請問漢後儒者能言之乎

宋王齊楚惡而伐之

孟子于魯平滕文皆止稱公獨宋以小國而反稱王

四書索解

十四

賜其所稱者自當明指因此宋何代至集註謂魏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此襲舊註而可疑者據國策史記皆云宋君偃始僭稱王而旋為齊楚魏三國所滅則宋稱王者止僭一人獨其稱滅滕伐薛則僅見之國策占世籍而其言不實春秋正義謂滕三十一世為楚所滅杜氏例又云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若竹書紀年又云越滅滕此無可考者然云宋滅滕則不然據孟子自去齊以後即游宋游薛故有在宋餽贈之文然而孟子在宋滕文且過宋而見孟子則宋王滅滕自無此

事北註曰皆滅滕則以前此者尤屬荒唐若其稱宋
王與齊楚並伐則總難實指考宋僭王在齊湣六年
宋君偃十一年之後與孟子去齊游宋祇在齊宣之
末湣王未立之前年分不合此時焉得有宋王之稱
且孟子游宋時齊楚未伐宋也宋世家明云君偃十
一年自立為王東伐齊南敗越西敗魏齊楚皆指
為桀宋至君偃四十七年年表作四當齊湣三十八
年燕代請伐宋然後齊楚魏三國共伐宋假而外
有其地則是桀宋伐齊楚齊楚未嘗先伐宋且齊楚
報伐距孟子游宋時已不啻三十餘年其年分事蹟

雖不相合此皆不可解者

主

春秋傳則公孫丁庚公達尹公他是師弟子三輩在
事子濯孺子尹公之他庚公之斯是師弟子三輩在
或詳或略自可見諒若集註則不應有是矣今按其
據本事指其尚與豈有依次訓解一若春秋實有其
事者趙岐避讎在安丘視壁中註孟子其腹荷朱
孫世次截然兩事周之懿孝姬居叔上魯之閔僖弟

間同異亦不甚遠祇春秋傳是齊桓公孫林父以臣孫
君事與列國汎常相侵不等孟子引此說師弟子
逆或恐大義輕重較難比擬故特詳其說如薄昭上
淮南王書稍變其事與抑亦所聞有異如司馬遷記
趙氏下官事與春秋傳原不合與

文公

滕定滕文二公在諸書俱無考據趙註引古紀世本
謂滕至戰國惟有滕考公廩及其子元公弘與此相
值意者後世避諱故改考為定改元為文與然此亦
臆度之言

夫

宗廟之禮也

宗廟之禮以大饗官故宗族俱至雖禮冠諸文而宗
廟所重專在合宗故曰所以序昭穆特昭穆不同
生人昭穆則工史書世有死者昭穆則宗視序廟次
此在宗廟中應序死者而前儒反指生者以廟次一
定毋庸再序祇以天子諸侯分宗別族未免渙散非
大饗宗廟不得合序故祭統云惟有事太廟則群昭
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若恤祭便無此矣章句謂宗
廟昭穆子孫亦以為序則大謬不然祖宗廟次與子
孫世次截然兩事周之懿孝姬居叔上魯之閔僖弟

在兄前使子孫侯之以爲序不大亂乎且生者所序
必有祿位不知周公大師召公太保凡爵尊者與羊
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黷凡有事者機請而
之貽穆之中抑別有亭享序官在臨禮外者此禮
大極關係一典禮也豈可漠然不察及也

祿將

祿將于京不可解古無外服諸侯助祭京師之事
書六服五年祗一朝而周禮大行人或每年一朝或
兩年三年一朝猶以爲煩數非周官舊制豈有六服
每年可來京助祭之理即或五年大祿可令一至終

禮記集說

十七

周制朝法各服分年朝而每年應朝之服則又春
夏商秋西冬北各以時至太師在夏月將應朝之服
復舍東而西北四方諸侯而共會此夏宗之一月亦
無此事所以京廟亦爵辨貴賤禮前儒據經義文正
世子諸文謂序同姓卿士之爵註云爵者公卿大夫
也而章句不察增一侯字因侯保卿太去而于是附
和者謂公侯指外服公侯伯子男南國以序爵屬焉
姓諸侯此是誤解特祿將之禮在周領解有有客
驚二詩而尚書益稷有虞賓在位伊訓有侯甸羣后
咸在武成有邦甸侯衛駿奔走召誥有王賓敘禮

格致皆奏語與乃通考經註如孔安國馬融鄭康成
賈公彥孔穎達輩但曰助祭助祭並不識是何祭且
如何助法其在三恪與六服諸侯必何時始來一
自漢晉至今無一解者

周禮

管叔監殷監字何解據尚書梓材王啟監孔安國
開置監官則監是官名而周禮太宰職立其監鄭氏
謂公侯伯子男各治一國則監官即五等諸侯然
則其國與監無與也若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
監則于方伯之國國臣人則以大夫監侯國與此不

禮記集說

十六

各風方伯即監官不知此監監方伯抑代方伯
則此無有考矣監監止管叔耳大誥書序又云三
監夫王維三監祗是官名此當實有人故乃孔安
國管蔡商滿漢地望志即以武庚管蔡三分衛地
已監夫以武庚爲監殷已屬難通况管蔡自有封
安所封而分衛地此尤荒唐者乃集註則又
鄭氏說以管蔡與微叔合作三數此據蔡仲之命而
又談者夫監流音與叛義然三事先儒謂監一
飯二叔流音三叔義但流音並不在監殷內者然則
監殷是初官三監是何人全未解也

四書索解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爲其子
宗潢所編本名四書疑義有問有答奇齡沒後宗
潢哀輯成書存所疑而刪所解名曰疑案奇齡門
人王錫序之謂必有以解之直是索解人不得耳
一經考索則世多學人豈無始而驚旣而疑又旣
而劃然以解者因更名索解然有問無答其旨在
於駁註而其迹乃似於攻經且據錫所序其解已
散見奇齡各書中亦何必更出此書蹈禪家機鋒
之習則非欲詰經直欲駭俗耳漢晉以來儒家無
此體例也

大學知本圖說一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學知本

圖說一卷》提要

西河合集

大學知本圖說目

卷全

圖說

格物知本

修身以誠意爲本

後圖

大學有本

格物以修身爲本

附錄

附錄

大學知本圖說目

一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休庵稿

盛唐松陽
田易易堂較

大學知本圖說

自陽明先生講學于鄉所在立講堂而戢山先生繼之少嘗與同志者赴講必齋宿以往歸而廢然者果日夫聖學不行久矣能行聖學曾何藉于講而乃不能行而因而講之則必講所以行之之法使學者就坐言之起坐即可行而顧說說辯動輒以德性間學區別爭勝且必究極此兩家同異以樹門幟而至

大學知本圖說

于反躬自問則茫無歸着私臆以為此必都講有流弊多所惑溺其在師儒所指示必不出此而歷繙講錄則自北宋至于今前後一轍于是屢詢之仲兄仲兄曰為學次第先儒亦嘗言之矣大抵以立志為始而主靜立極次之窮理盡性又次之既又以主靜未安易之以涵養用敬而擬議雜出全不如二氏之盡一與百工小技之各有一定之式而至于大學一出則格物二字至今未解尚何入聖之功之與有是以出游十年道路假假自傷年長大而學不得立嗟乎已矣嘗坐嵩山土室中夜半涕泣忽有告之者曰何

不向廟市買書觀之予時辨偽詩傳詩說未成思有所考校而兼念尚書蔡傳不無可疑欲覓孔傳參稽之而遍觀廟市並無一書惟見一高笠先生髮其首持大學一本即陽明先生所授名古本者見予語悅之必強予讀予向嘗讀之無所異也至是讀訖覺有異乃再讀之請受書高笠先生曰此非予書也必欲受之請問翼日招予于嵩陽院南旅舍中避人曰此書非他關東賀凌臺先生所謾授也予嘗為先生都講而先生以非命死予又全家死于兵是書將絕傳矣吾子而無志于聖功也已矣吾子有志于聖功則是書可不讀與曰向亦讀是書以求聖功而不可得也夫聖功在格物而格物莫解則聖功亡矣今日聖功在是書得毋窮致事物之理即聖功耶曰是何言與聖功有本其一曰此謂知本謂修身為本也則本在修身矣其一曰此謂知本謂誠意為本也則本在誠意矣大學以修身為本修身以誠意為本而謂聖功在格物可乎予乃喟然若失又憬然若有所得曰格物如何曰物有本末格物也知所先後致知也曰在大學何文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

大學知本圖說

二十

薄者原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大學
文也此卽格物致知也言大學始事則但知本身而
學已定也曰誠意如何曰誠意毋自欺知至善也知
也誠意必自慊得至善也行也曰在大學何文曰所
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
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
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
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故曰誠意止至善也言大
學首功則惟在于此而已也予乃再拜請受業約住
三日去第此日已逾午請曰可當下用功乎曰何不

大學知本則說

三

可乃相對坐曰此時知爾心乎曰知心曰何以知之
曰吾反觀于心而未嘗有意寂然無所動此必心也
曰然少頃曰亦知意乎曰知意曰何以知之曰吾忽
念曰吾思學聖三十年而不意當下可學第不知果
能學之否也此必意也曰然此卽意之善也卽儒
者之所謂理也假意發而善也當乎理也則必實其
意以使之必行假意發而不善也卽儒者之所謂欲
也則必實意以去之而使之必不行如是之久則欲
漸亡欲漸亡則理漸長久之而日月至又久之而三
月不違又久之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皆是功也則皆

從此當下之一念始也少頃旅主人至相對坐語去
曰方語時知心意乎曰不知曰何以知之曰吾心方
在語而無他及也卽其時意發而亦不覺也曰心在
語而無他及是也此所謂存心之法存乎中則不馳
于外存乎此事則不存乎彼事說甚善也若曰卽其
時意發而亦不覺則不可何也身有心意知未發爲
心發之爲意而知則統乎心意之間卽心之靈也明
也經之所云且明先儒之所云操心者也大學格物
致知之知卽此知知止能得知所先後之知亦卽此
知也第此知在身無位無體隨心意與事物而皆見

大學知本則說

四

之而在心意之出入則見當倍清假使意有所發而
忽不及見則在獨處時謂之坐馳而在應物時卽謂
之顯薦此非知之患心意之患也誠意首用功豈宜
有此予憮然下拜曰吾師乎吾師乎然何以心意知
三字一若知爲首意次之心又次之而以之內觀則
心常在前以未發時多也知常在後以必發與未發
而然後覺也其次第相反何也曰心意知三字何有
先後當其未發卽謂之心及既發而卽謂之意乃發
之之後而復見心及其又發而又見意時而心卽時
而意而知則無時不見于其間其所以先誠意而後

正心者亦謂用功從誠意始耳非心意有次第也是以用功者當其既發也而即誠意及發已而即正心時心時意即時正時誠不加強勉亦不事遏抑任其自然而由誠而正循環焉以至于盡而于是盡性至命之學亦俱見焉然且大經大法所係于家國天下者又時時學之人有數日不讀六經者乎日讀六經即日講治平之學而亦即日行其誠正之功是內聖外王一時可行亦時時可行自今茲以至後日日無窮作聖亦無窮也予快然有得凡三日而大學全功無不昭揭如日星曠則若河海灼然洞然目可睹而

大學知本圖說

五

手可循始悟從前之講學皆夢夢也于是自畫一大學知本圖以質之當是時力行數月復從嵩山還禹州州守使君吾邑人前時州署親中有大不愜于心者至是渾忘若太虛然且從而相親焉迄于今作觀者二十年鄙郡復生隱隱橫踞德不加修而學亦日廢先生曰時心與時意不為間斷一不察而間斷生焉今且間斷之至矣然而木本水源則何可忘也往者翳間先生賀黃門受白沙之學歸關東設教而其學入手猶未明著今其孫凌臺先生實倡斯學立學人用功之準而不幸身死幾于絕傳而予既傳之而

不著所自則忘恩負教自今日始也因為述其事而志之如此特予登朝後無所建明而歸田以來備舉六經之勝蝕者而剖析之此亦經世大業一領要也予嘗謂講堂之設不宜講誠正之學而宜講治平之學詩書禮樂即治平所有事也每思構一室授生徒講之而年及崦嵫不可待矣後有興者當守其說曰誠正在力行治平在講論而特是講論親切仍資力行少時觀羣經每多疑義而自受高登先生教後則觀經若琉璃屏表裏皆徹凡儒說是非纖微必見此非本末相助之微然者乎若夫兵農刑禮治亂得失

大學知本圖說

六

與夫人倫行習之見諸行事其有關於大學者則六經具在其于以講之何難焉

大學知本圖

大學有本

明德

止至善

知得物有

本末

終始

先後

道

大學之道至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後有定至應而後能得物有本末至則道近矣

大學之道在治已治人兩端而總在于止至善其止善之功則必以知始以得終知行合而聖功

備矣定靜安者知善所在則心意不撓擾也慮即意也即後文誠意是也

第其中有本焉

格物知本

誠意

正心

物本

知先

修身

致知

格物

末本

治國

平天下

大學知本圖說

七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至國治而後天下平

是以學者用功從格物始但就物之本末而量度

之知明德先于新民修身正心誠意先于齊家治

國平天下而知先之學全在知本所謂格物也格

者知也量度也

此大學初下手處第約略簡點毫不用力祇求太

學之本在何所而已

格物以修身爲本

修身爲本

格物知

末

知本

知本

知至

而末治者否矣其所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乃格之而始知其本在修身也知本在修身則知

本也知本則知至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夫然而大

學之功有下手處矣然而仍不自修身始也

修身以誠意爲本

毋自欺

如惡臭

如好色

至善

知本

知本

知本

身誠意

自慊

如好好色

如惡惡臭

至善

知本

知本

知本

知本

知本

大學知本圖說

八

所謂誠其意者至故君子必誠其意

格物以修身爲本而修身則又以誠意爲本雖身

有心意不分先後而誠意之功則先于正心何則

以意之所發始知有善不善亦意有所發始能誠

于爲善與誠于不爲不善正心時無是事也是以

誠意二字爲聖門下手第一工夫假使意發而不

善則必知其不善一如惡臭之在前而惡而去之

其知不善者知也不欺也惡而去之則行也得也

自慊也意發而善則必知其善一如好色之在前

而好而求得之其知善者知也不欺也好而求得

之則行也得也自慊也如是則與小人之爲不善
捨其不善而著其善有大異矣此所謂慎獨也此
工夫也此卽盛德至善也此本也

詩曰瞻彼淇奧至
此以彼世不忘也

是必誠意之功切磋以爲學家磨以修身而後爲
盛德至善所謂明德於此新民亦于此也

康誥曰克明德至
與國人交止于信

卽明德新民之止于至善無不由此

子目謂論語猶人
也至此謂知本

此非本乎然則修身者明德之本誠意者又修身

大學知本圖說

九

之本也此聖功也

正心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

此後文與朱
氏改本兼同

乃自誠意工夫一分善不善而知而行之以求得

于善而心已正身已修矣由是而家國天下皆以

此推之如忿懣憂患親愛做情好好惡惡與反好

反惡民好民惡無非誠意中善不善兩端與知善

知不善行善不行不善兩途而本末一致先後一

轍治道雖繁一矩可絜大學學此而已若夫家國

天下大經大法则盡在六經之中而于是從而講
求之則夫子所云學之不講者此正須講學也而
他何求焉

附錄

心意最要認得分明認得分明卽知也如存時爲
心發卽爲意全于存發見心意然要是自然不假
勉強必如孟子所云操則存舍則亡則亡非意也
必操而後存亦究非心之本體心體至虛原是不
動然必廓然廣大湛然而光明如圖鏡之貯于胸
無可捉摸若祇嗒然若喪罔罔然虛住而無所依

大學知本圖說

十

倚此在常時或有此境然究與心之本體相遠况
一加把捉則天機俱絕矣學者于此體驗時時觀
察此心此意本體或存或發但令知覺則心自不
易動意自不易發卽發亦易于爲善而不爲不善
知之時用大矣哉大學首功雖在誠意然誠意在
知止信不誣也

無事時意常多而心常少以心無所事則意易擅
擾心反不能自主也然而少者必使之有至多者
必使之不亂則擅擾去矣有事時則心可見而意
反不可見以心着于事則意雖雜出不及覺也然

用意時不必見心用心時常使見意則雜出者息矣

意之所起有必不能即行者而時起時滅即謂之妄妄即非誠矣凡此皆謂之雜念可也非意也若夫意雖可行而此時未能則且抱虛願以俟異日此非妄念然究是願也亦非意也
意有兼氣以行者早時氣平每意少孟子所謂平旦之氣是也至酬酢之後氣盛用事則意之出入將不及察此時須少定以平氣孟子所謂無暴其氣是也總要使氣隨意勿使意隨氣始得之

大學知本圖說

十一

用功時志氣須清明即氣也精神須抖擻即力也氣與力人人有之此不必照顧者然自誠意正心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皆用此氣用此力但不必別立名色以滋支離人苟誠意則知善行善氣力自到不必問也且亦無大難難事量已所能為為之否即置之氣力自有限也
事親敬長信朋友當下用意當下即可行至事君則虛意矣此虛意豈是妄念是必于此時深思所以事之道度時所得為已所能為預備于心雖虛願亦不是妄何則以其理實理也論語顏淵問

為邦是也此則意之成為願者與徒抱虛願稍不同他意視此

學者意所發多在經籍以終日意念舍此定無他也但意在經籍則知行皆在經籍察其當乎理者而尋求而得其理便是知得然此又謂之思不純是意中庸所云慎思是也思與意名同而實異不可不察也

未事而用心謂之意既事而用心即謂之思予避人後歷念前事夜起作書與故人句補救之此皆思也非意也又嘗在道路之間臨事體驗如在觀

大學知本圖說

十二

川聞家三兄死野哭甚哀至三日而哭不已此又情也非意也此中庸之所云喜怒哀樂者也在淮蔡值蔡使君下屯田今為之簪之微晝夜不寐此又謀也非意也此論語之所云臨事好謀者也至在禹州逢邑人有非禮者為之不平又州署多南歸客恐從此有壅蔽不掩之事私作憂慮此又心之用也非意也此即大學正心之所云忿懣憂患好樂恐懼者也然則此心意而有願有思有情有謀有心之用如是不一而總以心意概之統以善不善兩端驗存發知得而誠之而正之則簡易

直提其不自欺而自慊爲何如者此真大學從實下手一全功也此畫一法也此一定之式也

且畫心意易簡點至參寐時則出入變幻真有非意量所能到者然此在血氣午平時翻有之如寒極建春暑極建秋多有此境又或筋骨勞瘁後肢體稍閑不着機事時亦或現此然要是心意不照攝之故嘗在道路且甚辨經則夜亦辨經且畫論學則夜亦論學及至湖西朝夕簡點心意略不紛擾如是多日便覺夜臥泰然意境俱廓然矣前人所云至人無夢要是體驗便知得豈門面語與

大學知本圖說

三

欲知意動則意反不能自動到底動時必有一瞬離知處方能起念蓋知近乎察既察即近乎把握一經把握意何能起故此時但當略作照顧如前人所云嘗惺惺朱子所云虛靈不昧始得之惺惺不昏忘不昧則不致罔然任其出入如是而已必若章句云慎獨是動察意之方動便加照察則攔頭把捉此時尚復有生意乎慎獨慎字不是微字心意中用不着微微雖發于心成于德如堯之欽明舜之恭己然祇是治事之要故曰敬事曰執事敬一加之心意便桎梏矣故

至靜偏于內而至敬則又偏于外慎獨者誠意之謂也但實其意之所發而不之忽此便是慎何至敬之有

但簡點心意則意不動時氣自平孟子志至氣次之說雖爲外氏所竊用然用力之久亦現此境時不宜以此爲事有意調氣則意之所至反爲氣役此處至客正須有分別耳

意發祇多私利並無大惡祇多自爲並無忤人害物處要知大利大患及忤人害物等意皆是臨事相形處一時成之非有積漸也然平時不積漸照

大學知本圖說

四

攝則臨事大潰不可復收拾矣向在湖西與楚人楊氏之徒劇辨濬詩笙詩雖予說屢勝然心甚薄之以爲此虛妄無學但爭樹門幟者及聞其論孟子求放心不當在事物上求予幡然下拜時湖西使君及諸坐上客皆相顧胎盼且微言曰此非辨濬詩者耶予曰向予所爭者辨濬詩今予所拜者求放心也使君乃大服蓋學問有一邊明昧原不當以一邊定是非况學問貴大公非其理未嘗非其人辨及此理並未嘗辨及彼理隨辨隨化隨爭隨釋自不致有相形相上以激成忤害之事然非

平時用心稍有積漸何能有此易曰臣弑君子弑父其所由來者漸矣此非精于言意者與

心不使不在然不使不動不動則二氏之學枉格所由生矣蓋心不在則不正正心即存心別無正法觀其疏不正但曰心不在焉可驗也若孟子生平以存心爲主而其言得力則又曰不動心似有兩事實則存心是工夫不動心只是效驗在心之本體不能不動在學人之工夫則不使不動其所云不動不過卿相王霸不擾于心則直是得失不聽寵辱不驚一境在達心者皆能之况明曰集義

大學知本圖說

主

所生則工夫在集義不在不動心集義即誠意爲善功夫正存心之本不動心則存心後一效驗也故惟孟子可言不動心若學人則祇言誠意存心即不言養氣不言不動心亦無不可必言不動則直流二氏不止告子矣總之大學是孔門弟子七十子之徒所作與孟子時相去不遠其理無不同要其說則不必強使同耳

大學知本後圖說

知本圖者予受賀先生遺教而爲圖以質之者也時予寓少室又寓湖西轉而寓崇仁亦既守其教而行

之有年矣既而寓湖西夜坐聽官解子弟有誦論語者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則大驚又聽之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則更驚此是何說其所說何事因急舉平日所從事者勘之體驗之則並無此境豈其中有所物耶外氏立教有王婆有主人公有拈探捉摸吾學無是也且心意坦實未嘗兀突如外氏所云相見固是指着即非者安得有如立末從之境在學事問因四顧悵悵無所適從者約七八日于是就循循善誘之說傳約文禮夫傳約文禮即吾向所云下學

大學知本圖說

去

之功無日不懷獨無日不存心亦無日不研經說禮未嘗于文禮有所廢弛而子必以此爲教一似舍乎此而即無他者此乃所謂誘也然而既誘之矣吾亦第聽其誘之已耳既而念孟子云文王望道如未之見夫道可見耶猶顏子也又念孟子云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道豈能登陟耶亦猶顏子也然而顏子仰瞻並無所指而此則所瞻在道所仰亦在道得母顏子所嘆者即道耶第道是何物定非有一形一器可以容吾捉摸者而以觀論語有云吾道一以貫之則道在人身然而聖人有之不能人

人有之也。乃又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則道雖在聖人而亦人人得之。道在夫子，忠恕仍在人心也。于是展轉思惟，以為大學中庸相為表裏，豈有大學一道中庸又一道者？乃復諦觀中庸，然後恍然曰：道也者，即意之達天德而成王道者也。蓋中庸言性道大學言心意矣。然而性即心也，謂心之得乎天而生于人而性于以名生心之謂性，是也。意即道也，謂意之得乎善而當乎誠，即謂之道。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是也。是以未發為本，而既發為道。夫性之既發，亦猶之心之既發而未發為大本者，既發而即

大學知本圖說

七

謂之達道，則意非道哉？以故性與天道仍在誠意位。天地而育萬物，仍在慎獨而特其誠意之功。未經精進，則不能有卓爾未從之境；何則？學者一生只誠意而誠意之久，進乎至誠，則其境大異。蓋誠當至處，既盡已性，復能盡人物之性，于以贊化育而參天地，則人我兩忘，理欲齊冥，天德渾然一若，有於穆不已。雖心意而獨存者，即謂之道。此豈易至哉？然亦豈外吾心意而別有所為？望之登之仰之鑽之者哉？是以就始功言，大學以修身為本，而中庸曰：本諸身其本身同也。大學修身在誠意，而中庸曰：反諸身不誠，曰誠

身有道，其本身于意又同也。大學誠意在知止善而中庸曰：不明乎善，則不誠其身。其以誠意知本歸于知善，又無不同也。而至于進境，則大學重王道，惟在齊家治國平天下，而中庸達天德，必極之高明博厚天地位而萬物育而實則天德王道無勿同者。故顏淵初學，只是三月不違，第從誠意加功克己，復禮斯已耳。而誠意既久，則心存心存則性盡，而於是由盡性以至于命，此中若有天人之隔，一間未達本實境，非兀突也。是以夫子功候有與大學中庸相併發者，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可與共學，此大學誠正之始事。

大學知本圖說

太

也可與適道，則誠身而可為天道，可為人道，總之為天下之達道。此大學誠正之進事也。而于是曰：可與立，曰三十而立，則身修矣。大學曰：修身為本，中庸曰：立天下之大本而修身之事於此終焉。由是而不惑，知天命則易之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孟子之知天事。天修身以立命，皆是此境而究之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舍心意有他功乎？是以大學繫矩，夫子不踰矩，無二學并無二本也。大抵聖功易入，誠意是也。聖功若難，盡至誠是也。由誠意而進至誠，似乎成已成物，萬物一體使此身渾然造化儼然有可望而不可即。

之一境而實則皆從誠意馴致之吾終身誠意而已
吾終身誠意且研經辨禮而已孟子曰妖毒不取修
身以俟之此非本乎故曰有本焉此知本後圖說也
知本後圖

大學意慎獨至知誠意
紫矩好之道
修身明德
知本

中庸道慎獨善明誠身
誠者天之道
誠之人之道
立大本

附錄

大學修身為本又云修身以誠意為本似有二本
然誠意即修身也大學分誠意修身為二而中庸
合之曰誠身孟子合之曰反身而誠以誠意而修
身之事已盡也此其說說命有之惟學遜志務時
敏厥修乃來遜志者順意也順意之所發而勤慎
之則身已修矣又曰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言信
念及此則意雖道也而積于身誰謂誠意非修身
乎
知止一節是大學切緊工夫即誠意中事也而儒

者妄認作致知則與誠意有岐頭矣大學誠意本
文止以小人為不善而著善為知止善之証其曰
道盛德至善則引經以証知止耳中庸則直曰不
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則誠意非明善乎管讀孟子
論樂正子首曰善人曰可欲之謂善正指誠意止
善為學人作聖一始事也然而入聖之終事亦在
乎此觀其進境則止此一善而信有之而克實之
而克實而光輝之而于是大而化化而至于聖神
有一從善外他求之乎孟子論聖神只是善人中
庸言參天贊化只是誠身何則無二本也然則夫
子之循循不必誘也祇下學而上達之矣不然顏
子一嘆在先儒俱未能窺見而下學偶誤則從此
失足何止尋丈嗟乎此為學功夫一大開會不可
不察也
作聖全功只誠意到底亦即為善到底悅命曰慮
善以動慮善只誠意為善也
大學曰心意中庸曰性道心性雖異名而其實則
一性者天所與心者人所生無二物也故孟子存
心養性盡心知性皆無兩事但存心而性已盡第
盡心而性已知無二事也若道之與意似乎不一

然而道從性出。意從心出。心性既同。則其所出者。無容二矣。故道有異名。如論語志于道。據于德。周禮至德以道爲本。不必皆意。而性道之道。則惟意足以當之。夫大學慎獨以意爲己。意人不知也。道若大路。何有乎闕密。而曰微曰隱。曰不睹。不聞。此非意莫屬矣。是以大學誠意曰。慎獨。中庸修道亦曰。慎獨。獨卽意也。慎獨卽誠也。善也。心之所發。欲其當乎善性之所發。欲其當乎道。惟道故善。惟善故誠。故曰率性謂道。又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

大學知本圖說

三

鄭玄註戒慎乎其所不睹。二句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君子則不然。此卽以大學誠意修

道也。賀錫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心與意亦然。

孔穎達云。性之與情。似金與銀。印銀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銀印情之所用。非性亦因性。而有情。則性靜情動。其實一也。然予謂性無差殊。情則有差殊矣。性無遷變。情則有遷變矣。故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性之欲。

卽情也。性無理欲。而情有理欲。然則情非意乎。意無他不善。只自私自利之意。時有之。此所謂欲也。初時只是去欲。未能存理。久則稍能存理矣。然究與顏子一嘆不甚相浹。後讀中庸。深見得聖賢道理。只是要合人已公物。我成已成。物盡人盡。物以至於參天配天。無非欲身主造化。使萬物各得其所。此正與自私自利之意的相反。故學者下手工夫。先去已私。既存天理。又既則天人俱化。是聖學全功。始終一串。未到不遷怒。地位則不必知復禮。不違仁。一境未到。復禮不違仁。地位則不必知卓立。末從一境。吾第去私利之意。以幾于不違克復。亦已矣。他何求焉。

大學知本圖說

三

初一意去。欲久而知聖人之道。不止于此。當擴其明善之量。渾然是善。且今天下之善。以爲善方是。性方是。天道因于存心。時亦往往微拓其意。不令卑隘如是。久之亦漸有高明廣大之象。見于當前。俯仰之間。祇覺天空地濶。儼然與人物相融。融矣。是聖道雖未易到。然如射的。然不可不先端趨嚮。如此。

佛氏與老不同。老自私自利爲我而已。雖其說。

異于老氏然其流弊如是矣若佛氏則意量廣大亦思容民物以爲胞與亦忘人我亦冥理欲一若與聖道不甚相遠而究其歸趣則過于浮夸便涉汎濫如其云到處風光須彌只一芥眉間見山河大地世上無一物非我佛性竟于萬物皆備之我一反之爲我肯備于萬物而肯馳見矣故凡用功時只是去欲存善不可過爲夸大以墮流弊卽有物我一體之懷亦須在心意中體認明白不可有卽物卽我無物無我諸混說籠統闢入斯得之必去其自私自利之意而後可進于位天地育萬物是存理先去欲也然有意于位天地育萬物而私利之意不覺頓減是去欲未嘗不先在存理此學事次第原可互相爲用者此又非刻舟求劍者可藉口耳

大學知本圖說

五

大學知本圖說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由古本大學之說以攻朱子格物之傳首爲知本圖說次爲知本圖四一曰大學有本一曰格物知本一曰格物以修身爲本一曰修身以誠意爲本末爲附錄又有後圖以大學知本與中庸立本並列二圖節次相配亦前有圖說後有附錄夫知行並用博約兼資聖賢經典之文或有偏舉而理無偏廢經文旣明言格物卽不補傳亦必有說奇齡乃以格物爲量度之意以知本爲誠意不知未知本時持何術以量度之且旣已指誠意爲本則遵而行之已矣又何用量度蓋奇齡歷詆先儒而頗尊其鄉學其直指知本仍王守仁之良知其主誠意則劉宗周之慎獨也而自稱嵩山廟市高笠先生所傳爲遼東賀欽之孫所秘授蓋託詞也

大學問一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學問一

卷》提要

西河合集

大學問目

卷全

大學節次

明德親民

知止善誠意

事物

自天子節

二程子改本

知止能得

聽訟節

知止非窮理

窮物理法物欲

修身節

治國節

首節

知止節

物有節

古之二節

格物

誠意節

聽彼於誠節

大學以誠意為本

知本知止無二知字

知善誠意即明善誠身

齊家節

平天下節

大學問目

大學問

邵廷采字允斯問往讀王文成公古文大學不得

其解近先生作大學證文示人首載不改之大學

而過于矜慎不即為訓釋仍未瞭然猶不自量欲

愚略作指示使天下學者直曉大意何如

曰此夫子後人七十子之徒所記其言詳且明並不

容訓釋者且其中字詁惟恐辭難曉諸句稍有未盡

而毛傳鄭箋釋之爾雅其大學即又釋之况詁字非

學者意也無已則請就本文一場誦之亦大概可睹

焉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廣言大學之道

大學不分經傳不分篇章而但有節次此首一節也

言學之大者其道有兩一在明身以內之德即後之

誠意正心修身也一在新身以外之民即後之齊家

治國平天下也而其要則又在求明新之極善者而

於焉止之

親民當作新民乎

先仲氏曰親新二字不相通若親民則有之學記云

建國親人即親民也故王文成直訓親字而以本文

原釋為証然誠意章所引經皆是新民則此親字自

是新字傳寫之誤本文前後不背有兩義矣惟明明

二字朱氏外解則必不可分本言明明其德不言明

其明德既稱明德則不必再明若曰有時暗昏則昏

德可稱明明德乎從來明德皆言方字康誥克明克

哲言能明其德慎其問也多士罔不明德惟祀言無

不明其德惟其祀也即文侯之命不顯文武克慎

德亦言能敬明其德與魯頌穆穆魯侯克敬其德明

訓魯侯克明其德文義並同是以本文引經皆以明

字作養力字不與德屬觀其自得詩但曰道盛德至

善而盛德不言明德可見其明與德相屬則明德為

已成之德如梓材曰先王既勅用明德又曰亦既用

明德但當用之不當又加明字矣至若明明二字古

多連文皆明而又明為極明之意義與明明揚側陋

言揚舉明明于側陋之中也虢征百官修輔厥后惟

明明言明之至也呂刑穆穆在上明明在下言在下

者不一明也若詩則江漢曰明明天子小明明明

上天常武曰赫赫明明有駿曰在公明明皆兩字連出然皆連解之無分屬者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而居能慮慮而后能得此即言大學之道乃求明新之極善而止之者其功又有兩一是知止即知也一是能得即行也雖由知而行必歷定靜安慮以至于是有得然總是知行中節次也知必進乎行而其中節次尤不可欠故統計先後則必當以一知領之

定靜安節次何如

大學問

曰定靜安節次不過由知善以至行善事有終始學者當由此以審先後故首節次耳蓋善原有定必一定而不可變然後安于善而不遷守不替雖善惡當前皆能擇思而審處之方能有得此其功全見之誠意章內故誠意章自取無知善也如遲遲與如好色即去不善以止於善也小人閒居為不善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言小人不中止皆故不能安定不援審于善以得此善也君子道誠德至善不能忘言君子惟能知善得善故合德與民而肯有以進于善也此誠意章諸善字皆知止于至善之善字宋人金

不曉耳若定靜安則三字一義說文定安也增韻定靜也止也爾雅安止也疏云安靜定也惟知行有節次而定靜安並無節次朱氏以志與心身分之又何必然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節言大學之道不可不知也蓋明新是物有本有末知得是事有終有始知本始之當先則為知先知末終之當後則為知後此顯大學之功然即大學之道也

物是事物何為以明新當之

大學問

物有本末與後文格物物格總一物也前文訓明新而後文訓事物前後非外此固大繆不然者乃欲使前之明新併訓事物則更不然矣明德新民知善得善何處着事物之物若以德與民言物則他經有之周禮大司徒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言德與行與藝也禮記哀公問何謂成身孔子曰不過乎物又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言身之德與仁孝之德也易繫辭曰乾陽物坤陰物言陰陽之德也又曰爻有等故曰物言爻德也乾象曰首出庶物則言庶民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節如西先下節知所後皆疏明新之故欲知新民之必先明德則必先致其知先之知而知先之知即在量度明德新民之本末而審先後焉○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大學篇

苟能量度明德新民之本末而審先後則知已至矣知至而新民之後明德統可知矣知所後矣蓋誠意正心修身者明德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也物者物有本末之易也即明德新民而兼知與得以共進于道者也格者量度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本此謂知之至也自此至末皆申明言明新之義而自乃詳說

是物也則以本末終始先後瞭然修身即物物無二

本今有量本末度厚薄而猶然不知先後者乎果知物之本修身而先後次第于以不失吾向所謂物必有本末此即知本所謂物格而後知至者此即知至也

如是則格物致知全在知本本文了然原不必補但格物二字當有實義物之爲德爲民則諸經具在既開命矣若格訓窮致極其用力而此不過以量度釋之有成說否

曰有之格來也至也則鄭康成之解格物也格廢格也則司馬溫公之解格物也格正也格不正以歸于正則陽明王氏之解格物也若朱氏之訓窮致則並無是解朱氏欲解作窮究之義而字書無有故將字書格至也之至字改作致字而又加窮字于其上此固從前字書絕無此訓而嗣後之爲字書者則因尊朱氏而撓入之所謂既改大學又改字書凡有心貴學正當憬然動念力爲訂正以杜凡書之纂竊者若格訓量度則字書本義相傳造字之著韻印是有文唐李善註文選曰若韻篇云格量也度也至古本字書如廣韻玉篇類則皆有之曰格量度也

若然則鄭氏康成之以格物爲來善物豈有據乎

曰先仲氏嘗言漢儒解經惟過于求據故反有失經義處此正求據而失之者也康成以為格物二字六經無有惟魏志和洽傳有格物二字然恐是後人據大學者此惟易繫有來物語格來也格物當是來物蓋易繫曰聖人之道無有遠近幽深當知來物故云其知于善深則來善物其知于惡深則來惡物謂當以所來之善惡驗所知之淺深此正本至善而驗知止其於大學未嘗不親切而第不知物有本末在本文自有之本文之字則無容他算一字也

大學問

七

然則伊川程氏何以云有錯簡當補傳也
曰伊川未嘗分經傳也亦未嘗曰此處有錯簡當補也明道伊川皆有改本而明道所改但以康誥曰克明德至與國人交止于信移之則近道矣之下而于自天子至知之至也一段並未改改以為此固解格物致知無庸改也伊川所改但以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移之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之下而于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亦未嘗改以為此固格物致知之解不得改也特伊川之意其移聽訟節至此者妄臆聽訟節之此謂知本與此節之此謂知本兩本重出此必脫簡在誠意章者因將誠意一

之聽訟知本移之此節此謂知本之上使聽訟之此謂知本與此節之此謂知本兩句相接而於是去其一曰曰四字衍文此實無理多事之極然其意止欲去誠意章之知本以歸此格物之知本其衍行者係誠意知本非此知本也且非謂此知本之下知之至也之上又當增所謂致知在格物一段也伊川既曉修身為家國天下之本而不曉誠意為修身之本因去誠意一本字朱氏不惟不曉誠意為修身之本并不曉修身為家國天下之本而前誠意一本修身一本而並去之而以之誣程氏程氏其受之乎

大學問

八

然則知本知至明見本文前人何以並未及之
曰豈無及之者而朱明成祖祇尊朱氏數詞臣纂大學大全性理或問一以朱氏章句為功令非朱氏章句雖聖人之言勿令雜入則焉得有舊本解矣然猶有偶存者朱黎立武號元中子作大學發微有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明魏文靖公講學余山亦云格物格本末之物致知致先後之知又王心齋氏亦陽明弟子亦去格物有本末之物致知所先後之知
然則格本末知先後即可以誠意矣乎

曰即可以誠意矣向亦惟不知新民本修身修身本誠意無下手處耳既知之則誠意要矣可下手矣又何待乎故急接誠意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拊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宮淵屋德淵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此解誠意

大學問

九

吾向所謂知止善而得止善者正以為知行並進誠意之學也故欲誠意而不知善與惡謂之自欺知善與惡而不能去惡如惡臭為善如好色則不能自慊是以能知能行知善得善慎其獨以誠其意者君子也小人不然也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友小人而為君子則明德之止善在于此詩言可驗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新民之止善亦在於此詩言可驗也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曰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知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大學問

十

蓋明新止善總在此誠意中也者人言皆可驗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吾向謂修身為家國天下之本今而知誠意又修身之本也子言又可驗也乃自子言出而前所謂致知在格物格物在知本者又在於此故又曰此謂知本則是誠意知本與修身知本本交兩見其不宜妄

改明矣特大學無經傳無篇章而但有次第則曰
天子以至於庶人至此謂知之至也是解格物致
知何則本文自有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句則不
必又分章曰此章釋某而其釋某者自在也然而
誠意在先則有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誠意在後
又有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而此祇概曰誠意而
兩不之及又何也

此正所謂大學惟誠意也此正所謂修身為新民之
本而誠意又修身之本也致知雖在前而知止能得
即誠意中事也心身雖在後而心廣體胖不必與誠

大學問

上

意作轉關也故大學祇誠意而明德新民與止於至
善凡心身家國天下道學自修惻隱羞惡親樂利
前王不忘總括其中而質賢者尚欲取而分析之
此豈知大學者乎故知至在知本修身在正心皆有
先後次第而惟誠意則絕去轉關其大第一若自
明自新全不必與先後收功候者此所謂本也故曰
大學有兩本而總一本以修身之本統歸之誠意之
本而世不知也

然而誠意之中原有知得兩事知止能得即是知
行莫非聖學首功原以窮理為始則

曰窮理二字出自大傳大傳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本言易理精深當推陰陽之理盡繼善之性以進于
天命非謂事物之理便可窮之至性命也大推陰陽
之理既非首功即窮事物之理亦非始事故漫以此
當格物之義而大學格物前不知是則亦可以已矣
今又曰窮理即知止則知止者知止善也未嘗知事
物之理也若是知事物之理則所云能得者將得事
物之理乎抑得止善乎若窮事物之理而能得止善
則求衣得食世無是理若欲得止善而又須知止則
在事物少一得而在止至善又多一知將知得兩截

大學問

上

求知與求行俱岐路矣向之知物理以行誠意與今
之窮物理以得止善亦又何異所考求者在河源而
其所行者乃在江漢則斷港絕流無一而可故大學
首功全在誠意而知止得止即在誠意中見之無兩
層功夫其所云知止不過欲得心意中之至善而知
之故曰毋自欺所云能得不過去心意中之不善以
求止于善故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知者此善得者
亦此善不欺者此善自慊者亦此善夫然後知行始
一也夫然後知止當始誠意當先皆知本中事而
大學首功有一致無兩岐也是以小人不善君子至

善明明以止于至善與知止能得直合之誠意之中
而宋人質實茫然不識用功之何在因之衍知本補
格物析誠意章之贈彼洪興前王不忘移置之知止
之下坐使知止與誠意分作兩事以致止得背馳知
行首鼠而不自知其大謬也蓋知止知字極淺但識
得理欲耳理欲即善不善也惟但識理欲故一知而
即有一定之善與一定之不善而心亦遂靜而不擾
安于善而不遷于不善即心之所發與事之所來皆
能審處而一以至善焉歸則得善矣向使窮物理則
即凡天下之物紛然縻然能定乎能靜安且慮乎不

大學問

止

惟不得且當得何物此非學人之言也

然則止一知耳誠意之知止與格物之知本知先
後有兩知乎

正惟知止之知字極淺故雖屢言知而皆得以一知
應之知止此知知本知先後即此知也譬之治水知
止者知河之有源也知本末者知河源之始積石而
終九河也知先後者知治河之必先由積石以至龍
門而後可由九河以至於海也夫知河有源與知河
源之先積石而後九河有二知乎今欲求河源所在
而乃遍求之六合之外八荒之內江漢淮潁沂澗滎

洛三江九澤千流萬派之紛縻而以爲能知河源則
雖千知萬知吾未見其能得也况朱氏所謂窮物理
者必刻求其盡謂十物窮九物猶可十分窮九分即
不可則即一物而終身窮之有餘矣嗟乎人壽幾何
予向以奔走時多學問時少但思窮六藝而目不暇
給一藝未窮而陰已薄西山矣况窮盡事物何止六
藝朱氏乃以此爲大學首功則極終身之學尙未得
進誠意一步而究之兩莽茂裂即六藝文字而其
詮釋一往有誤則不惟十物無九物而一物並無十
分思以入大學不其難乎

大學問

古

然而朱氏之窮物理與陽明王氏之去物欲皆非
大學而先生每以陽明之去物欲爲近道抑又何
也

曰去欲之非大學者非大學格物耳其於大學之誠
意則未嘗有非也誠意與格物相去不遠雖不當以
格物之功侵入誠意然略一審量並無他功故陽明
又以孟子良知當致知之知正謂其知本自然耳猶
言善惡人所共曉耳祇爲格物致知本支自有而去
欲存理又誠意止善中事故曰均非大學若其爲聖
學首功則何嘗誤乎少時習朱氏之學一意窮理乃

不幸而丁年遭亂避奔走營宿嵩山土室中夜起
傍徨謂年幾三十餘而六籍未窮前途倏何日是
返躬爲學之時四顧流涕及過廟市聞賀慶先生
之教受不改大學恍然曰如是乎乃立反之身不問
行住坐臥且不分心意先後與誠正次第每心有
發必使之有善而無不善不發則固而存之然存
把捉之謂一把捉即極格矣孟子曰心勿忘則存之
法也第存發無時時而發即使之止善時而存即勿
惜勿亡不禁其不發亦不強使存初覺發時多不發
時少且每發亦不及覺久之而多寡渾然又久之則

大學問

五

知所發矣初亦不覺惡多善少且亦無大惡祇此自
私自利之心必不能去久之則私利漸消又久之而
無私無利之心生矣故吾謂去私存理是兩層功夫
當其去私時隨印見理然此是去私境界非存理境
界也必積久之久於未嘗去私時而理自見此是
存理此方是三月不違與月至日境界所以論語
克己復禮易傳閑邪存其誠確是兩層未氏謂才克
已便復禮此信口解書非體驗之言若致知誠意正
心則一時並用並無三層心自有發而知印行乎其
中心意知三字開解不得故大學次第亦約略言之

原不分別誠意之前未嘗有誠意先致知之文誠意
之後又未嘗有正心先誠意之解但釋誠意而致知
正心總該括其中此是實境是以陽明將致知誠意
連作一片去物欲致良知併作一事固實見功之
言然亦是深微大學誠意一章之言非有錯也特欲
平天下則誠正之後全體大用一齊可徹誠其中行
事煩瑣又當讀書稽古以相考証此則幼而學文長
而博習皆修身中事雖不必與誠正先後截然分
然大學次第則終在誠正後耳

大學問

六

聾夫聾子亦曠然矣但又有謂者大學是正心全
先生言存心又何也

自古無正心法存即正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
子言求放心言存其心皆是存心故大學解正心曰
心不在焉夫以心不在爲不正則心在非正心乎是
以論語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夫不違仁者止于
善也三月不違則存而不去也孟子求放心即存心
也曰集義所生則止善而至定靜故心不動也向
朱氏章句時覺大學中庸齟齬不合今始知大學之
首功在知止善中庸之首功在明善大學之本事在

誠意修身中庸之本。事在誠身。大學之下手。在慎獨。中庸之下手。亦在慎獨。大學之慎獨。由隱微而達顯。見故自心身而推之。家國天下。中庸之慎獨。則由顯見而返隱微。故自天地萬物。大本化育。以溯之不動。不言。無聲。無臭。是一通大學。而凡前聖後聖。孔顏思孟之所育。無一不徹。豈非快然。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此節此

修身正心

自此以後至朱氏大學本與不改之大學本其文

並同

大學問

七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此謂身不修不可以

齊其家。此節此

齊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節此

治國齊家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以義為利也。此節此

治國平天下

程氏明道以詩云瞻彼淇奧至此謂知本伊川以詩云瞻彼淇奧至此以沒世不忘也移之辟則為天下慘矣之下詩云殷之未喪師之上餘並同

大學問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以答其門人餘姚邵廷采之問者也。仍因其大學知本圖說而衍之以歸於良知之說。其解在明明德句以明明二字重文連讀如明德連讀則德已明何用復明是不必遠引他說即以大學克明峻德言之德已峻何用復明乎所引明明重文之証尙書三條詩四條皆其四書臚言中所謂以雩見為龍以王良為星者也

逸講箋三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逸講箋三

卷》提要

西河合集

逸講箋目

卷一

一十三條

附二條

卷二

一十九條

附一條

卷三

一十一條

附一條

逸講箋目

逸講箋 會稽章世法宗之民難

往從杭州肄業師門第聽無間乃忽避席去西游
咸陽者如千年盤還而先生已東歸草堂會田子
易堂返自嶺表道過于西陵渡口遂偕之同謁草
堂一宿遠別越數月再過值先生臥病流連榻前
夜檢按左因得先生日前所講孟子不動心章數
紙讀之慨然急思義第之冊出有關漏且似必有

逸講箋

事焉以後有所脫落不敢輯也既而詢達諸世兄
謂先生所講原止于此耳亦以不曾究竟故棄置
勿錄予思聖學難明善喻易失于裁長疑一言得
雪涪瀾雖微抑亦學海一發湧也因手錄一過重
加編摘題曰逸箋以箋者減書之名耳世法識
康熙乙酉予東歸草堂客有舉孟子不動心章不得
于心勿求于氣為問者予初謂孟子易了且此不動
心雖孟子言學一小節目然其要會不在此此在後
儒言學者亦定知得及理會其說則實有茫然絕不
解者據集註云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

必更求其助于氣不知心如何不安心有不安何以
當求助于氣氣是何物求之即可以助心且如何求
助法此際不容空說一過便了及觀小註則朱子又
云告子之意以為念慮之失常直求之于心而不必
更求之于氣則告子未嘗言求心也告子惟恐求心
即動心故自言勿求于心此反求心乎且求心則與
曾子自反孟子直養何異且此添出語于本文無有
也乃又不自明白又言不得于心如應一事差失接
一人差失此由氣之應接失其道也正當求其助于
氣悔過謝愆而補其差失可也告子隨他差失更不

逸講箋

二

悔過謝愆以補之則愈不明白夫此際所爭祇一氣
字則此一字倍須分析夫人受天之六氣以生祇此
呼吸周身者名之曰氣不知此呼吸周身者何以應
事接人皆是此物試思人有心有身應事接人必主
之于心而行之于身于此呼吸周身者了無涉也乃
既以應事接人歸之此物則偶一失道便當就此物
之呼吸周身中求補差失乃復以悔過謝愆四字當
之謂之補差失謂之求助則止此一氣字全然不曉
即求氣二字亦全然不下一着落語以致附和影響
之徒展轉元泉遂有以耳目手足之形體當氣字者

夫氣與體別故曰氣者體之克也若氣即是體則體者體之克大無理矣亦思耳目手足何以能候何以能剛大何以能克克塞天地何以可助長此不容有兩岐語也時東陽盧元侯盧子遠嘉興陳自曾江山洪孝標同邑莫憲先俱在坐予以此問坐客皆嘿然無以應越數日始繇本文與集註重觀數過知註于此處全不能解然則註經何事矣因略為疏辨如左心焉能不動哉說不動便是道家之喀然若喪佛氏之離心意識參儒者無是也况孟子平日亦以存心求放心為至未嘗言不動求放心與不動心哉然兩

通講後

三

事此在賀凌臺先生授大學時曾論及之云存心是工夫不動心是效驗心之本體不能不動學人用功則不使不動此不過以卿相王霸不櫻于心直是得失不轉能辱不驚一鎮定境界故孟子自言不動心有道則明有前事矣特惜漢宋諸儒言學歷數千年並無有一人敢直指曰此是效至今日而始發之為可嘆耳

集註以恐懼疑惑為動心之由此仍是配搭照應一法以下文知言配疑惑養氣配恐懼然與公孫丑一問則又不合卿相王霸有何恐懼若疑惑則倍無謂

矣孟子生平何許學問而慮其恐懼在公孫弟子並無此意况此際用不着疑惑二字耶

世法曰恐懼出趙岐註謂大道不易人當恐懼之不敢欲行此是妄語朱子則又增疑惑二字不知此不動心祇老子所云寵辱不驚孟子所云大行不加與恐懼疑惑無涉大舜被袵衣若固有謝安聞子弟破賊而奕棋如故並非疑懼若謂任大責重故恐懼不敢行則尤無理孟子自言將降大任必動心忍性豈有大任在身而尚可侈言無懼肆然稱不動心者此大非常日主客語也

通講後

四

夫子過孟賁並非借之贊不動心之難正以氣強之人心有捍護易于不動故勇者多桀傲自逞遺落一切此正與養勇養氣頂針接入一大機括於此錯註宜乎求心求氣一概不識矣論語忠恕即一貫而不識忠恕認作借言遂致聖賢授受心傳至今冒昧此又借言耶

不動心有道全在下文而集註又先添心有主三字在養勇守氣求心求氣直養集義之外則又頭上頭矣夫志為氣帥則志帥也今日心有主則志又有帥頭日錯亂何所取準况無心而又有主正異學要

領道家所謂王婆佛氏所謂至人公者豈可爲訓
遠宗曰或謂有主卽有道故註中自以必勝爲主
無懼爲主暗相照應則不動心有道不得曰心有
道豈可誤註一句而又自爲照應以強護其說如
是

不動心有養勇一道皆以氣制心而使之不動此卽
告子所云求氣也有直養一道則專以直道養其心
使心得懽然而氣不餒此卽孟子所云持志告子所
云求心也是不動心之道有直從心上求者自反是
也有轉從心之所制上求者養勇是也會子自反只

求心北宮黝孟施舍養勇則但求氣

遠宗曰勇卽是氣故孟施舍養勇曰守氣自反卽
是求心故孟子持志曾子曰守持卽是守此皆本
文自有之字白儒者不識學不敢提出求心求氣
四字遂致曾孟與告子輩學術何等全然不解者
幾千年于茲矣或謂心何可求則孟子求其放心
非乎且此本文字也初先生以不得于心二句前
坐客時無一答者遂與諸坐客約有答當來告越
數日無一告者既而兄克有自郡歸詢之略踴躍
問便從上立讀一過對曰北宮黝孟施舍是求氣

者告子不然也先生曰是也又越數日樓象明來
時坐客十三人自早食至午象明忽讀孟施舍守
氣句曰勇卽氣也莫非養勇者卽求氣者乎先生
曰然然則本文前後反覆自明何必他求耶

世法曰子夏篤信聖人何以似北宮黝此亦不可
解者大抵子夏謹守有所不爲往往不徇于物故
與黝之不誦于物相類觀其論交而曰不可者拒
之便已可見若篤信他人則與黝之不受必反之
學正自相反不知何以舉世皆耐之而恬不怪也
若舍似曾子則毋論自反與自守相似卽同一養

勇而黝必不誦舍則誦猶不誦與曾子之可誦可

不誦一較觀而自明矣
惟告子則不求心并不求氣大抵生人言行皆從心
出言行得失卽與心之動不動兩相關合假如心不
得于言則當求心何則言之賊淫邪遁皆由心之蔽
障離窮所生所云生于其心是也則言有不得毋論
人之言與己之言皆當推其所由生而求之于心此
所貴乎知言也而告子則惟恐動心而強而勿求又
如行不得于心則仍當求心何則志與氣本不相持
而轉相爲用故以直養者言之則自反而縮使氣常

不憤則不問得。心與不得。心而心自不動。此曾子與
孟子之求心不求氣也。然而緩也。以養勇者。言之則
稍不得于心。惟恐心動。當急求之。氣以強制此心。此
黜舍之所養勇也。求于氣也。而告子則又但力制其
心。而并不求氣。是既不能反。又不能養。舉凡心所不
得與不得于心。皆一概屏絕。而更不求一得心與心
得之道。徒抱此冥頑方寸。謂之不動。此其所以與相
不驚。霸王不怪。有先于孟子者。蓋其自言有如此。王
不怪。非不異。異殊也不作怪解。

遠宗曰。行不得于心。照行有不嫌于心。言則行。亦

本文字

可是。可不可。是不可。未有可復不可者。集註又添出
不可一層。亦非是。不得心而不求氣。則合當如是。故
曰。可也。生平既不能自反。直養無害。而一有不得。則
又借此處嬌之氣。以為心之制。此黜舍之學。豈可為
法。且養氣能得心。不能強之制。不得之心。自反而憊
行。不嫌于心。則動心已耳。焉得有急急求氣之理。若
心不得于言。則言為心聲。心有所害。則正當在心上
求。于此不急求。當復何待。故猶是心之不得。與不得
于心。而不求氣。則可不求心。則不可。此斷斷然者。

世法曰。可與否。對既可。則不得否。惟論語可也。簡
仍以無乃不可反之。然原是可。簡不足簡。可託者
誤解耳。其月而已。可也。豈非月尚不可。事親若曾
子。可也。豈若曾子尚不可乎。此後夫志一。段正申
明。一可一不可之意。本文自了耳。

世亦知。心與氣為何如者乎。心為氣之主。氣為心之
輔。志與氣不相離也。然而心之所至。氣即隨之。志與
氣又適相須也。故但持其志。力求之本心。以直自守
而氣之在體。則第不慮戾而使之克周已耳。是不求
于心者。謂之不持志。無一而可。而但不求氣。則徐以

俟之。求心之自憊而未嘗戾。何為不可也。此改字
如毛傳至人入次周禮宮正掌次之次言舍止也。

遠宗曰。小註謂志是第一件。氣是第二件。則志氣
不容列等。第且與公孫丑何也。一問有礙。同在一
身中。安見第一該持。第二就該暴棄了。祇因志所
至而氣即止。則同功一體。不容兩事。故有既曰又
曰之辨。否則第一過了。自該第二。其于既又二字
亦說不通。且至于此。曰至焉。次于此。曰次焉。兩焉
字。即兩相應詞也。若是等第。則宜如論語生知上
也。學知次也。直作煞上詞。未有以第一第二作

應者且上是第一至亦說不得第一此雖小節然一誤則無所不誤如此

世法曰志卽是心非心之所向觀下文言氣一動志而隨曰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則志非心而何志一動氣自然之理且志亦不容不一者不一則二三安所持志此所謂一正志至之解惟志一能動氣故志至而氣卽止也若氣一動志則帥轉爲卒所動反常之道故須善養使不一耳今小註于志之動氣亦似有害于氣與氣之動志相等多方商酌其且志氣相動較量多寡程子因之有志動氣什九氣動志

生理義

九

什一之說夫志無時不持氣無時不動氣動志可對數志動氣不可計數也且程子又言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卽動志則兩下俱一動不得彼此交制安辨利鈍而什一什九分毫懸絕又且志之動氣猶是呼吸之氣而氣之動志則又誤解蹶趨是氣一若氣之動志不是蹶趨則氣一氣一而後動志則蹶趨卽動志因又以耳目手足諸體夾雜氣中遂將蹶趨步履整肅聲容等謂之養氣其爲貿亂孰大于是持志卽養氣無兩層工夫然又云無暴者此際當識氣之何以暴何以不暴如蹶趨暴氣此孟子舉一端

也請再舉一端而座客又無以應及觀小註則朱子亦茫然不解但云如當喜當怒便是持志喜怒哀得過分便是暴氣則又胡突矣夫喜怒哀樂情也卽志也孔氏疏春秋謂左氏六志禮記謂之六情六情六志一稟天之六氣以生故鄭子太叔謂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天之六氣則此一喜怒哀是氣生之志非志生之氣也且是天之氣所生不是人之氣所生也今既以喜怒哀屬志又復以喜怒哀屬人之氣則志氣喜怒哀全無分曉且未有喜怒失中而歸其咎于氣者亦未有喜過分而謂之暴喜怒過分而謂之暴怒者過

生理義

十

分是暴則不及又是何等且所謂持志只當喜當怒四字盡之則其所謂過分者是喜怒自暴並未從而暴喜怒哀者展轉推求無一而可然則氣何以暴得毋自蹶趨一端後必無說乎不知人之暴氣處處有之如升高則頭氣厭重則結氣靜辨則憤氣退讓則詘氣簡傲則擡氣震眩則伏氣強制則忍氣畏憚則沮氣忿懣則逆氣醉飽則亂氣鬪狠則肆氣愧悔則喪氣皆暴氣也若養氣則一集義盡之養氣卽是無暴氣未有能以善養而猶有種種虎戾者此但當于持志後又加檢點謂之無暴如升高時一如夫子之

屏氣不息便不顯靜辨時一如內則之下氣諫說似
不憤震眩時一如畢穆公所云耳納輪氣便不伏退
讓時一如聘禮所云發氣盈容發氣怡焉便不訕倘
又加養法如小註所云頭容直手容恭類則又平時
集義中理節臨期無是也蓋暴氣有多端而無暴祇
一致聖學工夫無兩歧也

世法曰必如朱子說亦當明云喜怒是情不是氣
特怒極亦能暴氣然怒極與暴氣到底兩層惟怒
故暴非怒即暴也若喜則與暴無涉喜能養氣故
行稱喜氣即喜有過分亦祇能動氣而必不能暴

提綱

士

大抵六情七情惟怒與哀懼易于動氣以動志故
稱暴氣若只動氣則何時不然此際正需有分曉
耳

浩然之氣不得言體人生本來之氣安容下浩然二
字凡明有直養無害四字則直養者集義所生自反
而縮也無害者不助長也以助長則非徒無益又害
之也此即工夫矣

配義與道正分疏直養無論氣配道義道義配氣總
是氣之浩然者藉道義以為克塞耳如此則所謂無
是者自然是無道義所謂餒者自然是氣餒蓋

不能餒也集註恐與集義所生重出因以此無是為

無氣則餒在道義矣然又不敢明言道義餒致俗儒

以入餒理餒紛紛聚訟而近日高頭講章且曰不是

氣餒然不可曰道義餒則是誰餒而巧者又變其說

曰體餒則未聞耳目手足有空隙者聖學自此索然

矣曰配義與道未言道義生氣也猶之雲與雨並行

然而雨為雲所生世不知也亦思氣配道義不止云

配是集義而生是氣非謂義是義氣是氣可取彼加

此如衣之相襲而相為配也蓋義之與氣仍統諸心

苟義之未集則氣或不即受餒而心先歉然故曰行

有不慊于心則氣因之而餒耳然則自反之學只是

求心故曰持志回心勿忘而特其所以持之求之者

則必有事于此曰直養曰集義使行慊于心而不餒

于氣然且勿正勿助勿使有害夫然後此浩然之氣

可至大至剛而克塞天地則不特不動心是效驗

養氣亦是效驗當明明白白而指定之者知言可類

推耳

遠宗曰前文言道義後文只言義古人文如是此

別無意理者

又曰集義仍是大學誠意為善去惡工夫觀其曰

不憚于心與誠意此謂自慊相照可驗

世法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即証也如論語就有道而正少儀能正于樂人之正若作期解則又須

附馮文子箋

古文子名余字子真

古有制心法商書以禮制心是也北宮作氣舍守

求心矣告子但制心故兩勿求耳

孟子遠寄箋

子遠名人玄東陽人曾通事

持志無暴氣總是心功非有氣功孟子求心不求

氣但集義以懋心而氣自養所云無暴正集義中

事縱有檢點並無功夫也告子勿求氣所以為可

若不求心則悖矣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老晴稿

逸講箋二 文輝克有氏輯

予從京師還值先生東歸草堂學人有以論辯疑

義為問者先生謂論語無傳註誰則解之予竊隨

其言而憬然于心嘗考論語立學惟漢安昌侯張

禹作論語論說盛行于時外此則劉向夏侯勝蕭

望之輩賢父子各有訓解然見者甚稀自晉何晏

作集解專取孔安國馬融鄭玄包咸王肅陳驥

生烈諸註間參以己意而前儒所說早已不行願

其書雖零散猶間有存者且隋唐以降踵事者尚

不乏也自宋朱氏集註出盡掃前說而元時取士

專用一家言勒為功令凡漢晉隋唐諸儒說與集

註不合盡滌無剩即其書亦併滅焉今贅疣叢

不絕如絨祇此十三經一書不能盡毀所得與集

註對峙存而不論者惟集解耳乃先生甚薄其書

比之王弼之註易揮斥勿道惟恐學人不察以將

廢之物復加棄擲即糜碎矣因檢先生所著論語

諸說除兩家得失所已辨外偶舉其彼此相忤如

水火黑白勢不兼立者間以竊訊而錄先生所答
語會同學章主輯逸講箋急疏為六條竊附其後
此非敢為何氏游說亦曰聖經顯晦有真非兩
否之中豈無一是且益以見前儒所言倍當矜惜
即識學庸淺如何都尉猶有比較焉而寧取彼不
取此者俗儒所云秦人焚經而經存漢人傳經而
經亡將并漢後說經作而僅存者總付一炬其亦
可以不必爾文輝識

集註傳謂受之于師習謂熟之于已傳人以傳為已
集註傳謂受之于師習謂熟之于已

傳已

二

說經當識字六經無有以傳之一字作受之師解者
傳者授也非受也授受不得潤是以傳曰傳業漢儒
林傳傳業者寢盛後漢甄字三世皆傳業是也受曰
受業後漢包子良受業長安杜樵受業於薛漢是也
故孰先傳焉是傳于人即曲禮七十老而傳亦是傳
于人凡單下一傳字總是授字乃以授為受以授于
人者而反曰受于人經文詰字先不識矣且習亦無
容省也即懼不習則一省已足何則省則當習之矣
若日必三省則仍未習也然且古人論學但恐教非

所習未有受教恐不習者正義曰傳惡穿鑿以當時
九家蠶起異術並作惟懼有誤故儒林傳云教無傳
疑有疑即闕蓋疑則非所習矣故董仲舒傳公羊春
秋其弟子受之者惟東平嬴生不失師傳餘即開門
受徒轉相傳授以其時穀梁左氏不無浸易楊雄所
謂說說者必各習其師以重淵源此正傳人者必傳
其所習之明証也若受傳不習則直一游惰廢生矣
省于何有

况其中有大謬誤者集註謂學必為己因疑為人謀
與朋友交皆非為己自治之事當力為補救故改傳

傳已

三

習為受業而又以忠信為受業之本予向謂忠信上
有為人謀而不與朋友交而不十一字其冒認忠信
已可笑矣况聖道聖學並無但自治不即治人而可
言道與學者大學只明德便非大學之道中庸只成
己不成物則祇盡己性與修道之教何涉正惟大學
誠意中庸慎獨只此自私自利之心不能盡去故曾
子首傳一貫只是忠恕忠恕者不自私自利正為人
謀交友傳業開章一大關鍵也亦正大學樂矩中庸
不欲勿施孟子反身強恕一大要領也予嘗謂子貢
一貫有一言而終身行不欲無加博施濟眾三章是

其明証。曾子一貫則惟此一章是其明証。倘于此不識。則直置身門外。舉凡老少朋友公善勞共車馬俱不體察。遇今之成人節便疑非夫子之言。遇匹夫匹婦自經溝瀆。節則直以傷仁告義流禍萬世。而屬夫子聖道。聖學其長夜漫漫久矣。先仲氏曰。讀論語終篇而尚疑公山佛肸之何以欲往。不識宰我非有仁焉之何以欲從。皆是未嘗讀論語者。此為至言。

文輝曰。北宋儒者尚識集解。故謝氏在門。極詬訾聖門弟子者。于此不敢詬曾子。而但以用心于內。為是章皮裡陽秋。是其大鋼。陋處但其解傳習。

卷二講義

四

則正與集註相左而引之而不知亦大可笑者。觀其云諸子之學皆出于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于內。故傳之無弊。觀于子思孟子可見矣。其曰愈遠則非當下受傳曰傳之則正傳于人曰觀子思孟子可見則正指曾子所傳之人得其所習。此是舊說與受之師而熟之已何涉。而引以為証。此豈非謝氏說亦誤解與。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集解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近義也。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耻辱故近禮也。集註復踐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

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耻辱矣。否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解謂信恭近義禮庶得無弊。

此似疑註婉曲長于說經而不知其又不然者。據集解似勉人為信恭者。而集註則若戒人為信恭與之相反。夫此節三項。惟因不數見信與恭則在六經亦時時有之。信為乾之四德。恭為堯六德舜六德之一。亦安有大失為學者取戒。惟偏于信恭則論語有必信。信經恭而無禮則勞與孔子問居恭而無禮則給諸語。然其弊不過如此耳。不過一拘滯一煩數耳。若

卷二講義

五

謂信不可踐。言恭必將有耻辱。則悖理實甚。從來踐言故曰信。信者踐言之名也。縱或非義之信。如史記所云尾生非義守信而死。亦正是踐言。恭非義有之。言則已踐。故曰守信。今乃以遠義而謂之言不可踐。則六經訓詁將有名為信而不踐言者。註經從此謬亂矣。至謂恭有耻辱。此必誤認足恭左丘明耻之之語。而為此言。不知耻祇自慙如孟子所云觀其色赧赧然。不是耻辱。耻辱者或則耻之或則辱之。皆外來之侮。此惟傲慢者足以當之。故孟子云人必自侮然後人侮。論語云恭則不侮。正謂耻辱之來惟恭可。

免與所註適相反也。且有子此言為信恭發論斷無深求信恭之理。且此有經據萬不可杜撰穿鑿妄為解斷者。經解以信義並稱曰信與義而表記直引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明以恭信為禮義相須之德。而歷相勸勉。信自近義。恭自近禮。聖言有明証矣。論語禮記皆七十子所為文章。有有子立言而可與子言相矛盾者。何平叔引註雖不甚確。此似有師承不大謬耳。

徐仲山日記曰。詞例上下句有順承者如易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類有倒應者如孟子窮不失義。故士得

已焉。類觀此則集註解經是倒應例。安得以兩也字兩作承接。即此亦未妥者。

文輝曰。因不失其親。集解引孔註。因親也。雖詰字不誤。然亦未妥。因者託也。即孟子士不託于諸侯之託言。寄託非親也。然猶不失其親者。以其亦可為宗主也。

又曰。據言不可復必謂非義。則雖踐言如不踐。故信非踐言必義。而後可為踐言。若然則踐言是義。不是信。欠此亦毫釐千里學者審之。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集解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子問之日再斯可矣。

寡過不必乃三思。集註為惡之人未嘗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故夫子譏之。註是美三思

季文子善惡不盡由于思不思且其人亦善惡相半並不因其善其惡以定其思之多寡。祇就經審觀則魯人之傳此事自是誦美而夫子之斷此語或未必無裁量之意。集解與集註俱可通者。特是再思一斷則三思三字不必不是數目而再三分數其或增或損當有着落。舊有問予思何以再予信應之曰思之思之不曰如之何如之何皆再也。祇再非止境其分

卷二

七

數着落亦俱不能解。按集註但引文子如晉求遭喪之禮以行一事而引程子語僅曰思至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而其自為說則又增曰是非當不再思已審若私意起則利害得喪反變不窮云云。夫思事分數祇此數端一思是非再思便須及利害過此則事變之來尤不可忽。若以利害得喪行權審變概屬之三思。概以為私意貿亂則直一罔人無與于家國慮事之數者矣。夫子告哀公以討陳恒開口便較強弱計多寡此思利害也。以是非則一思即盡在請討時已及之不再計也。至籌畫事變則正家國

慮事一大進境夫子相定公會夾谷致斃之會便請兵備此與文子求遭喪之禮何異正以事變之來不可忽也若當否則已審也

蓋三思非限數不過言思之至耳從來舉至數概以三言不必止于三然並無止于再者如禮文三揖三讓月令三覆三反論語三仕三已皆概舉成數即易再三賁尚書至于再至于三連言再三亦概舉及之並不曰再是止境學者狃于集註誤解再思斯可為再思已足故疑三便不是耳若平心諦觀則斯可是許詞不是足詞檀弓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是足

卷二

八

謂若論語夕死可矣則但許可死不必一死便了也且單一已字如孟子求其放心而已矣可解足字若加一可字如論語期可已矣則雖已亦不足是宰我縱不仁亦定無敢曰喪盡于期者是夫子此語毋亦念三思之未易曰再思已可何况三思此第就三思為言與文子生平何與而必譏之

文曰文子三思原不必引事作証若邢氏疏集解引文子如晉一事原是誦其美者按文六年文子聘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以是時早聞晉襄公

子三思實福美之預本晉人其說論語與集解正相合也若集註譏文子而亦引此事則自矛盾矣

引事須的確美刺褒譏不得相混夫子春秋先書秋季孫行父如晉隨書八月晉侯驪卒亦並未嘗有貶詞者乃此一誤引以善事而認作惡行今世學者動輒以求遭喪之禮作過處訕笑語此非細故善學者審之

故有惰語之時集註顏子聞夫子之言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

九

滋長何有于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解是語者

者語之而不惰即教不倦也惟教有勤惰故有孰傳孰

倦之文若受教者則必如曲禮侍坐于長者聽必恭毋怠荒豈有師語之而弟子有惰之之理陳咸惟聰父教訓故假寐而首觸屏風否則狂如曾點鼓瑟未終亦且備問三子之撰若謂聖門惟回能聽語不惰他即不然則視七十子之徒匪人類矣凡說經必有証學記曰古之教者時觀而勿語必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則舍之舍即惰也蓋教本不倦而

不知則始有倦情然則情在教並不在受教明

此小節無開大義亦一往悖理如此

何有力行豈如佛氏現三身耶縱或顛沛不遑原

指平時然此際安得及之總由誤解回德不情必

多方爲回張大面不知其說之有難通者

片言可以折獄集解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

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集証片言

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

不待其辭之畢也解以片言爲折獄証以片言爲斷詞

治獄者必先具兩造獄詞周官大司寇職既以兩造

聽民訟復以兩劑禁民獄兩劑者謂兩券書使兩造

獄詞各書其中卽今告牒與訴牒也及聽獄後又必

具兩獄要辭周官小宰職聽取于書契書契者其一

是兩造辨各之詞謂獄將成必又予一契而兩分之

使各錄其辨各之要詞于其中卽今兩造兩口供也

則是折獄之法前有券後有契券不兩具卽謂之單

詞單詞不治如司寇禁獄凡不資券者卽自坐不直

是一章今

卷二

十

不俟上于朝而遽斥之是也契不兩具卽謂之不能

舉契亦不治如春秋晉聽王訟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王叔奔晉是也是片言祇欲詞之半無論半券半契

總無折理惟子路明決間有以片言折獄者在他人

豈能之

馮文子曰呂刑云明清子單辭無或私家于獄之

兩辭單辭卽偏辭兩辭卽兩造詞也但券與契俱

有單兩故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

定是非此合券契爲言正義祇疏作券書則遺漏

耳按襄十年晉士句平王叔陳生伯興之訟是時

卷二

十

王叔之宰與伯興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既已

終聽兩家各有辨答乃使王叔氏與伯興合契王

叔氏不能舉其契謂不能具其辨詞之要于契是

既聽之後復有契詞總謂之獄詞折獄者必具此

乃全也且士句聽訟雖有左右兩家一語然未經

成獄而王叔奔晉此亦片言不能折獄之一証則

此經不惟有其義兼有其事勿妄解耳

片字據說文作判木解謂半木也故徐註謂片之

字形卽木字之半大抵質刑券契皆合木而兩分

之其所分一半卽謂之片則是片言者片中之言

而後始通作一言然史凡片言相合片言投契亦猶是兩人之言若合券契而後始通作一人之言即物之一片亦是諸物之半如李陵傳令軍士人持一半冰一半証作一片亦以分諸物為言而後始通作一物要其本義不如此

若折獄者以半言服眾則並無可據夫折獄之言即愛書也愛書無煩詞即微子路亦未有多其說者如謂折獄之時言語不多則苟能明決雖全言何害古但云為政不在多言未聞折獄貴寡言也如謂明決之至民易悅服故不待詞畢則聽折之折或謂為折

服之折經文實字皆嫌義矣凡此皆歷審之而總未

安者

子路無集解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

豫諾集註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

其諾也

集解與註俱意圓語滯而註尤難通解云不豫諾者

驟聞之雖似礙耳然正是全諾之意所謂不輕諾也

若註云不留諾則是暫諾而即已去而不留直毀諾

矣然且以不宿怨為據夫所謂不宿怨者謂消弭之

盡不稍留餘怨也今不稍留餘諾可乎

據其云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似謂言必急踐可置其

諾于不用故一如毀諾與不宿怨同則又悖理之甚

夫踐言者必俟其後事之至而後踐之故凡約信者

必曰他日曰世世甚有指息壤為誓以為將與此地

共終始者是約信之法原在緩而不在急况既已約

信則其勢有不能急者後事未至縱急欲踐言踐于

何所如謂踐言雖有時而意在急踐則從來重然諾

者必藏其言于百年終身不忘乃為可貴若不堪姑

待朝諾而夕思去之是輕躁之徒與平生久要者正

復相反且說須有據註既引尹氏說以春秋餘錄小

邾射以勾繹來奔請于路要盟一事為不宿諾之証

則試問子路當日曾盟與否曾急于踐言而一盟之

後即責其踐盟不問其有事于邾無事于邾而但濟

其言而不之顧否子路惟重信不苟然諾祗恐後日

將有變而寧辭弗盟而謂其急于踐言是不識盟信

之法且不識子路并不讀左傳全文實質而已

文輝曰引經須識經集註但引尹氏說據邾射要

盟一事而不得全文遂一往有誤據策書小邾射

以勾繹來奔乞子路要盟子路辭之魯使季康子

強子路而子路猶不許因以邾射不臣不當與盟

再辭之則是子路當日惟恐後事多變不能全信故不肯輕諾此正不怠踐言集解所云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實隱據其事而世不覺也集註不及也

但左傳記子路之言在舊解有難明者當季康子強子路使冉有謂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此原難解乃疏義曰子路謂魯伐小邾非已能禁將今已言不信故不與約則信不解矣魯伐小邾是為射往俄不惟不當禁且何得今已言不信此悖理之言予謂子路疑魯必不為射惡小邾即惡小邾亦恐不終惡將必有變故假正言以辭之謂魯伐小邾則不問所伐何事由死事可也若盟不義則不能也其曰伐小邾蓋陰指為射惡小邾也曰不敢問故即陰指為射惡不為射惡也但不欲明示其意祇曰伐其國則可盟其國之叛臣則不可此策書之最婉委有裁量處惜解者總未達耳蓋此宿字與宿怨不同宿怨是留宿之宿如論語不宿肉禮記君言不宿于家皆是也此是寢宿之宿如

漢志兵寢刑措蘓武傳霍光寢其奏唐裴度傳汲黯在廟淮南寢其謀皆是一是暫留一是終止此正言不終止耳

附章泰占筮

南人有言章亦有兩義集解謂巫醫不能治其人集註謂其人不可做巫醫曾以問先生亦云集解較勝已錄其語入臆言補中矣當時諸予者謂巫醫不治如無所禱不可藥尚有解執特作餘無解子曰作賓于王家則其太自做演也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則遣他人做君師以治其人也皆作也蓋先生引細衣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卜龜占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則知經原有明註不煩強解矣作立也作卜筮猶漢書乃建立卜筮人也餘見臆言補卷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老晴稿

逸講箋三大學辨業辨

嚴上樓宅中象明氏晦

詩鈞萬金較

先生以古本大學刻行人間雖未加訓註而大概立說總于格物二字三致意焉蓋吾李端受大學去至康熙丙戌先生子遠宗與同年馮文子祖名念從京師歸携其所寄書來中有大學辨業四卷係刻本則其所著書也其次則猶是所受古本而格物大指頓乖舊義同門發其書以為畔教譏然而

逸講箋

起先生曰安之此恒事也董江都亡後其弟子其說者惟東平羸生耳南陽尹敎初亦受歐陽尚書既改受古文而人不之怪予何人斯敢謂天下人必從吾說况吾于大學復舊本已耳原亦未嘗立說也又况李生非昨吾教者彼不過自返其初服而已當其不遠數千里踵門來謁似極有志第揣其意似欲挾其業師博陵顏元字習齋之學冀移易天下予乍聞其說四存編大指似欲呈其書而予遽阻之李生怏怏而退今所刻存性存學其二也既而從予受律呂受尚書受易及婚喪祭禮

幡然而改盡舍所學而從我然且講子文表其為人孝愨先生之墓中有孝愨與習齋學術相祖處請略為指出予文久行世可驗也豈歸一年而青來請業有云古本大學說格物祇量度本末似少實際堪擬以周禮司徒職三物之教當之似德行道藝較有把握恐大學教人成法只得如此此卽陰行習齋說也予隨答之云大學實際全在誠意觀古本于誠意章歷引諸經歸之知本則此紉熙敬卽是六德止孝止慈卽是六行尚安有德行道藝在誠意前夫不從古本則已既從古本則

逸講箋

本文自有物字物有本末明指明新若更添一物則仍須改補而後已三物與天下之物無異也其說折去已久今彼重理前說要其風習不能忘非有他故祇其中引據俱襲予證文一書而又不著所出且其說亦終有貽誤處恐他日不諒或以爲毛氏之學原是如此則不可不爲一辨若存性存學則習齋之書何與于我而須曉曉爲先生說如此時先生卧病遠宗與馮文子同發其書使宅中錄先生口語以示大意祇取意達不務周悉其後有辨六藝辨兩學二段實千古經術所繫

將附入逸講箋卷惟恐卒成就多有未經檢核
處須俟同人集草堂時再訂正之宅中識

大學一書是教人成法其法維何卽所謂物也其

物維何卽周禮三物也周禮大司徒職以鄉三物

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

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此

古聖之學大學之教也辨大學格物之物卽物有本

末之物物有本末之物卽大學之物或問

大學已有三綱領八條目十一名件乃又加德行藝

三綱領知仁聖義等十八條目合二十一名件于十

一名件之前古人無此教法後人無此學法世間無

此書

大學以明新爲物故于慮而能得後可直接物字今

以鄉三物爲物則于物有本末句將割斷明新得

而別起一物字其于大學全文已不相屬矣然且纔

出物字何以便有本末此本末從何處分出亦須早

作一理會者

大學原本無二物字物有本末明新是也格物卽格

此物有本末之物知本是也故其自釋格物節以自

天子至庶人至未之有也下卽接之曰此謂知本

知本

知本

此謂知之至也以格物是格明新格明新是知本前
後一串惟朱子以格物爲格天下之物與物有本末

之物有別故改此謂知本句爲此謂物格而移補傳

于其上今李生仍遵古本仍以格物之物爲物有本

末之物而又謂物是鄉三物則于所云此謂知本是

何物之本朱子改知本爲物格故可以格物與物有

本末分作兩物今仍是一物在格物中則以明新爲

嫌物而在知本中則又以三物爲嫌物本欲辨大學

而一物已不能辨如之何

況其所云鄉三物者非大學物也鄉物也周官地官

諸職以司徒頒物祇在鄉學而鄉大夫所頒則由家

而黨而州諸學皆用之然並無國學則據周官經自

言亦祇在鄉學以下而不在大學已可驗矣况三物

賓興非賓興于王而但賓興于司徒王制鄉大夫升

于司徒然後司徒又選之而升之于學是賓興再升

始入大學考之教三物時其于大學尚未能一涉其

地而謂此卽大學之物朱子改大學李生不又改周

官經乎

馮文子曰周官本不驗之書然先生言禮必及之

如大學問卷謂明德新民指作物有經據乎曰有

有

有

之周官鄉三物哀公問誠身不遇乎物皆德也易
象首出庶物即民也則三物亦明德稱物之証特
以此爲即大學之物則不可耳

遠宗曰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禮記儀禮周官經七
書總出自戰國而大中且直列禮記中何取舍
祇此七書彼此相証明則但當從其可通者况大
中禮記皆疑七十子所爲而周官以一人罕駁之
言乃欲執彼難通者以誣坐大學過矣

宅中曰以兩相不合之書而強爲取合則既失大
學又失周官經援天下以手援之者先無具矣

習齋見此書曰但當名儒者本業亦疑與大學有
不合也

李生自謂其言物即大司徒之三物言格物則學
習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物

之成法格物者即禮樂射御書數是也

既以三物爲大學之物而于格物則又減去兩物祇
以學習六藝爲格物之物更不可解揣其意必以爲
德行大物恐非誠意前所得格也然既引全物不得
遺大物而反取小物雖周官駢駁原有自相斂裂處

如師氏保氏皆虎門小學而師氏教三德三行于德
行之六各減其半而保氏專六藝則又增六禮之容
謂之六儀此正前儒所云資亂者然其于問得取士
日級給任恤族師取士曰孝悌睦姻至州長取士則
直曰德行道藝凡鄉學以下寧遺小物必不遺大物
而今盡悖之但知遵周官而于周官前後並不覓見
亦可惜矣况祇爭一物字而挪移遷變其矜用捉露
至于如此何苦乃爾

格物之物即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物而禮樂等藝
則爲此意心身家國天下之事

大學中物而學六藝之禮樂等必習其事

初以格物爲格鄉三物既又以爲格鄉一物今又以

格物是格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物則非鄉一物矣乃

又以鄉一物之禮樂等藝改爲意心身家國天下之
事則誠意以後六章所事何事試問誠意慎獨治國
藏恕平天下絜矩內可能撥入禮樂射御書數一事
否乎然且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大學現分兩太端而
此又改物爲事則愈變愈亂愈說愈通諸可不辨矣
宅中曰格三物可致知且能知至亦須有實義可
說乃辨義云三物既造其至則知無不致先生案

曰能不換義理而混圖說去亦強顏矣乃左顧云
 坐間能通其意否宅中曰不能德行道藝既進集
 至則不止致知然以為即此可知至則何者是知
 知何日至不可通矣且李生雖曰三物其格者止
 六藝耳朱子謂小學習六藝至大學而後使之知
 辨義猶深非之今習六藝而直曰知至知六藝乎
 知三物乎抑知大學之道乎先生笑而能又辨義
 云知本不可謂知至今凡讀大學者皆知修德焉
 本皆可謂之知至乎讀至此先生便起坐曰怪哉
 此謂知本此謂知至至此大學原文也大學自言
 知至而是人不知何也且大學不又云知所先後
 則近道乎凡讀大學者亦皆知先後亦皆豈可謂
 近道然而曰近道此則何解哉問之凡此皆置不
 錄者
 大學六藝是禮樂射御書數辨古人之教惟禮樂
 射御六藝之事存學六藝禮樂射御等皆修已治
 人之要務學規六經是古人誠列道藝之籍非單
 持書冊即為道藝也乃漢人以六藝名之殊為實
 亂聖門皆禮樂射御書數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
 二人學

乃李生受顏氏學墨守六藝謂古人只習六藝大學
 只教六藝已可笑矣乃又不讀書不知六藝名目所
 始反謂六經書冊不是道藝漢人以六藝名經即是
 實亂則自坐酒國安辨醒醉但予向有客問六藝者
 可備考驗姑傳示之稿載
 或疑周官六物非六藝果否曰吾亦疑之從來經傳
 並無有以禮樂射御書數稱六藝者考藝有數端尚
 書工執藝事論語吾不試故藝是技藝金匱多材參
 藝禮運協于分藝是才藝少儀問道藝學記不興其
 藝是文藝假曰才藝則論語再求之藝文之以禮樂
 世無禮樂是藝而又可以文藝者假曰技藝則玉制
 凡執技以事上者惟射御及百工耳古用官保氏掌
 虎門之學教以書計是書數且非技何元禮樂若求
 藝則禮樂有之射御非文事即六書是藝文所有然
 而楊雄書學作續集訓備六藝羣書之字是字在藝
 中而字不足藝至數則益疎矣是周官六藝通証之
 之諸經無一當者問考其實古有六藝家取先聖所
 傳經文而解斷之定之為大名曰六藝孔子經解有
 詩教書教易教禮樂春秋教皆指六經藝文為言准
 南泰族訓云六藝異科而同道經解六教是也但經

解其夥合孔子前後各有所遺劉向曾校其簡編令其子歆解成之名六藝略而班固作藝文志尚得核其數目有云凡六藝一百三十三家序為九種其說有三千一百二十三篇此在周秦間歷歷相傳口可指手可解且有編冊可指數並非儒者一言可以彼我各見爭是非者乃據周官者誤以孔門弟子身通六藝為通此六物之証予徐考之孔門六藝正是六經孔子世家明云孔子成六藝追述三代之禮反魯正樂序書傳刪詩三百五篇讀易其在禮樂原有之然並無射御書數技入其內故又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謂通四經者多而並通六經者祇此數也故論語游於藝舊註謂六藝之文以涉其篇帙曰游向非文何涉矣世家謂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皆折中于孔子謂論說六藝之文慮有偏僻故折中苟非文何折中矣儒林傳云至秦之季世燔詩書六藝從此闕焉亦惟文可燔非文則何燔矣是以漢世極重六藝凡言詩言尚書言春秋言易丞相御史諸與博士議置弟子五十人考受業弟子能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缺不能通者罷之且直條其例以六藝先立五藝曰樂以和

神曰詩以正言曰禮以明體曰書以廣聽曰春秋以斷事而總以易為之原古之學者三年而通一藝自十五入大學始至三十而五經俱立謂之五學至更進以易即謂之身通六藝謂之六學則是六藝即大經身通六藝即通此六經之學漢儒林傳所云博學乎六藝之文淮南王術訓所云孔丘通六藝之論曰文曰論明明指定此實先聖先王及周孔教學成法與論語雅言詩書執禮典詩立禮成樂王制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子思謂夫子之教必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無不相合自鄭康成與林孝存爭周官得失偏袒周官謬于少儀問道藝學記不與其藝凡六經藝文之藝俱註作周官藝物之藝遂至干載駭亂以致魏晉論六學開及六物徐幹作藝記一篇且直以六物實之而唐宋後儒則但知以六物為藝而并不知有六學之藝此實學術明昧一大開會不可不察也

馮文子曰春秋以禮為天經地義而樂記謂作樂應天制禮配地天下無配應天地之經義而僅僅以藝物名者故射義天子以射進諸侯卿大夫士因而飾之以禮樂則禮樂是文藝之具與論語同

是以禮運謂禮者本于天殺于地達于喪祭射御冠昏聘聘則禮達射御安得有禮樂射御並列之事

宅中曰射御自不當與詩書禮樂等古成童即學射御然亦有不能者孔子曰上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若詩書禮樂士可辭不能乎

文輝曰五御已絕原可不用若書數則附庸以後尚置書學算學然亦學士所不習其所習舉業祇試經帖經諸經學耳

丁丑歲重如浙至杭州旅次晨興忽解物即大學

通講箋

十一

中之物格即可如程朱訓為至即學也格物致知為學文誠意以至天下平為約禮

序自

說經須一定豈可依循再三朝更暮改至于如此初以三物說大學尚有物字可依傍今依傍俱斷矣原其引三物據六藝與此比博文約禮雖闢撞不一而總是一意其生平自恃不過讀經數篇講禮數則以為學在是矣乃歷觀古人為學次第如大學明德新民中庸成己成物論語志學而立孟子善信美大並無有博文約禮四字入節目內計惟大學一書庶可攬入因力求物字相同處以冀乘間及得周官經三

物便拳拳勿釋而實非其意何則以六德六行尚與文禮有分殊也因降三物而專以格物屬六藝其微尚已稍露矣至此則和盤托出直以文禮配大學以為得計而不知周章倍甚蓋私意勝而所見不達故求合而愈離也

問嘗推朱子改格物亦無他意亦祇以北宋儒者全尚虛無至私淑伊川稍事博習而核之古學又往往不驗因改補大學其病與李生正等而特是朱子尚曉本末尚不敢遺心意而專事文禮雖改格物而誠正太節猶依然也今李生蒙龍冒昧妄挽其事于大

通講箋

十二

學之內且以格字解至字似大學教法並無次第并無義正傳齊諸節目祇守六物而大學已至其病在改本下矣乃其立說則惟恐文禮無著落一則曰禮樂何用再則曰何時學文禮殊不知文禮自有一節自自有學處不必急也論語曰弟子餘力則以學文是少亦學小學亦學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壯亦學大學亦學也故賀慶先生授大學謂博文約禮雖在大學節目外然實在大學節目內自明德以至新民誠意以至平天下何時不常學文禮亦何事可少文禮其在內則則學樂誦詩舞勺舞象

雖屬幼儀然而博學無方卽三十猶然也其在王制
則春秋教禮樂冬夏教詩書正大學所有事也至于
學記則自離經辨志小成大成以至近悅遠來皆有
年限以記之經文明曰此家塾黨序序國學大共
之教法也是博文約禮自有一節自有一次第何
歛于大學而必抄曲探直以強介之大志學而亦無
正心誠意不爲廢大學率性達道無善信美大未嘗
却孟子也朱子與李生總不達耳

是以鄉國大小建學不一卽四書大經其言學亦不
少總得以兩學概之一是忠恕一貫之學名之曰道

通講義

十三

舉大學明新中庸性教孟子獨善兼善而皆合之聚
矩致曲反身強恕之中誠意誠此率性率此存心養
性亦存養此論語云君子學以致其道此卽道也一
是多識一貫之學名之曰文舉大易學聚問辨尚書
學師古訓禮記春誦夏絃冬書秋禮而皆合之多識
前往多聞建事多學可述而皆立乎禮之中以此畜
德以此節性卽以此措之三王四代先志正業之事
論語君子博學于文此卽文也是此兩學者一在德
行一在文學其科不同或爲性天或爲文章其所造
亦有異然而學事雖殊爲學則一學道此學學文亦

此學自河同在地流與時無或礙也一人兩學亦一
時而學時時可學道卽時時可學文日月方並行明
者作儒知文而不知道而凡言道者則又依同彼此
而不識要領乃不諒之徒且欲舉兩學而并亂之聖
學從此岌岌矣予久擬明此而遠巡老去乃不意于
此際得發其概此實內外交脩體用並立千古未經
道破一大學則凡學人皆所當講明者餘見予大學
知本說卷

附馮文子箋

通講義

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四術卽四教總是詩書
禮樂其名術者以藝卽術也古以文爲藝亦以術
爲藝故經曰經術學經者曰學術四教稱四術與
六教稱六藝正同

逸講箋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所論而其子及門人編錄之上卷爲章
世法所錄乃所講孟子不動心章之稿第二卷爲
其姪文輝所錄乃所講論語問答第三卷題曰大
學辨業爲樓宅中所錄大學辨業者奇齡門人蠡
縣李塉所著塉初師博野顏元旣而舍之從奇齡
後撰是書又兼用元說故奇齡惡其叛已而攻之
大抵皆詬爭之言也以錄其叢殘之稿故曰逸講
中雜門人子姪之附論故曰箋焉

中庸說五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中庸說五

卷》提要

西河合集

中庸說目

卷一

天命之謂性章

子曰中庸章

子曰舜其大知章

子曰回之爲人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章
子曰道之不行章
子曰人皆曰章
子曰天下國家章
子曰素隱行怪章

卷二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君子素其位章

子曰道不遠人章
君子之道辟如章
子曰舜其大孝章

卷三

中庸說目

子曰無憂者章

子曰武王周公章

卷四

哀公問政章

卷五

自誠明章

其次致曲章

誠者章
仲尼祖述堯舜章

惟天下至誠章
至誠之道章
大哉聖人之道章
詩曰永錫尚綏章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陳明較

中庸說

中庸一篇漢劉向輯入禮記中而馬融鄭玄編之為四十九篇之第三十一舊傳為子思作唐陸德明釋文謂孔子之孫子思作此以昭明祖德是也但其書舊已專行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隋書經籍志有中庸講疏一卷為梁武帝所撰今不可考矣特當時輯經者曾抽大學中庸二篇并論語

卷一 中庸說

二十篇孟子七篇合稱小經而有宋因之遂改名四書然自鄭氏註大中何晏作論語集解趙岐註孟子外無有作四書傳者唯朱子元晦撰大中二傳名為章句又作論語孟子二傳別名為集註原分兩書自元仁宗朝創入比法用朱子章句取士直刪去禮記中二篇而僅存其目且合朱子章句集註為一書而於是舊文舊傳皆茫然焉先生歸田後擬註四書而冉冉不逮至兩遭大病首丘念切因葺城東舊草堂而還棲其中足痺不外出口語法法痛故友淪亡無可語者會會稽章泰占以

嗜血從白門還與同邑樓象明家充有甫作主客而嘉興陳自會杭州朱鹿田並相過問因于早食之頃請先生略說中庸而象明泰占皆各有質疑并各記其語顧記紙零落棄置篋中又一載餘矣按中庸本言道之書然下學始事與神聖極功皆在其內鄭註固駢駁而章句支離專以配合為能事其于聖學與聖功並未指出先生云道必成于脩顧脩其名也慎獨者脩之實也然而何以慎之大學慎獨在誠意中庸慎獨只在誠身誠意者好善惡惡不自私自利以怨為主故曰有諸已求諸

卷一 中庸說

人自藏恕以至聚矩聖學與聖功無兩事焉中庸亦然慎獨誠身亦以忠恕為下學始事乃自明善擇善不自私自利以推極于至誠至聖成已成物即是極功故大中開手皆曰慎獨去私利也因之論語之忠恕一貫孟子之強恕而行萬物皆備亦無不彼此相証顯然言下如此則何必以主靜主敬格事物致良知紛紛聚訟張南士先生嘗云生平讀四書並不曉聖門下手工夫端在何處大學慎獨祇誠意可端一以行而中庸必以靜存動察分作兩層誠不知顯微相接時頃刻兩功作何下

手仁和王草堂嘗欲輯大中雜說為章句所不合者擬勅成一書上應

明詔而逡巡不果會

天子南巡儒生有學者多獻經說即崑山徐氏經解數百卷總收入祕府其廣大不遺如此因于朝行在還時復理前事與泰占象明記先生所說略存其概以留講會之一綫特中庸禮書其中言禮諸章先生另為說以為中庸言道猶五臟也其言禮猶四肢也未有四肢不識而反能識五臟者因別錄二卷今并輯入合五卷雖中庸有說有講二書

中庸說

三

并亡今不名講而名說者曰偶說及之耳講論者有待之事也遠宗識

章大來

樓宅中

朱

樟

遠宗

陳佑

文輝

克有

遠宗

延廣

中庸

史記子思作中庸

中庸言道之書也

中庸本禮記之一故其中多言禮如發皆中節無過不及皆禮

意也至無憂達孝三章及禮儀威儀愚而三章諸章則專言禮矣要之禮皆道也道以誠為本為用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說言道本乎天而成乎人也其後以性教分誠明為

皆本

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此即天命之性之解也但性本自然而命為天所付授未免有質愚吉凶參乎其間故合言之可稱性命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分言之則性是性命是命易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是也此以性屬命則正鄭氏所謂合言之者若章句云性即理也則不特古無此訓即易之窮理盡性明分兩層者亦說不去矣且其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理而理亦付焉亦似雜出不倫左傳天有六氣降而

中庸說

四

生五行至于舍生之類皆感五行生秉性人獨異其氣之秀者故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也又曰人受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而後別乎禽色以生是人物之生皆感天氣而人獨秉天心與天德而受以為質所謂天命者命以是矣今乃離理字于形氣之後而曰亦付毋論理不是性窮万物之理原非盡性即使理果是性而乃質既成而始付以性則生理絕矣且天下惟理可生形道可生氣未有形氣具而道理反藉之以生者也又且人有天德物無天德犬之性非人之性子思說此

爲人不爲物卽或六氣五行人物所共而成性以
後爲道爲教則物不得與乃初以性爲人物之生
既以道爲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終又以教爲因
人物之所常行音而品節之試問牛犬率性何便
是道且牛犬當修道耶
性合人物必誤認盡已性卽能盡人性盡物性耳
性若生也我能盡天之所生此中有天心有天德
人物能盡天之所生則祇得遂其生氣已耳觀下
文以贊天地化育爲盡人盡物之極境則盡人盡
物不過助天地生育並非命性率性之性此則本
文可明証者蓋以我盡人物性止得如此假使人
之中亦有能自盡其性者則堯舜之下自有禹皋
何必待至誠始盡性乎
章句盡物性節有物性亦我性語此是大病佛不
云犬子皆佛性耶
爾雅率循也循性行之便是道舊語謂木神則仁
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此必古
道經之言按周禮以天爲神火神金神猶火天金
天也天以五行爲德而人稟之卽爲性如乾有元
亨利貞四德而人得之爲仁義禮信之四性此易

晚也乃率此四性則體人長人利物和義嘉會合
禮貞固幹事但從仁義禮信循行之而俱當乎道
此實詮率性之明可據者若夫教則卽以此道修
治之而盡人盡物形著動變之大化由此興焉
以道自脩卽以道立教聖學聖功並無專已者此
卽大學新民中庸成物也然修外無教教外無修
新民在明德成已卽成物也
附說遠宗曰道不是路是德之見于行者故天有德中
庸建天德是也性卽是德中庸性之德是也道藉
德以行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也故古記
五帝三王之德者皆稱道經荀子以人心性危十
六字爲道經之文則道自有正解孟子以人路解
道此曲譬非義訓也且命亦不是令孟子分明云
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則示字卽命字之解觀其
不見夷子不親告以語而曰命之可見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附說然則脩道可緩乎不遠人皆本此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說不惟暗閉當慎卽不暗聞亦當慎所謂不須臾離

也人祇謂不睹不聞獨耳隱微耳而其為顯見其
過于是則卽此隱微顯見中有實義焉所謂誠也
故當戒慎恐懼也此修道也其後費隱微顯誠不
可揜明善誠身皆本

大學慎獨是誠意此慎獨是誠身總一誠字故後
以誠者誠之者極言之

戒懼慎獨不分靜存動察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
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是情性可分動靜未有
同此率性而已發未發之頃有界盡者且不睹聞
是微隱卽是獨無兩時兩地戒懼恐懼卽是慎卽

中庸說

七

學者此際亦並不當有兩層工夫可容首鼠也大
學心意與中庸性情雖有異名而工夫則只是慎
獨其在誠意則祇一察意而不藉靜正但存心卽
心正矣本文以心在爲正心可驗也此以動爲靜
也其在率性則祇當存性而並不察情但謹獨而
無餘事矣繫詞所謂成性存存千文所謂性靜情
逸皆可驗也此以靜爲動也此際動靜大須體驗
蓋心統性情而心性所發則意先而情後意獨而
情衆意在中而情見外意爲戒懼恐懼之所及而
情爲戒懼恐懼之所不及故大學誠意功在心先

而忿懣好樂爲心之發用則直在正心之後此卽
喜怒哀樂無功夫之明驗也是以性情心意同一
體用而以心意言則心是獨意亦是獨以性言
則性是獨情不是獨以喜怒哀樂必將衆著也以
心意言則心是中意亦是中所謂誠于中而以性
情言則性可言中情不可言中以喜怒哀樂未發
是中而發而形外卽將達之天下也况儒者用功
貴在實踐洵曰門面輒曰動察動察焉知有察不
得者張仲誠曰喜怒哀樂一察便爲幾見察喜尚
能喜察怒尚能怒者夫子哭顏淵不知爲慟過舊

中庸說

八

館人之喪則一哀出涕是聖人並未動察而以此
直捷要功分作兩概東走西顧此豈學者入門時
所宜有乎

就附

遠宗曰慎獨只是誠誠只是明善擇善與大學之
好善惡惡本是一致但心性在中發爲情意有何
當慎其所慎者不過此顯微之際自私自利之一
念耳此與忠恕之不願勿施至誠之成已成物盡
人性盡物性前後針鋒的相對卽此是誠卽此
是中是道知此則子曰一貫會子曰忠恕子思曰
忠恕達道不遠于聖相傳在目前矣

樓象明日戒恐至不睹聞正不可須臾離之意故
接是故字莫顯莫見正戒恐不睹聞之意故又接
故字此明是一串安得以動靜分作兩事

陳自會曰篇首之不睹不聞即篇終之不見不顯
不動不言皆祇有靜而無動以動即在此靜中無
二致也故中庸言道歷見費隱微顯諸字而及其
統結則既以知微之顯為入德始事旋以無聲無
臭為功化極境聖學與聖道可兩視乎

章泰占曰顯見不是睹聞謂此不睹聞時其顯見
于此耳若認作動則真睹聞矣禮記三慎獨只是

一致大學以動為靜中庸以靜為動禮器則專主
于靜德發揚朗萬物以多為貴故君子樂其發也
德產之致也精微以少為貴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獨與發對精微與發揚對要只是一靜耳

王草堂四書集註補遺昔呂子約問朱子云戒慎不睹恐懼
不聞即為謹獨若分作兩事毋乃破碎支離之
甚耶朱子答以若同為一事其言何必若此之
重複耶余謂不然若嫌此重複則道也者不可
須臾離也一語足矣何必又言可離非道也蓋
反言以決申言以明同此義耳豈重複乎况朱

子以前即宋儒亦有是解如程伊川云耳目
所見聞者為顯見所不見聞者為隱微類

遠宗曰大學兩慎獨初以自欺自憊明其故繼
以誠中形外又明其故然又以十目十手申言
之如此者尚不是重複不是誠意外別有一事
今莫見莫顯猶之十目十手也低以此八字接
解成懼不睹聞之故極其單逕而以為重複有

兩事不特有礙聖功將大學中庸判作門戶即
六經文義亦大周章矣然且致中致和節節分

配此亦破碎支離之至不能盡辨者觀者即以
此類推可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

地位焉萬物育焉
說道既修則內本于性而達之為道其在性則充實
內積不匱不溢不謂之性而謂之中以慎獨之後
明善擇善中有所主也其在道則節文外著不流
不倚不僅謂之道而又謂之和以明進乎誠推已
及物無所違戾也蓋中則建極在我可以立天下

之本則本乎天而成乎人可以達之為天道為
人道而從此而推極之則以之參天地贊化育盡
已盡人成已成物皆在于此此中庸一書之領要
也

其後大本達道至誠至理川
說附 遠宗曰心之正性之中皆存在之義以未發即無
所也

又樓象明曰中庸之中然包有誠字禮器因名
由升中于天言升誠意于上天也中者誠也

又章泰占曰喜怒哀樂為性之所發即六情七情之
約舉者但性發為情與性率為道何所分別賀瑞

中庸說

十一

謂性之有情譬水之有波金之有環印子謂性體
比水波極當以靜時是水動即是波譬無間也若
銀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銀印則正可作性道
之譬道雖本于性而別有作用質雖同而形已變
矣

又文輝曰此達道是脩道之道非率性之道以發肯
中節必有人發之中之非虛舉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
而時中小人之下焉此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說蓋中和者中庸也和者平也詩終和且平陸法言

切韻以庸為平和之善人而作廣雅者直釋和為
庸則中和為中庸矣子是以中庸名篇而微引夫
子平日之言中庸者以證明之自此至唯聖者能
及中字並無以知

說附

遠宗曰庸本是用字說文訓庸作用即鄭註禮記

篇目猶以記中和之用為言見陸氏釋文然而經
文有庸德庸言即此庸也故鄭氏註君子中庸又
曰庸常也以用中為常道也則既用又常前後義
出不知和即是庸以庸為平常則平又即是和中
庸與中和庸德皆通達矣若如鄭所云則堅據用

中庸說

十二

字而于和義反不曉總是誤耳

說惟君子時時得中不須與離也小人無忌憚不戒
慎恐懼也據此則隨時處中亦非本義

說附章泰占曰君子而時中惟君子而如此而是轉刻
非進詞與文言龍德而正中語同若謂君子又時

中則論語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謂君子而又不
仁無是語矣

又樓象明曰禮註謂子思作中庸以昭明祖德故以
仲尼始以仲尼終但仲尼本是字而後改作諡樓
弓哀諡孔子曰尼父是也俗謂孫可字祖弟子

可字師亦非是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說夫子有言中庸是至道然修亦匪易也非至故鮮能亦非至

能可見

遠宗曰蒙引謂章句民不興行專指小民豈聖人

但以中庸之德責之在下而不責在上之為民喪

者民字當作人字兼上下言不知民只是民為得

改人字以兼上下此民不興行不過嘆道之不修

而修道為教則教道者亦從此可見耳

又曰俗說民人與知愚賢不肯小人皆不能中庸

中庸說

十三

而惟君子聖人能之似有串合然微引子言但通

有中庸字者便取以為証並無聯絡併串之意如

此則絕去輾轉天空地曠矣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肯者不及也人

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說夫子嘗言道之不行不明皆由失中則中庸之為

中概可知矣蓋中在中節中節者無過不及之謂

也

道之不行接以知愚道之不明接以賢不肯似有

知行交互之意故章句謂不行由不明不明由不

行實則道其不行矣夫未嘗由不明而人皆予知

擇中不守則恰與由不行故不明相反聖言平順

豈宜狡獪而又背謬如此此但以行道明道分言

之行道者猶中庸言率性在修道也此專以行言

也明道者猶中庸言修道在教道也此不僅以行

言也但行道須擇中故曰道之不行由不知中也

孟子謂知譬則巧其中非爾力則中全藉擇取故

在知一邊而無如擇中者之難也若道之不明由

不能教中故在行一邊而無如賢與不肯俱不能

中庸說

十四

守中非過即不及焉能明道此以行道明道啓下

文擇守中庸之意蓋行道是修道明道是教道行

道在知明道在行行明非知行而知愚賢不肯始

是知行兩下截然並不交互若謂既有知行定當

有勇則後之夫婦與知與能聖人不知不能從不

及勇可驗

附說

遠宗曰知仁勇三者非子思自言如性道教顯微

中和等不過引夫子答哀公之語而旁及之焉得

豫抽此語立作綱領世無綱在日後領山嶽下者

况其中分配不能盡合如以均天下為知辭爵祿

爲仁索隱。遁道爲知半途。遁世爲仁。但初由直。多心。勉。何如。依文立義之爲愈矣。

人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人未嘗不率性而修道。

而教之者之寡也。道之所以不行也。

孟子曰。孟子口之于味。有同嗜焉。豈有飲食不知味者。此知味與知音同。不但知得而已。故舊註。

引晉書。謂如張華。辨鮮師。贖別。薪荷。郎爲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雞如樓半。露食。鵠知色。黑白類以証明中庸之難。一如辭爵祿。蹈白刃。借端相形。甚是有見。雖此非要義。然人不知味。亦殊礙理之語。

中庸說

十五

而舉世無聞及者。因復識此。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爲舜乎。

說夫子曾言舜能用中。大知非知者過之之知。亦非知仁勇之知。觀其不及。賢仁

見可

遠宗曰。擇中須知若教以明道。則非大知不可矣。

用中卽明道中事也。

又樓象明曰。兩端。注是過與不及。若衆論不同。則

衆端矣。如謂卽首尾舉兩頭以見中間。則首者端也。尾者委也。尾安得名端乎。

又曰。隱惡揚善。則人言俱善。又安有過與不及。此如棘子成之言。雖君子而偏于質。宋牼之言。雖大志而偏于利。類。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說子言凡人能擇中庸。不能守中庸。此明言能知不能行。故。

遠宗曰。予知。非不知者。故能擇中庸。何以罟獲陷阱。全不知避。不知此予知中。亦有知得禍福之意。

其所不知者。獨避耳。故曰。知禍不知避。

中庸說

十六

又章泰占曰。晉書。二物。晉綱也。尚書傳。謂獲是捕。獲。

機檻。陷阱。是一物。周禮註。穿地爲阱。以禦獸。起。則陷。故謂之陷阱。

說期月不是。匝一月。期是復時之名。故論語期月解。

作周一歲之月。言自子月復至子月也。若一月。則何復時之有此期。是一月尚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是一歲名期也。左傳叔孫旦而立期焉。是旦

復至旦。故一日亦名期也。期月者。或一日。或一月。猶論語日月至焉耳。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

弗失之矣

說子言回能擇守中庸

說宗曰中庸亦只是善故後曰明善擇善與大學

誠意正善正同時此是修造要功拳拳服膺即成

悔也擇乎中庸得一善而弗失之即擇善而

同仇之也後章不變遷至死不變遷世不見知不

悔皆做此然則用中以明道又不必言矣

陳自曾曰拳拳服膺言堅持也服膺即書言保抱

之意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

庸不可能也

說誰則能行道以擇中明道以守中者

附說宗曰天下國家可均三句固不當分貼知仁勇

即謂三者俱倚于一偏亦未是堯舜治天下夷齊

遜國比干剖心皆一偏乎特是三者固極難三者

欲得中則尤難耳既舉此三者則中與不中當即

從此三者內見得豈可謂三者皆偏而獨空空有

一中是不偏者此中須有著非汎設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

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不而

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遷焉強

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說夫子答問強亦諄諄以中和為言然則中庸之擇

守當何如哉

附說宗曰夫子偶論強而作中庸者引此可以証修

道之功謂擇善能守服膺勿失必藉強力堅持之

然並不是勇勇者責往之稱以振作猛奮為訓此

正左傳所謂一鼓作氣再易衰竭者與強之不流

不倚不變正自相反蓋勇是不退讓非強固不拔

之謂也

說後哀公意明出知仁勇字而雖乘路強

尚不得以強字誣坐勇字他可知矣

又據象明曰矯即強也荀子事群臣百吏而相與強

之曰矯君矯矯通字即堅持之意

又陳自曾曰老子以慈為強與南方同稱則衽金革

席禮俱有之不必聚訟若不變遷作不變未達則

與國無道不變何異廣韻寒滿也毛晃韻充也不

變寒言不為充滿所變似于固有道有正解耳

子曰素一作素通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勿為之矣若

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

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說維子有言素隱者不擇中遵道者不守中惟君子能擇中守中以固用其中則君子而聖人矣

附說遠宗曰歷引子言總只証君子中庸四字蓋以修

道之教惟君子能慎獨君子能戒慎恐懼也然而非聖人不至此故後言君子之道即至誠之道至

聖之道而末仍以君子之道君子不可及君子不

動而敬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終之謂惟君子能盡中庸之道也經文眼目不過如此若君子居之君子遵道則又儒者遜稱不同

中庸說

十六

又橋翁明曰素舊通儀向也司馬法攻其所像謂攻

其所向故鄭氏謂身向幽隱而所行怪事豈君子所當為與遜世不見知反觀自明若班氏藝文志

索隱行怪則直改求索之索矣索須改經字且中

當再

又文輝曰既依中庸雖沒世不悔非謂所行平常必致遺棄也謂守之勿失如是耳易遜世不見是是

兩事此不見知即遜世中事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老晴稿
張希良不紅
陳元龍廣慶

中庸說二

君子之道費而隱

說自此至哀公章子思又自啓一義而歷引子言以

明之篇首原言修道者合微顯隱見只慎獨以進

于誠故此又申言中庸之道謂道本費隱有顯見

有隱微君子就其顯見中第致其道之在已者顯

誠見焉由不遠索位卑遜以至誠不可揜是也且

就其隱微中并致其道之達天下者而誠之功用

亦見焉由大孝作述達孝人存政舉以至明善誠

身誠者誠之者皆是也然則性與教總在誠矣

不睹不聞莫見莫顯言無時無地不當修道故慎

獨以求誠耳此即言道之得達惟無時無地不

道故此中有誠所當慎獨以求之是以莫見莫顯

但言求道在顯著處而不知道原有是顯者者即

謂之費不睹不聞祇言求道在隱微處而不知道

原有是隱微者即謂之隱但求道始事由已及人

治人達德達道而總要歸于一誠實費而隱故下
學入德知微之顯隱可達費而至于上天之誠無
聲無臭則功化之極一似由著而返闕由顯見而
歸隱微所云費而隱實有前後通貫篇首至篇終
無二致者特隱不是體費不是用假以不睹聞為
體則睹聞是用世無此理若以無聲無臭為體則
但言治化之神不由聲色未可謂不聲色即是體
如言天有主宰不在蒼蒼未可謂不蒼蒼即是天
也

況此費隱與鬼神章微顯兩下照証而章句于體

中庸說

用二字究不分明天微之顯未嘗明註曰微是誠
是體顯是不可拚是用而于總註則又曰不見不
聞隱也體物而不遺則亦費矣夫不見不聞猶之
不睹不聞有何體在體物不遺則實有體字實謂
鬼神之誠為物所體而反屬之用已抵牾矣乃其
註不見不聞曰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而至于誠
不可拚則又曰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是體物不遺
正是陰陽合散之至實而為誠者而乃謂不見不
聞是誠是隱是體物不遺是不可拚是費是用
不幾前後自相鑿乎

附說遠宗曰費隱固非體用然謂所言皆費而所以然

皆隱則亦非是先生嘗言戰國辨士每言三耳三
足以耳目手足祇是一物是形下之器必有所以
行所以聽者故變而為三其一一道也今朱子云形
上之道尚有所以然則四耳四足矣且說需可通
道在甲過而猶有所以然在甲過之內道在忠恕
而猶有所以然在忠恕之內其可通乎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
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
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

中庸說

三

說與知與能天地之大費也不知不能與人有所憾
隱也

附說陳自會曰至周到之稱

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
云鸛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說卽以君子之語道觀之語大耶則莫能載其所
語之大以其費也語小耶則莫能剖析其所語之
細以其隱也

附說遠宗曰語大語小不是凡言道之大小謂君子語
如是也莫載莫破亦不是君子之言不能載之破

之謂君子語出而天下之求道者又如足也如是則君子天下字有着落矣

說詩不特謂道乎為魚小物耳正一居乎上一躍乎下則以顯著者言之上下無非道昭然見一何明察而以隱微者言之道何以在上下亦微亦彰正後在人隱度之間蓋以察為著亦可以察為察所謂費而又隱也此兼言之也

費者散出之也隱者微也但爾雅訓隱為古毛晃增韻亦訓作皮如隱田隱物之隱此仰治亂曰亂察隱曰隱亦相因轉見之義故此察字自當作審

察解謂即此是隱即此是察故道之費在此其隱亦在此

樓象明曰旱麓頌文王作人之詩為飛吟考士遠去魚躍喻髦士獨留此是詩說今解本詩亦即以中庸之引詩者釋之似文王道教昭著乎天地之間失經旨矣

章句引程子曰此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按此本松溪無垢子心經註云既不着有亦不滯空活潑潑地又宗杲云不用安排不假造作自然活潑潑地故楊升菴云僧家

語錄有頂門之竅露堂堂脚根之機活潑潑透此語就經而可有此昔有人問尹和靖云程子所謂活潑潑透不知當時曾有此語否和靖云便是學者不善紀錄故有此是程子此語當時固已疑之即和靖親炙程子亦不放阿好直云紀錄之過且程子原文尚有會得時活潑潑透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魂則直是禪門案句其云弄精魂亦出自波羅提文朱子既已刪弄精魂句而必以活潑潑透四字為子思喫緊為人之語不識何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說總言中庸之道其費不遺細而隱不軼大如此此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政而止

說此下數章皆襟引子言以申明道之顯見而在已者然而慎獨之要功在其中焉道原不遠人顧人之為道亦不可遠人夫所謂人之為道不遠人者非謂此人為道與彼人不遠也

又非謂以我之爲道教人之爲道不相遠也謂人各有道其在平人者自不遠也故以柯伐柯終是兩柯以人治人終是兩人雖伐柯之則欲其改物修道之教欲其改行然改而已耳未可謂不遠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于人

之在已之一心其所云不遠人以爲道者無他忠恕而已蓋忠本無私原卽是恕而恕以及物亦只是忠故曰忠恕無兩心人已無兩事祇此不顧勿施而道之不遠卽在是焉盡人在盡已成已卽成物也所以教道必修道修在已不必復教在人也遠宗曰中庸言性情不言心意惟此與大學有緒已求諸人誠恕而喻人俱合始知論語忠恕孟子強恕所謂千聖百王合一之道端在是耳樓象明曰施諸已二句與下節所求乎子四段俱

只恕字然忠在恕中字詰忠作厚解恕作仁解總無私之義惟程氏伊川改作自盡爲忠推已爲恕直分兩義而字詰爲之一變按論語曾子一貫是忠恕而子貢一貫只是恕且以不欲無加能近取

察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七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說所求未能治人須自治也慥慥誠也

遠宗曰有餘不足竟坐分言行亦無憑據徐仲山先生謂此兼言行言卽通與不及也言行有不及不惟行當勉卽言亦當勉言行有過不惟言不盡卽行亦不敢盡然且言行必相顧不使偏倚此庸德之中也既無過不及又不倚也先生嘗有此然說又不用竊記此以備參考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說行素不願外即忠恕自治之事苟非正已而自得

不能行此故末以反求諸身結之章句以後飾分

舊本以上位下位承素位不致不

素不是見在從來無此解惟釋氏三心有見在過

去未來備者解經不宜有此按提服小記註有素

無服素行服語素猶本也謂本如是也儀禮喪服

既練飯素食註素猶故也謂復故常時所食也則

素位者即本來故有之位中庸之所謂庸孟子之

所謂故總此義耳

中庸說

素貴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

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

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

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

微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曰

射者冠之行遠自

說素患難作平素解世多未喻先仲氏曾講學龍山

謂位分無三心只有兩地兩地者一已然一未然

也素位是已然事願外是未然事或曰不然已然

在富貴貧賤容有之若患難必偶爾相值安得奢

已然者曰然而已值之矣已然矣此如論語遠人

必招而始來然既來之矣已然矣孟子放豚亦放

而後歸然既入其室矣已然矣故夫子雖值患難

或絃歌或微服必求解免然而子路慍見便是願

外夫子告以固窮便是守素是以大禹入裸國裸

而入衣冠而出此偶值夷狄而不失偶素者箕子

以文治朝鮮泰伯端委治吳則又久處夷狄而不

失久素者要皆已然也

章泰占曰素是平素與見在相反君子守常正恐

有觀觀一旦之事若隨在易行則田舍翁多收十

中庸說

射事宜易矣章句于問強章曰不變未達不變

平生見在耶抑平素耶

又遠宗曰居易亦處常之義易平常也

又陳自會曰正鵠皆為名鄭氏謂齊魯間以題肩為

正正鵠而鵠小皆難中之物故射侯用之則正鵠

本射侯通稱若舊註謂布曰正則繪五色于布間

而以朱居中為的正者朱青之轉也且謂大射張

皮侯則棊枲賓射張布侯則設正各不同

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

說邇邇即不遠即素位即大孝繼述達孝諸庸德然

而誠在其中焉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

宗家樂爾妻綏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說常棣之詩周公痛兄弟之變而借宗卿燕同族兄弟以寓哀思之情故云雖妻子好合如琴瑟亦必兄弟既翕和樂之甚而後可以宜妻子樂妻子以兄弟翕而妻子遠也此遠之必自乎邇也翕作聚解耽者樂之甚國風士之晚今古五倫只父母兄弟子無夫婦以兄弟天合夫婦人合故也

中庸說

附說遠宗曰孟子男子有室女子有家國風宜其室樂

皆指妻子言綏子也正義曰於人則妻子為綏林哲子則綏戮汝於鳥則華尾為綏左傳以害鳥類是也實則華尾亦妻子生育之義

說父母其順爾與詩不屬今只作孔子讀詩之言講至此而始足以順父母也以妻子兄弟卑而父母

高也此高之必自乎卑也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

問體物而不可遺

說此以子言鬼神之費隱証中庸之道之費隱鬼神之誠証中庸之道之誠實則鬼神即道也易以陰陽為鬼神而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鬼神者固道之體天以育物者也但不稱道而稱德者以體天是道體天而育物即是德蓋天以生物為德有註體作生解能以天為體而生萬物則道見乎德故曰德盛此猶祭義以因物見則為鬼之盛神之盛之意特是德不可勝仍當于微顯中驗之所謂費隱也如視不可見聽不可聞一何微隱而乃以無

中庸說

體之體育物不遺則正隱而見微而顯者將中廉之位天地育萬物與易之陰陽合德剛柔有體于以體天地之撰而通神明之德皆此謂也故此言德盛後言誠不可拚誠即德也不可拚即盛也天以生物為德鬼神以體物為德至誠以成物為性之德

馮文子曰鬼神德盛即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體物不遺即神無方而易無體曲成萬物而不遺也皆道也則皆德也

下則顯有形質所云不見

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說卽以祭祀之鬼神言之何顯見也

附章泰古曰禮運列于鬼神凡山川五祀祖廟皆在

其內故此以祭祀二字統言之若周禮以天神屬

和人鬼屬鬼則稍有分別至樂記註聖人之精氣

謂之神賢知之精氣謂之鬼如五帝德說黃帝死

而民畏其神者百年春秋若放氏之鬼皆以人言

則或體物是天地之鬼神此只是人之鬼神亦是

中書說

十二

一義

又遠宗曰抑詩非祭祀之詩但証如在耳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說不見不聞而顯見如此實有之故也誠也

附遠宗曰中庸言誠兆于慎獨而此始指出之特微

不是誠篇首莫顯乎微微是獨不是慎篇終知微

之顯微是德之闡然不是入德之德可驗

又樓象明曰不見不聞是微洋洋如在是顯此何待

言然謂不見不聞是體之微是性情洋洋如在是

用之費是功效則未敢信夫不見聞從視之聽之

者言是人之耳目有不能及于鬼神也此不

特鬼神無性情卽其耳目皆此時有並無性情也

若如在則體云鬼神使之矣鬼神能使之似有性

情而反曰功效夫鬼神無學事安取功效至于體

用則不見不聞與洋洋如在總屬影響謂如是在

體不見聞是用尚不可而乃截然謂不見聞是體

如在此則此體是人不見而用是人見體是人不

聞而用是人聞向使令中庸而講禮記有曰不知

鬼神之所在於彼於此此是體微然必有見乎其

位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此是用其能從乎

中書說

十三

別宣城施少參講學廬陵長沙孝廉王岱講中

庸鬼神章堅言視不見聽不聞是體之微體物

不遺是用之費主客不已山陰張難隱曰微顯

與體川原不相屬只以體用言鬼神之神德不得

言用以別無體在德外也然而經文于此祇以

體物微德之盛不見不聞但補覆以起下句謂

如此不見不聞而體物如是所以盛也則體物卽

德盛矣人敢言德盛是用否且敢言不見不聞

是德盛否時少參與坐客數十人皆是其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

之內宗廟之子孫保之

此下數章皆庸德之以誠身而達天下者其在中國本起道而在禮記則即此是禮會有講道而不識禮者乎

宗廟之正大孝之事與無憂遠孝專拈宗廟之禮一類章句不註者因或于燕賦謬說謂舜為堯後不自立廟故蔡沈註尚書于祖考來格亦不指是誰祖考則不惟禮亡并經亦可置不理矣舜自立七廟明見經傳孔安國註神宗廟據帝繫謂舜之七廟黃帝為始祖顓頊窮蟬為二祖敬康勾芒

舜牛華腹為四親而馬融子尚書受擊鳴球亦云舜釋華腹之喪祭宗廟之樂此顯據也即或宋人好杜撰不襲儒說然經原有之尚書祖考來格虞賓在位夫賓者勝國之後助祭新王宗廟之名虞賓即堯子丹朱也此雖不註亦定無敢曰此堯廟矣且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禘與祖皆宗廟祭名若不立廟安得有禘祖二祭况顓頊舜親也祭堯廟而祖舜親可乎
遠宗曰蔡氏尚書註神宗堯廟亦正引祭法禘黃帝郊魯祖顓頊宗堯為據殊不知宗字不同神宗

之宗廟號也宗祖之稱也宗堯之宗宗也明堂祀帝之別名也宗祖為七世之祀立至立廟宗祀為五帝之祀但設于而不立廟今錯認宗字使無廟無主者反據之証某宗某廟舜參軍即開壯侯矣註經者豈可如是

又曰大全東陽許氏曲護章句謂此宗廟當從舜身上說舜傳禹禹即位祀舜為宗此不知出自何書信然則身饗宗廟於大孝何與且此與下章宗廟同文周之宗廟可從武王身上說祇祀武乎又曰往求許氏說不得曾聞先生云他書並不記

有此此必又誤讀國語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堯祖顓頊而宗舜語故有此言考宗法但以繼世祀廟王為宗如夏宗禹商宗湯周宗武王舜無繼世焉能立宗或者舜崩之後禹未傳子則雖自立夏后氏廟而郊與宗祀不與廟祭一如舜之郊魯宗堯當為後之饗然非宗廟饗之也此與蔡氏之註廟號同一誤也若國語之謬則從來先儒所道過者其曰有虞氏宗舜一謬也舜不能宗舜也又曰夏后氏宗禹二謬也既宗舜不得又宗禹一代無兩宗也又曰商人禘舜而祖契三謬也舜並非契父

而成湯忽神舜無理又無理也。生世貴讀書亦謂經傳訛錯可刊正耳。今不能解經且又愛他書之

誤而反誤經讀書何為。又世宗明曰五帝德曰黃帝死而民畏其神者百年

其名神則舜廟之名神宗非以是耶。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培者培之傾者覆之

說前以得天徵大孝此以大孝徵得天而總于德乎

主之德者孝之全孝者德之本也

文輝曰材與篤俱兼美惡言材即具也禮青冠則

纓武異材謂或為纓材或為武材也篤厚也正義

善者厚其福篤慶篤祐是也惡者厚其壽篤疾為

害是也故下以栽培培覆並承之若止注篤為厚

而不兼兩義則失傾覆一証矣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

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馮文子曰受命即是得位然不必懸指作天子尚

書文王受命惟中身未嘗為天子也若夫子無位

前儒多以氣數解之正義引孝經授神契有氣當

黑線不代蒼黃之說頗屬周延惟孔演圖云聖人
不容生必有制以順天心丘為木鐸制天下法即
是天命此與論語封人之語相合然則受命亦但
云佑命自天已耳

中庸說

七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老晴稿

查又各姓稿
軒素公較

中廚說三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夫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說壹戎衣即康誥壹戎股言滅大股也壹股股衣聲

之轉也

中廚說

遠宗曰此壹戎衣當本武成一戎衣天下大定語

然前儒解經多謂武成中廟悉與康誥壹戎股同

文而傳寫異者正義謂武王十一年觀兵十三年

伐紂並非一次不得謂一著戎衣且既稱纘緒則

太王翦商西伯撥黎當合承先緒為言不得專指

戎衣一節故孔安國鄭康成皆謂以壹股之道用

兵于股惟四書賡言直作滅大股為解康誥述文

王而曰壹戎股猶大明頌文王而曰壹伐大商也

衣股聲轉鄭氏謂齊人讀股如衣今有衣姓者皆

殷後可駁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

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

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

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

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說追王是武王事據禮記大傳收之野武成而退追

王太王王季王季歷文王昌故尚書武成告群后

即有太王王季文王之稱今中庸以此禮屬之周

公且其所追王者祇稱太王王季而不及文王一

似文王亦同作追上禮者因之周本紀有云文王

改元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雖說未可信

然尚書周詩往往頌文王受命文王克殷似乎周

之先世原有傳言如是者若周公追王則漢儒原

有制禮改葬實事見于師說後儒讀此一概不理

豈所稱通經者耶

文王追王原不足據若周公則太須講求者追王

是收廟號上祀是收祭並不及葬何以斯禮之達

必先聖而後及祭則斯禮中必有葬與祭兩相合

者收則俱收不收俱不收而此特舉其一收一

不改者以見意而世不察也蓋古無起月大夫士
例如近代父如子官等之追王故無俱改禮然豈
無俱不改者而此亦不及則意可知矣故推鄭氏
說謂葬士葬大夫祇就死者成事言之與上祀先
公祇改祭而不改葬同若追王則當改葬矣奈武
王八十三為諸侯八十六為天子老而受命不能
制禮至周公攝政七年伐武庚及遷殷頑民始制
此禮改葬三王因之中庸直以追王事屬之周公
豈無說與

別或疑改葬未易事鄭氏此註恐亦難信先生

中庸說

三

曰古原有改葬禮春秋莊三年公穀有改葬桓
王之說此非鄭氏杜撰者特改葬非改其所藏
但如魯脂公葬墓道南孔子作司寇祗滯而合
之即改葬也且中庸葬禮世但晚舍飲之殊指
梓之異窀穸之不同已耳此皆已成事何足考
驗不知葬禮隆殺全在墓位古墓列一處各有
差等名曰度數周官冢人掌墓地各以爵等為
丘封之度與其樹數故春秋緯謂天子封高三
仞諸侯半之大夫士各殺與白虎通同至樹數
則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大夫士各異且有多寡

之別故大夫士庶別設墓大夫堂之明也止其
位掌其度數註謂即以爵等分度數如公為廡
人子為大夫士則父無嘆樹而子則有封有樹
各依爵等此正中庸崇禋之明據也信然則墓
位有形等殺立辨豈有追王為天子而尚止十
二尺之封仍樹柏而不樹松者此手足之烈無
難事也况天子豐碑雖藉以下棺而後即留之
為墓飾檀弓天子四碑喪大記諸侯卿大夫皆
二碑類亦皆所當改正者又况天子禮不傳其
飾墓之禮必不止此則即此一節或藉此偶論

中庸說

四

以稍存一綫未為不可也

說章句先公祖紺以上至后稷也此襲鄭註而亦襲
者后稷雖不當在追王中顧七世主也王者立廟
以事七世而主廟者為先公將稱此廟為先王廟
乎抑先公廟乎故后稷雖不追王而原稱先王國
語稱獎為玄王封商武成稱后稷為我先王建邦
啟土是也

附

馮文子曰周頌天作祀先王先公傳謂先公自祖
紺以上至于不窋不及后稷以后稷在先王中也
至周禮司服享先王服裘冕享先公服鷩冕因先

公諸侯原服禪服即不致以天子褒冕臨之而舊
注先公亦祇謂不當以下而不及后稷則以后稷
之尸原收衾冕而不服禪服故天子收禪于后稷
無與是始封立廟已稱王改服而中廟上祀猶以
始封當先公之首饗矣

遠宗曰祫祭及遷祖時祭不及遷祖天保禴祠蒸
嘗自于遷祖無與而猶曰于公先王則此公非后
稷不可矣不知周初常祭皆有先公武王主亳原
有諸盤爲四親高祖亞祖爲二祫皆先公也即成
康相繼不能盡遷必至穆王祭廟而後六廟皆先

中唐說

五

王鄭氏註天保謂先公自后稷至諸盤固謬正義
謂不當有至諸盤字亦非也后稷非先公若謂諸
盤亦不當有則誰先公耶

禮象明曰尸辨服物如紼尸服士服帝乙尸服未
子服頌周制祫祭在堂則后稷與文武三尸皆南
向立而六尸昭穆左右相對倘文武六王各龍卷
而后稷獨禪其事之者將袞乎禪乎孔疏既引司
服註而朱子又引此以作答問然皆不曉后稷非
先公何與

說期與三年有違有不達經文明出貴賤二字則明

以貴賤分等殺然亦繼述重父母則他皆殺耳

期有正期旁期天子諸侯正旁俱絕大夫祇降旁

而正仍不絕則達大夫矣特天子諸侯何以得絕

二期蓋以正期言則天子諸侯皆無祖父者脫或

祖母本亡則先君已死又當傳重而爲三年非期

服矣若旁期則伯叔兄弟皆臣也臣則誰當服者

故曰絕然亦有不盡絕者正期爲祖父母妻子天

子諸侯雖絕祖父母之服而尚有妻子故周景王

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謂王一年而有三年之喪

二焉其稱三年者正以君本絕期祇當服三年之

中唐說

六

喪而是期獨不絕則是卽三年矣此杜預明註而

作士禮者誤讀策書因有長子三年妻三年不棄

之說變亂典制而世至今不察也若旁期則始封

之君不臣諸父兄弟封君之子臣兄弟而不臣諸

父有絕有不絕通禮之變而至于諸侯姑姊妹所

適者亦是諸侯則天子已絕而諸侯不降此皆在

中庸達禮意內所當分別考定者

說三年之喪不止父母皆無貴賤者特父母尤重耳

禮有父在母服降期之文此害義之極者中庸特

者曰父母之喪所爲禮經也

說附 遠宗曰三年喪如臣為君妻為夫婦為舅姑類皆是若父在為母期則上禮喪大記俱有之然皆戰國謬禮非春秋以前所有者說見喪禮吾說篇

又 章泰占曰父在母不三年婦為夫之父母不三年庶子不為生母三年則父母有不三年者若士禮授杖大夫士不同曰禮記父母喪服大夫士異鄭氏謂晏嬰居父喪室老譏其太重是士禮非大夫禮則父母之喪亦有貴賤各異者中庸無貴賤一也此真一正謬禮之言

中庸說

七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說達孝孝之通達無間者如爾雅九達之達謂通之至也章句解通謂之孝則中庸達道謂通之道固不可若三年問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謂通謂之喪則無是語矣

志事之未行者事志之已行者宋儒釋事字亦以通變言之如易地皆然等則仍是志矣喪祭而追王固是志若只喪祭便是事先王不營事于此乎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說 春秋四時之祭舉二以該四者祖廟是七廟章句不解修字而舊註以養除為言俱不是周禮有司修除祖廟有司宗伯也修除者飾治又養除也祭義將祭有宮室既修墻屋既設語設是勦聖即飾治之義

又 遠宗曰廟有祖廟有祧廟即遷主廟也周禮脩祖廟并及祧廟故宗伯修祖廟而祧廟則守祧者勦聖之鄭氏謂修除勦聖廟祧互言則修字原兼勦聖在內不止掃除而已

中庸說

八

朱鹿田曰官師一廟程子謂一廟可祭三代朱子

謂祭不在廟則雖祭三代非僭皆不會考禮之言祭法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謂此廟只祭父若祖則不許祭廟然亦許祭以理可祭寢亦可祭也至于父祖以上則皆不許祭然則以廟此固無憂鬼假無慮子孫不盡情者鄭氏謂官師一廟得祭祖祢竟忘却無廟而三字固為虛莽若云可祭三代則幾禮矣至謂祭三代無廟即不是僭則使無廟而祗行薦禮雖十代何嘗欲行祭禮則祭自有限官師得祭庶士庶人便不得祭矣乃曰祭三代非僭會考禮者而可為此言

陳自曾曰繼人述人兩人字指先王此四其字合
下五其字但指祭言不指先王先王三王也印以
設其裳衣言所祭七廟而但設三王之裳衣可乎
禮運有上數其字與中庸同中有陳其犧牲酒醑
口先王之儀物也若曰服其類焉其血毛便說不
去

說宗器即宗廟祭器如尊彝璫彝豆類宗伯
肆師職所云展器陳告備者即陳器也章句以赤
刀大訓諸寶器當之謬矣周官天府所掌寶器惟
大饗始得供設而陳之春秋時祭之間無此禮也
說附遠宗曰宗原訓廟如棺弓毀宗為毀廟故此宗器

中說

九

即是廟器鄭註謂即祭器是也若赤刀大訓等則
名玉鎮又名大寶器惟有大饗大喪則出而陳之
故顧命大喪始陳此器若祭則非大禘大祫如盤
庚所稱茲予大饗于先王則不得陳焉得于時祭
陳之况六經多言宗器如左傳重之以宗器國語
其官不備其宗器有一非祭器乎
又馮文子曰春官史氏以辨序昭穆之祖簋則未陳
之前先為序之若禮器門外岳門內亞魯尊在阼
犧尊在西懸鼓在西應鼓在東禮運醴醢在尸案
饗在堂等即所陳之序也

說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然亦有兩項一則授尸一則
設之座上以為魂衣蓋天子敝衣有百二十稱至
大斂所餘則司服授守祧者藏之廟中及祭則先
以上衣授尸上禮所云尸服卒者之上服是也其
非上表與尸所不服之衣則但陳于座而祭之統
謂之裳今明云裳衣而章句但以授尸為言則尸
服裳耶又誤也

說附遠宗曰惟尸祇服上衣故有先王衾冕先公鷩冕
之分若裳衣則總名奠服司服大喪供奠服因此
時喪奠無尸而上衣下裳總設為奠者之用故也

中說

十

說至于時食則鄭氏無明註但曰四時祭也而章句
忽以春行羔豚膳膏薌四時之膳蓋當之考時祭
雖用時物然在鼎俎則各有有限制四時不異
惟豆籩庶羞為籩人醯人諸司所掌則每及他物
如膾臠脾腊醢醢羹醢醢各得以時物實之所謂
時饗是也若羔豚膏薌脂醢醢是煎和之味所
以供王后世子之饗羞者而以之行祭可乎周官
內饗掌王后世子之饗羞煎和之事而至于廟祭則
但掌制烹而不及煎和何則以煎和與味鬼神所
不饗也今周官具在饗庖膳宰隨所引據而偏據

喪味以常神饗亦奈之何

禮記集說卷之四十四 祭統 有得是薦禮此薦進也猶盟薦之薦禮所稱薦俎

薦之謂是也

其言曰祭物有明言四時然仍不得引據作時食

者如庖人供祭祀之好羞明云四時美食如青州

之蟹晉州之鯉魚類然惟大饗則供之禮器所

云大饗王事始用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時

祭無有也若王制時薦明有春薦韭夏薦麥秋薦

黍冬薦稻類月令四時薦新明有薦鮪薦麥薦黍

薦舍桃類然又是薦禮並非祭禮是明言時食尚

難引據况非其物乎

朱鹿田曰春行羔豚四句與羊冷毛而龜鱉六句

皆內則膳食文而周禮庖人內饗並見之作煎和

之節其曰膳者言肉之調和者也若祭肉則但名

俎饋而不名膳故膳夫以祭肉給王食則曰用祭

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若已之祭肉致尊者不致

稱福則始稱膳如少儀為已祭而致胾于君子曰

膳其祭之重而膳之輕稱名之不苟如此今明有

四膳字而可強之作祭肉乎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說宗廟之禮以大饗言故宗族俱至雖禮冠請文而

宗廟所重專在合宗故曰所以序昭穆特昭穆不

同有生人昭穆則工史書世傳所稱某為太王昭

某為王季穆是也有死者昭穆則宗祝序廟次禮

所稱室祭則六尸南北向堂祭則六尸東西向是

也此祗屬生人而不及死者以死者昭穆廟制一

定無庸再序惟生人則天子諸侯自為一宗族人

不敢以君親為親因之分太宗為氏分小宗為族

族散已極非大饗合宗別無序法故祭統云惟有

事太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若祖祭即

無此矣章句謂宗廟昭穆子孫亦以為序則又非

是祖宗廟次與子孫世次截然兩事周之懿孝姪

居叔上魯之閔僖弟在兄前假使子孫依之以為

序不大亂乎且生者所序亦但以伯叔兄弟定有

祿位即子姓眾多亦當作國子之序其爵之尊卑

相去不遠因得以昭穆定世次之等若有貴者則

專列之序爵中不在此數而解者又謂同姓序昭

穆異姓序爵則此昭穆一序而無貴賤衆同姓之公卿士庶而皆謂于其中大謬之禮也
說附文都大饗如大禘大祫之類卽四時亦有祫祭然不及遷廟且助祭子姓不必皆至若雖則一廟一祭無昭穆矣若生人序昭穆則自有商然序不在此而小註又以昭與昭商穆與穆商攙入之此祭統賜爵禮卽燕毛序齒之事與此不同
說是以序爵序事俱屬同姓豈異姓不助祭乎曰虞賓有客顯見詩書顧非所重也蓋同姓入廟必序爵考庶子正公族禮唯內朝不序爵外朝卽序爵而至于宗廟之中則一如外朝之位遇有貴者則一如黨正文所云三命不齒當自爲行列此禮文也若異姓序爵則此宗廟中但明達孝何開異姓且亦見何禮文也又且異姓卿士專以官進官必有僚毋論內朝外朝公會私會卽偶然有事亦何地不以官序而曰廟中當序爵非贅語乎
若序事則禮文明曰宗人授事以爵以官以爵者貴賤異位也以官者官各有所守如周禮太宰贊玉幣宗伯胙牲饗是也此卽序爵序事之禮故又曰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

賢也一如中庸所謂辨貴辨賢者若宗祝有司則但執官役非助祭之人祇問職當安辨賢否况周官六官而祇辨禮官之賢否卽禮官亦多官而祇辨廟中之賢否不特無此禮并非禮意矣
說附陳自曾曰祭義與明堂位君迎牲在門卿大夫贊君序從禮器與祭統君親牽牲大夫贊幣士執芻以從皆序事明據
又遠宗曰周官小宗伯職明有掌祭祀之序事語然亦祇序省牲祇祫諸事與庶子職授事所謂奉牲佐幣者正合則事是有事太廟之事非宗祝庶司之職事未可誤認也
又文輝曰宗廟有事皆大卿士佐之同異姓俱同如武王祀社則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師尚父牽牲假使魯有大事在定公年則季孫以司徒奉牛牲叔孫以司馬羞魚牲孔子必當以司寇奉明水特所重不在異姓耳若宗祝并不在異姓之列觀武成初祭周廟以候甸男衛執豆籩而別令宗祝享祠于軍則序事非宗祝明矣
說至旅酬禮在燕與祭俱有之燕所以盡歡祭所以均神惠特天子諸侯禮不傳今所據者祇士禮故

參錯不合大抵是禮有三節自賓三獻後行致爵
禮尸先致爵于主人主婦主人主婦又自相致爵
然後致賓及兄弟長衆皆遍此一節也及致爵畢
行旅酬禮賓乃取解酬長兄弟長兄弟取解酬賓
于是衆賓兄弟彼此相酬此一節也至旅酬
畢行無算爵禮然後賓乃自取解酬兄弟之黨兄
弟亦自取解酬賓之黨交錯不已遂至無算此又
一節也則是致爵者獻而不酬旅酬者但一酬而
不至無算旅酬無算爵並非一禮特是旅酬時兄
弟弟子先舉解于其長長皆答拜受飲使弟子復
位訖然後行旅酬禮至無算爵時則賓弟子兄弟
弟子各舉解于其長長亦皆答拜受飲如旅酬儀然
後行無算爵禮此皆旅酬無算爵之前先舉解以
導其事非旅酬無算爵之正禮且弟子舉解長受
解自相拜騰並非兩家子弟各代長揚解以酬此
兩家之黨又且旅酬止兄弟弟子舉解至無算爵
而後有賓弟子揚解其間亦並無旅酬時有賓弟
子舉解之事凡此皆從來謬說千古長夜者
致爵禮是均神惠于室中旅酬禮是均神惠于庭
下祭以神爲上以祭者爲下尸自止其爵而使均

卷三

十五

惠于在庭是下反爲上所酬也致爵主人猶有室
中之貴者及旅酬長衆凡在庭下階下者皆得受
酬是建于賤也增韻爲被也卽史爲其所中之爲
謂彼上酬耳
章句旅酬之誤雖是疎忽然猶有舊註相沿影響
此自可原者若朱子自爲說又謂旅酬禮先一人
如鄉吏之屬升解或二人舉解酬賓賓不飲却以
獻執事執事一人受之以獻于長以次獻至于沃
盥所謂述賤則益不可解按舉解卽升解鄉飲酒
鄉射特牲皆以一人舉解爲旅酬始事二人舉解
爲無算爵始事惟有三司徹是儼尸禮殺故以二人
舉解行之旅酬之始此大饗正祭決不當引訪錄
儼尸禮以爲據者况一人二人分屬兩禮非謂旅
酬一禮而可以或一人或二人也若去此一人二
人是鄉吏之屬則未免太疎鄉飲酒以鄉大夫爲
主人故舉解者皆鄉吏曰主人之吏豈有大宗伯
官屬用鄉吏者至云酬賓不飲却以獻執事至于
沃盥則獻酬之禮止爵有之不過俾其爵以待後
行者而與之共飲未有主人特酬賓而賓可不舉
而獻他人者喪禮不旅酬故練祭酬賓則賓不飲

卷三

十六

大祥酬賓則賓飲而不酬此喪禮也若奠解不舉非却其獻亦非欲以獻他人但有待焉耳故同一不舉且有以二觴分左右者祭均神惠則右不舉神尚右也燕飲主人則左不舉燕尚左也倘賓主行酬酢者先自飲以獻爵而為所酬者不惟不飲兼却手而授賤者則將置酬者于何地况獻執事亦並非旅酬禮凡獻尸既畢多有獻祝獻侑獻佐食及諸執事然皆在獻尸及加爵時並不在致爵之後若此諸所云或更有他禮可據則某少失學老更荒忽當闕此俟解者

中庸說

十七

樓象明日旅酬一作行酬特性云衆賓長受旅註旅行也謂衆行酬也一作序酬鄉射云執解者皆與旅註旅序也總無作衆解者此旅酬下為上當云序酬之禮下受上所酬遺賤故也

又陳自曾曰燕義旅酬自上卿小卿以至大夫士庶子亦以尊及卑以上及下而曰明貴賤則猶是差等而燕義重在就尊長過官中肅重在下就卑賤言也

說燕毛從無禮文故世皆憑臆解說今考之是祭畢賜爵之禮為祭統十倫之第九倫在獻爵加爵致

爵酬爵無算爵之後又行賜爵一禮以序長幼者但賜是錫予而此又名燕者以任其歡燕小雅鷥直以饋尸名燕飲是也其曰毛者以毛髮序長幼周官司儀王燕則諸侯毛是也曰齒則在昭穆中自序年齒祭統所謂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特此亦異姓有之凡群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然禮意專在同姓說見前

中庸說

十八

入正合祭在廟燕在寢之說不知楚茨南山詩禘報親之詩祭法遷祖去廟得禘報親以祭于壇則先祖在廟自當因焉報以飲福報故舊註謂甫田等祭大田報祭楚茨南山為致福之祭何得授宗廟大饗強相取証况燕禮燕在寢朝路寢堂下寢庭也寢室藏主祔之所原不許燕且此時樂入因皇尸入室或謂或厭故需奏樂未聞燕奏有享侑者誤矣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說附章泰古曰愛其所親後儒以子孫臣庶爲悅因以
敬尊配春秋節愛親祀宗廟節不知廟中稱親皆
屬祖妣如親廟親寢宗親四親類與汎稱不同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
也明乎郊社之禮帝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說達孝及郊社以上帝爲先王所生之帝漢儒謂郊
以報所生是也但郊有數郊南郊祭天北郊祭地
門郊祭五方五帝然總以上帝概之舉大以包小
也猶明堂祫祀五帝而孝經爲宗祀明堂以配土
帝是也若社則或在王宮或在國中或在田間要

中庸說

九

只是土祗之祭其曰上帝正包舉之文章句襲鄭
註謂社祭地神不言后土者省文則又非是周禮
祀地于方丘祭法瘞埋于泰析以祭地地卽在郊
中見之然不是社雖曰社所以神地道亦但曰地
之類爾若后土則雖是土神然亦非社社自有
社主謂之土祗而后土后稷則又以人鬼之爲土
穀神者而寄于其中相傳后土是共工氏之子勾
龍爲土官后稷是厲山氏之子農爲農官故社主
之外復立二人神以佐之而謂社卽后土謬矣周
官有地祗是地有土祗是社又有后土則土神耳

說附文輝曰居禮稱天有昊天上帝與上帝二名惟易
應薦于上帝禮昭事上帝齊伊陟格于上帝則專
以上帝稱若后土則地祗也左傳君戴皇天而履
后土武王昭告于皇天后土但指地言非人官
之見如月令所稱其神后土者故漢帝祠后土于
汾陰河東大祠祠地皆稱后土然中川明稱郊社
以社之土神而當地祭則非禮矣

中庸說

字

論語則此當是五年大饗祭所自出之禮以論語
問禘是大禘而夫子所答治國其如示諸斯乎與
此文同也此說從來所共遵者若據祭統仲尼燕
居則又是時禘祭統曰祭莫重乎禘嘗禘祫陽義
也嘗烝陰義也禘則發爵賜服嘗則出田邑發秋
政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
明其義者君也仲尼燕居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
神也嘗禘之義所以仁昭穆也明乎郊社之義嘗
禘之禮治國其如示諸掌而已乎則皆指時祭言
其曰仁昭穆者以天子時祭惟祫祫而烝嘗禘皆

禮故云

禮記卷三 郊特牲 郊之義承春秋節尤似明切凡大禘在宗廟禮中

春秋四祭不得單取一嘗字與大禘同稱古稱禘

嘗皆時祭如曾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之祭祭統內

祭則大嘗禘左傳烝嘗禘于廟

治國如示掌兵是達孝之意如所云唯聖人為能

饗帝惟孝子為能饗親帝王以孝治天下便是了

義若以理無不明誠無不格為言則是後王行禮

所致非本義矣

樓象明曰小註治天下以名分言天子始郊禘諸

侯祇社嘗即以名分為治法不知天子有郊諸侯

亦有郊孟春祈穀上帝夏禘帝季秋饗帝皆郊也

則皆事上帝也若禘則吉禘時禘凡諸侯皆行之

左傳晉侯亦有寡人未禘祀語

不可矣論語乞諸其隣中有醴字左傳取諸懷而

予之豈當取懷乎按詩有奠彼周行又有云示我

周行舊註示奠通用荀子示諸躁括讀示為奠亦

同

文輝曰序爵鄭註爵公卿大夫士專指畿內卿

士言章句只添一字曰公侯卿大夫士兼外服

諸侯言便大穆大穆外服焉能助祭乎周制列

侯助祭祇新王即位一次此時同執畢至因得

助奠須虞祔他不能矣若毛詩裸將武成祀周

廟在開國時洛誥王賓祭歲在建都時皆非恒

禮會宗廟常饗而得有是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老晴齋
又名姓齋
昂天淵氏上
乾元車乾

中庸說四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樹夫政也者蕭虛也

說此引子言申明自治治人之事而以誠身為自治之本其人存者修身以自治也其政舉者以九經治天下國家而一歸之于誠身即自治以治人也特誠身有安有勉以中庸之道原于天而成于人

中庸說

即同一修造而安勉殊則天人分焉克之成已為物天地位而萬物育下學始事與神聖極功皆于忠恕自治見之天人安勉總歸一致人可不戒慎恐懼務勉強以成教事乎

方是木腹策是竹簡但方是六稜方木策則述簡而為之方隔而策廣與俗說相反聘禮不及百字書于方百字以上書于策可驗蕭虛耐雅釋螺麻即土蜂也每取螟蛉而化之小雅所云螟蛉有子螺麻負之者孔疏謂善為政者養他民若已子如蕭虛然

附遠宗曰蕭虛喻舉政之易即康誥所云如保赤子也章句解作蕭草則蕭與蕭非一物且虛非虛字

誤矣家語子云天道敏生地道敏樹人道敏政夫政也者蕭虛也待化而成則蕭虛並不承敏樹句

且加待化句則非螺麻不可矣章句既誤解而自作或問又云此等項屑何必深辨則既誤經文又誤名物所云格物安在耶

西河韓偓安貧高隱隙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蕭虛言日影中見飛塵筆管中棲螺麻也唐人作詩尚讀書猶識蕭虛今人不識矣

中庸說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說此節領人存下節領政舉也

為政在人人字即其人存之人兼君臣言則君臣一體非聖主不能得賢臣矣故曰政舉在人存人

存在修身也特修性之道與子臣則修身者當修性之道與子臣

字曰修身以道但知行實則知統于行而勇又附之知行之間苟欲行道即一仁焉盡之矣故此又專領一仁字曰修

道以仁所謂人存之大要有如是者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說乃欲存人以舉政而政所由舉要即從修德之德以遞推之如舉政有九經治人之目也治人須自治故其目亦從修身始而乃五達先君臣父子九經先尊賢親親各有要領祇執行五達者該舉一仁而五達之臣與親九經之尊賢與親親皆具舉

中庸說

三

焉以仁主于行而其用為愛仁即其人可以舉親親之政推仁為義又可以舉尊賢之政然且親以仁重賢以義重因其等殺而中庸之禮凡夫九經節目布在方策者悉由之以生則推明其故而修身第一親親與尊賢次之皆不可不然者于是循其典制知人知天以此為人道即以此為天禮所謂欲明政舉當先明舉政之要又如如是矣

附說
遠宗曰德專取仁猶五達九經專取親賢同意但仁訓作忍故竭力行又訓作親故屬親親然總謂之人者以親情忍性皆生身自具即人之所以為

人故孟子曰仁者人也表記亦曰仁者人也占人訓義原自如此若推仁為義則孟子表記亦皆以仁與義對此又從來比待相生之文

樓象明日事親言由事父母以推之親親在五達為父子在九經為親親此人存政舉領要觀後推誠身復以事君事親信友三者相因為言則領此兩節以躡括五達九經諸節目非通貫全經不能解此

章泰占曰禮即中庸之道無過無不及者况中庸禮記凡五達九經無非是禮但不可不知者非謂

中庸說

四

仁必藉義義必藉禮也亦謂既知道德又不可不知九經耳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未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說自此至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言人存也自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至所以行之者一也言政舉也

夫所謂修身以達修德以仁者謂以達德行達道而歸之誠也第道本不一當在率性則以喜怒哀

樂爲達道而在修教則又以忠恕自治之子臣弟友爲達道雖忠恕道四而其實有五以子臣弟友之外夫婦不可已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乃行道以德凡修道始功必以能擇能守爲中庸之德擇守卽知行也且惟知能擇惟仁能守能擇能守卽知仁也以知決知以仁決行又當勇往以承之則合勇于知仁而並名爲三因之以三者爲天下之達德以爲所以行道者在此德所以行五者在此三也然而以德行道以三行五祇爲誠身則一誠而無餘事焉所以戒懼恐懼只在一獨率性修道

中庸說

五

只在一誠律本曰一統乎五五統乎五也者數之始也禮器曰德致精微以少爲貴故君子慎其獨也一卽獨也獨卽誠也則是一者少數也五達道章句認作五倫且引孟子契教人倫以實之又非是古時五倫只父母兄弟子五者其曰五教只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以倫重天合君臣夫婦朋友皆人合也故虞書周書所云五品不遜弘敷五典與契教人倫所云敬敷五教者舊註皆如此卽春秋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傳季文子引臧文仲之言使史克告曰高辛氏舉八元

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其布五教卽八元之一司徒契也然則契教人倫在唐虞以後春秋以前總只此五者明矣至春秋以來管子稱六親是父母兄弟妻子始增夫婦衛石碯稱六順是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則又增君臣及王制稱七教是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又增長幼朋友而于是後之爲五倫者稍見端焉至于晏嬰十禮禮運十義祭統十倫皆以漸增廣推類至盡無可比校者惟孟子在戰國則直以契之教倫爲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中庸說

六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謂之人倫而于是諸書之人倫又一名目然此必孟子當時別有相傳如是者是春秋以前五倫如彼戰國以後人倫又如此要于五達道總無與也是以前儒作中庸註疏但以五達爲通道常道並不稱五倫以子思中庸朱必知孟子之說且孟子人倫是長幼中庸五達是昆弟又不合也長幼以官府僚友鄉黨齒序爲言並非兄弟故七教以兄弟長幼分作兩教十義以兄良弟弟長惠幼順分作四義其兩不相合諸書明甚章句草草一註既失虞書周書與春秋策書

五典五教之名又不辨昆弟長幼之殊將中庸五達
子而文無故混非使溥天之下無不以中庸五達
抵五倫之名既非諸書五倫又非孟子人倫以訛
傳訛並不一察此亦考古者一大得失也

附說

章泰占曰孟子人倫疑春秋時已有之觀論語子
路以長幼之節與君臣之義同稱大倫則儼然以
君臣長幼爲人倫之二矣特其以主客爲長幼則
長幼正非兄弟與中庸五達有別不可不辨
文輝曰從來倫序之名雖極多端並無遺兄弟者
惟祭統十倫有長幼而無兄弟然其疏長幼之序

中庸說

七

則合諸父兄弟爲言又曰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
遠近長幼親疏之序亦合兄弟于長幼之內則孟
子長幼自當專重兄弟始及親疎與分言兄弟長
幼者不同特解經者當指明耳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
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
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說窮人之生質不齊有本性而得乎天有因教而成
乎人者因之同一知行而有生學利困勉之不
同分作三等實則教卽是性人道卽是天道所造

雖殊要歸則一人窮患不自振一能戒慎恐懼以
修此至誠之身則參天贊化豈異人事此亦可先
舉其概以爲誠者誠之者盡人達天之大要蓋達
德有三而所行惟一者此專一之一也行達德有
三等而終歸于一致者則又合一之一也惟所行
無岐功故亦所至無異效也

是何也則以好學近知故學可知也力行近仁故
利得行也知耻近勇故困知而勉行者皆足勇乎
知勇于行也此皆近人之事也舊力作利解故快
利曰力疾字書引詩力民代食謂利于民而代其

中庸說

八

食也易困之上六動悔有悔言困則動有愧悔鄭
註勉強者耻不若人或曰力利聲轉

說附
遠宗曰家語載此文有公日子之言美矣至矣寡
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子答以此謂固不足慮
困舉好學力行知耻承學利困勉以解此固字原
非又設一等在困勉之下觀後實疏知行亦祇以
博學篤行爲學利一等知行弗措已百已千爲困
勉一等若贅此則蛇足矣况此脫公問而以子曰
作衍字則明是申明前文故舊註曰覆上語其本
覆生安者以所重不在此耳

文

樓象明曰好學與學知無兩學字力行則行之疾
力與利行何異乃至降等在困勉下則礙理殊甚
若其云近則中庸道不遠人即此三者亦不遠人
以為道之事故曰近子思之引言或即此意

四書章句以生知為知學知為仁困知為勇已
可怪矣若謂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為
勇則世無此事豈聖道然耶抑工夫如是耶抑
亦夫子語氣中有此耶何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
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說知此則人有而政可舉矣
九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
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
諸侯也

說若夫政則布在方策名為九經初以達德之一舉
九經之三曰修身曰尊賢曰親親以為仁禮所推
則九經大要可以先舉而不知布政之全亦即以此
此三者推之如修身為天下國家之本此人存之
事為九經全政所自出雖同列經曰而不待推懸
固無論已若尊賢之等則有推之而降尊為敬者

曰敬大臣有因尊而體結之者曰體伴臣親親之
殺則有推之而親若已子者曰子庶民有因親而
殺來之者曰來百工然且推親親之至有愈疏而
愈親者曰柔遠人推尊賢之至有尊之敬之而反
有類于親之者曰懷諸侯而九經全焉

尊賢謂師保之賢所當尊者原名師臣故記曰當
其為師則不臣言尊之也小註謂賢不是臣故與
大臣羣臣有別則唐虞三代並無有此一等太師
少師皆是官名師尚父亦臣即孟子客卿亦受祿
稱臣如云王問臣類

中書

十

古工作皆出自官府故天官九職五曰百工考工
記曰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此自有長官統之
如虞廷共工帥是漢將作大匠類章句能統似民
工自相市集固非是乃強解事者謂百工即工官
則又不然工是工來則有官招來之也若官則豈
容招乎

說附
遠宗曰司空有官屬有役作役作雖四民之一然
散居異處須藉招來考工記有坐而論道或作而
行之皆指工官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
謂之百工即百工也註就章句能不明白總是關

事

說遠人不能實指鄭註以蕃國諸侯當之尚闕而未

備若章句據齊桓載書謂是賓旅則旅固有之賓

又非是周官八法曰禮賓謂天子待朝聘之賓則

朝聘在懷諸侯經內焉得又是遠人此遠人有二

項一是論語遠人不服之遠人即蕃國諸侯如西

旅貢葵越裳獻雉類一是遠者來之遠人即商賈

行旅如孟子商賈藏王市行旅出王塗類

周官職方氏五服之外有蠻夷鎮藩四服謂之蕃

國與近服不涉故稱遠人小註謂遠人不是四夷

四夷不得在諸侯上則九經非坐位庶民百工亦

儼在前矣此豈漢制新定將使蠻夷君長坐諸侯

王上耶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故

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

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之懷諸侯則

天下畏之

說不惑不眩舊註以不惑屬大事不眩屬衆事固膠

章句謂不惑於理不眩于事亦非是六經無說理

之文况朝廷官府凡論議講解見于簡冊者並不

曾有一理字理是何物且此係師以記所謂廣夏

商周有四輔及三公者雖不授事不備官而仍有

專責此如周官所云論道文王世子所云論諸德

歸諸道者則不惑是不疑于道德不惑是不亂于

政事何爲不可也古理皆作條理解中庸文理溫

亦是蕭蕭數之理理者數之義惟孟子以理兼連

稱而漢儒樂記遂有天理人欲之說然空官可混

以之釋九

財用足章句謂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則

又非是夫日中貿易兩相通義此市販之事非朝

廷所宜有如謂農工自貿各得財物則此是朝廷

大政即冬官庀飭一大經制豈民間自所爲事凡

此杜撰皆由不識大經典禮憑臆解說以致有此

此財字即天官九職以百工飭化八材之材謂財

具也用字即商書攬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之用謂

器物也故考工有飭材辨器之文材即是財器即

是用蓋工不一財不一用亦不一故往往以百言然

必木工攻木財則得木用金工攻金財則得金用

刮摩導埴之工攻刮摩埴埴之財則得刮摩埴埴

之用即以金之六工言築治梟巢段桃六氏此六

工也乃合金錫諸財有鐘鼎斧斤戈戟大刀削殺

矢諸齊此六財也于是為削為殺矢為劍為鐘為
量為鐸器此六用也他工視此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說遠色賤貨而
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
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
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本葉字
稟如字亦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
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
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
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中庸說

主

說齊者齊一不雜亂明者昭察不曖昧此言身以內
者盛服莊重不猥褻此言身以外者非禮不動則
所行中禮凡內中外和皆兼之

尊位重祿指同姓之不為官者周制公卿大夫皆
諸父昆弟為之異姓偶然耳是賢與大臣群臣即
是同姓何復有親親一等在尊敬外考冢宰職以
八統詔王取萬民一曰親親此正概王族與庶姓
九族之不為官者如周公為太師召公為太保康
叔聃季為司寇司空皆是賢是大臣而五叔無官
如成叔武毛叔鄭類則仍予祿位而無官守此又

在倅貳與致仕卿士之外其稱位者以祿必有等
位者祿之等其曰尊曰重則就其位祿之不甚卑
薄者而賜與之不必如公卿大夫有公采也
周制有祿仕田禮運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故地
官都鄙別有王子弟食邑向使王子弟有官守則
但依卿大夫食采已足焉得別置食邑是以舊儒
禮註皆曰此但置位祿以貴重之而不予官守一
如中庸之所云尊位重祿者則在漢唐他禮註皆
有明據豈止鄭孔註疏而已

同其好惡亦費解王者取遠則達志通欲列國結

十四

援則同惡相恤此所好所惡何事且如何同法實
指之無有也不如此好惡指為君者好惡公侯必
彼此相同非謂公族有好惡而君同之也故鄭氏
謂同者不特有所好惡言恩雖不同而義必同然
仍無實指惟孔氏謂好是慶賞惡是誅罰恩雖不
同義必齊一此其說見春秋傳晉文復衛侯而不
復曹伯晉史謂曹衛皆命而不與偕復同罪異罰
非刑也因之舊儒謂古有同功並賞同罪並罰語
此是確解其曰慶賞如平王錫晉文侯弓矢成王
賜周公湯沐邑類曰誅罰如周公誅管蔡魯成公

刺公子偃類

遠宗曰秋官有議親之辟雖不即法而先議然議必同其罪孔子稱叔向治國制刑不隱于親即此意

馮文子曰公族好惡不過如民好民惡希觀恩澤耳既尊位重祿則角弓怨刺皆已不作尚何有好惡在祿位外者故左傳無與同好誰與同惡皆指好惡公族並非公族自為好惡不然好惡亦不一矣萬一榮夷公好利而王亦好之鄭莊公惡虢而王亦惡之可謂能同乎

中庸

主

陳自曾曰周官每官大小卿二人皆屬以六十官如下大夫上中族下士類故六官有三百六十屬至于各官府建正長下又各有佐貳股輔之衆總任使也

說忠信重祿章句謂待之誠而養之厚以身體之曰體羣臣亦非是白虎通祿者錄也錄其官以治祿自有定制唯親親無官故可重祿士儼然一官豈得獨重若謂士班祿原重則周制士祿從大夫減倍而下至下士極矣未嘗重也且使班祿果重亦初時如此不知所謂忠信者又在何時前王忠信

乎抑今王忠信乎此皆不經體驗之妄語也鄭註謂忠信之士得重其祿而孔氏不能疏大抵王朝公卿位尊祿厚無可上下惟士近大夫皆授事之官可以勞逸為進退周制外諸侯有同等而黜陟其地者王國則同等而可予奪其祿賜故言有不私而忠于君不欺而信于僚友者則猶是諸士而上下得食中士之祿中士得食上士之祿予以曲體其勞逸如文王世子所云外朝以官體異姓者庶有勸乎九經兩重祿一是無官者一是官如故而祿有異者此雖本舊說然義已久晦拈出快然

禮記

末

章泰占曰君體羣臣不得有忠字春秋傳有三事其一民事忠信

文輝曰周禮均人豐年旬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謂之時使凡賦法無過什一謂什中取一也然以藉法計之以一百十畝而藉十畝則什外取一矣故王制云古者藉而不稅春秋傳穀出不過藉謂之鄉飲說日省月試既稟稱事大概考其功以給其食如酌祿法但冬官既闕無可考據舊註惟取夏官藥人司給其財之直于百工先藉弓弩矢箠之等書其

等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此較事稱食之明証也一工如此百工可推矣

既稟舊証名稱食周官官正均稍食而廩人給之一名廩廩其稱稍者以稍和與之不頓發也鄭氏讀既作餼廩亦廩祿之名但有馬餼雜其中如國語所謂馬餼不過稂莠者則此既字當如說文作稂不作餼以單是禾米無芻秣也章句既襲鄭註稍食而又謂餼是牲餼如今官員請受有生羊肉則又誤矣牲餼是牲肉廩餼是禾米餼廩者禾米之廩如學宮所稱米廩者牲可作餼廩不可以藏

牲也况地官廩人明給稍食直云掌九穀之藏既註稍食何得又冒昧如此

說附 文輝曰腥餼是殺牲生餼是活牲春秋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對則牽是活牲餼止是腥牲若論諸有告朔餼羊春秋傳又有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則餼又有活牲且或羊或牛不必是羊又何必是羊

說 且未聞百工給牲餼者
送往迎來章句以符節屬送行以委積屬迎來亦非是考遠人往來凡符節委積俱有送迎夏官慎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而達節以送迎之故蕃國諸

侯每告至皆遣人往迎去則送之若商賈行旅則守關有內外之送令內者從外入外者從內出也

但節各不同門開用符節貨賄用璽節行旅用旌節此祇蕃國商賈行旅不及賓客而小註以秋官環人掌送迎賓客當之則又誤耳

若委積亦有往來禮証從來至去皆設之于道是也故懷方氏治委積謂續食往來地官遺人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皆以給往來之用第賓客與商賈行旅不同如稍人以稍聚待賓客則專是賓客以旬聚待驛旅則專是商賈行

旅故掌客委積有牢米薪芻此賓客之禮與遠人無干耳

嘉善矜不能此正取遠之法子游曾僭之以論交道以爲遠人有交雖雖流品不齊總爲誅賞所不及不必大賢卽稍無過惡便謂之善而嘉之其或不善苟不至違俗犯禁亦祇以不能矜恤之所謂柔遠如此也章句誤以賓客當遠人則諸侯卿大夫無嘉矜之事因又造一游士當之夫游士起于戰國唐虞以後春秋以前未聞有此且此是王政羣萃州處明有居游卽或不率尚不出郊遂之外

游則斥之矣。况周流之跡。肇于夫子。然且齊衛陳鄭所至。不遠。繫簡公以異族。為遠人。旅葵以四裔。為遠人。若稱游士。遠人恐九經未必出此。

繼絕世舉廢國。註疏與章句總不能証大抵繼絕如泰伯為吳君無子而卒。其弟仲雍繼之。然繼君不繼世也。至武王克殷。使仲雍曾孫周章繼泰伯。後而別封周章之弟仲于虞。使奉仲雍之祀。是繼絕世也。舉廢國如蔡叔度以股叛。伏誅既廢蔡矣。其子胡能改父行。周公舉胡為魯。卿士告成。王復封于蔡。是舉廢國也。

九

遠宗曰禮。連大人世。及以為禮世。為父子相繼。及即兄弟及也。春秋絕世。則或及或支。庶人繼其。舉特不奉王命耳。若舉廢如狄滅衛。齊桓城楚丘。以立衛君。楚靈王滅陳。滅蔡而楚平盡復之。皆是特皆強霸自為之。與九經出自王者不同。

馮文子曰。微子歸周而復封于微。即是舉廢及誅武庚。又封微子于宋。使繼紂之祀。即是繼絕。此兩封而兩見如此。遠宗曰。亂者理之危者扶之。此即仲虺之請與左傳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語而異其文者。

說朝聘章句引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此本公羊說。而又誤者。虞書五載一巡狩。群

后四朝。此是虞禮。春秋傳歲聘以志業。問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此是晉定朝聘之禮。若王制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則是夏殷禮。此在賈遠服虔。崔氏鄭氏諸儒已明言之。惟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語此是周禮。然前儒又誤解。秋官大行人職以侯服歲一見為每歲一朝。甸服二歲一見為每二歲一朝。男服三歲一見為每三歲一朝。則末年之間

中書說

年

侯服六朝。甸服三朝。男服兩朝。非五服一朝矣。不知此即依唐虞之禮。六年五服只一朝。而以遠近為先後。侯服歲一見者。此歲字即六年之第一年。其二歲三歲即六年之第二年第三年也。故一年侯朝二年甸朝三年男朝四年采朝五年衛朝。此之謂五服一朝。然五服止五年。而此曰六年者。以五服之外又有要荒鎮蕃四服在。朝數之外荒鎮無定數。惟諸侯諸侯即九經所稱遠人者。有一世一朝之文。而要服則第六年一朝。接衛服之後。但不必果至。且終以夷服之略不列數內。其實稱

六年者所以定其時而虛稱五服者又所以擬其
等也此禮與周官相合者也然上歲朝有時而
每歲來朝則又分每歲之四時如一年侯朝而此
一年中其侯服之在東方者則以春來朝謂之朝
鄭註明堂位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是也在南方
者則以夏來朝謂之宗禹貢江漢南楚之水謂之
宗于海是也在西方者以秋來朝謂之覲韓在周
西詩稱韓侯入覲是也在北方者以冬來朝謂之
遇莊三年公及齊侯遇于魯濟以濟在魯城北是
也此又倣虞制之分四方者又有不期而會如王

中禮說

至

國有大事諸侯齊至爲壇于國外而朝之謂之
見王如十二年不巡狩則六服並朝京師曰殷
此又在常時之外者于是兩其五朝合十二年
至十三年而時巡方岳諸侯又各以其地之近者朝
方岳之下經所謂朝以時者如此

禮象明曰大行人六服朝期大文自明其曰侯服
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
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至六年而要服有見有不見
則此六年中除要服外五服只一朝此正六年五
服一朝之明註也鄭氏誤以歲爲每歲二歲爲每

二歲此千古謬亂之由得此證然或問先生之
解此何據予曰尚書六年五服一朝此以經証經
也大行人後文有王問諸侯禮亦曰歲徧存三歲
徧頻五歲徧省以至子七歲九歲十有一歲而後
止亦歲是第一年三歲五歲是第三年第五年並
非每歲每三歲五歲也此鄭氏自証也經文前後
相接彼此同文而前証如彼後証又如此此尚能
証經者乎然則先生此說又以本經証本經也此
讀經法也

中禮說

至

卽一二三四五此正朝期也甸男每歲尚不失
正期采衛每歲則十年十一年兩正朝皆非每
歲期也正朝既不可廢若兼行之則八年以後
采服間年三朝衛服兩年兩朝朝制從此大亂
矣

文輝曰周禮與尚書抵牾世遂謂尚書周禮俱爲
此六經之厄也從來禮文不盡一所貴窮經者理
會而通貫之如此朝覲禮曲禮又云諸侯北面朝
展曰覲東西面朝字曰朝未及期而相見曰遇相
見于郊地曰會雖若異義而其爲春秋秋覲則曲

禮註無勿同故司馬法春以禮朝諸侯夏以禮祭諸侯秋以禮覲諸侯冬以禮遇諸侯顯有明証若
春秋多記遇禮如公及宋公遇于清公及齊侯遇于穀類則又諸侯相朝之遇禮與周官冬遇不同
章泰占曰唐虞四一年一朝夏商五年一朝周六年
一朝只一朝會之期而証書不明遂至讀四書五
經者皆受其訛錯但此在前後鄭氏及賈孔之徒
亦不明白大抵朝無疏數唐虞地陋則朝數三代
地漸廣則朝漸疏然亦所爭止一年耳
五年王制五年是六年周官十二年是十三年一
連文一脫文也如難記三月而葬是三月喪限十

中唐說

聖

二月而葬是十三日名葬三日此申
是三日武成越三日庚戌是四日

說若聘之以時則經無明文而儒說聚訟終無一是
仍就經解說則聘禮記有小聘大聘之文小聘使
大夫大聘使卿小聘即宗伯所謂時聘曰問者此
聘禮以不時為時不設常期唯王國有事即來聘
一如朝之名時會者謂之時聘若大聘則即宗伯
所云殷頻曰視明則傲之義大概以每服來朝之
次年始來聘已後每間一年又一聘凡十二年中
各服各兩朝而各六聘如侯服以一七年期則有
二四六八十二六年六聘甸服以二八年期則有

三五七九十一年一年六聘皆除幾年外以次而
周所以答王之六問也名曰殷聘又名曰殷頻一
如朝之名殷頻曰同者其曰殷衆也言衆皆然也
又中也如中一而禪中一以附之中謂間一歲聘
也自註疏誤解殷字遂至大謬若王制所云比年
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則聘義明云天子制諸侯交
聘之禮鄭氏所云諸侯聘諸侯者豈可據也
遠宗曰周禮行人職又有諸侯自相朝聘之禮曰
殷相朝也亦以殷作中解左傳有孟僖子如齊殷
聘可驗

中唐說

聖

章泰占曰五服六年必一朝三殷聘而時聘不與
則必陽年朝者陰年聘陰年朝者陽年聘而後朝
聘不重複故六年之中侯男衛三服皆二四六年
聘甸采二服皆一三五年聘以侯男衛朝時在一
三五年采衛朝時在二四年侯爲朝之始甸爲聘
之始不相干也稍相干便重複矣舊制朝年不聘
聘年不朝故朝聘當避複制原如此鄭氏誤解朝
時謂侯服年年朝餘以次而減然約之總只在二
年四年六年八年十年十二年之陰年因之聘年
以一年七年十一年三陽年爲斷以爲此三年惟

侯服一服有朝而他服皆不可避復耳殊不知五服後六年以第七年為始則第十一年正衛服來朝之歲而鄭賈又錯認而不知避也朝聘一大禮且亦歷見諸經傳初不意漢唐以來並無一知得如此

四書廣鄭註聘禮之謬從來朝疏聘數以明必諸侯自行聘可遣卿大夫也今十二年中諸侯有二十九朝而卿大夫祇得一年七年十一年三聘是諸侯自行反十倍于卿大夫之遣行此亂禮也且諸侯之聘所以報天子之問也王朝

十二年凡六問一三五七九十一而諸侯之服王者只半之即亂禮不至是矣

左傳兩言朝聘杜預皆以為周制先生指為晉霸禮何也曰一是晉文襄間所定禮鄭子太叔明言晉文襄之霸令諸侯三年而聘五年而朝是晉令諸侯朝晉聘晉如是也非周制也一是晉悼所定禮襄四年定貢賦之數八年定朝聘之數兼會邢丘令列國諸侯大夫聽朝聘貢賦之命其後昭十三年諸侯各叛晉叔向治甲兵四千乘會于平丘因言明王之制歲聘以志

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其云明王非先王也云志業志貢賦之業以衛疆却錫賦也講禮講事大之禮以齊景不肯與會也示威治甲兵也且問朝再朝並無年分亦並非朝天子而杜氏以十二年天子巡守橫入之且與尚書周禮一字不相合而孔氏又強合之不知此有明証者襄二十二年晉徵朝于鄭子產曰漢梁之明年寡君朝晉二年又朝以聽事不朝之間無歲不聘其云無歲不聘即歲聘也不朝之間即間朝也非晉霸禮而何

說厚往薄來章句謂燕賜厚而貢獻薄亦非也燕賜是待來之禮未嘗往也周禮朝聘有往來禮十二年中天子一巡諸侯諸侯兩朝天子天子六問于諸侯諸侯六聘于天子謂之往來此六問如一歲徧存三歲徧頒五歲徧省類然但言聘而不及問者如但言朝而不及巡尊卑不相敵也乃六問之外有歸服以致福如天王賜晉侯胙類有賀慶以賀喜如周定王使大夫告晉之慶類有凶喪則致禱如宰嚭歸朋類有災釁則補災如宋災而謀歸以財類此皆往也來則諸侯朝時有侯服犧牲甸

服絲枲男服裘器采服絨纈衛服龜貝類在九貢之外聘則璧琮束帛皆有庭實以馬若皮類在春入貢秋獻功之外皆來也厚薄則惟其意耳若燕賜如宰夫掌客半禮膳獻賓賜餐率類是饗勞禮宜往禮乎

說然而何以行之夫行雖有九而所行惟一何之所

以行道德而舉少數者即此是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

中庸說

七

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說夫九經如此而所行惟一者以爲凡事宜早計也此不特一事然也且即一事逆推之而皆可見者

蓋惟一故豫豫故前定要其所爲一者誠而已明道所始原在慎獨慎獨之功則惟知而後行惟能擇而後能守誠爲事之豫明又爲誠之豫也此明道之教所由始也

附遠宗曰明善擇善即揚善得一善之善皆中庸也

路曰蹙也道亦偕詞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說乃猶是誠也而所知有生有學困所行有安有利

勉則由生安者言之謂之誠者是得天者也天之道也此猶中庸之率性以爲道者也本乎天也由學利困勉者言之謂之誠之者是人之誠之者也人之道也此猶中庸之修道以爲道者也成乎人也誠者即聖人唯聖者能之如是矣誠之者擇善

中庸說

天

而固執之擇中庸而守中庸得善而服膺勿失如是矣

附說誠之者兼學利困勉言子言爲困勉者發中庸爲戒懼以修道者取証也否則困勉一等在人道外矣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說所謂擇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也知也所謂固執者篤行也此學而知利而行之事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

有弗行之弗能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說此用勉事也人存在是中庸之慎獨亦在是矣天人與性教豈有二哉故下卽以性教介一者承之

遠宗曰一者一學一問十者十學十問總以弗措意明卽知強卽行小註牽動字脈甚

中庸說

完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老晴稿
父名性稿
李曰批大野
表兆熊也野較

中庸說五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說卽子言觀之則凡爲中庸者原有誠者誠之者兩端誠者由生安而爲聖人此自誠而明者也卽吾所言本乎天以爲道者也謂之性也誠之者由學利困勉明乎善以誠其身此自明而誠者也卽吾所言成乎人以爲道者也謂之教也然而教卽起

性明卽是誠天下有誠而不明者乎誠則明矣誠者卽聖人矣天下有明而不誠者乎明則誠矣教道卽修道矣行道是修道明道是教道

遠宗曰此申言慎獨之誠卽盡人以合天之道性教二字正應開章天命之性修道之教分作天人而隨卽合人于天合教于性以爲中庸一篇之關鍵此在大文自明無容二三若謂性教二字前後有異則聖道聖學皆兩概矣試思諸儒性教亦無異義兄中庸只此兩大綱明白對峙性之性卽是命性之性受教之教卽是教人之教終始此

性亦終始此教安有兩事

陳自會曰誠則明明則誠斯斬截惟愚柏露
間使天人兩學欲低仰之端故此兩則字與夫子
及其知之一也成功一也兩一字刻切中弊口中
有血而章句故為分別曰明可至于誠然且疏之
者又曰上則字緊下則字緩則本文同字同助同
語氣皆可以意低仰固不足憑試問作中庸者上
既分屬性教下必回互此兩句端是何意乎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矣

說自此至惟天下至誠為能化實分疏性教誠明兩
節以明致中致和所以位天地育萬物之本而後
乃統言誠明性教之極致合成已成物以歸本于
仲尼而中庸之為道難之矣

所謂至誠即誠者也至者極也盡性者能率性為
道而于天之所命無少歉也天命之性人人具足
惟物無是耳但人受是性而于性之德可發為道
者多見於人惟至誠能盡之已性既盡則凡人之

命于天而為生性者皆得盡其生之理如立達安

懷賢親樂利即是盡性而于以及物則如尚書山
川草木亦莫不寧禮運鳥不獮獸不狘即是盡物
性蓋盡人盡物謂之化育則不過盡其生性之謂
故曰贊天地在此參天地亦在此所謂致中和而
能位天地育萬物者如此而已

說附達宗曰章句性教二字分別極清而或問于盡人
性則專指教事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為言固屬
未合至盡物性亦云仲冬斬陰木仲夏斬陽木類
則仍是政教但一明誠者能之何以謂性謂天道

此皆似是而非者

又樓象明曰中庸民鮮能中庸不可能唯聖者能之
與此為能盡其性曲能有誠惟天下至誠為能化
為能聰明睿智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美善相類
之諸能字不必聯絡而大文前後自見

又文輝曰化育從來不解化是物化之化是死字
與生對然亦兼有死生二義自有而無自無而有
均謂之化此祇是生者以盡人盡物但就生性一
邊言實則誠者物之終始凡生死有無皆在其內
則此化字但當如周官大宗伯合天地之氣

有爲無以死爲生如鷹化爲鳩鼠化爲鴛鴦于終始俱可通耳

附客問人物之性與已性何同何異曰人之性與已之性則同是天命之性但盡之有不同耳盡已性則禮運所云受天地之德中庸所謂性之德者無少虧欠若盡人性不過在我化育中使各遂其生已耳性無不同而盡則有異萬一此中有人亦能盡性如我者則彼自盡性與我何與文王雖亡亦有豪傑不得謂豪傑之性是何文王盡之也苟其人不能盡性則堯爲君有象

中附說

四

聲腹爲父有舜但使不失所得遂生性便謂之盡故斷然曰已性人性性同而盡則有異者也至若物性則動物有畜養植物得滋潤而已不特不能自盡其性與豪傑等且能自收自藝植乎故當斷曰物性與人性大異章句謂人物之性亦我性則明是釋氏犬子有佛性告子大之性猶人之性此異學之說豈可爲訓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說其次者誠之者也曲者隅也論語舉一隅當反三

隅卽曲之說也能有誠者謂從教而入致其曲以至于全而慎獨之誠卽實有之于已也形著明者誠之見于身動變化者誠之及于物者也夫化者教也說文所謂教行爲化是也惟至誠能化則其次而至誠矣教卽性矣

附樓象明曰形著明諸字各有明註大學誠于中形于外孟子行之而不著焉商書厥后惟明明大禹謨四方風動堯典黎民於變時雍繫詞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

中附說

五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著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說此以後皆合言誠者與誠之者之位天地育萬物而先以誠明明誠之明槩言之

謂惟誠者爲至誠今其次以能化而與至誠等則亦至誠矣但至誠有道焉天道與人道是也有明焉誠明與明誠是也天人無二道誠明與明誠無二明貞夫一者卽貞夫明者誠可以明則誠之爲道可以前知固也特是誠不可拚鬼神之事鬼神能體物自能知物假如國家將興必先之以禎祥

國家將亡必先之以妖孽然且見諸書龜動在四
體皆見神之前知也至誠于禍福將至福而善耶
必先知之禍而不善耶亦必先知之將體運所謂
參乎天地並于鬼神大易所謂明乎天之道以察
于民之故不猶是乎

附說遠宗曰舊註以周語伯陽父因三川震而知周亡

內史過因神降于莘而知號亡謂之至誠前知則
至誠仍後于鬼神矣若然周之興也鶯鶯鳴于岐
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子鎬在恒人誰不知之
又陳自曾曰正義云本有今異曰頑本無今有曰祥

中府說

六

晉何胤云國本有雀今有赤雀來是福也國本無
鳳今有鳳是祥也左傳云地反物為妖說文云衣
服歌謠草木之怪為妖禽獸蟲蠃之怪為孽

又文輝曰著龜即卜筮四體鄭註專指卜言謂四體
者龜四足也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

後右舉世不能從其說章句以人之四體當之極
是但其所引據祗邪隱見魯定一事遂有疑非
通義者不知春秋多此等如晉惠受王悔楚屈瑕
舉趾高州成肅公受服不敬晉厲公步高而視遠
晉卻琦乞魯師卻禦受衛君享而皆無禮類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說夫鬼神之所以誠不可揜而前知如是者以其能
體物而不可遺也會至誠如神而可遺物乎雖曰
誠者先盡已性從自成始而誠之為道亦合天道
人道而歸于誠身從自道始而究之盡已必盡人
盡物能有誠者亦必變物化物以物之終自有而
無物之始自無而有總在此實德耳向使無此實
德即無此物無中和即無喜怒哀樂無忠恕即無
子臣弟友是故君子能誠則誠不能誠則誠之是

中府說

七

為貴也

三誠者皆性惟誠之二字屬教則其分性教分天
道人道祗為能盡性與其大致曲兩節下皆合言
之者豈可分別况故至誠無息大文顯有故字是
從成物一串說下究所以成物之故而以悠久無
疆無為而成應之以為所以成物者在此也此即
位天地育萬物之實功也故禮記舊本于此節直
接時措之宜也句而忽從分之則于大文有礙矣
註經而改經豈有此理

附說遠宗曰道即天道人道之道猶率性之為道中和

之為達道是誠之見于行者即誠也若以誠為心
為本以道為理為用又支離矣試問至誠之達乎
以前知誠與道並出將是心本可前知乎抑是理
用可前知乎况誠者物之終始即是此誠者而及
曰天下之物皆至理之所為則誠又是理是用不
是心不是本如之何

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一反一正以為汎
言皆得以為著人亦皆得章句以為上句汎言下
句著人故或問謂不誠是誰不他須有個人不他
言極明快乃于物之終又曰且如草木自萌芽至

中庸
卷五

八

枯死皆是有此實理方有此物若無此理安得有
此物此是誰無他亦有個人無他乎

附先生歸草堂說此節客問物之終章句謂理
盡則物終與不誠無物一意而先生謂物終亦
是誠何也曰此非予言也經明云誠者物之終
始而章句曰終是不誠則經但當曰誠者物之
始于終字宜刪却矣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則
死之理即生之理不惟同此一理且實有此理
于此不識則無庸講學矣故易繫明言原始反
終知生知死只一彌綸天地之道盡之所為誠

也物生有時物死有候若不誠則無候矣生物
施死而物旋生若不誠不旋生矣有一艾子于
此月令腐草化為螢此草以無理而死既已腐
矣乃忽化為螢則其無理而死之時正其有理
而生之時吾不知是物之理何時有何時無也
請一思之

文輝曰物之終始即是成物易曰萬物之所以
成終而成始者也始亦成終亦成也若無誠則
終是敗矣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

中庸
卷五

九

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一作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
也故至誠無息禮記本接不息則久久則復微則悠
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
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說蓋既為誠者則在忠恕立心之始必推已及物而
在慎獨致中和之極則必位天地育萬物非自成
已而已也其所以成物者在此誠也誠有仁成已
是也誠有知成物是也此天命之性之德也合人
已外內而為道者也是以成成已或成物時措之
而無不宜也然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附說遠宗曰仁義禮智爲性之德說見首章成已從仁

不待言若成物從智則尚書宜聰明作元后易知

臨爲大君之宜皆是

說乃求所以成物之故則以物不粹成而誠無偶至

自非本健行之實立可久之業卽不能歷歲大重

厚崇高著明以底于有成蓋誠者天下之至一而

無間者也卽不息也不息則久矣藏于內者久則

微于外亦久悠久遠亦久也悠久則博厚則高明

一齊俱至幾見博厚高明悠久而物有不載之覆

之而成之者乎則是成物者必覆載以迄于成究

之所以成之則悠久而無餘事矣不息而已

附說陳自曾曰厚爲深厚高爲高大似未安厚與深載

然兩義一是浸深一是阜厚高不是大大卽博矣

故不如積厚崇高爲當廣雅厚有積義

又說遠宗曰悠久則自能成物其中博厚高明四字不

動而變無爲而成

說此言說者與誠之者皆能贊化育而參天地也不

見而草不必形著明也不動而變不必動變化也

無爲而成而成物與天地合矣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

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夫

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

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

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

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

其不測鼉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說此專言天地之誠而微微而能成物者以著明之

不貳卽誠也非所以誠也生物卽成物也非初止

生之而後又成之也博厚高明悠久卽微也微則

俱微非博而又厚博厚而又高明又悠久也

生物卽成物易廣大配天地但言廣生大生而成

在其中如中庸贊化育萬物育只是生可驗

附說遠宗曰多餘也言少許耳繫懸之也日月星不着

于天有若懸之

又說樓象明曰辰不是日月星三辰又不是五時之五

辰又不是十二時支辰此即春秋傳日月所會謂之辰言次舍也但十二次舍舊各不同自十一月起至十月亥止洪律歷志為星紀玄枵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梁析木皆順數者而馬融尚書註則自玄枵子起由星紀丑析木寅至娵訾亥止皆逆數者未知孰是

四書華嶽二山與河海對文按周官職方氏九鎮河南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西雍州其山鎮曰嶽山爾雅五山河南華河西嶽

附說遠宗曰鼇介蟲之元龍鱗蟲之長鼈為鼇屬蛟為

中庸說

士

龍屬惟鼈則魚鱗龍足而與鼇為族如史記鼇鼈與處莊子鼇鼈魚鼈類

又文輝曰馬融廣成頌左挈鼈龍右提蛟鼈春薦王鮪夏薦鼈鼈六物俱見此似用中庸文者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說至誠之配天如此然但舉文王者所以起仲尼不為天子而亦與天地同大之意說見後

附說遠宗曰純廣韻誠也不雜也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說至誠而聖人則既能配天地以育萬物自當致中和以行教化中庸雖道書實禮書也故道有洋洋而以大為大者天地也有優優而以繁重為大者禮也特非至德不行耳

附說遠宗曰優優亦是大似不當由小字德即性之德

禮儀威儀禮器作經禮曲禮漢藝文志作禮經威儀似較當然古詞例多不齊集如此若三百三千

中庸說

士

則諸書皆同疑此亦古之成言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說是故君子欲秉性之德以行配天地作禮儀威儀

之道則必尊德性以盡天命之性然後可配天地

道問學以行修道之教然後可作禮儀威儀則由

德性問學推之天下有廣大高明如天地者乎有

精細微密中而庸和平而有節如禮儀威儀者乎

然且崇效天地尊已然之跡一敦本質裁成器物

起日新之業因而制禮此聖人之道所以既洋洋

又優優也。君子于道之在天地者，則由尊德性而致之極之溫且敦之，于道之在禮儀威儀者，則由道問學而盡之。道之知且崇之，其本末兼該，繁簡交至。如此人第見其或性或教，致功有異而不知其所以者，為此禮也。此即率性修道之實事也。
附說遠宗曰：中庸工夫只是慎獨，原無許多名目。且存心致知與知行先後紛紛聚訟，得此鉤棘盡除矣。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中庸義
說：修道至此可以建德而行道矣。然此中有位焉。有位則內聖外王然後可制禮而行。建道于天下，否則第保其身已耳。此仲尼之所以同天地之大該誠聖之能而惜乎徒有其德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禮記本意而至此皆引子言
說：子嘗言制禮必有德有位，時天子其位也。今天

下其時也。

附說遠宗曰：制度凡六官經畫裁制，如律度權量服物器用，徑達律字類皆是不止車軌也。文鄭註書名文輝曰：言書與文與名皆訓作字章句，從鄭註書名而小注文，謂書是字，形名是字，聲則仍誤解矣。按漢志：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謂闕字也。若聲則安能闕之？凡聲韻作讀漢宣徵齊人正讀，使張敞受讀，此是字聲若秋官大行人論書名聽音聲，則以各國人而使之教字，又通言語名與聲，截然兩事。故外史述書名

于四方。即論書名也。又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凡名字皆是字字。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上無禮，禮記本義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夏商非時矣，故王天下有三重始能寡過，否則裁必及身矣。何則？不信從也。

三重鄭註謂三王之禮固謬然以議禮三事當之，則官府制作與保氏書教皆在周禮六官中焉，得

與議禮相峙而三若然則禮又有樂不敢作禮樂
將四重矣况此從禮儀威儀敦厚崇禮來專重禮
教安舉難及唐陸氏釋文有本有訓德位時作三
重者似較近理識者案之

附說
遠宗曰愚而節祇賤而自專與爲下不信合餘俱
不然若三重作不驕則勉強矣祭統夫祭有三重
焉下卽承以祿獻升歌舞武三者此下承以時位
德而不及制度考文亦似有可疑者

文輝曰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與論語宋不足徵
同謂禮僅存宋則不足徵可知也或謂子思困于

中庸說

夫

宋作中庸其改宋存語是爲宋諱則改人語以爲
諱微生高用心矣禮運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
而不足徵也夫子語行世已久引言者殊詞非曲
護耳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
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
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
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

有不如然而蚤有舉於天下者也禮記本言此

附說
說本身德也徵民信從位也時也然且幽合于天地

鬼神明通于前古後世將世爲法則尚也無舉乎
先仲氏嘗疑自誠明以後至誠參天地至聖崇禮
教皆天子治天下之事獨此與君子尊德性節但
主無位者言此必借禮教以隱起仲尼祖述憲章
之意所謂揚祖德也故本身以有德言徵民則惟
恐其不信從而姑爲徵之正指無時位者言不無
時位所在作之已耳何必徵驗是以不爲世信從

中庸說

七

當與天地鬼神相質証不爲時所尊信則但前承
古王而後待之其人之繼起世法世則不必一世
也獨言獨行不必及之政教也否則時位聖人自
天覆地載中國蠻貊誰不尊親而僅曰不惡不
厭曰有望有譽一如當日稱聞人者此非仲尼乎
故下直以仲尼接之先仲氏多學並不杜撰此必
前人所已言者但不可考耳

附說
遠宗曰知天知人言禮之在天在人者無不知以

禮本天則而因人情也此原言禮乎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

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說惟仲尼之德貫千古而克兩間其量無不周而行

無不微因之育萬物而致達道于天下各無遺異

雖無時無位而已有其德小德大德可存可發初

以爲至德凝道必峻極天地然後可以成洋洋之

大而不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大卽在此德也

附遠宗曰章句此言聖人之德此德字承上五重之

德以起下達天德之德鄭氏所云子思作此以昭

明祖德者真領要語也

又曰宗祖傳述近乎道憲典章程近乎法天時者

詘伸之氣自須準運水土者動靜之跡便于因襲

此皆依文爲訓者若載之用持覆之用幬行以錯

而不竭明以代而迭變則大文自明無庸另析惟

萬物並育天下非一物道並行者天下非一道何

必四時日月始是道此錯行代明只接行字亦未

安若小德大德割截分疏則又支離矣至于首節

內外本末大小體用先後諸字紛紛聚訟則總可

不顧耳

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

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

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

行而民莫不說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

通天之所履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

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說向使仲尼有天下則仲尼至聖也惟至聖則必能

出其大德小德以治世而配天地有如是者

附遠宗曰聰明睿知總只成物知也之知聰明以耳

目言睿知以心言然此只聖人聖字謂之聖德不

宜與下仁義禮知合作五德若容執敬別則卽易

四德無疑耳文是文章不聞智理是條理不替亂

故是知者之事

又文輝曰聰明睿知作五德惟恐疑此爲四德所本

卽大德耳然與不害不悖之小德已兩端矣况下

文明有溥博淵泉爲川流時出之本卽降首句爲

小德而敦化之大德依然在也又况下至誠章經

綸大經則明是達道九經之小德是兩章言德各有大小何用分屬乎

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苟不同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說惟至誠能備全德修大道定大本默契造化以待時位之自至仰或知而不行但託之空言而未嘗見諸實事亦可以知天知人世爲法則而況于行之者乎然則致中和極位育本性以爲教而盡中

庸之爲德者匪他人仰尼是也

中庸

三

遠宗曰大經卽達道九經之屬經者分之綸者合之也大本卽中爲大本也其仁以大經言猶敦厚也其淵以本言其天以化育言聰明聖知卽聰明睿知聖人也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然也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說此復自不睹不聞以進之不已不顯由聖學以極

聖道由聖德以訖聖化而總以無聲無臭盡之無聲無臭卽不睹不聞也聖學在是聖道與聖德聖

化俱在是也此中庸始終一慎獨也慎獨誠也遠宗曰耳目無睹卽是耳鼻無聲臭特睹聞以

學言聲臭以治化言耳可與入德不顯惟德乎慎明德德稱如毛皆與君子至德誠之者性之德三

重之德仲尼之大德小德達天德由聖學以進聖道而兼治化者顯然指出皆是眼目

文輝曰聖學垂重在誠之一邊誠之之學惟形著

中庸

三

明一節爲實功而其爲教爲治化則又以不見而章三句爲配天地育萬物之極境故此由其次而後歷言至誠至聖功化至是獨舍誠聖而專言君子凡八引詩有七君子雖與篇首君子中庸相應然其所實指者則誠之者也君子誠之君子尊德性皆從其次者進于誠聖傳以八引詩分作三截似與形著明六句不見而章三句互相發明闇然形也亦孔之昭形則著也此不見而章也不愧屋漏淵者明也以戶牖之明漏照其處也著則明也然而不動言而誠信不實怒而勸威明則動也究

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則不動而變也。于是其刑變也。不大聲以色。以至于無聲無臭化也。即無為而成也。此中庸立教之要旨也。先子與三公。仲見也。曾為此說而不記其詳。然大概如此。遠宗曰。春秋戰國間文多引經証明。如大學孝經。緇衣。表記。類衣。錦尚綱。是引衛風碩人詩而易其詞者。舊註初嫁在途。先衣錦而加單殺衣以蔽之。綱者單也。淡溫諸名皆與綱為類者。溫者渾淪故與理對文。潛雖伏矣。小雅正月刺幽王詩。又曰。此覆言慎獨工夫。從開始故斷曰。入德實下手處也。章句又以潛伏節作動察相在節。作靜存則闕。然首功無着落矣。工夫分動靜已難下手。况頭上頭乎。且此章次第皆自內達外。自身及物自治已以推之家國天下。故曰遠近曰風自而一歸之于微顯謂治功聖化必自知微推曉之也。今先動後靜由意推心山情推性則于章內推盤大第一概乖反。且治人以身不愧屋漏正身之及物時也。屋漏小明至牖戶則大明矣。故與幽屋漏明祭與為陰厭祭屋漏為陽厭若此是靜存則不言而信當與誰信說見首章。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奕格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遠宗曰。相在爾室。大雅抑篇奕格無言。幽顯烈祖篇屋漏室西北隅之名。奕格詩作嚴假引詩易文。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遠宗曰。不顯周頌烈文篇予懷大雅皇矣篇皆頌文王詩也。德輶大雅烝民篇輶輕也。倫比也。上天之載。大雅文王篇載事也。聖功即天事矣。



中庸說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所論其門人章大來樓宅中朱樟陳佑
及其姪文輝子遠宗編次而各附以已說皆與朱
子章句互異大旨以慎獨爲主闡劉宗周之旨蓋
宗周奇齡之鄉人也奇齡博洽羣書其說經善於
考證至於舍考證而談義理則違才易務非其所
長又以辨才濟之愈辨而愈支固其所矣

聖門釋非錄五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聖門釋非

錄五卷》提要

西河合集

聖門釋非錄目

卷一

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
巧言令色鮮矣仁

使民以時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蓋有之矣哉未之見也
夫子之遠志也

卷二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
有教則民化

其餘則曰是至焉而已矣
聖門釋非錄目

魯爲我難焉
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賈勝文則居文勝質則史
知人之者衆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
子路使門人爲

卷三

子民富于周公而求也爲
子長於匡章

文猶質也節
先事後得節

衛君待子而爲政事
無欲速無見小利

卷四

今之從政者何如

今之從政者何如

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也

也

不告也

事其大夫之賢者二句

性相與也習相遠也惟上

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天德出人也

小德出人也

喪致乎哀而止

豈若區區區區之為哉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

何為其莫知子也

當仁不讓于師

如與下愚不移

君子尊賢而容眾至末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非與並為亡矣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聖門釋非錄 一平湖陸邦烈又趙氏新

四書臚言曰儒者說經本欲衛經使聖賢言語瞭然

作斯世法式而集註于夫子所言必拗曲撮直抄襲

其詞名曰補救而至于諸賢殿口則盡情吹索一概

掃蕩自有子孝弟子夏賢賢以後並無一許可者豈

儒者所學原與夫子一門有異同歟抑亦儒者神聖

直接堯舜禹湯而于夫子以下多未當歟

聖門釋非錄

十

孝經問王恬曰宋儒自矜所學直接堯舜因互相標

榜原有微視先聖之意故于北宋諸儒高樹門幟不

容一人嘗議如劉貢父改二程全書一二字便作杜

四布痛加譏貶必欲使其還復舊文而後已而于先

聖先賢恣情敲駁大學孝經連篇刪改即孔門諸賢

何一不受其削斲相其用心實有抑聖賢以揚同類

之意宜乎俗儒入告請斥十賢于堂下而升周程張

朱與四賢接席而恬不知怪也嗟乎恐將來四賢亦

不安此席矣每讀六經未嘗不累息焉

邦烈曰集註痛抑聖門弟子初不過私存其說以稍

寓微意實不料後此之直奉為章程也故朱子平日
自言論語集註屢改不定耶與或問前後不相應又
曰論語集註為朋友傳去鄉人不告而刊及知覺則
已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所未穩篤誤看讀正所
謂記一而遺百得粗而忘精者其自道如此自元仁
宗初創立八股用朱子書取士勸為功令而明文皇
帝一遵元式且造大全一書以曲護其說嗣此四書
無木文且無舊註即宋儒別說亦概從屏却以歸于
一門而于是孔門諸賢無平反時矣然元制八股其
創立程式于後股原經後原有結尾一項明朝所云

聖門釋非錄

大結者許自出已意取正傳註故樂禎壬午癸未嘗
科場終年尚有浙墨君子務本二句題其結尾謂孝
弟是仁本仁不是孝弟本而癸未房書黃淳耀文子
管仲非仁者章結言子糾是兄小白是弟朱子錯而
孔子不錯稍為聖門辨冤今則結尾既廢而高頭講
章復曲體集註刻魂鑊象使毫髮不失于是大中論
孟有傳而無經有儒說而無聖賢之說如入齊者知
孟嘗而不知有王入秦者但問有太后穰侯高陵
涇陽而不問有西秦之主初猶暗奸繼則明竊孔氏
一堂將何存濟因稍輯先生所言與他書偶錄可引

據者彙成一卷名曰釋非以為聖門口語各有精義
或未可盡非焉爾

孝弟也者其
為仁之本與

集註為仁猶言行仁孝弟為仁本謂行仁自孝弟始
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
本則不可性中只有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易嘗
有孝弟來

聖門釋非錄

西河講錄曰仁義禮三字肇于易文言而孟子始增
智字為四德是仁義禮智根于心實始孟子乃孟子
明言孝弟是仁本未嘗言仁是孝弟本觀其曰仁之
實事親是也實即是本又曰親親仁也親親實生仁
是創言四德者明曰仁本孝弟曰孝弟生仁而襲其
說者茫然不知其說所自始而概從反之曰仁不本
孝弟且不唯反之又從而決絕其說曰人性曷嘗有
孝弟是併其良知良能孩提親長堯舜之道孝弟而
已諸所言皆一切叛盡而論語開卷即立此說豈孔
氏一門與有子孟子皆非與須補救與
論語精求篇曰有子原文反覆踴躍跳擗而為
是言定知聖人言仁只在孝弟其警警後學提撕
噴何等急切及一問偏說而索然矣有子有知不且

自晒其多事哉

呂覽夫孝三王五帝之本務此本務字實出有子務本二字

後漢杜篤傳口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末雖煩苛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爲仁不是行仁爾雅爲作也本字亦不是始字字書本者根也惟宋人廣韻因程子是解增一始訓而字書亂矣然猶幸本文必不可解本文兩本字一義孝

聖門釋非錄

四

弟是行仁之始將君子務始始立而道生可乎

或曰始原非本字然與本爲類故可借訓如物有本末與事有終始卽以始貼本可驗也曰不然下論抑末也本之則亡而以有始有卒貼之是始反貼末本

反貼本何以解之

講錄

西河先生傳曰及入塾太翁以先生善誦使盡讀論語註勿廢字至其爲人也孝弟章請于塾師曰願勿盡讀曰何故曰人性祇仁耳無孝弟此言不忍聞

巧言令色

邦烈曰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夫鮮只訓少豈有絕無

而尚是鮮者此補救夫子語也

講錄曰巧言令色不是仁惟恐祇言鮮則絕之不嚴終有流弊殊不知夫子他日更有巧言令色左丘明耻之之語其絕之未嘗少寬特仁之有無須有分寸巧言原不是險狡狡誦誣罔抄變陰陽二三諸賢辨其言甚好而色甚善不過從言色上做工夫猶好育自口已耳未嘗絕天良也且人不知學亦當讀書喪記辭欲巧毛詩令儀令色則巧令原是善字左傳師曠善諫叔向引詩巧言如流以頌之夫以善諫之人而目爲巧言向使說有流弊則詩禮春秋其弊將不

聖門釋非錄

五

可勝言六經皆可廢矣聖人之書而於六經相發明處亦宜簡默安得抄變聖人之言陰就已說乎

毛克有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堂堂卽令色也難並爲仁則正是鮮意未聞子張絕無仁者

朱鹿田曰鮮爾雅訓寡訓少並不訓無况絕無乎且專言祇言也祇言鮮則尚有可知今欲補救聖言而先自坐以訓詁之流弊何爲

邦烈曰吾日三省章引謝氏語諸子之學皆出于聖門其後愈久而愈失其實借會子以推抑諸賢者第于本文無可議處耳其誤認忠信見四書

賡言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講錄曰五者非條非件亦全亦偏似鮮倫然聖人立言比之雲霞在天隨意卷舒與後人修辭但取齊習者有別此不過舉其要者言之大抵治國祇治事治人二端敬事則事無不治愛人則人無不治斯二者已約畧盡之矣乃復參舉三大政一在約信如傳別禮命質劑要會皆是也不虛言一在節用如九貢九式欽弛均節皆是也不信一在時使如力政徒役師田簡稽皆是也此亦有何流弊而集註又以爲其言淺

聖門釋非錄

六

近引程氏諸說謂此特論其所存未及爲政夫未有行政而不先存心亦未有行政而祇存心者夫所云敬事卽存心也且猶是五者何以行之只幾近存心便深遠且此時存心不是學問究將見諸行事者不知存心而已將終及爲政抑不及爲政又不知存心幾何時可及爲政此皆周章無理之極至者然且曲爲補救不但不及爲政并引程氏不及禮樂刑政以微示夫子淺近之意夫節用時使謂不及禮樂刑則有之未爲不及政也且敬事何事禮本兼樂而禮職刑職則止敬事中之一事是夫子之言無所不該僞

者認事字不明反以至淺至近四字目之雖力爲挽回亦何必然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集註引吳氏謂子夏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必至于廢學

講錄曰此吳氏卽吳棫字才老者呂東萊同時便云才老蓋以記誦爲學者故其言雖若有理而意有偏至謂偏于記誦也然則吳氏此言在當時已知其謬矣朱子引之或亦記誦之學有偏至與

聖門釋非錄

七

論語精求篇曰子夏是節詞氣抑揚與有子孝弟章正同有子重孝弟子夏重力行未嘗廢學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天下原自有不學而可知能者是明言不學尚非廢學今但云未學而卽廢其有廢學之弊則愛親敬長必不容在博習先與毛述齋曰行是學中事學不是記誦中事雖曰未學徒謂其未能記誦耳其于學中之事已得之矣故子夏急以必謂之學救正之謂此正是學學本如是已耳王百朋曰謂之學謂此卽是學非謂此是學過者其云謂之已學與必其務學之至皆補救語子夏之言

並不如是

邦烈曰子游子夏問孝諸章集註謂子游能養而

或失于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此實寬

誣語天下無千百年後視千百年上人而能見其

顏色者若謂夫子所告必因病發藥則子貢問士

而告以使四方子張問成人而告以卞莊子之勇

將添症候矣凡此皆概不引辨觀者審之

不知為不知也

請錄曰不知是知知不知是知此明白了義並無

流弊而集註又補救恐其安下不知必補曰由此求

卷一 門 釋非錄

八

之又有可進于知之理則首鼠矣凡言必有要唯子

路強所不知則子所告者要在不強不知不要在求

知此非一打一撻擲可補救者稍一撻擲則言失肯

緊聽者適迴不如不告之為愈矣且天下原有必不

可求知者諸道之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求知則惑

矣且六合之外不知者衆大禹治水未嘗知河源周

公問六服不必識西笑講越雉也現天下有求在知

有求不在知者辨菽麥而作食此求在知者也雖不

嘉節不食不知其味此求不在知者也倘食未入口

而強求知味求亦何益故不學不知道學然後知不

足教然後知困苟曉聖學定不以夫子之言為有弊

矣何補救為

孔子謂季氏

集註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邦

烈曰此微詞也

講錄嘉興陶書巖問曰夫子仕魯但誅少正卯不先

正禮樂誅季氏得毋有伏誦乎曰此儒者無學不綱

考經傳而設為是言毋論王者圖治禮樂後與夫子

仕魯無幾時必不暇及幾見季氏宗卿可憤然而誅

之者夫子為三家小司空始進司寇顧尚未秉政與

卷一 門 釋非錄

九

命卿上大夫有間向使季氏可受誅則當桓子受女

樂時夫子得禁而斥之不致所殺便行矣其証經當

知經八佾之僭不始季氏也季氏與三家同僭八佾

亦同僭雍徹然其僭之之故由祭桓桓桓之僭由

祭太廟太廟之僭由祭周廟即出玉廟以魯為宗國

當祭文王為宗子所自出之王故舞佾歌雍因雍詩

有文考文母本為祭文王所作詩也乃周公宗子宜

配出王故同用斯禮而其後羣公遂起而僭之此因

祭所自出而後竟以祭出必正禮樂將必追先公宗

伯如夏父弗忘輩而誅之季氏不受戮也且讀書當

論世昭公欲逐季平子而身反出亡當時列國聞者皆謂季氏不宜伐其後哀公仍欲逐季氏而仍蹈前轍然而終春秋之世齊晉分篡而魯獨無恙此亦量時度勢者宜慨然矣况聖賢行事與宋儒所說毫不相合孟子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假使孔子正禮何難拘獵較者而誅之乃其所先者在正祭器未嘗誅一魯人也宋儒好責人並不責已夫宋儒何嘗不仕宋胡安國與秦會之同朝不惟不誅會之且從薦之而其子胡寅胡公則又為會之所薦而拊然不辭夫二程不誅王介甫三胡不誅秦會之而謂夫子當討

聖門釋非錄

十

陳恒誅季氏謾也君子不道也

無所歸也

王草堂曰天以形言帝以至宰言故書言上帝者二十有九詩言上帝者二十有四易言上帝者二禮記言上帝者十四書言上帝者五而皆指天言是天即上帝但言形而主宰在其中並無有指作理者朱子不知何據解天為理殊不可解越陰癸語云從來論天者皆指蒼蒼言之朱子謂天即是理可以破千古之謬補聖言之所不及則理生德于子理將以夫子為木鐸知我者其理乎理喪于理脈之可通乎理未

欲平治天下吾之不遇魯侯理也其子之賢不肖皆理也可通乎此必不可通者見天人實有相通之際者不識耳呂東萊云三代詩書多說天見得天人之際相近秦漢以下便昧此矣魏柏卿云天者上帝也惟上帝可畏若解作理則于對越上帝處反不見得此為至言

邦烈曰講錄謂集註祀竈之禮先設主而祭于其所然後迎尸而祭于奧皆朱子自造禮文從來行祭總無在家室中者不惟祭祖宗在廟即祭五祀室神亦無不在家廟之中何曾祭于其所况祖宗

聖門釋非錄

十

祭廟與若五祀則惟戶中竈亦祭廟與而門竈與行則皆祭之門旁西房之奧何曾是廟室常享之所此皆數百年各處變者故與竈不以祭五祀言講錄辨之甚悉也但此非補救聖言之証故不必及耳

荷志于仁

集註楊氏曰初志于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講錄曰仁與惡對待仁惡即善惡以仁者善之長也聖學所分只是善惡並無理欲對待語理欲對待起

于樂記爲西漢儒人之言前古無是也大學止至善中庸明善孟子道性善惟論語以仁字代之故特發此論使仁惡對待勢不兩立有仁無惡有惡無仁而宋儒又恐其有弊以未必無過舉爲之補救夫過卽惡也吾不知所云過舉者是何等舉法舉在心抑在事一打一撻擲究不明了將夫子提撕警省直捷痛快之語忽從而撓擾其間豈不可惜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邦烈曰此決言必無用力不足之人以杜學者之疑未見卽上文未見不足無有二也乃曰原有用力而

聖門釋非錄

圭

力不足者但恐偶未之見耳則明明有用力不足之人與子說相反非補救矣

講錄曰向曾以此問先仲兄先仲兄曰朱子是說必誤認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一語謂此明明有力不足一等人故云然也不知此須認清力道有不足力仁無不足力道如文王望道未見顏淵欲從末由此道字是力仁已成之候如中庸天道人道顯有明誠致曲所未到處故有不足若仁則人心也善也意之誠者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安有用力不足者此是力仁再求曰非不說子之道是力道豈可仁道二字認不

清而反悖聖言如此

毛述齋曰中庸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亦是行道有不足處與子告冉有語令

觀過斯知仁矣

集註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補不仁字

論語稽求篇曰但曰知仁則惟知有仁並無知不仁

一邊卽程子以厚薄愛忍並言皆非也大抵黨字作

類字解指倫類言則單指爲人受過者言受過各有

類如周公使管叔監殷則于兄弟一類孔子答昭公

知禮則于君臣一類孫性私賂民錢市衣進父則于

聖門釋非錄

圭

父子一類子路爲姊喪不忍除服則于女兄弟一類

總是仁愛之至不惜受過故受過有類則觀之而可

以知仁天下豈有爲人受過而尚可目之爲不仁者

乎則何厚何薄何愛何忍乎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集註曾子有見于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

之目以著明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此與違道

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講錄曰此由見道不明過疑聖賢所造定有深淺且

疑此際頗疑謚必非可以忠恕兩字顯然揭出故其

于一貫並無明証而至于忠恕則或疑或信似合似離一往鶴突殊不知聖道淺近一貫只一串一串之道只在忠恕夫子此忠恕曾子門人亦此忠恕無二道亦無二心然且忠恕二字究只一恕字此推之論語二十篇與大學中庸孟子無不然者

征與先仲兄論忠恕謂此是聖道即是聖學本體與功夫總無兩樣及在嵩陽受賀凌先生之教而體驗之覺加倍親切道在忠恕學亦在忠恕功夫在此本體亦在此卽以大學言之誠意忠也其止善去不善而無自私自利之心則恕也此卽學也乃卽以其

聖門釋非錄

南

學爲繁矩推心度物極盡忠恕而明德新民由身心意知以推之國家天下道皆一貫然且只一恕字曰所藏乎身不恕曰所惡於下毋以事上無非恕也中庸亦然至誠忠也由明善致曲以推之動變卽恕也是成已成物盡已性以盡物性天地位萬物育何者非一貫之道乃其學則始于忠恕曰忠恕違道不遠又只是恕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且隨以所求未能鋪排恕字至于孟子則萬物皆備一貫也反身而誠忠恕也然而強恕而行只是恕也此道也而學在其中焉是以論語兩一貫曾子是一貫之道

故曰吾道曰夫子之道子貢是一貫之學故曰多學而識然而曾子一貫在忠恕子貢一貫只是恕夫曾子一貫明指忠恕子貢則未嘗有所指也何以知子貢一貫只在恕字嘗細核子貢平日其與一貫相發明者全在終身行之一章夫終身行之非一貫乎乃夫子告之者祇一恕字且申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八字實之以爲一貫之學只在此也乃子貢遲久有得遂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恕之近乎道也然而子貢未能也須學也又遲久而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而夫子

聖門釋非錄

主

仍以能近取譬勉之以爲聖仁是一貫之道之至而其學則仍在恕字亦惟學而然後可進于道也然則子貢一貫其平日用功不知在所告後所告前而刻意行恕三請三進有如此近儒不知聖道併不識聖學其于下手入門處全然不曉東張西顧曰立志曰主靜曰主敬曰涵養用敬曰格物窮理千頭萬腦終無歸着以致六七百年來誰能于下手入門處明白指出及驟問一貫而彼我茫然夫萬殊一本此佛家之萬法歸一也且亦籠統何着落及問忠恕二字宜警然矣乃猶鋼破之久翻盤爲借端之目夫明指本

心而猶曰借端則于當身且不知而欲其知道知學難矣先仲兄曰儒者不識忠恕即無忠做恕不出六字以愚觀之當是無恕做忠不出夫即一偶然之語而的的相反顏習齋曰聖學之亡亡于儒說非虛語也

一貫須實解出二字名義一是一件物事貫是持此一件物事貫穿將去字書以緝穿錢曰貫是也元本文有以字若一是一貫是貫則以字何解

忠非盡已之謂廣韻忠無私也國語忠非親禮証厚也曲禮不竭人之忠謂欲人厚已惟毛見南渡後作

聖門釋非錄

太

增韻始用程伊川解以發已自盡為忠非古訓也若恕則說文仁也詩正義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總謂心之無私而善于人者與大學誠意正是一義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晚晴稿

陳佐自曾較

聖門釋非錄二平湖陸邦烈又趙氏輯

子謂子產有君

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三不仁三不知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邦烈曰此亦補救語

譚錄先仲兄曰子產于四者外尚多溢美夫子舉其大者稱之耳即其治鄭二十六年能使晉楚爭鄭者

聖門釋非錄

皆無所利較之孔明治蜀隨手喪失者相去何等儒者喜于稱孔明而必不甘于稱子產亦不可解

王草堂曰子產治鄭自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廬井有伍田有封洫而外尚有輕晉幣焚載書慎守藏弗許請崇勿毀鄉校為相一年墜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儲價門不夜關道不拾遺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是其于君子之道有計數所不盡者乃反曰臧文仲所善者多而子產翻有未至是文仲之居蔡竊位不仁不知者反當褒而子產之政治如彼稱許又如此者乃受貶何

其顛倒悖謬之甚耶

李白山曰數事而責必多善則殺人于市數其罪而誅之者皆善人矣若數事而稱必多不善則凡君子三畏君子三樂皆可皆議恐論語論人之例必不如是

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講錄曰斐然成章不知所裁是公然具一材品未曉斷割如梓材之未斲美錦之未製故曰斐然曰章曰裁明明白白今乃曰恐其陷于異端則未有稱其成章而猶慮其陷異端者章但有成虧而無同異異端

聖門釋非錄

二

可斥絕而不可以裁成此在夫子口中與夫子意中並無有此而忽挽此語此則窺伺聖門之尤甚者也

王草堂曰夫子所裁不過如求之退由之兼人賜之過商之不及之類何處着異端二字

講錄先仲氏曰宋儒之學實本老氏皆華山道士所授而北南二宋皆宗之故南宋洪邁為史官而儒者皆句遺作陳希夷先生及周元公諸大傳且載太極圖說于傳中以太極圖說本道書太上無極尊經中所出書也

王草堂曰朱晦庵詬陸子靜從初亦學佛便都與禪家說話一般而子靜答晦庵書云如老兄所謂真體不傳之祕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方所迥出尋常超然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是朱以陸為禪而陸又以朱為禪不能辨也

又曰程子云游酢楊時先曾學禪不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呂微仲之學入于禪談那和叔晚游乎佛程伊川自涪歸嘆曰學者皆流于異端矣朱子云謝上蔡用導引吐納之術而其說仁說覺分明是禪呂晦叔晚益究禪理蓋其家學相傳如此游氏則分明

聖門釋非錄

三

是投番了是宋儒自供多陷異端遂疑聖門亦如此此緣生平不曾識得恕字親切故云然耳

毛述齋曰孟子不成章不達以正途進造為言

有顏回者好學

集註引程氏說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乃情蕩而性亂矣覺之者使情合于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

講錄曰好學當實指學字如大學誠意則自能謹好惡而無遷怒之病中庸明善則自能為善去不善而

無取過之失此仍是聖學忠恕推情至善中事乃鋪張門面徒以天人付受處敘說一遍于學何與毋論此本俗儒常談人所易曉即不傳之謚在聖門弟子未易問者但講論過去何益于學况此實二氏之說如黃庭經五行相推大歸一十六觀經所謂四德本五行六情出五性者此宋初儒人親得之陳希夷鶴林寺僧之說在先聖先賢從無此言若此者直置不道可也

毛述齋曰不遷怒不貳過是好學實事恕則不遷怒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再

行則不貳過

且角

王草堂曰仲弓之父行誼全不可考唯史記有父賈之文而家語加以不肖然未嘗云惡也集註曰父賈而行惡則太甚矣以數千年後而詭數千年以前之人必求實據原不可增損一字即增損毫釐皆背今舊文明可引據而忽改不肖為惡不惟不恕且從苛之此其恣何居或曰不肖即惡也偶改此字何必贅過殊不知不肖祇不類字書曰不似先人並不是惡故中庸不肖者不及正義謂不肖勝愚是也且不

禮記平王制簡不肖以紕惡惟兩有不同故不肖祇簡飭已耳惡則屏棄之矣則是典制罪狀分明兩等况仲弓之父其名字行誼並無明文誠何所據而深惡痛絕使先賢之父必枉受極罪如此

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講錄曰或日一至或月一至則視聖門弟子無人理矣天下除却木偶陳死人外即盜賊叛亂亦豈有一月之間不起一良心者以此概聖門且以之繼三月不違之後可乎三月三字在月字上則繼三月者當是一月至一日至不當曰日一至月一至也一字頗

倒便相去萬里請善學者思之

善為我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閭閻數人而已楊氏曰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宵從而臣之哉又曰在聖人則可自聖人而下由也不得其死求為季氏附益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講錄曰夫子一門多事季氏即夫子已先為季氏史為季氏司職吏如孟子所云為委吏為乘田者而概以事犬豕節之似過輕薄雖挽回聖人則可一語亦

何益乎。儒者不明理，并不讀書，閑了幾會，好石隱肚。
事叛亂，如王屬之謝燕師，能勝之，担薪莽祇以費木。
綴邑而其先又經權臣竊據，實恐難任，故辭之頗堅。
觀其卽出，事夫子居喪未終，還要經從政，則非仲尼
之門，必不仕大夫之家，已可知也。且爾亦知季氏何
以使閑子爲乎？夫子爲司寇，使仲山旅三都而費則
季氏之邑三都之一也。季氏以南蒯公山弗擾，歷叛
此地與郈郕相屏齒，必得一仁厚者爲宰，故使及子
壽。及子壽不從而後，子路以已意使子羔爲之，則
子壽之使夫子，未必不與閑非可謂聖門必用仕季
氏也。况投鼠當忌器，祇借一子壽而陰唾聖躬，顯節
諸賢已可怪矣。乃諸賢爲宰，不能指舉而明見論語
者，且有仲弓爲季氏宰，一人夫冉牛顏淵仲弓子爲
此德行中人，仲弓與閑子何優何劣？何升何降？而臣
事大孰予嘗曰：使誼論語而不知仲弓之爲季宰，是
爲蔑經。既知仲弓爲季宰而故作是言，是謂侮聖蔑
經，與侮聖惟擇處之。
毛述齋曰：山求事季氏，不特夫子許之，且欲倚之以
行道。觀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而夫子以道之將行
之將廢，陰折伯寮，此明明見之論語，大文非僞造。

聖門釋非錄

六

僻書也。若季氏再召冉求，則夫子且曰：非小用之將
大用之。何嘗以臣事大哉？夫先聖之知爲冉求，且
儒者好責人，亦應責已。春秋策書載冉求于清之戰
爲魯師立功，吾不知楊中立仕宋，非無事之日，曾克
亂否？朱子嘗云：游酢楊時先曾學禪，又云：今則分明
是投番了，是顯然異學。朱子何故又引其說入註中
耶？
同也不
改其樂
王草堂曰：孔安國註顏淵樂道，邢昺云：惟回不改
其樂道之志，然則明白今朱子引程氏語，謂所樂何
事而語類且云：若說樂天知命四字，又壞了這樂則
禪和子矣。元王若虛有云：周茂叔令人尋孔顏樂處
且云：所樂何事？是禪子下句曰：什麼？是受用處。吾門
中並無此等語。
無爲小人儒
講錄曰：孔安國原註君子儒將以明道，小人儒則矜
其名。此從二儒字作解，原不差。誤集註引上蔡謝氏
說：謂君子喻義，小人喻利，凡以私滅公適已自便，有
害天理者皆是利，則直是小人，非小人儒矣。曾夫子
語子夏而或出于此，或曰：子夏好利，夫子此言是對

聖門釋非錄

七

病發藥語觀其告宰莒問政有曰毋見小利可驗也
不知子夏好利從來無據即其告宰莒問政亦大概
論政不必即對病發藥况論各有義此時論需忽據
他時論政者以為說全失論例且即對病發藥言
子夏之病在局量偏淺見模稜隘夫人而知之也故
王草堂云此大小當以度量規模言此較之孔安國
註尤為明白若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有害天理則
是世俗無賴小人可六儒乎曾賢如子夏而可以
害天理三字橫加之乎朱子驟間謝說亦知難通有
云聖人為萬世立法豈專為子夏設則朱子亦早以

聖門雜錄

人

其言為無理矣及作註而又特引其語為科律吾不
知其用意所在何以二三其說前後矛盾又如此

質勝文則野
文勝質則史

集註質之勝文則計可愛和白可愛采文勝而至于
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

寧野

講錄曰質是質樸文是文飾如商尚質亦只尚此質
樸周尚文亦只尚此文飾已耳但文飾質樸不可偏
勝故夫子以野史互勘之而乃曰與史寧野則與夫
子所言明相牴牾然且引禮器甘愛和白愛采二語

聖門雜錄

九

為証夫甘可愛和白可愛采此質地之質與文質之
質毫不相涉質地猶言胚子如調和之家以甘味為
胚子繪畫之家以白色為胚子故從來儒者誤解文
質有以祭之誠敬喪之哀戚為質者此無理之極誠
敬哀戚是喪祭行禮之本故夫子答林放問禮本即
以哀戚當之文質與禮本大相懸絕向使質即是本
則質為凡行禮者必不可略少之數安得但較相勝
且亦安得與文對即汗杯瓦甒為質簠簋瓦棺望周
易以棺槨亦不得以汗杯瓦甒為質簠簋棺槨為文
汗杯瓦甒本諸禮器所自來原即是本且依形造器
亦是胚子若謂此即是質則當易簠簋時汗杯瓦甒
既改棺槨絕無瓦甒質已喪矣何有乎勝故汗杯瓦
甒不開文質必求文質當即于簠簋棺槨中求之如
簠簋用杞梓不用金玉即是質既加刻琢復用丹黃
便是文屬棺不用皮井槨不用石即是質棺加三衽
復用牆翬柳加四阿復用幌布便是文其所云勝者
亦約略增多所謂彬彬者亦大概均稱決不如儒說
比較分寸蓋此處無從下權量布尺度也且儒說有
大不通者讀書當考經亦當論世今儒于經義全然
乖反罔無望矣乃于古今時勢又一切質質夫子未

聖門釋非錄

十

嘗不重文也。郁郁從周顯見口語惟棘子成有去文
 之說蓋稍數乎周末之過文而言之然世有先時質
 而後漸文者夫子先進之論是也。有先時文而後反
 質者夫子麻冕之嘆是也。若唐宋以後則文已絕矣
 舊朝遺裝頗似煩重至今而盡為簡易曩時儀注猶
 近周綴及今而盡成朴略姑毋論其他即文字一項
 六經典麗今出以但嘜兩京博雅今出以空疎故謝
 文正見商彝嘆古制淪亡而先仲兄嚮潞王舊翠觀
 其饌梓坎漆玉環余的而謂焉嘆息以為美醜之分
 殊古今之升降繫焉矣今試觀當世有何禮文有何
 儀飾禮經四十九篇周官經五卷其間名類象數服
 物采章會無絲毫見于世士君子苟有志當發憤尚
 文竭力挽回之不暇而反曰寧野毋史嗟乎君父已
 幽死絕塞而攤經者尚謂國不可黷武以秦皇漢武
 為戒不可痛乎
 王百朋曰儒說以忠信為質皆本于誤引禮器甘受
 和自愛不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語夫忠信為禮本豈
 可相勝且俗儒每云三分文七分質豈行禮而可有
 三分無忠信者文質只在禮字中猶味之醲淡只在
 和字中給之華朴只在采字中忠信與甘白皆質地

聖門釋非錄

十

勿誤認也。
 毛述齋曰文質不是本末若是本末則商尚本周尚
 未必無是理。
 知之者不如
 知之者不如
 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而不及樂則是好
 之未至也。邦烈曰此又回護知好一語以補救之
 講錄曰知之者註並是首鼠語學者言語最愚首鼠
 經一首鼠則彼我勾連兩下瞻顧無進步處矣故曰
 天下惟一打一搓挪最是害事此不可不察者如此
 知好樂三字即知行得三字行必先知得必先行此
 為學次第不待言也夫子亦惟恐一知便了一行輒
 止故兩以不如連作警惕而乃又回護知行一語以
 補救之則索然矣向使知之不可不行之不可不得
 其言有漏或須補救實則至知不是行至行不是得
 譬之知味求食然不食不知味食本求飽然方食不
 即飽略作補救便是蛇足况聖人立言自有輕重縱
 使知好不可少亦不須補夫子曰吾不如回則回之
 不如夫子何待補言昔縱橫家有反言見意者曰吾
 固知貴不如賤富不如貧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則其
 言大悖不惟補救決當改正然使其人曰吾固知貴

不如幾旋正曰必須貴曰富不如我旋正曰必須富
期其人立言之意已掃蕪無餘腴矣豈在書者而宜
有此

如有博施于民
而能濟衆章

講錄曰博施濟衆不是仁之用亦不是子貢馳騁高
遠此卽聖道仁道一貫忠恕之極至處祇聖道該忠
恕而由仁達聖則必從強恕求仁以馴至乎聖此
子貢終身行恕之終事也大凡聖道貴博濟必由盡
己性盡人性以至于位天地育萬物並非馳騁故大
學明德必至親民中庸成己必至成物論語修己必

聖門非錄

三

至安人安百姓孟子獨善其身必至兼善天下卽學
記記學自九年大成後忽接曰夫然後足以化民易
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是聖道未成亦必先力推
忠恕而後可以成聖學而乃以子貢爲徒事高遠此
可謂知道知學者乎

樊遲問

李白山曰此汎告以知仁之道而集註又曰此因樊
遲之失而告之則遲之不務民義不遠鬼神不先難
後獲從何處見之豈亦別有據耶

子行三軍
則誰與

集註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

王草堂曰行三軍非細事况神農伐補遂黃帝伐蚩
尤而後行軍皆聖明王之所不免何論卑之有且
夫子曰不與曰必也正明告以行軍之法何曾卑之
李恕谷曰子之所慎一曰戰又曰我戰則克亦卑乎
易子師卦曰開國承家又曰可以王矣亦卑乎宋人
言戰而社稷日促乃不自知其失而以聖門賢者
爲卑背矣

章泰占曰夫子祇夾谷一會尚曰有文事必有武備
况二宋南北神州陸沉縱使秦皇漢武黠兵宜戒迹

聖門非錄

三

不當出自宋人之口何則救溺須習酒救溺須織
赤思當時君父如何愛辱生民如何懷敵卽手足毛
髮皆作兵甲猶恨不給禮經所謂不反兵之義若何
而乃論史則禁斥用兵棄若糞穢論經則以行三軍
爲卑卑視聖門弟子不值一錢是不惟不解經非亦
不知有人理者矣不聞夏官司馬以射人司士掌朝
位等職有趙于六卿諸職者乎大禹宅百揆反使之
師師征苗何則重兵政也是以呂尚善行兵武王尊
之爲師師征苗則重兵政也是以呂尚善行兵武王尊
軍爲首若謂我有詩書可廢干櫓則如後漢范滂冠

隴右而刺史宋臬必欲重教化輕師武請寫孝經以退敵雖長吏益熱讓其不急靖難取笑朝廷而究竟不從卒至喪身辱國爲世譏訕此明鑒也但其義錮蔽已久大須徹省後之讀論語者遇軍旅未學當知其有爲而發不是輕兵遇足食足兵當思其正告爲政不是迂遠則於斯世庶有賴矣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講錄曰善人舊註卽是君子故與聖人稍有間觀子張問善人之道亦曰不循舊跡自有造詣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可驗也乃以聖言互出直分兩途創爲

聖門釋非錄

古

質美未學一類則將得見君子一嘆竟撇却不顧直須另起何必衍去子曰使聖人君子蟬連而下此不特名義乖卽章法亦亂矣且善人非質美未學者善人爲邦百年善人教民七年未聞未學而可以爲邦可以教民者也卽孟子以樂正子爲善人豈樂正子是不學者况孟子自解善字特云可欲之爲善可欲卽可願尚書敬修其可願正是學字並未嘗解曰不學之謂善也白儒者不識聖學誤認學字是前習之名至善惡二字則直斥之爲佛氏門目而概置勿道往在傳是齋講學客曰學事只須分善惡兩途而司

錄者輒請曰善惡二字不如更理欲二字爲當舉坐皆齊聲是之其人曰不然欲知與與之分利與善之間也善惡何不可言皆黑黑而罷歸與先仲兄道及仲兄長嘆曰先聖先王所言者皆爲儒者改頭換而一概瞞煞偶然觸及反驚怪爲馬廐背此亦一也姑不具舉卽大學明明說學乃開口曰止至善又曰道盛德至善而中庸誠身首功曰不明善不誠身其學知之事則曰擇善而固執故顏淵好學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孟子一生好學只是性善且卽以此而推之先聖先賢

聖門釋非錄

五

一部尚書皆政治之書祇伊尹告太甲爲學便曰至善爲師傳說告高宗爲學便曰慮善以動是善惡二字正爲學者一大要領而乃以理欲二字改之夫春秋以前自堯舜禹湯至夫子口中並無有言理欲者從來理字作條理解惟孟子始加稱理義然未嘗與欲對至河間獻王博士組輯樂記然後以天理人欲作對待語今但知理欲不知善惡且以善字作不學之解初不意聖學錮蔽乃至如此

民可使由之民可使知之

講錄曰聖言可使不可使而註又以能使不能使補

救之夫可與不可我得至之此其權操之自上故夫子言此勉有位者若能與不能則但任自然聖言反多事矣且使由使知當有著落由者行也謂行事也知則知此所行之事之義也儒者動輒言理乃曰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則是由是理知亦是理吾不知理是何物且不知上之使行理者作如何使法不特民不能以理行實未聞唐虞三代有使民行理者此大荒唐也夫此一民字除學宮俊秀及士官師外即周官九職任民之民其事即九職任事之事如三農園圃百工商賈以及

聖門釋非錄

六

虞衡藪牧嬪婦臣妾閭閻民皆民也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百工飭八材商賈通貨賄皆事也使之者則但使播種藝植而不告之以因天因地之情但使飭化阜通而不更導之以審曲而勢懋遷化居之意以祇使行事未嘗使知義也即或事可通教如以十二施教使十二職事之所未備然亦只教之行事而不教以義如教祀事者祇使教祀典而鬼神之道不教焉教事者祇使教昏儀而陰陽之合不教焉何則一使知義則行不終行教不終教始必以論說緩行既而以疑應礙行萬或錯誤或遷變則不惟不知而

終于不行是上之不使民知豈欲愚黔首哉豈暮四朝三哉實揆之于民而有不可也

唐虞之際

四書睨言曰在嘗聽講師唐虞之際二句謂唐虞才盛于周則于有婦人焉二句夾接不下必須添降而夏商皆不能及八字然後可接輒大憤懣天下有聖賢措詞如是闕落必需在傍者添唇補舌而後能達意豈可為訓且此章前後亦頗難明既貶周才忽揚周德斷流絕港故集註亦自知周章欲以三分天下

聖門釋非錄

七

一節另作一章而不知經之難通全在添出兩句誤解聖言無他故也經本欲贊周至德而以才盛起之謂有如是盛才而猶不用以治亂至武王始有之非至德乎此本前後一串翻覆見意故舊儒謂唐虞兩代不如一周此正解也於斯為盛猶言於斯為美於今為烈言今盛且烈也若曰盛于周則不特句例不合必添出八字而後可接下句於文例亦不合且世有五數盛于十數者乎是數例亦不合若謂聖有優劣兩不如一則先聖後聖並無低仰孟子定道統既以禹與皋陶作堯湯見知之統隨以太公望散宜生作文王孔子見知之統豈有周召畢散諸大聖而忽

與禹稷皋陶分優劣者此真小人之腹與論語立言之大旨又大不合何必如此

子路使門人爲臣

講錄曰夫子爲司寇門人多爲夫子臣者即臣于他大夫非主友之分然在夫子從政時諸子皆見爲屬大夫其同時統係具在也况夫子去官非見賁者則以卿禮葬夫子而門人爲臣比之主友漢儒所云君臣禮葬者亦無不可特此時無有一如近代在籍官喪葬之例非見賁者故夫子不許要之子路非誕罔也其曰許曰欺亦祇從有無二字責之原非矯詐欺

聖門釋非錄

太

蔽有害天理而註以不能致知誠意重詬子路夫致知誠意爲聖門下手第一層工夫曾子路升堂但未入室夫子親爲品題者而重詬至此豈聖言定有漏聖門必不肖耶何也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
一字龍岡
浙江蕭山
人

聖門釋非錄三平湖陸邦烈又趙氏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

章泰占曰季氏富于周公此已然事再有附益不過自爲主友之義而註謂心術不明一似曖昧臣測有害本心之小人則失質矣然且責其急仕不能反身夫由賜之臣季氏皆在夫子仕魯之時夫子未必不知之觀其失位將之荆卽先冉有在陳聞季氏復召冉求卽期以大用是夫子爲冉有急仕反過于其身而乃謂其不能反身此正相悖語

聖門釋非錄

冉求期以大用是夫子爲冉有急仕反過于其身而乃謂其不能反身此正相悖語

集註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于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于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卽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万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講錄曰子畏于匡章極不可解向在廬陵講堂施愚

山少叅以畏匡命講坐客嘈嘈皆以胡註告天子方伯赴闕殉死爲非是唯廬陵鄉官張貞生長沙舉人王岱謂胡註且置若赴闕殉死恐未可盡非者而宣城高阮懷曰不然赴闕必按實顏淵子身拳闕耶抑以兵闕耶且一手一足卽有兵亦並無闕理豈有聖賢肯自斃其軀者暴虎憑河顏淵定與聞也若謂師死則弟必殉之明知赴闕必死且死亦無益然不憚乘擲則師弟赴死古無明據卽忠臣殉君亦必期有益于君如比干諫紂寧命彙類若君死亦死則自徒人費子車氏而外亦罕有聞者若曰復讎則天子

聖門釋非錄

二

不爲匹夫復讎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固誕妄不經之極且匡人非夫子讎也陽虎暴匡人而匡人報之是匡人讎陽貨陽貨且不得讎匡人夫子焉得以匡人爲讎向使天子可告方伯可與師問罪則匡人有辭卽殺陽虎亦無罪况誤傷夫子則無罪之中又且減等顏淵此舉爲齒莽矣且解經須逐句逐字皆有着落顏淵既後則彼此違失其不相知儼然矣乃曰子在而不闕淵何以知子在萬一不闕而返而子已不在則將仍返故處闕耶抑已之耶四座皆愕然且各起請阮懷解說阮懷曰吾唯不能解以有此疑也愚

山以問予予曰顏淵既懷說勝陽淵都然亦久錮于儒說實于此際未曾理會愚山遂約同坐于次日講大各陳已見以共析其義予于是晚依大忽有會然山大喜遂各司錄者錄之次日示座客其說約畧見後

此一聖一賢皆言必不可死者故各以不死爲言惟恐誤死以貽誤天下後世而朱儒反言必死則直背經矣大凡解經須從首句解起子何以畏匡以匡人欲殺夫子也匡人何以欲殺夫子以陽虎曾暴匡人以夫子貌類陽貨故欲殺也然則夫子可不死矣

聖門釋非錄

三

桓魋直欲殺夫子夫子且微服避之豈有匡人欲殺陽貨而我肯俯首就戮爲虎代死哉生人最重身不獲已而死必得死所如死君父死社稷死軍國重事大患大難未有無名而死者無名而死卽謂之死于非命等之夫婦之死溝壑大爲學者所戒况此湏識一畏字此是典禮中字有一死卽獲罪過者蓋畏者怖也謂怖死也既怖死卽當悉力解脫以求一免死之道不幸而死則爲世損斥不哭不啗而不齒于衆禮曰死而不弔者三第一曰畏而鄭康成卽註曰畏如子畏于匡之畏則縱言畏匡便有萬不可死者

故前儒解畏有三。一不解說而死謂不自白曰我非
虎也。一計無所出而死謂不微服求遁避也。一狠狠
亡命犯觸而死謂不自量而闖也。三者皆與宋儒之
說相反。則悖義害理使先王禮意與一聖一賢問答
精義皆掃無復存。然且張大其說至于告天子告方
伯。彼此狂誕欲求聖道之不渝亡得乎。

顏淵後子唯恐其誤死而劇喜其至。故曰以汝為死
謂懼汝不察而死也。子在者子不死也。古稱不死曰
在。如父在父母在三。國志使法孝直在是也。故曰吾
固知子必不死。子見在也。回則何敢草草以死。此死

可自。至故特下一敢字。不然世有敢死並無有敢不
死者。

論語漢註與晉註俱不能解。至唐韓退之且收死字
為先字。此亦有疑于經文而反自坐收誤者。宋人邢
曷作疏便妄下一闕字。至胡註則不可問矣。

宋儒皆不能讀經。胡安國作春秋傳人知有胡氏而
不知夫子則宜于春秋事實必了了矣。今第稱胡氏
不知是安國抑是其子然。總屬茫昧。即此畏匡亦並
不知在何處。莊子謂宋地史記謂衛地。朱子謂陳地
實是鄭地。即定六年傳稱陽貨帥師侵鄭取匡一事。

而彼此錯誤。且此時天王雖在然並無告處春秋唯
桓王曾伐鄭。然反為鄭莊所敗。未有敬王敢伐鄭討
匡人者。現春秋無方伯齊晉雖更霸而晉襄以後齊
且臣晉。至是時則齊景衛靈魯定各皆叛晉。晉午在
本國已略顧不暇。謂欲告方伯將以告誰。吾不意胡
氏春秋家乃毫釐不識如此。

至胡氏所引民生于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
焉。十六字此本國語樂共子之言。彼以曲沃武公伐
翼殺哀侯而共子為國君死。難故作是言。實則師比
于友與君父降等。其曰如一亦大概言之。且共子之

父樂寅曾為曲沃桓叔師。傳故特重其詞。所以舊註
致死引檀弓服勤至死為解。不是身死則與下文報
生以死相悖。固不必然。然死必有所必期有濟或靡
難奔救。生死未可知。若師既死則無有隨之而死者。
樂共子死。君非死師也。

若復難之。禮則諸經所載各有定分。據曲禮兄弟之
讎不反兵。交游之讎不共國。師與友一類。則言交游
而師在其中。然不共國與不反兵分作兩等。若檀弓
云兄弟之讎仕不同國。則與交游不共國無分別矣。
乃周禮調人之職。則直曰兄弟之讎不同國。師長之

離視兄弟則為師長復離者正當此兄弟一等雖身
皆備兵而不同國與君父之不共戴天者有別即
既成爲離亦尚須量度時地無草草赴敵之理蓋復
離期死敵不期死于敵者若在死則曲禮又云父
母存不許友以死淵之父顏路見在豈有輕身赴敵
漫不知進退如此儒者無學問不善解經不知先聖
先王典禮事實且又不知道理如此書其于報生復
離死畏諸典禮固全然不憚然于夫子宜死不宜死
顏淵宜關不宜關宜告不宜告與能關不能關能告
不能告道理一概變變然則註經何事矣

卷三 聖門 非錄

六

韓退之改死字爲先字則文氣稍順先與後對子以
淵爲先行而不知在後故淵以子在不致先答之然
何以知子在且在字不得抵先字先奔逃先後有何
厚繫而記者記之此終是無識不能解經者
王百朋曰記論語者不曰子厄于匡如孟子厄于陳
蔡之厄而兩記畏字則大禮大義卽在此一字中矣
乃不意千餘年後始得明白嗟乎聖言豈終難與
衆証子路等所見者小 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
孔子不取

王草堂曰既言安見非邦而乃曰治國爲孔子不取
既曰赤也爲小孰能爲大而乃曰所見者小明與聖
經相反何也故宋伯豐云三子在夫子無貶詞則皆
許之矣而程子云夫子不與似相抵牾
李恕谷曰夫子原問事爲而註謂規于事爲之末
原取三子而註謂不取然且謂子路等所見者小何
其侮聖言且輕于詆毀先賢若此
邦烈曰聖門所問如司馬牛問仁類皆于諸賢歷
有微詞王草堂補註每言之今不能遍及觀者但
從此類推可也

聖門 非錄

七

四海之內
皆兄弟也
註引胡氏云子夏四海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
意意圓而語滯者也若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
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于愛而昧于理是以不能
踐其言爾
王草堂曰夫子曰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
弟子夏之言正出自夫子而謂意圓語滯且謂聖
人無此病此猶癡父強言事謂日必西山而日正在
東亦可已矣乃猶憎其蔽于愛而昧于理夫宋人動
輒言理吾不知夫子千里兄弟之言果蔽愛昧理與

否但就經論經祇解牛憂不得又牽他日喪明之事以并責之朱子白云讀書且就本文看不必又生枝節又云龜山解經常有牽纏的病如解前而不秀就牽引振苗其于本旨無所發明却計去生此議論又門人問惟恐有間因舉子路數事以明之朱子便云今只當就子路有問上考究不須如此牽二三說若牽二三說不知尊意要從此處學子路還只要求子路不是處其言之凌厲如此今但論四海兄弟而忽及喪明是曲求子夏不是也是不考究本文也是枝節也吾不意責人被愛而自坐蔽溺又如此

經門釋非錄

八

又曰漢王克云子夏失明虛妄之言即朱王伯厚明方正學輩亦有辨其未確者

大猶質也節

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均失之矣

講錄曰質不是本文不是末並無輕重等殺自楊時誤解質文引禮器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為証遂疑質是忠信文是禮誤以本質之質作質文之質向使質是忠信則文不當勝忠信文是禮則質又不當勝禮和勝且不可何況相去來子既引楊

說于質勝章疑為質是本文是末此原是誤而此竟直稱質為本文為末此猶誤認逢丑父為齊頃公此造次間耳乃竟稱丑父為齊侯則直自坐誣罔之極而反背子貢為失本末亡輕重聖門之寃展轉沉溺從此不可解矣

朱鹿田曰文猶質節在註多添補語實俱不必文猶質質猶文不必添不可去三字以相等則自不得相去不待補也若去文存質一語則即在虎豹之鞞中見之不必在虎豹句上文添一語虎豹而鞞則與犬羊鞞何異煞是明白

經門釋非錄

九

章泰占曰以皮為質以毛為文則毛生于皮疑此質字是本質之質不知非也皮與毛只是質文其本質之質全于虎豹犬羊四字內見之如朝廟之禮其本質是虎豹草野之禮其本質是犬羊與皮毛無涉又曰註中君子小人以在位言正指虎豹犬羊其所云辨亦正辨在此若云君子是文小人是質則必以毛屬君子以皮屬小人大無理矣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故告以此毛述齋曰此本言為政之道如是而動詎先賢則于

告為政本意反虛却矣且子張何至無誠心者勿輕
詬也

王草堂曰聖人答問必因其所問之事所問之義未
嘗答其人也如必因人作答則告顏淵放鄭聲遠佞
人豈淵曾喜淫且好佞耶益戒舜曰罔游于逸罔淫
于樂不必舜曾有淫佚也况居心行事正為政要務
而必為因病發藥之言自程氏議其無誠心後龜山
便云難能則難繼范祖禹謂其外有餘而內不足朱
子又謂做到下梢無殺合不幾議之太過乎
崇德典飾

聖門釋非錄

樊遲祖顏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
王草堂曰論語問仁者顏淵仲弓司馬牛子貢子張
樊遲六人問崇德辨惑者子張樊遲二人問知者無
有也兩問知三問仁者更無有也惟樊遲能之可謂
切實為已聖門之高弟不可多得矣而集註云粗鄙
近利語類云鄙俗粗暴何為也尹和靖云學者之問
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
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于仁知既問於師又辨諸友
當時學者之務實如此則未嘗粗暴也若以其曾請
學稼故云則邢昺云通請學播種之法欲以教民也

謝上蔡云選學稼圃將以為民非役志于自植財貨
則未嘗近利也若以夫子稱為小人而疑之則朱子
亦云小人謂細民非與君子相反之小人明矣至于
雙峰文懿輩徒知依傍門戶開發朱子而不于樊遲
生平略加審度反經叛理饒有論議亦何為哉

李恕谷曰樊遲留心仁知必不俗鄙清之從樊遲為
右冉有謂其用命且選請三刻而踰之必不粗暴况
義利者君子小人分途豈可以近利妄加之聖門諸
賢耶且遲佐冉有以入齊師左氏載夫子之語明曰
義也則義利之分在夫子有定鑒矣又何議之過哉

聖門釋非錄

主

王草堂曰集註謂子路始勤終怠不能持久故救其
勇躁之失則夫子何不早告之以無倦必得其請益
而始教之也倘子路不請益則其失又何從而救之
而為政章
集註出公不父其父而禍其祖 胡氏曰刺賸欲殺
母得罪于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夫子
為政必告諸天王諸子方伯命公子鄂而立之則名
正矣子路不喻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
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糠之食為非義也

講錄曰此又誤責子路矣衛君未嘗不父其父也又未嘗拒父也夫子之言正名又並未嘗正此祖孫父子之名也從來立君之法一依昭穆必不得已而偶有移易則七廟五廟隨所遷入而稱名不易如太甲繼成湯為君則已越太丁一代矣然仍父太丁而祖成湯商書稱祗見厥祖是也桓王繼平王為君則且越太子洩父一代矣然仍父洩父而祖平王召南稱平王之孫以王姬即桓王女弟是也則不父其父本不讀書之言若其云爾祖則以七廟五廟不為君者不得入爾廟無太丁而祗有成湯則湯固當在爾廟

聖門釋非錄

士

然而爾不是父爾者親也商書作昵不過四親之稱已耳故國君出疆與軍與辭廟雖必載爾至以行而實則爾用祧至不用父至以祖爾混稱原無分別且亦正惟爾廟之爾不定是父故此廟雖是父廟而但以爾字混之如必以爾祖為嫌則世有以叔爾姬兒爾弟者祖父之名何由得正故不父其父而補其祖八字係儒者臆說並非禮文也且正名者正名實非正名分也三代有正名一大政事肇于黃帝而流行于春秋戰國之間如所稱名家書名家者流在鄧析尹文子鬻子荷卿輩皆言之夫子或鑒于近代稱名

失實之故且亦有礙于衛君拒父之名思一雪其義而子路不察反謂之迂若正名分則祇一宗伯宗有司之事幾有國君待之為政者而僅出于此至于拒父則更不讀書之言大非學者所宜道也衛靈與齊景魯定恨晉之凌踐三國視為臣屬故同盟叛晉而齊以得罪國母奔事晉鞅與父為讎反助之攻齊衛以致衛靈身死屈尚未葬而晉鞅與師襲衛納刺乃衛君未嘗一拒聽其入威至次年之春齊景公遣師拒晉而後衛遣師從之故夫子春秋大書齊國夏

聖門釋非錄

士

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不及衛君然且以齊師為至一如援兵在他國者不惟不拒父即晉亦何嘗得拒而首從緩急書法昭然夫子未嘗不惡晉之惡恨賸之逆而傷衛君之不幸也乃不讀書者並不知衛晉與師所為何事而洵口狂言又欲上告天王下請方伯立公子郢以正名分夫春秋無方伯初以齊為伯至既又以晉為伯主而晉襄以後則立齊魯衛朝貢之式既作屬國故齊衛與魯發憤叛晉而衛靈即以是役身死則後請告晉侯以立子郢而其所告者正衛靈所累伐累戰之晉午趙鞅昏頭聾腦吾不意講

道論世註經立教者而一至于此若夫仕衛食穀果
屬非義則夫子何難一言沮之師弟皆告誠未聞旁
觀袖手一任孺子入井者况孔子于衛靈公際可之
仕于衛輒為公養之仕是待子為政則子未嘗不仕
也陋儒何足以知之
朱鹿田曰衛君惟不拒父故終及孔懼之亂若子路
為孔氏臣原非仕輒但不幸而亂出自孔氏耳要之
子路大義昭然即其死夫子何嘗不惜之

樊遲請
學稼章

集註楊氏曰樊須游聖人之門而學稼圃焉志則陋

聖門釋非錄

古

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育其非何也蓋于其
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至矣須之學疑不及
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既出而懼其終不喻
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
講錄曰聖門最苦是樊遲纔一啟口非受謾罵即被
譏訕而究其罵之訕之者仍自坐不能解經厚誣聖
賢如此樊遲之請既罵以志陋矣當斥闕又謂夫子
後言惟恐其不能喻夫子之意真向老農老圃而就
學故使之知之則直視遲為下愚木石無人理者矣
亦思如此陋志且將辭聖門而入田舍則運身為民

乃反告之以民之必從一似遲之學稼欲使民從已
者然且不止從已既三告以民不敢不又申之曰四
方之民亦禰負俱至一似遲之學稼將欲近招遠來
不使一民不歸已者如此而不憚繕省豁然悟則真
下愚木石所謂不以三隅反者不在樊遲在已身矣
且遲請學稼非用稼也夫子曰焉用又一似四方民
至但用彼而不用此者苟非陋志則即此一字亦當
有三隅之反况遲在聖門夫子親許其善問即孟孫
問孝夫子藉遲導其意而謂遲疑不及此又謂遲不
能問歷呼其名而謾罵之又譏訕之此何說乎漢儒

聖門釋非錄

古

原云遲思以學稼教民蓋懼末治文勝直欲以本治
治天下一返后稷教民之始其志甚大惜其身淪于
小民而不知也此遲有大志而夫子抑之且仍以大
者告之四方之至非大夫以下事也陋儒不解也
小人即農人尚書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高
宗少居民間曰爰暨小人時遲思以身教故夫子自
謂不如農人且稱遲為農人要知遲此一請有啟戰
國時神農並耕西秦令羣之意其所繫大矣
既學農又學圃者周官以九職理萬民此政治大節
自三農外原有園圃虞衡山林沮澤原隰諸職治當

時任地力務開樂算地來民有不重農政而專任五
土與五物者故又及此

無欲速見

邦烈曰子夏欲速見小利不見經傳不知何故云藥
子夏之病王草堂引胡明仲說謂此本天下後世為
政之法況言治道斯為得之

今之從

王草堂曰集註謂子貢之間每下故夫子警之豈子
貢此問意欲為今之從政者耶何視子貢之卑也若
斗筲警子貢則瑚璉之許夫子為失言矣

聖門釋非錄

夫

邦烈曰集註謂子貢將欲為皎皎之行問于入者故
夫子告之以篤實自得之事則與夫子所言正柄鑿
相反夫子明尚事功特以使命不辱者加于篤實自
得之上此不特不藥子貢之病反于子貢有就其所
長而加勉之意聖言具在三復便曉也乃謂欲裁其
皎皎之行則孝弟忠信皆非皎皎者非已得毋斗筲
是皎皎耶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秋晴稿

徐東曼借

聖門釋非錄 平湖陸邦烈又趙氏輯

意問耻子曰邦

王草堂曰原思之在聖門亦表表者集註謂愈之得

介其邦有道穀之可耻則未必知大全謂其小齷齪
謹濟得甚事語類謂其只是一个喫菜根的人一事
也做不得則以思為無用之人小看極矣不知夫子
當日何以使之為宰豈夫子知漆雕開之可使子羔

聖門釋非錄

之不可使而獨不知思且又不知朱子何以便如其
一事做不得然且大全又謂其學未足以有為不免
于素餐之規則夫子當日何以與粟九百不聽其辭
強迫之素餐而思則又預知千五百年後必有譏其
素餐者而寧喫菜根必辭九百真不可解普注信民
云人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此一語胡文定贊之司
馬溫公述之朱子又採入小學善行篇而獨于思則
雖咬菜根亦做事不得且宋儒極抑聖門而于此節
則原情者多如范淳夫謂原思不受非分之祿能事
斯語故以告之尹和靖謂原思甘貧守道可以語此

尚皆和平然則朱子刻薄矣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節

集註引胡氏說謂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身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

講錄曰此聖賢尚事功重利幹與子貢問士章之重使四方子路問仁章之荷許管仲一例故此將謹信

自守之士特抑一段曰今之成人與問士章之特抑言行信果者為經經小人問仁章之特抑致身殉死

者為匹夫匹婦亦是一例蓋聖賢最忌是自了漢明德不新民成已不成人獨善不兼善非聖道即非聖

通解

二

學故徐仲山田子讀經經小人節而疑之及讀今之

成人節而又疑之至讀匹夫匹婦節始豁然猶疑

曰何以孟子獨耻言管仲至讀功烈如彼其卑句則

又快然曰聖賢重事功蓋子之薄管仲過于夫子之

尊管仲以為事功甚重不當止此也今通解論語并

通解大中孟子而于此節仍徘徊瞻顧首鼠不決而

胡氏且故以今之成人為子路所言此在前儒並無

此說引此已自無理然且借子路以賄侵夫子謂為

此言者不復聞斯行之之身而有終身誦之之固何

使此言果出子路在庭者亦屬疑義並不宜輕口道

警况明是子言則直訴夫子矣苟稍知聖道知聖學亦必不至此

邦烈曰觀此節則宋儒識由求急仕薄諸賢言志兵農禮樂為所見者小皆與聖學絜相背處不可

不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節也節

集註程氏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子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則

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知也知輔之爭國為不義將自勉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

通解

三

若使桓弟而糾見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

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

其事桓聖人之言毋乃害義之甚哉萬世反覆不忠

之亂乎如唐之王璠觀後不死建威之難而事太宗

可謂害于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

講錄曰此直而叱夫子矣夫子許管仲之意是重事功尚用世以民物為懷以家國天下為己任聖學在

此聖道亦在此而陋儒無學讀盡四書經文並不知

聖賢指趣之何在斯亦已矣乃復不契于夫子之說

特變亂其事謂子何以許管仲因桓公是兄子糾是

弟故管仲可以相桓而召忽不可以死糾則是兄有君臣弟必不可有君臣兄可繼國弟必不可繼國其爲說固已難通然且桓公實是弟子糾實是兄正相顛倒而乃曰設使桓是弟糾是兄則夫子此言毋乃害義之甚哉天下萬世反覆不忠之亂是害義者夫子也故亂者夫子也開天下萬世反覆不忠之禍者夫子也夫子自此不容于天地間矣

春秋傳齊小白入于齊杜氏註小白倍公庶子公子糾小白庶兄也

公羊傳曰齊小白入于齊篡也穀梁傳曰不讓也以

糾兄白弟故也

史記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

管子大匡篇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鮑叔傳小白辭疾不出以爲棄我因小白幼而賤故也

莊子盜跖篇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荀子桓公殺兄以返國又曰前事則殺兄而爭國韓非子桓公五伯之主也爭國而殺其兄

越絕書今管子臣于桓公見公子糾

說苑尊賢篇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

又鮑叔曰昔者公子糾在上而不讓非仁也

尹文子齊人弑襄公立公孫無知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

漢書薄昭上淮南王長書引荀子齊桓殺兄以返國一句收兄字爲弟字韋昭註曰以漢文是兄忌諱故也

白春秋至漢無言白兄糾弟者唯薄昭收一字而註又明白晉不知宋儒所據是此一字否夫明明改字明明見之本書之註而但見此一字不識荀子不識韋昭之註是謂幽莽不讀書既讀之而故據此收字

以大誅夫子是謂卿聖人侮聖人之言

四書騰言曰投鼠當忌器即夫子言稍有礙亦當耐之不應盡情一氣作里巷語詭失儒者從容氣象况已實無理實不讀書不識桓糾長次顛倒人倫序而乃以若使桓弟而糾兄一氣作六十三字誦厲夫子越千百年無問者不亦悲乎

况其以管召是非定唐王魏之得失又大無理者管仲鮑叔各輔一公子因各奉出奔以避內難此與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臣事太宗正相比例此時唐高祖未嘗命二臣各事一主作君臣也先入爲君

何難之有若荀息之死則奚齊卓子君也息奉而立之也此又未可與糾忽同年語者

以晉大夫之

集註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子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于所以勝齊爲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聖門釋非錄

六

講錄曰此又借左氏之言以責夫子更爲可怪夫左傳有哀公問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則公問強弱自當以強弱之形告之未有國君俯首商酌而但曰義義不爲正對者且審強弱計多寡知彼知己正聖人廟堂制勝一大經濟所當極力講求者若祇義字則在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八字上已備見之不然隣國弑逆夫子無討賊責也至于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則論語凡三見有三可笑者一則顏淵復匡人之讎而告之此則顏淵不直當坐誣告何則匡人非夫子讎也陽虎暴匡人而匡人讎之即殺陽

虎虎不得而讎匡人况夫子爲虎誤死是死于畏者畏則夫子且有罪何言讎也一則夫子將正名黜弑公輒立公子郢而告之則必將殺公輒遂公子郢罪夫子而立刺賈何則晉定公以方伯遣趙鞅帥師納刺賈于衛之戚邑而齊衛共拒之鞅不得入衛賈不得爲衛君正抱號號而夫子此請不幾手內衛國君臣入虎口乎且晉衛世讎自衛靈一叛晉而晉之伐衛終定哀之世無虛日焉夫子此一請不惟害衛君臣即從此亡衛國未可知也何喪心病狂作此語也一則爲討陳恒而告之夫恒之弑君在哀十四年

聖門釋非錄

七

前一年吳已長晉爲諸侯之伯周王稱伯父魯君稱吳伯是方伯者吳夫差也宋儒最蕪吳子至會謂蠻夷而至中國之會爲非禮侃侃然引漢宣位單子在諸侯王上之失策以折夫差而今乃南奔而請告之是自坐非禮且失策也又况吳伯還國旋被越寇夫子此告未必能應者轉而告晉則齊魯叛晉已久朝貢之絕將踰十年萬一伯主與師不討逆而先討叛將何禦之是三告方伯實狂癡稚子之言而儼載傳末聖經之耻也然且胡氏父子論經論史而于此事竟責夫子以先發後而毋論春秋弑君不一在他國

討賊並無此例而印以人事度之夫子以致仕之老
且七十餘歲手無寸鐵家無宿糧門弟子未必在側
即在側亦哀哀博帶不可為兵焉能先發還問胡氏
父子當南渡之時若貴大義則君父之儲有甚于隣
國之弑君者且父子俱仕王朝與權臣泰會之相薦
引頗有聲援何不興一旅之師先發後問以伸大義
于天下若謂敵國叵測不可猝往則以義不以力安
能勝負請自審之

何為其莫知子也

王草堂曰夫子要示子貢便明白與說何必發嘆以

啟其問若惜子貢未達則宋儒去聖門久遠何由知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王草堂曰子貢悅不若已者雖出自家語說苑然此

處並無此意尊賢求友是為仁取資之要事何必又

以此責之

集註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何遜之有又補救曰
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講錄曰當仁有二解一是相值謂適相遇也一是相

承謂擔當也未有入心而適相值者且未有人心而
可擔當者此當者事也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也遇
行仁之事或擔當其事則雖師不讓以其急也今日
人所自有曰在己則仁字上不認清焉得補救孔善
名在外不知在外之善名是何物請解之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集註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一人苟以善自
治則無不可移雖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

講錄曰夫子罕言性至此專下一性字安見便屬氣

質祇因儒者認性不清但恐相近與孟子子性善有礙

故將此性字推降一等以補救之不知相近正是善

謂善與善近雖其中原有差等堯舜與湯武不必齊

一然相去不遠若是氣質則如禮記所云剛柔輕重

遲速異齊不待習而先相遠矣

近儒有言無氣質之性者如沈蛟門云氣是氣質是

質焉可謂氣質之性此在宋儒原不明白或問朱子
氣質之說起自何人曰此起于程張某以為極有功
于聖門有補于後學是朱子亦惴惴但見程張有此
語而程張則第襲前人所言不著所始因之附程張
者以為功而反程張者即以為過總是盲瞎不知此

在經有之春秋子太叔述子產語謂民有六情生于天之六氣必哀樂不失乃能協天地之性而通論有云人同五方之風氣以成性此氣性也禮器禮釋回增美質註質即是性人有美性惟禮能增益之而董仲舒對賢良策曰性者生之質此質性也則是性近之性即性善之性家語所云形于一謂之性而上知下愚不移始指氣質之性言即王制所云五方之民各有性不可推移者蓋合陰陽水土之氣與父母血肉之質如周禮丘陵專長原隰豐庠中庸南北方強弱以及春秋楚越椒晉揚食我之始生而即知其淪

滅者總是氣質特是氣質亦尚有可移之處而獨此氣質中又得其寂清而寂濁者則不可移易此正如公都子所謂以堯為君而有象一類乃程子又復以習當之謂下愚非性惟放心而不知求故其習愈下則又是習矣習可相遠焉得不移且移者以習移之也若習是上知下愚則此移之者又是何物

乃宋儒昧于言性反言孔孟言性未備孔子只言氣質之性孟子只言本性皆須補救管謂孟子自解性善有二一以舜我比較正指相近而且以有為若是授其權于習一以善屬情不善屬才明分善不善而

直以求得舍失至倍蓰無算為習之相遠則是性善二字竟包性相近習相遠六字為言孔孟一轍何曾未備然且孟子既開食色之性生之為性而又自增一耳目口鼻之性曰性也此與生性食色之性何異蓋天地生人有仁義禮智之性生于內即有耳目口鼻之性生于外生內生外皆天所生則皆天之性特告子謂仁內義外且謂牛犬皆同性則不可耳故樂記曰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血氣即氣質之性心知即生性謂知覺運動也而少儀以體僭者為直性子產以毀勇為小人之性是以王制司徒必脩六禮以節

民性而孟子直曰忍性此皆性也是孟子言性不一其解性善亦只舍不善以求其善而儒者無學自性善外不敢別出一性字稍及不善便謂之異端得罪名教而性味矣吾但以君子不謂性概之祇存一本性而諸凡性字則就其所見而各予以名如生與食色則尚書惟天生民有欲易飲食人之大欲此欲也雖曰性之欲然不謂性若有性善有性不善此正氣質之性所云知愚不移者然究是氣也質也可不謂性也至于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則直是求得其失之習雖習與性成亦以習見性然究習也即不謂性

質也非性也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王章堂曰子貢居言語之科誠有之矣若云以言語

觀聖人出自何書

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

王章堂曰子貢問而夫子答極其明白子貢焉有不喻之理不知集註何以知其終不喻而且惜之君子

名之必可言註云子路終不喻上好禮註云樊遲終

不喻俱未必然蔡虛齋云子貢後來聞性與天道如

何說終不喻

客集至本

集註子夏之言迫狹故子張譏之但其言亦有過

之弊太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

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

章泰占曰此亦首鼠語大凡立言有旨子張之旨以

賢不賢為斷未有賢而不擇友者亦未有不賢而反

可招損友者此固不必又撻也惟子夏過峻故子

張廣之若仍然首鼠既云尊賢而容眾又云不可者

拒之既云如之何拒人又云不可者拒之則子夏之

迫狹不必譏而門人特記子張之言反多事矣註經

者不能達言者之旨而動輒吹索亦何必爾爾

小德出

王章堂曰說文云德者升也徐氏註內得于心而升

間于外曰德既曰小德則非未盡合理之謂矣子夏

豈不知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而猶為是言亦曰德自

合理既不踰閑則雖有出入未嘗不在閑之中故曰

可也集註引吳棫之說而謂其有弊亦苛刻之言

李恕谷曰註疏小德大德以人言此本孟子小德役

大德語

子夏之門

集註程氏曰灑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

也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埽應對與精義人

神貫通只一理雖灑埽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埽應對是其

然必有所以然又曰灑埽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講錄曰宋儒從二氏授受纂據聖門妄以華山道士

河洛壽涯僧太極認作道學實于聖學功如何下

手聖道究竟如何歸結所云忠恕一貫者全然不曉

如此章灑掃應對童子之學也末也誠意正心忠恕一貫大學之道也木也子夏門人中之小子只須事灑掃應對之末而子游責以誠正之本則躐矣故子夏告以先後區別不可誣罔自非聖人未有本末兼到者其言極淺近極明白然且聖道聖學要認清楚聖道由誠意正心而成已成物以忠恕為一貫而聖學則祇在誠意二字以止善去私行強恕而馴致于道其所云本則祇大學之始事也大學所謂物有本末是也所云末則又童學中始事也鄭康成少儀註所謂小學之支流餘裔是也故以大學言之則誠

聖門釋義錄
四
古

正是本治平是末祇以學言之則誠正是本灑掃是末至于聖道則但在大學之中而灑掃應對進退絕無與焉

蓋灑掃是童學並非小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是虎門之學太師教以六書而民間俊秀皆不得與故小學並無灑掃應對進退以天子之子諸侯公卿大夫之適子俱不掃地不將命不侍坐長者故也乃朱子不識聖學首功是誠意妄以格物為始事而二宋儒說又多以涵養用敬為入門第一義遂依回遷就強坐灑掃應對為小學謂古人自小學中于灑掃應對

時已涵養純熟持守堅定故入大學時便能窮理盡性作格物功夫則不特涵養持守其在灑掃時即純熟堅定孩提小子過于有始有卒之聖人此必無之事而且末印是本在子游抑末也本之則亡固不通而始印是卒將子夏之或先或後教學區別諸諄諄皆多事矣豈兩賢俱不是聖門弟子並無一知學者與

乃程氏敷說則又與朱子之說有異朱子尚云灑掃應對須用涵養須用持守而程氏則直云灑掃應對即是形上即是精義入神即是聖人之事無精粗無本末無大小則祇一灑掃應對而明德新民治平繫矩中和位育至誠至聖皆具焉聖學聖道從此大亂大亂矣夫所謂一貫者非謂灑掃可貫誠正也謂誠意正心成己成物由聖學以至聖道本一串也所謂不分兩段事者非謂小子之事不分聖人之事也謂明善誠身參天贊地從聖道以溯聖學無容兩分也若灑掃應對則明明與大學中事絕流斷港安得一串又安得不分兩段况立言須有着落謂灑掃應對即是形而上者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出易繫然其所為形者即物也灑掃不是物固

聖門釋義錄
四
五

非形下之器然亦安所為形上安所為道若應對則
 并形亦無之何有上下然且直進之為精義入神吾
 不知執箕洗帚有何神義即灑而掃之其得進于義
 之精而神之入端是何故據云事有其然有所以然
 其然者事也所以然者理也今事在灑掃則其理不
 過盡心而已事在應對進退則其理不過侍賓長執
 役使而已而謂有精義得聖人之事實未之聞
 况其然所以然在六經與聖賢口中並無此言即使
 儒者創說亦當彼此畫一此言灑掃應對當下便得
 所以然精義入神而夫子四十不惑但知事物所當

然必又加十年至五十而始知其所以然何矛盾也
 夫儒者學問隨行隨知行禮便當知禮因人性行樂
 便當知樂本人心况既知當然則必先知其所以然
 何則士與民不同欲教孝弟則必先申之以孝弟之
 義非若民可使行不可使知也且所以然亦即在當
 然之中無界限也十年知性而不知性本于天十年
 知天而不知天命之有不已則其所謂知當然者仍
 是未知所云不惑者仍大惑也况事理二字亦創自
 儒說然總自認不清如君子之道費而隱以費為用
 以隱為體又以費為事之當然隱為理之所以然使

隱是體耶則聖人不知不能舉全體言夫婦費而聖
 人隱不可也以隱為理之所以然則當然之事應
 屬行所以然之理應屬知謂聖人不知所以然之理
 固難通謂聖人不能所以然之理尤不可通也至于
 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則由是行其理之所當然知即
 知其理之所以然知行俱是理大昏亂矣
 更可怪者其云洒掃應對是形上之道此即二氏所
 云塤塊皆道理已怪極矣乃其論太極又謂一陰一
 陽是形下之器則直黑白反背首踵倒置與洒掃屬
 形上者又適相反若云天地間事物皆是形器必別
 有所以然在形器之外則一陰一陽正天地之所以
 然何則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者即天地所由立
 也若云陰陽又有所以然則鬼又做鬼神又立神昔
 有云臧三耳雞三足者謂兩耳兩足外一耳所以聽
 一足所以行也今聽又所以聽行又所以行則四耳
 四足不至千百不止矣况形器與道並不是其然所
 以然之謂器之未形必有所以以生物而為之道者道
 之既形必有所以成物而為之器者此以易生八卦
 推言之故崔憬以圓益方軫者屬器以資始資生者
 屬道正以陰陽之道與天地之器自相上下即朱子

亦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明云陰陽生萬物而後成形及論太極乃云使陰陽是道則所謂形而下者更是何物則直以陰陽為形下直以陰陽為非道將夫子所謂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一陰一陽之謂道者一語掃盡何說之變幻百出一

至于此

喪致乎

集註而止二字亦微有過于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

學者評之

李恕谷曰孔安國云此言毀不滅性謂治喪者過盡

連門釋非錄

十六

哀即止過此即滅性矣其所云止是止哀非止禮文

也集註以為哀不尚文飾而坐子游之失何以孔門

諸賢無過而必加以過如此

難與並

毛述齋曰並為仁與輔仁不同輔仁則資之而已並

為仁有同造作一施仁之事而子張大難近故難

與共事不然天下無有求仁在身而可兩人共為之

者堂堂亦不是容貌之飾說見論語稽求篇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晚晴稿

王崇炳虎文較

聖門釋非錄五平湖陸邦烈又趙氏輯

習不

集註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于聖人其後愈遠而愈

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于內故傳之無弊觀于

子思孟子可見矣

講錄曰此論語開卷記曾子傳道之言乃就其三者

按之皆為人之學其所云傳不習乎者舊註謂以我

聖門釋非錄

一

之所學傳之于人得無非素所服習者乎與上文為

人謀與朋友交一類朱子恐其有流弊于為人謀與

朋友交絕不註一字但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

而子傳習則一反舊註曰傳謂受之于師習謂熟之

子已其用心補救可謂密矣殊不知曾子三省正一

貫忠恕之學與大學絜矩中庸成物子貢能近取譬

孟子強恕而行互相發明總只去自私自利之念使

人已之間了無間隔此實聖道聖學四書開手一大

領要而讀其書而不能覺則亦已矣乃又曲為救弊

祇摘忠信二字謂忠信是傳習之本竟忘却忠字上

有爲人謀而不五字信字上有與朋友交而不六字殊屬可怪然且痛貶聖門特引謝顯道語謂學愈失真傳之有弊單借曾子子思孟子三人以詬晉其餘而看書不明錯引顯道語以例戈攻已天顯道之所謂傳者謂傳之于人卽子思孟子是也此舊註也朱子旣以傳爲受之師習爲熟之已一反舊註而乃引一傳子思孟子之一本舊註者以爲之証是看人文字全不明白卽自戕亦不得知而以之註經可乎

信近于義節

集註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致恭而中其節

聖門釋非錄

二

則能遠耻辱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講錄曰此正言信恭因人之無弊以勸學者而註者反慮其有自失之悔于以補救一似有子所言必與註反孝弟必不是仁本信恭因人必不當遽許其近義近禮與不失其親是必反言以救其弊昔人謂有若之言似夫子殊不似矣不知註書當讀書文且亦當讀書本文曰信則近義以其言之可復也恭則近禮以其耻辱之遠也因則不害其可親以其亦可爲宗主也是本文明順何曾有弊白一反其言而轉覺

弊生夫恭信美德也惟誦美德故恭非禮而近禮信非義而近義若救弊則必曰合義曰中禮何得云近近者幾及之詞誦美則有餘收弊卽不足也且信者踐言之名也信惟踐言故近義未有信近義而始可以復言者從來非義之信言亦可復尾生踐言者也如謂非義復言卽是不可則又義可復非言可復矣至于恭近禮而耻辱始遠則尤不驗之言夫所謂恭不近禮非謂其不恭也謂過恭也足恭者耻之已耳辱于何有辱者侮也不曰恭則不侮乎況足恭之耻亦君子觀之則然若以恒論則但一恭字不問其足與不足而總無耻辱夫子所云恭以遠耻是也幾見過恭而耻辱且齊至者乃于此而讀他書則禮記坊記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直言恭信美德近信子而猶欲救弊聖經皆弊詞矣幼時聞註解疑其拘曲後讀孟子盡其心註又疑其顛倒從來者也詞倒皆以心字作伸煞之詞何至顛倒拘曲如此後每讀經傳欲求如此例並不一見試與有學者証之

何如

集註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爲問

陳自曾曰此與上子賤章竝無干涉記者偶竝列之耳邢昺疏集解疑公冶南容子賤三章竝列而忽及此節謂子貢見夫子歷說諸弟子不及子已故問之此可笑之甚者聖門雖狃陋必不至此此又何所見而單承子賤却去二賢試亦解之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集註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從事高遠不知其方孔子欲以於已取之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講錄曰施濟非高遠即大學親民中庸成物孟子萬物皆備中事取譬非借境即大學絮矩中庸不願勿

聖門釋非錄

四

施孟子強恕而行中事此聖道一貫聖學一言而終身行實地指出子貢之繼曾子而聞道全在此也朱子于忠恕一貫則曰借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而于此則又引呂氏說謂徒事高遠不知近取則視施濟求仁爲兩截事又謂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則視施濟近取爲各一邊事然且自爲說曰能近取譬如釋氏說如標月指月雖不在指上亦欲隨指見月須恁地始得是仍作借境觀矣夫忠恕是借此又借乎是于聖道一貫聖學之一言而終身行全未曉也宜乎施濟爲高遠也

聖學防微云朱元晦解能近取譬既引四德經修多羅教如標月指日須恁地始得久之云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昔有問話于一僧僧指花曰是甚麼其人曰花也僧曰吾無隱乎爾此不是他無見處但說得來祖了此是何行徑是何解說豈能近取譬又如佛家所云無處非佛者耶豈夫子說粗必藉俱說救正之耶

其言也初斯謂之仁矣乎

集註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

聖門釋非錄

五

四書集註補曰楊氏以兩次再問爲牛之易言非也聖門問仁已不可多得牛旣能問而又直窮到底正切問明辨烏可少之子路問君子兩問如斯而已乎亦易言耶

必也使無訟乎

集註楊氏曰子路片言可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

王章堂曰片言宿諾原是一章故連類記及此節何與子路子路生平夫子稱之甚至如曰由也果於從政何有又曰子乘之國可使治賦故四科之列直以

政事許之。若其治蒲則駸駸有無訟之意。如曰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忠信。而寬故其民不偷明察。以斷其政。不授此于無訟。何減而乃以一時率爾之對。稍失。遂定其終身耶。

集註。非子路之所難也。而勿欺為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之。

講錄曰。子路生平以不欺見稱。故小邪射以句。釋奔魯。尚欲要路一言。以為信。豈有事君而反出于欺者。此不過正告以事君之道。而註者必曰。對病發藥。聖

聖門釋非錄

六

門無先行矣。且勿欺。而犯有何先後。第以勿欺為主。而可犯即犯。此豈有期限。而以先後指定之。

以直

集註。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

講錄曰。以直報怨。與表記以怨報怨。不同。直者。不愛

曲之謂。正對以德報怨之多。曲意言乃。集註以愛憎取舍。又為補救。而理反難通。既曰於其所怨者。則怨有。何愛怨。亦何止於憎。若取舍則信無此事。夫所謂取舍。皆在境。而物二者耳。富貴賤不處。不去。是境

也。伊尹一介不取。與是物也。怨則有何取舍。豈報怨當取其人不報怨。即舍其人耶。

時文有云。怨有必報者。君父之讎。不與共戴。是也。怨有不報者。匪此之隙。一笑釋之。是也。所謂直也。

公山弗擾以費
佛名子欲往
子欲往

集註。程子曰。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此公山章註後。佛肸章引張氏說。並同。

聖門釋非錄

七

過何改。法將改。叛者使不叛。耶則夫子不往。而陽虎與公山氏早已釋季氏而盟之。未見不可改也。若改惡從善。則未親其人而逆料不改。必無是理。讀書須識事。夫子欲往。必有真欲往者。按公山之畔。與陽虎共執桓子正當昭公薨晉之後。強臣專竊。至是已極。乃一旦驟反。其局雖非來召。亦未有不欣觀其變者。若佛肸之畔。則趙鞅久橫前。為魯衛齊鄭四國叛。晉夫子平齊拒鞅。且合鄭衛以徵范中行。者已非一日。至是夫子去魯。佛肸為趙氏中牟宰。臣乃反從范氏。而畔趙氏。則此一變端。尤有心斯世者所拂衣而起。

惜以暴易暴。總非其人耳。故子之欲往是必至之情。其不往則自然之理。乃以有為改過事外推求及推求不得則又以竿木隨身。借佛家游戲之說。以力為抵飾。又何必然。

聖學防微云。朱元晦問李延平云。夫子欲往公山氏。莫是竿木隨身之意否。延平斥之云。竿木隨身之說。氣象不好。聖人定不如是。元晦更熟玩孔子所答求一指歸處方是。

佛書唐僧隱峰辭開元道一。道云。什麼處去。隱云。石頭去。道云。石頭路滑。隱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行。

聖門辨非錄
卷五

八

王草堂曰。朱元晦問李支靖云。予欲無言。明道龜山皆云。此語為門人而發。熹恐此句從聖人前後際斷。使言語不着處。不知不覺地流出來。非為門人發也。接前後際斷言語。不著見于楞嚴維摩及金光明諸經。其所謂前後際。即前後時也。斷者絕也。猶云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也。言語不著。則語言俱斷也。猶云一念不生。無名并無法也。則是四時之行。早已阻斷。萬物之生。一概寂滅。天即不言而墮壞已久。以此解經。此真以佛氏邪說塞仁義也。然且儒者辟口便學惡。

僧。因習作支那樣子。當時陸子靜曾訪元晦老兄。莫是學佛。今競以禪學訪子。靜恐子靜集中如此者。反少耳。

當龍掃應
對進退

集註程氏曰。灑掃應對便可到聖人事。又程氏謂灑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

講錄曰。此不過以佛氏聖凡一致。不設階級。謂子游不識本末。子夏階級分明。奚落聖門外。論灑掃應對必不便利。到聖人幾見應對是默然者。古者以應對為言語之選。既言語便與默然處不合也。

聖門辨非錄
卷五

九

聖學防微曰。佛經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嘆曰。善哉。乃至無有語言。真不二法門也。程氏引以証灑掃應對不惟無理。且惑世殊甚。朱子及曲護之謂。此亦為世之習乎彼者言之。信者為儒釋之歸實無二致。不信者直詆為竊釋氏之妙。以佐吾學之高。其失維均。則尤為可怪。夫所云為習乎彼者。言之謂代佛家說佛話也。如作浮圖梵刹語錄等序記及名僧行僧誥誌狀。可引佛家事証佛家說。何則。為習乎彼者言也。習乎彼者。固佛徒也。今明明解論語而曰。為習乎彼。

者言之將謂夫子即彼乎子游子夏即佛徒乎抑亦
今世儒者皆習佛者乎朱子辨呂氏大學解云呂氏
家學近正但未能不惑于浮屠老子之說辨張氏中
庸解云皆陽儒而陰釋其離舍出入之際務在愚一
世之耳目則凡隱顯二氏者猶必指出今明據佛說
而反曲護之何也且灑掃應對果是繼序之默然
否也此何解也

子亦來
見我乎

集註王驪孟子所不與言者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
身之罪大矣

聖門釋非錄
卷五

十

王草堂曰樂正子不絕驪或驪故以禮遇之未可遽
絕原非失身何至罪大正義云孟子譏之責賢者倘
也此為得之

盧子遠曰觀饋啜二字當時必有優渥可憑藉者呂
東萊謂驪本佞倖樂正子必不從之以求爵位或然
見其而資斧未充未免依附特不知其不可耳

可以取
無取節

集註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
之是傷惠也子路死于衛是傷勇也

王草堂曰子華佗齊五秉之受乃是其母林氏歸鼎

于子可笑孰甚不意復有從而和之者以為子華不
能論親於道何倘無稽之說而責先賢之過也

毛充有曰子華為魯使齊冉有為宰時為魯向司寇
請粟雖稍過情然無大失也若子路宜死衛者故夫

子寮哭之此歷見先生賡言講錄諸書

毛遂齋曰孟子與聖門何怨必發此三端以盡責聖

門之賢可怪甚矣金仁山云此必戰國之世豪俠之

習勝多輕施結客若四豪之類刺客輕生若荆聶之

類故孟子為當時戒耳此庶平情之言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聖門釋非錄
卷五

十一

集註程氏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言耳

講錄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直接惟心之謂句分明

指心言蓋存亡即出入也惟心是一可存可亡可出

可入之物故操舍惟命若無出入則無事操存矣乃

故為說曰出入以操舍言夫天下無操存而尚莫知

其鄉者若曰以舍故莫知則出入以操舍言而獨莫

知其鄉四字專以舍言可乎集註引此是救正孔孟

二子之失故當時曾有一公案隱刺聖賢謂范淳夫

女一日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

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此正造事以實心豈有

出入五字者夫大易憧憧往來往來者出入也大學
心有所心不在有所不在亦出入也惟心有出入故
書曰人心惟危危者元氣不定之謂亦惟出入不一
故書又曰惟精惟一曰一哉王心一者專一不離異
之謂是心原可出入而操舍者則因而出之入之而
乃曰無出入不惟不識孟子全不識心使范女果有
此言則是一愚婦錯認此心為血肉塊者使出自程
子則直是違背孔孟之學而朱子且和之云雖操存
舍亡亦不得恁地快豈此二則字又當緩解如明則
誠耶抑果孔子妄言也

聖門釋非錄

十二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集註學問之道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于求放心而
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
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于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
矣

講錄曰此皆補救孟子流弊以曲伸已說者也據此
則求放心但為學問而設其曰義理昭著謂必存心
則學問義理始昭著也曰有所發明必存心始學問
可發明也是孟子一生只在求放心而註者謂必著
義理孟子一生只存心養性而註者謂必發明學問

是背馳也此不過因改大學格物為窮致物理以學
問加之正心誠意之先因之凡求放心凡盡心知性
俱顛倒立說名為補救而實所以曲護已意故解此
節甚憮矣一似求放心所以學問一似求放心又須
學問因又曰上有學問二字不只是求放心便休殊
不知孟子歷言盡其心存其心放其良心惴惴其心
豈無仁義之心心之所同然心不若人人心亦皆有
害其言心不一並不會有學問二字況此求放心從
仁人心也來心即仁也仁不是智有何昭著有明
明有何昏昧不昏昧且註講須識義理須識上下文

聖門釋非錄

十三

須識字句凡經文而已矣皆無指之詞謂祇在此也
今反曰不止放心須在學問二字上則毋論他經即
孟子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謂孝弟須堯舜仁不仁須道二已自難通即有無他
二字照應上下互見如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無他
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得毋善推其所為須大過人
乎

蓋其心者如

集註盡心則知至之謂知性則物格之謂首節智
之盡即知也次節仁之至即行也末節存心不貳承

知天言修身俟死承事天言

四書廣言曰盡心屬知則心無容知從來聖賢論道
無知也法也且盡字亦無解作知者大易盡性中庸
能盡其性俱非知也即孟子亦有盡心焉耳矣盡心
力而為之曾有不心者否如謂知性是物格則倍
屬無理豈真乾矣概即西來意耶攝其故不過改大
學格物而意不自安乃又補救此書以陰就已說實
則知性是格物不特大學無此說孟子無此說凡古
昔聖賢所言何曾有此

心性天一串心由于性生心之謂性是也性由于天

聖門解非錄

十四

天命之謂性是也然溯而得之未嘗逆而出之也蓋
盡心之量而無所闕則便知心所自來與性所從出
一氣俱到此知字如中庸知天論語知天命不止知
識是行而有契之謂即誠而明者至存心養性是一
學問人故曰事天言從事于此也若脩身俟死則周
勉終身又降天一等而曰命言不過從天之命我者
使不損耳

毛述齋曰先生講及此曰某看書或不喜分差等然
此實有之盡心知性是第一等人存養即次之脩身
忘死壽則又次之此實孔孟論學層次如或生而知

之三層生而知之者三層如有得施三層孟子萬物
皆備三層並無兩頭一脚一逆一順且以末節分頂
前節如朱子註中庸法請善讀書者一詳考之
死壽不貳即修身俟死總只脩身二字安有分別

由堯舜至
于湯章

集註程顥卒弟頤題其墓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
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
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無真
儒則天下賢賢焉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
百年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孟子後一人而已

聖門解非錄

十五

講錄曰此程伊川題明道墓文而朱註引之以直接
堯湯之統亦大言矣特周程所受實陳搏之學今又
稱得不傳之學于遺經夫堯湯之學顯在人間有何
不傳亦顯見之六經中尚安見遺經在六經外則其
果接堯湯與否吾不得知特其言周公沒聖人之道
不行則視孔孟無聖道者孟軻死聖人之學不著則
并孔孟所傳斯世所學者而亦亡之然且以道屬治
在堯湯則治而不儒以學屬儒在孔孟則儒而不治
其分別升降可謂極密而不知其大謬者古無所為
道學之分儒治之辨也從來有治術必有學術未嘗

舍儒以爲道修儒行即修治行亦未有舍治而可云
學者大學雖是學然而明德新民即謂之道中庸雖
言道然而成已成物實本于學是以堯湯道學曰道
心曰恒性一與大學正心中庸率性相先後而孔孟
則直揭之曰忠恕曰反身強恕使下學始事克己慎
獨先去其自私自利之心夫然後尚事功崇施濟舍
人已內外而通貫之自誠正修齊以進于平治天下
位天地育萬物而統歸于道故以聖學言正心誠意
者忠也由好惡以進于絜矩者恕也儒術即治術也
以聖道言率性修道忠也由不願勿施以進于盡人
性盡物性即恕也治行即儒行也是以千聖相傳祇
此心法而微上微下守乎先以待乎後謂之一貫多
學是一貫吾道夫子之道亦是一貫顯顯明白而乃
曰不傳曰得之遺經分道學儒治而判爲兩事而至
于忠恕一貫則茫然不知曰借境曰如標月指是千
孔孟道學全未夢見而謂千四百年後可直接堯舜
之統恐未然也若予所言則直見之六經四書其間
共見者世多學人亦弗就經書考驗之而又何疑焉

聖門釋非錄

十六

聖門釋非錄五卷 浙江巡撫
探進本

國朝陸邦烈編邦烈字又超平湖人毛奇齡之門人
也是書因朱子四書集註頗有疑諸賢之說或有
流弊者因取奇齡經說所載諸論裒合成帙而附
以奇齡門人子姪諸說以辨其非前有邦烈自記
稱北宋諸儒高樹門幟不容一人訾議如劉其父
改二程全書一二字便作札四布痛加譏貶必欲
使其還復舊文而後已而於先聖先賢恣情敲駁
大學孝經連篇刪改即孔門諸賢何一不受其削
斷相其用心實有抑聖賢以揚同類之意因稍輯
先生所言與他書偶錄可引據者彙爲一卷名曰
釋非以爲聖門口語各有精義或未可盡非云云
考宋儒標榜門戶以劫制天下之異論誠所不免
至坐以詆誣聖賢則未免深文且朱子集註補苴
舊說原恐後學之誤會亦非主於排斥孔門邦烈
此書雖無作可也此本刻西河合集中舊題奇齡
自撰今考究始末實邦烈所爲其中如謂本字書
不訓始惟宋人廣韻因程子是解增一始訓案陳

彭年邱雍等重修廣韻在大中祥符間其時程子
未生安得因程子之說如斯之類似非奇齡所宜
有又朱子與張栻劉共父書謂二程遺書乃胡安
國所改而此序作劉共父所改亦誤故改題邦烈
從其實焉

論語傳註二卷大學傳註一
卷中庸傳註一卷傳註問
四卷

〔清〕李塉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雍正

間刻顏李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論語傳註
二卷大學傳註一卷中庸傳註
一卷傳註問一卷》提要

論語傳註序

論語傳法成作而嘆曰於戲吾乃今而知孔子之所以爲萬世
師也孔子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傳所自居者好古敏求斯
文在茲其教人學則詩書禮樂兵農行則孝弟仁義忠信篤敬
莫可易矣而其爲後世坊又何知之神慮之遠也不語上不言
性天罕言命仁則知後世專以講性談天爲事者誤矣其論誦
詩也曰雖多亦奚以爲則知專以誦讀爲學者左矣且存心養
性並不及之及惟教之言忠信行篤敬存養自在其中又子夏以
澁掃應對進退之末爲始以本爲卒是不惟上達不暢傳卽下
學亦循循有序則知立本以及末與本立而末自舉之說皆過
矣使後之儒者世守其傳而不變少則習幼儀務謹信長則禮
樂不斯須去身求志以此達道以此不鶩高遠不徒佔卑禮樂
何由亡躬行何由衰異端何由昌熾民物何由沉淪而學術道
傳何以日岐而日墮也哉大學中庸則論語之義疏也論語言
明親之道已具而剴然臚列其先後則在大學孔子始於下學
終以一貫始於志學能立不惑終以知天命耳順從心所欲不
踰矩則學者原有達天之候但願等求之必作察語厭他塗故
聖人慎焉至子思時性天之說莽起不實指之橫議賦世何所
折衷故中庸以天命起以天載終而中實以子臣弟友禮儀威
儀使知高遠必自卑邇上達不離下學皆庸常非隱怪而聖道
上下盡矣無可益矣出此卽異端矣塉承先孝懇命遊顏習齊
先生之門教以從事下學今忽忽老矣乃見聖道如此故妄言

以俟後之學者傳者謂有所受也自孔門傳論聖道後散考之先儒而躬承於父師也注註也果聖道不入岐路則因文註釋如水之注地霈然而相通也

康熙五十七年冬十月己酉蠡吾後學李埭頓首拜撰

凡例

一 去聖遠而道術晦漢唐註疏詳於訓詁畧於體要宋明儒者又各尋入門之路率牽聖言以就其說而道多岐轍矣故不得已而有此註

一 學不明則經旨不明論語曰學詩學禮內則曰學樂學禮學書計學射御經文昭然也若後儒以讀書爲學則經文所無且以誦詩徒多爲戒矣程子亦謂玩物喪志矣以講性天爲學則經明有不語罕言之防矣以力行爲學則學原以爲行也但各有其功論語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中庸言學而知之行而成功不可泯併以蹈冥行詳辯具顏先生存學編及拙註大學辨業聖經學規內

論語傳注 凡例

一道至周孔而盡其故人之言亦盡後儒或言發往聖所未發誤也往聖尚有不知與知其當誨而不盡言何以爲聖矣出往聖者必異端之教也經言所無者莫由學其庶乎

一 聖經專以訓士如論語首言學朋來人知大學言明親中庸言位育皆士之職也以下皆然不及農工商者待士治也卽在士之兵農禮樂中也後儒教人四民齊施則一視士與齊民等僅自好而止一不知民不可使知亦學術錯誤之一證也

一 窮經將以致用也體國經野禮樂制度地考官名皆致用之大者不可空言理而溷其實也茲註雖非專書大義則必載

一 孔子曰辭達又曰旨遠言文後人楚語鄉談一概入註則蕪穢聖經矣不文何以能達是註盡洗之

一註惟道是親不敢盡附舊說然道若大路人可知行於新好
異非所云也據註時論而不辯惟在好學深思者領解耳
一用舊註而微易其辭者皆有至理非敢漫更
一訂修則俾卑聞校閱則方鐵壺張緯六王宗洙及馮辰弟培
謹志不忘

已亥仲夏敬識

論語傳注

凡例

二

論語傳注

論語

龜吾 李棟 稿

孔門弟子論語孔子之語以傳後世故曰論語注疏分二十篇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子孔子宋孔父嘉之後氏孔不書者聖德若聞人所共知也
邢疏亦有書孔子者記者隨筆不為例也古禮大夫稱子因之

尊師曰子公羊傳子沈子是也或當時共傳稱之後人亦因
而稱之孟子稱顏子曾子是也若面言論語於同儕稱子孟

論語傳注

一

子於門人亦稱子則男子通稱也馬說學效於人子貢謂賢者

識大不賢者識小夫子焉不學是也即自學詩書禮樂亦效
法古人也習重也即易習坎之習學而又學也說即悅不亦

乎歎其必有此妙也皇氏侃曰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內則十
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

五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學禮是也二年中時王制春秋教
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春誦夏弦秋學禮冬學書

三日中時學記君子之於學藏焉脩焉息焉游焉是日日所
習也同門曰朋包解不知不知其有學也愠怒也學本以應人

知而春秋以降或不知矣亦無憾焉所性定也君子謂德可
君國子民也詩後遂以為有德之通稱詩於天子亦稱君子

論語於學士曰君子是也時習學而不厭也朋來誨人不倦也。不知不愠。不怨天。不尤人。遷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學之準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有子孔子弟子名若魯人。孝順父母。弟盡弟道。犯干犯也。上分在已上者。務事人也。人能孝弟。即少犯上不作亂。是仁本孝弟之象矣。故承之而斷其爲仁之本。以見孝弟不可不務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之至道曰仁。仁卽生德也。孝報我所生也。弟愛吾同生也。施之生意。油然而及於民物矣。語曰孝爲百行之源。本此。

上論傳注

二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其言。令善其色。剛毅木訥之反也。發露多則行蓄少。工飾多則真醇少。故鮮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弟子名參。字子與。南武城人。省察也。忠盡心也。信言必實也。傳師傳也。此曾子忠恕之學也。人身當省不止三者。曾子此時從游聖門。除傳習之外。則樂羣謀謨耳。故日省如此。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周禮小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爲縣。左傳昭公五年。蓬啓疆論晉車。

賦有云十家九縣。長較九百其四十縣。遵守四千乘是一縣。一百乘也。縣方十六里。中二百五十六井。約二井半出一乘。毛河古封國。不計山川附庸。故王制曰名山大澤不以封。所謂方百里者。就井地言。則萬井當出三四千乘。惟言千乘者。言任職不言備也。如天子千里爲百里者。百止言萬乘可見。敬小心也。事禮樂兵農之事。人兼臣民言。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童年之通稱也。謹慎信實。汎廣親加厚也。仁謂仁人餘力未盡之力。文詩書禮樂射御書數也。朱言弟子之職行與學皆宜力也。出跟入孝。自膝下出也。

上論傳注

三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弟子卜商。衛人。易輕也。賢賢重其德也。易色輕其色也。此敦夫婦之別也。邵子說致如致仕之致。委身與君也。雖曰必謂設廢而深贊之言。盡倫必自學問入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不端重則無威嚴而學亦不堅固。故君子以重爲貴而忠信其主也。益友其輔也。改過其功也。忠實心也。信言必行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無毋通憚畏也。朱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喪盡哀禮祭盡誠敬註君子篤厚於親之德也民化之德亦歸厚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子禽弟子陳亢陳人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衛人溫和厚良易直恭莊敬儉節制讓謙遜註五者夫子之盛德接乎人者也時君感之自以政來質是夫子自操得之之權也非邦君有心而與豈夫子有意以求即或曰求亦求以溫良恭儉讓耳與人之屈節者天淵矣諸與皆語辭春秋稱大夫皆曰夫子孔子曾爲大夫故有此稱

上論傳注

四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觀人子之法也父在不得自專但觀其志父沒乃觀其行之善惡然沒而子三年在喪孔於父之道可姑行者不忍改之斯謂之孝不然親前沒而變更是有死其親之意矣所行即善而心亦薄矣豈孝也哉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和和樂也先王之道即禮也斯指和也小曲禮大經禮由之由和也知和而和亦不可行者如稽康阮籍之流放誕嬉戲以爲高致終至喪亡是也言禮貴和而和又不可流蕩也右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罔不失其親

亦可宗也

信約信復踐言恭致敬禮節文近依也合也因緣也就也宗主也所因不失可親之人亦可以宗主之也言人之言行交際當以信爲始而其所終不然將不勝其自失之悔矣註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不求安飽者好不在是也敏速也事學之事也爲學之人恒多敏又慎之有道有道德者正正其所學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上論傳注

五

可猶言亦可也貧而樂顏淵也富而好禮衛聖衛武公也子貢以貧富有守爲美聞子言未若遂知義理無窮學問莫足故引衛風淇澳之詩如切而又如磋如琢而又如磨以證之是告往而知來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人不己知無損於己何患不知人則窮無與交達無所舉故患之人汎言下論以能應人知則指操知遇之權者言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政正人之不正也德行道而有得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移也而衆星拱向即所謂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言爲

政本於身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此言可蓋全詩者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史發乎情止乎義理詩序無邪思也況於大雅以歌王政三頌以形祖德愈無邪矣此詩教也王氏或謂桑中溱洧非邪思歟曰作歌以刺其事使天下萬世共醜焉是無邪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道引導政法制禁令齊一之也免者不敢爲惡以苟免刑罰也齊禮者立冠婚喪祭之儀定五倫相接之度使賢者俯而

上論傳注

六

就不肖者跛而及也格至也民恥於無德無禮且至於有德有禮也較之徒尚政刑者淳漓大有間矣故申韓之術可以苟定反側不可以常享太平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古十五而入大學志者念茲在茲也學習大學明親之道而不厭也立學之固也不惑學無所疑也天命天之元亨利貞之德也知者下學而上達也耳順聲入心通無所違逆不思而得也矩爲方之器隨心所欲而不踰於方不勉而中也此孔子之年譜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

日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謚孟僖子之子樊遲弟子樊須齊人僖子卒時詔懿子學禮於孔子故懿子問孝而子以無違於親告之使其順親之指以學禮也毛氏然而從親學禮順視之一事而已豈遂盡孝不知孝親卽有禮焉生事葬祭不可過分是也恐懿子未解故語樊遲以發之舊訓作無違於禮則聖人辭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武伯魯大夫懿子之子名貌武謚言當謹疾以慰親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

上論傳注

七

何以別乎

子游弟子姓言名偃吳人言但以能養口體爲孝則雖不常供者至於犬馬皆能有之割烹以養父母菜黃說但不敬親則無別於今人矣坊記子曰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

辨正與此同故唐馬氏疏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宋王豐甫表云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累至皆言犬馬

養親無作人養犬馬者何註誤也又包咸舊註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如事君左右就養蓋漢魏間皆以犬馬養人比人子養親其說亦通故人臣亦因用之汲黯曰臣嘗有

狗馬病是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

馬孝子

先生老者稱饌飲食也解會猶乃也祭統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色不可強而服勞奉養尚可勉爲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弟子姓顏字子淵魯人不達無辨難也然而識之故如愚省夫子省察之也私者退請益之所而自處也足於學者足以發明之力足以發行之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以用也所用行也焉安廋也註疏小人掩其爲之不善視之

上論傳注

八

而善不善分矣行善而意之所由來者未善猶恐匿也諦觀之而善不善又分矣由善而其安心樂意之所或不在是焉猶恐匿也詳察之而安於善與不安於善又分矣尚安匿乎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故學者溫習之新學者日知之學而不厭也即可以誨人矣

子曰君子不器

君子全體皆具非一器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貢能言恐其言先於行也故語以從於行之後焉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則善偏比偏黨皆與人親厚而周公比私君子小人分焉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而不加磨慮則昏而無得思而不考成法則危而不安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異端非人道之常而別爲一端如今佛老是也明太祖曰攻如攻己止也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由弟子姓仲字子路卞人子路粗率或有認不知以爲知者故子誨以知之之道如此不然本不知之而誤居於知之心之弊蔽孰甚焉

子張學于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上論傳注

九

子張弟子姓顓孫名師陳人其爲學也意求祿矣子曰祿非學外物也而不必干也亦善吾言行而已多聞則言有物聞而疑者闕之則無妄言其餘不疑者又慎言之則無放言人責少矣多見則行有準見而殆者闕之則無誤行其餘不殆者又慎行之則無肆行已悔鮮矣祿在中言不求而自至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

諸直則民不服

哀魯君謹定公之子錯置也也諸語辭用令令民心則服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

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卿名肥康謹孝孝親慈慈民忠者民盡心於上也

勸者勸於為善也

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
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奚何也為政居位以正人也書周書君陳篇孝乎惟孝美大
孝之辭也氏解疏謂潘岳陶潛王此與禮云禮乎禮漢語肆
乎其肆韓愈文醇乎其醇相同言孝之至也書不問者孔孟
引書每小與取是友愛也施行也言行於孝友有正人之道
明道不在章句也友愛也施行也言行於孝友有正人之道
疏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其指居位也史記定
公初年季氏廢立陽虎作亂孔子不仕而不便明言故以此
謝或人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輓其何以行之

上論傳注

哉

大車平地任載之車輓輓端橫木以縛輓駕牛領者小車輓
馬車兵車田車乘車也輓輓端上曲鉤衡以駕兩服馬領者
疏註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註問十世可知者欲前知十世之事
也禮制度文為也天道相繼以理世皆因時而錯行如因春
而夏因夏而秋因秋而冬是也帝王相繼以時世必因禮而
損益如夏尚忠殷因之而尚質殷尚質周因之而尚文是也
自此以後如秦法過嚴漢高因之而用寬劉璋過寬諸葛因

之而用嚴天道人亨之自然也故曰百世可知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是諂媚求福也解如春秋僖公

三十一年衛成公欲祀夏相寧武子止之曰不可鬼神非其
族類不歆其祀祀卽何事是也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謂私謂也魯論凡無曰字者皆私謂如子謂子產子謂子賤
之類也有曰字者皆面謂如子謂顏淵曰子謂仲弓曰之類

也王草堂說佾舞列也春秋隱公五年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

六大夫四士二杜預何休謂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六則六六

上論傳注

士

三十六人四則四四十六人二則二二四人服虔謂六八四

十八人四八三十二人二八十六人王草堂曰春秋襄公十

一年鄭伯賂晉女樂二八晉侯以一八賜魏絳是古人舞列

不論貴賤皆以八人服說是也季氏僭分至此尚可忍孰

不可忍忍者疏傷當時君之無權也古廟有室在戶牖之內

其前為堂在戶牖之外堂前有階階下為庭歌在堂上故雍

徹曰於堂舞在堂下故佾舞曰於庭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三家仲孫叔孫季孫也雍周頌篇名徹祭後而收其俎也相

助辟公諸侯穆穆敬也兩二句雍詩之辭三家之堂主祭者

大夫助祭者家臣歌此何取不惟僭竊亦屬愚謬可嘆也按

三家之堂即郊特牲所謂三桓之公廟也

三家出於桓公故

立其廟蓋古禮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特后
稷始封有國周人立為始祖廟歌功誦德祇及姜姬並不及
稷父帝嚳以其為天子也及文武有天下周公乃制五年一
禘公羊傳謂尊帝嚳為自出之帝祭於始祖廟而後始
祖配之傳喪服小記而並不別立帝嚳廟以周公有
大勲勞賜魯重祭明堂於周廟以周公文伯而無祭
據於是魯有郊禘然郊惟於啓蟄而祭夏之二月也桓公五
年所謂啓蟄而郊也配后稷亦以禘於冬至大郊特非
襄公七年孟獻子曰郊祀后稷而莫同也于日魯無冬
所敢用至大郊之事惟新穀之祭降殺天子是以不同禘
惟在周公廟不及羣廟色之牲比於未用天子禮樂不敢並
上論傳注

士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深斥之

即嘆三家之流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易也寧
戚
林放魯人鄭見周末文勝而疑非禮之本也故問禮始諸飲
食汙尊杯飲其本儉而已重席列鼎日趨日奢末矣即如喪
禮其類有訛脫而不視本哀而已棺槨明器日趨日易末矣
與其趨彼無寧返此易熱治也禮又單舉喪者哀本天性較
之儀文本末昭然猶為易曉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諸夏中國解夷狄且有君長不似諸夏僭亂反無君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
上論傳注
士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註曰旅陳也陳
其祭事以祈也王制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封內者季氏
祭之僭矣冉有弟子名求魯人時仕於季氏故夫子使救止
之言神不享非禮林放尚問禮本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
而誣而祭之欲季氏知其無益而不旅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讓而飲其爭也君
子
君子不欲多上人何爭求其爭其惟射以祈爵乎然儀禮大
射云耦進上射居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
其物物謂射時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升

下揖讓也。大射又云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附。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饌立卒。坐奠於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是故揖讓也。始終揖讓如此則射亦君子之爭而非若小人之角牴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巧笑二句見衛風碩人篇。無素絢一句蓋逸詩也。倩笑貌。盼目貌。素面貌。瑩潔也。絢飾也。繪事上衣下裳畫繪之事也。後素者考工記曰。畫繪之事雜五色。後素功謂先施青赤黑黃四色而後以白采分布其間。故曰素功。恐白之易漬汚。

上論傳注

西

也。起予言我意未之及而能起發之詩本言面色皎白倩盼如畫。卽爲美飾。不必復飾矣。美之也。子夏疑素非飾也。何得爲飾。子以繪事明之。素。後施是素亦爲飾。天生自然之美。後以拭濯而耀也。無疑也。子夏一問後素之言而曉然也。曰。人之素質非飾也。而乃以美其貌以妍其容。爲後來之飾矣。則夫禮者本於天地。其於性情原非後起之飾也。而乃若臣父子非禮無文。朝聘事家非禮不華。其釋曰。增美也。亦在後者乎。虞廷典。禮周室。禮明樂備。孔門學禮皆後起之功。不可已者也。猶後素也。曰。夫子深贊之。毛詩有說。謂繪事龍華蟲作繪。書言畫。五采於上。衣未聞朝衣。月星辰山。隸作繡也。且禮屬後起。亦非聖賢重禮之意。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後宋殷後徵證也。文典籍獻賢人。朱言我能言夏殷之禮而二國文逸獻亡不足以證吾言。使其有文有獻則我能言而取以證之矣。夏殷之禮淪謝而忠質不可返。豈非世道之憂乎。故夫子反覆嘆之。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祭有三。一。大禘。喪服小記云。禮不王不禘。

五年合食之殷祭也。一。吉禘。春秋吉

禘卽儀禮吉祭。喪畢升新主於廟。則合羣廟祧廟之至。合食於太廟也。一時祭。王制祭統云。春禘夏禘。郊特牲與祭義云。春禘總時祭名也。夫子仕魯在定公十年十四年間。未遭吉

上論傳注

左

禘而大禘爲魯重祭。非時祭。此此嘆者蓋大禘也。灌者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魯之君臣此時誠意未嘗猶有可觀。以後則浸懈怠而無足觀矣。或謂禘魯祭則禘始祭皆禘卽灌之禮。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惟仁人爲能變帝。惟孝子爲能變親。追遠報本至禘極矣。未可易爲。或人道也。而魯之失又所當諱。故答以不知而言。如知其說則天下之事當前皆微如指示掌中之物。言易了也。時子伸一掌以手指之。故記者記曰。斯者掌也。那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祭祭先也神如五祀諸神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而又引其言以證之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昵也室西南隅為奧室中最尊之地祀神之所也然幽寂而其神無定五祀皆迎幽寂則似無靈神祭於奧與幽寂則似無靈神無定則無專至竈五祀之一雖倍饗養老婦之祭其祀頗卑然炎熱而司飲食炎熱則氣盛司飲食則禍福有權與其媚彼無寧媚此賈引時言以喻奉虛位之君不如見得禮之臣諷孔子也子折之曰子不知上之有天乎其尊無有並者人唯守道而行不獲罪於天而已如其獲罪何所禱而免乎非惟竈不可媚與亦非所媚也

上論傳注

夫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監視二代夏商也言周初制禮監而損益之郁郁乎文采哉吾舍周何適矣郁郁文章貌疏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鄭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廟周公廟公羊傳曰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魯得用天子禮樂以祭周公明備繁重故夫子仕時入而助祭每事問焉或譏其不知禮孔子言敬謹之至乃禮之意豈敢自謂子知哉孔子父叔梁紇嘗為魯鄆邑大夫故稱鄆人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主皮者專主獲無侯張獸皮射之鄭康成注位行禮射實射

燕射鄉射張侯射之比於禮樂庶民無射禮習射則獸皮張

射專主於獲賈公彥說故鄉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恐復有遺賢焉退而以禮鄉射聚來聚觀因詢五物三曰主皮謂問德行

與藝主皮問能射否也鄉射禮記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異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謂禮射觀德二次仍三次比樂以

射主皮則詢藝以鄉射及中者再射不中者去之不再三射此異也故禮射不主皮古者禮樂射不主皮不傷之道也今

則雖行禮文互有爭心而此道微矣鄭注上中下三科如周禮均人

上中下三科如周禮均人

上論傳注

夫

也者家三人中地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可任也者家二人此古者力役之征惜勞愛民之道也今則徭役繁重不分

上下而此道亡矣十競民殘大子所以歎也朱註謂不主皮也周禮司弓矢考工記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禮周禮大史須正朔於邦國諸侯

作獻告祖廟而受行之謂之告朔鄭注乃出而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去孔子壯時將及百

年而有司猶供此羊是告朔之禮一綫未亡者也何忍以費而去之子貢或屬憤激而夫子之意深遠矣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如孔子之拜下盡禮也而泰者不悅以為誦故慨之

定公問君使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魯君謹義公子昭公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關雎國風后妃所作關雎鳩者喻淑女之和諧而摯而有別也廣求淑女以佐君子供祭祀寤寐反側哀賢才之未進也而在已一無嫉妬傷善之心又求衆庶和好嫉妬全消而各無傷善之心是哀而不傷也序詩之進賢無傷善之心是也琴瑟鐘鼓樂賢才之得進也而己不為媚寵以自淫其色亦求衆庶各自淑善不淫恣其色是樂而不淫也序

上論傳注

太

所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是也周之壹內聖賢會聚貞潔和順共承天事溥於下國此時之乾坤為何如者宜定制以為樂章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諫往不咎

哀公問社問社義也宰我弟子名子魯人乃以社名答其義焉謂周禮大司徒設社稷之壇而樹之

田疇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是古者立社稷以爲

名夏后氏樹松曰松社殷人樹柏曰柏社周人樹栗曰栗社毛河石說後人乃其義即在乎此如周名社稷則以古者粉榆社稷社木此

戮人於社義取戰栗以見人君不可不示威也然而棄德用

威其道未善屏君悍刑徒取譏厲言之左矣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孔子言其駟不及舌不必責咎正深責之然則社義如何報土功重民食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不知禮

上論傳注

尤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孔子志爲東周初魯桓公十四年春齊師圍魯管仲之爲但不假而誠不私而公不爲己而爲國博厚高明悠久以成大業則大小迥殊矣故管仲之功而惜其器小也或乃疑器小爲儉子言其奢謂不儉爲知禮子指其僭仲之器小亦畧可見矣三歸娶三姓女見戰國策韓非子班固食貨志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樹屏塞蔽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好與鄰國好會也反玷反爵之玷在兩楹間禮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虛爵於坵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坵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虛爵於坵阼階上拜賓答拜管仲卿大夫而僭之不知禮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釋如也以成

大師樂官名時魯音樂漸微故子語以作樂之法始作樂初合也翕如人聲八音相比而起也從之則大作矣純如清濁高下遞接圓轉如五味之相劑也皦如抗隊曲止俾句爲言

爲永分明也。釋如繹抽絲也。纍纍乎貫珠之象也。以成樂一終也。篇詔九成大武六成是也。聖經言樂皆以律呂無算數者後人以計律數爲樂誤也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忠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儀蓋衛邑。封人如周禮封人掌爲畿封而樹之典。封疆之官也。註疏君子謂往來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言。其平日不見絕於有道而求以自通也。註疏從者孔子弟子隨行者通使得見也。喪謂失位去國。木鐸金鈴。木舌施於鼓。時所振。月令奮木鐸以令兆民是也。言亂極當治。天將以夫子明制作法度以號令天下萬世也。註疏

上論傳注

辛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名。韶繼也。史記言能繼堯之德也武王樂名。言其伐暴救民有武功也。盡美謂歌詠之聲。舞之容。悅聽足觀也。韶又盡善者。聲容之內。九功皆備。無遺憾。如天之無不暢。地之無不載也。武未盡善者。聲容之內。病不得衆。恐不逮事。發揚蹈厲。夾振駟伐。其象危惕而猛。趨不如韶樂之融。容和平也。韶武之時爲之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冒人者也。故以寬。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里二十五家也。而有仁厚之俗。智者擇居必於是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常。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仁。心德也。心德全則隨遇而貞。久約濫久樂淫以不仁耳。利順利也。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仁人無私。故能好惡。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苟語辭但也。如也。苟志於仁。但之義也。揚子非苟知苟有用我如之義也。但志仁即無惡。見仁不可不志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

上論傳注

辛

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不以其道得謂不當得而得。富貴則不處貧賤則相安者。恐去仁也。故君子不違仁之功。存存無間焉。其功即大學之正心脩身以明明德也。惡乎猶於何也。那終食一飯之頃無終食之間違仁即終身不違仁也造次急遽之時。顛沛傾覆之際。而一無違焉。則不去仁矣。言不去仁而必徵之富貴貧賤者。驗其實也。以此坊民而後世猶有講學論道自謂主敬明理而苟且於富貴貧賤者。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

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好仁則視聽言動必以禮視天下之物無上之者惡不仁則視聽言動必不使非禮加於吾身是不違仁矣而未見其人也得無力之不足乎夫好惡已之力也仁已之德也已好已之德已惡已之失德力安有用之不足者即或有之我未之見又作疑詞以深決其不然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過指有因而過之過黨類也即倫類也毛河如禮記父黨毋黨之類也行路之人無爲之受過者無他疏之也五倫之內每有因之受過者無他親之也如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畔于路有姊喪可除非除皆不忍於兄弟之倫類而過也不忍

上論傳注

圭

仁也故觀過即知其仁表記子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即此意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聞非偶然頓悟乃躬行心得之謂也顏子之嘆曾子之唯庶克當之方不徒死亦不虛生故曰可矣王草說道猶路也有原委性與天道道之本也三綱五常道之目也禮樂文章道之事也經有統言者有專言者當各以文會之此章與原壤章老而不死爲賊宜對觀不循道則長年而祇爲賊能問道則朝聞而夕死亦可然則世之冥冥昏而欲長生久視何爲哉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專務衣食者凡民也恥惡衣食者陋品也士而如此則志道不篤矣何足與議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專主也左傳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此從也言君子之應事無成心而精於義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

懷惠

小人細人懷刑行法以俟命也重耳懷安敗名般民安土重遷皆懷土也韓信以捐地會兵陳豨將爲多金啗皆懷惠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依也解即檀弓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之放言梁木爲衆木所依也此戒專利也

上論傳注

圭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讓者行禮而有恭敬退避之實心也有之則禮可以爲國無之則禮亦不能行何有何其難言易也邢疏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知與位分言則朋友知而從我邦家知而信我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恕一也盡心以推己及人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夫子之忠恕也一貫之道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學者之忠恕違道不遠也一言可終身行也聖人上達其妙故裕之大賢勉強有得故可與言之其餘學未至焉故疑之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曉也義者宜也五常五倫宜行之事也利富貴利達也此君子小人之關界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思齊求與等之內自省恐亦蹈之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幾微也微諫即內則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

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

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論語注

論語

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

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不敢更適西

欲親知所在而無憂召則必至而無失也朱註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年高可喜則可懼愛日之孝尚能緩哉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身之所行必及其言則言自不

輕出矣言古者以嘆今之無恥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約約束收斂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言欲遲行欲疾欲者心之所注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德為達德豈有孤者必有同居之鄰人何不求德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促逼也何註速也又煩瑣也祭義祭不欲數是也言事君

交友宜以禮進也疏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

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冶長弟子姓公冶名長孔字子長魯入家縲黑索也縲

上論傳注

論語

也以拘罪人言其素賢雖有此無害於可妻也南容史記作

南宮括括同字子容家語作南宮縚鄭註縚弓南宮敬叔云

即南宮縚孟僖子之子仲孫閱又作則縚也括也閱也容也

敬叔也總為一人孟懿子之弟左傳昭公十一年季丘人生

父後懿懿稱子說為大夫同事仲尼學禮者也然南宮以所

居為氏而南容去宮稱南不似一人漢書古今人表南容在

上下等南宮敬叔在中上等則二人矣有道見用無道見容

以其三復白圭謹於言行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弟子姓宓名不齊魯人若人若此人也又言魯若更無

君子斯子賤安得取斯君子之德行而學行之乎疏以見子

賤之得為君子由於取善擇友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璉殷曰瑚明堂位皆宗廟盛黍稷之器

貴重而華美者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雍弟子姓冉字仲弓魯人佞口才也仲弓欲居敬行簡者故或以為仁而不佞禦人抵當人口給隨口取足而無情實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弟子漆雕姓開名又字子開魯人使仕者夫子為司寇時有使仕之權也四書斯指仕之具也未能信未能確然信其仕

上論傳注

美

而優也說悅其虛心篤志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編竹木為之解爾雅謂之舫今筏也此夫子嘆世之寓言

也謂道不得行安能鬱鬱居此其乘桴浮海置理亂於不聞乎顧誰無室家波臣難就攜手同行其惟由與子路聞之以

為夫子許其可共險難也故喜子復寓言以曉之曰由也

險如夷勇過我矣但大海蕩蕩弱木難浮桴材無所取耳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

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

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亦也何如子曰亦也束帶立

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三子日月至仁夫子知之矣而日不知者以武伯學淺

答以憂不可輕與言仁所謂罕言也各舉其才以語之者若

疾可見不薦賢為國但當問其長不必究其微也賦井里所

出之戎馬兵車也司馬法曰井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

足兵治賦即治兵也千室大邑也在公家者曰公邑在私家

者曰家邑食采地者曰采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

之通號朱赤弟子姓公西字子華魯人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

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愈勝也聞一知十謂聞一事知十事也左雄聞一知二聞一

上論傳注

美

事知二事也夫子接子貢不敢望回之言而引之曰汝言弗

如也吾之許汝即在汝言弗如也蓋能自知則難苟居能自

屈則無憾念進可量耶

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子與何

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

觀其行於子與改是

宰子弟子字子我魯人雕刻畫也朽鏝也與語辭誅責也改

是改聽言信行也宰我素言勸學而晝寢故又言以深責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根子曰根也慾焉得剛

行健天之剛也自強不息君子之剛也有慾則不剛矣張魯

人也蓋家語弟子申續字周鄭說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善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此卽夫子所教之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而曰無加則去之盡而行之純矣仁者安仁矣故夫子抑而進之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詩書禮樂也夫子雅言之性者繼善之所成天道乾究亨利貞也夫子僅於贊易言之而不輕語人所謂罕言命也以此坊民而後儒猶有日講性天以爲學者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狀子路之勇行也

上論傳注

未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文子卽仲叔圉也謚法勤學好問曰文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名僑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故稱公孫僑行已行於身者也恭恭謹也如所言思其始而成其終行無越思知農之有畔是也事上事君也惠如訓子弟殖田疇也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廬井有伍田有封洫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姓平謚名嬰齊大夫人交久則敬衰久而敬所以爲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謚蔡大龜出蔡地者禮曰國君有守龜又曰家不寶龜漢書食貨志曰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居猶藏也以積藏之也文仲有此是僭諸侯之禮矣梲梁上短柱也節同案短柱頭也山節刻鏤柱頭爲斗拱形如山也藻稅畫短柱爲藻文也明堂位曰天子之廟飾也文仲有此是僭天子之禮矣人以智稱之是何如之智乎左傳孔子譏文仲不知者三其一作虛器謂有其器而無其位正指此二事也

編求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

上論傳注

未

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楚上卿執政者子文姓闕名穀於菟崔子名杵陳文子名須無皆齊大夫齊君莊公名光違去也子文公爾忘私故許以忠文子潔身去亂故許以清而至於仁則心德也無終食可違二子未可知也焉得遂謂以仁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問之曰再斯可矣

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謚數起於一而重以再三則又重而三才之數備矣故反覆致念者皆以三概之三思三復是也文子自謂猶豫不虞過求何害子則聞之而曰不思者世

事晉蒙過思者趨避無斷其失均也思而至再斯可行矣
子曰齊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
及也

齊命衛大夫武子邦有道謂衛成公在位無事之時也邦無
道謂晉文公伐衛國人出成公以悅於武子從公使元咺
奉弟叔武得國武訴於公曰立叔武於公殺元咺子角元咺
不廢命晉復公前驅殺叔武元咺奔於齊晉侯歸於京
師賓諸深室齊子職納棠體焉晉侯使醫衍酖衛侯齊命貨
醫使薄其酖不死後釋衛侯復國是邦無道也有道之時盡
職宜猷才識若見其智也猶可及也無道之時暗晦深藏故
作顛蒙不與強諸之霸主忿忿之訟臣相抵抗而暗用搏抗
上論傳注

身全君復是其愚也不可及也彼當艱險之秋而矜才恃智
者安有濟哉夫子所以表齊子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
之

史記在陳思歸在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周流列國志
期行道知其不遂也乃思歸魯而傳道門人以及來世是以
嘆也狂簡志大言大而畧於事斐文貌章如九章十二章之
章謂成材具也裁制正也不得中行故思歸正狂士以造於
中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命
孟子稱夷齊不立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惡惡至矣然惡若

能改即不惡之未嘗追念其舊故少為人所怨也清而無私
意無固執故曰聖之清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哉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姓高名魯人解素以直名醢醋也人來乞醢無則應無
可矣乃乞鄰而與曲意徇物掠美市恩朱註焉得為直夫子譏
之惡假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匪怨而友其人左
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充也益也謂致敬於人而巧其言善其色以加益其恭是
脊肩諂笑病於夏畦者也匿怨而友是內藏怨慝外結親厚
者也左丘明魯大史著左傳者見孔安國說及史記漢書

上論傳注

至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
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早在尊側曰侍盍何不也輕裘裘以輕為美也憾恨伐誇施
張大之意勞有功於人也懷保也子路重義輕財顏淵虛懷
集善夫子則志於萬物各得其所天德王道備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嘆終不得見也內自訟者見其過而內自刻責如訟
者之扶人隱思以求必勝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忠信篤實也禮器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然有忠信之質者

頗多而學古不厭者甚少故子以身示之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毋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南而臨民之位仲弓欲臨下以簡者故可使之然仲弓又不欲如子桑伯子之大簡也故問以辨之說苑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同人道於牛馬蓋老莊之流也但夫子論人先取其長簡則不繁苛瑣碎日不暇給故亦以可許之居敬修己以敬也敬事也行簡施行政事崇大體去繁文也居簡身心簡畧也如是而行簡勢必大綱細目皆簡畧矣曰可曰大

上論傳注

奎

簡正從可也簡之言而辨之也此於夫子僅可之意雖未盡喻而論簡之得失確矣故子深然之按漢後言治道有三一王道堯舜周孔之所傳是也一清淨蓋公曹參所傳黃老之學是也一刑名申韓是也清淨勝於繁苛啓亂如王莽者然繁必廢弛瓦解刑名勝於寬縱養奸如徐偃王梁武帝者然繁必酷烈土崩論語民免無恥毋乃大簡二章所陳其樊矣王道則當清淨亦清淨所謂臨下以簡寧失不經也當刑名亦刑名所謂威克厥愛允濟也但如漢武重儒術而但知變服色改正朔孝元重儒術而但在經義文辭至於道德居敬之君極選舉教養之正政未之有聞則雖曰儒術未也

矣公問弟子就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

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怒不移過不復則學實驗於行而好之也至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亦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魯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使為孔子使也朱左傳昭公三年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是釜六斗四升也聘禮記

日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穀十穀曰秉穀音逾即庾是庾十六斗乘十六斛五秉八十斛也急窮迫也原思弟子名憲魯人孔子為魯司寇以憲為家邑宰解九百九百斗也解孔解言常

上論傳注

奎

祿不當辭也周禮送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鄉大夫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冉有施厚原思受廉夫子皆不許者裁之以義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雜文騂赤也周人尚赤角角周正中犧牲也何用用以祭此與仲弓言舉賢才之道不當拘世類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至到也至而不去即不違也顏習齋先生嘗與堦求仁曰仁合內外之道也內欽而明七情中節處事待人無不妥當乃可曰心不違仁以此自省不惟三月不違難及即一月皆至於仁一日皆至於仁亦豈易及哉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從君爲政也果果敢決斷達達於物理藝多才能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閔子騫弟子名損魯人復我重召也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齊在齊南魯北言入齊則不能召也按家語閔子曾爲費宰此時必有不可仕者其後可仕乃仕故仲弓與閔子同列德行亦爲季氏宰非季氏竟不可宰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上論傳注

蓋

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弟子冉耕魯人疾而嘆其亡者疾篤也自牖執其手者說文徐註凡室一戶一牖戶東牖西蓋疾後室穢不敢以延師故自牖執手以永訣也伯牛有德行列子云伯牛靖無欲孔子節小物必以伯牛侍曰吾以自厲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竹器圓曰簞方曰筥瓢瓢也言在陋巷惟有一簞飯一瓢

瓢飲也樂樂道也疏巷街之曲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畫畫地而不前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成已成物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君子儒也言必信行必果

逌逌然無遠大之猷者小人儒也勉子夏以遠大也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廨之室也

武城魯下邑爲政莫先於得人故子問之不由徑則率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不至則自守嚴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公事如鄉飲鄉射月吉讀法之類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武城人蓋此後始從游孔子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上論傳注

蓋

也

反孟氏族名側字反魯大夫左傳哀公十一年齊伐我及清孟孺子戍帥右師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及齊師戰於郊左師入齊師右師奔齊人從之反後入以爲殿是右師奔而不致大北者反殿後之功也乃策馬自掩如此可謂不伐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祝鮀衛大夫字子魚佞口才也左傳曰寡人不佞服虔曰佞才也朝宋公子美美色此喻言以慨世也言無有隨機應變

之捷才而徒有皎然潔素之美質如居鄉不能左右周旋而徒方潔居官不能上下彌縫而徒孤清今不以爲迂則以爲怪衆謗羣疾難乎免矣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莫不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質質樸文文采皆指行禮之威儀言辭言也野野人史史官史不闕文故多文也彬彬文質相半之貌解言文質錯綜而可觀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孩提而愛親稍長而敬兄赤子入井而惻隱嗔與之而羞惡直也罔如微子殷罔不大小奸竊奸宄之罔無也言不直也則生理無矣乃不死者幸而免耳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論傳注

美

此論學之淺深也樂之樂道也后儒以樂道爲粗中禪悅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中人以上以下姿學也上上達之道也人下而強語以上妄臆瞞等必陷異端是誣之也故不可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民猶人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當爲而於郊社禘嘗敬而不實所見明矣非智而何欽明以存仁於內立達以行仁於外皆難也先其所難後自得其仁非仁而何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此想智仁之妙也水形如智故智者樂之山體如仁故仁者

樂之變動不居動也安土敦仁靜也樂天知命樂也德立不朽壽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春秋之時齊魯俗急功利喜夸詐乃弱功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但衰微而廢墜矣道文武之道也齊一變其澆風可至於魯則人存政舉亦可至道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酒器儀禮特牲饋食日用三爵二觚韓詩外傳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觥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若觴與觥亦皆五升蓋觚器古多用角故從角三代始範金爲之其形本方故名曰觚通俗文曰木四方爲稜八稜爲觚其足之四稜漢

論傳注

老

官風闕取以爲角隅故西都賦曰上觚稜而棲金爵後變爲圓史記酷吏傳曰破觚爲圓是也如博古圖所傳合孫祖丁觚四山鑿觚形圖而尚名觚則觚不觚矣天下之實失其名如君不君臣不臣之類可於此觀矣能無歎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仁人墜井仁者從之以喻惻隱同人者雖同難而捐軀不辭也子則曰身在井上則可救從之入井則先陷已身而井中之仁無以救矣何爲其然哉仁者卽君子也無墜井者而曰墜井猶事之所有可欺之使往視也從井救人則理之所無不可誣罔以陷之也文王囚於羑里閔天救之以奇怪獻

紂未嘗赴囚子畏於匡顏淵從之未嘗先死仁以智行以義決何爲不學而愚哉以此坊民而異端猶摩頂放踵以利天下捨身啖虎割肉啖鷹以爲慈悲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先孝慈曰君子於詩書六藝一讀習博學也乃將所博者實見於視聽言動皆約束之以節文之禮則可不背於道矣據謂此萬世之學準也博文即四教之文約禮即四教之行忠信也博文即大學之格物致知約禮即大學之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博文即周禮三物之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約禮即三物之六德六行知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姻任卹也外此而復有術業焉非異端則曲學

上論傳注

堯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南子衛靈公夫人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禮朱子路以爲靈公不用而淫亂之夫人又迫之使見道之否塞甚矣故不悅矢陳也詩矢音是也直也書出矢言是也夫子指天以直陳之曰予之否而不泰者韓愈乃天厭吾道也樂肇於人乎何恨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子臣弟友庸也行之無過不及中也以達德行達道中庸之爲德也大德敦化小德川流至聖至誠也故曰其至矣乎民猶人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

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仁生德也而布生德於人即以己之生生者及之今曠然遠思曰博施濟衆也則必如管仲乃聖乃神爲四海君庶幾能之然堯舜聖也而遂自信曰吾於民無一之不如衆無一之不濟乎未也則大仁者蓋有道矣已欲植立即以立人已欲通達即以達人隨分隨地痼瘼一體如斯而已而或未能也則有強恕而行之方在近取諸已譬之他人不欲勿施欲則必施求仁莫近於此何事於仁言何必事此而爲仁也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上論傳注

堯

自堯舜以至三代作者大備矣孔子誦詩讀書習禮正樂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也又言商賢大夫有老彭者禮大戴已然況今日乎我庶竊比之云爾竊私竊比附也據謂五經論語誠無道不具矣乃後儒自立學術何哉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默識不言而存諸心即易默而成之也何者有於我自省而

自勉之辭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脩如脩我墻屋之脩飭治也徙遷也有所得必脩之乃善已學矣必講之乃明聖人憂之所謂望道而未之見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燕居燕安居處之時申申舒長貌天天潤好貌如也形容之詞常人燕居放肆而已賢者矯之必過矜持中和自然惟聖人有焉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子盛時欲行周公之道屢夢見之至老而道不行氣血向衰不復作是夢矣嘆之者猶不能忘情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道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也不可不由當專其志德行而有所得也得不可復失當堅所據仁人之安宅也須不違以依之藝六藝也須學習以游之作聖之全功也周禮保氏掌教國子以六藝一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二曰六樂

上論傳注

卑

門大威大韶大夏大漢大武三曰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四曰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五曰六書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六曰九數方田粟布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游卽學記息焉游焉之游如涉水者之浮游行路者之游行以循習乎藝也程石開曰游者終身涵泳於藝中如魚之在水而不可斯須離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束脩十脔脯也束脩之問不出境檀弓行禮之薄者以上謂至
玉帛之屬註聖人自言樂於誨人以引人之來學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者心急求通排者口急欲吐啓開其意發達其辭物之有

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返以相證也此勉學者當自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臨喪必哀故食不飽餘哀未忘故不歌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行藏有具用舍隨時顏子大賢乃與聖人合德矣若子路之

果亦有。用行之。一長。夫子許其治賦。正與行三軍也。然見其

行行自負。恃勇而不得其死。故抑之而告以行軍之道焉。

上諭傳注

望

勝好謀則多算而成則要終不敗用行皆以此而兵法亦莫精於此矣周禮五州爲鄉萬二千五百家出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穀梁傳天子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不可求有命也所好卽好古敏求也周禮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趨而辟行人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序官云條狼氏下士故云執鞭之士職之賤者子之所慎齊戰疾

子之所慎齊戰疾

于之所慎齊戰疾
禮將祭散齊七日致齊三日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也。正義故

慎之皆陳曰戰傳兵凶戰危民命至重故慎之敬身安體去

偶嬰疾病則慎其藥餌以調之夫子何在不慎此其大者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韶舜樂陳舜之後春秋特陳公子完奔齊故齊有韶而子學之三月記史不知肉味專也斯者指韶之盡美盡善也不圖不意也甚嘆其盛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口夫子不為也

子貢問衛君而乃問夷齊以夫子居衛不便對衆明言不為也春秋定公十四年衛太子蒯聵以夫人南子淫亂將殺之謀洩出奔宋衛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及哀公二年靈公卒夫人曰立郢君命也郢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六月晉趙鞅

上論傳注

聖

帥師納衛世子蒯聵於戚地衛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六年孔子自楚反陳十年至衛見史記衛世家及年表出公輒欲得子為政故子路有為政之問子告以正名子貢有為衛君之問出言不為十一年返魯十六年蒯聵與其姊伯姬盟潛自戚入衛姬迫其子孔懼立之子路時為懼臣死焉出公輒奔魯及莊公蒯聵見弑後輒自齊返國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卒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之叔齊亦不肯立而逃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商夷齊去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貧餓而死夫以子拒父何難斷其為非乃衛人舉為之賢如冉有子貢疑而未決子路雖聞正名之訓終不聽而死是何以故穀梁傳曰不受

父之命尊王父也公羊傳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

辭父命是父之行於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立君是王事以讓父是家事

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言輒受國於王父仰受國於

天王王父有命則子當尊天王有法則臣當尊尊則不得逆

命而爭輒亦不得徇私而讓也拒輒是拒逆非拒父也而不知以此為名不正甚矣輒未嘗受命於王父也靈公命郢猶屬私命何曾命輒即使靈公親以禮命輒而輒不可以拒輒

何者輒即得罪於先君而輒稱之仍名曰父不得名曰此王父之逆子也不得曰晉方備衛我以國事為重而拒父也天

下豈有無父之國哉無父則不得名之曰子而何得名之曰君使必以國事為重則伯夷應繼國統不可以讓使必以王

上論傳注

聖

父命為重則叔齊見有父命不可以讓乃二人讓國夫子曰賢則輒爭國不賢矣且果親不敵王家不廢國則夷齊高節而去而其後念國事之或失托不能不悵然怨悔則輒以國事為詞猶可原也而子乃曰夷齊求仁得仁德慊心安則輒之不仁愈明矣尚有勛之者哉然則輒當如何曰南子援立之時力辭以父亡在外不可繼統任其別擇賢焉可也既失於前而父贖兵臨即迎贖而入退居于位亦可也是仁也是賢也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蔬食蔬飯也肱臂也夫于棲棲欲見用於世而乃視不義富

浮雲樂自在中者蓋聖賢之心憂世樂天並行不悖也
如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夫子年將五十上達天命而欲晚而學易也乃曰我其加功
數年乎雖禮五十始衰漸不親學而吾何能已於易哉庶五
十以學之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進
退有宜剛柔迭用即未遽能從心不喻而大過可以無也蓋
懼以始終其要無咎易道也後儒以玩弄灑落為易非易矣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註雅言與罕言相反者也詩以興行脩辭書以考政
辨事禮執守之以持已接人皆下學之切務故常言之

樂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微憤憤

上論傳注

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沈諸梁為乘縣尹楚子偁稱王故亦偁稱公不對未知所以
答也子聞之曰我有何難言而女何不言嗜學而忘食樂道

以忘憂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華之已邁如斯而已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當時以生知稱孔子故辭之好古敏求即信而好古發憤忘

食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力威力制縛人也聖人語常不語怪語德不語力語治不語

亂語人不語神說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行其一我也善不善皆我師有學者當隨在得師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知予何

天生德於予言天生我以學不厭教不倦之德也史記孔子
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桓魋欲殺孔子拯其樹孔子去

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乃言此以安之

子曰二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

者是丘也

及門善學鄭黨篇皆教也何隱之有與猶示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文詩書六藝也行躬行也修齊治平也忠實心信實事誠意

上論傳注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

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

為泰難乎有恒矣

聖人如伏羲堯舜是也君子如伊尹太公是也善人如仲弓

閔子騫天安近道者也有恒如曾子忠信不移者也恒常亡

無虛中虛約窮縮泰大也難乎有恒言強為虛大者必不能

常而不變也聖門如子張之堂堂或不免此況其下者乎宜

子又言之而深思有恒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釣以竿繫釣而取魚也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也弋繳射
也謂弓用矰矢矰用莠矢皆以生絲為繩繫矢而射飛鳥也

司馬遷曰：宿棲鳥也。記聖人取物之仁也。

子曰：益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其善者而從之，多聞其惡者而避之，是而識之，知之次也。

此戒無所知而妄作事者也。天下之道備於聞，見者多聞於耳，而擇其善者以行，多見於目而記之，不忘即不及生知而亦知之次矣。何爲不知而作哉？而我敢有是哉？多聞曰從多見曰識，互文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互鄉，鄉名。鄉人難與言，善而一童子乃來求見。夫子見之，門人疑焉，謂其習於舊俗，雖見聖人既退而往，將仍爲不

上論傳注

吳

善矣。子曉之曰：吾之不拒者，許其進而求見耳，非許其退而爲不善也。爾等獨於此童子瑣瑣刻責，何其甚乎？且其進也，仰其潔已也。此時之潔，可與則與之耳，何能保其往去之所爲哉？鄭二子曰：從吾游而有初，鮮終獲共惕惕乃於童子一見，遂必定其終身而乃快乎甚矣。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命於天，具於心者也。依之則賢者亦難，何者？瞬息有違，皆不純也。欲之則應念，即至何者？吾心之物，非外求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

之

司敗，卽司寇官名。昭公魯君名，稱昭謚，習於儀，有知禮稱。周禮同姓不昏，魯吳皆姬姓，昭公娶吳女爲夫人，諱之曰孟子。子宋姓也，故春秋哀公十二年書曰：孟子卒，而國人稱之曰吳孟子，易其姓而綴其國以見其失禮也。孔穎達說：司敗知其事故以知禮問孔子從衆論以答之，若不知有孟子之事者，然尊君也，爲國諱惡也。左氏曰：諱國惡禮也，隨卽退者避其面議也。迨司敗背議爲黨，而孔子不辨也，任過而已，弁不及孟子之事也。聖人處事立言盡善如此，苟但也巫馬姓名施弟，子魯人。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上論傳注

吳

與人共歌而人之歌也，善必使復歌者，欲審其妙也。而後和歌者，欲育爲一也。此見聖人之好學樂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也。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歌者比於琴瑟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不也，不吾猶人，言猶人也。如詩不顯言顯孟子不備言備後世將無同言同莫須有言有也。躬行君子躬行道德之君子也，對行言文則文以辭，今有文言此重躬行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神明不測曰聖，心德渾全曰仁。時以此稱夫子，故子辭之爲爲聖仁之道也。諄以聖人之道誨人也，云爾猶如此也，已矣。

無他也。雖然不厭不倦。非已聖仁者不能如此。至誠無息也。

故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

曰丘之禱久矣。

病疾甚也。諫說文作編。累也。累其功德之事以求佑。此引禱編之文以對也。疏禱久言素行合於神明。即已禱矣。不必今日始禱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不孫。僭上也。如管氏奢而三歸。官事不攝。僭諸侯之制是也。固陋也。如晏子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是也。春秋之末。文勝而僭。故夫子矯之。

上論傳注

吳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坦。然蕩蕩。心廣體胖也。日長戚戚。患得患失也。坦蕩居敬之效也。若入門。即求逍遙自在。異端矣。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賢者以下氣質皆有偏勝。唯孔子陰陽合德。剛柔迭用。故其體貌中和。自然如此。厲嚴厲威有威可畏。恭莊敬。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鄭康成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仲雍。次季歷。太王見季歷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偕仲雍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

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史記三讓也。其讓也。讓國也。而周漸盛。商向衰。文德必受命。實以天下讓也。然讓而氓其迹。人但知其去而不返。而不知其讓。即或知其讓。國而不知其讓天下。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怨。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慈畏懼。絞。急切無禮。不以禮節之也。親一本九族。故舊。素有情義。勲勞者。偷薄也。上言無禮之弊。下言厚德之效也。疏。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啓。手足者。金門人開余而視之。見其無毀傷也。詩小雅小旻。

上論傳注

吳

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今後免者。言死而一生事畢。無毀傷之虞矣。呼小子。使之聽也。此曾子守身之學。所謂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也。大學正心脩身。中庸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必慎其獨。於曾子見之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勸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顰蹙之事。則有司存。

敬子魯大夫仲孫捷。孟武伯之子。鳥畏死。故鳴哀。人窮返本。故言善。曾子謙言以啓敬子之聽也。君子有位者。事上蒞下之道。大端有三。先見容貌。次觀顏色。次交辭氣。非不可以不察。而細事非所務也。正顏色。而近信。言非色莊也。倍背同背。

禮也。註釋器曰：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簋，豆盛菹醢，簋盛饔飩。

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有容也。校，報也。友，類也。淵，解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與人與君子人也。

託，先君託之也。六尺，十五歲也。百里之命，大國之命也。大節，謂危疑生死之大關節也。人與人也，反覆以深贊之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弘，大毅，強仁天之尊爵，人之安宅。民鮮克舉之，是任重也。故

任之，須以弘終身不違是道遠也。故行之，須以毅推其極，則

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弘乃至如四時之錯行，日月

之代明，毅乃至。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詩之為義，有興而感觸，有比而肖似，有賦而直陳，有風而曲

寫人情，有雅而正陳道義，有頌而形容功德，說之故，言之言

之不足，故長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學之而振奮之心

事也。事有宜適，物有節文。史記學之而德性以定，身世有準可

執可行，無所搖奪。是立於禮論倫，無患倫者，雅頌之辭樂之

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官主也。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天地之

命中和之紀學之則易，直子諒之心生，易直子諒之心生，則

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樂是成於樂。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顏習齋先生曰：此治民之定法也。修道立教，使民率由乎三

綱五常之路，則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可使者也。至於三綱

五常之具於心性，原於天命，使家喻而戶曉之，則離析其耳

目惑蕩其心思，此不可使知也。後儒聖學失傳，乃謂不能使

之知，非不使之知，於是爭彜使知之術而學術治道俱壞矣。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言亂端不一，有小人自作之亂，有君子惡惡太甚逼成之亂。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周公多才多藝，故曰才美驕驕其長也。吝，吝其長不以與人

也。雖有他善不足觀，如周公之才者，且然況不如周公乎？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學入大學也。學記比年入學，謂每年皆有入學之人也。中年

考校謂間一年而考校其道藝也。是三年矣。學古入官之念

於茲動矣。乃心專在於學，並不至於穀祿，此其人豈易得哉？

至猶到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

經 173—213

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篤信古人而學不厭固守終身而善其道善者無過不及也如是則學行兼優矣故治亂咸宜如此不然是無學行者也可恥孰甚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戒使官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摯魯太師名亂樂之卒章離騷之終曰亂曰是也儀禮燕與鄉飲酒奏樂先升歌三終次笙入三終次間歌三終皆別有詩終合樂三終乃歌關雎是亂也史記孔子世家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是也洋洋美盛之狀盈耳滿耳而可聽也蓋夫

上論傳注

聖

子返魯正樂適師摯始仕朱聽用翁純嘏釋之訓史記儒太師樂即在

正樂其盛如此夫子所以思而嘆之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隨同於人無能者也愿謹厚也慥慥心無所知也狂大之人必直率無能之人必謹厚無知之人必信實今反之是何

人哉而能知之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如不及并力而前也猶恐失怵其已後也好學之至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堯名放勳舜名重華禹名文命堯舜禹皆當時通稱之號見子史記尚與如射義與為人後之與同預圖度其位也舜禹

以四夫而堯舜舉之使之攝政終運帝位人於此謂天下為已有亦有圖度之心矣乃舜禹於堯舜之在也惟知堯舜之崩也避位不居孟子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一無圖度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一無圖度天子之心何其德之巍巍也孟子謂舜飯糗茹草若終身為天子若固有與此同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天無不覆萬物資始大之至矣而堯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一則效乎天焉蕩蕩廣遠民何能名言以盡之其有成功也焚山治水救稼明倫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何其高大也其有文章也三禮寅清八音諧和二典三謨光垂萬古何其顯

上論傳注

聖

耀也大哉堯之為君與天同矣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亂治也治亂之臣也泰誓文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

馬武王之妃邑姜也劉氏孔子尚論周初而嘆其才復表其德記者因記二則為案也才難成語天地生中才易生聖賢

雖然是其言也堯以唐侯升為天子遂以為號書虞舜氏因為有天下之號蔡氏於接連之辭斯指周也言自唐虞交會之際以至於周兩時人才最為盛多而周之十人尚有一婦

人其實九人而已可不謂難乎三分有二者禹貢九州雍梁荆豫徐揚被文王之德而從之紂尚有青兗冀也鄭而文乃

子曰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

間有陳可議也非薄致孝見禮享祀豐潔也惡粗敝蔽膝也

鄭康成曰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韠俱以違為之制同而色

異韠各從裳色黻色皆赤以淺深為尊卑天子純朱諸侯黃

朱大夫赤冕上有延也上後仰前俯俱有疏周禮司服有袞

冕鷩冕等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

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畛田首倍之廣

上論傳注

壽

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

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

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註曰溝洫去水害也即虞書禹所

言濬畎澮距川也言以飲食禹則薄於已而豐腴於天祖以

衣服則粗於已而華美於朝廟以宮室則卑於已而盡力溝

洫使四隣既宅以奠民居儉約服御勤勞神人尚何間然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利者義之和也然人事務利則損人利己而適以害義者

天之命也然懸揣天命反輕忽人事而適以衰天仁者心之

德也然恐寂守其心而不從事克己復禮將適以害心故子

皆鮮言之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

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達巷黨名無所成名言其學博不可以一藝名正言其大也

子欲名六藝之卑者聞人美已承之以謙也鄭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

違衆吾從下

麻冕即頤命麻冕用細布為之布三十升升八十縷鄭共二

千四百縷細密難成純絲也絲易成故儉燕禮覲禮皆臣堂

下再拜稽首然後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今直拜於堂上是驕

泰也聖人不若純之從衆者以君臣大義不可犯也

上論傳注

蓋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即無也毋無通意見必決定固執滯我自異也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何意時乘六龍惟變所適何必過而不留何固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何我此寫夫子之聖神也聖大而化神

不可知四者有一不化矣可知矣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

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子何

畏戒備也即孟子聞戒而脩兵備也匡鄭邑毛河右曰春秋

定公六年公侵鄭取匡是時季氏雖在軍不得專制凡過衛

不假道反穿城而躡其地其今皆出自陽虎是虎實帥師當

侵鄭時匡本鄭之鄙邑必欲為晉代取而匡城適缺虎與僕

顏越就其穿垣而入之舉至十五年夫子去衛適陳遇匡適
顏越為僕以策指之曰昔日吾入此由彼缺也而夫子又親
似陽虎匡人圖焉拘之五日益急弟子懼故孔子言此以曉
之史文詩書禮樂也後死者後文王而死孔子自謂也言自
文王以來詩書禮樂之傳在我是天不欲喪斯文而特生我
矣匡人豈能違天害我哉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
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太宰大夫官名解鄭康成曰吳太宰嚭也以哀公時有吳從

子貢屢與鄙語也然當時陳亦有太宰嚭孔子居陳久闕疑

上論傳注

美

可也多能謂釣弋射御委吏秉田識防風骨辨肅慎之類
太宰蓋以多能為聖也子貢則曰夫子之聖乃天縱之以知
至行盡而為大聖以集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多能又其兼及
者也夫子問之不欲居聖而又恐人驚於多能將小物克勤
而大德不立故自明其多能之故而以君子不多正之言君
子自有明德親民之正務不尚多能也將即郊風亦孔之將
註疏曰大也牢弟子琴牢字子開一字張衛人不試不見用
也蓋牢聽夫子少賤之言而言子平日亦有此語也按此所
言藝與游於藝不同游藝並道德仁言則禮樂射御書數所
必當學者此因多能鄙事言則指曲技細務矣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

上論傳注

叩發動也兩端始終也註言即有鄙陋之人來問亦必發其
問之始終而盡告之人遂以我為無不知其實問者皆自具
兩端之義我如其義以答之耳何知之有空空無學問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虞書曰鳳凰來儀易繫辭傳曰河出圖蓋伏羲時出皆聖君
之瑞應也春秋時無此聖道已止不行可知矣能無嘆乎孔
安國曰河圖八卦是也蓋河圖歷代傳為寶器故顧命曰在
東序至周幽王時犬戎取周路去遂失野說漢儒皆意想言
之今更長矣

子見齊衰者見衣裳者與替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上論傳注

老

齊衰周親之喪服也冕而上衣下裳貴者也三者雖少子見
之坐則必作行則必趨哀有喪尊在位矜不成人也註疏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
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
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喟然嘆貌彌益也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仰彌高夫子之
首出庶物也鑽彌堅洗心退藏於密也瞻在前忽在後神無
方而易無體也然而其道必自文禮入矣夫子循循善誘解
以文約以禮顏子從事其間悅之而欲止不能不情而既竭
吾才殆升堂而入室矣故如見夫子之道為高堅為神化者
卓爾而立可取可携然身欲大而化之不可強也雖欲從其

何由顏子造道之深如此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使門人爲臣以夫子曾爲大夫使門人代爲家臣治喪也聞少差也子路之信見重於小邾而乃曰行詐久者深責之辭也無臣去位也而爲有臣是欺矣行詐矣不可也無寧寧也

馬大葬君臣禮葬臣葬君何多門人葬師何歎又何必矣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買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

韞藏置匱沽賣馬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故善

上論傳注

美

價宜待不宜求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東方之夷有九種馬欲居者悼諸夏也何陋謂君子所居則化亦姑以應或人非必謂其地可往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返魯而轍還終年六十八周之禮

樂盡在魯然而借竊難亂矣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歸而

正之雅頌之樂章乃各得其所焉如左傳文公四年衛甯武

子來聘宴之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拜問焉曰以爲

肄業及之非賜陪臣也湛露王宴諸侯也彤弓諸侯敵主所

佩王賜之以覺報宴也襄公四年穆叔如晉晉享之金奏肆

夏之三夏部不拜工歌夾王之三文王大明又不拜歌鹿鳴

之三鹿鳴四牡三拜晉人問故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

又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故不敢拜鹿鳴君所以嘉賓也四

牡勞使臣也皇皇者華教使臣也敢不重拜是春秋時雅頌

入樂多不得其所矣故夫子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

於我哉

勉勉於盡哀盡禮也何者有於我亦自省而自勉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逝往也與適之同雅即流行也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天行物

生晝夜一無止息皆如斯水也是以君子自強不息焉程

上論傳注

美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嘆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

往也

簣土籠也解言學者垂成而廢則前功盡棄苟能日新則積

少成多其罪其功皆在於我更以誘誰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謂顏淵與顏淵言也惜其亡者不知何人蓋伯牛之流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以夫秀而不實者有以夫

穀成粒曰實苗而不秀中塗而止也秀而不實垂成而廢也

故君子必要其成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知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後生年富力強安知其將來成就不如今日之期許乎言當及時自勉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與與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法度之言與者婉而導之釋尊思也法則人無可辯故從與則無所乖迕故說然不改則從而背違不釋則不思而見於行尚何術以引之末無也何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彈改

上論傳注

卒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士大夫以上有妾媵庶人但夫婦相匹配故口匹夫可奪何以謂之志哉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伐不求何用不減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減

緼臬著也謂舊絮雜臬麻以著袍也然且敝焉乃與衣狐貉者立而坦然自如其心胸俊偉為何如者夫恥已之無而

恨人之有則伐恥已之無而羨人之有則求天下祇此兩類矣而苟不之何所為而不善耶風雄雉之篇可為子路美也

子路聞之自堅其守故欲終身誦然既升堂宜入室不伐不求高守之道耳豈足盡天下之善乎宜夫子復進之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學者不可不周於德謝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於世故故不惑安宅是居故不憂氣配道義故不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可與共為此也權變也公羊傳曰權者反乎經者也又暫也故攝官曰權言遇不得已之事如伊尹放君周公居攝淮南子溺則拯父視則名君皆暫時權變之道非通神達化不能善也故共學則同術適道則履正立則不拔而必終之以權然後張弛常變無往不宜而學全矣

上論傳注

空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註疏承上子言權之反經與今詩咏華反室遠斷曰此未思反經之故耳反經乃以合道何遠焉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鄉黨平鄉黨闕黨孔子所居也史記劉向恂恂溫恭貌王便便辯也但不放耳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宗廟朝廷禮法政事

之所出故言貌不同如此朱註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暇蹠如也與與如也

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在庫門外周禮朝士掌之治朝在路門外司士掌之玉藻謂之內朝所謂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也蓋較外朝謂之內文王世子謂之外朝所謂其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蓋較內朝謂之外內朝在路門內朝於路寢之庭亦曰燕朝太僕掌之侃侃和樂貌閑閑中正貌孔獻謂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朱註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夫子爲司寇雖亦稱卿而弗執政之卿也故與下大夫言其位稍卑和樂以與之上大夫執政爵位尊與之言中

上論傳注

奎

正以陳不敢和樂也邢疏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躔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襟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如變色也躔足盤辟貌註數

其事也禮整貌朱註手動而身不動故衣整也翼如張拱端好

如鳥舒翼也註疏按諸侯相爲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

介主副曰擯介從其命敘賓若公九介侯伯以下降殺以兩

主君若公則擯五人用命數之謂半謙也賓公來至門外直

當闕西去門九十步下車當軹軹北向而立九介立在君

北遞進西北並東向而立主公出直門東南西向立擯在君

南遞進東南立並西向未擯與未介相對中間傍相去三丈

六尺列擯介竟主人就擯求辭朱註上禮通傳至末末揖

求介遞傳至賓賓答辭又介擯遞傳至主主乃迎賓而進上

皆那疏約大行人及賓出主君送至門請賓升車三請三進

送也再拜賓三還三辭去不復約司擯告君曰賓不顧矣以

紆君敬也若諸侯使卿大夫來聘各下其君二等邢疏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

足躔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怠者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蹠蹠如

也

公門君門也天子五門曰皐門曰庫門門內左右爲宗廟社稷曰雉門設兩觀周禮謂之中門曰應門爾雅謂之正門曰

上論傳注

奎

路門書謂畢門南門諸侯三門曰庫門曰雉門曰路門鞠躬

飲也躬身也中門棖闕之中君門中央有關兩旁有棖棖謂

之門棖棖闕之中君所出入也士大夫出入由闕右出以西

爲右入以東爲右皆拂闕行不當中則立亦不當中也闕門

限不履之敬也位宁也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諸侯內屏門

內屏外宁立聽治之外朝也過之容變者如君在也齊衰下

緝也曲禮兩手摠衣裳亦去齊尺恐升階躡之也堂者內朝

拜下畢升成拜也屏藏息氣息也出出堂等階級逞舒解怡

怡和悅也沒盡也註疏趨進趨往其位也爾雅中庭之左右謂

之位郭璞曰羣臣之列位也復其位者以待事畢而退朝也

蹠蹠如者不懈敬於終也

執圭執躬如也如木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踣踣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

周禮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使聘而執圭者以爲信也執躬如不勝者曲禮所謂執圭器執輕如不克也揖周禮司儀之天揖也曲禮執國君之器平衡故上不過如揖下不過如授戰戰慄慄促狹如有循言事前見踵如有所緣也此執圭行聘之容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廷實禮容色所謂發氣焉盛容減戰慄之色而劑以和好以達主君享獻之情也既享乃又私奉束帛以請覲又加和悅情意益浹也

君子不以紺緇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上論傳注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裘裘長短右袂必有袷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

飾緣領袖也紺說文云帛深青楊赤色齊服之飾緇淺絳色卽爾雅一染謂之緇檀弓所謂練衣黃裏練緣也常服以此飾則疑於齊喪矣故不之紅南方間色紫北方間色皆不正且近婦人女子之服褻居不用則公會之服愈不用矣袷單也葛精曰絺粗曰綌曲禮袷絺綌不入公門謂見體而褻然常人燕服則多有之惟聖人私居雖服單葛亦必表而出焉蓋古人或裘或葛皆加褌衣表卽加褌衣也出不掩全葛仍出之表衣以掩體出絺綌以通涼卽鄘詩以展衣裳綌絺之

上論傳注

臺

類也羔裘黑羊裘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鹿鹿子色白視朝之服狐裘麕裘祭先祖五祀以息民之服玉藻云羔裘豹飾衣以褌之麕裘青犴褌衣以褌之褌爲正紫裘黃衣以褌之取褌衣之色相稱也家居裘長主溫也褌褌袖也右短便作事也褌衣被也說文被褌衣名有印者言十有三年之有又也長一身而又半之適體也褌裘褌衣長或短各有義也厚毛深溫厚也古之君子必佩玉皆有組綬孔子佩象環衛風佩鵕佩皆佩也朝祭之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褌而旁無殺縫其餘則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殺也喪主素吉主玄故羔裘玄冠不弔吉月月朔也小雅二月初吉周禮正月之吉皆朔也禮諸侯日一視朝而月吉爲大玄冕以特

羊告朔於大廟出而皮弁聽朔率朔然後玄冠緇衣紫裳視朝於路寢門外之內朝退視路寢聽政臣服皆從之漢魯自文公六年以閏月不告朔十六年以疾不視朔至襄公十二年三桓三分公室昭公五年又四分公室魯君不惟怠於食朔聽朔抑且守府而無政可聽勢且君臣廢禮朔日君不視朝臣不往朝比有然矣夫子則不論君視朝與否至月之朔必朝服而朝尊典禮正君臣也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將祭而齊必沐浴浴竟而著明衣以布爲之所以明潔其體也變食齊戒章句謂如慈韭薑蒜生食而有臭氣者又變常食而精細以助思力如周禮王日一舉齊則三舉是也殺

牲盛饌曰畢。遷坐易常處。不接人。專致其心以交神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饒而餽魚。餽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精。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飯也。牛與羊魚之腥。而切之曰膾。精細其美也。飲食之人。固獲矯強之人。厭棄皆非中也。不厭則不必求在其中矣。饒飯傷熱。濕也。餽味變也。餽肉爛也。敗臭壞也。郭彙臭氣也。任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如禮運曰飲食必時。指春秋朝暮之節也。仲尼燕居曰。味得其時。謂春秋朝暮又各有所宜之。

上論傳注

奎

物如內則春多酸。夏多苦。又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又如春宜羔豚。饔饔膏肓。夏宜鴈鱸。饔饔膏肓。又如膾春用葱。秋用芥之類。毛河割不正者。折解牲體。脊脊臂臠之屬。禮有正數也。見儀禮王。將有所宜。抑且相制。如內則濡魚卵。將魚膾芥。醬。濡雞。濡鴈。鴈臠。醬也。食饒以下。恐傷人。也不時已下。以非禮也。且時與得醬亦養道也。肉不多於食。酒不及於亂。中節也。亦養道也。沽酒市脯。恐不精潔也。藉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食。無貪心。故不多。註助祭所得牲體。歸即須賜不留神。患也。私家祭肉。分賜不過三日。恐喪鬼神之餘也。註諸論也。文寢食而言語。非時亦恐傷人也。祭即曲禮主人延客祭之。祭食時。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以報先代造食之人。玉藻

云。惟水漿不祭。又云。瓜祭。上環。薄物致祭。儼如致齊。無所不敬也。顏習齊所行。刻齊是也。

席不正不坐

席即周禮司几筵。莞蒲。次緹。熊五席之類。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皆設以正。不正則與聖心違。故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饗朝服而立於阼階。

杖者。老人也。王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鄉人飲酒。而夫子與焉。必尊老者。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所謂鄉黨莫如齒也。饗者。月令季冬。命有司大饗。謂下及士庶。皆得饗。故鄉人爲夫子饗也。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饗。以索室。設疫。朝服而

上論傳注

奎

立阼階者。郊特牲曰。存室神也。禮大夫朝服以祭。故用朝衣以依廟神。古堂前兩階。一阼階。主升之一西階。賓升之。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再拜使者。使其將之以達友人也。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藥物。不敢嘗。謹也。必告之直也。楊說。

鹿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退朝。問焚而即問也。時但問人其馬。則可。既者。自來告矣。遇人造火之際。重輕一系不素記者。善觀而緩以末句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抱紳。君命召。不俟

行矣

正席先嘗敬君惠也嘗畢乃頌賜矣熟而薦之祖考樂君賜也畜之以待祭祀之用也君祭則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同客禮也周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病卧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衣見君故加朝服於身而引大帶於上玉藻君子寢恒東首東首連下言也不俟駕行急君命也車乃駕而追之疏註

入大廟每事問

慎祭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於我殯者與之爲喪主也重友誼也饋祭肉拜者尊其神惠

上論傳注

也雖車馬不拜者朋友有通財之義也

寢不尸居不容

寢必敬屈不卧而布展手足如死人也正不容不矜持也申

申天天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警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

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狎親習也必變變容也褻燕見也貌禮貌也凶服凡有喪服

者負版執邦國人民之圖籍者邦之本也式者車上橫木男

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作起也玉藻曰疾風迅雷甚雨

雖夜必典衣服冠而坐敬天怒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綏挽以車之索也正立執綏敬其事也不內顧即曲禮顧不過轂也回顧至內則疑察私急疾而言則惑聽親有所指則惑視賈二曰立乘之容右持綏而左臂紬存劒之緯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此鄉黨篇之結也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舉可以去而去也回翔審視而後下止可以處而處也梁欄也山梁棲雉雉翔而後集也子路共而向之徵於色也三嗅其聲而作斯舉也王章宜夫子之嘆以時哉時哉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其取諸此矣

上論傳注

究

論語傳注

蘇吾 李瑛 稿

論語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先進文武成康時也後進春秋時禮樂指宗廟朝廷冠婚喪祭所用而言野人君子皆後進時之論以昔爲質樸今爲彬彬而尚文也知時人之論者以下文子曰吾從先進則不從先進者自時人也用之以爲治也那疏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

下論傳注

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史記魯哀公六年孔子六十三楚人聘孔子將往陳蔡大夫相與謀殺徒役閔孔子於野絕糧七日及後數年而相從患難之人或仕或歸或死故夫子思之而嘆也德行得於心行於身記者記此以見諸賢之可思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助我如子夏之起子問詩而悟禮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聖人言弟子皆稱名此曰孝哉閔子騫者蓋卽人言也於其父母兄弟之信其孝無間異也此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詩大雅抑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容一日三復之謹言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椁外棺也舉鯉以況回者非惟止其請車卽教其愛子以義當薄葬也從大夫後言雖致仕而曾從大夫後也徒步也左傳步兵曰徒考史記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歲髮盡白早死在孔子五十九歲家語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歲早

下論傳注

死在孔子六十一歲又考家語夫子年十九娶宋之官氏

又一年生伯魚史記云伯魚年五十卒當在孔子六十九歲是淵卒先於鯉矣聖人不應豫凶至此毛河右曰考陳蔡之厄孔子六十三子路愠見子貢求貶匪兕之歌獨顏淵能解之則孔子六十一歲淵實未死也史記弟子列傳少孔子三十當是四十之誤則鯉卒先淵二年故孔子云然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斯文無傳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慟過哀也爲道而慟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同也觀子
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門人顏淵之門人疏貧而厚葬不循禮也門人不聽故言不

如葬鯉得宜以責之子慟而不厚葬愛以道不愛以私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
知死

教以事人知生而不答以事鬼神與死者不言神與天道也

閔子侍側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行行剛強貌皆天下之英才也故子樂然過剛則折又戒由
者樂之故慮之遠也上屬記者末句屬聖言勸以字名也

下論傳注

魯人為長府閔子嘉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

言言必有中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改作也仍因貫事如之何言未

嘗不可也改作則勞民矣不言不輕發也深贊其中理以警

魯人也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

未入於室也

家語子路鼓瑟有殺伐之聲夫子斥之抑其勇也然子路已

造高明正大之域但未入精微之奧耳朱如之何弗敬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

子曰過猶不及

愈皆勝也師過如言我之大賢何所不容是過也商不及
如子戒以無為小人備是不及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
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聚歛孟子謂賦粟倍他日蓋求多能善於催科田稅一日所
入敵前二日非倍取於民也然季氏尚可益乎故子深斥之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嗛

柴弟子字子羔衛人魯遲鈍也辟同闕開大也謂堂堂於外
而內不足也嗛粗俗也朱語之使善變也按四子稱名必夫

子言而無子曰者記者隨筆記之不必拘例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下論傳注

四

庶近屢數空窮匱也不受命不願受天命也殖蕃息億意度

中言而中也言回近道又能安貧賜不如回之安貧然其明

能料事亦可近道也朱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子張好為難能而問善人蓋返而近實之思也夫子又恐其

淺善自安遂舉善人之道以告之曰其善也得於天質不必

踐行前述而自能也但不有學焉以深之亦不能入大道之

精與學者可以此自安乎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但論其貌之篤實而是取之未必非色莊於外者言不可徒

以貌取人也釋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聞
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
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敢數問子曰求
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聞聞善事可行者言父兄令其稟命也兼人一人之力兼二
人也記聖人因材施教之教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日子在何何敢死

後次聞而出相失在後也以女爲死恐爾而死也淵言子
若陷難則回必報讎而死子在則回自善全而不敢死顏子
之處生死明審而能自主如此而師弟一體之情亦見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會由

下論傳注

五

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
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由求故問之孔異異人也具
僅有材具也以道二句正言季氏不道由求不能正不能去

也許其不從弑逆又斥季氏有弑逆之心也聖言之厲如此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
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檀弓成人足死而不爲衰聞子羔將爲成宰遂爲之蓋有厚

德可以感人者子路使爲季氏費宰以此也然學古入官子
羔學未成熱而使以政學則害之矣子路言有民人社稷正
所謂以政學也乃詆夫子之重學曰讀書似夫子專事佔畢

也者是樂人以口給矣故責以佞

子路會魯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
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
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赤爾何如對曰非日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
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鉦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
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
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
與點也三子者出會曾後曾曾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

下論傳注

六

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
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
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
爲之大

此見聖門以用世爲學爲志也曾弟子曾參父名點論語記
諸賢無定例後人以爲序齒則顏淵季路侍路不必少於淵
以爲序德則言語宰我子貢貢不必紬於我王章
而難言誘之言也居平居知知遇以有具以見用也千乘大
國攝夾脅也饑饉不熟饑饉不熟方義方哂微笑此子路之
志在治賦也六七十伯子男之國此冉有之志在富
民也非日能而願學以求歸禮樂於君子故承之謙也宗廟

之事諸侯享親也時見日會不以常期見也衆類曰同王十二年不巡狩則六服盡朝也則諸侯親君也端玄端其衣正幅染之玄色刑章甫縹布冠也夏曰毋追商曰章甫周曰委貌郊特皆以縹布爲之言衣禮服以相禮也小利者謙不居卿之上損大夫之承損而爲士之絳禮記之上介大夫之次介而爲士之末介此子華之志在禮記於時夫子聽之應知之心殷然動矣希間歇也鏗爾合禮記作起撰具暮春夏正三月春服單袷之衣浴濯沂水出蒞沂而正下邳入泗邢雪者祈雨之祭名左傳龍見而雪使男女舞之因謂其處爲舞雩有壇埤樹木可休息也夫子問三子之志恨不卽見之而點乃志在因時爲樂蕭然自得不得覺喟然而嘆以

下論傳注

七

爲有待者不如無待者之可自主也曰吾與點也曾皙不知以爲夫子許已故獨後而問三子子皆許之又問哂由子答以哂其言之急率非哂其志也若志爲邦則其學所優爲矣豈但由志爲邦卽求與赤非爲邦乎而言謙矣顏先夫三子志在用世正應何以之問乃聖門之學也故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焉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仁德在天爲元在人爲仁生生之德也生生則有事矣視聽

言動其事也禮則事之軌物也束身循禮而仁全矣克己約身也馬解一日成功之一日也一部周禮盡行天下有不歸仁者乎許山說曲禮視聽言動勿立視五禽式視馬尾之類是禮也非此則勿視曲禮勿側聽側聽則非禮也言無非禮則口無擇言動無非禮則身無擇行也邢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敬則視聽言動不懈恕則視聽言動不私邦國中家門內言

仁在敬恕也大賓公侯之賓大祭禘郊之屬邢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下論傳注

八

司馬牛弟子名犁牛多言故教以訥史記訥難也孔爲卽視聽言動以禮也爲仁不易言自不易非強捫其舌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疚病也不疚者有以處己有以處人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獨亡憂其喪亡也其後哀公十四年桓魋卒以寵害於公公討之出奔言命天者謂當順受不必憂也敬復無失恭且有禮則四海可感况於同氣如舜之化象是也又勉以自盡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毀人也浸潤如水之浸潤漸漬而不驟令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也愆愆已之冤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令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也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書曰視遠惟明朱註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足食井里裕足兵武備修民信之矣謂上以信教民而民亦與於信無攜貳矣此政之全也無可去也然而有常有變時

下論傳注

九

勢倉卒三者難兼如韓信驅市人以戰非素拊循士卒是謂去兵時勢窮促食信不可並得如張巡枵腹致死而守睢陽是謂去食蓋食足信乎雖空拳持挺可使捷堅君民一心雖羅雀掘鼠可與圖存如其無信則子棄其父臣倍其君喪無日矣何立之有聖人論政圖安則無危盡常則弭變至於安危常變而皆有道以處之非子貢之智何以發焉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馴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棘子成衛大夫註君子有位者言有位之人皆當尚質朴不必用文彩也夫當時文勝固非而矯枉過直欲有位君子皆同鄙野亦過矣故子貢惜之謂其說君子之徒質立言一失

駟馬難追夫朝廟之君子尚文鄉鄰之野人尚質所從來矣今將使君子之文猶野人之質野人之質猶君子之文則有位君子與田夫野叟何以分別譬之虎豹與犬羊異者以其毛之文彩也若皆去毛存皮則虎豹同於犬羊矣豈可哉毛去皮曰鞞註猶似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餓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徹取也見趙岐註周人制田有貢有助貢則什分稅一助則藉耕公田其徹取於民皆什一也而名之曰徹雖周禮載師稱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園廛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然要

下論傳注

十

以什一爲斷自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貢則十分稅二助則公田之外又私田稅一祇計足國不應置民不知君民一體足寒傷心民貧病國行徹而什一則百姓足耕耘必力收入必厚供納必易餘一餘三豐凶皆備賦役無缺君孰與不足徹廢而什二則百姓不足耕耘齒養收入薄歉供賦逾豐亦瘠苦凶更流亡君孰與足有若所言乃經濟實策非寬厚習談惜哀公不悟不惟稅畝是仍而且田賦以加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主忠信則本立遷義則日新朱註誠詩作成小雅我行其野之篇刺淫昏之俗惡舊姻之貧改新昏之富成事亦未足以得

官適自異於人進耳辨引之以證取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果吾得而食諸

景公名杵曰惠林政又多內變而不立太子大夫陳氏厚施要民故夫子語以此景公善之而不行卒陷於亂所謂知之非難行之惟難也後儒乃重知日不能行祇是不能知何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片言半言也又記其急於踐言以見忠信明決服人有素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則無訟矣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朱論傳注

士

居之居於身行之布於政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同前而無君子二字言欲弗畔於道非由此途不可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存心既有厚薄之殊

好尚又有善惡之異故相反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對康子如對君稱孔子對曰以其執政也乃問使民敬忠以

勸則但書子曰想其時桓子尚在未執政也故語以孝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上箴其不正此箴其欲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刑以佐政不可即以為政也上加偃仆註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

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

取仁而行達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聞自人言虛聲及之也達自已言實行通之也質而不華直

而不枉則德端動好合義則行善察言觀色則端譬慮以下

人則謙謹誠能動物神以察來邦家何一不可達耶也取行

下論傳注

主

達乃語語善人色色君子居之一無疑忌如微生之與醯人

推其周濟胡廣之中庸人樂其闊和問亦必矣然而誠偽分

途不可不辨也憚舉聞曰義近嚴仁近寬故偽者必取仁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

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

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德有得於道也然不為胡獲如先於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從

事焉則自能一日克己復禮矣惡惡也攻如攻城之攻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

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

夏曰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

下選於衆舉卑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此言知以成仁也從來如天之仁必以如神之智選之不然從非救人未有能仁者也錯廢置也遲之未達意謂知人則知其枉者必不愛之是知妨仁也舉賢退不肖則不肖亦化而爲賢是知不惟不妨仁且以成仁也然遲之未達稍滯胸次未嘗請問而夫子神明即從知人而申言之其實知人舉錯二語一連言皆接問知而答之也故遲又以爲專言知則能使枉直似與知無涉迨子夏舉舜湯選舉已事而言舉賢則天下羣化於仁是愛人也仁也而遲可豁然矣知人與舉錯連言乃記者欲入樊遲未達子曰六字此記述之文法也

下論傳注

圭

徵此六字至今不知子言謂何矣富包者廣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友所以相成故盡心以告之善辭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不止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此見取友之亟也仁雖由己規勸漸摩必須有人故以友輔之友不徒來教業樂羣必有其事故以詩書六藝之文會之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之指政而言教民之政以身先之養民之政以身勞之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敕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

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宰家宰也其下有司先分任之而後資其成至於有司之

小過則勿刻而又舉賢才以補有司之乏是宰之政也焉知

而舉欲徇知而徧舉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

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

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

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正名見爲衛君章時輒卽位拒父已八年夫子尚欲正名故

子路以爲迂而不知父子之名不正則不可言不可行而事

卡論傳注

南

皆無成如之何爲政事不成則秩序紊乖戾行故禮樂不興

於是中不和故刑罰不中名者所以命其實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

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

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

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馬解周禮註曰樹果小人細民也

上在位者古分士農工商四民農工商皆細民士則仕也居

上未仕而學也亦學居上者禮義信之事非業細民業矣情

誠實也穡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博物志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

以爲

詩三百五篇皆言天子諸侯之政疏而風以諷諭雅以正言頌以形容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不然徒誦何爲今治辭并不計及政言而反盛詆序之美刺時政爲險薄異矣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本兄弟國今政之衰如之可慨也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左傳居室理家也苟聊且粗畧之意朱始有未必合而曰聊且合少有未必完而曰聊且完富有未必美而

下論傳注

曰聊且美無侈泰無貪求無欲連居室可謂善矣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僕御車庶衆也之指庶言富之制田里薄稅歛朱教之立學校明倫禮

子曰苟有用我者其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周一年之月也謂可將政教行也成成功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賜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此感於民習殘暴上專刑殺而思善人之治也百年相繼而

久也朱誠哉是言謂古語可信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三十年曰世解仁如唐虞比戶可封成周太和在宇宙間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言輔政以正人亦當先正身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朝季氏之朝國語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季氏之朝議國政亦無不可但議之時久必政之有聞者而並不與衆大夫通知惟私謀之一二陪臣其專竊可惡矣故夫子問其晏而以事諷之杜預曰在君爲政在臣爲事高閭曰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綜以用也蓋古禮國有大政雖致仕之老必與聞焉

下論傳注

未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言邦之興喪由於敬肆也若是指一言幾近也王解言一言至微不可以是而即必其近於興喪也然知爲君之難則敬天命畏民嚴用賢圖治可近於興矣唯樂言出莫違則諂諛日進忠讜日退政之善否莫敢誰何近於喪矣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能邇則說柔遠則來

子夏為首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莒父魯下邑

鄭武王親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

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也乃還師是無欲速也魯有齊寇郊麥

將熟季氏恐資敵謀縱民收麥宓子賤曰不可齊得麥禍小

若使民無麥而有麥民必常幸有寇矣其患必數世不息乃

正是無見小利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

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吾黨猶今言敵鄉也直躬直身而行有因而盜曰攘周父必

教以義方而為子隱子必進以幾諫而為父隱親親也親親

下論傳注

七

仁也仁則心安理順故曰直在其中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三者合則肅容以存心小心以謹事立誠以接人而更無煩

刻之離仁其純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

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

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硯硯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

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行已有恥有不為也使不辱命能有為也德才兼者也孝弟

雖不知能肆應否而本立矣故次之言必信行必果雖硯硯

狹小而守堅矣故又次之噫不平聲斗量名客十升筭竹筴

容斗二升注蓋量粟盛飯之具也今之從政皆飲食之人耳

本既不立守亦不堅何論德才不足數也子貢蓋不滿於今

之從政者故問士而歷及之聖賢砥俗立教之意嚴矣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

也

中行中道而行狂者有志知進而不知退那狷者有守知退

而不知進那雖皆有偏然因其志而引之以行道因其守而

勉之以守道皆任道之器也許西山曰中行如堯舜周孔不

可再矣三代而下措持宇宙建功立業如三傑二十八將皆

狂也衛道立教如漢宋傳經自守之儒皆狷也宇宙惟此二

種安得孔子而裁之哉

下論傳注

太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醫夫不恆其德或

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巫醫一術耳無恒不可作則無事可作矣故引恒卦九三爻

辭以明之或承之羞言進之羞辱者衆也占卜凡也言不

占玩無恒之不可故至此也

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同實協恭故和惟道是親故不同相阿相附故同各有私心

故不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

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必各以類為好惡也故善者

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
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注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
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

焉
君子由引人材故易事動必以正故難說小人苛刻繩人故
難事可動以私故易悅器之隨器用之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何其舒泰而安得驕小人於已
傲物惟恐失尊何其驕後而安得泰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下論傳注

尤

剛屬天德毅能遠道木樸則不馳騫訥鈍則有存蓄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
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懇到偲偲詳勉怡怡和悅胡說如也謂其性情容貌有如

此也是中和雅士之行也故接朋友則切偲形以共學也處
兄弟則怡怡見以親愛也行之中節又如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或兵也民親其
上死其長故七年亦可即戎宋註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民心不同武備不練是以民與敵也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
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憲原思名論語記門人例稱字然亦有偶稱名者如南宮适

問孔子陳亢問伯魚宰子晝寢求也聚飲及此皆是也穀祿
也解邦有道無道皆無所建立而惟知食祿可恥也憲問之

以爲貪祿者欲也遂舉欲之類如克之好勝伐之自矜怨之
忿恨以及貪欲四者皆能制之不行不亦仁乎子則謂四者

人心所易流制之不行抑難矣若即以爲仁則吾不知也蓋
仁則克已復禮內有存養心性如承賓祭之功外有萬物一

下論傳注

辛

欲爲仁故佛老亦得以無欲溷之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農工商懷居可也士懷居則廢矣理人立言皆謂士也農
待士治故不及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厲也卽高峻也孫順也言有時而遜者遠害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
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有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宋註
者集義所生至大至剛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禹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慢射稼
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羿有窮國君善射篡夏位夏后相往依斟灌斟鄩其相寒泥
殺羿因其室而生羿多力能陸地行舟減后相后緒方嬖逃
歸有仍生少康又奔有虞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乃布
德兆謀滅浞復位左傳禹盡力溝洫搜討殺故曰射殺意以羿其比當時權力而以禹稷比孔子故孔子不答然迨
之言可謂君子而尚德者矣故於其出而贊之然語辭那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曰志仁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不仁也朱註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愛愛子也誨誨君以道也

子曰爲命禪謀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
下論傳注

產潤色之

三

命使四國之辭也草創草創作討治治而論之也脩飾損
益也東里鄭城中里名子產所居因以爲號左傳子產之
從政也擇能而使之子太叔叔世美秀而文公孫揮子能知
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款姓班位貴賤能否神謀能謀
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則子產與神謀乘以適野即此
或問子產子曰惡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李
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春秋仲賢大夫惟日務於會盟朝聘征伐諸政鮮兄留心民
事者此封建之弊也惟子產左傳載及教養之政史記志其
爲相一年駢子不戲班固不提摯儻子不羣二年不羣

賈三年門不夜闌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璧
喪冷不期而治及卒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故子以惠人稱之
子西鄭大夫公孫夏子產之同宗兄弟後秉政且伐陳交
晉皆嘗同事故或人連類問之舊作楚公子申毛與三日或
卿荆楚驕遠焉得連類况其人皆在定哀以前彼猶他之
風微相傳可加論陳楚申後夫子死安能及之彼猶他之
哉彼哉無足稱之辭人也謂當代之人物也其人能使有采
之大夫君奪其邑以與之被奪終貧一無怨言非功德大有
服人者何以臻此伯氏齊大夫駢邑名孔三百三百社荀卿
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也司馬貞云古二
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書其社之姓名於籍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下論傳注

三

王法乾曰此思善處貧富者也無卽不也貧則日用維艱人
每怨其難富則隨取立辦人每驕其易而乃不然可謂善處
境矣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孟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臣稱老何爲老優以不欲可

坐鎮也爲大夫不可以才短難綜理也滕薛且不可則魯可

知矣後儒重廉靜輕材能材能焉可輕哉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
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天生人而人壞之是謂不成成者偉然樹立也勇多力敢爲

也藝多能也文潤色之也文之以禮而中文之以樂而和
使其美質流於偏曲也可以為成人日亦者跟若字言不
必生而中和備美也若四子者各有一端之美質而能文以
體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此舉當前之人以為成人之像也然
又思必有此絕質而乃可學以成人將質之不見美者遂不
可成乎故又曰今之成人者何必若臧武仲等云哉但太
節立人亦成矣見利思義則臨財無苟得見危授命則臨難
無苟免久要不忘則忠信可貫金石大節不亦成歟久要舊
約也孔平生平日莊子魯下邑大夫朱

下論傳注

重

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按世本衛獻公生成子富富生文子拔王草堂說未註以為公孫枝則見左傳乃
也誤夫子指文子不言不笑不取矯情詭異之人也故子
疑之賈以為時言樂笑義取而人不厭原過傳之由也然為
時中之君子矣故子又不輕許為人品辨真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左傳武仲阿季武子廢長公鉏而立悼子公鉏與孟氏謀孟
氏告季孫曰臧氏將為亂季孫命攻臧氏武仲奔邾自邾如
防使臧為以其家所居大蔡納請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
不辟邑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夫曰立後辟邑是顯然曰
不立後則紇將據邑以叛矣非要挾其君而何防武仲故邑

孔為後立後以承其爵祿使修先祀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晉文溫之會欲挾天子以制諸國因召王狩於河陽則譎於
朝廷城濮之戰恐齊秦之不借也使宋舍晉而賂齊秦借之
告楚使解宋圍而執曹君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使楚愛曹
衛而不許齊秦以激之戰及楚告以復曹衛而釋兵也乃私
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之而假退以餌之况執曹執
衛皆報舊怨即鄭伯者明從於會而復據秦兵圍之以洩風
憾迨秦師貳之反為鄭戍晉文無如之何假詞擊秦不義而
去飲恨以卒至於子孫世與秦尋讐不休皆晉文譎譎之
也則譎於鄰國齊桓首止之會定王世子洮之盟定王位蔡

下論傳注

畜

丘之會中王禁其於朝廷無譎也宋背謀之鄭叛伐之服則
與會即伐楚也服則已焉至於不聽子華之奸以亂鄭不幸
慶父之難以覆魯反魯侵地命燕貢周皆堂堂正正霸王之
畧也二公之優劣見而管仲與勇犯等之優劣亦見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
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不忍人之謂仁而仲忍於子糾之難而不死故子路疑其未
仁子則謂不忍於一人者小不忍於天下者大合會也九
九次魯莊公十三年會北杏傳曰以平宋亂蓋宋萬弑閔公
國人立桓公必尚有未平者故會諸侯以平之十四年會鄆
傳曰宋人背北杏之會齊請師於周單伯來會伐之取戚於

宋而還十五年又會鄭傳曰齊始霸也十六年會盟於幽傳
 日十五年諸侯為宋伐其附庸鄆以叛也鄆人乃間之而使
 宋故伐鄭鄭成故同盟於幽二十有七年又會盟於幽傳曰
 陳鄭服也僖元年會榿傳曰謀救鄭也以楚伐鄭故二年盟
 賁傳曰服江黃也楚之與國三年會陽穀以江黃遠故又會
 以固之於是四年遂合諸侯以伐楚焉五年諸侯會王世子
 於首止傳曰謀寧周也時周襄王為世子惠王欲廢之而立
 王子帶故齊桓會以定之七年會寧母傳曰首止之會鄭伯
 聽惠王言逃歸不盟六年桓公會諸侯伐之七年春齊又伐
 之秋盟寧母以謀鄭鄭殺其大夫申侯以說於齊而使世子
 華來聽命于華乃暗通於齊請齊去其國之執政三族而求
 為內臣管子以為子好父命不許鄭伯德之故八年盟洮鄭
 伯乞盟傳曰盟洮謀王室也時惠王崩襄王處子帶之難
 不敢發喪而告於齊齊桓為此有以定之乃發喪九年會葵
 丘蓋固王位也故王賜齊桓胙十有三年會於鹹傳曰淮夷
 病杞且謀王室也十有五年會盟於莊丘傳曰徐受楚伐救
 之十六年會淮傳曰謀鄆以伐淮夷所病也共十五會言
 九者蓋北杏之會平宋亂十四年鄆之會會伐宋盟洮謀王
 室會鹹謀杞莊丘救徐會淮鄆皆有兵車除此六會則不
 以兵車者九也與舊註考夫會合諸侯則尊王守禁而天下
 安不以兵車則征賦不煩干戈不興而民生遂迨春秋既降
 晉楚爭霸悉索敝賦而四國無寧日矣下及戰國日尋鋒刃

而下民無生氣矣如其仁如其仁按左傳史記魯莊公八年
 齊襄公立無常公子小白杜註僖傳鮑叔牙奉之出奔莒亂
 作公子糾杜註小傳管仲召忽奉之奔魯襄公被弑九年公
 伐齊納子糾齊高固先陰召小白於莒管仲別將兵遮莒道
 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遂糾者行遲
 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發兵拒魯敗魯師鮑叔帥師來言曰
 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魯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
 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
 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僂使相可也公從之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
 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
 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霸即伯也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屬於天子之老
 二人曰二伯天子特命之或諸侯有特自樹立者天子亦從
 而命之如齊桓晉文是也匡正微無衽衣衿諒信疏經繼朱
 管仲相桓公北伐山戎南伐楚救邢却狄成周却狄則遠人
 德北修燕政南服江黃宋鄭陳魯皆歸和好遷邢滅衛邢遷
 如歸衛國忘亡則中國安上正天王之位下贖貧窮錄賢能
 招携以禮懷遠以德使君臣父子之倫尊主庇民之命昭然
 曉布於會盟問天下洒然改觀而易行其匡天下為何如者
 至於孔子之時百有六七十矣而黎民安堵猶受其賜向
 無管仲則楚橫於南狄侵於北王室內亂諸侯紛爭中華不

下論傳注

老

知所底矣。子貢以相桓公爲非仁，不知爲相正其仁之所在也。何必以匹夫匹婦之小信從死而責之哉？匹夫匹婦指無能廉民言，不指召忽蓋子貢未問及召忽故。夫子亦不及之說苑載孔子答子路曰：召忽者人臣之材，死之則名聞天下。管仲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何爲死之哉？毛河右曰：史記齊世家云：竊公次弟糾次弟小白，管子大匡篇首云：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荀卿云：桓公殺兄以返國，莊子盜跖篇云：昔者齊桓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韓非子曰：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越絕書曰：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說苑曰：桓公殺兄而立故春秋書齊小白入於齊，公羊曰：篡殺梁曰：不讓又書齊人取子

糾殺之，公羊曰：子糾貴宜爲君者也，穀梁以爲病魯不能庇糾而存之，皆以糾兄白弟之故而程子獨云：桓公兄宜立，子糾弟不宜立，故管仲可無死。唐王珪謂殺不死君難而從其弟則罪不可贖而求其所據皆因誤讀漢薄昭上淮南王長一書中有齊桓殺弟以返國語，不知薄昭因有忌諱以漢文是兄，淮南王長是弟，不敢斥言殺兄，故改兄作弟，此見之漢書與淮南本傳韋昭之註甚明而故誤襲之以顛倒古人之兄弟，何其誣也。管仲鮑叔各傳一子因各奉出奔以避內難，未嘗爲君臣也。此與唐之王魏不死建成之難而事太宗正同。尹氏曰：高祖在上，命出一人太子，藩王皆其臣也。王魏受高祖之命而爲東宮臣僚，非臣事高祖之比。今若不以高祖

爲主而欲各死於所事，其或未亂之前高祖遷王魏於秦，府則戰鬪之際二人將何從乎？據此則二公之傳受君命傳二子未嘗命事二主也。先入爲君，何替之有？若夫荀息則又有異矣。齊卓子獻公立爲儲以屬荀息者也，况獻公死二子已相繼爲君，則里克爲弑而荀息爲殉齊則信未嘗以糾爲儲也。襄雖死糾未嘗繼爲君也，何殉之有？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俱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下論傳注

老

臣大夫卿大夫陪貳之，再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左傳襄二十三年季武子訪於申豐杜註曰：申豐季氏屬大夫家，大夫屬大夫，即臣大夫，即陪臣也。毛河公公朝

諸於也。文子薦之於衛君而同升也。註可以爲文者嘉其心事光偉不介嫌不爲私薦賢華國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言保國在於用才也。靈公無道，仲叔圍三人未必君子而用當其才，遂可以保國信乎？尊賢用才爲人君之要務也。

子曰：其言之不忤則爲之也難。

大言不慙，自謂能爲，然虛憍者吾見其難也。有爲其沉毅乎？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也

沐浴齊也。禮齊必沐浴重。討賊也。三子三家退而有言者傷君辱也。面語三子者若曰我致仕之大夫尚告以討賊汝身秉國政乃不討賊乎。警其與賊通同也。左傳哀公十四年齊陳恒弑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忠以事君而遇君有過則犯顏以爭臣道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達通也。往也。君子造於聖神上達也。小人流於禽獸下達也。

下論傳注

无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學學詩書禮樂也。同一學而今古分焉。爲己者履而行之。爲人者徒能言之。孔爲己欲得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程遂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顏習齋先生與王法乾及璩月再會學課日記每見書過多則喜書過少則責曰必自洽疎故不覺耳。璩亦嘗曰聖人無過君子有過小人無過蓋愈省察愈攻治則愈見過精詳以無一念一刻之放也。使者曰欲寡其過而未能則伯玉念念省躬時時克己朝乾夕惕之功殆然見矣。伯玉衛大夫遂環使人者以舊好來問也。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未

七十時尚覺有踰矩矣。蓋聖賢之過細庸人之過粗如當四言也。三言過五言亦過即踰矩也。非如蕩檢踰閑乃爲過也。聖心如此而況伯玉使者能言之。豈常人哉。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註疏兩段合爲一章曾子因孔子之言而引子之贊艮卦者以證之與太宰章牢曰段相同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正義曰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則恥之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謂夫子言君子之道即自言也。上論先知此先仁各

下論傳注

幸

時所言其道一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去我則不取

方人比方人也。解孔則學以爲人而爲己之功或疎矣。故子貢其自治有餘而以己之不取言之。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能吾斯之能信也。不能而望人知以用我何爲者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億未見而意之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轉語辭言不逆不億而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賢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酒者與毋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微生姓顧名隱士疏栖栖依依也為佞為口給以悅人也疾
病也固執而不通也聖人自明亦以挽隱士也

子曰賢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調良也疏此為人之重力輕德者言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德恩惠也何直者或報之或忘之或尚可取之以直行之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
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此依乎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也不得於天不怨不令於
人不尤一無求暴也下學好古敏求也上達知天命而從心
不喻所謂口代天言手代天持足代天履身代天事也與天

下論傳注

三

令德故知我惟天而人又何得知之語子貢以上達之妙也
公伯寮想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
伯寮吾力猶能辟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
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公伯寮魯人子服景伯魯大夫子指季孫惑志疑心也有
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應夫子歸
之命者固曉景伯安子路亦警伯寮也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辟世如伯夷太公辟居海濱也辟地如百里奚去虞之秦也
辟色如衛靈公顧悲鴻孔子去之也辟言如齊景公言不能
用孔子行也天地閉賢人隱隨遇不同如此

子曰作者七人矣

作見幾而作也如長沮桀溺之流解今已有七人矣賢才幾
何晉以亡去哀哉按漢黃瓊上災異疏有云伏見已郡黃鐘
漢陽任棠皆耄耋有作者七人之論後漢逸民傳亦云絕塵
不反同夫作者皆以作為高舉遠引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
為之者與

太平寰宇記古魯城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蓋孔子輒
環四方久使子路歸魯視家抵城而門已闔故宿於門外次
日風興伺入門啓門者訝其太蚤曰汝從何來曰自孔氏不
如客長沮之並通名者以孔子為魯人舉其氏輒可識也晨

下論傳注

三

門曰孔子在外栖栖皇皇蓋欲有為也然彼亦知其不可矣
卽此人與譏之也問百晨門掌晨昏開閉者疏蓋隱士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
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
哉末之難矣

蕢草器有心有心於天下也已止言世莫知已斯止而已矣
不讀衛風匏有苦葉之什乎深則以衣涉水淺則揭衣而過
包涉水者尚知深淺之宜入世而乃不知深淺之宜乎何硜
硜然不變也子開之曰是教我果於忘世也夫果於忘世亦
自何難但我不忍耳孫炎曰衣涉濡禪也

子張曰昔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

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書云見說命無逸二篇諒書作亮即梁也。謂之梁陰即闇也。毛河右曰。蓋剪屏柱。居喪於倚廬也。鄭古之人謂商

以前周書康王之誥成王崩七日康王即位冕服出命令諸侯則周公定禮已酌時變制故曰古人皆然也。周制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言君薨或商以前崩薨同稱或天子諸侯禮同故也。總已百官總理已職也。冢宰天官卿掌邦治者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尊卑分定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下論傳注

聖

脩己以敬正心以脩身也。以者用也。安人安百姓則齊家治國平天下矣。以者即脩己以推及也。人對己言百姓有二一指有功德而賜姓者如虞書百姓昭明是也。故下復言黎民一指姓氏分衍盡天下之人言即民也。夫盡天下之人而安之雖堯舜在上保無一夫有怨寒暑雨之吝者乎。故猶病也。甚言脩己以敬可盡君子而不得以為少也。按以敬即脩己之功安人安百姓皆脩己中事皆以敬所謂行篤敬執事敬也。後儒離脩己安人安百姓而但言主敬又名曰主靜效佛氏蒲團靜坐為敬以直內而陽儒陰釋異端害道之禍烈矣。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

伏叩其脛

魯原壤孔子故人引夷俟待中兩足箕踞以待孔子也。註

幼而不遜順弟恭長而無可稱述雖壽老而祇敗常飢俗以害世耳叩擊也脛脚脛也。擊之責之也不讓故舊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闕黨魯黨名劉向新序云孔子至魯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化之童子從學之稚子也。傳賓客之語出入曰將命益進

益也禮童子問坐。今若正位父之尊隨行。兄之齒隨行。今與先生並行是不遜不敬欲速成一尊長豈求益哉故使供使令之役親少長之序習揖遜之容以教之也。註朱

衛靈公第十五

下論傳注

壽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祖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衛靈無道而夫人淫亂世子出奔亂在彈指矣乃不知以禮定國方且通晉叛臣與晉搆難宜問陳而孔子不答也不謂

兵非果言問禮者猶啓之也而靈公不問故明日遂行去衛入陳在魯哀公二年是年靈公即卒後往蔡如葉又返蔡在

陳楚聞孔子在陳蔡間使人聘陳蔡大夫恐孔子用於楚刺讓陳蔡用事大夫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絕糧從者皆

病孔子講誦絃歌不衰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免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子西問之孔子曰楚反陳是

歲為哀公六年史記固窮謂君子固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
濫溢為非耳何組豆禮器也軍旅陳設行列曰陳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日非也子
一以貫之

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夫子焉不學是多學
而識也然在十五志學則然迨至知天命耳順從心所欲不
踰矩則一以貫之無事多學而識矣聖門顏子而外省身者
首推曾子達者首推子貢故以上語之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非已有德不能知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下論傳注

義

舜德盛化神而又紹堯之後得九官四岳十二牧以任衆職
故無為而治惟見其敬德之容而已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
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
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行利有攸往也忠言本於心也信言有其物也篤敦厚敬戒
謹其指忠信篤敬參如曲禮勿往參焉之參衡軌也包紳大
帶之垂者立與在與不必即有言行而忠信篤敬如在當前
即大學之正心中庸之齊明也而言之忠信行之篤敬不待
言矣焉有不行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

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史魚衛大夫名鱸如矢直也卷收懷藏仕止合宜是君子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
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人則不失人亦不失言與言上而商國是下而傳學術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仁生德也然時當授命求生而奄奄即死赴死而千載猶生
即仁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
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大夫之賢日事以國有飲射讀法役政喪紀大夫理政學士

下論傳注

義

皆與執事是事之也士仁日友以敬業樂群切磋規勸是友
之也得此而仁以為如工有利器而事以善矣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
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為邦即治天下也周禮均邦國治邦國是也漢陳寵曰十一
月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
人以為正夏以為春春秋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
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益子月雖一陽生丑月雖二陽
生而曆發粟刈民方隕居謂之歲首春和時不甚正惟斗柄
建寅之月三陽應令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天地和同草木萌
動可以耕籍田布農功於氣數為得天於民事為順人行之

而帝王政教順天道以肆布者。胥準諸此矣。明堂位曰大輅股輅也。鄭註曰木輅也。禮器曰大輅素而越席。此以素爲貴也。孔疏曰殷祭天車也。蓋古人祭祀朝會征伐皆乘車其爲用大而欲其任重致遠飾以金玉則過侈易敗殷純用木而大輅之下有先輅次輅等威亦辨此尚質而得其中者也。乘之而凡政之崇質者視此矣。鄭康成註弁師云天子衮冕以五采纁前後十二旂旒有五采玉十有二鸞冕前後九旂纁冕前後七旂希冕前後五旂玄冕前後三旂旒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衮冕三采纁前後九旂旒有三采玉九侯伯鷩冕三采纁前後七旂旒有三采玉七子男毳冕三采纁前後五旂旒有三采玉五孤卿已下皆二采纁二采玉禮器曰此以

下論傳注

毛

文爲貴也。包咸曰周之禮冠文而備以重元首也。服之而凡政之尚文者視此矣。史記曰禹爲舜興九招之樂蓋取六府三事以九功爲九歌而形容之也。樂舞以此而功成德就必以堯舜爲法矣。至於亂邦有二其一淫蕩燕樂其一信讒好佞。故淫靡者鄭樂之聲調也。則放斥之覆邦家者佞口之小人也。則屏遠之顏子好學已久其於教養諸政必素諳矣。故特以損益禮樂滌清奸慝之大端告焉。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但顧目前則不能顧目前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竊位謂盜竊高位惟恐有賢人起而奪之也。文仲備卿可以引賢如其不知斯亦已矣。知而不與同立於朝非竊位而何。惠謚也。氏展名。獲字禽。食邑柳下。疏。臧文仲魯之有聞者也。但以不薦柳下惠孔子遂以爲竊位。其惡蔽賢也如是。蓋聖人胞與者。民物關心者。賢才以民物與吾一體也。而賢才民物之主也。春秋賢才首推柳下惠。管仲子產然仲產尚見用柳下惠則半升半沉掩抑終身故論語累記而三嘆焉。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此爲責已輕而責人重者發故以怨惕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熟思而審處之也

下論傳注

毛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言不及義放辟邪侈也好行小慧機械變詐也難矣哉言無成而立敗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以義爲質體則當行當止者定矣而動合節文以行之氣勿躁亢以出之至誠不息以成之君子處事之道備矣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動而得謗名亦隨之好脩者之所同也若沒世而名不稱必無實矣焉得不疾憚。臯聞曰沒世則可否真偽久而定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求責也註疏君子脩德立業專以責已卽行有不得亦返求已而已小人顧外僥倖專以責人至行有不達惟歸咎人而已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矜易至爭君子莊嚴自持而無乖戾矜之善也群易至黨君子和平偕物而無阿比羣之善也易之所謂得中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以言舉人則佞人來以人廢言則嘉言伏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所不欲勿施於人

此告子貢以一貫之乘韋也不欲勿施絜矩也從心不踰矩則一以貫矣然學者必自絜矩始絜矩恕也恕則仁仁則貫

下論傳注

堯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毀壞其行也譽加以美也試卽虞書試可之試民卽人也言吾之於人於誰毀於誰譽如有所取而譽之其必有所試而知之非虛譽也誠以此人也卽三代進賢退不肖以直道而行之者也註疏吾今亦猶行古之道耳而毀譽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闕文不詳則闕如春秋書突入櫟不書入鄭之類也古禮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問士之富以車數對有馬者指士大夫

借乘非偶借一乘也如晏嬰父之黨無徒行者之類是也今史不闕文則粉飾附會善惡失真而榮於華家威於鈇鉞之

權去人心無勸懲矣馬不借人則封殖自私堅肥自權而盛戚恤友治比賢豪之舉無人情日頹陋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德者得道之正也徒持善口以文其說夫亦何辭而不可則亂德矣大謀將以建天下萬世之利也乃有一絲之昵以牽之一朝之忿以洩之則亂大謀矣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惟衆則公同無私亦惟衆則庸衆無識也故必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道者三綱五常也五常誰具之三綱誰立之人也具之立之而造端夫婦察乎天地則弘道矣人之能矣而人亦弘矣若

下論傳注

罕

道者路之名也人不由則路爲虛位安能弘人也哉老莊家乃謂道能生天運人妄矣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改則復於無過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後儒於古人文以禮樂之學漫不考習而徒強探力索或曰從容玩味其不入於空虛者幾何聖人蓋前知其弊故以身示教焉然聖人之徒思僅無益以思在禮樂名物觀不可見

但虛而不實後儒之徒思則有害以入於測性猜天將墮等而陷異端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

子憂道不憂貧

道大學之道也。謀道即學也。食貨傳育之資不謀者專力於謀道也。且食不必謀也。雖求饒而時有餒學非干祿而常得祿。君子惟憂不得乎道而已。豈有營營焉憂貧者哉。按三代道德行藝下學上舉。故雖在中今以時文取士。修道考藝。與祿無涉。苟不學。農習事。動食立家。勢必緣門持鉢。枉道壞品矣。故許衡曰。學莫先於治生。此今古之判也。可嘆哉。然而食可謀。貧不可憂。謀食不過少分。謀道之力而無失於道也。憂貧則與樂天知命相反。而大傷乎道矣。故斷不可憂貧。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

下論傳注

聖

未善也

此論臨民之道也。疏之指民言。知能照臨天下而無仁恩以固結之。民雖得而必失矣。知及仁守而大觀在上。不如神明之莊嚴。民雖歸之而不敬矣。知及仁守莊涖而變動乎民者。未有以禮陶而樂淑。猶底定之近治。非雍熙之上理矣。顏先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小知錢穀刑名一長一技也。大受輔世長民托孤寄命也。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無水火害人之身。不仁則身心俱喪。是仁之切尤甚於水火也。况水火尚有害而仁無害。不為仁者。何哉。按殺身成仁。則

亦有蹈仁而死者。然君子遇變者鮮。况其死乃生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讓之有。朱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朱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事君所授之職也。食祿也。

子曰。有教無類。

不可教者則已。苟有以教之。則人皆可造。因材而成。不必論其世類之貴賤。種類之賢愚也。

下論傳注

聖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一適燕一走越。豈可相謀哉。

子曰。辭達而已矣。

達達意也。禮云。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辭勝。豈嘉事哉。

師見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見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師樂人育者名冕。孔相導也。古誓必有相。夫子待師如化。工賦物而曰固相師之道者。以為平常自然如此也。然則聖人接天地萬物。莫不有道焉。亦祇平常自然耳。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顓臾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

下論傳注

聖

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顓臾伏義之後風姓魯之附庸也解春秋諸侯兼並已犯王章季氏大夫乃欲取本國之附庸貪妄極矣冉有季路亦知其不可也故以告孔子孔子獨責求者以季氏有事嘗與求謀也主東蒙祭是先王之建國也在魯地七百里中是魯國之邦域也爲魯社稷之臣是本國之屬封也季氏伐之何也追求委過季氏則以臣主相君無可委之義責之追求言季氏爲子孫憂則言其患寡患貧本屬貪欲乃舍之不言而嫁言顓臾之憂子孫夫子孫憂者憂傾也今之所爲不均不和不安正足致傾子孫覆亡之憂何在顓臾卽在蕭牆以深警之而由求可曉矣季氏聞之亦可止矣地里志云泰山蒙陰

下論傳注

聖

縣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圖在蒙山下周任古良史陳布列位止退而不仕也危持顓臾扶相督之事喻言也以上皆周任言柙檻也出柙毀檻典守者之過也固城郭甲兵固也費季氏邑寡民少也註疏均各得其分也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註正解所聞也遠人泛指鄰國而顓臾亦在內蓋自邦域中言之曰邦域對蕭牆言之曰遠人文德禮樂訓辭也來招徠也均和安如是故來遠人安遠人而不勤兵也註朱臣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日崩不可會聚曰離析干楯戈戟蕭之言蕭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故謂之蕭牆解鄭蕭牆之憂如定公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叔孫

輒叔仲志五人因陽虎戒都車謀去三桓之類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無道則政在陪臣

諸侯出禮樂征伐十世少不失者如晉文公主霸至頃公十世而衰微是也陪重也大夫已爲臣故謂其家臣爲陪臣註疏變言執國命者假大夫以執諸侯之權愈與天子之禮樂征伐相遠也政與禮樂征伐亦微不同一國之政事也天子諸侯各主其國故獨言政不在大夫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文武成康之周室也在春秋前者也自諸侯出自大夫山政在

大夫陪臣。執命則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也。天下無道如此。故孔子懼作春秋。議如中庸。議禮之議不議定於一也。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此言大夫權政五世必失之事也。祿去公室謂爵祿不從君出也。解五世者宣成襄昭定也。按昭公二十五年宋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三十二年史墨曰。魯文公薨而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時季文子為正卿。於此君也四公矣。孔子言五世在定公時言也。大夫四世者文武平桓也。樂祁言三世者在季平子時言也。毛河布曰。不計悼子者悼未為卿。十先武卒。

下論傳注

墨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古人便殿便坐。取便安便利之意。便辟安於潤大也。善柔善於柔媚也。便佞便利尚口也。友直則得聞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註故益友便辟則染於放肆。友善柔則陷於驕亢。或習於熟軟。友便佞則為所榮惑。或相尚口舌。故損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喜好也。註朱節謂務中禮樂之節而無過不及也。樂道人之善必其好善誠矣。驕樂佚遊。滿行樂也。佚遊。怠佚遊觀也。宴樂。宴安戲樂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聾。

此戒卑侍於尊審慎言語之法。疏金聲曰。侍於君子。乃有三愆。若與庸衆晤對。惟見已足矣。信乎君子不可不侍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日暮途窮。計及子孫。故多貪得。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天之命也。何君子畏之。日鑒在茲也。大人即易乾卦九二九五之大人。有德有位者也。畏之。

下論傳注

吳

尊為師表也。聖言易與詩書也。畏之。凜若蓍蔡也。故終日乾乾夕惕若也。小人無知。以為天網恢疎而不畏也。何且視大人如尋常。而狎處之。指聖言為迂闊。而戲侮之。其愚妄如此。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生知上也。學而知困而學。雖非上。亦一次。再次不為下。惟困而不學。斯為下耳。人何遂不學。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心官思思得之。九思則放求官立後。儒泛思與頓悟皆非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探熱湯必去之速見不善而去之速亦如之註疏於內爲忠
布於外爲道此恭悅想伊尹太公之流而發嘆也

齊景公有馬千驪死之日民無德改作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
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景公富而死卽無稱夷齊餓而至今尚稱所謂以德爲稱者
非與斯指德言註疏無子曰與柴也愚章同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
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

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
禮問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

遠其子也

伯魚孔子之子名鯉異聞異於人之聞也伯魚過庭乃訓詩
禮則知不常嘻嘻褻慢是君子之遠其子也那父子有親而

不褻近教子之善方也按學詩學歌詩也春秋士大夫會必
歌詩賦詩昭公元年鄭享會號大夫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

不堪也又賦采芣日小國爲繫大國省稽而用之其何實非
命子皮賦有死腐之卒章趙孟賦棠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

危也可使無咎蓋子皮自陳不爲楚誘而趙孟答之謂兄弟
共濟可無外侮也學詩之言對類如此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

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是時嫡庶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解妻者齊也言
與夫齊體上下之通稱故曰邦君之妻也夫之言扶也能扶

成人君之德也小童謙言小弱之重稱也夫人對君爲小稱
君於異邦曰寡君故夫人曰寡小君也疏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過諸塗謂孔子曰來子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

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
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見孔子或以
下論傳注

孔子可引共事不則欲借之爲重也孔子不往見者欲見而
不來見授意往見非禮也且虎雖有才而好亂之人非靖亂

之器不可共事故始終不見焉孟子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
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貨矚孔子

之亡饋蒸豚孔子亦矚其亡而往拜之矚亡不誠而孔子亦
爲之者不墮小人之術也權也追過諸塗而不得不見矣然

蕭然一語見猶不見矣謂孔子曰下又有三曰字皆是貨自
爲問答以斷其事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語漢高祖云今陛

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封賢人墓表賢者間乎
曰未能也皆張良語卽此文法故後以孔子曰別之說懷
寶懷治安之寶也亟數也迷邦失時在貨必暗有所指以刺

聖人之心也。歲不我與。言已往不追。後當急仕也。吾將仕者。應以仕也。然曰將則不可仕。仍不仕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疏原一章

宋人分義理之性氣質之性為二。以孟子所言者義理之性。

故皆善。孔子所言者兼氣質之性。則有善有惡。但相近耳。善有

相惡矣。夫天生人。即生人之氣質也。易所謂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大生廣生也。而聚精於心。謂之性。故性從心生。

心之生。生之道也。元亨利貞。天之氣也。而即天之道也。仁義

禮智。人之氣所為也。而即人之道也。道即義理也。烏可分為

二。而且。有善不善之分哉。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孟子

子曰形色天性也。才情為善也。人皆可以為堯舜。言人之形

才論傳注

哭

才清濁厚薄偏全純駁。萬有不齊。而皆可為善。是相近也。是

性善也。孔孟之言一也。至於善不善相去天淵。乃後起之習

為之。而非性也。人可不慎所習乎。顏先而聖人復恐後人執

一偏以謬其說。乃又曰性亦偶有不相近者。如伏羲畫卦上

知也不能移。而為愚。如終身不辨菽麥。所謂天痴者。下愚也

難以移。而作聖。此則非習所移。然古今來幾人哉。非性習之

常也。論其常。則性本相近。習必當慎。不可易也。按論語言心

性。惟此及同也。心不遠仁。二言至於存心養性。并不之及。惟

教言忠信行篤敬。則存養在其中矣。聖教早週如此。需百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

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

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周禮三物教民。春誦夏絃。故武城有琴瑟歌聲。而子聞之。割

雞云者。言治小邑。何須大道。喜極而戲之也。迨子游以正對

而子是其言。且令二三子聽之。欲其共起。而以道易天下也。

道即禮樂也。愛人者君子習禮樂則易直而慈良也。易使者

小人習禮樂則分定而心和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

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

乎。

弗擾左傳作不狃。為季氏費宰。定公五年。謂陽虎逐仲梁懷

虎。因季桓子而逐之。是以費畔也。孔子欲往者欲乘此機以

才論傳注

卒

正三桓之僭竊也。故曰召我不徒然也。如有能用我者。吾其

出而輔助東周。以復文武成康之盛乎。蔡周自平王遷於東

都。故曰東周為助也。教公山等正三桓復魯政。因輔魯以合

諸侯。朝周室。是為東周也。不詳言而但曰為東周。不便明言

也。終不往者。料弗擾等之不可共事也。之適已止。孔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

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

足以使人。

恭寬信敏惠。仁之分名也。能行於天下。而不侮。得眾人任有

功。使人修己安人。安百姓之道盡矣。任倚仗也。

佛辟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

善者君子不入也。佛於以中牟。辟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日堅乎磨而不磷。不日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史記晉大夫趙簡子攻范氏中行氏。其中牟。事佛於昨來召孔子。蓋時六卿專晉。無所統一也。如之何。言如前。言何也。磷薄也。涅水中黑土。可染皂。緇黑色。註匏瓜苦瓜。徒繫而不可食。

王章說聖人欲有用於世。豈象此哉。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下論傳注

至

蔽謂蔽塞。不自見其過也。

疏六言皆美德也。而不好學。遂各有其蔽。學之不可已也。如是夫。愚如從井救人。也。蕩。驕等。高遠而無所止也。賊。害也。害己害人也。如尾生抱橋柱而死。是也。絞。急切也。狂。驕妄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莫不也。興。志意感發也。觀。考察鑒得失也。羣。羣而不黨。怨。怨而不亂。如戎子賦青蠅而退范宣子辭謝。是可以怨也。事父如

蓼莪。白華。事君如天保。卷阿。識記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爲學之而爲其事也。周南召南。言文王夫婦正人倫。厚賢才。興朝廷治。而化行於南國也。對牆以面而立。喻障塞而不可行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禮主於敬。樂主於和。專事儀器。豈禮樂哉。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厲。威嚴也。端莊之貌也。荏。柔弱也。見利則動。見害則懼也。穿窬。穿牆踰牆。解言其色莊。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原。同愿。謹厚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則亂忠信廉潔矣。喪已德。亂人德。故曰德之賊。

下論傳注

至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才入於耳。卽出於口。輕浮淺露。非自棄其德而何。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鄙。鄙陋也。惟知有富貴利達也。患得患不能得。無所不至者。吮癰舐痔。弑父殺君。皆可爲也。依違之。則壞品。明威之。則危身。可與事君也與哉。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

爭矣直謂徑行自遂朱註詐則用術詭矣氣質本偏而並其偏之真而喪之可慨哉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朱赤色紫赤黑間色邪聲冷眩目故奪朱雅正也雅樂如韶武是也鄭聲鄭國秦樂之聲如衛師涓寫村靡靡之樂國語謂之新聲是也朱子以鄭詩淫哇悅耳故亂雅樂利口之人以正為邪以邪為正非而似是易惑君心故覆邦家

子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聖人日用周旋皆可述也何待言哉此為專以言求聖者發

下論傳注

壺

播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播悲魯人欲見孔子而誠或未至故辭以疾而又使其非疾以教之後哀公使悲學士喪禮於孔子足徵悲能自立而

孔子之善教也王註將命者孔門傳辭之人

串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禘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

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取衰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馬三年不食稻喪禮無明文而孔子言之者以孔子北人陸則少稻故以為旨而不食也懷抱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孟子曰逸居無教則近於禽獸故曰難矣哉博局戲奕圍棋非可為者而為之猶勝於止而自朽甚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不可也已止也邪乃方外以閉止為高異端哉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抑子路之好勇也上即尚

下論傳注

壽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誦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居下流卑污也上學德在其上也劉窒不通也稱人惡者刻薄訥上者微惡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曰夫子問

也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何察也朱註訐攻發人之陰私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女子小人謂婢侍宦官之流不可近不可遠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惡有心之咎也四十曰強過此則衰乃猶有惡者見不終於惡乎深警之也傳卑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箕圻內采地詩正義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疏

周武王東伐紂至盟津而歸紂益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

乃與太師箕子少師比干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犯

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比干視其心

箕子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本紀書微子篇箕子語微子曰

王子弗出我乃顛隤言微子與紂同爲先王之子不出亡而

存宗祀則宗祀遂顛隤也又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我不顧

行遂言已與比干各靖其志各求無愧於先王不必與微子

之去一轍也是一不忍於宗社之淪亡一不忍明之迷息明夷

下論傳注堯而佯狂以有待一不忍於君之沉酗而以死諫皆仁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日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

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士師典獄之官惠三黜不去孟子所謂與齊人處油油然不

忍去也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懼也和也而必直不在所謂

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也介也然視天下無一不惡直事枉無

一可與共事者其見甚明而亦有不恭之意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

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爲上卿孟氏爲下卿孔景公謀待孔子已非誠

意而又曰吾老不能用尚何留焉故行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

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閭閻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買男女

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

之以歸齊人聞之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

之爲先并矣盡致地犁鉏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

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

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

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

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

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

下論傳注美粗於大夫孔子遂行適衛三日不朝謂君不歸朝臣不往朝

以理政事卽世家所謂三日不聽政也孔子托於膳肉不至

行而日受女樂行不日魯君受而曰季桓子受皆錄其實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

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

辟之不得與之言

接輿楚人以昭王時政令無常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

狂疏鳳比孔子也鳳有道則見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

今孔子值世亂而周流求仕是德衰也已止殆危而語辭疏

欲與之言者知其賢也趨辟者士各有志無相苦也史記世

家載此事在孔子如楚將去時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日是魯孔丘與日是也日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輟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長沮以沮而不出爲長也桀溺以沉而不返爲桀也疑記者不知其姓名而加之也耦耕古人以二人并二耜而耕謂之耦津濟渡之處鄭孔子執輿者時子路爲御既使問津孔子代執轡也邢是知津者言孔子數數周流必知津處不須問也馬滔滔水流不返喻世日趨於亂也天下皆提謂此人此

事天下一概也誰以易之謂誰用汝變亂爲治也辟人之士謂孔子辟世之士沮溺自謂而汝也指子路變覆種也不輟者不復言津事也鄭憮然失意貌邢言斯人之徒吾同類也不相與之而誰與若離人逃世則入山棲水與異己之鳥獸同群矣豈其可哉且某正爲天下無道滔滔東下故欲挽狂瀾於既倒耳若其有道某亦坐享太平之福矣又何須周流以求易乎而惜二賢之不我知也按沮溺言辭高簡且滔滔二句讀之令人下淚宜吾夫子之憮然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蓐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相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

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從而後相失在後也丈人老人也包蓐說文作蓐田器正不勤不分言我不勤四體而芸則五穀草荒不分安知稼穡而往者誰爲汝之夫子乎乾說故植杖以蓐而芸芸除草也孔拱而立者子路見其年高而語異故敬之行行之勇有禮如是於是丈人感焉止之宿供之食見其二子賓主成禮而行是丈人者何嘗不知孔門師弟之賢而以隱爲潔其趨不同也故子路反見而丈人行以辟之子路乃述夫子之意語其二子使告於丈人而復命焉孟子言人倫曰君臣有義以臣

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義也可行可止居尊居卑亦義也但決於不仕則廢義即廢倫也故卽世不我用而欲仕之心不可已不專爲行道也示以君臣之倫而先言長幼之倫者以丈人見其二子明於長幼也按此與上章合觀而聖人出處之道乃盡上言斯人不可不與以君民吾同類也此言君臣之義不可廢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又按子路問隱士二事史記在如楚前自棄返蔡時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不備傳注

堯

逸同佚孟子所謂遺佚也或隱而未仕或行而未成皆逸民也虞仲朱註曰即仲雍則仲雍之玄孫曰仲武王封於虞曰虞仲不應未封虞以前仲雍先稱虞仲也史記吳世家稱仲雍是也周本紀稱虞仲則誤耳或曰逸民即封虞之虞仲想其先隱後封也又不然孔子明言虞仲隱居又曰察若仲雍君吳虞仲封虞何得言隱言廢以為先隱後封則伊尹太公亦可曰逸民耶吾聞商均為虞因為虞氏則氏虞行仲別自一人闕之可也王草虞逸亦無考朱張王弼曰字仲弓見荀子少連東夷人見雜記不降志辱身孟子所謂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也降志辱身所謂不羞污君不卑小官也中倫中乎倫理無擇言也中慮中乎人心無遺行也其斯而已者

言二人言行斯而已非躬行有降辱也放言伴狂其言也伴狂則廢矣而過變行權不可非也無可無不可孟子所謂仕止久速各隨其時也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史記吳越列傳專指一世晉世家改云太王之子則伯仲俱吳君無以引

太師擊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此記殷紂之所以亡也擊等八人皆紂樂官漢書古今人表列於伯夷叔齊之下文王之前可見也禮樂志云紂斷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官師皆抱其器而

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董仲舒對策曰紂逆天暴物殺戮賢智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亦指此事至於齊楚

不備傳注

卒

諸地皆古名非周始有音語曰文王既於蔡原商頌曰奮伐荆楚則殷時即有蔡地楚國故史記周武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成王封熊繇於楚蠻孝王封非子為附庸而邑之秦皆先有地名而後封之文也若河若漢若海又禹貢舊名矣人即適也惲阜聞曰後儒以擊一人與魯樂師同名遂指為魯事則天子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白虎通魯安得有四飯且并以襲為孔子所從學琴者則衛之師襲不應為魯擊琴矣毛河右曰果春秋魯國樂官一空亦大變矣左傳修魯史細事畢登不應於此獨遺也鼓擊鼓者播播也發如鼓而小有兩耳持其柄而播之則兩耳還自擊疏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謂魯公者武王封周公於魯周公留佐王食采於周使其元子伯禽就封故謂之也施同弛放遺也親諸父昆弟也以用也故舊舊有勲勞者大故惡逆也親親敬大臣厚故舊廣賢才治國之大端具矣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春秋繁露云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之所以與周

故書曰周有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恩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自卿大夫以下皆可曰士耶已語辭其可者言可為士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無

不弘則少得自足不篤則浮慕終移焉能爲有無言不足爲輕重子張堂堂而貴弘篤學其進乎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日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交接也子夏所言拒原有不可概施者或拒或不惡而嚴或和好而遜而概之以拒未免少過子張所言尊賢嘉善即可者與之也若容衆矜不能則汎愛衆之道至於不可之中有小人焉豈無當拒者而云何所不容乎

子論傳注

空

子夏日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小道如九流醫卜陰陽之屬致遠謂治國平天下也夫子戒子夏日無爲小人儒晚年進德其免矣

子夏日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亡未學者所能已學者

子夏日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未及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朱後儒問辨太極則問不切思入風雲則思不近去仁遠矣

子夏日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此言致道以學也審曲而勢以飭五材辨民器謂之百工肆

謂官府造作之所正義學對肆而言鄉學國學也言百工處肆其力不紛以成其事猶君子專心致志於學中以致其道也

子夏日小人之過也必文

小人以爲文過則可飾矣孰知愈見其爲小人哉

子夏日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君子非有變也望之即之聽之見其不同則有三變矣儼然者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溫者顏色溫和厲者辭嚴義正

子夏日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

信謂已之德見信於君民也厲猶病也

子夏日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子論傳注

空

大德小德以人言與孟子所謂大德小德同閑闕也所以止物出入者正義曰上賢所行皆不踰於法則次賢之人不能不踰法有時踰法而出旋能守法而人不責其備故曰可也此論觀人之法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洒掃應對進退小學之事也故曰末大學誠意正心是本也朱過失言也君子教人之道孰厚之先而急於傳孰薄之後而安於倦學者分量不同如草木大小各自區分君子教人

之道先端蒙養焉可以小爲大而誣之夫末先學始也本後學卒也若始卒當前皆具其惟天生之聖人乎而何以責小子按聖門不輕言上達固也卽下學亦有次序先博文而後約禮先幼儀謹信而後慎獨正心乃後儒教人先講心性誣人誣世甚矣

子夏日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仕優閒而不學則考習有遺學優長而不仕則行義有缺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言人居父母之喪致極戚哀卽可止矣不可過毀以滅性也

此喪禮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下論傳注

奎

欲能人之所不能好高遠也然而切已之德未摯矣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大貌兵書曰無擊堂堂之陳謂子張好濶大也好濶大

則不親切故不能與友互相切劘以成其仁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人於他事卽用心而未必盡其極也求自盡其極而不吝已

者必也於親喪乎苟有不然尚曰人哉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

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賢大夫也莊子不改其臣與

父則能繼志而述事矣故較之其他事葬之孝爲尤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也

解民散者情義乖離不相維繫也

法得其情者得犯法之實情士師聽訟之職也

犯法乎則實上之無養無教致之而非士師之所能挽也哀

之憐之且不暇而喜乎哉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

惡皆歸焉

居下流卽惡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

仰之

下論傳注

奎

言不諱過而改過者之美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

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公孫朝衛大夫

解仲尼焉學驚其學博安從受之也道卽在

茲之文謂禮樂讓烈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日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

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

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

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賢勝也宮牆宮外環牆也七尺曰仞也也天子之云指武叔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毀譽之以爲可傷之也不知日月高高在上人即欲自絕於日月而毀之焉能傷日月哉祇見其不知已之分量耳古多祇同音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下論傳注

奎

階陛級也立之立民也道引綏安來歸附也言夫子爲政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正言其不可及也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堯命舜辭書不載大禹謨舜命禹辭同此咨嗟嘆聲曆數言天立君之列次猶曆之節序先後也允信也中即洪範所謂皇極也極中也屋中脊樑也困窮者不執中以仁民則四海困窮也永終如金縢惟永終是圖即詩言俾爾彌爾性弗祿爾常也言四海若困窮則天祿其永終乎戒之辭也類先與生說與許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語正同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予小子以下書湯誥文湯既伐桀而告天下也履湯名殷姓尚白玄牡未變夏禮也皇皇大也后帝上帝也孔有罪謂桀

帝臣謂上帝所生之賢臣蔽隱蔽也所以不赦不蔽者以有罪帝臣皆簡聞在上帝之心也宋君有罪無與於臣民臣民有罪則責君君道也此湯之縱堯舜禹而執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

下論傳注

奎

於四海也而功臣善士尤加富厚即詩序曰賚所以錫予善人也雖有周親四句泰誓文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多仁人言往而必克也百姓有過一已之責言必當正商也權量因於度度本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爲五度量本於黃鐘之容黃鐘既度之一黍一分十三黍三分黍之一而滿一分九十分當一千二百實其龠兩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爲五量權本於黃鐘之重龠容一千二百黍百黍一銖一銖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爲五權律歷志所以出納天下財物使平者也法度禮樂制度也官司權量法度之政者也謹之審之

而脩其官之廢者以行之則政布於四方矣先帝王如堯舜夏商之後其國滅者則興之見有國而世絕者求其旁枝之賢者繼之才德放棄者如箕子商容則舉之天下之民歸心矣所重句武成文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皆民之要務故武王尤重焉此武之繼湯而執中也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合言之曰執中分言之則一曰寬如天之溥博也一曰信如四時之不爽也一曰敏如風雷之震奮也一曰公如天地無私覆載日月無私照臨也此總論帝王之治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

下論傳注

宅

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傳帝王之道者孔子故以論政繼焉因民所利而利之井里樹畜之政也擇可勞而勞兵役之政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欲仁得仁生生之德也無衆寡小大無敢慢脩己以敬也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泣之也五美宜尊者也不教而殺謂無禮樂以教民而遽殺不軌也不戒視成謂有所

與作不三令五申而遂考成功也慢令致期謂徵取號召慢其令於前尅其期於後也出納之吝謂財物之當用者不出之密達也四惡宜去者也欲仁則非貪欲矣敬則人事各理泰矣而何驕賊害也有司堯財而不得自專者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然則上而擬命內而立禮外而知人不可不亟也赫赫在上者天命也知之而就職業矣不然何以有九德六德三德而爲君子脩己治人之準禮也知之而約我以禮爲國以禮矣不然而於何立人之邪正長短不能掩者言也知之而人才入吾洞照矣不然而何以知之而取之用之此聖聖相傳

下論傳注

矣

之要道也按鄉黨記孔子衣食坐卧皆具而不及刪詩書作春秋餘十九篇皆不之及蓋聖人之道以生德於予斯文在茲爲重不在著書即及門推聖人亦以宗廟美百官富博我文約我禮而不在著書也且子貢官牆日月猶屬虛喻至答子禽歸於得邦家末篇歷叙帝王相傳而結以從政知命二章更見聖人之道主於用世乃後儒專以著書爲傳聖道去之遠矣可以返矣

傳注

蘇吾 李堪 稿

大學

大音泰大學先王教士之所也周禮教之物有三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學記稱四術曰詩書禮樂孔門弟子恐世傳習其學而不識其道也故著其道爲大學篇柳昂問曰篇內所謂格物卽此三物也

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十五歲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而賈誼新書

容經篇亦言古者年九歲入小學踰小節業小道束髮就大學踰大節業大道內則日子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

大學傳注

一

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后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十五以後則大學之學也與小學同此道藝但使之從小入大耳

誠意以至治平下皆有覆明之文而致知格物無者以致知之功在於格物而格物之事卽在大學作書者之時大學教法尚在必言也惟恐時之學者浮游其物而體用不實故拈其道曰在明親止善然明親之道舍學何由故又曰致知

在格物今釋其文曰大學之道在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欲平天下治國齊家脩身正心誠意者先致知致知在學則顯然矣

脩齊條言人情偏向之弊而未言範圍之禮樂治平條言理財用人宜絜矩而不言田賦勸省選舉計察之實政亦以孔孟前周官大學成法俱在無事詳言故專言其道之先後相需以示學者所趨也若不解此而於近者古法耗數之時徒讀大學一篇以爲學教實法盡是則又誤矣譬之言成衣然成衣之道在成單衣在成縵袍在單衣縵袍皆成之甚佳以識其綱又衣有領有袂有身有齋領欲圓袂欲便利身欲正齋欲齊以列其目而尚非成衣之實事也實事則用翦用鍼

大學傳注

二

用綫之類也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也朱晦庵曰大學是一腔子須填實此言得之

王草堂二經彙刻曰自程明道移易大學而伊川再易是弟不以兄爲然也二程之學遞傳於朱子朱子遞傳以至王柏乃朱子再爲移易分原文一篇者爲十章曰一經九傳而又補一傳王柏又削補傳移知止至則近道矣於後令聽訟節爲釋格致是徒不以師爲然也嗣後蔡清季本葛寅亮豐坊余升後渠皆有改本是後儒不以先儒爲然也何如恪遵原文焉有異同况原文載在註疏其板歷藏國學非一時一家之書今改本變亂無所底止自當復原文以正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道路也。言大學之路在於成已成物也。德者性之仁義禮智也。明明見於詩書明而又明也。卽下文日新又新學脩惇慝威儀之功也。孟子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明明德之象也。親如保赤子也。養也教也。止者至於是而不遷也。至善中也。如佛老之空虛以爲明心見性雜霸之權術以爲治平非善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接止至善而明其始於知。知止而后定。靜安慮明親可得所止焉。定事定於一也。靜無妄動也。安居之安也。慮思慮詳慎也。

大學傳注

三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親民之具物也。如禮也。非禮不動。所以脩身本也。齊民以禮末也。事其物事也。知始也得終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明明德於天下者。章明其德於天下也。疏如書所言光被四表是也。脩身卽下文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用。視聽食息之事。皆脩之使無愆差。如禮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聲

容靜口容止目容端手容恭足容重皆脩身也。心身之至也。正卽下文心在也。謂正在中也不論無念有念無事有事皆敬以直內則有以檢其身而後身可脩也。意心所之也。欲爲脩齊治平之事也。誠者欲爲脩齊治平也。則如好好色欲不爲不脩齊治平也。則如惡惡臭不苟且或中止或外飾而自欺也。如是則意定於一而后放心可求也。知心之覺也。致推極也。知脩齊治平何爲至善。何爲非至善。明其常止之處而后意可得而誠也。物大學中之物如三物四術脩齊治平之具。上文物有本末是也。格至也。學習其物必至其域造其極也。論語博學於文是也。博學於文則明親之道知矣。知而后可誠意以正其心而行之於身於家於國與天下也。論語所

大學傳注

四

謂約我以禮。齊民以禮也。此列明親之目而見其先後之序。如此意誠以下通有所得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心以檢身百體就職脩身卽該正心也。明明德也。脩身爲齊治平之本。卽明德爲親民之本也。明物有本末也。不言終始。卽見先後內。國與天下非所薄而較之親親則所薄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又言厚家爲國與天下之本愈見脩身爲家國天下之本也。傳畢

則知本在脩身以明德此謂知本則知至善之所止明德必
脩身則不混於空虛親民由脩身則不誤於難霸此謂知之
至也壹說文云專壹也壹是專是也如孟子志壹則動氣毅
梁傳葵丘之會壹明天子之禁是也

斯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
君子必慎其獨也

自此以下皆覆明上文明德親民先後之序也格物以致知
即大學共習之事孔門時所共知不必覆明誠意以下則作
大學者特列明親之目故通釋之而誠意為明親之首故特
釋之心所欲為之事曰意君子既入學以格物致知矣則意

大學傳注

五

在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矣然以此為善而非如好好
色以誠於為以不如此為惡而非如惡惡臭以誠於去是意
不誠也自有此意而自二三之是自欺也何以自慊足於心
乎故君子於獨念獨處之地必慎之又慎如上帝臨汝如鬼
神在旁不敢以自欺則意必誠矣意亦心之發而有不同
心有感感而生不感而止也有情喜怒哀樂有過不及非必
分善不善也有雜念閒事冗緒無所為善無所為惡也有偶
念偶然念及不必欲為其事且或有不能為者也此皆宜用
正心之功心正則能照能攝雜者一妄者息矣若此誠意之
意則有事焉而欲為之也即欲為大學之事也故曰如惡惡
臭如好好色故後文小人亦曰為不善先儒有以意為主意

者愚謂意不必訓主意而誠之則主意定矣自此心可正身
可脩而明親之事在所必為矣外此又有為惡之意則下文
小人之意非大學誠意之意也蓋君子誠意誠於為善去惡
之意也故曰不自欺小人亦誠意誠於為惡去善之意也故
曰誠於中惟庸人浮學一意以為道又一意曰姑勿為是之
謂不誠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
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居即獨也厭然消阻閉藏也言小人不能慎獨以至惡見
於外而不可揜君子之所戒也

大學傳注

六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嚴畏敬也承上而引曾子之言言慎獨者之慎如十目視之
十手指之如此其嚴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大也其其嚴如此則誠意而身心俱攝可正可脩有德矣
故心以廣體以胖

詩云瞻彼淇澳菜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
瓊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
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瓊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
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德感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承上有德而言明明德之事詩衛風淇澳篇美武公也切磋

治骨角者琢磨治玉石者瑟如瑟絃之密也。惻嚴毅赫明盛
喧宣著誼忘也。恂嚴恂慄戰慄。謂心意也有威可畏有儀
可象謂身也。切礪言學格物致知也。費氏琢磨言自脩誠意
正心脩身也。瑟個赫喧覆言誠正脩之狀也。道言也誠意者
誠於明親止善也。故以下通釋之。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
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承上德盛而民不忘而言親民之事。詩周頌烈文篇於戲夙
辭前王文武也。君子謂後賢後王賢其賢用前王所培之賢
也。親其親底前王所建之親也。顏先生說樂其樂享前王太平之
樂也。利其利業前王田宅之利也。小人後民也。

大學傳注

七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
明也。

康誥周書大甲商書帝典堯典虞書顧常目在之也。諟是也
天之明命。即天命之德。峻大也。承上言古聖如文如湯如堯
皆明明德如此。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
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盤承盥水者銘刻戒其上也。鄭作新振作以新之也。詩大雅
文王篇周岐周命天命之為天子也。承上言古聖新德以新
民而至於新命。則明德親民皆用其極也。極即至善也。故下
接言止至善之事。憚臯問曰自新新民而至於新命。天人也。

下煥然一新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以民有所止喻事物有所止。詩商頌玄鳥篇按顏師古云周
鎬京方八百里為方百里者六十四。維邑方六百里為方百
里者三十六。共得方百里者百是邦畿千里也。閔百詩云殷
都河南者三。一南毫在宋州穀熟縣一滎陽在鄭州滎澤縣
卽敖地一毫邑在洛州偃師縣都河北者四。一故殷城在相
州內黃縣一耿城在絳州龍門縣一邢國在邢州一朝歌在
衛州計南毫在東耿城在西相距離未二千里而實不止千
里。商邦畿若是其大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

大學傳注

八

鳥乎

言人當知止也。詩小雅緡蠻篇緡蠻黃鳥聲丘隅山角。王草
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
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如詩咏文王則能止至善者穆穆敬也。爾緡緡緡續熙光明敬
止小心翼翼而明親各得所止也。詩大雅文王篇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
民志此謂知本

承上文信國人而見明德為親民之本皆由於誠意也。情誠
實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釋子言無訟民之意誠也大畏民
志釋子言使無訟上自嚴則下皆畏君之意誠也前言脩身

爲本誠意則心可正身可脩以及於民此其本也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忿懣怒也四者皆心之用而見於身若身有所沾滯則必其心體不正而后留固於身倒見之文也毛柯身有所四句言身滯於忿懣等而不脩則是心之不得其正也心不在四句言心不正則身之視聽等自無主而不脩也反覆以明脩身在正心也夫心何以在則易之敬以直內也論語之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中庸之齊明孟子之存養也卽前文顧諟也恂慄也

大學傳注

九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辟僻同偏著也敖游放惰不疎敬言待之簡慢也親愛五者卽好惡也好惡之辟身之不脩也而家之不齊立見矣故齊必先以脩祗饋昧目食夫嘗苗辟狀之可笑如是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家之孝親弟兄慈幼卽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無二道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孝弟慈出於天性之誠故立教於家卽成就於國言慈以創孝弟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憤事一人定國

所謂不出家而成就於國者如此仁讓卽孝弟慈一言二句古語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大學傳注

十

承上文一人定國言齊家而治國本於脩身也仁該讓有仁於已而后求人無暴於已而后非人之暴是藏身者恕也不然民必不從

故治國在齊其家

一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其爲父爲子爲兄弟之道足爲人法言齊家之事足爲國人之法也桃夭周南篇名宜兄小雅蓼蕭篇其儀曹風鳴鳩篇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引詩斷章取義以咏歎之而又束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周以前天下皆諸侯分治之天子祇自治其國禮樂刑政與民相接皆在王畿其平天下之政不過巡狩朝會如脩禮同律等事以慶讓諸侯而已故此下專言治國之事惟有國者辟則爲天下謬二語言國與天下相須之義謂國不治則天下不服羣然傾畔而不平也上行而民效是上下之好惡原同也矩也絜度也度之而好民好惡民惡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

大學傳注

士

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上下四旁絜之以矩其象如此言惡好可例矣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如小雅南山有臺之詩言則絜矩而能親民者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

如節南山之刺尹氏則辟而不能絜矩以親民者節截然而大貌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師衆儀宜得國即上帝之峻命也好惡如民得衆也辟失衆也束上文也詩大雅文王篇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然有國之不能絜矩者大抵以務財用累之不知但能正心脩身慎德以端絜矩之源則人土財用自有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不然以財爲內則誨民爭奪矣民且散矣財亦不得聚矣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有人土財用得命也民散貨出失命也慎德善也外本內末

大學傳注

士

不善也又束上文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欲絜矩以行政必先絜矩以用人如楚書舅犯所言則皆知好善人者也仁親本言仁愛父母引之以例愛賢言仁愛其

當親者也楚書楚語亡人晉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也舅犯文公舅狐偃字子犯

秦晉曰若有一个臣斷斷今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

亦曰殆哉

秦誓周書斷斷專確之。忍休休靜也。廣也。美也。聖通明也。有技有才者。彥聖有德者。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放流不能容者。乃能用有容者。是愛惡順人之性。絜矩者也。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賢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如非仁人。則君子是憚。小人易昵。其好惡拂乎人性之公。而不絜矩矣。故明見爲賢而不舉。即舉而不速。命以爵位。明見不善而不退。即退而不遠。進以過謫之。顏先能容之臣賢也。生說

大學傳注

圭

不能容之臣不善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忠。盡心也。信。實行也。忠信則開誠布公。好惡順人之性。而絜矩之道以得。驕泰則矜已傲物。好惡拂人之性。而絜矩之道以失。又東上文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此下復申言德財之得失。而欲有國者。斥言利之小人也。生財有大道。則財恒足。謂不必內求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共事不終者也。未有用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況有仁德者。生財而散於下。則身尊。則財無悖出。固可決者。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上仁而下義。終事守財。是取民之利。非利而取民之義。乃利也。孟獻子魯大夫。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伐冰之家。卿大夫喪祭用冰者。朱百乘之家。采地之大者。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家。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大學傳注

齒

然而長國家。乃知取利。不知取義。必小人導之也。君以小人爲善。而小人能使其君災害並至。善類束手。利何在焉。嗟乎。君嗜利。則宵小進。小人來。則利說開。小人可用哉。

中庸傳注

蘇吾 李堪 稿

中庸

中庸二字見於論語子思取以名篇而明道也孔子承堯舜禹湯文周以立教惟言孝弟忠信篤敬詩書禮樂而罕言性天謂上達非下學可顯也然三代文明既久士子必索商深必趨繁辭運會則然故當時論性測天處士橫議之禍已萌如談天臧子思恐道之岐也不得已作中庸明性天之正以杜羣妄見堯舜以來所傳中用中不外喜怒哀樂子思名臣友三重九經庸常之道無須怪異是子思之旨也子思名臣孔子之孫中一在中也不規不聞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戒

中庸傳注

一

慎恐懼齊明其功也一時中也獨之隱微身與家國天下之見顯皆有一中道焉慎獨行達德達道三重九經當隨時處中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天以元亨利貞之德命之人而為仁義禮智是之謂性人率其仁義禮智之性而之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之謂道聖人慎修五典而制為禮樂政刑是之謂教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言天道一陰一陽流行相繼而不息天道本然之善也於是大生廣生賦之於人陽德為仁禮陰德為義智凝成於心者則性也是天命之性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達之天下也言愛親即性之仁敬長

即性之義良知良能達之天下無不同也是率性之道也率循其自然也孟子所謂利也周禮周官脩道之教也性即復文三達德道即五達道教則三重禮樂也皆中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性也發而皆中節道也川其中於民教也而皆庸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

視恐懼乎其所不聞

道出於性成於教豈可須臾離哉若其可離則非共山之道矣夫人之心喜怒哀樂念念循環動與物接其間寂然不發已心一無所觀一無所聞之時乃須臾也感說然此須臾之未發性之本體在焉是天下之大本也此時昏忘則道離而

中庸傳注

二

本限矣故君子存存然敬以直內以立其大本焉此存心之功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已之所不觀不聞念所不在易忘也人之所不觀不聞事莫人知易飾也然而不可也莫曰隱匿莫曰細微人之所見尚屬揣度已之自知莫可掩飾是莫見莫顯於此矣故君子於獨念獨處之地不以昭昭信節不以冥冥惰行而必曰明日且以慎其獨則發皆中節而天下之達道行矣此微事之功也按戒慎不觀恐懼不聞即大學之正心而微不同大學正心統動靜言也此之其所不觀不聞則專指靜言至致中則該動靜矣慎獨與大學慎獨同而意不同大學之慎獨觀

慎則不敢欺以誠意也此之慎獨謂慎則不乖於節以致和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喜樂爲陽。怒哀爲陰。天道之陰陽所賦也。喜怒哀樂愷惻及物卽仁。有節文卽禮。有斷制卽義。知當喜。怒而喜。當哀。樂而哀。樂卽智。凡願爲者皆喜之類也。不願爲者怒之類也。快意者樂之類也。不快意者哀之類也。發謂形於念見於事也。中訓未發也。天下之道皆從中出。是天下之大本也。和訓中節也。天下之所共由猶大路然。是天下之達道也。故中和不可以不推致而致之。卽通於天地萬物焉。戒慎不觀。恐懼不

中庸傳注

三

問以至於共觀。共聞。無時不存。其心使心齊明如神。居中肆應是致中也。慎隱微之獨以至於見顯之處。無在不敬其事。使動容周旋中禮。成已成物。時措咸宜。是致和也。以之乾坤潛孚品彙成若成化之位育也。官天分地左右愛養政事之位育也。脩道之極也。也致中卽論語造次顚沛心不違仁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上文中庸之道大端已盡而未指言中庸故引仲尼之言以明中庸之所以名篇而歸之君子也。君子卽下舜回文武周公至聖至誠小人卽後文的然日亡之小人鄉愿華士也。蓋君子之外有三類一賢智而流於異端素隱行怪過於中庸

者也一愚不肖自暴自廢不及中庸者也猶易辨也一小人在彼自以爲中庸孟子所謂自以爲是也故曰小人之中庸而實與中庸反所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故曰小人反中庸似道非道爲道之賊故並立而首辨之時中無忌憚子思疏孔子之言也時中戒懼慎獨而隨時處中也無忌憚者色取行違闕然媚於世正戒懼慎獨之反也通篇十九述孔子之言以成文而此與祖述節獨書聖字者前以見中庸之道發於仲尼後以見中庸之道備於仲尼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至者無過不及至善也民卽下智愚賢不肖上斥小人此又

歎民也子思引論語而去德字者明道也道正則德正矣蓋

中庸傳注

四

一能字者以起下文不可能聖者能果能此道至聖至誠爲能與非聖孰能知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此正言民鮮能之故以起下文也知愚賢不知故道不行賢不肖皆不行故道不明日在道中日出道外其如飲食之人何哉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通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此嘆道不行必如舜之大知而後道行也好問好察通言取

善於人也隱惡揚善啓人之來告也執執而度之兩端謂善言有輕重厚薄之不同者用中於民知其中而行之也斯通指上文

子曰人皆曰予知聖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此欺人知道而不能守必如回之能守而乃爲知道也自謂知足料事而卒麗禍不可言料事自謂知足見道而卒失守不可言見道擇學問思辨之事也守即行也動必以禮謂之行非禮不動謂之守一也期月周年也失放失也質過者他還質不及者中輟也拳拳守之堅也孔疏曰吾網也獲機檻

中庸傳注

五

也陷阱穿地陷獸也服猶著也府胸也或問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三月之後尚或有不違較之不能期月守何如曰三月後之違對至誠無息言偶一問耳其功細不能期月守即失也其功粗不可同論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嘆中庸不可能必如君子之強而後能知行也均天下國家大業也辭爵祿高行也蹈白刃殺身也亦皆中庸所有然才足幹濟氣能奮激尚可取辦一時若中庸則履之平常詣之精粹無息可違無地可間非全體性命自強不息不可

能也和處衆也中立自處也有道無道應世也不流不倚不變強也後文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夫焉有倚中立而不倚之至也知智守仁強勇即後三達德也寬柔以教以寬柔率人也君子氣質含容之人非不流不倚之君子也強者無質剛果之人非強哉矯之強也而汝也汝之所當強也衽視兵革如衽席也鄭不變更不變未達之所守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

朱註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違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侯乎中庸遷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此接上文而一束也素隱行怪過也違道而廢不及也依乎

中庸傳注

六

中庸遷世不悔知仁勇也聖人所知所行情不過喜怒哀樂倫不過子臣弟友事不過禮樂文物而下學上達超出倫類直與天游智愚賢不肖皆不見知而中以行願樂在其中安有悔哉孔子弗爲弗已是能中庸矣而歸之聖者言聖者能而吾願學焉自謙以勉人也鄭註曰素讀爲攻城攻其所備之條向也正義曰攻其所言向隱僻之處求索而行怪異之行也述傳述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鸛鳴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

也。君子之道是端乎夫婦。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以下詳論君子之中庸也。費如隱記不辭費之費。隱記語以我爲隱之隱。言君子所由之路。於當行者盡其精力以措用於身世。何其費也。而於不當言者則隱而不宣。不宣怪之門。焉是何故也。以知言之。夫婦之愚。皆可與有知覺。由知而及其至。以至無不知。則雖聖人亦有所焉不知。以行言之。夫婦之不肯。皆可能有由。行若由行而及其至。以至無不能。則雖聖人亦有所焉不能。所也。夫聖人窮於知矣。窮於能矣。能無隱乎。豈惟聖人。卽大至天地而人尚有所憾。是天地知能亦有所焉矣。故使君子而語大。則天地何依。何附。天下尚有能載之者乎。使君子而語小。則一塵一漠至微。

中庸傳注

七

至賤。天下尚有能破之者乎。破剖分也。如陽衍察陰。陽消息先驗小物。推至無垠。天地未生。莫可考原。環海之外。人所不親。此與庶物何與人倫。何關不可知。不可能。啓異端亂庸行而滅成誼。請是以君子隱之也。不誦詩乎。大雅旱麓有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語其上天下地。爲飛爲躍。昭然明若可知。可能者也。是以君子之道。履端於夫婦。飲食男女。於是起禮樂賓師。於是生遂。由夫婦而及其至。一陰一陽。天地昭著。而事天明。事地察。齊政授時。分州畫井。而昭察乎天地焉。皆可。知可能者也。君子之費竭。其學問德行以爲之者也。若不可知。不可能者。則隱之矣。莊周尚知存而不論。况君子哉。中庸專言道者。言共由之路也。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道之。

行我知之矣。是也。連人言者。言其人之所由也。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君子之道。闇然日章。小人之道的然日亡。是也。舊解費隱爲泛言道體。非也。愚不肖曰。可知可能。則賢知包在內矣。聖人曰。亦不知不能。則尋常不待言矣。有憾曰。猶語大語小。曰。故皆承聖人不知不能而言。訓隱而曰。語大語小者。言語大語小。則其義莫破歸於無用。所以當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況六合之外。纖塵之內。言之何據。言之何爲。爾雅曰。察審也。清也。卽若明也。造端夫婦起下。子臣弟友也。察乎天地起下。鬼神天命郊社禘嘗也。

中庸傳注

八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義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承上不知不能。君子隱之者。以道在子臣弟友。原不遠於人也。若爲道者而遠人。以求則是不可知。不可能者矣。尚謂之道哉。伐柯陶風篇名。引以況道而言。尚不知道之不遠。以君子之治人。卽以其人治之。非求道於人之外也。欲盡道必求以行。恕則道近矣。盡心於恕。卽忠也。如所求乎子。不願其不孝。則事父當孝是也。故子臣弟友四者。行則庸德言則庸言。

君子不遠人之道也。孔子豈未能而日未者正思怨之心也。試觀君子於行不待察乎天地而費也。其行庸德惟恐有不足而勉費其力言不但於不可知能者而隱也。其謹庸言惟恐有餘而不敢隱亦不敢盡何其慥慥乎。慥慥守實言行相顧之貌。鄭注按道訓路孔子言適道由道中庸言達道書言王道蕩平皆指人所由行而言。即易推明形上至於一陰一陽亦指天地所由人物所出之路從未有以不可知不可能爲道者。自莊老家有道可道非常道道立天地之先等語。后儒遂爲所惑直云道通天地有形外何不於中庸此節一三復乎。

中庸傳注
九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

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徵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道即子臣弟友而人乃不行者皆願外累之也在上則陵下在下則援上徵幸苟得行險不顧不知天下事惟有反求已身可以自至曰外則有命矣天至之人人主之豈可求者乃以願生怨上怨下尤觸處荆棘試觀君子何其自得也向其所居之位而行其當行之事孔無論富貴順境即貧賤諸逆境夷齊之餓箕子比干之幽戮聖賢居之皆青天白日坦易之場仰不愧天俯不忤人有何怨尤有何不自得若有或

失則惟自反曰此已之不正也此不素位而行也豈有射失正鵠而怨人勝已者哉孔疏曰素同僚向也向富貴之中行道於富貴謂不驕不淫也鄉貧賤之中行道於貧賤謂不諂不憚也鄭註曰畫布曰正樓皮曰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此前後之過文也子臣弟友素位而行卑邇也鬼神來格大德受命創基制度以定大業高遠也然試觀一家之中妻子好合兄弟翕樂而父母順何其太和推之太和在宇宙間神格鬼饗天人交通禮明樂備德業肆達不過人人親親長長

中庸傳注

十

無他道也故下文接言之翕合也耽樂甚也帑子孫也宜爾二句承上四句引詩以起父母順也小雅棠棣篇

子曰鬼神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易曰精氣爲物言神也游魂爲變言鬼也禮記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古聖制禮以天之神爲神地之神爲祗人之神爲鬼在天地之中人物之外無形可見無聲可聞而實體物不遺故曰鬼神之神爲德盛矣乎體如體羣臣之體君非臣體也而軫恤之至如體之鬼神非物體也而盼衛

之至如體之言使人敬視明其體物也引詩神之格不可度不可致證其體物也夫不見不聞微也而體物不遺又何顯不可揜乎其誠也天地間實有鬼神非假設者烏可揜哉宋註曰爲德猶言性情功效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以致其齊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格來思語助辭大雅抑篇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中庸傳注

二

尊之富以養之宗廟爲親饗前子孫爲親祿後皆大孝也而其皆大德也則位祿名壽如操左券矣是何者以天主於因裁則必培人在能受德自有祿大德必受天命非異也中庸之道也祭法曰有虞氏祖顓頊顓頊以下窮蟬敬康句芒蟠牛瞽瞍共六世舜受命爲帝時瞽瞍尚在下養句可見祖廟以顓頊下四世爲四親廟是宗廟饗之也子孫如虞思陳胡公之屬篤厚也卽裁者培之也憲憲與盛之貌卽保安佑助申重詩大雅假樂篇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

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文王父作子述而無憂武王繼前緒而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德而制禮所謂時中也壹戎衣示見武成言一着戎衣而遂定商言易也或曰壹同殯殷轉示卽康誥殯戎殷斯禮謂祀禮天子諸侯伯叔兄弟皆其臣也故無期喪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族羣下

中庸傳注

三

爲上所由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承上言武周而又引子言以申之見武周之志事卽文王之志事善繼善述至孝通達以已通親卽通於親之祖考而敬其所尊通於親之子孫臣庶而愛其所親其位其禮其樂今日爲之儼如文王之生存者爲之且上通天下通地通通自出之帝皆至孝所達所謂隨時以酌中也所謂費而祭天地也春秋兼夏冬脩掃拊熬聖也宗器先世所藏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

羔豚鴈膏香之類

朱

表先祖之遺衣服設之以授尸也

此皆敬其所尊也宗廟昭一穆一之體即所以序我子孫爲

何王之昭何王之穆如管蔡廢霍魯衛毛駒邵雍曹滕畢原

鄭鄭文之昭也則祭時特從文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則祭

時特從武廟如虞仲爲大王之三世孫其次當爲穆而官之

奇與泰伯並稱曰泰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言大王之子孫世

世相傳皆大王之昭也若裕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焉親

親也異姓以爵爲位貴貴也事謂薦羞也序次所供之事若

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宗伯供雞是分別賢能堪任其官也

此統同異姓而言賢賢也祭末飲酒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

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

中庸傳注

三

使亦得以伸其敬注朱初初也祭畢歸賓俎則異姓告退又留

同姓於私寢而燕之成說詩所謂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也乃

卽昭穆之中而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燕毛也老也此皆

愛其所親也賤升也位天子主祭之位前言人此言其皆指

文王郊祭天社祭土示上帝天地之至也嘗時祭禘天子五

年大祭祭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以下毀廟不毀

廟之主皆合食焉禮必以義斷之互文也明見天地遠祖而

治國尚有不明者乎故曰如示諸掌言如指示於掌中易也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

則其政息人道敬政地道敬樹夫政也者備慮也故爲政在人

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

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

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

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

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

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

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

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

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

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

不怨敬大臣則不貶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

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

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讓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

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

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

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

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

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

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

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

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

乎親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

乎親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

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帝王之道，大端見矣。故復引孔子之言，政者以折衷焉。哀公問政，意但在治人治天下國家耳，而忘其身。即不忘其身，亦且自諉。愚柔孔子，則以為政無難求也。文武成法，俱在其效。其事昭然，臚列祗須有人舉之，何以舉之？必如文、武、明、強之

中庸傳注

主

人舉之，而人將曰：文武生知安行者也。我愚我柔，何能企及？不知達道達德，我與文武同具惟誠，以行之，豫以立之。學問思辨，以擇善篤行，以固執，即可化愚柔為明強，學利困勉與生安一致，而文武之人存矣。而九經之政舉矣。方版也，策簡也。鄭樹殖生也，蒲盧爾雅曰：螺贏也。今之細腰土蜂也。疏家語曰：蒲盧也。待化而成，言政以化民，其易猶螺贏之視螟蛉七日而化也。卽下士報民勸之類也。其人接文武言指君也。而有君必有臣，故曰為政在取人。取人在君身，以道卽五達道以仁卽三達德。言仁者知勇義禮皆統於仁也。天行健，一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陰一陽流轉生物，無一刻之息，人得之而為形色，生意油然而不容已。故曰仁者人

也。許西尊賢卽朋友之倫也。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不

脩身。脩身以道，道莫大於親親。故脩身不可不事親。脩道以

仁，仁者人也。故事親不可不知人人之仁。達德也得於天者

也。故知人不可不知天。卽起下文達道達德也。一者誠也。知

道行道，姿質不同而皆可一者，以知仁勇之德本達也。故知

好學力行知恥三者，則可近之而德以行道，道以脩身，人存

而政可舉矣。九經政也，而復首以脩身者，總見政非人無以

舉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

也。道立謂道可為民表，書言皇建其有極是也。註賢坐論故

不惑大臣主斷大政，故不眩明季宰輔權輕臺諫，皆白面書

生羣聒亂，哄疑難塞胸是眩也。官盛任使謂其屬官衆盛足

中庸傳注

夫

任使令蓋大臣不親細事，所以一其心盡其才也。忠信待之

誠也。既讀為饒饒，稟稍食也。如棄人職曰棄也。計其事考其弓

弩以上下其食也。註遠人非奉使則觀光往則為之符節以

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諸侯朝也。聘使大夫來聘王

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燕賜厚而

納貢薄也。註豫豫先也。謂欲人存政舉，先有擇善固執之功

也。貽賂也。註疾病也在下位節借之為，豫立之像也。誠實也

克也。註物皆備于我。身之本誠者，天所與之，道也。反身以

誠之者，人所由之道也。本天而自誠者，乃不勉不思而從容

中道之聖人也。盡人以誠之者，則學問思辨以擇善而明篤

行以固執而誠者也。若語助辭有弗學如學兵者不學農而

學兵弗至於能不措置也。顏光生說柔遠人懷諸侯平天下也。賢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來百工治國也。事親親親齊家。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誠意正心脩身也。明善致知也。學問思辨格物也。即大學之道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承上文誠身而反覆言君子中庸盡於一誠以見的然之小人不可冒中庸為後世偽道學之防也誠者天德王道備矣天德天命之謂性也王道脩道之謂教也而性教可中明矣而明善誠身可合徵矣自天與以誠而心體光明言則謂之性誠如湯誥所言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也明如泰誓所言惟人萬物之靈也是天德也自上脩明其道以使人誠

中庸傳注

七

言則謂之教明如孟子所言明人倫也誠如詩所言民之質矣徧為爾德也是王道也蓋天之命我實理中涵自能照物誠則明矣故曰誠明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誠則形著明是也惟明明后禮明樂備民歸一德明則誠矣故曰明誠立學校以明訓多士則學問思辨以誠身議禮制度考文明示庶民以範圍則受覆載成而從道是也下皆接此發之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勛勛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此言誠者誠之者之一也天下至誠謂天下莫能如即生而

誠者也盡其性盡其誠明之性也人物之性與我同受化育於天地而有偏全靈蠢能盡之謂知明處常使各得遂生樂性也即帝王之教明而誠之事也贊助也天地化育人物而不能盡人物之性至誠能之是助天地也參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其次即誠之者也曲一灣也謂氣質即居於次而誠德必有灣曲發見者致即其善端而推極之也善固執之功也曲無不致則復其性之誠矣形著明以至於動變化以及物皆可能矣夫至於能化是黎民於變時雍人物之性不是過矣是亦唯天下至誠矣朱註曰形者積中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鄭註曰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為善也化則習慣如自然也

中庸傳注

六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著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至誠性之者也而性之誠則明可驗矣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宋註神能前知至誠虛靈前知故如神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此又言誠之成已而成物以見明誠之教之不容已也誠者自成就之義也誠行而為道自由行之義也何者凡物之始

以誠始物之終以誠終不然無所始無所終何以成而爲物故君子必盡自道之功而誠之爲貴焉於以知誠之自成非但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而爲明誠之教者印在其中元善渾然無虧仁也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知也仁知乃誠明之性所具之德也是合外之成物於內之成已爲一之道也故君子盡其道而時措咸宜也

中庸傳注
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電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承上而詳言成已成物盡於一誠也至誠之德無止息不息則久長久長則徵驗於事業而漸仁摩義而悠而必世百年而遠而東漸西被而博而浹肌淪髓而厚而凝乎成功而商而煥乎文章而明已成而成物其覆載成直與天地配矣無疆合天地言然此豈作意而致之哉誠之成物不表於前而

下章明也不震動而天下變化也無作爲而天下成治也觀天地之道則可知矣天地爲物不貳即至誠之誠也生物不測即至誠之成物也博厚高明悠久一如至誠也山水生物不測皆天地生物不測也然天之生物總歸不貳至誠所徵之業總歸一誠詩言命之不已非天之所以爲天乎文王之德之純非聖人之所以爲聖乎天下有雜焉則已不問焉則已純又何已天與至誠二而一者也後文言見而民莫不敬論語言動之斯和爲政以德則至誠亦當有見有動有爲而乃不見云云者孟子言君子有過化存神二事此但言存神以見至誠之妙也鄭註曰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振猶收也卷猶區也王草堂曰華嶽二山名周禮豫州山鎮曰華雍州山

中庸傳注

平

鎮曰嶽爾雅釋山曰河南曰華河西曰嶽昭昭之多言少也猶今言糧少曰祇一升多也左傳日月之會爲辰山所蘊之寶無窮故謂寶藏殖生也穆美也雅不顯借詩言用之幽深之義也詩周頌維天之命篇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上文至誠之道已明乃贊其大而歸之禮以見崇禮之爲至也公說聖人即至誠也禮者喜怒哀樂予臣弟友之天則也故前言武周王道之成不過一禮後文議禮制度考文居

上居下皆不越一體也。自率由謂之道。自規物謂之禮。萬物即履載成也。峻極於天即配天也。道若是其優。優乎。足有餘者皆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所流行也。何其大也。然而行道必凝道。凝者成聚於吾身也。非有效法聖人之君子。幸脩厥德。何以凝之。尊德性者存其心。養其性以事天也。道問學者博學審問也。致廣大者寬以居之也。盡精微者極深研幾也。極高明者幾煥高朗也。道中庸者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也。溫故者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也。知新者差等百王損益因心也。總以敦篤純厚全其至誠而崇乎三百三千之禮以率制萬物。裁成天地焉。朱註以洋洋三句為道大無外優優三句為道小無內則本文贊大未嘗言小且二語本於莊列。

中庸傳注

屈原言仙道亦曰其小無內其大無垠非聖道也。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信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由是至德以凝至道居上為下有道無道無往而不宜矣故下文接而申之與謂起在位也詩大雅蒸民篇。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守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中為下不信也非天下以下子思言也。朱車同軌莫敢制。

度也書同文莫敢考文也行同倫莫敢議禮也三者皆統以禮樂亦在禮內故下但曰學禮孔子正有德而無位者故從周。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中庸傳注

此申居上不驕也三重即上議禮制度考文也。呂氏寡過上有道於下有法守也上焉者謂如夏殷之禮雖善而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也。朱子曰王天下者也道即施行三重也本身有德也徵庶民驗其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質正也。孔見神分靈於天地者也君子至德道直通帝載如辨黑白如數一二故所制之禮如如社宗廟鬼神亦分尊卑山川職川鬼神亦供使役而適如鬼神之情狀天地清明山河効順一無所疑也三十年為一世如此指詩辭無惡無射即動行言為民道法則也詩周頌振鷺篇。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

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教化此天地之所
以為大也

乃中庸之道。乘於仲尼矣。仲尼之德。以堯舜為祖而述之以
文武為法而章明之。陽關陰閭上之於天。時則律呂之相和
也。流行安敦下之於水土。則衣被之相襲也。取而辟之。宗廟
之美。百官之富。其天地之無不覆載乎。仁義迭用。剛柔無息
其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乎。且即所辟者。觀之天。覆地載
之。四時行。日月運。萬物並育於中。而不相害。物各有道。並
行而不相悖。是皆天地之德為之也。小德則如川之流。脉絡
分明而往不息。大德則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此天
地之大。如此。仲尼辟之。亦如此矣。德一也。無大小。以其川流
謂之小。以其教化謂之大。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
小德川流也。論語曰。一以貫之。大德教化也。

中庸傳注

章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
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
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
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
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
露所降。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此申小德川流也。至聖至誠一也。詮川流故言至聖。詮教化
故言至誠。聖無所不通也。川流之源。周沔廣博。則如天淵深
泉蓄則如淵。其中聰明睿知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

文理密察之德。一因時而流。流而見。則民莫不敬。流而直
則民莫不信。流而行。則民莫不悅。且至中國流至蠻貊。莫不
尊親。是為小德川流。磨者思之深入也。耳聽目明。心思磨知
所以運用寬裕諸德者也。故先之。無實用。則淵泉皆由正反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
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同。聰明
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中庸傳注

章

此申大德教化也。經者理其緒而分之。如橘仰梓。俯是也。綸
者比其類而合之。如慈孝相成是也。經常也。天下大經五倫
也。天下大本性也。經綸者明倫振德。禮明樂備也。立本者存
心養性。先立其大也。知天地化育者。五十而知天命也。是皆
至誠純篤。網羅凝合。西天通地。自然而然。豈倚於物而後能
哉。經綸即其仁立本。即其淵知化育。即其天肫肫淵淵浩浩
所以形容其仁無盡其淵莫測其天無疆也。此大德教化也。
易上文。睿以聖者思作。睿作聖也。易寬裕諸名。以天德者
寬裕溫柔仁德發強剛毅義德齊莊中正禮德文理密察智
德得於天者也。故曰天德大德小德即此也。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
之道。灼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不文。溫而理。知遠之
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
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

信詩曰秦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鉄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此中庸通篇之結也中庸以道起言人所當共由也以德結言人所當自具也君子則行道而有德者也其道也無一系表暴矜張惟從身心之近之自之微開中據存雖人所不見而內省之嚴上帝臨汝雖不動不言而敬信常存釋茲在茲以至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篤恭矣不顯惟德矣如此則神明默成從容中道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爲一而民自勸矣自威矣位育肆達天下平矣所謂開然而

中庸傳注

章

日章也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也人特患不知耳知之則從事近自微而德可入矣若小人者的然表露惟恐文之不著於遠於風於顯嘔嘔甘嘔繁禮多儀故爲色厲或用格外之賞意外之怒以求平天下至不見不動不言之時卽以爲人所不知不必用力萬民之前色莊獨處之地負愧究之無本何枝無源何流誠者日滋偽者難繼過甘易壞文理淺疎民於何勸於何威於何平的然而日亡矣此之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詩衛風碩人篇尚綱作繫衣加單衣也近自微卽人所不見不動不言也但對遠言爲近對風被於外言爲自對顯言爲微謂遠由於近風由於自微必至顯也志心之所期也志在無疚而有疚則惡於志矣人所不見而內省慎

獨也於潛伏致力也詩小雅正月篇孔甚也註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戒慎其所不覩恐懼其所不聞也屋漏不愧也詩大雅抑之篇屋漏室西北隅雅奏進假威格神明註無爭無爭競失禮也詩商頌烈祖篇篤恭篤厚其敬卽不顯惟德也刑

法詩周頌烈文篇不賞民勸不怒民威篤恭而天下平所遇者化所存者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陽城一善士耳猶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況有堯舜德位此固宜矣篤恭天下平則率性之道脩道之教已至故末三引詩以明其上達性天非又有進也予懷詩大雅皇矣篇言上帝懷文王也大聲以色非的然也徵色發聲而後喻大聲色也卽戰戰兢兢手啓足亦大聲色也惟不思不勉退藏於密則無聲無臭至

中庸傳注

章

聖至誠而德至矣詩大雅烝民篇輶輕也言德之微妙也載事臭氣也詩大雅文王篇言詩咏不大聲色似不顯矣而猶有聲色德微如毛似不顯矣而猶有比類言至無聲無臭則誠所謂不顯篤恭者矣至矣與前中庸至矣相應中庸至道篤恭至德也不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不顯無聲無臭皆寫其開脩也楊墨佛老遠人行怪自屬異端華士鄉愿的然色取亦爲假術惟從吾堯舜文武周孔實實開脩用力近微則忠恕達道不遠矣自古聖人原皆存心養性盡人達天其有也順帝之則其沒也三后在天詩書著配天格天之訓古人制配帝配天之禮非虛文也但非下學所可輕言故孔門惟以孝弟禮樂爲教而性天不可得聞然亦時露其義曰知我

其天曰予一以貫子思以爲不盡發之恐後世反竊一二微言纂入空虛故舉抉示人以爲此中庸之道也非怪異也而聖賢憂世立教之意盡矣

題辭

乾坤日月山川人物自在也見不必著言同意非出於刺繆惟曰江漢朝宗於海而已矣請觀傳注問辯非周孔之正傳而何哉

康熙壬寅正月毋極後學張業書拜撰

傳注問

題辭

傳注明

彙吾李舉剛主稿

愚註論語諸經論而不辯意謂問聖衛道凡有心目者可知非樂一一與先儒辯也既而思宋註異同漢唐其時觀者駭如今又異同宋註駭者必多須明辯之使其心帖況先儒論道原屬大公偶有論誤必樂反正辯亦何傷語馮相人曰諸子當有說樞天曰唯特拙弱難驟成經隨註隨有人取觀問者應之無暇錄記既而又思雖賢詰發明後此無窮而當前主客何為隨言隨湮也乃問錄之後衡水王宗洙曰傳注有所質已而面談豁然歸一宗洙曰非詳說人未必盡解也所如朱子或問逐章剖之因不得已陸續為傳注問庚子端月

語傳注問上

傳注問

卷一

學而一

馮樞天曰集註學云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必教先覺所為乃可明善而復其初其言本之天命該以知行歸於盡性達天今不之用必宜詳說曰集註以為訓學無所不該然但空襲旁浸而於聖經言學之正途未註明乃聖學之所以岐也且無論他經即以論語言數章下即曰學文則文非正學之所在乎朱子訓文曰詩書六藝乃於此不之及何耶興詩立禮成樂文以禮樂文武之道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夫子焉不學聖門論學確有指實而不之及何也溯之天命歸於盡性則上達之事非下學也疏等矣即學兼知行亦未清楚程子曰學者將以行之也其言尚是蓋學有可即見於行者如日用動靜之是也有不

即見於行者如兵農禮樂由求等經世之猷是也且即日用之禮如手恭足重正立執顏之類可即學即行如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則但為學必他日居喪如禮乃為行不可即以學為行故中庸好學力行分二事也宋儒為學專在讀書內則玩索性天外亦輔以倫常至於禮樂兵農聖門所謂博學於文者尚書教胥子周禮禮記記學法耶然可考獨置之若遺以致處無學術出無政事世道民命無所托賴豈小失哉然朱子註學文曰詩書六藝註斯文曰禮樂制度何其明切而首一章乃籠統作辭蓋蒼莽說積誤已久故也使今日尚在而一質當追然矣

李文長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亦不用何也曰據

傳注問

卷一

二

其辭意視人知甚輕矣如此自不必慍非而字轉文義也聖學視人知甚重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學本以應人知也乃不知焉宜乎慍矣然廣土眾民之欲定四海民之樂即不得遂而所性不移一無慍怒非德成何以幾此

問程子謂論語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二子以子稱然乎曰此想當然之言而不必也先進篇稱閔子胡氏又以為閔氏門人所記豈論語又有非有子曾子門人所成者乎子路篇稱冉有又稱冉子豈此篇屬冉有門人與他人雜成之乎且孟子載公孫丑列聖門諸賢獨閔子稱子豈丑亦子騫之門人乎或者曾子傳一貫有若似聖人子騫純孝時人原有子稱如子路人稱季路冉有亦稱冉子故論語書子路亦書季路書冉求冉有

亦書冉子皆以其原有是稱無他故也況孟子稱顏子又稱顏淵顏回則子不必定師稱矣

趙漸遠問曰本根本也根立枝葉自生乃程子又訓本爲始以孝弟爲第一坎仁民第二坎愛物第三坎世有一坎立而二坎三坎生者乎曰然仁即言仁民愛物也不必牽及性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言愛曰使枉者直未嘗盡及心性也程子必訓仁爲性則孝弟難以言爲性之本遂訓本爲始且因而詛譎詞曰性中祇有仁義禮知而已何嘗有孝弟不惟與孟子愛親敬長不學而能相反而率天下之人而禍孝弟者恐自此言始矣

問朱註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不用之何也曰後儒改聖門不言性天之矩日以理氣爲談柄而究無了義曰理氣不可分而爲

傳注問

卷一

三

二又曰先有是理後有是氣則又是二矣其曰太極是理陰陽是氣太極生兩儀爲理生氣則道家道生天地之說矣不知聖經言道皆屬虛字無在陰陽倫常之外而別有一物曰道曰理者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道者乃陰陽剛柔仁義之通名不在陰陽仁義前也在天在人通行者名之曰道故小人別有由行亦曰小人之道理字則聖經甚少中庸文理與孟子條理同言道秩然有條猶玉有脉理亦虛字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見於事性具於心命出於天亦條理之義也今乃以理代道而置之兩儀人物以前則鑄鐵成錯矣即如愛之理自勿觀之以爲愛之道理云爾虎字也及觀朱子自訓乃滋之惑曰理是根愛是苗猶耕

之甜醋之酸夫糖甜醋酸即其性即此物非糖醋爲根酸甜爲苗也亦非酸甜爲根糖醋爲苗也仁性即愛非別有一理爲根而愛爲苗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即仁也即愛也即不忍也即性即情也必以愛爲專言情而曰有一理根在先亦異於易與孟子矣問集註巧令務以悅人人欲肆何以不用曰此弁肩詔笑病於憂咤之小人也未有小人而仁尚與之較鮮不鮮哉鮮少也非亡蓋此章爲學者戒雖堂堂之張亦或不免於巧令也

謂張肆六曰集註三省以忠信爲傳習之本誤也忠專就爲人謀言信專就交友言非主忠信之謂也如註則三省可爲一事矣至云三者爲學之本亦誤傳而習之即學也敬業樂群商榷

傳注問

卷一

四

今古皆學事也蓋專以讀書爲學故以省身爲本耳肆六曰帖括時藝側重穿擗枝外生枝皆其流弊也

馮樞天曰楊氏謂敬事章但論所存未及爲政請問事非政事乎曰非但此也即朱註務本亦誤使民則修築細事亦具矣曰事則本末畢舉矣顏習叁先生曰明示治國之政而曰未及爲政先儒斷不冬烘至此其源則以重惺覺早事功不知不覺遂爲此語也

樞天曰信於民亦未盡信即接事言謂無事不信也曰然大學與國人交止於信春秋文鄰曰講信非僅號令也

語宋涵可曰聖門不空言敬敬共事執事敬行篤敬修己以敬孟子所謂必有事也程子訓主一無適相言之猶通謂爲此事

則心在此事不又適於他也精言之則心常惺惺心要在腔子
幾乃離事以言敬非聖學矣且爲事之敬有當主一無適者亦
未盡者譬者善曉德者善視絕利一源收功百倍此主一無
適也武王不泄適不忘迷劉穆之五官並用則神明肆應敬無
不通故曰小心翼翼如翼之飛四罩而前也又非可以主一無
適言也

問中庸戒慎不觀恐懼不聞非無事而敬與曰君子無事之敬
有二一其所不觀不聞乃前念已過後念未來須臾之頃故曰
不可須臾離也一向晦冥息夢寐持敬曰夕惕若然正敬事功
純乃如此非却事以爲敬也

問何以見離事言敬也曰朱子謂程子言主一無適謝氏言常
傳注問 卷一 五

惺惺法尹氏言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蓋敬心既立由是以格致
由是以誠正脩齊治平是敬先事後非離事言敬歟且其持敬
之功曰半日靜坐何嘗著事歟四明潘用微曰必有事之謂敬
非心無一事之謂敬心無一事不過虛明湛然如佛氏所謂惺
惺寂寂而已豈聖人之心法乎

語釋敬夫曰宋儒講主敬皆主靜也主一無適乃靜之訓非敬
之訓也蓋自太極圖說以主靜立人極標此岔路其後不惟楊
龜山李延平靜坐體驗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朱子議其似坐禪
入定也即程子與游揚等講學忽然閉目端坐門人候之雪深
尺餘乃醒試思從古聖賢有此否耶

語張無怠曰弟子對尊長之稱舊辭有父稱子有兄稱弟執矣

孔門七十二賢皆稱弟子豈皆有父兄者乎程天曰謹謹慎也
行有常訓恆非訓謹也

又曰文詩書六藝也朱子加之文二字恐人仍以書策所載即
爲六藝去之然朱子此註甚有功于聖道那阮已訓文爲文
字矣賴朱註有此踪跡可與學者共證實學是其功也註游藝
曰禮樂射御書數此明今有宗班史謂六藝即六經者非也朱
註明列詩書於六藝外其見高於班氏文人多矣

學規纂曰事親而生事葬祭力盡其禮事君而禮樂兵農委身
盡瘁自是學於平日而後能離曰必謂者決其已學也朱子吳
氏皆以誦讀爲學故謂子夏言學在敦倫且反譏子夏之言與
子路何必讀書同其言有美何耶

傳注問 卷一 六

或問子夏恐人專以記誦辭章爲學故曰敦倫謂學博解自是
曰非也專以記誦辭章爲學宋明末則然春秋時尚無此弊孔
子學在識大識小孔文子好學而能治賓客子產有學曰博物
是無論君子小人皆學禮樂名物非若今人但頌首吾伊以爲
學也子夏何爲嚴此且敦倫行也好學力行孔子分二事矣故
可曰行自學入不可曰行即爲學行即爲學是曰無學是曰與
行如子路所謂治民人守社稷非事君致身之事乎然書曰學
古入官不學牆面子產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子路乃使
子羔以政爲學未嘗操刀而使割賊子羔矣今吾子又執敦倫
爲學其受賊者豈止子羔耶

問賢賢易色從邵氏說何也曰舊註謂好賢人不卽下文交友

平易訓變謂變好色之心以好賢則但一色字何以添出好色之心中庸曰去蕪遠色豈曰遠其好色之心乎君子之道造端夫婦邵氏說似有關也

問用集註盛德光輝接於人句而去光輝二字何也曰光輝朱子專以容言竊謂溫良恭儉讓性情容貌行事皆然而性情感入猶速行事感入猶實非專容貌也集註之佳必用其不用或增之減之皆具意義非改輕爲重乙學者深思自可得之不必盡及

語習仁曰和如春風和氣之和集註訓從容不迫已覺不切然以嚴對和以節劑和尚未爲錯也至語錄又言人心同然不假安排爲和歸有光時文遂以和爲天理自然人心不得不然則

傳注問

卷一

七

知天理自然而天理自然知人心不得不然而不得不然尚非節乎尚不可行乎難通矣

問集註以安處善樂循理解富而好禮不用何也曰好禮如衛武公內而威儀話言外而告命戎兵微而爾室屋漏顯而洒掃友朋行之有具動必以禮日求儆戒視但無驕者大進矣若安處善樂循理貧而樂者獨不然乎何以分焉且禮實字理虛字避實擊虛則易流於空虛矣

問尹氏謂知人之是非邪正何以不從曰上句已知專指知已之是與正下句知人則兼知是非邪正交義不順故不從也

爲政二

問集註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傳注去於心二字何也曰去於

心二字則得於身得於心皆具矣若禮記所言德者得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誠古聖流傳之言或以爲朱子倣之則但指以得訓德耳

問改集註居其所不動也作不移何也曰北辰隨天而轉何嘗不動但不移其所耳如人若一日二日萬幾何嘗無爲但不出廟堂而即可及天下耳不動則無爲之說也聖言爲政今言無爲可乎

四書集註補曰無爲乃老莊宗旨自包咸何晏誤引作解程門師弟轉相祖述朱子遂入集註而語類將以字作有字解且以身率爲語粗不是要民歸我則孔子所謂復禮而天下歸仁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孟子所謂以善養人能服天下皆非矣

傳注問

卷一

八

或問不用集註使人得其性情之正何也曰聖人明言詩三百思無邪今乃謂詩亦有邪而用在使讀詩者無邪不反聖言乎朱子認鄭衛詩淫故謂詩有邪不惟與序不合卽以春秋行事觀之子太叔賦褰裳矣子游賦風雨矣子旗賦有女同車矣子柳賦薄兮矣子展賦將仲子矣子太叔又曾賦野有蔓草矣同時伯有賦鶉之責責趙孟斤曰牀第之言不踰閭非使臣之所得聞也夫刺淫之詩尚以爲牀第之言不可聞則數詩朱子謂之淫詩也乃可名卿賦之名卿聞之入於燕會以干聘問大典乎其非淫詩明矣

集註補曰程子謂吾十有五章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然則孔子誑語乎

或問無違從毛河右說似難解曰懿子以親命從夫子學禮則告以無違於親即告以無違於學禮也但懿子不詳問事親之禮恐其泛以學禮即爲悅親矣故舉事親以禮示之無難解也張南士曰儼非其倫古人所禁豈有曰養親不敬與養云云無異而可以矢口者乎何晏之說謬也

劉挺生曰先生老者之稱言有事年幼者奔走有酒食與老者食遂爲孝乎漢儒馬氏訓先生兼兄言則上下文皆言孝中忽及事兄非文法也且事親而有兄則事親者在其兄而弟從之矣豈有兄與父母並踞飲食但令其弟奉持於下者乎

問集註察其所安則亦僞句不用何也曰外行雖善而由來之意非善是僞也由善則無僞矣但恐其非安心樂意而涉於強

傳注問

卷一

九

爲或有變耳故又察之

問溫故知新不從集註何也曰朱子云溫故不知新只記更本子聞見雖富記誦雖勤口耳文字之外畧無意義則其所謂溫故者祇在讀書而知新者即其所謂一旦豁然貫通非古人採獲難服敬孫時敏之謂也況子夏言月無忘所能溫故也日知所無知新也明分二事且中庸朱註故新亦分二事何必於此而合之

又曰近宗程朱者詆陸王頓悟爲禪不知古經無悟字悟即禪旨不特在頓也程朱好誦讀重惺覺故悟欲漸陸王輕誦讀專惺覺故悟欲頓蓋視程朱又甚耳潘用敬曰悟者從未有是景而忽及之禪家以此爲法門愚謂大學言知在於格物論語先

就應事接物言與一旦豁然大事頓悟天淵有分也則則比用集註而辭又少易何也曰周公比私如陰陽相反矣而曰皆與人親厚但周公而比私耳但耳二字似所分者無多矣意是而辭未安也

問改乎異端何不用集註曰集註亦佳但改去異端則害可已原係任昉孫奕等前儒相傳舊辭而明太濶間之覺更爽也

問程子言佛氏彌近理而大亂真何如曰佛氏顯則戒人倫微則逆心性內外皆與吾道背馳近理安在蓋理學內地惺惺幾同佛氏之明心見性故謂其近理耳然幸程朱以異端目佛故今讀註者尚知佛屬邪教不然舉世皆爲所陷矣

問集註是知無自欺之蔽不用何也曰自欺不誠也孔子以子

傳注問

卷一

十

路不明而教之明非以其不誠而教之誠也子路忠信見重於鄰國安有自欺但恐其兼人無前誤認不知爲知以自蔽耳問集註學博擇精守約三柱不用之何也曰聞見多自有疑必待擇乎孟子以脩身爲守約又以自反而縮爲守約今屬慎言行似套語矣

問張氏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以爲無計功謀利之心何如曰後學迂弱無能皆以此語誤之董仲舒曰正其道不謀其利脩其理不惡其功語具春秋繁露本自可通班史誤易惡爲計宋儒遂齟齬此一語爲學術以爲事求可功求成則取必於智謀之末而非天理之正請問行天理以孝親而不思得親之歡事上而不欲求上之獲有是理乎事不求可將任其不可

平功不求成將任其不成乎陳龍川曰世有持弓挾矢而甘心於空返者乎然則用兵而不計兵之勝孔子好謀而成非矣哉田而不計田之收帝王春秋報皆爲冀利貪得之禮矣康子但無使民敬忠以勸之具耳非謂其使之之言非也敬忠且無論在上者不使民勤於爲善安用上爲

問以孝乎惟孝作句何也曰此古訓也凡經引詩書皆詩云書云斷句無下連他字者如此以書云孝乎作句則乎字不可解必添字曰書不云孝乎或曰子亦思書之言孝者乎非本文矣問百世可知不用馬註何也曰前兩可知單顧損益後一可知雙顧因革文法不順且三綱五常百世不變似亦人所共知不必聖人發揮也蓋因字乃帝王相傳曆數之大訣孔子發之以傳法問

卷一

十一

爲世法耳

習仁問因曰帝王經世因而已矣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仁政祇一因也孫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變是兵法祇一因也因暑爲之製葛因寒爲之製裘是制變陰陽祇一因也因人恭敬之心而爲之制禮因人豫動之心而爲之制樂因民股肱而爲之制舞是聖道祇一因也禹之治水行所無事因而已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

問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易之則非其鬼然乎曰朱子蓋偶不思而爲此論也古天神地祇人鬼確然有分即今世亦并無稱天爲天鬼地爲地鬼者鬼

者歸也人死曰歸乃祀之天地山川五祀亘古如斯未見其有所歸也且非歸後始神而祀之也

八俗三

謂惲廉夫曰魯有天子禮樂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似維持君臣之倫而實未盡人情天理之至也觀之書可見矣二帝於臣拜而不稽首周王於諸侯惟有天揖土揖時揖乃太甲於伊尹成王於周公獨拜手稽首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則稽首拜君之禮也是其敬之如君明矣不敢以臣禮待之明矣孔子刪書存之固以爲當矣太甲以天子禮葬伊尹成王以天子禮祀周公不與此正同哉而奈何非之蓋以臣子自居者伊尹周公之道也不敢以臣子待者太甲成王

傳法問

卷一

十二

之道也若謂天子之尊必不可施於臣則堯舜竟以天子與臣舜禹竟受天子之讓愈大非矣

問伊周德如舜禹何不即爲天子而終以臣子自居曰此在孟子有定論矣繼世而賢則伊周力匡君位繼世而不賢則舜禹可受帝禪總以順乎天心民情之公而已無與也故或禪或放皆視其志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後世亂臣賊子烏得以借口哉

問集註下而飲作句不從之何也曰禮升而飲豈下而飲乎況集註亦分升下飲爲三節而以揖讓贊之則揖讓而升句下而飲句誤矣

程啓生問素絢章不用集註請詳示之曰一以其誤引考工記

也考工記後素功素采色也非素地也施粉采在後也非素在
先而繪在後也素即繪之一色也况素地古所未聞古鑽非若
今之畫白縹白壁者尚書考工皆指上衣山龍華蟲作繪爲首
孔疏云祭服玄纁爲之故詩稱玄衮木闕白素作朝祭服也一
以非經文也後素素在後也今云素地在先須改云後於素矣
一以禮後於忠信非教也聖門教人以禮爲要曰克己復禮約
之以禮今乃曰禮後於忠信不幾如莊老言禮義忠信之薄乎
蓋詩言素以爲絢謂國色素艷拭之瑩然濯之皎然足爲絢飾
即唐詩却嫌脂粉汚顏色淡掃娥眉朝至尊也子夏之疑則謂
素乃天成非絢飾也子証以繪事言繪事後加素采則素即名
爲絢飾亦何不可夫解素之可爲絢而曰後則天生之素見於
傳注問
後之拭濯不可以素不素猶性出之禮而周公制之孔門學之
皆有後起之功釋四增幾不可已也夫子言後素未嘗思及此
故贊以起子焉權天明曰集註引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
以學禮自非指素地歟曰註疏有明訓矣謂甘亦一忠而能受
他忠之和自亦一色而能受他色之忠忠信乃禮之實其之禮
始不虛非自爲素地也亦非忠信與禮爲二物而忠信在先禮
在後也
則集註寬當勝用事不用之何也曰禮疏乃其時也豈與其
姻與一語專以夏言爲三時皆無當乎又問又曰禮也何以不
用曰天上天也對與寬言若以理訓又則與前獨非理乎則解
禮寬同是如理據罪於天亦獲罪於理言之難清矣

禮事聞書云集註以主皮爲賁革因錯而以皮爲的亦誤也主
皮者張皮而射之與侯的無與也周禮儀禮鄭註甚明子曰朱
札甚是愚註亦以皮爲的者因馬季長朱晦庵註同故不復他
考今考之鄭註果長何者侯有數等正鵠亦分所以別天子諸
侯大夫士之等殺也則庶民不敢僭可知矣然則鄉民平素習
射將用何物賈公彥以主皮當之則無他文他物可易其說者
一也主皮見鄉射禮記又見周禮鄉大夫賓興賢能訖退而以
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蓋恐有遺賢行鄉射禮延賓
行射庶民必來聚觀因問其有嫻於德行與藝者共有五事主
皮則問射之一事能否也若曰能則延使射張獸皮射之以其
素習射藝原用皮也中則錄之使再射不中退去不用禮射之
侯者以明分且禮射如大射賓射燕射鄉射比禮比樂所以觀
成德詢民則問其已成未成故有分也故記曰禮射不主皮言
詢民乃以禮射及之非禮射也况詢民曰主皮禮射曰不主皮
明相反季長以詢民當禮射誤矣二也即如來論改正快甚至
爲力不同科來書未及則從季長作力役說與不主皮爲二事
同爲古道似是若作解射則古四矢如樹乃主賁皮與集註反
也且謂禮射貴德不貴力則詢民之射將問其賢而賁與之也
乃專主力乎河右又有解謂與力射不同等則力字上添一與
字下添一射字亦屬強增
問關雎朱註以爲宮人思樂后妃得其性情之正不從之何也
曰詩不可但以理論也朱子每以理論詩則此註於理有歎矣

人誰之宮人耶王文定方十四五歲未得先有宮人以思
后妃若曰王季宮人則國君之子年方幼少何至爲之思妻至
於竊窬反側且宮人者非宦寺則官女也琴瑟鐘鼓豈其分所
可爲者乃謂得性情之正則性情之正在宦寺官女矣王業基
之宦寺官女矣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皆欲其以宦寺官女爲法
矣有此事乎理乎序謂后妃思進窮窶之衆賢未得而憂既得
共事宗廟樂行而樂何其風雅可感可歌似不必爲新說也
問管仲器小不用集註致主王道句何也曰聖賢之道隨時轉
移孔子時周德未改如有用我不過輔諸侯以尊周如管仲所
爲特大小不同而已故許管仲之仁孟子時則周雖已墟時當
興王故勸齊梁以王而鄙管仲霸功君子時中之道也馮氏乃

傳法問

卷一

五

謂孟子尊王賤霸即孔子意則其所謂不行王道者見仍未晰
而辯之詞費故已之
問三婦不作荳蔻何也曰三婦即三娶婦人適夫家曰婦食食
志公孫弘鮑彪包咸其說皆同而朱子乃獨據說苑則毛河右
王草堂皆以爲說苑引戰國策而誤也按國策言宋君奪氏時
以爲臺子罕爲司徒以掩之齊桓公宮中有女市女問管仲爲
三婦之家以掩之說苑移用誤因上文云築三婦之臺君之非
在多女而仲以築臺掩之是遮甲以爲障乙也且婦字無解後
人以民婦爲說算法爲說強解矣王草堂曰三婦具官樹門反
姑皆僭也但樹門反姑不可言奢三婦具官則可言奢耳
問木鐸集註曰得位設教又曰失位行教皆不用而用註疏何

也曰得位設教則不驗失位行教則未盡蓋封人一見夫子即
知其非一身一時之人而天委以天下萬世之重者必將脩明
禮樂表章倫物以詔無窮是已定其爲後世斯文之宗矣故曰
爲木鐸故曰何患於喪此誠知天知人之巨識也孔子夢坐於
兩楹之間亦先自知正同

問集註善者美之實不用之何也曰朱子曰美指聲容之盛美
之實指寓於聲容之內者善乃美之所以然若果則武之未盡
善乃有美而無實乎無美之所以然乎難以辭矣愚謂美善皆
於聲容見之音譜律呂舞有文章美也韶武所同也韶之聲容
九功叙九德歌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又盡善也武之聲容病不
得衆恐不逮事蹟屬盛威未盡善也韶武之異也

傳法問

卷一

六

里仁四

黃宗夏問好仁章集註分三層首言成德者之未見次言用力
者之未見末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如何曰好仁惡不仁
即用力也無尚不使加即用力而力足也末一節姑爲一疑以
決力不足者之無其人首尾一氣呼吸安分三者

問集註人過該君子小人何如曰觀過斯知仁而改云斯知仁
不仁非聖言矣

問懷德章初用集註而何又更之曰初用集註以懷土懷惠爲
私欲小人既思康誥曰土物愛厥心誠細民何嘗不教之懷土
孔子曰惠則足以使人若人皆不懷惠聖賢亦無可使矣蓋小
人對大人君子言即可小知之小人非宵小也朱子又言懷刑

之君子次於懷德恐亦未安刑即法也行法俟命孟子言湯武而謂其次於懷德乎

問集註一貫何如曰言借學者忠恕以明聖人一理渾然又曰曾子借忠恕是將一貫放下說呂文輔曰曾子言忠恕而已此乃言忠恕而未已也

公冶長五

問集註南宮敬叔爲孟懿子之兄今以爲弟何也曰左傳叙孟氏之生先懿子次敬叔懿子以長爲父後而敬叔稱叔其兄弟之分本自瞭然集註不知何見豈以昭公七年孟僖子將死曰心屬說與何忌於夫子先言說遂以爲兄乎不知僖子之言蓋以說爲庶子北面杏壇猶爲常事何忌將爲卿恐不自屈故屬

傳注問

卷一

七

其大夫曰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曰定其位重在何忌之詞也及下文序事則曰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仍先懿子可見矣其他集註如公叔文子爲秦大夫公孫枝夏璵指爲夏瑚說苑載伯子不衣冠以爲家語則皆誤耳

問集註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爲問何如曰子賤之許子貢之問各自爲章誰見同一時耶胡氏等多有此說今竟有將論語章章頂竝立議殊爲穿鑿然知其非者又謂鄉黨章亦非類舉堯曰篇亦散見非統論帝王則又因噎而廢食矣問解斯能信與集註異何也曰斯承使仕言自指仕之具所謂如或知爾則何以也信謂自信已有其具也集註以理訓斯則

海空虛矣信訓真知無疑則訓知非訓信矣蓋以心頭歷覺講誦明理爲主遂遷經就己不自知耳

問集註材裁通用不從之何也曰猶求編曰材裁古不通周易財成天地漢書財察財擇並非材字即欲強通而裁處之處并不是取凡事可受裁則曰取裁今譏其不裁而加以取字材裁可強通處取難混見矣

問即始見終何不用之曰始終一事也若如此解則問一知二乃知二事問一知十但知一事而反遜賜矣

問泉氏論子產是否曰行已事上養民使民盡八臣之事矣子產皆合君子之道春秋時孔子而下第一人也是乃吳越刻責之曰但言有君子之道四則其餘未至矣請問四者之外是何事

傳注問

卷一

大

而子產未合君子之道乎宋註如樊遲粗鄙近利子貢欲爲皎皎之行問於人等語皆無據而詆先賢又朱子謂學而時習之看來好支離陸子謂有若爲人老弟數章自幼覺其支離則視聖賢無一可尊信矣豈誠分道揚鑣者耶

問張橫渠解居蔡是爲室藏龜何不用之曰古積以藏龜無脩宮室以藏之者文仲即不知不應至此朱子從而說曰刻山於節以象龜之靜豈藻於稅以象龜之潔似文仲特設此象者豈忘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乎天子又何象乎

雍也六

或問子謂仲弓曰朱註謂非與仲弓言王草堂謂與仲弓言執是曰論語背謂者無曰字如子謂子產孔子謂季氏而謂者有

曰字如子謂顏淵曰子謂子貢曰現有成例矣王五公曰聖人無對子而斥其父者泛論也

顏先生曰聖門諸賢一月皆至於仁一日皆至於仁身分俱高愚每學之愧未能也集註乃曰或月一至仁則猶日至矣或曰一至仁則但時至刻至矣且曰諸賢仁在外仁爲賓過哉

周煥采問程子等言不宰季氏何如曰非也家語閔子曾爲費宰矣此時必有不可仕者耳若曰視季氏不啻大觥不肯事之則孔子曰出則事公卿曾爲季氏吏仲弓亦爲季氏宰何大聖與德行之賢固事大觥乎冉有聚斂自是其失不在臣季氏也子路不得其死非臣於季氏也

問集註伯牛使夫子南面視君道尊師也何如曰王草堂曰伯牛傳注問

卷一

九

牛尊師夫子自處固無此非分之禮也觀子路使門人爲臣章可見矣

國公玉問宋儒尋樂樂果何在曰孔顏之樂聖經有明訓矣魯論曰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之字皆指道言則樂道也孔子自居好學曰樂以忘憂則樂學也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莞爾而笑則樂道之得行也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入孝出弟之樂也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守先王之道之樂也教育天下英才待後學之樂也皆樂道也周茂叔乃令二程尋孔顏所樂何事朱子曰今亦不敢妄爲之說若說樂道便粗如樂天知命四字又壞了這樂以至陸子靜曰未知博學箇甚麼審問箇甚麼朱子曰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見得那物事方能時習又曰

孟子道性善須看因何理會一箇性善作甚麼一派神悅玄超藏鉤設謎乃附孔顏之樂學者不可不辨也

問祝純之佞章不從集註何也曰註有難講者經云而有宋朝之美今改云不有宋朝之美一也好美色者人情也若色不美則平常置之矣今曰難免是億萬人中僅有一宋朝得免其餘平常姿貌皆爲人所憎惡所傷害雖衰世無此人情也二也問井有仁不改作人何也曰經可解何必改竄以啓荒經茂古之端乎

問夫子矢之何不作誓曰子云丘之禱久矣有何不可白而向門弟子發誓乎

問集註立達仁者之心也何如曰以己及人雖分大小各有其事專以心言恐入空虛矣

卷一

十

述而七

問集註何有於我不敢當之詞何不用曰孔子自謂不厭不倦可謂云爾今乃云我不敢當不應出語相背如此也問集註游藝爲小物爲末爲輕何如曰庚子冬如江南適鄭魚門江軍校士訖有一士曰李正芳陳請鄭公以顏習齋之學訓士鄭公批云習齋學重六藝但道爲本藝爲末恐人捨本而趨末也李生來質余曰達巷黨人稱孔子博學孔子擇居射御是以射御爲學也子之武城聞弦歌而子游以爲學道是以禮樂爲道也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有德行有不達仁是德仁皆在六藝內也以倫常日用言曰道得倫常於身心曰德心

純粹曰仁而其實事則曰藝集註道藝分本末誤也自古有以禮樂爲末者乎記曰禮樂不斯須去身末務而何庸斯須不去乎孔子曰立禮成樂文以禮樂可謂成人末務而何以成德成人也乎然鄭公未可尤也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漢唐重師承即然矣何尤

問用行舍藏註何如曰則行則藏有求志達道之具也集註如尹氏謝氏專以行藏無意必言宋人不重經綸之具可見矣事懼謀成正告子路以行軍之道非不與其行軍也若不與其行軍曷爲曰可使治其賦乎謝氏乃曰其問早宋人之輕去武備又可見矣此所以成一代消弱之乾坤也

張潛士問孔子未聞有戰事門人何以記其慎曰孔子曰我戰

傳注問

卷一

三

則克想必嘗言戰事故門人記之且却葉兵亦戰也若如范仲淹曰名教自有樂地何事於兵則以戰爲非名教矣當避而去之矣尚庸慎乎

問五十不作卒何也曰五十與卒字何涉而劉氏遂改經乎朱子又以史記爲證謂子言在幾七十時不知史家立言前後錯綜前已學易而類記之贊易之時原無疑也若呆讀之以爲七十前並未學易則孔子自謂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則全易在胸中矣尚未學乎且年幾七十已作衆象傳矣乃期許學易彬彬於數年之後則聖人何以不知而遂輕作乎

問不知而作章集註何如曰凡義理之誤非故爲誤以學術爲人誤也然亦有不關學術而爲隨筆之誤者或見不定而爲游

移之辭者如此章云孔子自云未嘗妄作蓋亦諱詞夫不妄作非諱詞也又云雖未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夫不實知其理而何以爲知之次乎但此無甚關者概置不論即義理或已見前或彼此可以互證亦多遺而不論自上論後半即然爲不得已而辯道道苟可明非樂爲斷斷也

泰伯八

或問集註泰伯不從太王翦商何以不用曰毛河右謂宋儒好造故事如舜不立祖父廟武王封衛周公留洛七年等說不一而足即如此則從古未聞允若其說是泰伯爲至德而大王爲逆臣也且動坐曰事見春秋傳則傳曰泰伯虞仲大王之耶也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乃言其出亡不從於家以承嗣並未言不

傳注問

卷一

三

從翦商也况朱子他日或問泰伯不從是何事不從曰去古遠不知何事是朱子素原未嘗以不從爲不從翦商也今乃動坐之乎至於太王翦商出於魯頌而後儒力辯其無又誤也今人一官半職祖父在前已有豫卜其與者况天下大器至誠前知而謂太王知商之將墟周之將興遂爲異乎名昌名發皆無意乎周書武王曰文考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周公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奉厥命此與詩言皆太王文王之子孫且躬有聖德而又皆經孔子刪訂者也其子孫不以取商爲嫌至聖不以取商爲非而後儒力辯太王文王必無此念則後儒之見過於武王周公孔子耶其愛太王文王過於其聖子神孫及從周之聖人耶

問子言民不可使知程子改爲不能使知而曰若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矣何如曰使民愚者霸王之心也使民智者迂儒之見也考三代教民之法惟有正月朔日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士民觀十日而飲之且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此外則教士而使民觀感即以教民故大司徒曰以鄉三物教萬民孟子論教民祇在庠序學校王制簡民之不同教者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使其觀焉是也無專聚農工商而教之者教之則論以事如月令戒其容止婦女勿觀以勸蠶事之類無專聚民而與之空講道理者故驅而之善也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從欲以治也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自明有講聖論一事聚衆講說且提醒忠孝之所以然

傳注問

卷一

圭

乃道學講學之習所連而及也究之愚者莫能解醒智者啓其穿鑿而民俗日遠於古朝聚夕散擾民廢事乃知不可使知之訓不可改也
問集註則天以德言成功文章以可見言不從之何也曰鹿忠節曰帝王之功業即德也孟子答齊王以保民爲德可見今分德與功業爲二則德乃空虛之物矣愚按以巍巍乎贊成功煥平贊文章極其推崇今日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耳則重德而輕功業與聖言不類矣
語四弟堦曰唐虞二句言周才之盛下轉婦人二句言才之難本自此曉今集註謂唐虞人才盛於周則於下有焉而已四字不可轉矣乃添一夏商不及周以見其盛非節外生枝乎

子罕九

問集註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何如曰無所成名猶言民其能名正贊其大也若曰惜之則與大哉一贊自相背矣

問子絕四註何如曰聖人大而化之心體直同天地乃以物欲牽引循環無窮八字考其有無恐以常人之量窺聖人矣

謂習智曰仰之彌高四語朱註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大也無方體化也其辭甚是蓋如見卓爾之後語乎則追叙其從入以文禮也乃後又引胡氏謂仰鑽瞻忽未領其要則誤矣

鄉黨十

問集註與下大夫言剛直與上大夫言和悅而靜何如曰集註亦有義但古註與下大夫言和樂以與之與上大夫言中正以

傳注問

卷一

圭

陳不敢和樂其義更精故用之

問廢衣不從集註何也曰人軀七尺而作一丈五寸之衣立既不可著卧又不可起聖人有此迂而不通之事乎至更入齊必有明衣下則改經習氣矣

問山梁節集註謂有缺文而先生不闕疑何也曰以山梁雌雉應翔集以共作應色舉而中以時哉雙縮上下而又綴於山梁句內變化錯綜不可方物周易所謂物相雜曰文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也解此則視之朗若列眉矣非有缺也

論語傳注問下

先進十一

張額門問如用之專指用之爲治言何也曰君子禮樂不斯須去身若如明代會疊有將用之以治身心語則是孔子身心從未範以禮樂而今乃發願矣

問集註范氏曰學而後入政道在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是讀書即學矣曰果學在讀書子路乃言學不必在讀書是顯然背論矣何名爲佞佞者似有理而實強辯也

問集註贊曾點曾次與天地聖人同而以三子爲規規事爲之末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然乎曰夫子本問應知豈夫子已規規事爲之末乎子曰安見五六十六七十而

傳注問

卷二

一

非邦赤爲小孰爲大而乃曰不取明反聖言何也宋儒棄事功樂虛曠故深取曾點而斥三子不知夫子與點明書喟然則嘆道不得行隨境尚可自主耳非與其以春風沂水終也

顏淵十二

問集註以私欲訓已不用之何也曰已訓私欲從無此解且下文即曰爲仁由已一訓私欲一訓我身頃刻異訓可乎聖門專重學禮曰約之以禮宋儒專重去私學禮則明德親民俱有實事故曰天下歸仁去私則所謂至明至健者祇在與私欲相爭故訓克曰勝曰殺訓禮曰天理而履中蹈和之實事程子四箴皆不及焉遂使二氏翦除六賊之說得以相雜始以私欲爲賊而攻伐之克且以已之氣質爲賊而攻伐之是賊賊人以爲仁

義也其害可勝道哉顏先生曰今人非禮一讀勿視一讀言不視非禮也經文則非禮勿視作一讀言視必以禮也虛實之判若天淵矣故集註不言天下歸仁而解曰天下稱仁亦虛亦小矣

問心常有故事不苟不用之何也曰爲之難之字指仁言難即仁者先難之難言爲仁難言自初何其明切加一存心於爲事先豈聖言尚待添補耶

鄭義門曰有人解死生二句朱註論司馬牛安令非也二句過文也言死生則有命富貴則在天若兄弟則非命天所能制當盡敬恭以轉移之于曰商聞之矣領起死生二句何其鄭重若以爲過文與上鄭重之詞不倫矣不論理而專執集註者固傷

傳注問

卷二

二

偏蔽而近如此等異註之解無關大道好新奇事穿鑿又不可也

問棘子成章與集註異何也曰惜其駟不及舌而乃以君子贊其言自相矛盾矣文猶質二句解爲文質當並重則下文不可接矣添入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方可轉下豈經言有不從順乎且以誤解經文反詆子貢過矣文猶質四句從上說君子也而申之謂夫子必說君子之文同小人之質則小人之質同君子之文是凡皮同鞞無以辨矣

問微從趙邠卿註訓取不從集註訓通何也曰以詩微田爲糧微彼桑土證之則微木訓取不訓通且集註訓通而曰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憑空撰一王制殊可異也如此則九百

畝爲一處耳秋成分糧始分九分耳詩何以分公田私田孟子何以言公事畢然後治私何以言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國穀梁傳何以言公田不善則責農私田不善則責吏處處與經傳相反而遂特造一論乎

子路十三

語王帶存曰集註以禘祖爲名不正誤也輟名不正在於拒父若禘祖則從古有之商大甲以孫繼湯周桓王以孫繼平王祖必入禘廟未聞新祔之君有空禘廟而登祖廟者魯僖公以兄繼閔公周孝王以叔父繼懿王閔公懿王亦必入禘廟以不入禘廟則廟中并無一弟所侄廟可入也嘗讀春秋矣魯文公二年祔父僖公時閔公先在禘廟則此時常遷閔公於祖廟而祔

傳注問

卷二

三

僖公於禘而文公欲尊其父閔廟不動以僖爲兄爲大竟遷祖廟主躋僖於祖時遂謂之逆祀孔子後改正之名曰從祀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謂閔居禘廟久僖即其子也公羊傳曰逆祀者先禘而後祖也謂僖宜禘者而先之閔爲祖者而後之也穀梁傳曰是無昭穆也無祖也謂閔宜遷昭而仍禘廟在穆傳當祔穆而躋祖廟在昭不尊閔無祖也是則高曾祖禘四廟以次迎遷祧必在昭祔必在穆新祔者不論其世次爲父爲祖爲兄弟爲侄爲孫而皆祔之禘廟乃廟次一定之禮且去者舊爲君而新君曾爲臣雖兄弟與叔父皆臣也以臣繼君則猶子之繼父矣亦傳位一定之情出公不祔祖於禘而何祔矣謂蔡端生曰程子討陳恒之策曰上告天子下請方伯胡氏正

衛輟之策又以此是時列國弑奪天子有一置是非者乎而告之也晉霸已衰方伯爲誰乎

憲問十四

問成人章不用集註何也曰集註云兼四子之長夫爲學可勉也兼他人之氣質不可勉也以子路之行行而欲兼冉有之多能細事恐亦難矣况人有秉質弱者而必兼卞莊子秉質銳者而必兼臧武仲能乎毋論不可勉即勉之亦非因員爲壁遇方成圭之教也一也云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駸駸難之蔽雖聖人不過如此而又云亦之爲言非其至者二也今之成人者不必文以禮樂非聖人教人語也三也

傳注問

卷二

四

顏先生曰道學不樂言智勇即言智必歸窮理言勇必主勝私而於僊明之知則以爲宵小強武之勇則以爲粗夫視孔子之取臧武仲卞莊子者大有異矣謂黃成憲曰孔子許管仲曰如其仁而集註曰未得爲仁不相反乎子路言未仁以有愧於心理也而集註謂夫子許仁專以功言非論心理則兩不相對矣何以服子路蓋管仲奉君命而傳其子其子爲別子所爭害皆君之子不得以爲讐也苟有一子見用使齊功加諸侯德及天下則心安而理慊矣何愧之有古季榮問集註上達何如曰程子言習而不察不能上達則達祇訓通達非一步一步達而上之盡性至命如神配天也

衛靈公十五

問知及之何以不用集註曰一連之字相屬讀乃上之字指理
菴之動之又指民文不從順矣且莊菴動禮帝王禮陶樂淑治
平天下之大猷也而曰小節無怪後世學者置君國之經濟於
不問豈以爲小而不屑務耶又曰訓知不思慮事祇以爲明理
訓仁不思愛人祇以爲制私故上下列貴如此

問集註後其食與後獲之後同何如曰大不同矣後獲無其字
後有所獲也此有其字於食置之在後也

季氏十六

習仁問曰季孫愛在蕭牆註疏指定公五年陽虎因季桓子而
藏東坡曰不然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七冉有少孔子二十九
歲是時年十八不能相季氏也伐顓臾當在陽虎出奔以後季

傳注問

卷二

五

康子之世哀公七年康子伐邾以召吳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
能來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離而不能守朱子取之
故註曰其後哀公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王草堂亦取其說大
人何不取而宗古註曰古人三十有室四十強仕之禮至春秋
後漸變甘羅相秦子奇仕齊皆在童年史記載季武子卒平子
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嘗爲司職吏由是爲司空
考武子之卒在昭公七年孔子方十七八歲則弱冠前後即已
入仕冉子年十八不必不相季氏也若以康子伐邾致吳兵爲
遠人不取則季氏暴邾非邾不服吳爲蠻夷大國又非可以服
可以來者又以公孫宿叛成爲邦分離則成叛係孟武伯狂虐
所致與季氏無涉何爲責季且哀公患三桓之侈欲以越伐之

而不能遂如越而卒是哀公祇以自病未能憂及季氏也所引
皆不甚切矣况孔子言三桓子孫微在桓子時則再恐季孫之
憂是預料其有變尚在既微以前必平子末年桓子初年之語
可知若陽虎公山作亂以後則憂在蕭牆塗人皆知不勞聖人
之先覺矣

問三友三樂集註言相反不用何也曰此作時文伎倆也聖人
立言豈爲瑣瑣比偶哉况以註文觀之飾威儀似不諒何以反
直工媚說似不直何以反諒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宴樂
尚知節平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驕樂者尚欲聞善乎宴
樂則淫溺而狎小人驕樂佚遊者不狎小人乎

問畏天命不從集註何也曰以詩書所言天命證之率指吉凶

傳注問

卷二

六

之命則何註爲長

陽貨十七

問繫而不食何不用集註曰世有黃飽瓜以飲食者哉而何鄙
其繫而不飲食也

問見惡不從集註何也曰詩云肆不殄厥愾君子而見惡於人
者多矣皇問以惡爲善惡之惡爲是

微子十八

問集註五穀不分何如曰丈人與子路萍水相逢何由知其不
識五穀乎况註云不辨菽麥是天知也子路何以至是

子張十九

問大德小德何不以節言曰大德小德自指人非若大節小節

就事言也乃認爲一而反譏子夏之言有誤矣

謂三弟曰朱子云洒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洒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夫事有條理曰理即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是理別爲一物矣理虛字也可爲物乎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詩曰有物有則離事物何所爲理乎且聖道祇在其然故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道學專重所以然故曰不見那物事不能時習與異端窮窮冥冥其中有物等語不宛同一音乎

問集註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何不用曰經言仕優則學學優則仕註乃謂仕優後學學優後仕矣

堯曰二十

傳注問

卷二

七

問天祿永終不從集註何也曰永終吉辭古無作永絕解者書曰惟永終是圖易曰君子以永終知敝班彪王命論曰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漢靈帝立皇后詔曰無替朕命永終天祿

大學傳注問

鄭魚門曰大學從古讀泰學不從朱註大人之事何也曰經言大人小人以位言則有大人之事小人之事是也以德言則從其大體爲大人小體爲小人是也薛方山曰經無以年長爲大人年少爲小人者有之乃鄉俗之談用以註經謂八歲以上曰小人十五曰大人恐不可矣

習中問道訓路不訓法何也曰明德親民大學所由之路也詩聲禮樂由其路之法也訓道爲方是以明親爲大學之法而竟忘古人以何者明之親之遂使明親有虛念而無實事矣

問朱註明德何如曰虛靈不昧其衆理應萬事此心之訓也非指性之德也則所謂明者佛氏之明心耳豈吾儒盡性之學哉

傳注問

卷三

一

又問孟子言仁人心也仁性也即心也今何分心性爲二也曰善哉問也經有分言者存其心養其性則心以氣質言也性以義理言也有合言者仁義之心心之所同然曰理義是義理即在氣質無二物也異端滅去義理而專以靈明知覺爲心已心非其心矣又何與於性

問樞臣問明明德於天下不用朱註何也曰予著大學辨業時謂朱註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是愚夫愚婦皆使之欽明正心矣雖堯舜爲君湯武爲臣以治之亦不能不如注既章明其德於天下爲是然以爲辨之不勝辨但用注疏而朱註不論今思之程子改親民爲新民朱子訓使民皆明明德此亦學術治術之大關鍵不可不辨也親民者非田學校富之教之

皆保赤子使民視效粟如水火有無相通慈孝義讓所謂必世而後仁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也此王道之止至善也若曰使民皆明明德以新之是以教士者一概教民非古人士之子恒爲士農工商之子恒爲農工商之法矣且可言不可行講王道而必出於無用豈小誤哉

方鐵壺問格物必作三物何也曰物者學中之物即明親之事也明親之事有外於六德六行六藝者乎蓋六德即仁義禮智也六行即子臣弟友也六藝即禮樂兵農也此外無道矣自朱子認爲凡天下之物而草木並進龍夔雜陳學入泛濫茫無把持矯而一變遂爲姚江歸於禪定聖門之博文約禮者幾亡矣馮樞天問心意之分曰心統言之也意心所注之事也心之物

傳注問

卷三

十

一而心之境萬動靜語默常變生死或念及或意外隨其所值而心即至焉若意則吾生欲爲何如人何等事而欲專赴之也故心之所之曰意意之所緒曰志志意一定則終身之事決矣終身誠此一意矣蓋君子庸人小人皆有心而分正不正意則至庸之人無之君子意在爲善小人意在爲惡此其分也

謂方鐵壺曰主敬存誠誠意正心道學把柄然一往有誤主一無適乃主靜之功非兢兢業業小心翼翼之敬也直實無妄乃質民之誠非返身而萬物皆備之誠也誠意親明親意者知正修齊治平之善而欲爲之也誠者實其意而定於必爲也意定然後可正修以明德齊治平以親民焉正心兼動靜有念有事無念無事時時敬慎使天君肅然中處也若朱註以意爲心之

發則心統動靜誠意即屬正心功夫何以經曰欲正其心先誠意分爲二事也況人心發念時多未發時少發念屬誠意則正心之功僅幾希矣若終日寂然惺然以爲正心則異端之元牝白業又非聖學矣鐵壺曰論道須以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此其是矣

語三弟曰誠意歸之慎獨者言獨中既有此爲道之意則當兢兢然如盟之天地誓之鬼神不可以不誠也朱註以審易慎以幾易獨非經文矣且審幾者何也以爲善惡之幾則率性而發祇有善而無惡格物致知后之意亦何至期於爲惡若如時解爲欺嫌之幾則意在爲善去惡而即誠於爲善去惡如好色惡臭或不誠而曰姑勿爲姑勿去皆轉念非幾矣周子通書曰誠

傳注問

卷三

三

無爲幾善惡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用正本周子乃世專詆陽明何也

語習仁曰大學首段言道已盡而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按其本亂數語而結之以見修身爲齊治平之本知本則知先後知所止而知乃至也後申明誠意而又結曰此謂知本者蓋毋自欺段言誠意而即接以瞻彼淇澳前王不忘二節言誠意則德可明民可親至善可止而乃引克明以及穆穆文王諸古事以証之末引子言無訟以見上誠意則民意亦畏之而誠是上誠意則德潤身而身修也故再結知本其下則申明正修齊治平之必有先後也章法呼應之妙如此程朱乃謂此謂知本句爲衍文此謂知之至句釋格致後此謂知本段釋本末

將經文割手添足似不可矣

傳注問

卷三

四

中庸傳注問

陳康安問性道朱註皆統人物言傳注專言人何也曰註意顯下天地萬物而非道矣性通人物言是孟子所斥告子以犬牛之性猶人者也佛教狗子如來齊進猪狗皆可成佛固異端之說矣若犬牛各率其性而爲道則犬率其性而食矣是何道乎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謂服牛乘馬隨山刊木萬物裁成之思皆在吾性中非謂萬物與人同性道也

語劉其德曰中庸戒懼不覩不聞與慎獨道學板分靜存動察非也謂不覩不聞之須臾亦不可離道則覩聞之不離道可知矣人以爲隱微而恕者君子必不恕而慎之則見顯之慎可知矣故曰致中言自其所不覩不聞推至共親共聞無時不存其

傳注問

卷四

一

心也致和言自隱微推至見顯無在不敬其事也蓋已不覩聞之時人所易忘固屬肯綮而共親聞之時如兩軍鬪戰殺人如麻庸人於此而無人色心飛膽戰而天君湛然神清氣定豈屬易易火炮修容固爲誠篤而見顯之處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之至何可能者致之則三達德五達道三重九經皆全而無憾矣天地萬物有不位育者乎其德曰向聞朱註致中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至靜之中無少偏倚疑其所不覩不聞已屬至靜此外又有一至靜之中是何境界固此豁然矣

謂馮振天曰宋儒分存養省察爲二事不知存養省察皆正心之功非二事也君子九思省察也而思則得之先立其大即存養矣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純省察存養言也孟子操則存

操必須省察而即存養矣蓋省察則心自存存養則心能照似有分功而實一事也宋儒皆爲周子所誤周子爲薛洪陳搏所誤以主靜爲存養遂極分曰靜存動察矣又曰世有存養而廢省察者佛老真空元虛之存養非吾儒之存養也省察而不存養者雜霸機變色取之省察非吾儒之省察也

張額門問朱註顏子蓋直知之故能擇能守何以不用曰道不行由不防必如舜智而道行道不明由不行必如四守而道明則四之爲人節自重行何以又重知且能擇知也又有一真知在其前是何物乎非異端圓覺之說乎子曰學而知之禮曰人不學不知道程子乃反之曰進學在致知則其所謂學者爲虛字而其在之致知爲講誦爲惺覺非聖學矣書曰知之非艱

傳法問

卷四

二

行之惟艱而朱子曰直知自然行不能行祇是不能知又反書言矣陽明致良知正同此誤乃爲程朱者何以亦明知其近禪乎

古季榮問費隱節何不用朱註曰註謂道者莫能載莫能破不能知不能行是無用之道矣何以鮮費爲用之廣乎聖人不知不能尚爲君子之道乎豈君子又賢於聖人乎如註是道遠人矣與下聖言背矣而朱註下節曰道者人之所共知共能何以頃刻兩論乎

謂吳穎長曰朱註誠者直實無妄之謂直字出二氏無妄無虛僞也不足以盡誠也孟子曰反身而誠乃反身而萬物皆備於我四德克萬善集故曰善信克實而有光輝故易亦曰篤實

輝曰新其德中庸疏至誠曰敦厚崇禮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豈僅民之質矣勝於私詐小人而已哉且不讀易乎無妄匪直有背不利有攸往又曰無妄災也宋人如王安石司馬光一連新法一變新法兩皆愚誠過激而致敗朱晦菴於陸象山各不相平朱之門人至欲殺陳同甫明東林激蕩遺禍士類凶於家國是災也而豈至誠之誠哉

劉邦司問曰朱註君子之學不爲則已夫君子而不爲學者乎顏先生改有弗學學之作句亦未安蓋君子於正學亦有不弗學也曰得之此亦顏先生所習講也

傳法問

卷四

三

道一名兩解殊爲不合且經曰謂之教乃註曰由教而入是當謂之學矣何以謂之教

問季白問朱註天道人道分章不從之何也曰天道言天與人之道也人道言人自盡之道也今乃獨以自然之聖人爲天道豈勉然者非天道乎以勉然之人爲人道豈聖人非盡人道乎且故至誠無息繁頂上文成已成物而上文曰人道此分之曰天道王天下有三重即帝王不過如此而舉歸勉然之人文義皆不合也又曰大學一章中庸一章朱子強分多章誤矣

江陰徐翁世沐閩中庸傳註批曰大旨不差第開提徑朱子曰提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摶記誦訓詁詞章村學究之窠臼快則快矣如提徑何

曰承教甚喜然捷徑不敢不辨愚之所傳者顏習公先生之學也自聖道晦而朱陸兩分朱重誦讀著述陸讓之曰支離陸重心地澄澈朱讓之曰捷徑以其斥去聞見直指性天為頓悟為捷徑也今顏先生之學重詩書習禮樂博依雜服以孫以摩操心省身遷善改過日慎月勵未能遽成路甚不捷矣海內是此學者漸多然以實力於學實見於行或畏其難翁乃以為捷非海內之言乎

傳注云子思當時論性測天處士橫議之禍已萌如談天臧三耳是也批曰中庸隱怪是知賢之過

曰翁亦知論性測天者之為隱怪乎請與翁平氣一商程子教人靜坐探會性天又曰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張

傳注問

卷四

四

橫渠曰思夫地之理有所得即夜必起誓非正戰國之談天乎道有當然有所以然子孝臣忠當然也必有所以然耳聰目明當然也必有所以然非正兩耳為耳有所以耳者為三耳之說乎而乃主之而不以為過乎

傳注曰性即三達德批曰性乃五性兼三達理氣該又曰性不止三達

曰性乃五性必本朱子太極圖辭者此七百年為異端所給也據註易已辨太極圖之非矣茲復畧言之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夫易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言大衍也謂大衍之五十不分者為太極也分而為二以象兩則生兩儀矣非謂有物焉生天生地也自莊老教興道德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易緯鈞命訣曰天地未分之先有太極乾坤鑿度曰太極成乾坤行漢律歷志有太極元氣西三篇一謂太極包子丑寅三魂而歸於一元即天地人三才也則天地之先實有物能生天生地已屬鈞索異論乃又加無極於其上老子知其雄曰知白守黑復歸於無極莊子在宥曰游無極之野道家遂造太極先天圖載之度人妙品直元妙經諸卷內傳至陳搏周敦頤有圖說云自無極而為太極朱子改之曰無極而太極則又有一無極在太極之先能為太極夢虛罔象愈莫可究詰矣

河王草堂各圖說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而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胡衡齋曰太極動而生陽則未動之先何為耶若果有未動則當曰靜矣是先

傳注問

卷四

五

靜而生陰也何以曰動而生陽乃曰靜而生陰也且曰動極復靜靜極復動當其時兩儀未分之政未立不知幾何時而為動之極也幾何時而為靜之極也易言天草地平詩言上天之載中庸言為物不貳既未言鴻蒙之先有若是之次第也毛竟山曰動靜有常指天地言未開陰陽未生天地未立而先有動靜者圖說云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又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朱子曰五性者水火木金土之德也按洪範水火木金土曰五行謂流行人間之物也禹謨並穀言曰六府謂貨財之所藏也故春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明以五行為材物為民之所用兵即其一物也墨曰天有三辰地

有五行又明以五行爲在地之物叔向曰天有五材而用之方
盡而敝之明言天用五行之物其物力盡則敝此誠聖賢相傳
明且清之言也自鄒衍推五德相禪漢宋人遂以五行與陰陽
並列謂其生人生物成形成性則聖經所無矣且卽以木言人
能植木而謂木能生人乎慎矣羅文莊云凡物必兩而後可以
言合太極與陰陽果二物乎其爲物也果二則當未合之先各
安在耶乃宋人又有一五性說周子通書性者剛柔善惡中而
已矣朱子解云氣稟之性不出五者太極之數自一而二剛柔
也自二而四剛善柔善剛惡柔惡也遂加其一中也以爲五行
孟子曰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若夫不善非才之罪陷溺之過也
乃歸惡於性乎氣稟乎且二而四有兩善兩惡加一中以爲五

傳注問

卷四

六

行豈四象爲二善二惡乎五行乃二善二惡一中乎豈四端亦
二善二惡乎中乃後加之乎此何語哉今翁言五性兼三達性
不止三達皆因誤語誤易言四德中庸言三達孟子言四端一
也生生之德性也在天爲元在人爲仁而仁之裁制卽義節文
卽禮辨別卽知強力卽勇易言四德而後乃專曰仁以行之是
也聖賢之言融會貫通不似後儒章句偶排如櫛也乃曰性不
止三達豈聖言達德有遺漏乎理氣該語亦有病天下之物必
有專理而無氣者有專氣而無理者而此乃曰理氣該也而焉
有之且理字聖經罕見惟易窮理中庸文理孟子理也三言均
指道之條理餘皆言道自宋儒以理爲談柄而道字反輕傳至
今日智愚皆言理而罕言道矣竊謂卽以理代道字而氣外無

理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謂陰陽之氣卽道也中庸君臣父子
夫婦昆弟朋友天下之達道也卽以通行五倫爲道也孟子道
性善曰道一而已卽以同稟之仁義禮智爲道也未有陰陽之
外仁義之先而別有一物爲道者有之是莊老之說非周孔之
道也乃朱子終身秘理氣爲二曰陰陽是氣太極是理曰氣有
不存而理却常在又曰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又
曰氣強理弱理管他不得其言大有游移大可疑愕覽者亦當
一思矣

傳注云性出爲道道立爲教皆道也豈可須臾離哉批曰道不
必兼教

曰自治爲道治人卽非道乎道不兼教則教時可離道矣世儒
傳注問

卷四

七

好靜坐畏動作高誦讀畢事功其獎至於戶庭之外遂同胡越
禮樂利政並視童觀故視修道之教在道外也
傳注云不親不閑僅須臾耳而念卽旋生批曰亦不止須臾
曰翁於內地或未用力但隨筆爲言耳王陽明曰人心少有無
念時陸桴亭曰帝於夜閉目危坐屏除萬慮以求所謂中究之
念慮不可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一時強制使定又思此念
亦是已發間或一時茫然若忘以爲此似之矣然此境何佳而
先儒教人爲之且不幾入於寧禪者耶久之始知人心原無思
時不可一概遏抑所云未發者不過念慮轉接毫髮之間初無
一日一時之可計也子思所謂須臾也據音體驗靜時心易起
念以心未有念也動時易無雜念以心有一念也故擬存心之

道不論無念有念無事有事總持一敬是戒懼也 異端形如
稿木心如死灰則不止須臾矣然此乃異端功力非未發境界
也無戒慎恐懼也

批鮮能知味節曰陸稼書云老大始知氣質思量祇是讀書
粗賢知之過駁也鮮能知味粗也

曰翁前批曰掃記誦村學究之稟曰雖屬不平語然未嘗不以
爲記誦如此其早也乃此又專歸之讀書始知後儒雖講聖說
賢猶天淵地而本領功業只是日讀幾千遍白面書生伎倆千
萬口強無能遮飾諺云三句不離本行是也況以氣質聚歸之

讀書粗亦不其然古帝命堯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氣質可謂
大化而化之惟以禮樂孔子言文知廉勇藝以禮樂未嘗言如

何吾伊

卷四

八

何吾伊縉聞也而帝廷孔門氣象中和千古爲昭宋明以來儒
者各立門戶一聞異己之言輒盛氣相加以致黨修怨害於
家凶於國其氣質之駁爲何如者豈讀書不細之過耶陸稼書
任靈壽邵子昆任清苑皆有清名而稼書以子昆宗陸王遂不
相合刊張武承所著王學質疑相詰屬及征嘆爾且撫院將命
稼書遲餉塞外稼書不知所措使人問計于昆子昆答書云此
須小事便爾張皇若遇宸濠大變將何以處之速將王學質疑
付之丙丁則僕之荒計出矣然質疑一書多可採觀其闢陸王
蠱等性天之弊甚切但其駁陸王者即與程朱者也乃一主而
一奴此尚歸之讀書不細耶抑有所蔽遂不自知耶
批云素必當作索索隱知者行怪賢者分兩項

曰素隱本可鮮必以漢書引之作素隱道胡素是訛字則漢書
曰好問近乎知豈好學又訛乎至以素隱爲知行怪爲賢亦自
可通然朱註分配有不妥者四書臆言曰勿時聞先教喻兄講
哀公章詢曰生知爲知學知爲仁困知爲勇又三近爲勇之次
未能釋然先兄無以應顏先生曰朱註天地位跟致中萬物育
跟致和而又曰未有致中而不和致和而不本於中者未有位
而不育育而不位者則何爲分配矣不見而章三句統言至誠
功用出於自然朱註乃謂不見配地不動配天則地日見天日
動難以鮮矣

傳注云舊解費隱爲泛言道體非也批曰泛言道體是中庸之
說無極之真非見聞所及非君子隱之也

何吾伊

卷四

九

如翁批豈以費而隱爲有而無乎王山史辯太極圖曰無理
而理無道而道此何語也胡明曰自無極而爲太極道家之
說有生於無也無極而太極佛家之說空即色也今翁又以爲
有而無則色即是空道而無道矣

批素字註曰不如見在妥貼

曰素從無訓見在者且見在其位而行句法不甚穩必如朱註
上加一因字中其字變爲之字曰因因見在之位而行乃可成文
則如論語因民之所利重因字中府安有此而添之

傳注云體如體群臣之體君非臣體也而軫恤之至如體之鬼
神非物體也而矜恤之至如體之批曰不如訓幹事爲妥貼
曰朱註體物猶易所言幹事言鬼神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

是非體物而不可遺乃鬼神爲物體而不可遺也非經文矣其見提以物仲爲神物屈爲鬼故其言曰如風雲雷電初發時神也及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精氣聚而爲物何物而無鬼神天爲神地爲鬼春夏爲神秋冬爲鬼晝神夜鬼日月神月鬼朔來爲神朔去爲鬼人氣之呼吸者爲魂魂即神耳目口鼻爲魄魄即鬼上體爲神下體爲鬼語爲神默爲鬼動爲神靜爲鬼鳴呼從古有稱地爲鬼月爲鬼者乎人上體爲神下體爲鬼則一人半神而半鬼不大可愕怪乎人靜而嘿即指之曰鬼則未儒半日靜坐是半日學鬼矣而可通乎且若是則觸目入耳當前皆鬼神矣何以曰視而弗見聽而弗聞況人爲鬼神則使天下之人即鬼神使天下之鬼神矣物體即鬼神則鬼神可度矣不

傳注問

卷四

十

須言格矣蓋天地之中人物之外實有鬼神上下兩間周禮大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祇諸禮論語曰禱於上下神祇則鬼神又分二禮即有時地亦稱神人鬼亦稱神而天神地示無稱鬼者易曰精氣爲物言氣之精靈聚而爲物其精氣主宰即神也如天地物也而有天地之神門窺物也而有門窺之神又曰游魂爲變言人死則浮魂游蕩散而爲變其變之千態萬狀皆鬼也故曰知鬼神之情狀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歸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爲蕤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則專指祖考之鬼神即游魂爲變也故下文接言宮室宗祧報氣報魄之禮此經言鬼神之明據也其爲制也則先至制廟匠方澤

以祀天地之神社稷以祀土穀之神望禮以祀山川之神百祀以祀百物之神宗廟以祀祖考載於三禮耶如日星豈爲徒哉故祭祀一節實指鬼神之盛非如後儒解指鬼神內之一端也蓋凡鬼神聖人皆有祭禮莫定之祭祀之外無鬼神矣如有之必今世異端所謂三官菩薩之妄誕者豈鬼神之正哉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神之格思即經文自訓體物也後儒不遵孔門下學而上達之定塗矚等而求性天而實下學上達一失兩墮言性則曰性有惡是不知性矣言天則不知郊祀天明堂祀上帝爲何道而但混曰天者理而已越陰陽語曰謂天即理則論語可曰理生德於予理之將喪斯文理厭之理厭之乎孟子可曰理之未欲平治天下吾之不遇魯侯理乎今言鬼神又如此

傳注問

卷四

十一

恍惚乃知知性知天不可以強探力索得亦不可以從容玩味得也必宜先正其下學之功矣

傳注云祭法有虞氏祖顓頊以下窮蟬敬康句芒鬻牛瞽瞍共六世舜受命爲帝時瞽瞍尚在祖廟以顓頊下四世爲四親廟是宗廟饗之也批曰祭法不是舜無四親廟曰曾見翁批禮記宗有梁王氏等說刪抹甚多此似毀經蔑古不可學者今復曰祭法不是則國語亦云有虞氏禘黃帝祖顓頊將國語又不是乎舜無四親廟則木本水源即在監門備卒無不感夫春露秋霜者曾舜而監門備卒之不如乎孟子曰以天下養養之至也乃以天下養不以天下祭乎且此宗廟饗之將作何辭若曰堯廟而舜饗之則與華歆何與而入於大孝之

內也尚書廣聽錄曰蔡氏註書據蔡之說謂神宗堯廟其意謂舜受堯禪則舜一代不當立廟此皆小人之腹妄測大典遂紊倫常天下豈有身為天子而不為祖宗立廟者若然則孔子所謂宗廟饗之者安在若謂宗廟饗子孫係皆指商均以後言則當身不事祖考而欲使子孫事祖考乎且此何所見也况蔡註引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禘祖顓頊而宗堯證堯廟正惟此時舜自立有虞氏之廟故得禘黃帝祖顓頊禘與祖皆廟中之祭黃帝與顓頊皆舜之親堯未嘗與顓頊有統系也此舜立廟也其郊禘而宗堯者以舜不宗舜論功德所授當以郊祀配天屬之堯宗祀明堂屬之堯耳至於宗禹宗湯宗武王皆繼世之主所宗舜無繼世也然且所郊所宗皆係特設與廟主無與

傳注蘭 卷四 三

而蔡氏以宗堯證帝堯之廟是誤以宗祀為宗廟矣且益授篇曰祖考來格馬融謂此乃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雖不知在何時然以篇招九成觀之則禹為舜典九招樂在禹攝政後必瞽瞍爾時始死觀舜踐帝位後常載天子旗朝聘輿可驗也其曰虞賓者堯子丹朱助祭稱賓則舜立宗廟明矣而蔡註於祖考二字不置一解不知為誰祖誰考天下有註經如是者乎按五帝首黃帝黃帝至堯五世文祖孔傳曰堯祖廟舜追祀自出之帝不過黃帝則堯祖廟為黃帝明矣神宗孔疏曰舜始祖之廟祭法則明曰祖顓頊矣向來闕義可以豁然

傳注云仁者人也得於天者也故知人須知天批曰知天不若朱註雙承為是

曰經言思知人不可不知天而讀曰思知人思事親不可不知天是乎

傳注云曲一灣也批曰一偏異不妥貼必釋云灣曰曲亦微有偏意但不如訓灣為妥何者曲禮三千言其細微灣曲各有規矩不可曰偏禮三千也即曲節曲藝若曰偏節偏藝曲徑曲水若曰偏徑偏水亦不合

傳注云至誠虛靈前知則知神矣批曰無發明曰愚註虛靈前知四字謬用易神以知來智以藏往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今教曰無發明蓋以偽必如朱註誠之至極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乃能有以察其機為有發明也愚謂宋儒之學以無私為極故訓仁曰無私欲而有其德

傳注蘭 卷四 三

訓誠曰無私偽論學問曰去私存理論治道曰遇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然細研聖賢之學去私其始事也而非其至也即以顏淵仲弓問仁二章論之克己復禮乃約我以禮也不專去私也出門使民如承賓祭修己以敬也非去私也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為公以勝私耳故以學問言禮而樂淑存心養氣不專在制欲也以功業言致治戡亂允文允武不專在防淫也至於不顯惟德至誠無息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又豈僅無私之云况與端亦曰無私墨子兼愛尚何利心而罪至無父佛氏去聲色屏六賊專制私而為無父無君之教豈聖學而無私蓋之乎

批崇禮為亟曰不然

曰孔子言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約之即約所博之文也則聖學惟一禮矣內外合知行盡矣乃曰不然何也禮者孟子所謂節文也恭敬辭讓也宗程朱者以天理二字混之宗陸王者又直指良知曰禮者吾心之大規矩也而禮入空虛矣晉人之於禮也明廢之宋明之於禮也陰棄之此世道人心之憂也豈鮮經之失而已哉

傳注云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二語出於莊列屈原言仙道亦同非聖道也批曰用古不拘

曰孟子云誦堯之言堯也誦桀之言桀也乃用異端之言以亂道皆不拘乎

論語傳註二卷大學傳註一卷中庸傳註一卷傳註問

一卷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李塨撰塨有周易傳註已著錄是編解釋經義多與宋儒相反蓋塨之學出於顏元務以實用為主故於程朱之講習陸王之證悟凡不切立身經世者一槩謂之空談而於心性之學排擊尤甚其解四書亦即此旨中惟孟子註未成今傳者論語大學中庸耳論語多用古義亦兼取毛奇齡之說如以無所取材從鄭康成作杼材偏其反而從何晏作反經合道之譬則不免故相違迕有意異同大學用古本讀大爲泰及親民之親讀本字皆仍舊說其以格物之物爲周禮司徒之鄉三物則塨自申其學也中庸不取朱子天道人道之說一切歸於實際證以人事在三書之中較爲完密傳註問則仿朱子或問之例一一辨其去取之所以然詞氣多不和平徒以氣相勝而已

四書反身錄六卷續補一卷

〔清〕李顥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反身

錄六卷續補一卷》提要

序

理學與世運相表裏自堯舜開道統之傳至我宋而集大成刪述六經垂教萬世若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而斯道賴以常存迨戰國興端並興孟子辭而闕之論者至謂其功不在禹下秦漢以來千有四百餘年乘之以佛氏亂之以莊老汨沒於風雲月露之詞廢墜於干戈搶攘之際而斯道或幾乎息有宋賢君繼作世際雍熙大儒乘運而起濂溪倡之於前二程張朱推挽於後發明絕學內外同歸斯亦三代四書反身錄序許

以還文明再觀之一時矣自是承流嗣響代不乏人而關中接橫渠之緒名賢接踵而起五百年間凡三十餘人嗚呼盛已迄明末造風會中蝕而關學獨以醇正稱於天下恭遇我

國家治化翔洽講道崇儒中孚李先生崛起蓋屋其言以躬行實踐爲基反本窮源爲要嘉惠後學開導迷津闡往聖之心源於浸昌浸熾之會斯真可與余山鳴鳥同昭

世之光華顧以家世食食養親不逮痛自刻責絕意

功名築室室獨處則人罕接其面尤矢志謙退不欲以著述自居四方學者每從問答之餘輯其所聞各自成帙其高弟王心敬朝夕侍側敬從口授集爲反身錄一書先生舉以授余余反覆卒讀大要以士人童而習之襲其糟粕而不悟其指歸欲學者反身循理致知力行其指約其趨端其論說質實而不涉於高遠橫渠有言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先生是書之謂乎余學臣也亦與有斯文之責竊意學校爲教化之源選士爲

儲材之本

序

煌煌功令務先德行而後文藝乃士子徒工咕嚕以與主司一日之知海聚春華都無實際聖賢之精意久已湮沒誠使是書布之學宮士子從身心研究之餘有得於明體達用之學予以宣猷宏化黼黻休和登斯世於唐虞豈曰小補是則余割俸授梓之意也

康熙二十有五年歲次丙寅清和月三秦觀學使者
肥水許孫荃題於上邳考院

序四書反身錄

今何時耶上浙朱文公適在五百昌期又上泐孔先師稱王正南面之時九百六十年子與氏所謂子歲之日至者是

皇上甲子東巡神勒萬世師表乙丑廷試策問天人理數是聖道倡明當在茲時也禮是以首疏道原自天

上既以聖學引其端吾鄙何可不遵天原竟其業此二

千年待發之覆景運當昌表章責在後學試思伏幾

四書反身錄序

三

一書虞廷一書一貫舍是何原耶曾子得道聖門識者在大學信明德章親破顧謬天之明命一語上接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十一大聖人之傳下啓子思作中庸以天命性教開宗還以上天之藏無聲無臭至矣枚章其中三達德五達道三重九經無限道教總全天命是謂誕登道岍明明表示千古亦又何疑或曰理學肇自有朱所云大極通書西銘易傳啓蒙皇極性理諸集各有得力蓋已發先聖未發尚何表章之與有爾曰否否昌期必五百年

者何日至必千歲者一

窮運而生道待時而明後學雖生明備之餘有不得
諒其責者往歲讀 中孚明德解窮過說皆篤信下
學之深早切高山之仰今覽反身錄每從天之所以
與其發論且曰終日欽慕對越上帝自無一介一事
可以縱逸是貽得周文書前之易實將存誠王敬窮
理致知之種種而脈一切收攝勘破道原又進數善
愈增佩服蓋聖賢嘉言三行日月新片感原處不盡之
數離邦復初二字言知言能何所着落 不敢自外

四書反身錄

四

三十年從程子儒教本天周子聖希天邵子凡事順
天理而行造化在我于此入首于焉得力方知忠本
天理恕順人情洒掃進退應對即末即本矣幸有周
心又傳家生洲提鐸斯文在關中聖道千城有賴同
學千里如尺願大家振奮各驗所至以輔翼

皇上開天明道之盛運

康熙丙寅夏孟中天同學弟許三禮識

四書反身錄引

四書之在天下猶日月之經天而陸沉於讀者之日
耳其來久矣 二曲先生起而拯之力掃道學之說
之陋以寔反諸身為天下後世倡其反身錄一書凡
進修之要性命之微明體適用之大全內聖外王之
實際靡不一一開闢落鑰合盤托出蓋欲讀者添體
力踐為一已樹真品為 國家樹真才為千古扶綱
常罔世運識者謂有天地則不可無四書以導天下
之人心有四書則不可無朱註以釋四書之疑義有

四書反身錄

五

朱註則不可無斯錄以挽天下之人心斯錄未出四
書雖家傳戶誦無與告朔之羊名存而實亡斯錄一
出則四書誦不徒誦人知所奮可謂取日虞淵揭之
中天中興四書之功將於始初表章夫固有不可得
而誣者矣 足發疑神三復不忍釋手歷閱從前諸大
儒闡道覺世之書實未有明快透豁豁人心目一至
於斯者昔季札請觀六代之樂至韶則喟然歎曰至
矣盡矣無以復加矣雖有他樂不願觀也今 足發於
斯錄亦云故讀先生斯錄如見先生之心見先生之

心如見孔魯思孟之心心心相印若合符節地非所
論時非所論學者當日用常行之際語默動靜誠是
體是遵舊染汚習濯以江漢暴以秋陽方不負吾先
生反身之教方是善讀四書

河汾李足發沐手謹書

四書反身錄

弁言

自二曲夫子倡明絕學士始知詞章記誦之外原自
有學相與嚮往二曲猶百川之趨海夫子雖啓迪不
倦然未嘗標宗旨正門戶惟就各人所讀之四書令
其切已自反實體力諸一言一動稍有不合則惕然
自責不汨訓詁不尚辭說務期以身發明迨癸丑閉
關以來宴息土室卽骨肉至戚罕覩其面近年獨爾
緝王子朝夕起居得侍左右益以其英齡志道棄功
名如敝屣穎悟絕倫操履純篤故特容入侍有問必
四書反身錄 識言 七

答王于隨聆隨記名曰四書反身錄語語晰透破或
如拯溺救焚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使孔曾思
孟淑世覺人之初意賴以復振有補於世教匪渺
上焚香靜對慚悚汗下追思夙昔四書之讀不堪自
問因觀興感人同此心斯錄一出觀者既廣則感者
自眾必有憬然悟然失勃然奮者退在淵於既倒
障百川而東之端在斯矣

同州門人馬穢土沐手謹識

識言

四書反身錄者錄二曲先生教人讀四書反身實踐之語也先生嘗謂孔曾思孟立言垂訓以成四書程朱相繼發明表章四書非徒令人口耳也蓋欲讀者體諸身見諸行充之爲天德達之爲王道有體有用有補於世也國家頒四書於學官以之取士非徒取其文也原因文以徵行期得實體力踐德克道明有體有用之彥有補於世也而讀之者果體諸身見諸行克之爲天德達之爲王道有體有用有補於世四書反身錄

識言

八

乎否則誦讀雖勤開發雖精而入耳出口假途以于進無體無用於世無補夫豈聖賢立言之初心國家期望之本意耶於是感慨收斂力障狂瀾居恒教人一一以反身實踐爲事

小子

恭侍函丈特蒙提誨尤

淳日獲聞所未聞退卽隨手劄記自夏至冬不覺成

帙然遺忘不及記者甚多特存什一於千百誠恐幸

茲奉以自勗并爲同讀四書者勗

鄂縣受業門人王心敬頓首百拜識

四書反身錄序

關中徵君李二曲先生昌明正學爲國朝巨儒康熙癸丑制府鄂公上書予是

天子特旨徵先生先生稱疾不就杜門著述日子四書

考究聖賢精意切已自反以身發明以之門人王子

心敬輯其前後問答之語遂成一書名曰四書反身

錄今歲丁卯特爲郵寄登霞與先生有通家好故以

見示也明崇禎末督師汪公喬年討賊至襄先王父

以軍門贊畫與先生先子忠武將軍同佐沔公城守

四書反身錄

劉序

一

同與難而先大人暨諸父又與先生爲兄弟交庚戌

冬先生過襄招父魂以壘時主于子家拜于王母于

堂上如家人禮大人爲經紀其壘事割地營宅兆起

丘壠復樹豐碑表于道題曰義林霞時尚少大人命

之出拜嘗侍立左右云先生既去歲以成書種種

見寄大人亦以所學相酬答雖千里瞻瞻而音書不

絕歷數年以爲常泊大人捐館霞亦稍長知向學而

季父與先生共昌道學因得復讀先生所著書今者

以四書反身錄示下益所以訓誨者深矣霞受而

又復不忍釋手因編四子之書乃孔孟思孟內
聖外王之具明體達用之學而古今常存人心不惑
者恃有此也以故 國家設科取士特重經書蓋欲
世之學者實踐力行而體川條具之儒得以羅而貴
之大庭是則聖賢之所以垂教萬世與 國家之所
以儲養真儒惟篤行是尚而不在于詞章句讀語言
文字間也然而四書之在今日固已家傳戶誦未之
有異矣而求其紹聖賢之學以慰 國家之望者抑
何寡乏耶豈非以窮年誦讀者僅觀爲口耳之具進
四書友身錄 劉序

二

身之增哉憶此先生友身錄之所由作也人而不知
友身雖讀四書終屬皮毛迨斯錄一出世之學者庶
不從事咕嗶則聖賢立言之旨昭然于世而爲虛學
爲名臣窮不失已達則兼善之儒吾知其將接踵而
起矣其有助於聖賢有裨于 國家夫豈微哉記水
四山許公視學三泰讀而好之爲授梓傳布焉子雖
固陋從事理學願承先生之教誼不容以無言故
爲序之以告世之讀四書者其各友身焉可也

中州後學劉青霞肅恭肅頓首敬撰

重梓四書友身錄序

四書之行於天下後世也較重於五經世之儒者莫
不家傳而戶誦之矣近代制科取士先四書而後五
經五經分而四書合蓋未嘗不以聖賢之道明體達
用可以善身可以善世故欲使常明常行於天下意
甚善也無如學者多誦其章句詳其訓詁第借爲釣
獵名位之階實未能得諸心而措諸行一於吾身從
事者其於聖賢之道不啻雲泥之不相涉此人心之
所以日漓世道之所以不古而有心者不能無隱憂

四書友身錄

李序

焉余兄中孚先生閉戶潛修涵濡於性道歷有年所
間有從遊之士偶拈四書相究論先生卽以聖賢踐
履之實親切指示或直抉其旨或旁通其意使人人
知道爲人所自具非由外求一歸於身體力行以務
完夫性命本體遠接孔魯思孟之正脉近紹周程張
朱之真傳舉凡訓詁浮習滌除殆盡斯其心得口授
非卽我孔子循循善誘無隱不倦之意也與鄆杜王
子心敬集其所記名爲四書友身錄督學許公深契
其有裨於名教捐俸梓行遍布於貴官可謂不辜斯

文之責而克襄

盛世誕敷文德之治者也厥功豈小補云爾哉余
肇慶自佐郡以至遷守將及十載每思與力學之士
發明四書大義易以立身行己之道奈學識疎淺躬
行不逮不足以啓迪人心恐徒滋章句訓詁之流弊
而反見罪於聖賢其誣道也孰甚幸藉是錄梓而廣
之無論通邑大都山陬海澨使凡有身者咸知有友
身之功夫惟友身乃不負身不負身斯不負道不負
道斯不負聖賢不負四書

四書反身錄

序

二

康熙壬申初夏肇慶府知府關中李彥珩識

二曲先生讀四書說

四書傳心之書也人人有是心心具是理而人多
昧理以疚心聖賢爲之立言啓迪相繼發明譬適
迷途幸獲南車宜循所指斯邁斯征乃跬步未移
徒資口吻終日讀所指識所指濫繪其辭關所指
而心與指違行輒背馳欲肆而理泯而心之爲心
愈不可問自負其心而并負聖賢立言啓迪之苦心
愈弊也久矣

四書反身錄

說

一

吾人於四書童而習之白首不廢讀則讀矣只是上
口不上身誠反而上身使身爲道德仁義之身聖
賢君子之身何快如之呂新吾云聖賢千言萬語
說的是我心頭佳話立的是我身上妙方不必另
竭心思舉而措之無往不效而今把一部經書當
作聖賢遺留下富貴的本子孜孜終日誦讀倦倦
只爲身家譬如僧道替人念消災禳禍的經懺一
般念的絕不與我相干只是賺些經錢食米來養
活此身把聖賢垂世立教之意事負盡了有道之
士仔細思量笑死愧死斯言切中吾人通病吾人

所宜猛省

一士問四書疑義先生謂之曰吾子是行至此致疑乎抑徒誇精闢與以資講說已耶夫大學之要在格致誠正脩吾曹試切已自勘物果格乎知果致乎果意誠心正脩身以立本乎中庸之要在戒慎恐懼涵養於未發之前子臣弟友盡道於日用之際吾曹試切已自勘果或靜或動兢兢焉惟獨之是慎乎果於子臣弟友盡道而無歉乎論語之要在於時學習吾曹試切已自勘果明善乎果復初

四書反身錄

說

二

乎果存理克欲視聽言動之復禮乎言果一三忠信行果一一篤敬三畏九思之威事乎孟子之要在知言養氣求放心吾曹試反已自勘言果知乎氣果養乎放心果收乎不擇純駁惟資見聞恐非知言之謂也不懲忿窒慾集義自反恐非養氣之謂也纔辨方甲卽以獵榮網譽爲務多材多藝祇以增其勝心日鑿日喪放猶不足言也四書之設果欲吾曹之若是乎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然則吾曹日讀四書而不能惟其言之是踐雖欲不謂

之孔曾思孟之罪人不可也昔有一士千里從師師悉出經書期在盡授甫講一語其士卽稽首請退洩月弗至問之對曰未盡行初勿弗敢至也必如此始可謂善讀始可謂實踐

一人肯反身實踐則人欲化爲天理身心平康人人肯反身實踐則人人皆爲君子世可虞唐此致治之本也區區於讀四書者不能不拭目以望

四書反身錄

說

四書反身錄叙

反身錄何錄二曲徵君李夫子之所怕言者也其以四子書何非疏四子也於其言之有合於四子或時感於四子之言而偶有所發其諸門人小子筆而存焉以爲可以示家塾告遠近也云爾夫世之號爲讀書知古者齟齬駁倫之流無論已吾徒章甫逢掖間或賢豪自命至雄辯也而明師慈父之所誨聖君良相之所求童而習之迄於白首試一自問果皆孝子友於兄弟乎忠於君信於朋友乎不妄語不冥行

四書反身錄

叙

不私妻子不懷詐僞財毋苟得難毋苟免絕奔競驅干謁不辱親負國爲武夫臧獲所羞稱乎今夫子之爲此書也約畧易簡如良醫知疾直達腠理鍼之灸之髓骨皆痛人人有身卽人人宜及勿矜訓詁勿伺詞說亦如號太子之過越人歷蘇而起斯可耳不然則利祿而已矣名譽而已矣儒服買行穿窬而已矣悔聖人之言而已矣

戊辰上元華後學河山康乃心敬撰

四書反身錄

二曲先生口授

鄂縣門人王心敬錄

富平李因篤子德

甫全校

澠水許孫荃四山

大學

大學孔門授受之教典全體大用之成規也兩程表章朱子闡釋真文忠公衍之於前邱文莊公補之於後其於全體大用之實發明無餘蘊矣吾人無志於學則已苟志於學則當俟其次第循序而進

四書反身錄

大學

亦猶農服其先疇匠遵其規矩自然德成材達有體有用頂天立地爲世完人

吾人自讀大學以亦亦知大學一書爲明體適用之書大學之學乃明體適用之學當其讀時非不終日講體講用然口講而衷離初曷嘗實期明體實期適用不過藉以進取而已矣是以體終不明用終不適無惑乎茫昧一生學鮮實際明體適用乃吾人性分之所不容已學而不如此則失其所以爲學便失其所以爲人矣

朱註謂大學者大人之學則知學而不如此便是小人之學清夜一思於心甘乎甘則爲之否則不容不及時振奮以全其性分之當然

明體而不適於用便是腐儒適用而不本於明體便是霸儒既不明體又不適用徒汨沒於辭章記誦之末便是俗儒皆非所語於大學也

吾人既往溺於習俗雖讀大學徒資口耳今須勇猛振奮自拔習俗務爲體用之學澄心返觀深造默成以立體通達治理酌古準今以致用體用兼該

四書及身錄

大學

二

斯不愧鬚眉

問體用曰明德是體明明德是明體親民是用明明德於天下作新民是適用格致誠正脩乃明之之實齊治均平乃新之之實純乎天理而弗雜方是止於至善

明德卽心心本至靈不昧其靈便是明明德心本與萬物爲一體不自分彼此便是親民心本至善不自有其善便是止至善

明德之在人本與天地合德而日月合明顧自有生

以來爲形氣所使物欲所蔽習染所汚迷昧却原來本體率意冥行墮落馳逐貪嗜欲求富貴慕榮名務別學如醉如夢如狂如癡卽自以爲聰明睿智才識超世而律之以固有之良悉屬昏昧故須明之以復其初親師取友希求心要顯證默悟一意本原將平日種種嗜好貪著種種凡心習氣一切屏忘令胸次纖翳弗存自然淨極復明徹骨髓髓表裏昭然日用尋常悉在覺中

昔顏子問象山云某何故多昏象山曰人氣稟清濁四書及身錄

大學

三

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卽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眩了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一番卽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好今吾人平日多是逐物未嘗加意剝落口談明明心原不曾明明雖欲不昏得乎當時時提醒勿令昏昧日充月著久自清明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輒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萬善自裕無俟擬議

問明德良知有分別否曰無分別徒知而不行是明

而不德不得謂之哀徒行而不知是德而不明不得謂之知就其知是知非一念炯炯不學不慮而言是謂良知就其著是去非不昧所知以返不學不慮而言是謂明德曰明德曰良知一而二而一也

心之爲體本虛本明本定本靜祇緣不知所止遂不能止其所止隨境轉遷意見橫生以致不慮不明不定不靜未嘗安所當安是以不能慮所當慮須是真參實悟知其所止而止止則情忘識泯虛明

四書反身錄

大學

四

不動如鏡中象視聽言動渾是天機

知止不難實止爲難吾人終日講學講來講去其於所止非全不知然志向未嘗精專世緣未嘗屏息初未嘗實止其所止心何由常寂而常定至靜而無欲安安而不遷百慮而致之一乎此心既未定貼寧靜安固不搖憶憶往來朋從爾思思慮紛擾天君弗恭學無下落無結果學問之謂何學問之要全在定心學問得力全在定心一定靜而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循

鏡之照不迎不隨此之謂能慮此之謂得其所止靜中靜易動中靜難動時能靜則靜時能靜可知矣是故金革百萬之中甲利烜赫之榮文繡峻彫之美財貨充積之盛艱難拂亂之時白刃顛沛之際一無所動於中方是真靜

呂原明晚年習靜雖驚恐危險未嘗少動自歷陽過山陽渡橋橋壞輻人俱墜浮於水面有溺死者而原明安坐橋上神色如常後自省察校量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微覺心動數年前

四書反身錄

大學

五

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故學問得力與不得力臨時便見此公臨生死而不動世間何物可以動之乎吾人居恒談定談靜試切已自反此心果定果靜臨境不動如此公否

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是盡已分內事

古人以天下爲一家億兆爲一身故欲明明德於天下今則一身一家之外便分彼此明明德於一鄉一邑猶不敢望况明明德於一國明明德於天下

乎

古人爲學之初便有大志願大期許故學成德就事業光明俊偉是以謂之大人今之有大志願大期許者不過尊榮極人世之盛其有彼善於此者亦不過經經自律以期令聞廣譽於天下而已世道生民究無所賴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雖與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德性作用與氣魄作用不同然志在世道生民與吾人志在一身一家者自不

四書反身錄

大學

六

可同日而語

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即欲即仁此欲何可一日無吾人非無所欲然不過欲已富欲已貴欲已壽考欲已不朽即欲即私此欲何可一日有

吾人立志發願須是砥德礪行爲斯世扶綱常立人極使此身爲天下大關係之身庶生不虛生死不徒死

物乃聖學入門第一義入門一差則無所不差毫

釐千里不可以不慎物即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

物格者格其誠正脩齊治平之則大學本文分明

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其用工先後之序層次原

自井然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與物有本末是一

理說後儒不察遂昧却物有本末之物將格物物

字另認另解紛若射覆爭若聚訟竟成古今未了

公案今只遵聖經依本文認定爲身心意知家國

天下之物從而格之循序漸進方獲近道格物二

字即中庸之擇善論語之博文廣藝之惟精博文

四書反身錄

大學

七

原以約禮惟精原以執中格物原以明善大人之學原在止至善故先格物以明善善非他乃天之所以與我者即身心意知之則而家國天下之所以待理者也本純粹中正本廣大高明涵而爲四德發而爲四端達而爲五常見之於日用則忠信篤敬九思九容以至三千三百莫非則也如此是善不如如是惡明乎此便是知致知致則本心之明皎如白日善惡所在自不能掩爲善去惡自然不肯姑息此便是意誠以此正心則心正以此脩

身則身脩以此治國則國治以此平天下則天下
平卽此便是止至善便是明明德於天下若舍却
至善之善不格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理不窮而
冒昧從事欲物物而究之入門之初紛紛轆轤
於支離此是博物非是格物卽以身心意知家國
天下言之亦自有序不先究其身心意知而驟及
於家國天下之理猶是緩本急末昧其先後尚不
能遁道况外此乎今須反其所習舍去舊見除四
書五經之外再勿泛涉惟取近思錄讀書錄高景

四書反身錄

大學

八

逸節要王門宗旨近溪語要沉潛涵泳久自有得
方悟天之所以與我者止此一知知之所以爲則
者止此至善虛靈不昧日用云爲之際遇事精察
研是非之機晰義利之介在在處處體認天理則
誠正之本立矣夫然後由內而外遞及於脩齊之
法治平之略如衍義衍義補文獻通考經濟類書
呂氏實政錄及會典律令凡經世大猷時務要着
一一深究細考酌古準今務盡機宜可措諸行處
有體有用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矣夫是之謂大人

之學夫是之謂格物否則誤以博物爲格物縱博
盡義皇以來所有之書格盡宇宙以內所有之物
總之是鶩外逐末昔人謂自笑從前顛倒見枝校
葉葉外頭尋此類是也喪志愈甚去道愈遠亦祇
見其可哀也已

問身心意家國天下可以言物而知亦言物乎曰古
詩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物主不逐
四時凋由斯以觀則知非物而何有此物而後能
物物亦猶乾坤雖與六子並列而其所以爲尊者

四書反身錄

大學

九

固自在也

格物下學也格物而格得此物下學而上達矣

此物未格則主人正襟借格物以醒主此物既格則
主人已醒由主人以格物

識得格物者是誰便是洞本徹原學見其大

果返觀默識洞徹大原始信我之所以爲我惟是此

知天賦本而一朝頓悟此聖胎也戒慎恐懼保而
勿失則意自誠心自正齊治均平於是乎出有天
德自然有王道夫焉有所倚

知與不知乃一生迷悟所關知則中恒炯炯理欲弗
淆視明聽聰足重乎恭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睿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萬善皆是物也否則昏惑冥
昧日用不知理欲莫辨茫乎無以自持卽所行或
善非義襲卽踐迹是行仁義非由仁義此誠正脩
所以必先致知也致知而致得此知方是復還舊
物克全固有之良知聞見知識之知終屬螟蛉

知爲一身之本身爲天下國家之本能脩身便是立
天下之大本在上則政化起於身不動而敬不令

四書反身錄大學

十

而從在下則教化起於身遠邇歸仁風應響隨
脩身立本斯一實百實空言虛悟濟得其事世固有
穎悟度越前哲而究竟不免爲常人者知而不行
未嘗見諸脩爲故也

聖如成湯猶銘盤致警檢身若不及日新又新無瞬
息悠悠吾人多是悠悠度日姑息自棄聖之所以
聖愚之所以愚病正坐此

而有垢永有汚則必思所以洗之乃身心有垢有汚
不思所以洗之何哉

脩身當自悔過自新始察之念慮之微驗之事爲之
著改其前非斷其後續使人欲化爲天理斯身心
皎潔

念慮微起良知卽知善與不善一毫不能自掩知善
卽實行其善知惡卽實去其惡不昧所知心方自
慊若知善而不肯實行其善知惡而不肯實去其
惡自知而自昧之非自欺而何

學問之要只在不自欺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
欲初則勉然而然久則自然而然

四書反身錄大學

十一

自欺與不自欺君子小人之所由分卽人鬼之所由
分也不自欺便是君子便是出鬼關入人關自欺
便是小人便是出人關入鬼關吾人試默自檢點
居恒心事果俯仰無忤出鬼關入人關乎抑俯仰
有忤出人關入鬼關終日在鬼窟裏作活計耶人
鬼之分不在死後生前日用可知

大庭廣衆則砥躬礪行閑居獨處卽偷惰恣縱迹然
而心不然瞞昧本心支吾外面斯乃小人之尤身
未死而心先死矣雖然衣冠言動其實是行尸走

肉

縱心於幽獨自謂無人見聞不思人即不見不聞而天之必見必聞未嘗不洞若觀火故一念之萌上帝汝臨一動之非難逃天鑒人惟忽天昧天不知天是以欺已欺人無忌憚誠知上天之降鑒不爽則凜然日慎返觀內省之弗暇又何至申節昭昭墮行冥冥

爲善不密多由名譽起見故爲名譽而爲善是有爲而爲也有爲而爲縱善蓋天下可法可傳聞望隆

四書反身錄

大學

三

重聲稱洋溢舉世之所美正神明之所與也此所謂人之君子天之小人

人之小人明有人非天之小人陰有天譴總之皆心勞口拙自貽伊戚

念及自貽伊戚獨知不可不慎若慮情移境奪理欲迭乘不妨祈監於天每旦焚香叩天即矢今日之內心毋妄思口毋妄言身毋妄動一日之內務要刻刻嚴防處處體認至晚仍焚香默禱此日心思言動有無僞妄有則自罰儼然立改無則振

奮策勵繼續弗已勿厭勿憊以此爲常終日欽慕對越上帝自無一念一事可以縱逸今日俯仰無作浩然坦蕩於世上他日屬纊之時檢點平生無不至黯然而消沮自貽伊戚於地下存順沒寧何嫌如之

尹和靖初看大學有所得舉以告伊川伊川曰如何和靖但誦心廣體胖而已今吾人讀大學不爲不人不審亦有所得否亦灑然有以自樂心廣而體舒否

四書反身錄

大學

三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一有意必固我之私則心爲所累不免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偏便不得其正如鑑照物如谷應聲行乎無事不隨不迎若未至而先迎既至而不化前後塵相積鑑暗谷窒其爲心害不淺

心體本虛物物而不物於物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如是則雖酬酢萬變而此中寂然瑩然未嘗與之俱馳卽此便是心正便是先立其大否則物交物隨物而馳馳於彼則不在於此有所在斯有所不在

薛文清公每晚將就枕時必自呼曰主人翁在室否

此可謂善存心者

格是心法能敬則心常惺惺自無不在

持身須是嚴整而渾厚簡易而精明

視聽端凝言動不苟久自粹面盎背四體泰然

九容以脩其外九思以脩其內外交脩身斯脩矣

脩其身爲道德仁義之身聖賢君子之身擔當世道

之身主持名教之身方不孤負其身方是善脩其身

身

四書反身錄

大學

古

身爲型家之準身若不脩則家無所準雖欲齊烏乎

齊昔曹月川先生居家言動不苟諸子侍立左右

恪肅不怠則是子孫化也夫人高年參謁必跪則

是室家化也兄愛弟恭和順親睦則是兄弟化也

諸婦皆知禮義饋獻整潔無故不窺中庭出入必

蔽其面則是婦女化也鈴下蒼頭皆知廉恥趨事

赴工不大聲色則是僕隸化也此豈聲音笑貌爲

之哉由是觀之吾人亦可以知所勵矣

居家果言有物而行有恒無親愛賤惡等僻家人自

心悅誠服一一聽命惟謹

居家事父母須感格妻子同心盡孝冬溫夏清晨昏

一定省怡怡祇奉務承其歡待兄弟宜以父母之心

爲心友愛篤至中間有賢有愚賢者是敬是依愚

者多方化誨卽或冥頑難化亦須處之有方斷勿

忿疾以致決裂

易云閑有家悔亡故必事事律之以義維之以情使

閨門之內肅若朝廷藹若一身方是好家道

父母不順兄弟不睦子孫不肖婢僕不共費用不節

四書反身錄

大學

主

莫不起於妻家之興敗全係乎妻能齊其妻方是

能齊其家斯家無不齊

居家教子第一在擇端方道誼之師教以嘉言善行

俾習聞習見庶立身行己一軌於正

陸賀治家有法晨昏伏臘男女各以其班供職儉而

安莊而舒薄而均子九齡繹先志着儀節品式名

曰家制行焉使僮者不敢踣厲朴者有所依據順

弟之風被於鄉閭而聞於天下子九韶又以訓誡

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

明誦使列聽之其家教如此吾人誠做其意取司
馬溫公家訓及曹月川家規撮其要每朔望集家
衆宣讀以教其家務齊其家爲勤儉禮義之家清
白仁厚之家自然福壽綿遠此之謂是善齊家
治國乎天下必須純一無僞赤心未失之大人率其
固有之良躬行孝弟仁慈端治本於上民孰無良
自感格蒸蒸興孝興弟不信風動於下上下協和
俗用丕變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
平者此也此至德要道於治國乎何有

四書反身錄

大學

共

問後世在上者亦有孝弟仁慈之人而俗不丕變國
不大治者何也曰後世在上者雖間有孝弟慈之
人未免從名色上打點若果天性真孝真弟真慈
則愛敬根於中和順達於外一舉足不敢忘父母
一言言不敢忘父母推之待人接物泔事臨民不
敢刻薄一人不敢傲慢一事而國有不治者乎至
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父母云者視民如子生之養之
所好如己之欲務思所以聚之所惡如己之讐務

思所以去之惟恐一事失宜一民失所因心出治
至誠惻怛率一邑則一邑之民戴之如父母牧一
郡則一郡之民戴之如父母撫一省則一省之民
戴之如父母君天下則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山
川草木亦藉以生色矣

平天下平其好惡而已不作好不作惡好惡一出於
公則政平政平而天下平矣

好惡不公由君心不清君心之清以不貪色宴飲
珍奇禽獸宮室嬖倖遊逸之也若以二帝三

四書反身錄

大學

花

王自期以度越後世庸主自奮以建極作則治登
上理爲事自無此等嗜好而心清心清斯好惡公
好惡一公則理財用人事事皆公與天下同其好
惡而合乎天下人之心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
無偏王道平平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之謂天下
平

問財聚則民散固矣然國家正供所入有限安能以
有限之財散之百姓曰只不使掙尅之人在位橫
敲正供之外不求羨餘不別巧取鰥寡孤獨顛連

無告之人時加存卹水旱饑疫流離失所之民亟圖賑救不事虛文務求實效卽此便得民心民豈有不聚乎

平天下莫大乎用人而相則佐君用人以平天下者也相得其人則相所引用之人俱得其人故必極天下之選擇天下第一人而相之以端揆於上休休有容好賢若渴拔茅連茹衆正盈朝爲斯民造無窮之福子孫尚賴其餘澤相苟不得其人妨賢妬能蠹政害民釀宗社無窮之禍子孫尚受其餘

四書反身錄

大學

六

殃唐之李林甫盧杞便是覆車然則置相可不慎乎

無他技非全無技也若全無技何以識人之技也惟其有技而自忌其技若無若虛以天下之技爲技悉心採訪人物凡一材一藝之長必貯之夾袋公論僉同則矢公矢慎極力推轂務在得人爲國不樹私門堯李卽此便是宰相大技

周公爲相下白屋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尚已其在後世若諸葛武侯之相蜀開誠布公體國如家

日孜孜以人才爲事微長必錄雖讐不廢下此如崔祐甫爲相推引薦拔無虛日作相二百日除官八百人李吉甫入相咨於裴垕曰報國惟在進賢吉甫流落江湖一旦入相人才多所未請垕乃取筆疏二十餘人數月之間所用略盡王旦薦人人未嘗知此雖與古一德大臣不可同日而語然能獎進人才較之貪權固位止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者猶爲彼善於此

見賢而不能舉蓋未見而浮慕其名高既見而心厭

四書反身錄

大學

七

其不阿往往目爲迂闊不復省錄如漢孝武之於董子申公宋寧理之於晦菴西山始則溫旨招致隨卽棄置散地其所眷注不衰者公孫宏桑宏羊韓侂胄史彌遠一班逢迎容悅之臣而已好尚如此致治奚由

問必如何而後謂之賢曰道明德立學貫天人是講道德之賢識時達務才堪匡世是謂經濟之賢道德之賢止則舉之置諸左右俾專講明古聖帝明王脩已治人大經大法朝夕啓沃隨機匡正次則

學之俾掌國學督學政師範多士造就人才經濟之賢上則舉之委以機務俾秉國成獻可替否默平章奏次則舉之隨其器能任之以事分理庶務其有職業不脩者退之以儆素餐蠹政病民者罪之以肅百僚元惡大慙則依四凶之例以雪蒼生之憤舉措當好惡公方不拂人之性

平天下者以義爲利則惟義是好上倡下效大義浹於人心人心既附則元氣自固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者此也以利爲利則惟利是好割民自奉人

四書反身錄

大學

手

心不附元氣不固則國祚不永前五代後五季是也

問平天下若全不言利則經費不足亦何以平天下曰三代亦此天下三代以後之天下亦此天下三代之天下經費何以足三代以後之天下經費何以每患其不足亦可以思其故矣蓋三代之天下經費儉儉則恒足三代以後之天下經費奢奢則不足今且勿論三代姑以漢之天下言之漢初尚鮮鹽茶征權之入文景又屢下寬卹之詔蠲民租

稅而經費不患不足者露臺惜百金之費不輕營造後宮無錦繡之飾凡百有節是以財貨充積貫朽粟紅故有天下者能以文景爲法經費亦何患不足耶

問紀綱制度禮樂兵刑皆治平所關乃平天下傳略不之及何也曰有了本不愁末平天下傳言先慎乎德言理財用人以義爲利以端出治之本本立則綱紀禮樂制度兵刑因事自見若本之不立縱紀綱制度禮樂兵刑一詳備徒粉飾太平耳字

四書反身錄

大學

手

文泰之於周唐太宗之於唐治具非不粲然可觀而治化果何如哉貞觀之政雖幾致刑措然本源不正既無天德又安有王道此正所謂五霸假之乃有識者之所羞道也

因書反身錄

二曲先生口授

鄆縣門人王心敬錄

富平李因篤子德

甫全校

泜水許孫荃四山

中庸

中庸聖學之統宗吾人盡性至命之指南也學不盡性學非其學不顧誕天命學無原本盡性至命與不學不慮之良有一毫過不及便非中與愚夫愚婦之知能有一毫異同便非庸不離日用平常惟四書反身錄 中庸 一

依本分而行本分之內不少愧疚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此之謂中庸

自堯舜以執中授受人遂認爲聖賢絕詣非常人所以可幾却不知常人一念妥貼處與堯舜同卽此便是中能常常保此一念而不失卽此便是允執厥中人心上過不去卽堯舜心上過不去者然則中豈外於日用平常乎惟其不外日用平常方是天

下達道 人生吾人厥有恒性五德具足萬善咸備目視而明

耳聽而聰口言而從心思而睿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輒應不思不勉自然而然本無不率其或方然而忽不然有率有不率情移境奪習使然也能慎其所習而先立乎其大不移不奪動靜云爲惟侯良知良能自無不善卽此便是率性火然泉達日充月著卽此便是盡性斯全乎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負天之所命而克副天心

吾人一生凡事皆小性命爲大學問契緊全在念切性命平日非不談性說命然多是隨文解義伴口

四書反身錄 中庸 二

度日其實自有性命而自已不知性不重命自私用智自違天則性遂不成性而命靡常厥命興言及此可爲骨慄誠知人生惟此大事一意疑此萬慮俱寂惘惘而常覺空空而無適知見民而民彙物則秩然矩度之中毫不參一有我之私成善斯成性成性斯凝命矣此之謂安身立命

問識性方能率性若不先有以識之雖欲率何從率曰識得識是誰識便知率是誰率識得良知便是性依良知而行不昧良知便是率性便是道知良

知之在人未嘗須臾離則知道原未嘗須臾離形雖有不覩不聞之時而良知未嘗因不覩不聞而少離所以戒慎恐懼者不使良知因不覩不聞而少昧也迹雖有隱有微而良知昭昭於心目之間見莫見於此顯莫顯於此自省自惕自葆其知斯不愧天知

天與我此性虛靈不昧無須臾之少離天昭鑒我此性凜凜在上無須臾之或離雖欲不懼其可得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及爾游衍真無一

四書反身錄 中庸

三

時一刻而可忽

戒慎恐懼正是領認天之明命惟恐心思念慮少有縱逸不合天心

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小心翼翼時顧天命何敢悠悠自忽幾微

君命親命師命尚不可忽况天命爲吾性之所自出天鑒不爽天威莫測敢不畏乎敢不就業祇敎是恣是律乎隨時隨處無在敢忽閑思妄念何自而

萌

問中庸以何爲要曰慎獨爲要因請示慎之之功曰

子曰勿求知慎先要知獨獨明而後慎可得而言矣曰言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曰不要引訓詁須反己實實體認凡有對便非獨獨則無對即各人一念之靈明是也夫之所以與我者與之以此也此爲仁義之根萬善之源徹始徹終徹內徹外更無他作主惟此作主慎之云者朝乾夕惕時時畏敬不使一毫牽於情感滯於名義以至人事之得失境遇之順逆造次顛沛生死患

四書反身錄 中庸

四

難咸湛湛澄澄內外罔間而不爲所轉夫是之謂

慎

中和只是好性情

學者全要涵養性情若無涵養必輕喜輕怒哀樂失

節

喜怒哀樂未發時性本湛然虛明循風恬浪靜水面

無波何等平易已發氣象一如未發氣象便是本

和元氣

常令心地虛靜便是氣象便是中便是立天下

之大本

平日工夫若實實在未發前以養培養得果純自不為喜怒哀樂所移

未發時此心無倚無着虛明定此即人生本面不落有無不墮方所無聲無臭渾然太極延平之默坐體認體認乎此也象山之先立其大先立乎此也白沙謂靜中養出端倪即端倪也未識此須靜以察此既識此須靜以養此靜極而動動以體此應事接物臨境驗此此苟不失學方得力猶水

四書反身錄

中庸

五

有源木有根有源則千流萬派時出而無窮有根則枝葉暢茂條達而不已此之謂立天下之大本然靜不失此易動不失此難背倪潤從薛中離講學夜深中離令潤去睡五更試靜坐後再講次日中離問坐時何如曰初坐頗覺清明既而舟子來報風順請登舟遂移向聽話上去從此便亂今吾人此心一向為事物紛拏靜時少動時多而欲常不失此得乎須屏緣息慮一意靜養靜而能純方保動而不失方得動靜如一

每日鷄鳴平旦須整衣危坐無思無慮澄心反觀令

此心湛然瑩然一無一物唯一念炯炯清明廣大得此頭緒收攝繼續日間應事庶不散亂古人云一日之計在於寅此乃吾人用工最緊要處但此緒凝之甚難散之甚易自朝至午未免紛於應感宜仍坐一番以凝之迨晚默坐返觀日間果內外瑩徹脫灑不擾否務白日體驗時時收攝久而自熟打成一片寂而能照應而恒寂蔽之不能昧擾之不能亂已發恒若未發矣

四書反身錄

中庸

六

靜而如此便是未發之中動而如此便是中節之和一時如此便是一時中和一日如此便是一日中和終其身常常如此則全是中和性學至是成矣性情中和便是好性情性情好的人到處可行故為天下之達道性情不好的人雖處一家一鄉動輒乖戾况一國况天下乎
位育乃性情實效慎勿空作想象性情中和的人見之施為無不中和以之齊家則一家默化一家太和以之處鄉則鄉無孚化一鄉太和以之治國子

天下則經綸參贊一本德性化理翔洽風動時雍
兩間之戾氣清風雨順人無天札物無疵厲鳥獸
魚鼈咸若山川鬼神亦莫不寧乾坤清泰世運太
和或處而在下無經世之責卽以經世者覺世德
性所感人咸悅服率循其教翕然丕變人欲化爲
天理小人化爲君子爲天地立心爲斯民立命默
贊天地氣化默佐朝廷治化是亦參贊位育也
問如何方爲時中曰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
綱常倫理盡道辭受取與咸宜仕止久速當可不

四書反身錄

中庸

七

參意見不涉擬議無妄念無執着方爲時中若以
此爲庸常無奇而弁髦之高語圓通薄視矩度不
兢業敬慎從庸上做起非無忌憚之小人而何
良能人人咸具民何以鮮能不知故也知則日用乎
常不慮而能夫豈鮮能特外徇物內忘己自能而
自不依其能是以鮮能
民苟自依自己良能而行是自率其性任天而動便
是天民此外縱一無所能亦不害其爲至能否則
自棄其天自囿於凡便是凡民縱事事咸能適以

喪其良能總是鮮能

舜之所以爲舜全在好問好察吾人不能好問好察
其病有二一則安於凡陋未嘗以遠大自期一則
貢高自大恥於屈已下人二病若除自然好問好
察

脩身明道不容不問不察不問不察則脩身明道之
宜無由聞所未聞知所未知經世宰物不容不問
不察不問不察則經世宰物之宜無由聞所未聞
知所未知

四書反身錄

中庸

八

能好問好察斯無遺善能隱惡揚善人孰不樂告以
善聚衆人之智以爲己智則其智也大矣
知好問好察用中於民是大智則知來聞不察師心
自用是大愚
聲色貨利毀譽得失之念不除皆自納於罟獲陷阱
之中而莫之覺也溺於文義知見繳繞蔽惑令自
己心光不得透露其爲罟獲陷阱尤甚吾黨戒諸
平常心是道中庸不可能只是炫奇好異不平常也
若平平常常信心而行爲其所當爲何不可能之

有

才猷足以匡時定世節義足以藐富貴輕死生此人
所難也然難者猶有其人中庸率自日用此人所
易也而易者世反罕觀良由人多事事而不事心
好奇而不好平故也若事功節義一一出之至性
率自平常而胸中絕無事功節義之見方是真事
功真節義真中庸誰謂中庸必離事功節義而後
見耶有此事功節義方足以維名教振頹風若誤
以迂庸爲中庸則中爲執一無權之中庸爲碌碌

四書反身錄

中庸

九

無能之庸人人皆可能人人皆中庸矣何云不可
能也能者雖多何補於世

離事功節義求中庸固不可以事功節義求中庸亦
不可或出或處只要平常心果平常無所不可

自勝之謂強能自勝其私而矯之以正方是真強君
子之所以爲君子只是自強不息

易流易倚易變者俗人也矯其易流易倚易變之私
不流不倚不變方是君子

吾人身處末俗須是鐵骨金筋痛自矯強緣得不就

不倚不變立身方有本末前輩謂寧爲矯強君子
勿爲自然小人有味乎其言之也敬揭以自儆并
以示夫及門

遇易流易倚易變之際固當矯平日獨無所矯乎須
然自檢點已偏隨偏隨矯躁則矯之以靜浮則矯
之以定妄則矯之以誠貪則矯之以廉傲則矯之
以謙暴則矯之以忍慢則矯之以敬怠則矯之以
勤奢則矯之以儉競則矯之以讓滿則矯之以虛
始則矯強久斯自然

四書反身錄

中庸

十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良知也夫婦之不肖可以能
行焉良能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不過先得愚夫愚
婦之所同然全其知能之良而勿喪耳非於此良
之外有所增加也

夫婦雖可以與知而不常知者乍起乍滅自具良知
而自昧良知也夫婦雖可以能行而不常行者情
移境奪自具良能而不率良能也聖人獨不肖之
分分於此而已然則學人苟欲希聖亦惟自率其
知能之良務合乎愚夫愚婦之所同然火然泉達

日充月著自然優入聖域免於愚不肖之歸若外
良知而別求知縱知聖人之所不能知亦是無知
外良能而別求能縱能聖人之所不能亦是無能
以其忘本逐末舍血脉而求皮毛無關於作聖之
功也

識此則當下便是鳶魚飛躍於前昧此則動念卽乖
枉枯槁亡於後

夫婦知能便是道之發端卽從夫婦居室上做起便
是造端若此處忽略則自壞其端便是不能慎獨

四書反身錄

中庸

士

閨門床第之際莫非上天昭鑒之所處閨門如處大
庭心思言動毫不自苟不愧其妻斯不愧天地刑
於寡妻便可御於家邦

夫妻相敬如賓則夫妻盡道處夫妻而能盡道則處
父子兄弟君臣上下斯能盡道

日用常行之謂道子臣弟友之克盡其分是也吾人
終日談道試自反平生果一一克盡而無歉乎苟
此分未盡便是性分未盡而猶高談性命不知何
者謂之性命倫常有虧他美莫贖

居恒念及此便有多少愧心多少憾心

平日講中庸亦知心要平常然平常不平常不在言
說臨境便見能素位而行便是平常一或願外心
便失常心一失常平常安在

處富貴如無與處貧賤如無缺處患難如無事隨遇
而安悠然自得方見學力否則胸次擾擾心爲境
轉其造詣可知

學問不能隨境鍊心不能無入而不自得算不得學
問

四書反身錄

中庸

士

夫子贊鬼神之德之盛分明說體物而不遺乃後儒
動言無鬼神啓人無忌憚之心而爲不善於幽獨
者必此之言夫

知鬼神體物不遺則知無處無鬼神無時無鬼神人
心甫動鬼神卽覺存心之功真無一時一刻而可
忽故必質諸鬼神而無疑方可以言學

孝爲百行之首脩身立德爲盡孝之首舜之大孝在
德爲聖人故人子思孝其親不可不砥礪其德德
爲聖人則親爲聖人之親德爲賢人則親爲賢人

之親若碌碌虛度德業無開身為庸人則親為
人之親甚至寡廉鮮恥為小人匹夫之身則親為
小人匹夫之親虧體辱親莫大乎是縱日奉五鼎
之養亦總是大不孝

問大德之人必得祿位名壽孔無德乎何為老於窮
途顏無德乎夫何三十二而亡曰孔雖老於窮途
然窮於一時實不窮於萬世受天之祐與天無極
顏雖三十二而亡而有不亡者存一念萬年是也
區區形骸脩短當非所論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

四書反身錄 中庸

三

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詩云文王在上於昭
於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世有哲王三后在
天又云秉文王之德對越在天知此則知顏子矣
知顏子斯知天之所以酬德矣或酬於生前或酬
於身後龍潭老人所謂此翁無急性却有記性斯
真知天者若謂形亡神滅則詩誥及周公不若且
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之語皆誑語矣曾謂聖人而
誑語乎哉必不然也

善固執是為學實下乎處善非善語成迹之善德

而執之義襲於外乃吾人天然固有之良也博學
而不學此便是禪學審問而不問此便是泛問懣
思而不思此便是游思明辨而不辯此便是徒辯
篤行而不行此便是冥行

此非一路可入或考諸古訓或證諸先覺或靜坐澄
源或王敬集義或隨處體認內外交誥不靠一路
故曰博既學而此良與理或未能奏泊膠合或動
與靜殊未能一致自不容不問如張子患定性未
能不動就程子質問程子告以定性之旨廓然太

四書反身錄 中庸

南

公物來順應是也思者聖功之本思則得之不思
則不得豈夜然愈力到功深豁然頓契辯之於友
以證所契務期至當歸一庶不遠千里夫然後
沛然見之於行步步腳踏實地斯步步真非天良
與空言虛悟對塔談相輪者自不可同日而語
已有性而不能自率自由自盡其性已有覺而不能
以其所覺覺人以盡人之性悠悠度日不能實亮
天工默贊化育頂天立地貫徹三才做場人虛生
浪死與草木何異

問致曲曰曲是委曲吾人良知良能之發豈無一念一言一事之善只是隨發隨已不能委曲推致與不學何異所貴乎學者正要在於此處察識此處着力如一念而善即推而致之以擴其念一言之善即推而致之以踐其言一事之善即推而致之令事事皆然纖悉委曲無一不致猶水之必東雖遇灣曲轉折不能爲之障礙纔得達海

日用起居飲食男女辭受取予應事接物務依良知而行委曲善處不失其真便是致

四書反身錄

中庸

圭

曲禮三千皆所以致曲也纖微不忽善斯成性不察細行終累大德大德固不可踰閑小德亦不可出入此方是致曲如此致曲則所以收斂身心者愈細愈密久之道德積於中器宇自別人就無畏觀德心醉善心自興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

問尊德性曰尊對卑而言天之所以與我而我得之以爲一身之主者惟是此性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皆其所屬以供役使者也本是尊的本廣大精微高明中庸而有德故謂之德性只因主不做主不

能鈴束所屬以致隨其所好反以役主靈臺假有天君弗泰尊遂失其爲尊不容不問學以尊此尊問是問此德性學是學此德性若問學而不以德性爲事縱向博雅人問盡古今疑義學盡古今典籍制作可侔姬公刪述不讓孔子總是爲耳目所役不惟於德性毫無干涉適以累其德性須是一掃支離蔽翳之習逐日逐時逐念逐事在德性上參究體驗克去有我之私而析義於毫芒以復其廣大精微愈精微愈廣大不溺於聲色貨利之汚

四書反身錄

中庸

圭

而一循乎中庸以復其高明中庸愈中庸愈高明德性本吾故物一意涵養德性而潛其靈源悟門既開見地自新謹節文粹細行不耽空守寂斯造詣平實夫如是德豈有不至道豈有不凝乎邦無道默固足以有容若不韜光晦迹終爲人所物色須是無名可名方免繒繳

問中庸謂明哲保身古今正人非不明哲然往往身不免禍何也曰士君子立身自有本末若必以苟全爲保身則胡廣之中庸繇味道之模稜楊雄之

身仕二姓馮道之歷仕五季皆是能保其身既明
且哲矣夫等死耳然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
此處要見之真守之定倘輕於鴻毛不妨斂身避
難保其身以有待苟事關綱常民彝一死重於泰
山若比干之剖心文天祥之國亡與亡此正保其
千古不磨之身乃明哲之大者楊雄馮道止緣錯
認苟全爲保身偷生一時貽譏千古綱目書莽大
夫楊雄死通鑑於馮道口誅筆伐爲戒無窮由斯
觀之果孰得而孰失耶

四書反身錄 中庸

七

言及王天下三重本諸身章遂太息曰豈惟三重之
道必本諸身凡講學著書經世宰物皆當如此講
學著書若不本諸身徵諸人考諸往聖而不謬建
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則學不成學書不成書經世宰物若不本
諸身徵諸人考諸往聖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
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則經濟
不成經濟事業不成事業

經綸天下之大經由於立天下之大本本者何卽心

能之

內省不疚方是真慎獨無惡於志則慎獨方得力
若止無惡於人卽非鄉原之諸俗亦不過是述上打
點動鮮愈尤必無惡於志斯心事光明不愧會影
不愧屋漏便是天德有了天德不患無王道

自衣錦尚絅以下皆所以慎獨率性以復天命之本
然也本然處原淡原簡原溫原近原微卽此便是
本體能淡能簡能溫能謹近謹自謹微卽此便是
工夫由工夫以復本體卽本體以爲工夫斯盡性
四書反身錄 中庸 无

至命天人一貫矣若少有一毫夾雜少有一毫滲
漏少有一毫安排少有一毫未化便涉聲臭終非
不覩不聞天命原初之本體

於穆不已之真絕無聲臭故必化而又化聲臭俱無
卽之若無而體之則有所謂口欲言而辭喪心欲
緣而慮亡則幾矣

四書反身錄

二曲先生口授

郭縣門人王心

富平李因篤子德

甫全校

肥水許孫荃四山

上論語

學而篇

論語一書夫子之語錄也開卷第一義首標學字以

爲天下萬世倡由是愚以之明塞以之通不肖以

之賢猶魚之於水無一時一刻而可以離焉者也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離則人欲肆而天理滅不可以爲人矣

夫學始於人心關乎世運治亂否泰咸由於茲後

明善復初而學則所存所發莫非天理處也有字

出也有爲生民蒙其利濟而世運寧有不泰爲勝

章名利而學則所存所發莫非人欲處也無字出

也無爲生民毫無所賴而世運寧有不否是一心

理欲消長之所由分即生民休戚世道安危之所

由分也

果孜孜明善復初力到功深天機舒暢不期悅而自

方以類聚聲應氣求研理則其相關發行義

文爲切砥進脩既賴以不孤墳吹荒和爲斯世扶

綱常轉相導引爲萬古存幾希學脈又賴以光大

悠悠天壤何樂如之人之知不知於此樂原無加

損夫何愠愠則便是名根未斷人欲猶祿爲已爲

人之分正在於此故近名終喪已無欲自通神

因一士講學而時習一章太息曰學非辭章記誦之

謂也所以存心復性以盡乎人道之當然也其用

工之實在證諸先覺考諸古訓尊所聞行所知而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進脩之序敬以爲之本靜以爲之基戒慎恐懼涵

養於未發之前澄神定志致審於方發之際察非

幾之萌動炳理欲之相乘懲忿窒慾遏惡擴善無

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夫天理之正其見之

外也足容重手容恭頭容直目容端口容止氣容

肅聲容靜立容德坐如尸行如蟻息有養瞬有存

豈有爲宵有得動靜有考程皆所以制乎外以養

其內也內外交養打成一片始也勉強久則自然

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復禮綱常會理不勝辭

受取與不有造次顛沛一致得失毀譽不動生滅
患難如常無入而不自得如是則心存性復不愧
乎人道之宜始可言學

高景旂云馮子謂效先覺之所爲說爲便不落空曰
學覺也覺以覺乎其固有非覺先覺之固有也然
不效先覺之所爲則覺亦未易言也先覺所爲如
堯之執中舜之精一禹之祗承湯之以義制事以
禮制心文之不歸亦式不諫亦入武之微勝息義
勝欲周公之思兼孔子之敏求顏之愚魯之魯元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三

公之至靜二程之主敬朱子之窮理致知象山之
先立乎其大陽明之致良知甘泉之隨處體認皆
是也學者誠效其所爲就資之所近而時習焉則
覺矣始也效先覺之所爲而求覺終也覺吾心之
固有而爲己之所當爲若自始至終事事效先覺
之所爲是義襲於外也是行仁義非由仁義也所
爲雖善終屬外入又安能左右逢原以稱自得哉
孔門論學惟務求仁而仁莫先於孝弟此處不敦便
是不能盡人道卽非所以爲人有子此言崇本尚

實提出人無限良心消却人無限妄念求仁莫速
焉禮記稱有若平日之言似夫子觀此可見

孝經謂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
無怨體何闕深川何廣大而原本始於孝弟又謂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事親孝
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卽所謂本
立而道生也此孝弟所以爲仁之本與

巧言令色不務本也故鮮仁

容貌辭氣德之符也苟非根心便是作僞作僞則心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四

色莊見於應接巧言則不止應接凡著書立言苟不
本於躬行心得之餘縱闢盡道妙可法可傳俱是
巧言俱是鸚鵡

曾子之三省亦惟就日用應感易忽者日一檢點耳
若謂整日念念省此則是念念止繫於此此外無
復用心矣恐不其然

賢如曾子猶日三省若在吾人資本中下尤非曾子
可比千破萬綻其所當省者豈止於此故必每

不論有事無事自省此中能空淨不染乎安閒恬
定乎脫洒無滯乎視聽言動能復禮乎喜怒哀樂
能中節乎綱常倫理能不虧乎辭受取予能當可
乎飲食男女能不苟乎富貴貧賤能一視乎得失
毀譽能不動乎造次顛沛能一致乎生死利害能
不懼乎習氣俗念能消除乎自察自審務要無入
而不自得纔是學問實際否則便是自欺

入孝出弟謹信愛眾親近好人此人道之要立身行
己之本弟子日用職分而教弟子者之先務也今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五

之教者不過督以口耳章句屬對作文朝夕之所
啓迪而鼓舞者惟是博名媒利之技蒙養弗端童
習而長安之以致固有之良日封日閉名利之念
漸萌漸熾誦讀之勤文藝之工適足以長傲遂非
率意恣情今須力反其弊教子弟務遵此章從事
輔以孝經小學童蒙須知四禮翼令其出入言動
是則是做以盡其節目之詳大本既立夫然後肄
習詩書藝業則教不交蹴庶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矣

以敦倫也倫苟弗敦縱背誦五車文工一世徒
增口耳之虛談抵止之贅疣在流俗雖曰有學吾
必謂之未學倫紀誠敦實行過人在流俗雖曰未
學吾必謂之學矣

問學在敦倫固矣然敦倫可遂不學乎曰學以學夫
敦倫而敦倫乃所以爲學也舍倫而言學則其學
爲口耳章句之學富貴利達之學失其所以學敦
倫而不學雖或至性過人未必情文兼至盡善盡
美是故好賢而不學則無知人之明所好未必賢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六

而真賢未必好即所好果賢而無學以濟之色
未易識破心地未易廓清未必篤繼衣之好
齊之勇事親而不學無由知力之當竭即知力
而無學以濟之唯竭力以養其口體未必先意承
志根心生色假令怡怡祗奉愛敬無歉而不竭其
力於聖賢德業行道顯親亦未得爲能竭事君而
不學無由知身之當致即知致身而無學以濟之
則不學無術不足以匡君定國康濟時艱雖鞠躬
盡瘁孜孜奉公臨難殉節不有其身然而無補於

如以安危亦未得爲能致交友而不學則昧於慎
擇易蹈此匪之傷卽所交得人而無學以濟之亦
未必言其所當言而信其所當信甚矣學之不可
已也學之如何亦惟兢兢於數者之間以求至乎
其極表裏克盡巨細罔歉而已曰如是則吳氏之
言亦不爲無見曰吳氏固爲有見而以之致疑子
夏實未達子夏口氣蓋抑揚其語正所以折衷學
問之實令人知學之所以爲學在此而不在彼所
重在此所學卽在此自此說出而天下後世人人
出書反身錄 上論語 七

曉然知所從事不至誤以口耳辭章之末了生平
其有補於綱常名教非渺眞學者之清夜鐘也何
流弊之可言亦何至於廢學

自後世豪傑不興正學弗明學者終身皇皇亦知敏
事亦知慎言亦知隆師親友志非不篤功非不密
用心非不專且虛而卒不可與入聖賢之道者其
所從事者非君子之學也以其爲安與飽計也故
吾人今日之學先要清楚此念辨箇必爲君子之
志此志誠立而後所敏爲君子之敏原是敏吾性

命不容已之事而初非有要於勿利慎爲君子之
慎原是慎吾樞機躬恐不逮之言而要非有心於
三緘就有道而正原是正吾學術不容不辨之實
而初非有意於聲氣夫然而所學始爲道誼之學
所好始爲正大之好其人始爲君子之人

惟志不在安飽其品格始定志不在安飽於道誼始
專處不爲安飽之圖則出必不爲肥家之計如此
方爲君子否則便是小人

宋王曾鄉會試并殿試皆居首賀者謂曰士子連登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八

三元一生吃着不盡曾正色答曰曾生平志不在
溫飽其後立朝不苟事業卓然今人生平志在溫
飽是以居官多苟事業無聞甚至播惡遺臭子孫
蒙羞諱言不敢認以爲祖故人品定於所志事業

本平生乎

吾人學非爲人人之知不知原於已無損故不以此
爲患惟是人不學知知人實難我若不能窮理知
人則鑑衡昏昧賢否莫辨是非混淆交人則不能
親賢而遠佞用人則不能進賢而屏奸在一已則

平學術在朝廷關乎治亂雖欲不患得乎

正直君子易知邪曲小人難知蓋正直君子光明洞達心事如青天白日人所易見邪曲小人則文詐藏奸迹似情非令人難覺若張趙諸公之於秦檜是已張趙初以張邦昌之僭位檜不附會及與周朝共事又見其事事克辦交稱其賢以爲才似文若以致階以進用卒之禍天下而賊生靈貽害無窮諸公實不得辭其責由此觀之人固未易知而知人實不易也故不容不患患則講究有系患則

四書反身錄上論語

九

原缺第九葉後半葉

爲政篇

爲政以德者是以實心行實政如以關雎麟趾之意行周官之法是也夫豈高拱深宮民自化哉註內無爲而治要善着

清心寡欲以正身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此無爲而天下歸之也

思無邪之旨非孔子拈出以示人不幾使三百篇之詩將與後世徐庾沈宋之詩同類而并觀也哉

知一部詩經只一思無邪則知六經皆所以存天理也

書反身錄上論語

十

六經皆古聖賢救世之言凡一字一句無非爲後人身心性命而設今人只當文字讀去不體認古人立言命意之旨所以白首窮經而究無益於自己身心性命也即如詩之爲教原是教人法其所宜法而戒其所宜戒爲善去惡思不至於有邪耳故曰詩以道性情若徒誦其篇章之多善無所勸而惡無所懲則是養性情者反有以累性情矣

學問全在心上用工矩上學字學焉而不在心上用

工便失之浮泛用工而不在矩上操存便無所持
循心不踰矩雖在力到功深之後而其志期於不
踰矩實在命意發端之初譬之射然學射之初固
不能中的若志不在的亦將何憑發矢惟其志期
中的則習射之久庶幾一一中的夫子十五志學
卽志此不踰矩之學三十而立是大立小不奪是
非無以搖也四十而不惑是吾心固有之理見之
透而無復有疑也五十知天命乃心與理融洞然
於心所自出之原也六十耳順則聲入心通大之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七

言語物之鳴音接於耳者無不觸其機而豁然契
於心也七十從心不踰矩任心而動自不越乎範
圍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絕無意必固我之私心卽
矩而矩卽心義精仁熟學成而志遂矣
人人有是心心有是矩夫子不過先得人心之同
然耳然人雖同有是心而人多不肯志學卽號爲
有志於學者又多舍心言學稍知求心者又往往
舍矩言心惑也又矣

此章眞夫子一生年譜也自叙進學次第絕口不及

官闕履歷事業則述可見聖人一生所重惟在於
學所學惟在於心他非所與焉蓋內重則外自輕
所性不存故也由斯以觀吾人亦可以知所從事
矣事業係乎所遇量而後入著述生於明脩之後
無煩再贅夫何容心焉

子有身而父母惟其疾之憂子心已不堪自問若不
能自謹而或有以致疾則不孝之罪愈無以自解
矣故居恒須體父母之心節飲食寡嗜慾慎起居
凡百自愛必不使不謹不調上貽親憂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三

父母所憂不僅在饑寒勞役之失調凡德不加進業
不加修遠正邪邪交非其人疎於檢身言行有疵
莫非是疾知得是疾謹得此身始慰得父母始不
愧孝子否則縱身不天札而辱身失行播惡遺臭
不幾貽父母之大憂哉

人子不能謹身修行以貽父母憂是必病狂喪心之
人不然獨非人子寧獨無心何忍縱欲敗度喪身
辱宗重戾父母之心耶

爲人父母者惟子疾是憂吾不知人之爲人子者亦

曾憂父母之疾如父母之憂已者乎

不敬非必形之聲色言辭與一念不誠便是不孝處乎親恩罔極爲子者竭終身之心力而報之尚恐其多遺憾亦何忍以一時之不謹致自陷於養父母如養犬馬蹈此不孝之大罪也耶吾人須謹之又謹

于於父母無所解於其心者也誰無明發之懷孰無劬勞之報然或敬養兼隆而乏怡怡婉順之實我父母心弗安而意弗愉承歡之謂何古今咸稱老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三

萊之孝以其愛親肫摯情見乎色常得父母之歡心故也今吾人雖不可襲其迹不可不心其心有其心斯有其色吾父母自心安意愉夫是之謂承歡膝下夫是之謂根心真孝

服勞奉養古人尚不以爲孝若并服勞奉養而有道憾罪通於天矣

問孝四章乃事親金鏡吾人欲盡子職宜大書侍右觸目警心仍不時向執鑽之婦宣說使知所戒

大凡聰明自用者必不足以入道顏子唯其如是

以於於仁不違

聰明似愚愚而不愚小聰明不愚不愚而愚大聰明熱聰墮明知解盡忘本心既空受教有其地小聰明矜聽恃明知解糾纏心體未空入道無其機明之如愚正則之聰明絕人受教有地入道有機處夫子不容不喜不容不言言之不容不久乃可以言而言也言苟當可雖千言不爲多言未當可卽一言亦爲多此夫子所以於圓終日言於賜欲無言也蓋圓之聽言而悟超語言文字之外賜之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古

聽言而識固言語文字之中悟超言外因言可以悟道識固言中則因言反有以障道

在無言處方知道在心賜若悟此則亦默識心融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便是亦足以發又何患小子無述

顏如愚所以具體夫子之道曾惟曾所以卒傳夫子之道吾人如果有志於道須希顏之愚爲曾之魯庶有人機

明道先生坐如泥塑底幾顏子

人生於二千載之下不獲親炙顏子玩不違如愚
一語恍若親其遺像不覺口耳盡喪心形俱肅然
後知平日之所以喋喋論辯孜孜發明者特淺夫
小慧道聽塗說視顏之潛體默會不言而喻賢不
肖之相去何啻天淵此不愚正所以爲愚也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在當日爲子貢頂門鍼在今日
爲吾人對症藥也猛然一省請事斯語
知得先行後言是君子則知能言而行不逮者爲小
人矣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五

一友語及君子周而不比章因告之曰君子視萬物
猶一體故愛無不溥無所爲而爲也卽時而有好
有惡而好惡一出於公好善固是愛惡惡亦是愛
蓋侯明捷記無非欲其並生於天地間而不至長
爲棄人也小人非無所愛而所愛惟徇一己之私
有所爲而爲也同已則狎昵親密綢繆汲引異已
則秦越相視陰肆排詆必使之無所容而後已
是故有君子之愛則福及群生人人得所而朝野有
頌有小人之愛則朋比作祟黨同伐異而禍延人

國漢唐宋明君子小人之周比其已然之效益
見矣君子小人遠而在上如此其在下也亦然君
子居鄉則愛溥一鄉而一鄉蒙其庥小人居鄉則
阿其所好而一鄉被其蠹有爲無爲公私異同始
於一心之微關乎世道之大吾人不可不研幾而
致審也否則昧天理之公而流於人欲之私處人
接物將有愧於君子同於小人而不自覺者矣
古者道德一而風俗同師無異指學無異術無希濫
違絕位妙可喜之論滑汨其間咸有以全乎知能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六

之良而循夫綱常彙紀之分民協於中世登上理
三代之衰道術不一學始多岐賊德敗義漸以成
俗孔子惕然有感故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其所
以爲世道人心之防者至矣雖未明指其開端之
人然而惡鄉原之亂德三致意焉是孔子同時異
端蓋卽鄉原也戰國異端則告子許行莊周鄉衍
鄧析公孫龍子之屬紛紛籍籍所在爭鳴而楊朱
墨翟爲我兼愛之說尤爲世所崇尚孟子目擊其
弊以爲生心害政烈於洪水辭而闢之其說始煥

自以末異端托老氏以行世若魏伯陽之仙術
張道陵之符籙皆足以蠱人心志而釋氏五宗雲
布禪風盛興卑者惑於罪福高者醉於機鋒率天
下之人棄實崇虛波靡失中其爲害何可勝言程
朱從而闢之人始曉然於是非邪正之歸今其說
雖未盡熄要之不至生心害政其生心害政惟吾
儒中之異端爲然蓋吾儒之學其端肇自孔子思
孟庚釋程朱表章載之四書者備矣無非欲人全
其固有之良成已成物濟世而安民也吾人讀之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七

果是體是遵全其固有之良乎果人已蕪成康濟
民生乎否則止以榮肥爲計其發端起念迥異乎
此與四書所載判然不同非吾儒中之異端而何
生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吾不知
其於洪水狂猷何如也程子以佛老之害甚於楊
墨其言有云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
余亦云儒外異端之害淺而易聞儒中異端之害
深而難距噫吾末如之何也已

同馳心於詞章名利明悖四書固自異於吾儒之實

固有覺其非而志恥同乎流俗反經興行究心理
學者所在亦不乏人曰理者人心固有之天理卽
愚夫愚婦一念之良也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
亦不過率其與愚夫愚婦同然之良而已此中庸
平常之道也乃世之究心理學者多舍日用平常
而窮位極願索之無何有之鄉謂之反經而實異
於經謂之興行而實不同於日用平常之行其發
端起念固卓出流俗詞章之上而流蕩失中殆異
於四書平實之旨是亦理學中之異端也故學焉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太

而與愚夫愚婦同者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者
是謂異端
于路勇於爲善所欠者知耳平日非無所謂知然不
週聞見擇識外來填塞之知原非自性本有之良
夫子誨之以是知也是就一念獨覺之良指出本
面令其自識家珍此知既明則知其所知固是此
知而知其所不知亦是此知蓋資於聞見者有知
有不知而此知則無不知乃吾人一生夢覺間也
既覺則無復夢矣

下聖相傳只是此知吾人之所以博學審問慎思明
辨者惟求此知此知未明終是冥行此知既明纔
算到家此知未明學問無主此知既明學有主人
此知未明藉問見以求入門此知既明則本在靈
以主聞見此知未明終日幫補發於外七八月
之間雨集溝澮非不皆盈然而無本終是易涸此
知既明猶水之有本源泉混混逝者如斯夫不舍
晝夜

耳目手足之所以作主者此知也虛靈不昧肆應無
四書反身錄上論語

窮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清水則鑑不足以喻其明人人本來如是而人人
不自知其如是此之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
之道鮮矣

子張學干祿非必如後人之營營於富貴利達習干
時之策奏治平之略僕僕自售也蓋亦多聞多見
以精業謹言慎行以立德與鄉鄰里推以見用於
時試其所學耳夫子以其有所爲而爲恐其外馳
故以闕疑闕殆寡尤寡悔無所爲而爲一味務實

實至祿隨天爵脩而人爵自從不待於干後世則
自童子時所志即在利祿所務惟是辭章於謹言
慎行脩身立德之道咸以爲迂絕口不一語及壯
性鑑衍義切要有關之書未嘗略一寓目惟恐有
妨於舉業即本經亦在所忽惟取近年中選之文
諷誦摹倣以希科第投牒自薦奔競成習古人脩
之家者猶往往壞之天子之庭况未嘗脩之家而
欲其出而不穢難矣

人之立身言與行而已言慎則不招尤行慎則不招
四書反身錄上論語

悔無尤無悔品始不差一有玷關他長莫贖易曰
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
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脩身須先謹言心者身之主宰口者心之藩籬藩籬
不守主宰罕存故守口乃所以守心

凡言不但無補於身心者當慎卽有補身心而躬所
未逮亦當羞澁其口而致慎卽躬行心得之餘借
言以明道淑人而所遇非可言之人亦當慎而又
慎或不得已而言言貴有節

人苟好惡公用舍當爲君則兆民服爲大臣則同列服處一鄉則鄉人服居一家則家人服

舉錯當與不當關國家治亂世運否泰當則君子進而小人退衆正盈朝撥亂返治世運自泰否則小人進而君子退群小用事釀治爲亂世運日否諸葛武侯有云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言言痛切可作此章翼註人君當揭座右

人之於信猶水火金木之於土水火金木無土則無四書反身錄上論語

王

由生人而無信則無以立

千慮不博一實言一有不實後雖有誠實之言亦無人信矣

八脩篇

世人多事多起於爭文人爭名細人爭利勇夫爭功藝人爭能強者爭勝無往不爭則無往非病君子學不近名居不謀利謙以自牧恬退不伐夫何所爭惟是見義爭爲見不善爭改君子之爲君子如斯而已故世有君子而天下享和平之福矣若徒以血氣相尚直小人耳即不然而猶有未化之客氣時或動於一念之微亦豈得爲有道之君子

同夏殷之亡久矣夫子何故致意其禮曰國可亡史四書反身錄上論語

王

不可亡况一代有一代之典章制度雖時異勢殊非所以施於昭代而其大經大法豈可令其泯滅而失傳夏殷之禮夫子蓋於綫編斷簡之中因流窮源山微知著能言其槩嘗欲參攷互證筆之於書以存二代經世之典使後世議禮制度者有所攷鏡折衷惜乎既無成籍可據又鮮老於典故者相質無徵不信故不禁流連而三歎也大抵上古與後世不同後世書皆印本凡朝廷典章制度刊布流傳一旦改章其書散藏人士之家雖久不至

盡亡上古則蚘斗漆寫藏之廟堂人士難於抄傳
一經改革兵燹之餘存者幾希年代既久者咸刻
謝子孫又多微弱不振流播之餘於先典不惟不
遺收藏亦且不知收藏此文獻所以不足也其流
行於人士之家類非典禮儀制所關而書史文藝
之不至泯絕者在夏則僅僅禹貢夏小正五子之
歌允征數篇在殷則湯誥太甲說命盤庚載象
篇而已信哉

方策尚存故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文獻不足致禹湯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三

之道湮而失傳不但聖心缺然實爲千古遺憾
各陽年少通達國體嘗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更事
猶然况帝王經世之大乎雖曰自有朝代章程然
考古正所以裨今

沛公入關諸將爭取財物金帛蕭何獨收圖籍沛公
由是具悉天下阨塞戶口強弱卽斯一節觀之則
知文獻所關之重矣故在天下則關係天下在一
省則關係一省在一邑則關係一邑在一家則關
係一家述往昭來爲鑑匪渺若子孫於先世遺籍

及誌狀譜牒以其非關日用之急視爲故紙而忽
之任其散逸漫不珍藏則賢不肖可知矣繼述之
謂何

君當敬也而一有媚心便難以對天况媚權臣乎王
孫賈以媚君得權又欲孔子媚己以取位小人肆
無忌憚通不知頭上有天矣夫子以天折之不特
自全其所守之正亦可以惕省權奸之心

古來權奸憑藉寵靈勢位已極又患無名每以美職
厚祿牢籠正人君子以爲名高而不知正人君子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四

惟恐不義富貴免其生平超然遠引若鳳翔千仞
豈彼所得而牢籠之哉孔子之於彌子瑕王孫賈
固不待言下此如謝上蔡邵伯溫陳師道之於時
相亦皆避遠權勢素履罔玷上蔡初仕時人勸其
謁執政則辭職可得上蔡笑曰他能陶鑄我自
有命在章惇嘗受學於伯溫父康節先生及惇爲
相伯溫入京惟恐爲惇所薦先謁選而後會惇惇
竟不獲用其力師道以布衣寓京師惇慕其名再
三托人欲求一見而不可得此皆誦法孔子而無

忝者也故學者於此處須慎之又慎所謂風急天
寒夜纔看當門定脚人若此處一錯一失脚便成
千古憾矣

人生真實有命窮達得喪咸本天定湏是安分循理
一聽於天若附熱躁進於定命無秋毫之益于名
節有泰山之損

孔子以上聖之資道全德脩言動純乎天理猶恐獲
罪於天余資本下愚生平千破萬綻違天理而獲
罪於天者何限冥冥之中逐日登記其罪而陰有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五

以加譴者何限念及骨慄夫何所逃惟有痛自淬
礪永堅末路息天怒於萬一是所願也顧行年如
許未必再如許義理無窮而歲月有限竊恐所得
不補所失凜乎日以憂懼蓋莫知所以自免余滋
戚矣曰先生猶如此小子將何如曰後生雖可畏
勉之在青陽慎勿玩愒因循虛拋歲月當以余之
覆轍爲鑒戒可也

天生天子以啓人心覺世夢爲天下萬古存幾希也
而一時從游之士以其所至不遇遂患道之不行

乃一封疆小吏獨具隻眼邂逅一言足成定評見
地卓越千載下猶令人起敬起仰

從古聖人明明德於天下皆倚勢位而後得以有爲
獨夫子明明德於天下一無所倚此夫子之所以
爲夫子而非他聖之所能及也

學宋淵木鐸一方也周流遍人木鐸列邦也立言
垂訓木鐸萬世也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贊化
育於無窮與元會而相終始者端在於斯宋人謂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其亦有見於斯與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五

里仁篇

里有仁風則人皆知重禮義而尚廉恥縱有一二頑梗亦皆束於規矩不至肆無忌憚而資質之美者益薰陶漸染以成其德居於此者不惟可以養德保家亦且可以善後子孫而賢且習固足以有成印昏且愚亦不至被小人引入匪彝辱宗敗家故人或未有定居擇里而不居於是者其爲無識不待言卽或已有定居而其鄉實無仁風却貪戀苟安不能舍互鄉而入康庄亦爲驚馬戀棧豈智不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毛

能舍也故古今推孟母之三遷其智爲千古之獨絕與

擇里而不處仁則不智擇交不親仁則不智擇術而不求仁則不智

未處之先須擇仁里既處之後尤須和里待人接物恂恂謙謹中間有善良人固當傾心相與卽有一二橫暴人尤當宛轉化誨婚喪相助有無相通禮義相交情誼相關務藹若穆若熙熙如一家卽此便是太和景象

處約最易動心不必爲非犯義而後爲濫只心一有不堪其憂之意便是心離正位纔離正位便是泛濫無閑將來諂諛卑屈苟且放僻之事未必不根於此故吾人處困而學安仁未可蹴幾須先學智者利仁時時見得內重外輕不使貧窶動其心他日必不至敗身辱行自蹈於乞墻穿窬也吳康齋遇困窘無聊便誦明道先生行狀以自寬其底幾知者利仁歟吾儕所宜師法

伊尹一介弗取千駟弗顧夫子疏水曲肱而樂不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毛

之富貴如浮雲顏子之樂不以簞瓢改橋下惠之介不以三公易古之聖賢未有不審富貴安貧賤以清其源而能正其流者而况於中材下士乎不處不去纔見操持於此而一苟則人品可知造次顛沛方驗學力於此而少懈則存養可知

金遇滲金石而程色自現貧賤富貴造次顛沛亦吾人之滲金石也

富貴貧賤一視造次顛沛如常爲飛魚躍其機在我夫是之謂君子

子集惡體巷不改其樂舜出有天下而不與所好
在仁故無以尚之白沙云人爭一箇覺纔覺便我
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窮夫惟無窮故微塵六
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又何暇鉢軒冕
而塵金玉耶

世間惟鄉愿無過良由用心於外專在形迹上打點
是以無非無刺君子則任真而行直盡已心世人
往往以迹觀人故君子不得不目有過之迹抑豈
知因迹正可以見君子之心乎語云與仁同功其
四書反身錄上論語
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其仁乃可知也此觀過所
以知仁也

子路繼袍不恥夫子嘉其用臧顏子簞瓢不改夫子
歎其疾乎他若管幼安之帽張子韶之簪皆久敝
補用歷廿載而不厭一則望重一代曾屢徵不出
一則登科殿元嘗仕至八座皆不以惡衣惡食爲
恥蓋用心於內自不以此爲意近代焦弱侯受學
於耿天臺先生之門天臺以其根器過衆時與談
談年餘未嘗及道久之弱侯請問天臺訝曰吾輩

渾是俗骨而言道乎夫以弱侯之深心大力猶不
驟以語及況其下焉者乎故學道者須先掃清俗
念而後可以言此若天理人欲并行未有能濟者
也

君子喻於義故其心常蕩蕩小人喻於利故其心常
戚戚

君子以忠信仁義爲利

義利之辨乃吾人學問大關頭然其機甚微須是辨
得一分明然後趨向不差若析義不精鮮不認

四書反身錄上論語

三

利作義象山先生白鹿講義發明義利之辨警策
明快宜揭之於壁時一寓目

易曰幹父之蠱又曰有子考無咎厲諫之謂也然必
得其事已形而後諫則事速昭彰考有咎厲非所
以善幹也易謂幾者動之微通書所謂介於有無
之間者幾也誠察其微而預挽之潛消默化於將
萌如是則既不彰親之咎又無進諫之名善之善
者也

曹月川因父奸佛作夜行燭旁微曲喻務納親於善

而引之於正道吾有耻焉顧夜行燭三字施之於親似非所宜安得起先生於九京而與之更定哉往而不返者親之年也儘朝夕承歡左右就養尚恐桑榆晚景來日無多若復悠忽泄視漫無關懷則其子職可知矣

古者言不過行有恥故也

古人尚行故羞澁其言而不敢輕出今人尚言故談掉其舌而一味徒言若果學務躬脩自然沉潛靜默慎而又慎到訥訥然不能出口時纔是大進石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三

則縱議論高妙超世總是頑不知恥總是沒學問沒涵養

公冶篇

士君子立身行已固不可取媚於世爲浮沉苟免之計然亦不可戾世取禍須權衡於身世之間既不失身又不戾世始爲無弊南宮适謹於言行能處治亂而成宜此正儒者持身善世之蓍蔡

放言狂行在下則觸嫌招忌在位則賈怨益讐此謝靈運公中言所以爲世大戮而卒不免也

成德固不可專靠師友然能自己立志又益之良朋明師將愈嚴憚切磋以成其德故昔人謂孤居而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三

無與共証獨處而無與共商士之悲也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人苟立志進德尚且借鑒於不賢況日與賢人君子處乎此古人所以尋師訪友不論貴賤遠近也

不必淫詞詭辯而後爲佞只心口一不相應正人君子早已窺其中之不誠而惡之矣徒取快於一時而遂見惡於君子亦何爲也哉

門高弟如顏之愚魯曾之簡陋是渾厚醇樸氣象蓋其平日皆敦華就實故其徵之容貌辭氣

之聞者無非有道之符吾人有志斯道第一先要恭默

學不信心終非實學仕不信心經綸無本成已而後能成物自治而後可治人開於斯自謂未能信此正是審己量力不自欺處後世仕者未嘗戒已而便言成物未嘗自治而輒思治人既無天德烏觀所謂王道

問成已自治有素可謂信乎曰即真能成已自治有餘而治體果盡諸乎時務果盡識乎經濟大業果

四書反身錄上論語

三

一一蘊之有素中窾中會動機宜乎於此稍信不及打不過又豈可冒昧以從事乎故必量而後入庶寡過若入而後量則取辱多矣曰斯字先德威解作逝者如斯夫之斯蓋指妙道精義而言今乃直指脩己治人言何也曰妙道精義不外脩己治人離了脩己治人何處更見妙道精義况夫子方使開仕開若令却可仕不可仕不言而忽旁及其他此後世僥倖誣野狐禪所為曾謂敦謹如開而乃爾乎夫惟於脩己治人之道自謂未信自

覺心上打不過所以超於天下後世昧於自知而惟以苟位為榮者正在於此使天下後世人人如開之自審自量則處不徒處出不徒出而世道生民咸有賴矣

斯道非穎悟過人則不足以承受在昔聖門固不乏學務躬脩行誼淳篤之士然聰明特達可以大授者顏回而外實莫如賜故夫子屬望特殷恐其恃聰明而不能自反倚聞見而昧於自得多學而識之之詰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又舉如

四書反身錄上論語

三

愚之回以相質蓋欲其鞭辟著裏點聰明而務有以自得也賜乃區區較量於所知之多寡徒在聞見上比方抑末矣顧人多苦不自知賜既曉然有以自知欲然遜其弗如即此一念虛心便是入道之機夫子是以迎其機而進之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殆與非也一貫之語同一啓迪此正夫子循循善誘處

賜之折伏回徒折伏其知解豈知回之所以為回非徒知解也潛心性命學敦大原一徹盡微故明無

不照賜則能事聞見學識大原其間一知二乃聰
明用事推測之知與悟後之知自不可同日而語
不但間一知二弗如回卽聞一知百知千總是門
外之見終不切已亦豈得如回也耶是故學惟敦
本之爲要敦本則知解盡忘心如太虛無知而無
不知一以貫之矣

正大光明堅強不屈之謂剛乃天德也全此德者常
伸乎萬物之上凡富貴貧賤威武患難一切毀譽
利害舉無以動其心慾則種種世情繁急不能割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堯

絕生來剛大之氣盡爲所撓心術既不光明遇事
鮮所執持無論氣質懦弱者多屈於物卽素質血
氣之強者亦不能不動於利害之私也故從來剛
者必無慾慾則必不剛一毫假借不得

人惟有慾則不剛不剛則不能直內而方外故聖賢
之學以無慾爲主以寡慾爲功龍惟有慾則爲人
制人惟有慾則爲物屈古人不以三公易其介是
爲真剛

聖雖學作今所貴者資剛則英毅振迅入道有其資

否則志氣易於散漫工夫作輟無常

德非剛則不能進已非剛則不能克品非剛則不能
樹名節非剛則不能全擔當世道非剛則不能任
頂天立地事業非剛則不能做做亦不成苟非其
人道不虛行故必純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
之私始爲庶幾

文章性道本一非二文章所以闢性道性道所以爲
文章若文章無關於性道是後世雕蟲末技泛語
浮說夫豈夫子之文章性道不見之文章則性道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堯

無由闡明不可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故夫子之
文章卽夫子闡明性道之言言言皆文則言言皆
道日用平常莫非性天特學人資有迷悟自生分
別迷則文章是文章性道是性道悟則文章卽性
道性道卽文章一而二二而一也然則子貢之說
非耶曰子貢蓋至是而有悟矣此悟後反言以歎
美亦猶高堅前後之喟也

未行而恐有闕于路急行之心真是惟日不足所以
得到升堂地位吾人平日非無所聞往往徒聞而

未嘗見諸行卽行而未必如是之急玩愒因循辜負時日讀至此不覺忤忤

子路喜聞過固學人百世之師而其勇於行尤學人百世之師也惜乎躬行有餘而終欠真知是以言動出處多有遺憾故知行不可偏廢若理有未窮知有未至往往以冥行當躬行則賊德害義多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雍也篇

居敬則終日戰兢自持小心嚴翼湛然純一惺惺不昧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見之於行自精明整暇凝重不苟事事有定裁却事事不瑣繁不操切敦大成裕端拱致治居簡則率意任質漫無檢束內外脫略身心俱荒一身且不能治况治民乎綱頽目弛城事事積臨一邑則悞一邑臨一郡則悞一郡臨一省則悞一省臨天下則悞天下五子之歌曰于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

四書反身錄上論語

夷

弗敬故居敬居簡乃聖狂之所由分卽生民休戚世道治亂之所由分也

學所以約情而復性也後世則以記誦聞見爲學以誦習動聞見博爲好學若然則孔子承哀公之問便當以博學篤志之子夏多聞多識之子貢對夫何舍二子而推靜默如愚之顏氏爲耶卽推顏氏何不推其誦習如何勤渠聞見如何淵博而乃以不遷不貳爲好學之實可見學苟不在性情上用功則學非其學性情上苟不得力縱夙夜孜孜博

極群籍多材多藝兼有衆長終不可謂之好學

顏孟而後學能涵養本原性情得力莫如明道先生
蓋資秉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
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其言曰七情之發惟怒爲
甚能於怒時遽忘其怒其於道思過半矣薛敬軒
亦云氣直是難養余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
者可不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
是知克己最難吳康齋所著日錄則專以戒怒懲
忿爲言有曰去歲童子失鴨不覺怒甚今歲復失

書反身錄 上論語

堯

鴨雖當下不能無怒然較之去歲則微旋即忘懷
此必又透一關矣謝上蔡患喜怒日消磨令盡而
內自省大患乃在矜痛克之與程子別一年來見
問所學對曰惟丟得一矜字曰何謂也上蔡曰懷
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此之由以上
四先生皆實實在性情上用功此方是學此方是
好學雖中間用工有難易得力有淺深而好其所
當好學其所當學則一也

顏子克復之後俯仰無怍故胸次悠然有以自樂不

因貧困少改其常此天趣也周子每令二程尋孔
顏之樂尋此趣也善乎王心齋之歌有曰人心本
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
便消除此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

問學者固貴有以自樂然家貧親老甘旨無供亦豈
能樂曰貧莫貧於簞瓢陋巷夫不有顏路在耶而
顏子無營無欲恬然安之所謂以善養不以祿養
也

道乃人生日用當由之道夫子不過爲之指迷晰岐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堯

示人以知所嚮往耳非舉己所獨有而強人以所
本無也蓋人人有是心心具是理心不昧理是
謂明道動不達理是謂行道則道之爲道反已自
足欲之卽至非從外獲又何力之可言求也不察
誤認爲夫子之道故談以力之不足若知原是自
具原是日用之所不容已則力豈有不足又豈遠
巡委靡以自畫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
事不成况求諸己耶

君子儒大而通小人儒拘而滯子夏硜硜自律規模

銖欠宏遠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

君子儒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古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小人儒則反是

古之學者爲己君子儒也今之學者爲人小人儒也君子儒喻於義小人儒喻於利

君子儒實心實行小人儒色取行違

儒字從人從需言爲人所需也道德爲人所需則式

其儀範振聾覺瞶朗人心之長夜經濟爲人所需

則賴其匡定拯溺亨屯翊世運於熙隆二者爲字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聖

宙之元氣生人之命脉乃所必需而一日不可無

焉者也然道德而不見之經濟則有體無用迂闊

而遠於事情經濟而不本於道德則有用無體苟

且而雜夫功利各居一偏終非全儒譬之身然或

頭目具而乏四肢或四肢具而缺頭目尚得爲完

人乎故必頭目四肢備而後爲完人道德經濟備

而後爲全儒如是則窮可儀表人群達則兼善天

下或窮或達均有補於世道爲斯人所必需夫是

之謂儒夫是之謂君子

僧有禪宗有應付道有全真有應付儒有理學有應

付咸一門而兩分之內外之分也噫讀儒書冠儒

冠置身於儒林旣以儒自命乃甘以應付儒結局

生平乎然則必如何而後可曰孔子對哀公儒服

之間儒行篇載之詳矣誠自振自奮自拔於流俗

而允蹈之便是真儒大儒君子儒否則終是俗儒

應付儒小人儒而猶居之不疑自以爲儒儒豈如

是耶亦足羞矣

戒明行不由徑步趨不苟則居恒持身端方事事不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聖

苟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尤見其守身之嚴宜其

起邑宰之敬而見推於聖門也故士人平日須絕

迹公庭卽遇公事苟非萬不容已亦不可輕往宰

使訝其不來勿使厭之不去品斯立矣品立而後

可以言學也

戒明之賢惟子游識得得此一人尊禮推重獎一勵

百以端一方之風化此致治之機也昔陸象山至

臨川訪湯思謙思謙因言風俗不美象山曰監司

守令是風俗之宗主只如判院在此無只爲位高

爵重旌旄導前驅卒擁後者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忠信篤敬好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其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姚善守蘓州聞郡人王賓狷介有守敦延不至乃屏騎從微服造見賓次日詣府望大門致謝而去終不進大門善又聞尊奕名欲因賓致奕奕終不往一日善詢知奕在楞伽山亟往訪之奕遽泛小舟入太湖去善嘆曰韓先生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也

馬異戰勝有功他將皆爭自言功異獨屏身樹下寂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聖

無所言曹彬平江南得一國境土闊地數千里使在他將必露布以聞盛叙戰績彬惟進奏通報於朝曰奉勅勾當江南公事回此皆不自矜伐與之反可謂異世而同風矣彼武夫且然矧學者乎故道德經濟文章氣節或四者有一或兼有其長而胸中道德文章經濟氣節之見苟一毫消鋒未盡便是伐伐則有累湛然虛明之體其爲心嘗不淺上蔡先生省克數年去得一矜字程子稱其切問近思之學者此也

人由道則盡人道不出則失其所以爲人之實醉生夢死與物奚異

當下便是無煩擬議自然而然而非出勉強所謂直也乍見而怵惕觀骸而生泚良知良能隨感而應非直而何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如斯而已矣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一有安排便失其直展轉曲撓厚自誣罔是自喪本面自帶生機雖生猶死可哀孰甚

上是甚麼能知其所謂上斯上矣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聖

向上一着自非頓悟絕倫力到功深則未易承當驟而語之沉厚者反以滋感俊爽者適以滋狂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夫子答樊遲之問切中天下後世人心之通病務義後獲之語乃知者仁者之實功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一有玷缺便非士風哉

述而篇

問夫子以生民來未有之至聖何不立法創制自我作古而乃信古述舊何也曰惟其不師心自用而信古不立法創制而述舊此夫子所以爲至聖也後世紛紛多事正坐在上者自恃聰明不率由舊章而輕改祖宗法度在下者自逞己見不則古稱先而升髦聖賢遺訓立異好奇雄視百代高擡其心不在本位此天下所以不治而真儒所以不多見也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聖

書稱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故聞今學者徹精神於無用之虛文其於當代章程尚多茫然况往古之典則乎譬猶正牆面而立一無所見匪見胡獲匪獲胡成學無實用世乏良材蓋有由矣

以夫子天資聰明猶不輕作乃後世書生動輒著作日新月盛未有紀極豈皆發夫子所未發補夫子所未備如日月救粟之不可一日無耶可以觀世變矣

六經四書而外如濂洛關河會姚涇東林少皞諸儒先講學明道之書皆本之躬行心得之餘非汲汲以著述爲事者也其言純粹精切足以羽翼六經四書開來學於無窮吾人幸生其後當享其現成實體而力踐之無煩著述昔有人問章楓山先生以無著述先生曰前人之言多矣刪其繁可也而陳白沙先生亦曰千聖遺編皆剩語小生何敢復云云其言深可味也

聖賢著述原爲明道常人著述不過博名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聖

聖賢著述是扶綱常立人極紹往古開群蒙常人則借以表見於天下後世以圖不朽而已天理人欲之分莫大於此故著述愈多則喪心愈甚去道愈遠矣

默識是入道第一義默則不尚言說識則體認本面認得本面原無聲無臭原於穆不已自然無容擬議自然終日乾乾操存固懈何厭之有以此自勵卽以此勵人視人猶已何倦之有此方是鞭辟着裏盡性至命之聖學若徒以識爲誌記終日誌記

所聞則反已自認之實安在縱如癡如瘡忘食忘寢不厭不倦亦只是口耳末習記誦俗學以此自勵是內不識已便是誤已以此勵人是外不識人便是誤人誤已誤人夫子豈然

夫子之所謂默識即大學之所謂顧諟明命也如貓觀鼠心無雜用意不他適一念疑此萬慮俱寂如是則本體清明不至昏昧日用尋常無不在此覺中

然而識之謂沉潛自認識得天命本體自己真面目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罍

天然一念不出人力安排湛定澄寂能爲形體主宰者是也識得此便是先立其大便是識仁孔門之學以仁爲宗及門諸子終日孜孜惟務求仁程伯子謂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即學而不厭也羅豫章令李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而延平教學者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陳白沙亦言靜中養出端倪皆本於此乃聖學真脉也

問學所以求識本體既識本體則當下便是如何還

說學還說不厭曰識得本體若不繼之以操存則本體自本體夫惟繼之學斯緝熙無已所謂識得本體好做工夫做得工夫方纔不失本體夫是之謂仁

朱濟道力贊文王象山謂之曰文王不可輕贊須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能識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至哉言乎可謂八字打開當機說體分明直指矣今人所以支離葛藤於語言文字之末而求諸外原自己不識自己也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罍

誠識已之所以爲己本自高明本自廣大與天地合德而日月合明聖非有餘已非不足自然自成自道豈肯自暴自棄

問識謂識本體非徒誌記所聞固已然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誨人不倦豈盡望人以識本體耶曰本體人人固未易盡識而求識本體之工夫未嘗不人人盡誨博約之誘克已篤敬之說所以示人以從入者未嘗不諄懇夫何倦耶

學之所以爲學只是脩德德若不脩則學非其學謹

學正講明脩德之方也不講則入德無由從義所以崇德也不徙則崇德無漸收不善所以進德也不改則無步可進安得不憂故爲已而憂是自視改然爲人而憂是視人猶已

自己不知學不可不尋人講講則自心賴以維持自己知學不可不與人共講講則人心賴以維持所以在講學學術愈明則世道賴以維持

治亂生於人心人心不正則天下不治學術不明則人心不正故今日急務莫先於講明學術以提醒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兗

天下之人心嚴義利振綱常戒空談敦實行一人如是則身心平康人人如是則世可虞唐此發亂反治匡時定世之大根本大肯綮也全在有立人達人之志者刻意倡率隨處覺導

學之不講固可憂講而不行尤可憂蓋講學本爲躬行如欲往長安不容不講明路程若口講路程而身不起程自欺欺人其病更甚於不講豈不尤爲可憂

志道據德依仁而後游藝先本而後末由內而及外

方體用兼該華實并茂今人所志惟在於藝據而依之以畢生平逐末述本篇外遺內不但體無其體抑且用不成用華而不實可恥孰甚

古人以道爲先是以知道者多今人以藝爲先是以知道者少道成而上藝成而下審乎內外輕重之分可與言志矣

志道則爲道德之士志藝則爲技藝之人故志不可不慎也是以學莫先於辨志必也道成而方及藝則朝夕游衍莫非攝心之功巨細精粗一以貫之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季

矣

古之所謂藝如禮樂射御書數皆日用而不可缺者然古人不以是爲志必體立而後用行今之所謂藝詩文字畫而已究何關於日用耶或問楓山何不爲詩文楓山笑曰未技耳子弗暇也莊渠先生荅唐應德書曰聞開門授徒無乃省事中又添却一事誰始爲舉業作俑不知耗了人多少精神心中添了多少葛藤蔓說縱斬絕之猶恐牽纏况可引惹乎朱子謂舉業是一厄詩文是一厄簿書是

一厄只此三厄埋沒了天下多少人才願應倚卓
乎萬物之表莫以此等櫻心若謂此是業次是指
尋花問柳與力穡同也按先生此書言言警切辨
志者不可不知

用之則行可以仕則仕舍之則藏可以止則止行藏
惟道是徇進退不失其正道苟見用則進而行道
以濟時進非希榮道若不用即退而抱道以守身
萬鐘有所不顧焉顏子才堪經邦學能知幾簞瓢
泰然心無係累故夫子以是許之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聖

能知幾則隨時自小心兢業敬慎無忽計慮周詳不
萬全次不輕發識微識彰能柔能剛涉世用兵
不咸宜德性作用與血氣作用自是不同深潛
密與孟浪勇敢得失何啻天淵

臨事懼好謀成豈惟爲將之道當然爲君爲相及凡
百有位以至士之立身行已莫不各有當臨之事
當成之謀事無大小莫不當然故君而能然則萬
幾理相而能然則百官治百執事能然則職業舉
士能然則品詣端

而得齊景千駟之馬何如夷齊西山之薇一則死
之曰民無得而稱一則民到於今稱之誠不以富
亦祇以異君子終不舍此以慕彼况求無益於得
又豈可隨俗馳逐徇人而喪己耶故學者第一要
安命守義不可妄求

問夫子所好曰夫子之好秉彝之好也好民彝物則
好性分懿德也是以好學好古敏以求之發憤忘
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今人或好聲色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聖

貨利或好詩酒博奕非不各有所好然好而不得
其正流蕩忘返適足以自誤生平

樂亦在中困而不失其所亨也富貴本如浮雲况不
義之富貴乎其爲心體之累終身之玷亦猶浮雲
之障太虛掃而去之則萬里清徹光風霽月其快
無涯

古今人士本來皎潔之品其爲不義富貴所障者何
限苟得一時遺臭千古清夜問心樂乎不樂乎當
自詳之者

子雅言詩書禮者原欲學者雅聞其說心繹神會以之理性情謹節文練政事而達諸用也吾人生乎千百世之後雖不獲親炙子側而聆其所雅言而其所雅言者未嘗不口誦而心維果以之理性情謹節文練政事而達諸用乎若徒假其言以爲富貴利達之資無惑乎莊生謂儒以詩禮發冢李卓吾目爲衣冠大盜也每一念及曷勝慚赧

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此正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而異於常人處若常人亦能如是尚何聖人之不可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聖

企及曰常人非全無發憤時當其發憤亦或忘食非全無所樂當其樂時亦能忘憂但聖人之憤憂全爲明道脩德道有未明德有未脩安得不憂安得不發憤道明德脩不容不樂樂則何憂之有置身世情緣於度外并死生亦忘學至於忘憂忘死生則身與道爲一矣常人之發憤不過爲功名富貴而已未得則發憤以圖既得則意遂而樂憤樂無異而所以憤樂則異能於所以處自奮自拔其庶乎

夫子以行示範而門人惟言是求故自明其無隱之實以警之與天何言哉之意同所以迪及門人返躬尚行者至矣

師之於及門有言教有身教言教固所以教其行然不若身教之得於觀感者尤深夫子而後若曾子之於公明宣亦其次也公明宣及曾子之門見曾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說之而學見曾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情說之而學見曾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說之而學故不言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聖

之教不從耳入而從心受根於心斯見於行矣一問世有夫子之道德而後諸及門得以景行行止相觀而化有曾子之篤行而後公明宣得以奉爲楷模是則是效其如經師易過人師難逢何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其所從游豈無彼善於此者乎有一善卽師其一善可也卽一無所逢而孔顏思孟周程張朱及薛陳王呂并先輩高賢真儒之行實具在一室靜對日擎而道存莫非我師莫非無隱之教在加之意而已

不知而作字曰作動作也動於心爲思動於口爲言動於身爲行而知爲主知則清明在躬理欲弗淆心無妄思口無妄言身無妄行是謂動無不善不知則昏惑冥昧理欲莫辨心多妄思口多妄言身多妄行此之謂無知妄作

多聞善言多見善行藉聞見以爲知亦可以助我之鑑衡而動作不至於妄然去真知則有間矣故曰知之次也知聞見擇識爲知之次則知真知矣

真知非從外來人所自具寂而能照感而遂通廓然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堯

大公物來順應心思言動莫非天則未嘗自私用智難作非作

夫所謂真知非他卽吾心一念靈明是也天之所以與我與之以此也耳非此無以聞目非此無以見所聞所見非此無以擇無以識此實聞見擇識之主而司乎聞見擇識者也卽多聞多見擇之識之亦惟藉以致此非便以多聞多見擇之識之爲主也知此則知真知真則動不妄卽妄亦易覺所貴乎知者在知其不善之動而已此作聖之真脉也

天之生人未嘗不與之以善人之受生未嘗不共有

是善互鄉之人乃獨不善此非其生來如是亦習

俗使然也顧天下無不可變之俗無不可化之人

特患無機可乘耳以互鄉之童子而知慕夫子不

顧流俗之非笑毅然請見可見秉彝好德之良原

非習俗所得而求卽此便是可乘之機迎其機而

進之安知其不可與爲善也童子一善將來可以

善一家善一鄉變化之漸安知其不基於此乎夫

子之見程子以爲待物之弘余竊以爲成物之殷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美

也故君子之於惡俗當思轉移勿輕鄙棄

問君子坦蕩蕩曰能俯仰無愧便是坦蕩蕩能持敬

謹獨方能俯仰無愧問持敬以謹其獨固致坦之

要而獨之當謹者其詳亦可聞乎曰獨之當謹者

非一而名利之念尤爲喫緊千病萬病咸從此起

只不爲名牽不爲利役便俯仰無愧便坦蕩自得

小人不爲名牽便爲利役未得思得既得患失便

是長戚戚

泰伯篇

泰伯遜身遐荒毀傷髮膚以絕太王王季之望讓國不居泯然無迹並讓之名不居此所以爲至德也今人有一善惟恐人不知淺亦甚矣諺云蒲瓶不響置其然乎

爲善不近名方是真善否則縱善蓋天下可法可傳有爲之爲君子弗貴以其非真也

或曰人只要力行好事一時雖不求人知天下後世終有知之者曰力行好事亦惟行其心之所安當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美

然而然耳後世之知與不知非所望也若謂天下後世終必知之而力行終是有爲而爲非當然而然也而身後之名果足以潤枯骨乎

泰伯惟行其心之所安是以不存形迹其後季札化之避位辭封安於延陵高風偉節儀表千古淵源遠矣

曾子臨終啓手足而免由於平日之脩其身而無歉吾人平日多歉臨終將何以自免今日尚未免消沮則藏於世上異日必不免均悔含羞於地下

念及於斯曷勝踴躍

孝以保身爲本身體髮膚受于父母不敢毀傷故曾子啓手足以免於毀傷爲幸然脩身乃所以保身手不舉非義足不蹈非禮循理盡道方是不毀傷之實平日戰兢恪守固是不毀傷即不幸而遇大難臨大節如伯奇孝已伯也考由生死於孝關龍逢文天祥之身首異處比干剖心孫揆鑄身方孝孺鐵鉉景清黃子澄練子寧諸公寸磔裂死於忠亦是保身不毀傷若舍脩身而言不毀傷則孔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美

光胡廣滋味道之模稜取容楮淵馮道及明末諸臣之臨難苟免亦可謂保身矣虧體辱親其爲毀傷孰大於是

保身全在修身而脩身須是存心終日凜凜戰兢自持祭之念慮之微驗之事爲之著慎而又慎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務全其天理之正如是則脩身無作生順而死安矣

曾子揭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詩以告後門此千古作聖之基也念念如此則念念皆天理

事事如此則事事皆天理一日如此則一日皆天
理終其身常常如此則終其身常常純乎天理矣
故存心不如此則非所以慎獨臨事不如此則非
所以敬事涉世不如此則非所以涉世經世不知
此則非所以經世故絕大經綸出於絕小一心
心小則心存心存則不亂臨大事而不亂方足以任
大事臨生死而不亂方足以了生死

生之必有死猶晝之必有夜聖愚同然古今一揆只
要平日心事無歉便是臨終了死善着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堯

一生戰戰兢兢此心常存不放到頭檢點平生超然
無累而逝方是好結果好散場蓋善始乃能善終
善生乃能善死

吾人自今以前既往之縱逸疚心蕩檢業已悔恨無
及自今以後儘戰兢自持猶歲月有限來日無多
若復悠悠縱逸臨終檢點平生雖欲少延時日痛
自繩束砥礪何可得耶

顏子以能問不能若無若虛與物無競非其心同大
虛安能如是在顏子實不自知而曾子以是稱之

子之所學試切已自反果若無若虛物我無間慊
善是容怡然不校乎否則其所養可知

有大學問大識力大氣骨方足以當大任應大變託
孤而克副所託寄命而不負所寄遇禍亂而忠貞
益著處末路而大義愈明若伊尹之於太甲周公
之於成王孔明之於後主是已荀息節固無虧然
才弗勝任率負所託霍光雖不負託而寡學鮮識
大節爲妻所奪范質王溥同受周世祖顧命陳橋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季

之變臨難懼死以宰相而反北面黜檢高拱張居
正同受明穆宗顧命拱才疎識寡居正以計擠
恃才擅權則又荀霍之罪人也

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不遇重大關節無以別
操守居恒談節義論成敗人孰不能一遇小小利
害神移色沮墮其生平者多矣惟遭大投艱百折
不問既濟厥事又全所守非才品兼優之君子其
孰能之

心之興立身之卓德器之成由於詩禮樂今樂雖

士不肄習而詩與禮未嘗不家傳而戶誦興者立者果有其人乎吾不得而知也夫古之肄詩原鑑其善惡以淑心今則惟誦其章句講明先儒之所發明以爲舉業之資而已古之肄禮原準其儀節以律身今則惟裁取可爲科試題目以爲應試之備而已是肄習之始便以弋名媒利爲事而欲善心之興律身之卓何可得耶然則屏舉業不事專心致志肄詩肄禮惟藉以淑心律身可乎曰亦顧其人何如耳苟志在興善卽以之興善志在律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奎

身卽以之律身終日肄詩肄禮與人同而所以肄詩肄禮與人異卽其所肄而一一反之於心見之於行由是出而應制以其躬行心得之餘發之舉業方爲有本之舉業而善心之興律身之卓益以舉業而達諸用舉業卽德業矣曰其肄之之方可得聞乎曰別無方肯實反之身心便是方仍於肄詩之餘擇先儒所吟有關於身心性命綱常名教痛快警切者每日午後精神倦散之時朗誦數首以鼓昏惰擇出禮少饒之有切於日用之急及呂

新吾四禮翼佩服勿敬坐立言動整肅威儀期望則設先師及顏曾思孟周程張朱并諸先哲之位行禮時操琴音養其性情其庶幾乎

大才忘才小才恃才恃則驕驕則吝

驕吝由於不知學蓋知學則知道理無窮恒若已無一長知德業難盡恒若已無一善自然威儀收斂雖遇庸劣亦謙和可掬汪汪有千頃之度不知學則理道不明德器無成薄有技能輒沾沾自喜旁若無人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奎

謝上蔡別程子數年去得一矜字知學故也學不志毅方是實學方爲有志實學道德自不志於功名實爲身心性命自不志及於富貴利達

今人初學之日便是志毅之口描模帖括刻意雕繪疲精竭神窮年累月無非爲毅而然此外無志故此外無學夫惟此外無志是以脩已務實之儒世不多見以致脩已務實之業無人講求士趨冒舉士風日壞病正坐此可勝歎哉

同列國之時邦城各別邇邦危固可以不入邦亂以不居若在一統之世際危亂奈何曰小而郡縣大而省直亦邦也中間豈無彼善於此者乎故處蜀而罹殄李巨游之往禍足鑒避遼而獲免管勿安之見幾可欽

有道則見必才足以有爲見庶不徒見無道則隱須剗形韜光隱方是真隱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尺璧非寶寸陰是惜作聖君子及時努力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奎

爲身心性命而學則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君子自不息之心也爲富貴利達而學則學如不及猶恐失之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同行異情人言可畏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所性不存故也

人若見得透時則知有天下原不足與天下尚然況區區尋常所有乎一或榮懷便爲心累夫惟淡忘斯胸次灑然道思過半矣

同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後世師濟盈廷而天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何也曰五人德爲天德才爲王

佐視天下猶一家萬物猶一體王事猶家事容其長同心共濟於上其所引用布於中外者莫非賢能舜又以聖明臨之故世登上理俗臻雍熙後世既無五人之德之才又多自私自利之心其竭汲引賢者不用用者不賢舉措失宜人無勸懲雖濟濟盈庭究竟無補於治間有彼善於此不選僅臻小休而已

學者居處食用儉約方好禹之無間然處只是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功在萬世君臨天下者且然况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奎

常人乎兼養德當自儉始

近代章樞山先生官至八座致仕在家僅小室三間前而待客後面自居蔬食粗衣人所不堪先生處之裕如門人化之莫敢華侈

子罕篇

罕言利所以定學者之操也蓋天下事出乎義便入乎利儘言義人猶趨利若言利流弊何所底止學者誠體夫子罕言之意於此處先要清楚惟正誼明道不謀利計功則立身方有本末人事盡而後可以言命義之所在君子不言命仁固學人切務然求仁之工夫可言而仁之本體則不可以輕言二者日用之間惟盡其所當然而所以致之實果力到功深夫固有不言而喻者矣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帝堯之大蕩蕩乎民無能名孔子之大博學而無所成名蓋至德難名故無名可名黨人惜其無所成名此正鄉人之識世俗之見烏足以知孔子乎余因是而竊有感焉夫學之所以爲學原盡其性分之當然職分之所不容已耳亦猶鐵之於食當食而食非欲成食之之名而後食也寒之於衣當衣而衣非欲成衣之之名而後衣也自成名之說出而天下後世之人類多惟名是圖爲性分職分而學者百無一二爲博名成名而學者蓋千人而千

萬人而萬也於是學尋章摘句以科第成名學詩學文以風雅成名學多材多藝成名於天下學者書立言成名於後世地無南北人無窮達莫不各勉所學各圖成名而正以性分職分當務之急於其身反多茫然愼弊也久矣

問子絕四曰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物來順應猶鏡之照不迎不隨何意何必何固何我

聖人自然而然絕此賢人勉然而然毋此衆人則冥然惛然滯此一有所滯便爲心累昔人謂莫敬心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病最難醫此正心病之難醫者也

四者之累咸本於意所謂意慮微起天地懸隔是也意若不起三累自絕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聖人之所以爲聖蓋以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以其多材多藝而無所不能也若以無

所不能爲聖則古來無所不能者不少豈皆聖乎夫子之聖固是天縱然天之生人人人有是心心

具是理則亦未嘗不人人而縱之也顧人人縱之而人人不能循理以全心是以聖益聖愚益愚

以聖爲絕德爲天縱斯謂自誣誣天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分明謂君子之爲君子原不在多能心能循理卽一無所能亦不害其爲君子否則縱事事皆能究無常於君子

元人謂宋徽宗詩文字畫諸事皆能但不能爲君耳今聰明人詩文字畫諸事皆能但不能爲人耳能爲人則惟理是循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俯仰無愧不負乎爲人之實詩文字畫愈以人重苟爲不然詩文字畫縱極其精妙亦不過爲詩人四書反身錄上論語 奎

文人工於臨池而已

夫子自謂無知此正知識盡捐心同太虛處有叩斯竭如谷應聲未叩不先起念既竭依舊忘知雖曰誨人不倦總是物來順應

問空空如也先儒有作夫子說者有作鄒夫說者果孰是而孰非曰夫子空空亦何待言此則專就鄒夫說蓋匹夫惟其空空素無意見橫於胸中斯傾懷惟夫子之言是聽若先有所見必不向夫子問卽問亦必自以與夫子所見不合必不能虛懷以

受曰若謂夫子亦空空議者以爲近禪何也曰言

夫子空空而便疑其近禪則是鄒夫胸無意見而夫子反有意見多聞多識物而不化與後世書生之學富二酉胸記五車何異夫子惟其空空是以大而能化心同太虛後儒見不及此因釋氏談空遂諱言空并論語之明明言及於空者亦必曲爲訓解以避其嫌是釋能空其五蘊而儒不能空其所知釋能上達而儒僅下學也本以闢釋而反尊釋崇儒而反卑儒弗思甚矣夫空字之出於釋者四書反身錄上論語 奎

奎

固可避而出於夫子之口者則不可避空若空幻真空無相空無所空之說可闢而空空之說不可闢彼釋氏空其心而并空其理吾儒則空其心而未嘗空其理釋氏網紀倫常一切皆空吾儒則網紀倫常一切皆實得失判若霄壤豈可因墮廢食乎

吾人學無歸宿正坐不能空其所知比之鄒夫反多了一番知識反增了一番心障以致下不能如鄒夫是以上不能希往聖

顏子學夫子之道循仰鑽瞻忽歎其高堅
前後之難入今學者既無顏子之穎悟而欲學夫
子其難尤將何如耶曰謂顏子從夫子學道則可
謂爲學夫子之道非惟不知道并不知顏子矣夫
道爲人人當由之道存心盡性之謂也顏子存已
心盡已性而由已所當由之道由之而初未得其
方不是過便是不及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潛天而
天潛地而地是以有高堅前後之疑若謂學夫子
之道是舍已而學人乃後世徇迹摹倣者之所爲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克

卽一學而成不高不堅不前不後亦與自己心性
有何干涉而循循之誘則是夫子誘其博文約禮
以學夫子他日顏子問仁夫子答以爲仁此已
顏子之請事不待請事四勿惟直請事夫子便爲
仁矣顏子幸親炙夫子得以學夫子而夫子之前
未有夫子夫子之後再無夫子學者抑將學誰耶
曰顏子非學夫子胡爲而依依夫子耶曰依依夫
子正所以親承指點入道之方博文約禮是也
問博我以文說者以爲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歟曰

以博文爲知古今達事變則稍知讀書者皆可能
顏子乃反見不及此必待夫子之誘而始知從事
於此何以爲顏子夫博文而止於知古今通事變
亦何關於身心性命之急乃欲罷不能博之約之
而至於如有所立卓爾耶然則所謂文者果何所
指必何如而後爲博文爲約禮耶曰身心性命之
道燦然見於語默動作人倫日用之常及先覺之
所發明皆文也莫不有當然之則焉皆禮也從而
潛心默會一一漸其當然之謂博隨所博而反躬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辛

實踐之謂約博卽虞廷之惟精大學之格物約卽
虞廷之惟一大學之誠正脩知行并進無非在身
心性命上做工夫豈區區知古今達事變者所可
同日而語耶
以博文約禮爲善誘此正顏子悟後之語亦猶餌所
以誘魚非便以餌爲魚也知此則知性矣
顏子惟其知性是以藉博約工夫盡性分之當然進
不能自己用力之久至於聰明才智俱無可用不
覺恍然有會躍如在前實非呼援欣美之私所可

擬議雖欲從之果何所從有從則有二矣有三便非道

陳白沙先生亦謂靜坐久之見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御勒水之有源委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今吾人爲學自書冊之外多玩惕因循實未嘗鞭辟着裏竭才以進而欲其有所見難矣卽或自謂有見亦無異漢武帝之見李夫人非臧卽妄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圭

士忠立身有暇不是美玉果是美玉售與不售於玉何損求固成玷藏亦有心待價二字夫子特爲求者下鍼砭耳其實待亦無心有心以待固遠勝於街玉求售然一有待心便非器器用舍安於所遇行藏一出無心斯善矣伊尹太公耕莘釣渭咸冀爲自得初曷嘗有心待賈而成湯西伯并重賈以售其次若孔明之高卧隆中不求聞達康賈之身世兩忘惟道是資一則三顧躬邀一則行人教迎王仲淹生乎漢晉聖道陵彝之後毅然以周孔自

任豈非一時之傑開世之玉乎乃詣闕自銜遂成大瑕其他隨時奔競之徒本不自玉本自無價故人亦不以玉待之多不言賈昔人謂周之士貴士自貴也秦之士賤士自賤也士亦奈何不自玉而甘自賤也哉

問逝者如斯夫曰達人觀化知無停機君子體道自強不息涵養省察有須臾之息便是心之不存心一不存則造化生機之在我者自我而息便與造化不相屬矣故必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圭

息有養瞬有存乾乾惕勵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方是不息方是與造化爲徒

逝者固無息心體亦無息蓋心之爲心本虛靈不昧昭著於視聽言動之間無晝無夜未嘗一時一刻而或息卽深夜熟寐一呼便覺是寐者其身而本體之不昧不息者自若也知此則知心矣知心體之不息務戒懼謹獨存其所不息夫是之謂道體不息逝者如斯

謝上蔡以子見齊衰者冕者與瞽者過趨坐作無兩

心其純亦不已便是逝者如斯可謂知言學者須無貴無賤無顯無微咸如此存心無或少忽始也自強不息久則純亦不已

未如之何悼之也惜之也非絕之也夫法語異語所以陳善納諍委曲化導之者至矣若悅而知釋從而知改斯身脩而德立何患不及古人其如不釋不改何自棄自暴雖聖人亦且奈何哉聖人此言固有感而然其實一部論語正言處皆是法語婉導處皆是異語即六經學庸孟子先儒語錄千言四書反身錄上論語

萬說莫非法語異語讀之者非全無所悅然果羅之於心而見之於行乎果力改舊習維新是日乎否則長爲藥人負聖賢立言之苦心其可憐爲何如耶

匹夫有志匹夫而豪傑也臨境不奪豪傑而聖賢矣人惟無志故隨俗浮沉若真實有志自中立不移主意既定九死靡移如水必東百折不回此之謂乾坤正氣人中鐵漢凜烈一時彪炳千載立志須做天下第一等事爲天下第一等人志不如

此便是無志志遯於此便不成志

如何是天下第一等事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古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如何是天下第一等人曰能如此便是第一等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方是不奪

志於道德者潛心性命惟期道明德立功名不足以奪其志志於功名者究心經濟惟期功名成就富貴不足以奪其志若志在貪圖富貴如心懸龜鏡意進取輒自以爲有志人亦以有志目之及所圖

四書反身錄上論語

既遂便以爲有志者事竟成其實止成得一個患得患失之鄙夫耳烏覩所謂志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境臨即奪安往不可故學莫先於辨志亦惟辨之於三者之間而已

問歲寒然後知松栢固矣當其未寒時亦可以先知其爲松栢乎曰居鄉不苟同流俗立朝則清正不阿亭亭物表者是也知而重之培之可賴其用若必待歲寒然後知之亦惟知其不彫之節而已不究於用雖知何益

上窮然後見節義國亂然後顯忠臣在士與臣則得矣其如世道何

漢唐宋明之末非無松栢正人在野則逸遺而不知收用致其老於窮途在朝則建白不採多所撝斥及值變故徒成就了忠臣義士之節至此雖知某也義某也忠亦已晚矣嗟何及矣故士而以節義見臣而以忠烈顯非有國者之幸也興言及此於焉三歎

問權曰且先學立能立而後可以言權也問立曰道四書反身錄上論語

圭

明而後能立然必平日學無他岐惟道是適務使心之所存念之所發一言一動必合乎道造次顚沛不變所守始也勉強久則自然富貴貧賤一視生死患難如常便是立學至於能立斯意定理明而可與權矣蓋天下有一定不易之理而無一定不易之事惟意定理明之人始能就事審幾惟理是從孟子謂權然後知輕重夫輕重靡定從而權之則必有極重者吾從其極重者之謂權是權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也易傳序謂隨時變易以從道

中庸謂君子而時中皆能權之謂也則權非義精仁熟者不能彼藉口識時達變而行權者皆小人而無忌憚者也喪心失身莫此為甚可惜也夫可戒也夫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我者此心是也心果遠乎心本不遠而自以為遠者舍心而言道道在通而求諸遠故也試反而思之即此一思便是心在心一在而身有主視明聽聰足重手恭施於四

四書反身錄上論語

圭

體四體不言而喻自備萬善自絕百非問思固聖功之基顧太思又易憧憧未免朋從爾思曰思其所當思思是惺惺思其所不當思思便憧憧惺惺與憧憧慎與不慎之間而已故學須慎思然身既有主則百體從令亦何憧憧之有

居鄉篇

居鄉須溫恭淳謹勿立崖岸孔子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此便是居鄉的樣子

孔子居鄉猶舜之居深山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居鄉如此纔是善居鄉若言動稍異於人便不近人情人思遠之矣

不善居鄉是不善立身不善立身便是不能脩身

居鄉而或以賢知先人或以門閥先人或以富貴先人或以族大先人或以事業聞望先人或以學問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志

文章先人有一於斯其人可知

聖如孔子居鄉恭謹固無論矣下此如漢之張湛宜至太守歸鄉必望里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宜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當盡禮豈爲自輕哉明太宰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或曰公官居八座年邁七旬故天下大老也孔子謂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公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徒行未嘗乘輜

往村巷章侍郎及竹簡潘侍郎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松江張莊簡公與莊懿公皆以尚書同居東南城河外中間隔數十武兩公歲時入城祝釐則皆出而往朱待詔家拜節待詔者櫛工之稱也兩公與朱爲老隣卽賤必肅章服拜之櫛工則戴老人頭巾接兩尚書具茶送之而出此皆居鄉而不以名位先人者也

居鄉豈惟事事不可先人乎日尤當曲盡處鄉之道

蓋既廬舍相比須情誼相關聯絡則休戚與同渙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夫

散則緩急無恃孔子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天下卽鄉里之積也全要養得此太和元氣在閭巷阡陌之間纔是人情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纔是處鄉有道若僅恭默自持無補於鄉不是鄉愿便是獨善此又不可不知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蓋在家望君之所在而朝非趨朝而朝也夫君親一也遇朔望亦宜肅衣冠以拜親勿作必是以瓜瓞祭亦所以獻新也子孫之於祖父凡遇時節新物皆常然也待其一耳

席不正不坐人亦有過不正之席而移之正者使
正心若正席斯善矣

傷人乎不問焉蓋倉卒之間以人爲急偶未遑問焉
耳非真賤畜置焉於度外以爲不足恤而不問也
畜固賤物然亦有性命聖人仁民愛物無所不至
見一物之摧傷猶惻然傷感况馬乎必不然也學
者慎勿泥貴人賤畜之句遂輕視物命而不慈夫
物必物物咸慈而後心無不仁庶不輕傷物命
時哉時哉即經所謂鳥獸咸若也子路一共遂三嘆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堯

而作鳥固知幾緣人機動人無機心鳥則自若可
見人心一動斯邪正誠僞終難自掩鳥微物且然
况人至愚而神乎物猶不可欺人豈可欺乎是故
君子慎動動而無妄可以孚人物感幽明一以貫
之矣

論語二十篇其十九篇記聖人之言此篇則記其行
也行狀之妙莫妙於此先儒謂分明畫出一箇聖
人只是精神命脉未曾畫得出夫精神命脉在內
不可得而見豈可得而畫耶然精神命脉固不可

得而見見其進退周旋動靜詭默亦可因而知其
精神命脉矣蓋有諸內自形諸外觀其外便可以
知其內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水惟本故濤濤時
出聖惟本故肆應曲當

問本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此
其本也此即所謂精神命脉也善學聖人者就精
神命脉大本之所在而添體之果粹白洞豁胸無
纖塵自誠中形外經曲咸宜若徒景行盛德之著
於外者而襲其迹即一一畢肖亦優孟之學孫叔
敖耳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今

四書反身錄

二曲先生口授

鄂縣門人王心

敬錄

富平李因篤子德

甫仝校

泚水許孫荃四山

下論語

先進篇

禮樂爲範世之具教化之原上非此無以淑風俗下

非此無以淑身心無日可離無時不用顧所用何

如耳崇真尚簡則風淳俗厚喜浮好繁則風靡俗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澆士君子既已生當末季欲力振頽風返淳還厚

寧質而野無華而文

問在今日必如何方是從先進曰只不隨時套便是

從先進

夫子陳蔡之厄諸賢相與追隨弗懈事師之誠嗜學

之篤并足千古否則鮮不退心

四科之記皆一時從難之人在諸賢固足不朽實因

此而益彰所謂不經一番寒徹骨安得梅花噴鼻

香

孔門以德行為本文學爲末後世則專以文學爲事
可以觀世變矣

自後世專重文學上以此律下下以此應上父師以

此爲教子弟以此爲學朋友以此切磋當事以此

觀風身非此無以祭家非此無以肥咸知藉此梯

榮誰知道德爲重或偶語及便目爲迂根本由此

壞矣根本既壞縱下筆立就千篇字字清新警拔

徒增口耳之虛談縉上之贅疣究何益於身心何

補於世道耶然則文不可學乎曰亦看是何等之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二

文夫開來繼往非文不傳黼黻皇猷非文不著宏

道統立人極非文不振若斯之文何可以不學顧

學之自有先後必本立而後可從事也否則卽文

古如班馬詩高如李杜亦不過爲文人詩人而已

昔人謂大丈夫一號爲文人斯無足觀有味乎其

言之也

閔子處人倫之變率以孝著與舜之克諧以孝何異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閔

子惟至誠惻怛是以其母感化回心易慮人不幸

而遭際後母能以閔子爲法母非鐵石安在其不可感動乎萬一性與人殊終不可化亦當安命盡道孝敬如勅家貧固顯孝子家變尤顯孝子

南容三復白圭觸目警心藉以謹言言猶慮玷兇行乎家語稱其獨居思仁惟其思仁所以謹言然則人之肆於言者由其心無所存故也使心有所存則言不期謹而自謹言一謹而行自顧其言矣何玷之有

昔人謂有道德者不多言有信義者不多言惟見夫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三

輕人妄人多言耳未有多言而不敗者也故默之一藥能療言之萬病

幽明一理能盡人道則明無入非幽無鬼責以之事鬼事神自然來格來歆

問先儒謂生死乃氣之聚散氣聚而生一死便都散了無復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然歟曰氣一散而便都與之俱散者草木是也蓋草木本無知覺故氣散而與之俱散人爲萬物之靈若一死而亦與之俱散是人與草木無殊靈隨氣滅無鬼無神

則李路事鬼神之問夫子宜答以無鬼何以能事鬼而古今郊社之禮六宗之禮五祀之修王者之禘祫士庶之蒸嘗一切崇德報功之典追遠之舉皆虛費矣作爲不善於幽者當無所忌矣

生死一理知生則知死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生者造物之所始死者造物之所終故生之必有死猶晝之必有夜自古及今無一獲免而所以生所以死之實則不因生而死爲存亡不隨氣機爲聚散也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四

氣有聚散理無聚散形有生死性無加損知此則知生知死學至於知生知死學其至矣夫

誠知性無加損則知所以盡性終日乾乾攝情攝性湛定純一不隨境遷晝如此夜如此生如此死如此矣一念萬年死猶不死此堯舜孔孟及歷代盡性至命者知生知死之實際也苟爲不然徒知何益

問斯說蓋就性功純一者言若在未嘗從事性功之人其知生知死奈何曰此在各人心術何如耳

知人之生也本直生而不罔斯死而無歎生能俯仰無愧死則浩然天壤生時正大光明於天下死自正大光明於後世若闔壯繆司馬光文天祥海剛峯諸人是也

問此就心術正大行履無咎者言下此則奈何曰下此則重死而生昧昧而死生而茫然死而惘然生既不能俯仰無愧浩然坦蕩於世上屬纊之時檢點生平黯然消沮自貽伊戚於地下存不順而後不寧何痛如之蚤知如此何至於此此季路之所四書反身錄下論語

五

以問死而學者之所以不可不知也蓋知終方肯善始知死方肯善生知死期不可豫定則必兢兢思所以自治惟恐今日心思言動違理而無以善始善生便非他日所以善終而善死生時慎了又慎免得死時悔了又悔昔人謂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余則謂生時不努力死時徒傷悲

問屢空果室之空置耶抑心之空虛也曰單瓢陋巷室之空置何待言屢空還是說心之空虛心惟空虛是以近道惟其近道故不以空置動其心亦惟

屢空而未至於常空如夫子之空空是以未達二問若以屢空爲空置不但同門如曾子之七日不火食歌聲若金石原憲之蹶央子夏之肘露可以稱屢空稱庶乎後世狷介之士亦有若無卓錫食無貼宿而恬坦自若者亦可以稱屢空稱庶乎矣先儒所以解空爲空置深駁空虛無物之說者蓋恐學人墮於禪寂不得不爲之防誠能明物察倫深達自得空豁其心內外兩忘而惺惺不昧有體有用不至操失其柄體用俱空庶不負先儒防微四書反身錄下論語

六

苦心

夫子空空絕四顏子屢空其庶乎

古人務實平居不望人知如或知之卽有以副其知今人務名平居多望人知及其知之不過知其章句文藝耳若求實用則何以哉束手而已雖未必人人如是而習俗移人蓋亦多矣吾人可不勉哉孔門諸賢兵農禮樂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平居各有以自信今吾人平居其所自信者何在兵耶農耶禮樂耶二者咸兼耶僅有其一耶抑超然於世務

之外濬灝自得志在石隱耶如志非石隱便應將
經世事宜實實體究務求有用一旦見知於世庶
有以自效使斯世見儒者作用斯民被儒者膏澤
方不枉讀書一場若只尋章抄句以文字求知章
句之外凡生民之休戚兵賦之機宜禮樂之修廢
風化之淳漓漠不關心一登仕途所學非所用所
用非所學無感乎國家不得收養士之效生民不
得蒙至治之澤也

三子學有實際故其實效無不可以預信後世自章
四書反身錄下論語

何之外其無實際故見之於用多鮮實效平居視
三子若不足心服及一當事任則霄壤不侔然後
知空疎之習無當於實用也多矣

經世之業平居儘學之有素及一當事任猶多不能
中窾中會盡協機宜苟未嘗學之有素而欲望其
臨時有所建樹不亦謬乎故浩以蒼生自負房琯
以將畧知名一出猶成敗局况平居諳練不及二
人乎故當盤錯應倉猝全在平居所學有素非區
區恃聰明旋安排者之所能幾也然明體方能適

用未有體未立而可以驟及夫用若體未立而驟
及用世之業猶未立而先學走鮮有不仆故必先
自治而後治人蓋能治心方能治天下國家
曾點素位而行不作本來之想悠然自得心上何等
乾辟氣象何等從容有曾點之胸次而讓三子之
長德與才始全斯出與處無往不可而後天下之
事無不可爲

四書反身錄下論語

顏淵篇

問克復之旨曰解者已無剩義只要實克實復不必再涉言詮人千病萬病只爲有已是以天理之公卒不能勝夫人欲之私須是將心上種種嗜好種種繫戀及名心勝心人我心自利心一一省察克治如猛將克敵誓不兩立必滅此而後朝食不勝不休謝上蔡謂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者克將去而薛文清亦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當一切央去以全吾湛然澄然之體此皆前輩折肱之言

四書反身錄下論語

九

可爲克己之鑑

動靜云爲任意而無以自檢便是已不任意而任理一動一靜務有以自檢便是克已惟聖罔念作仁惟狂克念作聖其在斯乎人心易放天理難純不有以隄防之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莫非隄防之實若憚其煩苦而樂於自便是自央其隄防也隄防一央何所不至

天之生物有物有則禮即吾人生來自有之則也以

其自有而自循之故曰復心無意必固我動靜悉協天則即心即矩即心即仁

未視未聽未言未動之先主敬以立其本將視將聽將言將動之際戒慎以審其幾於視於聽於言於動之時守禮以勿其非非禮之視勿視非禮之聽勿聽非禮之言勿言非禮之動勿動如是則無動無靜無內無外莫非天理夫是之謂仁仁者人也人而仁始成其爲人

王心齋論語至四勿節歎曰此孔門作聖之功

四書反身錄下論語

十

非徒令人口耳也遂製一手板笏書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於其上朝夕執持出入不替常目在之須臾無忽亦可謂實用功者內省不疚則俯仰無愧無入而不自得所存乎已者既重區區外慮自不足以累其胸次何憂何懼之有若內省有歉則俯仰不能無愧雖欲不憂不懼得乎余生乎多疚初冥然莫知自省終日意氣自若自謂無憂無慮後稍知所向每一內省輒慙汗無以自容時憂時懼食息不寧夢魂之間未嘗不

慨然如有所失甚矣無憂無懼之難也省之不蚤
以至於此噬臍何及願我同人鑒我覆車及早內
省淬勵身心不至有疚夫何憂何懼

問爲政莫先於足食其足之之道奈何曰先儒謂制
其田里薄其賦歛使民有常產則倉粟實而食足
矣此在先王畫井分疆之制也後世
則田非井授地各有主富者田連阡陌貧者苦無
立錫雖欲制田無田可制無產赤丁亦何從而得
有常產乎惟有清覈豪霸隱占之田俵給就近貧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士

民募墾荒田量給牛種許爲永業其有田之家勤
惰不一宜倣前代勸農之制分道勸農每春耕秋
耘之際掌印官屏騎從按視田畝省耕省斂其糞
多力勤禾茂地闢者量加旌別以示鼓舞遊手好
閒不務生理之人不時稽查勒令業農疏溝洫修
陂堰以通水利田內穿井井畔種桑道旁廣栽雜
樹及有用果木婦女則督之織紡以爲足食之源
官爲輕其徭役免其火耗又於婚姻喪制及宅舍
爲定則不得踰分妄費奢侈耗財禁止末

作及建廟賽神演戲雜劇皆所以節食之流其廢
幾乎

問足兵之過奈何曰先儒謂比什伍時簡教使民有
勇而知方蓋因井制賦因賦制軍不出比閭族
黨鄰里鄉鄰州縣鄉遂之民而伍兩卒旅軍師寓
焉故得以比其什伍時其簡教居足以相守而無
虞出足以相戰而無敵用則毒天下而民從民即
爲兵不用則歛而藏之兵卽爲民後世兵民相分
民不習戰雖欲比其什伍而無什伍可比雖欲時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士

其簡教而無從以施簡教惟就見在所養官兵選
其精壯汰其老弱勤操練嚴節制貴精不貴多其
無兵之區則簡閱丁壯團練鄉勇招徠教師教以
諸般技藝每冬一月三次比試立爲賞罰以示勸
懲其比試之法先簡後刀次鎗次銃及一應火器
就簡其伎勇出衆者以爲隊長衆隊之中擇尤過
人者加以千把總名色俾統之有事則人自爲戰
保障鄉曲無事則肆力耕桑不廢農業無養兵之
費而有捍禦之用練無爲有轉弱爲強斯亦足兵

之一着也

兵食固爲政先圖而固結人心尤經濟要務蓋民心乃國脈所繫國所持以立者也必平日深得民心上下相信斯有事民咸急公不忍離貳未亂可保不亂既亂可保復治否則人心一失餘何足恃雖有粟烏得而食諸兵雖多適足以階亂隋洛口倉唐變林庫財貨克盈米積如山戰將林立甲騎雲屯不免國亡家破者人心不屬故也善爲政者尚念之哉

四書反身錄下論語

三

自古皆有死乃貪生怕死之徒往往臨難苟免雖偷生得幾日生則抱慚氣短究竟終歸於死死則遺臭無窮何如死孝死忠死節死義死而無愧照耀千古之爲得耶等死耳而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者此也

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撥亂返治之大機救時定世之憲着也蓋上不欲則源清本源一清斯流無不清在在皆清則在在不復妄取敲骨吸髓之風既息疲敝凋瘵之民獲蘇各安其居誰復思亂

左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而近代幸復元亦云仕途賄賂公行所以民間盜賊蜂起從古如斯三復二說易勝太息岳武穆有言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天下自然太平矣確哉言乎國治者尚其鑒於斯

子張以聞爲達志在聲聞動人遠邇俱孚無往不利此務外徇名者之所爲夫子因其病而藥之一補一消此病豈惟子張爲然吾人始有甚焉吾人自幼至長所讀者雖鞭辟近裏之書所習者皆務外

四書反身錄下論語

十四

徇名之業蓋自志學之初便已種下務名種子其精竭力惟名是務居恒讀至子張問達章其於聞與達之分辨之不爲不晰未嘗不以子張爲務外講及色取行違未嘗不斥其僞而痛抵力排而自已心思言動偏色取務外偏行違不疑偏欲聲聞動人遠邇俱孚果惕然知返歛華就實否忠誠朴慤而直否樂學不厭惟義是好否處人察言觀色因人以返諸已否涉世卑以自牧內不忽而外不亢否行皆由衷不事矯飾時疑時省不自以爲是

否苟爲不然縱祇節礪行時切水兢而因名起見
有爲而爲藉以立名名譽雖掛而本心已失回視
子張之務外徇名其相去何能以寸

忠信可孚豚魚兕人乎實行苟茂人自傾服惟德動
天無遠弗届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樊遲崇德之問仁知之問皆切問也夫子所答之語
內焉而聖外焉而王道德經濟之實統於是矣

書稱在知人在安民蓋惟知人方能安民故惟知人
方能愛人若明不足以知人而所用之人一有不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五

當本欲澤民而反以殘民則其愛也適以成害卽
不殘不害而才不勝任曠官廢事不能承流宣化
民不被澤亦何以溥其愛乎舜惟明足以知人故
於衆人之中識拔皋陶湯惟明足以知人故於衆
人之中識拔伊尹舉伊既賢其轉相引之人列
於庶位者莫不皆賢衆正盈朝殘民害衆之徒不
惟無以逞其殘而且革心易慮咸與維新猶倨肆
之人一入神廟而肅然起敬無復雜念是用一仁
人而衆無不仁仁豈有不覆大下乎漢唐宋明諸

君中間雖有英賢稱知遇難任然其所知所任不
過隨世以就功名之人其才賢大良如皋陶伊尹
時固未有其人卽有亦非所能知故一時所與共
事者忠佞相參治難王霸而欲仁覆黔黎世躋雍
熙難矣

問愛人固在知人而知人亦有道乎曰鑑明則妍姸
莫爽理明則賢否自悉故知人先務不外於格物
窮理理明而心公廣詢博訪以已見其庶乎

問君子以文會友可見古人會友亦必以文含文則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六

無以會友曰文乃斯文之文在茲之文布帛菽粟
之文非古文之文時文之文雕蟲藻麗之文以斯
文會友所講者莫非身心性命之理日用常行之
宜所講在此所存卽在此方是以友輔仁以文藝
會友所講者莫非章摘句之技博名梯榮之圖
所講在此所存卽在此乃是以友輔欲會友之名
雖同而會友之實則異一在天理上打點一在人
欲中揣摩一是求放心一是使心放

爲仁周由已而輔仁則不可無良友若燕朋昵友與

之語言則塵情俗氣不知不覺入吾肺腑害仁不淺

獨居則游思易乘易作易輟群居則交發互礪以引以翼縱不能晨夕相聚亦須時一會晤彼此切磋斯聞所未聞訂證綿密斯懈情不生

會友以收攝身心此學人第一切務前代理學諸儒莫不立會聯友以資麗澤之益近代先輩則所在有會每年春秋仲月月凡三舉爲大會大會之外退而又各就近集三五同志每月三六九相與摩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七

切爲小會提調打點身心非是求通聲氣六十年來斯事寥寥可勝嘆哉

學人不爲身心性命則已如爲身心性命則不可不會友會則不可無會約先儒會約雖多唯顧涇陽先生東林會約醇正儆切吾有取焉每一晤對不覺心形俱肅會友者酌奪古人之宜做而行之可也

子路篇

問先之勞之者何曰教化爲政之首務也言教不若身教之得於觀感者爲易生養政事之急圖也口督不若身督之得於率作者尤深一一親倡於上民自風動於下視民如子惟恐失教失養自然終始一心何倦之有世非無才敏敏練勤於政治之人而簿書之所其於教養多不加意卽有加意者或爲名而爲爲利而爲勛未嘗有視民如子之心以故動多具文勤終怠昔清河太守房景伯力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十八

行教化務以身先有婦人告其子不孝景伯召婦人侍其母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已俱食母上公親捧虔拜母食畢然後退食未旬日其子悔過還景伯以爲此雖而慚其心未也不聽凡二十日其子叩頭流血婦人亦涕泣求還然後許之卒以孝聞呂新吾知襄垣縣躬親講勸專務德化政暇卽單騎巡行阡陌督耕課農樹藝桑麻疏渠鑿井織悉靡忽視縣事若家事視民產若己產率作興事不憚勞瘁自作縣守府以至分巡濟南在政換

右巡撫山西所在皆然便爲政者先之勞之盡若
二公教化何患不行生養何患不遂哉

問仲弓爲季氏宰季氏僚屬衆多各有所司宰總統
群僚故得以先有司僚屬之中偶有誤失宰得而
寬宥僚屬之中有賢而有德才而有能者宰得而
推舉今宰邑者既無僚屬是無有司可先何從赦
過縱有賢才亦無薦舉之權曰邑丞司糧邑尉司
捕邑傅司教亦宰之有司也俾各辦所司而責其
成陸象山知荆門軍遇事則延僚佐公議虛已以
問計反身錄下論語

五

聽擇其所長而用之以養其狗公之意能如是是
亦先有司也臨下寬簡不苟察是亦赦小過也至
於境內賢才果月且推重衆論食同知之既審宜
先造廬式問果賢果才小則尊禮以示優異大則
中問當道以脩薦剡使賢才不至埋沒宰之職也
宰邑者如是則邑治守郡者如是則郡治治天下
者如是則天下治

叔以庶僚而推舉所知之管仲吳公守河南而推
所知之賈誼以至徐元直之於諸葛欽仁傑之

於張東之咸舉得其人薦剡有光

人人各有所知人人各舉所知則野無遺賢世躋雍
熙

各舉所知不難各舉所知無所爲而爲爲難否則適
足以開狗私之門而長奔競之風此須嚴立賞罰
之格得人則特加旌異非人則罰治有差其或阿
舉所私或受賄妄舉及知賢蔽賢事發一體連坐
如是則人知所畏不敢妄亦不敢蔽

士君子志業當以振綱常扶名教爲己任達而在上
四書反身錄下論語

三

則表正人倫於上窮而在下則表正人倫於下所
謂在朝在野皆有事是也若區區徒稼徒圃而無
補於世道人心豈能爲有焉能爲無

志在世道人心又能躬親稼圃焉自得不顯乎外
上也志在世道人心而稼圃不以關懷次也若志
不在世道人心又不從事稼圃此其人爲何如人
與其奔走他營何若取給稼圃之爲得耶

伊尹耕於莘野孔則躬耕南陽此未仕而稼圃者也
海剛峯令淳安縣愛民如子視錢如糞捐倉廩二

人耕田藝蔬一毫無取於民此已仕而稼圃者也
御史陳茂烈告歸養親身自治畦畹泰然自足此致
仕而稼圃者也并風高千古稼圃何害在遲固不
可徒稼徒圃在吾人則不可不稼不圃肯稼肯圃
斯安分全節無求於人慎無借口夫子并遲之言
以自誤其生平

誦經讀書見聞淵博而闇於政事短於辭令此章何
腐儒之常猶無足怪惟是藉經書以行私假聖言
以文奸政事明敏辭令泉湧適足以助惡而遂非
四書反身錄下論語

其爲害有甚於腐儒乃經學之賊世道之蠹也若
此者可勝道哉

公子荆以世家豪冑居室不求華美其居心平淡可
知真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世有甫入仕而宅舍
一新宦遊歸而土木未已以視子荆其賢不肖爲
何如耶

人於居室足以蔽身足矣乃輪奐其居甲第連雲以
鳴得意意以此爲得意其人可知

人無百年不壞之身世無數百年不壞之屋轉盼成

空究竟何有昔之畫閣樓臺今爲荒邱礫墟者何
限當其金碧輝煌米嘗不左顧右盼暢然自快而
今竟安在哉千古如斯良足慨矣

古今來往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近世一顯宦致仕
家居大興土木躬自督工椎基砌壁務極其堅一
推工未力卽震呵不已其工且推且對曰邑中某
宦所修某宅皆小人充役當時只嫌不堅今雖堅
完如故而宅已三易其主雖堅亦徒然耳其宦聞
之心灰意沮遂寢其工

四書反身錄下論語

至

人若見得透形骸尚可以自外况區區形骸以外之
物乎若謂貽厥孫謀與其貽之以豐業何如貽之
以積善之爲得耶卽以貽業論蕭何爲屋不治垣
置田不求膏腴日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爲勢家
所奪故貽業而見及此始可謂善貽

爲政欲速非善政爲學欲速非善學

王道無近功聖學無捷效

宰一邑與宰天下特患無求治之心耳如果有心求
治不妨從容料理鑿輪老人謂不疾不徐之謂有

妙存焉豈惟讀書宜然為政亦然若求治太急興
利除害為之不以其漸不是忙中多錯便是操切
債事自古成大事者眼界自闊規模自別寧敦大
成祿不取便目前亦猶學者寧學聖人而未至不
欲以一善成名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操存之要也獨居一有不
恭便是心之不存遇事一有不敬便是心之不存
與人一有不忠便是心之不存不論有事無事恒
端謹無欺斯心無放逸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三

終日欽慙對越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敢不恭乎
敢不敬乎敢不忠乎否則此心一懈即無以對天
心便非所以尊德性

容貌要頭容直目容端口容止氣容肅坐如尸立如
齋遇事要如執玉如捧盈無大無小無敢或忽視
聽言動勿其非禮日用之間如此做工夫斯表裏
咸盡動靜合一而心有存焉者鮮矣

行已有恥則行已不苟立身方有本末

人有廉恥斯天下有風俗風俗之所以日趨日下

其原起於士人之寡廉鮮恥

有恥則砥德礪行顧惜名節一切非禮非義之事自
羞而不為惟恐有玷乎生平若恥心一失放僻邪
侈何所不至居鄉而鄉行有玷居官而官常有虧
名節不足人所羞齒雖有他長亦何足贖

論士於今日勿先言才且先言守蓋有恥方有守也
論學於今日不專在窮深極微高談性命只要全其
羞惡之良不失此一點恥心且不失此恥心斯心
為真心人為真人學為真學道德經濟咸本於心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三

一真自無所不真猶水有源木有根恥心若失則
心非真心心一不真則人為假人學為假學道德
經濟不本於心一假自無所不假猶水無源木無
根

此點恥心人人本有與生俱生只因情移境奪遂致
失其固有誠肯自反自認日用之間凡一言一動
俱從此一點恥心發出則議論文章事業方為有
本可以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生來剛毅水訥固近仁即生來不剛不毅不水不訥

而一旦知非自奮矯其所偏能剛能毅能木能訥
亦未嘗不近仁故曰學問大益全在變化氣質
懦靡變爲剛強巧令變爲朴鈍日振日奮愈新愈勵
惺惺不昧仁在其中矣

憲問篇

士君子出身貴有補於世世治則乘時建明世亂則
救時旋轉斯出不徒出學爲有用世治而不能有
所建明世亂而不能撥亂返治則是才不足以有
爲經濟非其所長已爲可恥若不引身以退却乃
尸位素餐無爲無守可恥孰甚

經濟介節缺一不可一有不具士之恥也

既無經濟又乏介節徒竊升斗以自潤以之誇閭里
而驕妻妾可也烏足齒於士君子之林乎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三

克伐怨欲之不行猶禦寇然寇之竊發多出主人
竊主人若醒寇自不發何待於禦

克伐怨欲皆人欲之私主人誠醒則靜存動察念念
純是天理那得更有人欲蓋不待強制而自不萌
非萌而遏之不行也

學問要識本體然後好做工夫原憲不識仁體而好
言工夫用力雖勞終屬安排治病於標本體何在
曰本體曰爲克伐怨欲者誰乎識此斯識本體矣
昔羅文良先生見顏山農自述遘危病生絕得失能

不動心顏不許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先生曰非制欲安能體仁顏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子思當下日用而不知勿俟疑天性之息也先生時如大寐得醒此方是識仁

原憲直以克伐怨欲不行爲仁固不是然憲雖不識仁體猶能力做工夫能制其怨欲於不行吾人當其或克或伐或怨或欲時亦能痛懲力窒制其不行乎程子云七情之發惟怒爲甚能於怒時遽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忘其怒其於道思過半矣吾人心體之累惟克伐怨欲爲甚若能於克伐怨欲時一覺卽化使心體無累其於仁思過半矣未可借口不行爲非仁而缺却制之之工夫也

大凡人之好勝由心不虛誠虛以處已自與物無競矜伐多由器小器大則萬善皆忘何伐之有怨生於不知命知命則安命聽天欲生於不知足知足則淡然無欲

所貴乎士者以其蕭洒擺脫胸無俗念也士而懷居

胸次可知俗念未融何足爲士

士若在身心上打點世道上留心自不屑區區執德於居處一有繫戀則心爲所累害道匪淺

居天下之廣居則隨遇而安必不榮念於居處以至飲食衣服之類凡常人意所便安處舉無以動其中斯胸無一點塵不愧爲士

言及昇昇俱不得其處則從權力者不覺骨體心灰豈惟昇昇不得六處歷觀前代權奸如漢之竇憲董卓唐之李林甫元載宋之賈似道韓侂胄朋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之石亨嚴嵩當其權力方張作威作福勢焰非不薰灼一時趨附者從風而靡稱功頌德舉國如狂其有安分自守者鮮不目爲迂迥禍機一發終歸夷滅奸黨之誅株連不已卽或倖脫人所羞齒而視平日安分自守者果孰得孰失孰榮而孰辱哉故人之立身涉世勿苟圖目前要慮及日後結局之善不善全在乎平日好尚之善不善耳尚德尚力試自擇於斯二者

古之學者爲己聞然而日章今之學者爲人的然而

目以

爲己則潛體潛詣兢兢焉惟恐己心未澄己性未明
己身未修己德未成己以外自不馳騁追身修德
成己立己達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立人達人莫
非爲己其心在爲人則反是不但攻訕詬誶詞翰
是爲人即談道德行仁義亦無非爲人故理學俗
學君子儒小人儒上達下達之所由分於一念
之微而已

學不着裏易生怨尤着裏則一味正己循理樂天凡

四書反身錄下論語

堯

吉凶禍福順逆得喪之在外者舉無一動其中何
怨何尤之有

學不上達學非其至合學求達學非其學蓋上達即

在下學之中舍下學而求上達此後世希高慕遠

妄意神化尚頓悟墮野狐禪所爲自誤誤人所關

匪淺

問下學之實曰涵養省察改過遷善五常百行無一

或忽即事即理即粗即精不離日用常行內實造

先天朱畫前

公伯寮謔諸子路使之不獲安於其位自謂得計却
不知妨賢妒能自墮於小人之歸萬世而下子路
不失爲賢人伯寮不失爲小人此所謂小人在做
了小人也

自古小人說毀君子豈惟伯寮爲然若孔文仲范致
虛之於伊川韓侂胄沈繼祖之於晦翁咸包藏悖
惡組織詆誣無所不用其極究於兩先生何損徒
自遺臭無窮耳

景伯欲肆諸市朝可謂秉正疾邪獨抱公憤此憤在

四書反身錄下論語

子

祕譏者不可有在旁觀者不可無無則乾坤無正

氣宇宙無正人譏夫高張愈無忌憚矣

士君子能以道之行廢歸諸命則中心泰然自無怨

尤故知命之謂知道

范忠宣公懼章惇之讒坐黨南竄子弟多怨惇者及

渡江舟覆踉蹌中正色謂子弟曰此豈章惇爲之

哉君子以爲知命

人於一芥一衣一器之壞尚縈神圖修乃自己身心

反多因循在再任其壞而不修重其所輕而輕其

所重是自謀自己

修己以敬此堯舜以來所傳心法千聖不易之宗旨也六經四子精義總不外此舍此而言修修非真修舍此而言學學非正學

惺惺不昧以修心九容九思以修身身心內外無一或忽斯身心內外純是天理自聰明睿知自寬裕溫柔自發強剛毅自齊莊中正自文理密察歷之安人安百姓誠無往而不格事無往而不洽天德王道一以貫之雋恭而天下平非虛也

中庸下論語

衛靈篇

以孔子之聖猶厄窮絕糧况吾人乎饑寒困苦是其本色夫何怨

貧者士之常士不安貧是反常也士窮然後見節義士不固窮是無節義也反常頌節何以自立袁安大雪僵臥不肯干人吳康齊躬親耕作艱難是甘其自叙有云七月十二夜枕上思家計窘甚不堪其處反復思之不得其方日晏未起久方得之蓋亦別無巧法只隨分節用安貧而已普雖饑寒地

讀書修身錄下論語

三

不敢易初心也此皆是安貧固窮樣子吾人所當取法

子貢聰明博識而學昧本原故夫子借已開發使之反博歸約務敦本原本原誠虛靈純粹終始無間自然四端萬善溥博淵泉而時出肆應不窮無往不貫等閒識得東風而萬紫千紅總是春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貞夫一斯貫矣問一曰即人心固有之理良知之不昧者是也常知則常一常一則事有萬變理本一致故曰殊途而同歸百慮

而一致

聰明博識足以窮理而不足以融理足以明道而非所以體道若欲心與理融打成片段事與道疑左右逢原須臾聰明將平日種種聞見種種記憶盡情舍却盡情警脫令中心空空洞洞了無一繫斯乾乾淨淨方有入機否則憧憧往來障道不淺轉識以養心猶飲食以養身多飲多食物而不化養身者反有以害心飲食能化愈多愈好博識能化愈博愈

應書反身錄下論語

重

妙蓋弁包無遺方有以貫荷所識弗博雖欲貫由貫劉文靖謂邱文莊博而寡要嘗言邱仲深有散錢惜無錢繩貫錢文莊聞而笑曰劉子賢錢有錢繩却無散錢可貫斯言固戲切中學人徒博而不約及空疎而不博之通弊

人生豈塊然獨處不能有所行其或行去行不去不特徵諸人要在反諸己自己果言行誠敬到處人自領乎此非可以襲取偽爲必存於心而念念誠敬坐作寢行一啓口一舉步參前倚衡無時無

處而不然如是則誠無不格無往不可

行步要腳踏實地慎勿憑虛蹈空若低視言行而高談性命便是憑空蹈虛究非實際

許敬菴篤志理學一先輩謂之曰聞子留心斯道老

夫甚喜第聖賢之道不在佐虛只論語言忠信行

篤敬二句終身行之不盡敬菴初易其說以爲道

僅如斯而已乎迨經歷既久然後始嘆道果不外

於斯然則吾人今日立身行已請事斯語足矣

每日之間念念誠敬言言誠敬事事誠敬表裏施

應書反身錄下論語

重

行履無歉神猶欽仰况人乎自然居鄉鄰字居邦邦字

事賢友仁原藉以陶淑身心夾輔德業苟非賢而事

淫卷送課以圖知遇非仁而友詩酒作緣以廣聲

氣則其人品可知

義以爲質則利欲之私不設於身渾身是義其行義

也中窾中會動協節文謙謹婉順退讓不居其名

至誠惻怛一本於中心之所不容已無所爲而爲

不愆不忘負荷綱常此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而吾

人所宜取法也

惟君子方義以爲質若小人則利以爲質矣利以爲質則本質盡喪私欲纂其心位而爲主於內耳目手足悉供其役動靜云爲惟其所令卽有時而所執或義節文咸協群氣雍遜信實不欺亦總是有爲而爲賓義主利名此實彼事成功就聲望赫烜近悅遠孚翕然推爲君子君子手哉吾不知之矣不以言舉人則徒言者不得倖進不以人廢言庶言路不至壅塞此致治之機也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委

以言舉人則人皆尚言以行舉人則人皆尚行上之所好下卽成俗感應之機捷於影響風俗之淳漓世道之升沉係之矣

三代舉人一本於德兩漢舉人意猶近古自隋季好文始專以言辭舉人相沿不改遂成定制雖其間本無道德經濟之彥隨時表見若以爲制之盡善則未也是在圖治者隨時調停焉

聖如夫子猶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沉思義理而力學以從事在吾人尤當何如耶若玩愒因循便成擡

問

問象山謂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然則所及所守之實可得聞乎曰知及者識已心悟已性洞見本體爛爛不昧是也知及此便是本領便是得守者守此而已若理欲淆雜仁不能守則得者復失雖仁守而不莊不禮則守之之功未至終屬滲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本諸身微諸庶民內外交盡斯知不徒知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委

讓美德也不讓則非所以崇德然有可讓有不可讓萬事皆宜先人而後已不可不讓唯自己身心性命之詣及綱常名教所關自宜直任勇承一力擔當雖師亦不可讓况其他乎師若是尋常章句文藝之師不讓何足貴此師乃修身明道爲聖爲賢擔荷世道主持名教風所師法之人有爲者亦若是何讓之有讓則是不敢以第一流自任甘以不肖自處矣此之謂無志

辯所以達意或開揚道德或敷陳經濟貴明不貴晦

貴簡不貴繁若務爲藻繪以騁才華故爲濫靡以誇淵奧滾滾不竭以顯辨博以此達意意可知矣知道者言自簡辭無枝葉易云君子修辭以立其誠辭苟技葉便非立誠便是心放心既放矣縱其辭典麗敏妙高出千古不過辭人之辭耳豈君子之所貴乎

有片言而達者有千萬言而不達者知道與不知道異也關道之辭簡明莫如周子通書數陳之辭條暢莫如伊訓說命及前後出師表此皆發自肺腑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三

不事雕飾可爲千萬世修辭之準近代弇洲四部稿辭非不典贍高古趙儕老一見謂其中無一字性靈語即散與村嫗作冊子由斯以觀修辭者亦可以知所從矣

季氏篇

人生不可無友交友不可不擇友直諒多聞則時時得聞已過聞所未聞長善救失開拓心胸德業學問日進於高明若與便辟柔佞之人處則依阿逢迎善莫予貴自足自滿長傲遂非德業學問日墮於匪鄙爲益爲損所關匪細交友可不慎乎

直諒多聞三者俱不可無而夾輔匡正得力尤在於直昔申顏自謂一日不可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次人之過若一日不見則不得聞其過矣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三

禮以謹儀節樂以養性情此日用而不可離者所樂在此斯循繩履矩身心咸淑聞人之善喜談樂道愛慕流連卽此便是已善或道德邁衆或經濟擅長以至直諒多聞忠孝廉節有一於斯便是賢友交一賢友則得一友之益所交愈多則取益愈廣驕奢佚情惟晏樂是耽者烏足以語此昔人謂晏安鴆毒劇於病臥又云安於逸樂如陷水火故君子所其無逸

君子有三戒能戒則爲君子不戒便是小人戒與不

戒只在一念之頃而已堅忍一時快慍終身一念之差終身莫贖人可不慎此一念乎

遇色能不亂慾忿無求勝臨財無苟得於此一一清楚方是好操持好立腳否則跟腳一差有玷生平後雖愧悔夫何所及

吾人有生之初天以義理賦畀有生之後天以吉凶禍福順逆窮通降鑒提撕天威不遠咫尺敢不畏乎小心翼翼時顧天命出入起居罔有不欵檢身循理務期對越天心其有道德隆重齒爵俱尊之四書反身錄下論語

大人是崇是式罔敢或忽聖人之言無非修身明道存心養性事天指南是體是尊罔敢少悖否則便是自暴自棄自絕於天非無知之小人而何讀聖人之書而不能實體諸躬見諸行徒講說論撰假途干榮皆侮聖言也

問生而知之學而知之此之字果何所指曰知之只是知本性本性之外再無知若於此外更求知何異乘驢更覓驢

生知學知罔知及民斯為下等雖有四知止一知知

之在人猶月之在天豈有兩乎月本常明其有明有不明者雲翳有聚散也雲散則月無不明有知有不知者氣質有清濁也氣澄則知無不知學也者所以變化氣質以求此知也上及民下人自為之耳

思雖有九所以思則一一者何心也心存則一念惺惺動輒檢點觀自思明聽自思聰色自思溫貌自思恭言自思忠事自思敬疑自思問忿自思難得自思義此修身率性踐形之實定靜安慮之驗也四書反身錄下論語

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又曰心之官則思思得之思作睿睿作聖
隱居求志斯隱不徒隱行義達道斯出不徒出若隱居志不在道則出必無道可達縱有建樹不過能遇君子不貴也

脫迹紛囂潛心道德經濟萬物一體念切世道生民此方是隱居求志苟志不出此徒工文翰以自負悠優林壑以遣日無體無用於世道無所關係以此為隱隱可知矣

莘野傳岩礪溪隆中當其隱居之日志未嘗不在天下國家經世事宜成體究有素故一出而撥亂返治如運諸掌後世非無隱居修潔之士顧志既與古人異是以成就與古人殊

景公夷齊一則泯沒無聞一則垂芳無窮公道自在人心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噫一時之浮榮易過千載之影樣難移是故君子貴知所以自立

陽貨篇

孔子之於陽貨不誦不悖此千古待權奸之法其受饋往拜彼時體局自應如此後人所處體局既與孔子異則辭受往拜自不得與之同薛文清徵時參議欲請見而不往及爲御史內閣求識面而不得時太監王振權倖至尊各官皆行跪禮先生獨不爲之屈振欲藉先生爲重遣使致饋先生卻之其僕曰君何驕方而以千金求階於吾公不可得反卻饋耶禍且至吾危君不聽饋至再終固辭不

四書及身錄

下論語

聖

受可謂善學孔子他若陳師道之於章惇陳淳宗之於王振亦皆不惡而嚴不悖孔子家法學人所宜取鏡

性因習遠誠反其所習而習善相遠者可使之復近習之不已相近者可使之如初是習能移性亦能復性書曰習與性成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豈其然乎

習字則字成習文則文成以至百工技藝莫不由習而成况善爲吾性所本有豈有習之而不成者乎

成善斯成性成性斯成人矣

開習之之實曰親善人讀善書講善端蓋聞漸樂惟善是資存善念言善言行善行動靜食息惟善是依始也勉強久則自然

上知明善誠身之堦靡他下愚名利是就死而後已非不移而何然上知之人不肯移而之下固無論已下愚之人苟一旦自反改弦易轍豈不可移而之上無奈自暴自棄流蕩忘返卒爲下愚之歸若是者又豈少哉悲夫

四書反身錄下論語

聖

遲鈍人能存好心行好事做好人雖遲鈍亦是上知明敏人若心術不正行事不端不肯做好人卽明敏亦是下愚

聖人道德高厚過化存神無所往而不可何礙何礙若德非聖人不擇而往未有不礪不緇者楊龜山出應蔡京之薦朱子謂其做人苟且與康齋持守謹嚴世味一毫不染石亨慕而薦之朝道行人聘入京師知石氏非端人惡入其黨辭官歸里士大夫有候之者問先生何爲不致君而還則據手曰

我欲保全性命而已未幾寧等破誅凡交與者悉蔽重譴獨先生孑然不滓故君子出處不可以不慎

仁知信直勇剛六者莫非懿德惟不好學諸病隨生好處反成不好甚矣人不可以不學也學之如何亦惟窮理以致其知而已理明知致而後施無不當夫何蔽若誤以辭章記誦爲學不惟不能祛蔽反有以滋蔽

好仁知信直勇剛而不濟之以學固易蔽然天資未四書反身錄下論語

聖

鑒猶有此好今則求其能好而易蔽者亦不可得蓋能有此好卽臨境易蔽而本原不差亦是易蔽之好人好學可以救藥若無此好藥將何施聖門之教詩居其首與觀群怨事父事君之道於是乎資今之學者童而受讀垂老不廢學則學矣吾不知其於興觀群怨人倫物則果何如也買棹還珠吾黨戒諸

道聽塗說乃書生通病若余則殆有甚焉讀聖賢遺書嘉言善行非不依聞然不遇講習討論伴日度

日而已。初何嘗實體諸心。潛修密詣。以見之行耶。每讀論語至此。慚悚踟躕。不覺汗下。同人當鑒余。覆車務以深造。默成爲吃緊。以騰諸口。說爲至戒。慎毋入耳出口。如流言。溝則幸矣。

修德斷當自默。始凡行有未至。不可徒說。卽所行已至。又何待說。故善行爲善言之證。不在說上。

荷圖富貴。便是鄙夫。此非生來如此。學術使然也。當爲學之始。所學者。正誼明道之術。及登仕版。自靖共爾位。以道事君。若爲學之始。所學者。梯榮取貴。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聖

之術。及登仕版。止知榮。固寵患得。患失。不依阿。卽逢迎情所必至。無足怪者。故術不可不慎也。

夫子懼學者。徒以言語文字求道。故欲無言。使人。

真正學道。以心而不以辯。以行而不以言。而子。

不悟反求之於言。區區惟言語文字是就。是以又。

示之以天道。不言之妙。所以警之者至矣。時行物。

生真機。透露。魚躍鸞飛。現在目前。學人誠神明默。

戒。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四端萬善。隨感而應。道卽。

在是。夫何所言。一落言詮。便涉聲臭。去道遠矣。陸。

象山有云。寄語同遊二三子。莫將言語壞天常。而鄒南阜亦云。寄語芸窗年少者。莫將章句送青春。合二詩觀之。吾曹得無惕然乎。

高宗恭默思道。顏子如愚。亦足以發。必如此方是體道。忘言之實。否則終屬道聽塗說。德之棄也。

吳康齋讀論語至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不覺。潛然太息曰。與爾今年四十二矣。其見惡於人者。

何限。而今而後。敢不勉力。少見惡於人。斯可矣。夫康齋年未弱冠。卽砥德礪行。至是蓋行成德尊。猶。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聖

自刻責如此。况余因循虛度。行履多錯。宜見惡於人者。何可勝言。人卽不盡見惡。時時反之於心。未嘗不自慙。自恨。自惡。於志。其所以痛自刻責者。尤當何如耶。

微子篇

箕子囚奴止于剖心忠節凜烈天地爲昭微子之夫
迹同後世全身遺禍者所爲而夫子并許其仁者
原其心也以其心乎國非私乎身宗祀爲重迹爲
輕也蓋微子本帝乙之元子紂之親兄與箕子比
干不同有可去之義故箕子詔王子出迪不使紂
有殺兄之名而元子在外宗祀可延所謂自靖人
自獻於先王而即其心之所安是以同謂之仁後
世若德非微子分爲臣僕主昏不能極諫國人不
四書反身錄下論語

聖

能狗節跳身遠去俛首異姓斯乃名教之罪人不
仁之大者公論自在人心口誅筆伐播諸青史一
時輕去千載難逃夫何原
微國名子爵也啓雖封有爵土而身常在朝同箕子
比干諸人輔政至是見紂惡日甚不可以輔乃去
紂而還其所封之國轉遜於野潛跡滅踪非去紂
而入周也若去紂而入周又何以爲微子昭烈之
圍成都也許靖謀踰城出降昭烈用是鄙其爲人
使微子而亦然豈不見鄙於武王乎至左傳引微

子鄭聖迎降之言斯蓋後世臣人者借口賢如微
子必不其然武王尚式商容之間微子之賢在所
素悉夫何致其怵震以至於此亦必不然然則微
子之在彼時果何以自處而武王之於微子亦果
何以爲處也曰天命既改微子不容不順天俟命
武王奉天伐暴誅止一夫其餘子姓之有爵土者
俱仍其封不失舊物况微子乎既而崇德象賢改
封於宋進爵爲公俾修其禮物作賓王家斯微子
之所以自處而武王之所以處微子也夫豈同後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聖

世牽羊脚壁解縛焚觀者之所爲也

問後世德非微子固不可以俛首異姓若果德如
子便可借口宗祀俛首異姓乎曰亦顧其所遇何
如耳苟遇非武王只當如北地王劉譙之虎社稷
爲正蓋時有不同古今異勢故也否則不惟不能
存宗祀反有以辱宗祀矣

沮溺之耕丈人之耘棲遲農畝肆志烟霞較之萬物
一體念切救世者固偏較之單懷名利奔走世路
者則高一則鳳翔千仞一則蛾逐夜燈孰是孰非

孰得孰失當必有辨之者

聖人無不可爲之時不論有道無道直以綱常名教爲已任撥亂返治爲己責若自己德非聖人才不足以及撥亂返治只宜遵聖人家法有道則見以行義無道則隱以守身寧跡同沮溺丈人之偏慎無蹈昧於知止之轍

子張篇

執德是持守堅定宏則擴所未擴信道是心孚意契篤則始終如一謹矣且篤方足以任重致遠做天地間大補益之事爲天地間有關繫之人若不宏不毅則至道不凝碌碌一生無補於世世有此人如九牛增一毛不見其益世無此人如九牛去一毛不見其損何足爲輕重乎

每讀論語至焉能爲有焉能爲亡中心不勝慚慚不勝悵悵慚平生見道未明德業未就恨平生凡庸

四書反身錄下論語

辛

罔似於世無補虛度待死與草木何異猛然一痛自振奮少自別於草木庶不負此一生

小道集註謂農圃醫卜之屬似未盡然夫農圃所以資生譬以寄生死卜以決嫌疑定猶豫未可目爲小道亦且不可言觀在當時不知果何所指在今日詩文字畫皆是也爲之而工觀者心悅神怡躍然擊節其實內無補於身心外無補於世道致進恐泥是以知道君子不爲也然則詩文可全不爲乎曰豈可全不爲顧爲預先爲大道大道誠深造

根深未自茂即不茂亦不害其爲大也伊傅周召
何曾藉詩文致遠耶問大道曰內足以明心盡性
外足以經綸參贊有體有用方是大道方是致遠
其餘種種投藝縱精工可觀皆不足以致遠皆小
道也皆不足爲爲小則妨大所關非細故爲不可
不慎也

道理無窮德業亦無窮日日返觀內省知某道未盡
某理未明某德未立某業未成誠一一知其所以
斯不安於己務求所以盡之立之明之成之即已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五十一

盡已明已立已成亦必日新又新緝熙弗憚勉強
不已久則自然如此方是好學若不在道理上潛
心德業上操存舍本逐末區區致察於名物訓詁
以爲學縱博覽強記日知所未知月能所未能謂
之好古則可謂之好學則未也

友人有以日知爲學者每日凡有見聞必隨手劄記
考據頗稱精詳余嘗謂之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
之爲急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若舍却自
己身心切務不先求知而惟致察乎名物訓詁之

未豈所謂急先務乎假令考盡古今名物辨盡古
今經義究于自己身心有何干涉誠欲日知須日
知乎山外未末之分先內而後外由本以及末則
得矣

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何以仁在其中曰亦看各人
所學所志若何耳若爲明道存心而學篤志不變
自然所問所思莫非明道存心之實如是則道明
心存存仁在其中矣若止爲博物宏通而學志在
問無不知自然所問所思惟以博物宏通爲事問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五十二

既浮泛不切思又閒雜憧憧如是則道晦而心放
雖欲仁焉得仁昔謝上蔡別程子一年程子問近
日作何工夫對曰惟去得一矜字程子謂人曰此
子爲切問近思之學者也今吾曹非不學非無志
亦常問亦常思但恐所學所志所問所思非爲明
道非爲存心耳果實上落著省察克治如上蔡之
消磨氣習實去其疵乎此處須切已自勘慎勿徒
作一番講說已也

過誤人所不免一文反成心成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小人之過也必文此其所以爲小人欺吾人果立心欲爲君子斷當自知非改過始若甘心願爲小人則文過飾非可也

庸鄙小人不文過文者多是聰明有才之小人肆無忌憚之小人不文過文者多是慕名竊義僞作君子之小人益若恒不肯檢身及有過又怕壞名以故多方巧飾惟務欺人然人卒不可欺徒自欺耳果何益哉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聖

論人與自處不同觀人當觀其大節大節苟可取小差在所畧自處則大德固不可踰閑小德亦豈可出入一有出入便是心放細行不謹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是自棄也

謹言慎行克勤小物戰兢自持毫無可忽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安得有出入乎

仕學和資學不失志經綸一登仕途則所學非所用是後世詞章記誦之學非有體有用之學仕不輔之以學簿書期會之外漫無用心是後世富貴利

達之仕非師世長民之仕論仕學次第學在先仕在後而于變先言仕後言學者良以學人一入仕多不復學故先言仕以見既仕比之未仕所關尤重尤不可以不學蓋未仕則耳目心思不雜卽有

愈尤易覺易更一行計吏事務糾纏苟營策無間未免情移玩奪日異而月不同以至頓喪生平者多矣學則心有所養不至汨沒况天下之事變無窮一人之知識有限學則耳目日新心思益開合天下之長以爲己長集天下之善以爲己善注措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聖

精密規模凡俗吏自是不同陶石贊平日孜孜講學不倦及至仕赴京或問子今入仕還講學否石贊笑曰在仕途更急要學使用豈可不講焉少墟先生起官頗行同志祖之郊外問曰子此行仍講學否先生答云講學如穿衣喫飯然難道在家穿衣做官不才亦在家喫飯做官不喫飯聞者慨然由斯觀之則知已仕者不可離學而未仕者亦小可以不知所學也

君子上失其道數語不覺太息蓋士平

之道以致民多饑寒切身上平日失教民之道以致民無理義維心則犯法罹罪勢所必至讞獄而誠得其情正當閉閣思咎惻然興悲若自幸明察善斷物無遁情乃後世法家俗吏所爲豈是仁人君子用心

仲尼學無常師此仲尼所以爲聖也人人能惟善是師隨在取益則人人仲尼矣

叔孫武叔毀仲尼究竟何損於仲尼徒得罪名教受惡名於萬世適足以自損耳余因是而竊有感焉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聖

聖如仲尼不免叔孫武叔之毀賢如程朱陽明不免孔文仲范致虛胡宏沈繼祖桂萼諸人之毀一時洵洵爭相排擊必使之無所容而後已何聖賢之不見容於群小如此耶古不云乎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故不見容於群小方足以見聖賢學者或不幸罹此第當堅其志強其骨卓然有以自信外侮之來莫非動忍增益之助則烈火猛爇有補金色不淺矣

堯日篇

記者彙次夫子所記之語而以堯日終篇蓋因夫子居恒祖述二帝執中授受三王經世大法而附錄之見夫子心二帝三王之心承二帝三王之傳以開天下萬世之道統以成天下萬世之治統也學者讀其書誡法其得有體有用天德王道一以貫之達而在上使二帝三王之治被於世窮而在下使二帝三王之術明於世不墮一偏方是真儒作用方是讀論語有得方不愧孔氏門牆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聖

問堯舜允執其中與中庸未發之中同異日中只是廓然大公無偏無黨不論已發未發應事接物政治施爲只要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允者真實無妄之謂心體如此則心得其中治體如此則治得其得所俗臻雍熙四海何至困窮彼四海之所以困窮者只緣政治不中政治之所以不中者總緣存心不中此治法之所以必本於心法王道之所以必本於天德也

天之立君以爲民也苟民生不遂四海苦窮則立君之爲何負天甚矣天命豈有不去天祿豈有不終乎自三代以至秦漢以降蓋莫不然然則有天下者可不敬天勤民乎

萬方有罪引咎責已此三代之所以上理也萬方有罪歸罪萬方此後世之所以下衰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方見子愛元元撫綏地方之實後世若漢文之蠲租賜粟帛於高年宋祖之遣使賑貸諸州賊兵百姓存問鰥寡孤獨亦庶幾此意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孝

故其興也勃然

爲政者果寬信敏公民豈有不治乎此君天下者萬古不易之道也豈惟君天下者宜然凡治一省一府一州一縣莫不宜然有民社之責者尚其念諸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真正有父母斯民之心始能如是否則卽明知其可以利民亦若罔聞若是者豈勝道哉

君子之所以爲君子以其知命也知命窮通得喪一一聽之於天而安命仁義禮智一一修之於已

而立命窮理盡性自強不息而凝命必不行險僥倖付之倘來而逆命否則何以爲君子

君子之所以別於小人人類之所以別於禽獸吾儒之所以別於異端者禮也知禮斯律身有藉動不違則不然便茫無所措何以自立

昔張子以禮爲教使人日用之間知所持循最爲喫緊故學者須從此入德方有據依若高談性命畢視矩矱樂舒放而憚檢束非狂卽妄

禮爲立身之準日用切務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孝

可忽內則弟子職及呂氏四禮真當揭之楮圖出入則儆庶率履不迷久自成德

問人有是非邪正言則隨乎其人因言罔可以知人然世有人非言是人邪言正又何以辨曰致飾之言與根心之言猶剪綵之花與樹生之花真偽自是不同吾人只要理明理明則言無遺情鑑明則貌無遁照

命禮言雖三而知則一知致則中恒惴惴覺體不昧此凝命立身察人之本也木苟不昧三者洞然

四書反身錄

二曲先生口授

鄆縣門人王心

澠

富平李因篤子德

甫全校

泚水許孫荃四山

孟子上

梁惠王

孟子聖賢而豪傑也學孔於百家并興之日倡道於
干戈殺伐之世氣魄作用挺特宏毅過人欲於橫
流援天下於既溺論者謂功不在禹下吾無間然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上

一

七篇之書言言痛快豁人心目君相由之足以撥亂
返治旋乾轉坤韋布由之足以壁立萬仞守先待
後當時目爲迂闊當時所以不治後世誦而弗由
何異買櫝還珠

當時功利成風人皆隨風而靡此風不革則致治無
由孟子目擊斯弊故一承梁王之問卽極口力闢
急先務也

此風要自上革上不好利則源清源頭一清流無不
清上下俱清自然民安國泰世躋雍熙若利源不

清此風不革而欲民安國泰世躋雍熙是猶卻步
而求前也善乎汲黯之對漢武曰陛下內多欲而
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汲黯之言豈惟深中漢武之病實中天下後世學人
之通病當其志學之初非不浮慕往哲欲做君子
然大半起做越假多做不成只緣利心未清而內
多欲也雖嘗顧名思義勉爲義而實義主利終
是有爲而爲爲術愈工則爲病愈深饒是遮蓋周
密到要緊時候不覺本態發露大喪生平隱微之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上

二

所自以爲利者究竟反成大大不利
利之一字毒埒於鴆鴆一入口便喪命利一薰心便
喪品

論學於今日不必談佐說妙只革去利心便是真學
絕利一源方是真品否則徒飾皮毛病根終在
集註謂孟子拔本塞源以救弊誠哉是言也繼孟子
而爲拔本塞源之論者莫暢於姚江王子其言最
爲痛切讀之真堪墮淚吾人宜揭之座右觸目警
心

管子管不利只患人不仁義耳天子仁義則天下
欽仰天下欽仰斯天下隆昌卿大夫仁義則朝野
欽仰朝野欽仰斯爵位隆昌士庶人仁義則鄉縣
欽仰鄉縣欽仰斯身家隆昌回視惟利是就品污
卑輕人所羞齒者果就利而孰不利耶

梁王以制勝雪恥爲問孟子答以脩其孝弟忠信可
使執挺以撻秦楚堅甲利兵不惟當時乍聆之以
爲迂在後世驟讀之亦未有不以爲迂者然而非
迂也人心爲制勝之本人倫脩明忠義自奮情所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上

三

必然無足疑者天啓初邊事告急遠邇震恐馮少
虛先生時爲副院慨然曰此學術不明之禍也於
是限日率同志士紳立會講學千言萬語總之不
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及聖諭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
子孫各安生理母作非爲六言當人心崩潰之餘
賴此提撕激發天下當十萬師使天下曉然知有
君臣父子之倫三綱之道明而樽俎之容威於折
衝亦孟子脩孝弟忠信以撻秦楚堅甲利兵之意

也或曰此何時也而猶講學先生曰此何時也而
可不講學講學者正講明其父子君臣之義提醒
其忠君愛國之心正今日要緊第一著也或又謂
方今兵餉不足不講兵餉而講學何也先生笑曰
試看今日疆土之亡果兵餉不足乎抑人心不固
乎大家爭先逃走以百萬兵餉徒藉寇兵資盜糧
只是少此一點忠義之心耳欲要提省此忠義之
心不知當操何術可見講學誠今日禦敵要著由
先生斯說觀之益知孟子之言非迂而人倫之脩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上

四

在所不容緩矣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行之所行本於所學幼而學的
是仁義則壯而所行無非仁義幼而學的是功利
則壯而所行無非功利猶種稻生稻種稗生稗未
有所種是稗而出土發苗得以成稻者卽或仁義
性成不湛功利而學昧通方誤竭心思或學詩辭
或學文翰或學字畫或學清虛正以脩己治人之
道經世宰物之務反茫不之究一當事任心長才
短空踈鮮實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樹立無聞

可恥孰甚須是力矯斯弊務爲有用之學凡治體
所關一一練習有素所學必求可行所行必合所
學致君澤民有補於世此方是幼學壯行不虛此
生

禮賢下士人君之美臧倉不能成君之美詆孟子以
沮君究竟何損孟子徒貽萬世唾罵耳所謂小人
枉做了小人

諺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況遇合乎故遇與不遇此
中大有機緣不可強也君子亦唯安命聽天而已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上

五

夫何容心於其間哉

公孫丑

論事功則子路不及管仲論品地則管仲不及子路
然事功係乎所過品地存乎生平苟生平品地不
足縱功蓋天下終是無本之經濟君子弗貴也
一匡九合經濟非不可觀功烈非不卓然而曾哲卑
之者以其不從心地做出經濟無本故也王霸之
分分於此

曾西艷然於管仲之比宛然仲尼之徒羞稱五霸氣
象士君子須有此識趣方不隨俗馳逐汨沒紅塵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上

六

學以不動心爲主學未至於不動心是學未得力算
不得學集義養氣乃不動心工夫從此而入方可
馴致

言語動作一有失宜便非義便非所以養氣便足以
動其心

心本虛明一言一動是非可否一毫不能自蔽行有
不慊於心安得不餒須是依心而行無爲其所不
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是則俯仰無愧氣自浩心自
豫何動之有

孟子願學孔子此孟子之所以爲孟子吾人日讀孔子之書而不能以孔子爲法買櫝還珠真是自棄近世來瞿塘先生讀書之初卽書願學孔子四字於臂吾人讀書一生言及學孔輒逡巡畏縮而不敢當上愧孟子下慚瞿塘悠悠歲月此何人哉先儒謂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又云箇箇人心有仲尼斯言非欺願共勉旃

孟子謂人無四端非人也吾儕試反已自察每日應事接物於此四者有耶無耶有則是人無則非人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上

七

人而非人名人實貪念及於此凜然寒心

西端吾所本有本有而不能全其所有情移境奪乍起乍滅故也不爲情移不爲境奪纔算是人

乍起乍滅皆緣本體昏昧日用不知知則中恒炯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應隨應隨覺隨覺隨擴日新又新自不能已

端雖有四全在一知知苟不昧四自不失

聖如大禹一聞善言則拜吾人尤當何如

禹拜善言尚矣姑以近代儒先言之近溪先生位尊

德邵猶參訪不倦片語足取雖隸卒下賤無不稽首以謝卽此一念虛中造詣安得不深所以爲世大儒彼沾沾之士少有所得輒自以爲足不復求益視先生爲何如耶

僧夷之清固近隘吾人苟能學其清而不同流合污雖隘亦不害其爲賢若因孟子說隘立身之初便先從不隘處做去鮮不流於鄉愿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只此二語說盡保障之要致勝之機此兵法之本也古今許多兵書得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上

八

此可以總括

彼富吾仁彼爵吾義士君子不可無此志操撥亂返治以輔世惠鮮懷保以長民士君子不可無此操業苟處而不能忘情富貴出而無補世道生民無志無德碌碌庸人而已何足爲世有無也

不可召之臣伊呂而後唯諸葛武侯庶幾此風故士必自重而後爲人所重

受饋一節生平大閑所關孟子於列國之餽或受或不受惟義所在若義不當受而受一時苟得生平

掃地可不慎乎

讀聖賢書而不能以之自律惟藉以市名罔利與登
塹斷何異陷其身爲賤丈夫而不知悲夫

滕文公

人性本善孟子道性善道其所本然而已聖如堯舜
亦不過率性而行不失其本然而已矣非於本然
之外有所增加也人能率性而行不失本然人皆
可以爲堯舜

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良心發現處
良心卽善也非由學而然非操議而然非性善而
何故性善之旨明而千聖之統明矣所以開萬世
之蒙而定萬世論性之準者端在於斯周程張朱
四書反身錄孟子上

相繼闡繹顧涇陽小心齋劄記馮少墟辨學錄李
奉申明至當歸一確不可易學人誠潛心從事然
後知告子無善無不善及荀楊韓一偏之見俱屬
夢說

夫道一而已矣豈有二乎聖愚同性今古一揆若以
堯舜爲不可企及是以己性爲不可企及可乎然
道雖一而古今之言道者則不一不高之而虛寂
卽卑之而支離非不各自以爲道而道其所道非
大中至正人人共由之道也協而同之務歸中正

不離日用卽性卽道使道脉一而率由同是有
心世道主持名教之大君子

成蹊節宜大書座右出入觀省以鼓昏惰

滕文公當喪禮久廢之餘獨盡大事定爲三年之喪
其父兄百官假先志以沮之而弗聽可謂賢矣可
是親喪在所自盡徇不得流俗豈止親喪凡百皆
然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自漢文不學
臨終遺令短喪以日易月後世相沿遂成故事晉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上

主

武雖復而未純復唯魏孝文毅然不顧盈廷之議
一如古制與滕君可謂異世同揆余每讀其批荅
廷臣之言未嘗不爲之墮淚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後世喪制往往以日
易月獨不思父母當時鞠育顧復懷抱提攜之恩
亦嘗以日易月否

禮三年之喪三年之內齊疏之服軒粥之食不御內
不露齒不群立不旅行不飲酒茹葷恒處苦菜後
世士庶名爲居三年之喪然多不過衣白三年而

已矣夫居喪而止於衣白卽三十年不難矧三年
乎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今庠序未嘗不設學校各處
皆有而教安在哉不但止身行己之道濟世安民
之務夢想所不及卽章句文藝之末習登堂講卯
之故事亦寥寥無聞士不皆才豈士之罪與言及
此可爲太息

致治由於人才人才出於學校學校本於師儒是師
儒爲人才盛衰生民安危世道治亂之關故師道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上

主

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此探本至論
昔胡安定之教授湖庠也當詞藝成風之際得以
體適用爲倡諸生被六教者莫不成德遠近可爲
世用曹月川爲霍庠學正以躬行爲教提誨終日
寒暑弗輟言動步趨皆有準繩海剛峰教諭南平
著論云抱關擊柝皆有常職而教官一職尤人才
所由造世運所由理曰教職之義不明人多以爲
貧而仕當之以故居此官者率多齷齪不舉其職
士習蠹而吏治媮所從來矣於是以師道自任嚴

詠程勤訓迪士習丕變張緣汀署諭華陰教法嚴而造就有等約束諸生不得衣服華美不得出入酒肆不得輕履公門不得宴飲用伎收攝坊戒纖細必備士風爲之改觀使居是任者咸若四先生庠序方不徒設明倫堂方不寂寞善人何患不多人才何患不盛天下何患不治

天生民而立之司牧原以爲民也故民事不可不急而民事之急莫急於制民之產顧今時非同古時田各有主難以井授雖欲區畫其道無由振廢書四書反身錄孟子上

三

生慕古而不知變通好執迂闊之見動言井田可復亦只可私下并塗復之紙上隔登聞鼓而已若實見之施行地方從此多事其禍更甚於王荆公之行新法要在順時定制相勢酌行除漢人限田法稍可通融及導民開荒外惟有就民所有之田逐一清均以正其經界爲可盡心蓋窮人產去稅存豪猾隱搢滅籍或詭寄親隣佃僕混賴推那細入寄糧於有力之家以避差徭債書受賂飛灑貽民貽賊致貧者益當剔釐之法莫詳於呂新吾民

務做而行之宿弊可革然此事全在得人誠得公明廉幹之人以任其事奸猾方無以容其詭豪右不敢撓其法否則無益實際徒滋煩擾

孟子云逸居而不教則近於禽獸余亦云逸居而不學則近於禽獸

有風化之責者誠講理學以淑士講鄉約以淑民勞來匡直輔翼振德如是而士不矯操民不興行吾不信也

陳代枉尺直尋之喻亦猶流俗暫且從權之見却不四書反身錄孟子上

甫

知出處一苟大節便虧廉恥掃地直尋何補

士人顧名節國家方有好風俗國家無好風俗皆緣士不顧名節

士人有真操守自然有真事業若操守不真則其事業可知伊傅呂葛一出而事業卓越不群良由未出之先操守卓然不苟

廣居正位大道乃吾人性分之所自有能居能立而見之於行則見大心泰區區富貴貧賤威武自不足以及動其中

須是真不爲富貴所淫貧賤所移威武所屈方是大丈夫奸男子否則男子而妾婦有愧鬚翁程子詩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當時吟之以自勵

守先王之道而講明之使知之者衆行之者廣既有裨於當時正人一體編綴不置又有裨於後世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事功之大孰大於此若以此爲迂則其所不迂者可知矣

聖賢辨學全爲正人心

孟子上

人心不正由於學術不正生心害政烈於洪水猛獸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正所以正學術以正人心

戰國時人心之害在楊墨故孟子從而闢之漢唐以來人心之害在佛老故程朱從而辨之至象山先生則云孟子闢楊墨吾闢時文而辛復元先生亦云正人心須從人心之壞處救方是竈底抽筋而今救亂不必辨楊墨斥佛老惟是記誦詞章富貴

利達爲之崇從此清理可得治平上策按陸辛此說亦所以因時救弊不得已也有心斯世者不可不知

利達爲之崇從此清理可得治平上策按陸辛此說亦所以因時救弊不得已也有心斯世者不可不知

反身錄

二曲先生口授

鄆縣門人王心敬錄

富平李因篤子德

沈水許孫荃四山

孟子下

離婁

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可見人主有志平治天下

須是力行仁政如果力行仁政要在取法先王凡

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古今咸宜確可通行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下

者奉以爲準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不妨斟酌

損益期適時務規模既定蚤作夜思心二帝三王

之心行二帝三王之政勵精圖治終始不變如是

而民不被澤世不雍熙吾不信也

後世人主言及法二帝三王輒逡巡畏縮不敢企及

不思二帝三王亦不過一人耳顏淵曰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顏氏子以閭巷微布

衣尚不肯讓舜况人主居二帝三王之位御二帝

三王所御之天下反不能法二帝三王所行之仁

政登寶山而空回一微布衣不若於心甘乎

法二帝三王端治本以立大綱漢唐宋明經國之制

亦不妨節取其長隨時補偏救弊以詳致治之目

綱目具舉萃歷代之美以爲己美其於平治天下

也何有

法非膠柱鼓瑟如新莽之王田效古荆公之新法動

依周禮也神而明之與時消息中窾中翕務協機

宜方爲善法

行有不得果肯一味反求諸己德業何患不進人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下

何患不及古人

事親不及曾子是不孝其親守身不若曾子亦非所

以孝其親

養志養口體缺一非孝若余則生而單寒不惟缺於

養志並口體亦缺焉無以爲養無論酒肉非所敢

望卽穀食亦不能常得致吾親備極人世之艱危

未嘗一日溫飽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嗚呼祭之

豈不如養之薄也殺牛而祭不如鷄豚之建親存

也此子路有負粟之痛而不孝如余不敢以之自

問者也凡我同人幸有親存者當鑒予覆車及旆
盡養不至如余生爲抱憾之人死爲抱憾之鬼幸
之幸也

聞譽而欣聞毀而戚欣戚由於毀譽乃好名者所爲
也不欣不戚方是真實爲已

毀譽乃吾人生平一大關過得此關纔見學力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然則小人者由失其
赤子之心者也

赤子之心未雜情識純是天真大人之所以與天地

四書反身錄孟子下

三

合德只是全此天真不爲情識所雜不失赤子之
初而已吾人自能食能言以來情識日雜天真日
鑒記誦之勤見聞之廣不惟未嘗以之祛情識而
愈以滋情識不惟未嘗以之全天真而愈以鑿天
真騁私智長巧僞耽功利騫聲名借津仁義色取
行違而赤子固有之良本然之心失而又失愈不
可問耳目口鼻雖與大人同念慮言動迥與大人
異非小人而何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吾人千

講萬講亦無非求不失赤子之心故必屏緣慮
一切放下內不牽於情感外不紛於物誘民知見
忘人我令胸中空空洞洞了無一塵良知良能一
如赤子有生之初返本還原纔算造詣

學須自得自得則如掘井及泉時出而無窮若專靠
聞見擇識以爲得縱日日得所未得盡古今義
理總是從外而入得之他人非由內而出得之自
己雨集溝瀆淵可立待

四書反身錄孟子下

四

自得由於深造深造須是以道道非僅方法之謂乃
率性之謂也深造而不從心性上用功不從心性
入微處着力做盡功夫終是門外觀場盡精力終
是煮空鑪究何有得耶

斯道非悠忽淺嘗者所可幾須是動作食息茲在
茲如鸛抱卵如龍養珠用志不分乃凝於神靜存
動察動忘交屏不爲情遷不隨境移力到功深豁
然頓契性靈虛明洞徹言動悉協天則此方是左
右逢原此方是深造自得

識自方能自得務敦大原方能左右逢原若舍自而

義襲於外昧原而惟流是趨硜硜成規拘述摹倣
上本衣冠血脉安在

學問能約不能約只看爲學之初所博若何耳是故
爲身心性命而博則詳說可以歸約爲增廣知識
而博縱詳說何關於約

肯爲身心性命而博則凡有補於身心性命之人無
不容卽有補於身心性命之書無不綜核惟恐墮
於一偏不能洞徹身心性命之全故四通八達不
執一隅之見偏訂互證詳舉詳說務期至當歸一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下

五

斯用功方有着落身心性命方有歸宿若止欲廣
見聞以儲詩文材料知人之所不知以資談柄此
是雜學非博學其說雖詳徒掉唇舌北轅南轍入
於陷阱而無歸宿可哀也已

問約曰說在無說處方知道在心非約而何

無聲無臭此本體之約也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
而成終此工夫之約也知其約而約之以求諸乎
其實斯博不徒博說不徒說

人人有幾希庶民何以去之不學故也君子知學故

存之以爲庶民表率在一鄉則淑一鄉在一國則
淑一國在天下則淑天下以己之存以存庶民之
去自淑淑人而後世道人心有所賴

問君子存之不過自存安能存人之去曰在上則勞
來匡直多方鼓舞以存其去在下則倡導講學多
方誘掖以存其去若僅自存獨善而不能善世世
亦何貴有君子

倡道講學使人人回心易慮以存一世之幾希後先
相承學脈不斷以存萬古之幾希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下

六

名節至大守身常如白玉一有玷污舉生平而盡棄
之何異西子之蒙不潔慎之慎之
人貴自新惡人肯自新惡人可爲善人小人肯自新
小人可爲君子蚤迷而晚悟昨非而今是孰能禦
之

人性本來無事知人性本來無事方是知性能行乎
其所無事方是率性靜而無事不起爐作甕廓然
太公動而無事不擬議安排物來順應如是則事
不累心心不累事恒若太虛毫無沾滯卽此是性

卽此是聖

學道原爲了心一事繫心便不了心苟無事一了百了

趙德淵篤志性學一日與同門徐良甫早飯忽恍然驚曰異哉良甫問狀知其有覺旣而楊敬仲見德淵德淵曰某今於日用應酬都無一事吾人亦能如德淵之都無一事則幾矣

人有酒養液涵養居恒無所見唯意外遭逢橫逆之來果能動心忍性一味自反坦不與校方算有涵

四書反身錄孟子下

養

人生遭際不同意外之侮莫非煅煉身心之助於此雖過便是困而不學

君子惟其有終身之憂是以砥德礪行德成品立終身有結果吾人非無所憂然所憂不過目前家計及一時遭際初曷嘗念及終身以故不砥德不礪行悠悠度日終身無結果若肯念及終身雖欲不憂得乎憂之何如上之縱不能如舜次亦不失爲正人君子必不肯悠悠虛度碌碌無成以終其身

伊尹耕惟道是樂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于駟弗視何等胸次一介不取何等操持此方是真樂道吾人居恒非不談道非不自謂樂道不知胸中果超然無欲暗然無滓於凡非道之物略無少動手取嚴一介不肯少苟乎若此處不愼而曰樂道道可知矣行哉少墟先生之詩有云人生取與要分明少不分明百事傾一介莫言些小事古今因此重阿衡

四書反身錄孟子下

八

問先覺所覺者何道曰覺其所固有乃降衷之實秉彝之良也覺則天下一家萬物一體號呼世夢共登覺路共覺其固有全其固有不失降衷之實不愧爲人之名而後先覺之責始塞

天之生斯民也使先覺覺後覺故先覺之覺後覺實代天宣化寅亮天工若自覺而置斯世斯民於度外不以之覺人便是曠天工

問天工固不可曠然必有伊尹之遇而後得以斯道覺斯民否則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白只患不覺

果能自覺覺人過不遇非所論也汪心齋一廬子
耳偶有悟於聖賢之學卽以先覺自任挺身號召
隨機開導萬衆咸集人人意滿雖皂隸臧獲莫不
敬若大夢之得醒初曷嘗藉名位羅近溪生平刻
意覺人孜孜若不及晚年猶携及門走安成下剡
江趨兩浙游金陵所在提撕竭唇吻而不倦老將
至而不知亦曷嘗有伊尹之遇耶

古者一夫百畝外有公田以急公不按畝輸稅故土
農夫可食九人後世一夫縱有百畝供稅雜徭及
四書反身錄孟子下
九
門戶冗耗之餘能食幾何

農一也而有上中下之分勤惰之分也然勤惰雖在
民而所以鼓勵警惰則在牧民之人牧民者誠舉
牧民職業加意小民生計勞來勸相則下者未始
不可中而中者未始不可上何常之有益古者鄉
設鄩長趨人赴功教之稼穡歲時誡令重本務也
自農官不設農政不講地利人工始不能盡須是
做會典老人勤督之意每鄉擇老成勤力精於農
事者立爲農長俾專督農牧民者仍按時躬親省

耕以驗勤惰以申鼓舞種植之道雖各有所宜大
約不出糞多苗稀熟耕勤耨墾本有法去冗無差
四語此人所盡知若夫因時制宜曲盡其法則未
必人人盡知也其詳莫備於農政全書撮其簡易
易行同水利書及泰西水法酌取刊布鄉社揭之
通衢令人人共見共聞庶知所從事地無遺利
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然誦其詩讀其書徒
知其人可乎知古人所處之不同卽思以身設處
其地能如古人隨遇以盡其道乎否則徒知人論
四書反身錄孟子下
十
世論之而一允當亦不過史家評斷之常筭與
自己日用何補

告子

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東海西海南海北海千
世之上千百世之下無弗同者理義同也若舍理
義而言心則心爲無矩之心不是狂恣肆便是
昏冥虛無放聖狂之分吾儒異端之分全在於此
必也循理蹈義而不爲欲所蔽斯俯仰無忤而中
心悅無涯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爲聖我不循聖心之所
同然而爲愚同然而乃不然此之謂自棄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下

士

吾人居恒窮理義講理義當其窮之而透講之而明
亦豈無悅心之時然不過隨悅隨已曷嘗實體於
心而以之養心猶芻豢實入于口而以之養口而
義理自義理吾心自吾心你東我西仍舊只是箇
常人

理義吾心所自有非從語言文字而得日用平常心
上安處便是格物格此也博文博此也約禮約此
也惟精精此也惟一此也一而不失便是允執
厥中

理義固所自有要在中心自盡戒欺求慊內省無
方得快活方是真悅若只要體面上好看共見共
聞處不差此是有爲而然非當然而然的然而然
非聞然而然終不是自心安然算不得千古同然
須是自信自樂可對上帝

牛山之木因近郊而被伐以故若彼濯濯學人苟欲
脩身養心宜先離俗遠囂若果養得十分凝定然
後說得居塵不染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下

士

居恒讀孟子至牛山之木章不覺太息慨吾人從幼
知誘物化其爲斧斤何限弱冠以後知識日增則
思慮日紛不計利便籌名旦旦而伐之重以日晝
所爲固有之良愈不可問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
次之特之反覆心已死矣縱所管皆遂亦不過是
鬼窟裏作活計自絕於天何足道也倘能清夜捫
心忽爾猛省所謂再回頭是百年人豈不快哉
問操則存然則操之之法何如曰其敬乎敬則中恆
惺惺卽此便是心存

學者苟真實用力操存久則自覺身心爽泰當其未

與物接必有湛然虛明時卽從此收攝保任勿致
汨昧馴至常虛常明浩然無涯所謂夜深人復靜
此境共誰言樂莫樂於此孔曰樂在其中顏曰不
改其樂皆是此等景况也

知所欲有甚於生者而不苟生千古如生知所惡有
甚於死者而不怕死死猶不死

乞人不屑此是乞人一時浩氣一時之不失本心處
吾人辭受取予能如乞人此際心則何下氣喪心
之有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下

三

學問二字人多誤認往往以聞見記誦爲學問以聞
見博記誦廣爲有學問故有聞見甚博記誦甚廣
而仁義弗由德業未成者求諸耳目而不求諸心
故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千古學問斷案
千古學問指南也故學問而不如此學問之謂何
放心不一放於名放於利放於聲色放於詩酒放於
博奕放於閒談放於驕矜固是放卽數者無一焉
而內多游思外多情氣虛明寂定之體一有昏昧

滲漏亦是放雖清濁不同其爲放則一

問求之之要曰要在識得真心能識真心自然不放
卽放亦易覺曰如何方是真心曰惺惺不昧天然
一念是也

一切放下方是不放離念不起則正念自存存則居
仁由義動無不滅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
密操縱如意允執厥中

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吾儕試捫心自
想居恒果何所從從大體耶從小體耶若中心不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下

四

能自主動輒惟小體是從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
之所言鼻之所嗅心卽隨之而不思自檢從欲惟
危自墮於小人之歸而不自知然則必何如而後
可免於小人之歸曰在乎審所從而已誠時省時
慎惟大體是從耳不妄聽目不妄視口不妄言鼻
不妄嗅自奮自振自作主宰以神君形以大統小
後耳目口鼻而不爲耳目口鼻所役何引何奪之
有

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此孟子喫緊爲人

示以敦大原立大本處象山先生生平自勵勵人
得力全在於此此學問真血脉也當時有識先生
者曰除了先立乎其大再無本領先生笑應曰誠
然

時時喚醒此心務要虛明寂定湛然瑩然內不着一
物外不隨物轉方是敦大原立大本先立乎其大
者能先立乎其大學問方有血脉方是大本領若
舍本趨末靠耳目外索支離葛藤惟訓詁是耽學
無所本便是無本領卽自謂學尚實踐非托空言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下

五

然實踐而不先乎其大者則其踐爲踐迹爲義襲
譬諸土木被文紉血脉安在

孟子以脩天爵要人爵爲惑之甚今則并脩天爵以
要人爵者亦不可多得愈趨愈下言之愈令人太
息

脩天爵以要人爵有爲而爲固君子之所深恥然中
人以下果肯有爲而爲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則立
身猶略有本未既得人爵必瞻前慮後略顧名義
不至十分分裂猶勝於起初便不脩天爵多矣昔

人所謂好名而勉於爲善豈不勝於不好名而肆
於爲惡乎然則孟子謂亦終必亡者何曰謂夫既
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利令智昏變其故態人怒鬼
嗔不亡何待卽僥倖克終不亡於其身亦必傾覆
於其子孫

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衆人若識則亦衆人而
已又何以爲君子乎故吾人平日立身行已惟求
信心循理蹈義爲其所當爲斯已耳衆人識與不
識非所計也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下

六

勞苦饑寒空乏拂亂一切困心衡慮微色發聲之遇
莫非砥礪增益之助歷觀古來學道脩德之士未
有不如此而能有成者也今夫美珠探於海底良
玉鑿自深山凡至貴之物俱從艱險而得況道德
爲貴中之尤貴者乎故艱難成德殷憂啓聖所從
來矣有志者決不於此錯過

盡心

不者不察祗欠一覺覺則卽行卽著卽習卽察卽用
尋常率性而行莫非天良莫非道妙不覺則行爲
冥行習爲冒習終身雖由無異魚游江湖不知腹
中旅卽是江湖水此之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
子之道鮮矣善乎吳幼清之言曰夫所謂聖人之
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耳天之所以與我者
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知之根株是爲形質氣血
之主宰舍此而他求雖行如司馬文正才如韓公
四書反身錄孟子下

七

武侯亦不免行不著習不察况止於訓詁之精講
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峰之饒於記誦詞章之學
相去何能以寸哉聖學大明於宋而踵其後者乃
如此可歎已
吾人果以道義爲重自然惟道義是樂當自得人
知與不知窮達自不介意窮則善身自不失義達
則善世自不離道然說時易尤蹈難反而自思平
生果道義是重豈真自得否果窮不失也達不失
望否

者不能殷浩未達時人擬之管葛咸曰深源不出
其如蒼生何厥後深源既出其如蒼生何甚矣民
不失望之難也故學貴實際

有待而興已是凡民待猶不興民斯爲下

傑

世有文王則當奮然思齊世無文王不妨自我作古
聖賢雖往而聖賢遺書未嘗不流布天壤乃束書不
四書反身錄孟子下

犬

觀觀亦不奮是凡民不若矣想是性與人殊天原
未嘗賦以知覺以故漠同木石

得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自素位而行不願乎
其外

所性豈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卽生死亦然

不學不慮之良乃人生本面學焉而悟此猶水有源
樹有根人有脉學焉而昧此猶水無源樹無根人
無脉孟子論學言言痛切而良知二字尤爲單傳
直指作聖真脉先知能并言後知愛知敬單言知

而不言能者蓋知爲本體能乃本體作用猶知處知州知縣苟真知之則能在其中矣後陽明先生以此明宗當士習支離蔽創之餘得此提唱聖學真脉復大明於世人始知鞭辟着裏反之一念之隱自識性靈自見本面目之閒惻然渙然無不恍然自以爲得創也求之千萬里之隔至是反諸已而裕如矣鳳麓姚公遇友以陽明爲詬病公曰何病曰惡其良知之說也公曰世以聖人爲天授不可學久矣自良知之說出乃知人人固有之即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下

五

庸夫小童皆可反求以入道此萬世功也子何病其友豁然有省

良知人所固有而人多不知其固有孟子爲之點破陽明先生不過從而申明之耳若以良知爲偏爲非是以孟子爲偏爲非自己性靈爲偏爲非矣自己不認自己惑也甚矣

問學須主敬窮理存養省察方中正無弊單致良知恐有滲漏曰識得良知則主敬窮理存養省察方有着落調理脉息保養元氣其與治病於標者自

不可同日而語否曰主敬是誰主敬窮理是誰理存甚養甚誰省誰察

自性本體原無爲原無欲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復其原來本體纔算工夫

居恒只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便是真聖學道德在此人品在此何用他求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疚疾誠哉是言也疚疾固不止於病疾而病疾之嬰亦莫非進德之機入道之緣蔣道林先生諱信嘗抱羸疾及病甚嘔血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下

五

危矣乃謝却醫藥默坐澄心常達晝夜不就枕席一日忽香津滿腴一片虛白炯炯見前冷然有省之閒而沉疴已溢然去體矣嘗曰信初讀魯論及關洛諸書頗見得萬物一體是聖學立根處未敢自信直到三十二三歲因病去寺中靜坐將相處與慈老母的念頭一齊斷却如此者半年餘一旦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呼吸痛痒全無隔隔乃信得明道所謂廓然大公無內外是如此自身與萬物平等看是如此衆之大經無處不合向

孟子曰：雖亦有湛然時節，只是箇光景，這裏學處，最處豈能容易信得？又須是自得，又嘗自謂生平，學問多自貧病中得之。

率性而行便是踐形，行不率性便被形踐。踐形則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莫非天性用事，動不違則形踐則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莫非形色用事，動輒違則同必何如？而後可以踐形？曰：在識性識性方能率性。大立則小不能奪，根心生色，眸面盎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動容周旋，卽性卽天。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下

辛

學以養心爲本，養心以寡欲爲要，以無欲爲至。欲不止於聲色臭味安佚，凡人情逆順世路險夷以及窮通得喪毀譽壽夭，一有所動皆欲也，皆足以累心累寡，則心存累盡，則心清，心清則虛明公溥耳。目口鼻雖與人同而視聽言動渾是天理，安身立命超凡入聖之實其在斯乎。

戰國時邪說勝而正道微，孟子救之之策，不過曰君子反經而已矣。在今日虛文勝而實事衰，其救之之策亦只在反經而已矣。先反之一念之隱以澄

其源，次及之四端，以濬其流，視聽言動務反而復，禮綱常倫理務反而盡，道出處進退務反而當，可辭受取予務反而合，宜使萬古不易之常經不虧，則大經立矣。出而在上以之經，給天下一以實行，率人鼓舞獎勵多方，振德人自感化興起，咸知實行爲榮，不實行爲辱，如是則道德可一而風俗可同，處而枉下一以實行，倡人轉相開導，染濡薰陶，人漸知所嚮往，漸思敦本尚實，恥事虛文，如是則學術可正而風氣可淳，此今日救弊之第一着也。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下

辛

四書乃萬古不易之常經，日用常行而不可違焉者也。吾人口誦而身違，書自書我自我，是謂叛經離了。又解了又解，徒誇精闢奧藉，以標名是謂侮經。士爲庶民之首，經先不正，庶民何由而興乎？先自作惡，何望他人之無邪惡耶？然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從今淬礪維新，是圖反之於身，日用常行以爲庶民榜樣，民實有心，難道不是欽是慕觀感興起，庶民興斯無邪惡矣。

人之所以爲人止是一心七篇之書，反覆開導無非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下

重

欲人求心孟氏而後學知求心若象山之先立乎其大陽明之致良知簡易直截令人當下直得心要可爲千古一快而未流承傳不能無弊往往略工夫而談本體舍下學而務上達不失之空疎杜撰節實用則失之恍惚虛寂雜於禪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朱子約之爲主敬窮理以軌一學者使人知行并進深得孔門博約家法而其末流之弊高者做工夫而昧本體事現在而忘源頭卑者沒溺於文義葛藤於論說辨門戶同異而

一以貫之矣

學術之有程朱有陸王猶車之有左輪有右輪缺一不可等一闕一皆偏也

友身錄

序

友身錄舊梓於學憲肥水許公當時以許公意欲以友身之旨風士林使知讀書不徒在口耳之末故不待其錄之完而遽以授梓甚盛心也然二孟缺然尚非完書海內同志惜之茲芳藻等憫不自量校讐二孟續錄之條附梓其後其成八卷以公同好於戲自聖學不明學者誦讀六經孔孟之言不過爲資聞見博富貴之階梯論者以爲經不燬於秦火而燬於後儒之誦言怠味得先生友身之說而孔孟窮經致用之旨始明則是有六經孔孟之言必不可

無先生之是說若曰友身二字不過理學先生家之常談芳藻等竊不敢許爲知言

康熙壬午歲二月朔日韓城門人賈緒芳程伊璽頓首拜誌

友身錄刊布問世矣茲錄二孟之所待增者為一冊

蓋在昔丙寅之歲敬錄此書草稿初具而學憲泥

水許公素先生未布之書時即以此請教蓋意圖

就正云耳不意許公見而悅謂自孟子揭求放心

之旨而千古學問之大要明今先生以友身之旨

揭讀書綱領其功上繼孟子可以無嫌遂不謀而

梓行世意良美矣顧原本原屬敬泰訂未詳之書中

間未符先生原意者實多又二孟錄尚未竟抑尤

友身續錄

小引

有待增補而未及增補為可惜耳寒士食生重翻無

力徒付慨歎殷已乃錄二孟今人之條另為一帙茲

之篋簡自今當節口縮腹量聚微贊他日佐工而

續梓焉乃若全錄待正之刻則自分終身徒抱雙袖

而已外又有年來書答一冊亦手錄成冊以待他日

人全集云

門生王心敬百拜識

四書友身錄二孟續補

二曲先生口授

鄆縣門人王心敬錄

韓城門人賈維芳參訂

蒲城門人張正校梓

孟子上

梁惠王

自孟子此章剖析仁義與利利害後復以義利分別

舜蹠利非所尚而仁義非迂學者類能信之顧後

友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上

利公私之開為端既微而人心淪棄之久出義入

利勢又甚便自非有格物致知之功實造乎意誠

心正之地將有利心乘於不自覺而仁義率於不

能自勝者故清源援本之要在平日實下居敬窮

理之功然非有真師友真識見則或有毫釐之差

而流弊或至千里之謬故欲居敬窮理又必以講

學取友為急也此理之相因斷不可易者乃今之

學亦不思而已

視移民務粟之術不足以致民多則知吾輩補於
泊之學不足以明明德學不務本而以德之不明
歸咎氣質是猶王道之不行民不加多而罪歲也
孟子曰王無罪歲則天下之民至余亦曰學無咎
氣質則德明矣

惠王盡心於移民移粟在當時亦費許多轉搬安插
之術孟子尚不計其盡心後世爲民父母行政平
日既無先事預防之圖而臨荒又坐視其死而莫
之救甚者或益之以暴征橫歛從而迫之死亡益

交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上

二

賊之塗吾不知清夜之間果何以自安也耶此又

梁惠王之罪人矣

荒政無奇策皆不過權宜補救於什一耳卽行之盡
善僅足以救民之死而不足以賑民之生故聖賢
言治皆以平日力行王道爲要但在今日時異勢
殊與古昔作用必不能盡同如孟子言王道之始
在重農事明禁戒王道之成在制田里教樹畜興
學校今欲力行王道唯重農興學二事今昔不異
其餘則不免於今昔異宜古法旣不能盡行而王

道又不可以苟且粗畧而成吾人讀書論世正須
從此反身實究出一段不乖於時不悖於古的大
經大法使他日得位行道不必盡襲成跡而亦足
使民養生喪死如古時不必盡摹古法而亦足使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如古時然後爲通
時變善讀書也不然不達其意而徒古法之泥縱
於前人之言解得明說得當究成何濟

問古法旣不可盡復王道又不可粗畧苟且而成今
欲行之何施而可曰擇吏重農輕歛禁暴其始乎

交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上

三

明禮正學興賢其成乎得其人則法行非其人則
法廢責實效慎保舉此擇吏之要也農者國之本
民之命勸相有術而後地無遺利審其土宜通其
有無如水利其最要矣次如種樹種蔬種藥之法
必詳必備則生衆而民富國足矣此重農之要也
稅歛無藝則吏緣爲奸寃之上之所入無幾而民
之受害無窮非時不征額外有禁則民力寬然有
餘矣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輕歛之要也汚吏漁
民豪強兼并奸胥網利有一於此皆爲民蠹此禁

暴之要也夫如是則吾民養生喪死無憾矣養生喪死無憾此王道之始也禮不明則體統陵體統陵則民志惑民志惑者僭奢之端禍亂之原也自君后以至庶人自祭享以至日用飲食自宮室以至車服器用貴賤有章隆殺有等崇樸尚雅黜浮如如是則上下志定而用度節約民有餘財國無乏用而天災人害可無虞矣此明禮之要也學術者人心風尚所關人才所由出也無所統一斯小辨起而害道矣明孔孟之大義距異端之邪說

反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上

四

無妄分門戶以壞吾道之大全無徒徇皮膚以成聖學之血脉可大可久無黨無偏此正學之要也有治人無治法治以賢始卽以賢終然無所待而興者其惟聖人乎其餘則皆俟乎上之振作鼓舞矣而興學校其首也其法則禮記之說詳而前朝主文成之說更爲精明可用慎師儒其次也其法則宋明道先生上神宗之說爲至要而可行精選衆嚴考成又其次也其說則周禮與戴記之言備是以至宗族勲戚之學必嚴武弁侍衛之教必詳

則大學衍義補之所條陳可斟酌而採取矣教在明則學術端而人心正人心正則人才蒸蒸然出而不窮人才衆而天下有不久安長治者乎此興賢之要也如是則殫白不負戴而黎民不饑寒此王道之成也人君誠以是道實心行之公卿大夫誠以是道實心奉行之吾見三代之治可復見今日也若夫井田封建之宜興宜廢則存乎時與入區區執一偏之說以爲必宜復必不可復者皆非至當之論也

反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上

五

觀仁民在先其害民可見養心在先其害心可觀相食且人惡之爲其同類相殘也吾輩同師堯舜同學孔孟或以意氣不合而排擠心生或以學術不契而譏貶妄加又或不論學脈之眞僞偏全迎合時好假衛道之公名爲趨時邀名之藉詆斥正學訕譏先賢此眞以人食人也心忍於率獸食人矣吾黨戒之

施仁章不爲孫吳出奇制勝之術而實爲強國雪恥之大本大本乃之謂經後世言兵者不此之論而

徒以孫吳權謀變詐之術爲經失其旨矣故今之
七書謂爲兵家權謀術數可也不可以爲經

或問孟子受梁惠王卑禮厚幣之聘久處於梁何以
一見新君而愀然卽去先生曰敬者德之聚言者
心之表襄王初政任大拔黜見賓師而容貌辭氣
慢易粗率如此則其他可知德薄如此其不足以
有爲可知矣不足有爲而久留是干澤也焉有君
子而干澤者乎此與不受齊萬鍾百鎰同義未可
議也言畢因顧心敬曰容貌辭氣豈細故哉詩云

修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上

六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又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王道本於不忍聖學本於無欲外不忍而言治是雜
霸之道而非王道也外無欲而言學是支離之學
而非聖學也

民有恒產然後可望其有恒心故明君將欲興學校
以教民必先有以制民之產所以然者衣食足然
後可望其知禮義也後世言治者動曰興學校却
全不講爲民制恒產不知恒產不制而責民以恒
心是猶役僇夫負重驅羸馬致遠縱勉強一時究

之半途而廢耳此卽以古先聖王教民之法教之
尚不可望其一道德而同風俗況以後世苟且具
文嘗試而可望其治禮義哉王道既湮不特後世
無行先王之道者卽求一知治本者與之言先王
之道亦不可得可歎也夫

莊暴

以小事大爲畏天以大事小爲樂天今之學者一無
所知能而傲然自大於先生長者之前其悖天甚
矣

友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上

七

樂天者保天下學者亦須有此襟度然後可云萬物
一體之學

或問如何養此大勇曰明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
而學聚問辨寬居仁行則集義而生矣

或問古者什一而取國用而外如何得有留餘以常
施補助之仁曰古人凡事皆爲民起見公田之入
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爲出故三年必有一
年之餘九年必有三年之餘詩曰我取其陳食我
農人言節以制用大田之人常留陳以食農民也

曰今之社倉得古之意否曰古以貢之官者賜之民社倉以資之民者俟之民古者食民則併其本而給之社倉則不惟收其本而並飲其利其意已與春秋補助取陳食農之義天地懸隔矣且其散之無法則困竭廩虛而遇凶無以用主之非人則姦猾邀利而貧民無實惠又豈得與古者取陳補不足助不給之美意良法同乎曰常平何如曰其意善矣然非得賢者主之造成聚歛病民耳爲今之計古法既不能遽復必也社倉而兼濟以常平

友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上

九

以常平備儲畜而使豐凶有備以社倉歲賑貸而使農耕有藉更爲之慎擇有司嚴立條格以杜胥吏舞文浸漁富豪乘時射利姦猾冒名妄食之弊如是則民有實惠而國家亦可賴以無水旱之憂雖不能無愧於古亦庶乎善於今之法矣
講至從流下而忘反四句先生愀然而嘆曰今之學者不講於敦本務實之學而役役於辭賦詩文之場甚者馳逐乎富貴聲華之域窮年卒歲獎藉疲神而不知友吾不知謂之何小子戒之

好貨好色齊王以爲病孟子不惟不以爲病而且進之於王蓋王道初不外乎人情七情之發卽聖人不能無但在得其正得其公耳同民則得其正而公矣其於好也何病後世儒者不達此義却遷就其說謂孟子欲行其道姑借此引進將君爲信用之機審如是是枉道而徇人矣尚何道之行哉大抵後世游談無根之說多類此

五官百體倫物日用此吾輩之四境也一有不治卽爲負天地生我之意與受托而負友受任而負君

友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上

九

同罪吾輩戒諸

用賢固在用察然用察亦非易事鏡必先明而後妍始無能逃其鑑不然將有以賢爲不賢以不賢爲賢者矣故人君以居敬窮理稽古觀賢爲本務爲室必求大木琢玉必使玉人爲治而不務求賢爲學而不務得師愚亦甚矣

爲政不在地之大小爲學豈限於資之敏鈍行仁則百里可王力行則愚柔強明安燕所以安天下之兵息機所以靜吾心之妄異舉一理學者能於此

反身而體驗之其於學也思過半矣

公孫丑

聖學明於宋而光於明其在今日可謂王道蕩蕩王
道平平矣有志者誠能遵而由之當不待窮搜苦
索而會極歸極信所謂事半功倍也吾輩當自奮
無自棄

告子有志心學只爲不達心體故差入硬把捉一途
去今之學者茫不知心爲何物見先達言主靜亦
主靜至有輕視一切倫理爲繁文瑣節而冥目踟
坐於暗室屋漏之中以爲道卽在是者不知此與
修身積錄
孟子上
告子何異

至大至剛孟子分明將浩然之氣形容矣而先曰難
言蓋難言非謙辭也卽其言者特於不可形容中
姑強形容之耳然則吾輩讀古人書須默會於意
言之表然後見古人立言之心

養氣以集義爲功須要明得何者爲義如何爲集然
後可望其生浩然之氣今之言集義者吾見其義
襲而取耳所以資談柄則有餘當大任則不足
工夫不離本體識得本體然後可言工夫今人不識

本體開口言勿忘助不知早已入助忘也以病
爲藥宜其服藥而病轉增也

助忘與病而同根此等病從標求上徧救之終於撲
東生西須用拔本塞源之劑

問如何謂之善言德行曰青齊之士善言海秦蜀之
人善言山凡夫閱歷身處之久者其言之也倍親
故仁義之人其言藹如顏閔有德之人其言德行
也不啻數家珍辨一二白一一於血脉上說得親
切的當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友身錄

卷一 孟子上

七

問孟子願學孔子先生何所願曰願竊比於我孟子
而已

見禮知政聞樂知德學者必有此識見然後可以論
世知人

見禮知政聞樂知德此非精義入神者不能令人無
精義入神之功而好以成跡雖黃古人多見其不
知量也

仁榮不必大國之畏然後見其榮卽其問心而俯仰
無愧榮也何如不仁之辱不必受侮而後見其辱

卽其自反而作心汗背其辱也何如

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心生孺子豈必親於我哉
吾心生機之發於此自不能已耳夫仁者人也親
親爲大今人於骨肉之間往往視如路人或至親
如讐敵其爲滅絕天性自枯生機甚矣

有四端而自謂不能謂之自賊謂其君不能謂之賊
君今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皆與堯舜同與
孔孟同與周程張朱同而往往謂堯舜不可至孔
孟不可學周程張朱不可企吾不知人將謂我何

友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上

七

其亦不思而已

恥之一字人品心術善惡生死之關孟子曰不恥不
若人何若人有爲人君而有恥則必恥不爲堯舜
恥不爲堯舜則必爲堯舜矣爲人臣而有恥則必
恥不爲禹稷皋夔恥不爲禹稷皋夔則必學禹稷
皋夔矣爲學而有恥則必恥不爲孔孟周程恥不
爲孔孟周程則必爲孔孟周程矣故有恥則爲賢
爲聖而無不足一無恥則爲愚爲陋爲小人而有
餘恥之所闕大矣哉

天時

古之學者君就則見君召則不往是是非是自高其身
分道固如是耳今之仕進者因首跣足求進乎有
司之門以僥倖於不可必之知遇嗚乎其視古之
學者抑何不相侔也

士必有恥而後可望其服道德建功業故古之時在
上者遇士以禮以作興其羞惡之心士亦以道自
重以無虧其羞惡之實是以居上有功業在下有
禮義後世場屋待士之法上之所以求之者既非

文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上

南

所以重之下之所以自獻者亦不知所以自重習
以成風皆莫知反鳴乎若生于閭不在厥初生士
之始進如此則其平日之服習乎道德可知矣既
不知道德尚何望其建功立勲以無負於朝廷之
任使哉噫弊也甚矣

不受百鎰不受萬鍾非其義一毫不以假借如孟子
者始可謂財上分明名節者衛道之藩籬辭受者
立身之大節學者談仁義服道德必須有此操守
然後學爲真學品爲真品

孟子論周公之過不諱其過而却於其中指出無過
之實如孟子者纔可謂之論世知人纔可謂之觀
過知仁今人論人不原其心而惟迹之泥往往於
無過中推毛求疵其亦異於孟子矣

古人論人往往於有過中求無過今人論人往往於
無過中求有過古人好成人之美今人好成人之
惡今古人品心術之懸絕如此可歎可歎
敗過是美事人却不喜爲文過是不美事人却喜爲
之真是不知好歹

文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上

五

滕文公

人性皆善吾之性即堯舜之性故曰道一曰有爲亦若是曰堯舜可爲此實理實事今人却以爲孟子故意引進人爲善非真人皆可爲堯舜也此等議論見識不惟不信聖賢自小其身分亦且甚壞人心術學問某見此等必深辨而痛闢之

井田之行古今紛如聚訟有一輩人謂必不可復有一輩人謂必不可復夫大冬之可爲大夏萌芽之可爲合抱安在井田之必不可復於後世然大冬之不能遽爲大夏萌芽之不能遽爲合抱安在井田之能遽行於今日兩家各執一偏而不能相通宜其牴牾而不合也卽如三代而後授田之制唐爲近古然實是緣周隋遺制而緣飾之以成其制今謂井田之必不可復何以於王制久湮之後而唐獨能行之今爲井田之可以遽復何以於留心均田之周世宗而終未能行大率古法無必不可復亦無必不可復亦視乎其時與人耳學者論古不

時之思而區區執可不可以爲說皆是皆游談無

根之說非定論也

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必能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繼絕學而開太平乃爲大人之事否則終不免於小人之歸

西書反身錄

二曲先生口授

鄆縣門人王心敬錄

韓城門人賈維芳
程伊藻參訂

蒲城門人張正校梓

孟子下

離婁

堯舜必藉仁政以平治天下而究其所為政者皆自一念不忍之心推而達之則是仁政者治天下之

反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下

規矩六律而仁心者又仁政之規矩六律也心得其養仁政自沛然而出康誥所謂保赤誠求而中不遠者也故王者必以正心為第一義而人臣事君必以陳善閉邪為恭敬

講至城郭不完節先生曰湯武行仁以七十里百里而王其季也皆以富有天下而亡以至漢唐隋宋莫不皆然可見聖賢之言信而有徵讀孟子此言者竊毋以為迂而忽之

城郭甲兵之不完不多曰野貨財之不闕不治此皮

膚之病無禮無學而賊民興則病在膏肓矣聖賢論事如秦越人治病直洞徹人五臟故其論治不憂其標末而特探其本原區區摸按古方者何足以知之

責難陳善不特事君宜爾即事師交友亦然

不以堯舜自期者是謂薄於自待不以堯舜望君者是謂薄於待君然究之薄待君者正其薄於自待故孟子處處以堯舜三代聖時君正其以唐虞三代人物自處也

反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下

二

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余亦曰欲為人盡人道亦法孔孟而已孟子曰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賊民者也不以堯之所以事堯者事君賊君者也余亦曰不以孔孟之所以修身者自修自賊者也循此則聖賢悖此則狂愚出此入彼一念間克之間而已吾輩須自奮自立

道無中立之處非仁則不仁似若易辨然學術不明之日久矣非真有體認天理之功以造乎識仁定

性之域恐亦未易辨於毫釐疑似之間故程門以體認天理爲要訣也

祖父之惡非子孫之孝慈所能改則知子孫之善亦非祖父之不善所能掩鯀圮族而禹不失爲聖仲弓父賤行惡而不失爲賢人固在自立何如耳孔孟千萬世宗爲達禮樂之原者孔子論禮樂在玉帛鐘鼓之表孟子論禮樂在事親從兄之間則禮樂之意可知矣後世論禮樂者區區於節文度數之末蔑厥忝粒之餘真是癡人說夢

反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下

三

一日講至先聖後聖一先生曰豈特聖人同一揆吾輩此心此理亦與先聖同也又豈特吾輩卽凡民知能之良亦與先聖同特吾輩不自信不能自成自道自失其權度耳

因民之所利而利則上不費而及人廣故君子但平其政使民皆自爲利而不必其出於已是所謂不費之惠也方今旱災爲虐救時之急務莫如勸農民急興水利此伊尹救旱之取也竊聞當事者皇皇議所以賑備之策而未知使之興自然之水利

以自爲利嗚呼惠則惠矣及人能幾何哉

學問有本原則源泉混混放乎四海苟爲無本淵可立待可見爲學當先立乎其大者庶民去之庶民自去之也君子存之君子自存之也若其所以去者存者則初不因庶民君子而爲去存知此則知時有今古人有智愚而此道未嘗不流行天地之間

由仁義是從性上起用行仁義則情識用事矣此誠僞之分非安勉之別後世學術大率皆是情識用

反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下

四

事其與凡民恣情縱欲者雖有清濁之分其爲害道而戕性一也

知之真自然行之當舜有明物察倫之真識故能爲由仁義行之實行今時學者無致知之功其有志者不過摸倣其近似者以緣飾於爲爲之末初非有真識見安得有真踐履故終其身任仁義之中而終其身任仁義之外此大學之序先於致知而中庸之要在於明善也雖然學絕道喪之餘非有真師友相與講切縱日鑽研探順亦終歸於妄見

而已故少墟先生以講學爲學者第一務也

又王憲鮮懷保尚視民如傷其在後世更當何如誕

登道岸尚望道未見其在我輩更當何如

視民如傷如文王然後可謂真愛民望道未見如文

王然後可謂真望道無文王之心之志而曰我愛

民我望道吾不信也

端人取友必端此自是實理然以唐堯之時而鯀

剋朝伊川之賢而邢恕爲友人之所遇亦有幸不

幸耳必執此以論亦恐有無邊受屈人矣

友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下

五

孟子論自反以舜法天下傳後世而我不能爲可

此蓋是較量於舜我之間舜如彼爲聖人而我乃

如此爲鄉人有不容不愧且憂耳非是爲不能法

天下傳後世而憂也此是爲已爲人之辨不可不

知

鄉愿人皆稱爲原人而孟子獨惡之匡章人稱其不

孝而孟子不失其禮貌聖賢取人真如伯樂相馬

獨鑒於北牡驪黃之外後世學者貴耳賤目如史

斷史評之類往往隨人口吻雖黃古今人物不知

屈了多少人心我輩論人要當以聖賢爲法

萬章

一介不苟之守萬物皆備之量此伊尹之所以為聖也周子所謂志伊尹之志者此志而已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此窮理盡性至命之極則區區循迹做象者不足以幾此

古人友德今人友富貴利達而已可歎可歎

友身寶錄

卷一 孟子下

七

告子

自義外之說倡不特霸術假借之弊由於此即佛老虛寂之弊亦由於此其在今日不特佛老矣即吾儒循跡摸象之學亦由於此憂在彼者孟子力辨之憂在此者責不在吾輩而誰責

仁義非由外鑠孟子分明為人指破近世乃有號為大儒而其學不免枝枝葉葉尋諸外其顛倒甚矣抱壁而索諸途則人必以為愚仁義禮智自有而自外之可憐也夫

友身寶錄

卷一 孟子下

八

心之理義凡民與聖人同而凡民甘心逐美於聖人者只是不知吾心真理義之所在耳然則象山先生指示本心陽明倡明良知是直將箇箇人心神尼還各人真於人有起死回生之功而陋儒徒以影響近似之疑指摘不已真自賊其心者也象山先生每教人嘗誦族葵及牛山之木以下數重此言深有味

專則精即種樹學亦可悟學道

心者身之主有心則有身無心則無身人莫不知愛

其身而不知愛其心真所謂不知類也故善愛身者養心如護眼使纖毫塵渣不得入其中而為清明之障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矣

常此學術不明之日世人如何便解得辨體之大小貴賤須是得有志者共講明心性之學以指迷導惑乃可

良貴有無味之味只是逐馳聲利人精神馳騫不知嘗耳

三子不同道而趨歸於仁可見聖賢立身行已自有支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下

九

一段真血脉流貫其間區區形跡皮毛之間不足以盡之必以形跡論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跡自為則必歸於義襲而不足以成已

為學而矜才能較勝負計效驗論多寡是亦今之良臣古之民賊之類吾輩須切已自反

艱難拂鬱天之所以成我古之聖賢豪傑莫不從此成德達材吾輩遇逆難境界非怨天尤人則類倫苟且豈不負上天玉我之意

處困而怨天尤人固不可倫安苟且亦不可須是從

這裏尋條正路八字着脚平坦坦行將來直巍巍打出去纔是大丈夫真豪傑

支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下

盡心

盡心由於知性知性乃能知天今人誰解知性既不知性如何能盡心知天故必須是有學問思辨行之功而又得真師友乃可

夭壽不二直將生歿夭壽浮雲同視非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不能陽明先生以爲此困勉之事下學之功失之矣

誠身之樂孔孟而後宋明三五人耳他人紛紛之說總如射覆

夏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下

士

反身而誠則行著習察矣

如何謂之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曰以佚道使民謂以所以佚之者使之以生道殺民謂以所以生之者殺之即如而今吾省大旱當事者能教之開鑿穿井興水利以灌麥豆是即以佚道使民也其或不率則嚴刑以懲是即以生道殺民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則過化存神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居深山與水石鹿豕游處而無憎無惡聞善言見善

行者決江河而莫能禦由前爲無物由後爲無我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艮卦象意非舜莫能當之

學者能辨三樂王天下不存之義則孔顏之樂可推矣

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不曰盡性而曰踐形見得人即道德到聖人田地亦只成無虧此七尺之軀耳可見未至於聖人者不免負天地生身之義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此說惟知大學先後本末之義夏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下

主

者知之世之以名物象數爲學者不足以語此孟子後象山先生深達其旨故其論學常發此義秦漢而後民爲貴之義時君世主罕知其理故往往虐用其民而不足以祈天永命也

講至見知聞知先生願心敬而命之曰道統之在天地猶脉理之在人身脉調而身泰脉滯而身病主持世道救正人心者責不在聖君賢相即在吾儒顧前乎此者經訓無於異說學術淆於意見自非上智之姿竭終身探討之力未易與精一一貫之

傳方今六籍大明學術歸一前有孔孟爲之宗盟
後有宋明諸儒爲之羽翼其視古昔時易而運宜
不啻萬萬其勢吾輩苟奮然自立雖去聖云遠見
知無從而由其著述可以會其精神緣其行履可
以得其心性直所謂適康庄而由坦途一指顧而
會極歸極矣顧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
亦若是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
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吾輩賴天之靈得爲男子
且知向學爲儒者須頂天立地做一場乃不愧上
友身續錄 卷十 孟子下 三
天誕昇之意悠悠天壤誰當負荷小子勉之

一曲先生讀書立德直達性天故能剖破朱陸藩籬
而上接鄒魯之統其說書也切近精實純正續密有
雍容自得之味無駭遠張皇之氣學者尊其言而一
一反之於身焉其亦可以不差矣

中州後學潛谷張開宗書

友身續錄

跋

一

四書反身錄六卷續補一卷

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李順撰順字中孚盩厔人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以老不能赴京而罷康熙四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西巡

召順入見時順以衰老遣子慎言詣

行在陳情以所著二曲集反身錄奏進

上特賜御書操志高潔以獎之是書本題曰二曲先生口

授鄠縣門人王心敬錄二曲者順之別號水曲曰

盩山曲曰屋盩屋當山水之曲故因其地以稱之

是此書成於心敬之手順特口授然核其序文年

月則是書之成順猶及見非身後追錄之比實仍

順所自定也順之學本於姚江書中所載如大學

格物之物爲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卽物有本

末之物又謂明德與良知無分別念慮微起良知

卽知善與不善知善卽實行其善知惡卽實去其

惡不昧所知心方自慊云云其說皆仍本王守仁

又書中所引呂原明渡橋與人墜水有溺死者原

明安坐橋上神色如常原明自謂未嘗動心順稱

其臨生死而不動世間何物可以動之夫死生不
變固足徵學者之得力然必如順說則孔子之微
服過宋孟子不立巖牆皆爲動心矣且虞焚必先
問傷人乍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與夫
溺死而原明安坐不動此乃原明平時強制其心
而流爲錐刻之過順顧稱之爲不動則於告子之
不動心何異乎是亦主持太過而流於偏駁者矣

大學講義一卷大學講義一

卷中庸講義一卷

〔清〕楊名時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九年

江陰葉廷甲水心草堂刻楊氏全書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辟雍講義

一卷大學講義一卷中庸講義

一卷》提要

大學講義跋

今上初元先君子奉 召入覲首被輔導 皇子教育
人材之 命先君子以太學爲教化之本蒙養爲作聖
之基慨然以輔弼 聖嗣引掖後進爲己任於是戴星
入直薄暮方退五日一至彝倫堂講解經書振綱挈領
示人以爲學之要剴記講語共相傳觀大學一書至致
知之知數條爲二月二十日講語誠意章以下二條爲
三月十五日講語詩云瞻彼淇澳以下七條爲四月六
日講語誠意之後三條爲十一日講語所謂平天下二
條爲十五日講語天地之性人爲貴至末則皆三月以

三百廿四

楊十跋

一

後講語因中庸論語之解不便雜入大學中故列於後
未幾而先君子竟以積勞膺疾矣將疾之晨尙徧臨六
堂敦勉多士馴至大故猶傳諭六館以窮經砥行不可
怠廢爲屬其誨人不倦之懷蓋將造就有用之材以爲
邦家光也天不假年實志以沒而講語遂止於此謹
詮次如右以與學者共明之
乾隆乙未歲冬至前三日千應詢謹識

講義第二

楊氏全書十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府卿守左庶子兼太子侍讀學士

大學講義

大學一書為初學入德之門乃夫子述三代教人之成法以詔後世者是書之義必講之極明見之至確而後不為異說所淆岐途所惑也明德新民在止至善其事盡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年十五而入大學即當知明明德必以聖人為宗新民必以王道為準如射之有的常懸於目前而專心致志以向之所謂知之而有定向也此為入大學之第一

楊十

四百廿七

義親下文以黃鳥為人申當知止之義可見知止不可遽說深也若太說深覺志有定向處難安放又人太學之始立志居敬為知行根柢一段工夫反致遺忘且說效太急恐非教人先難後獲之指朱注物格知至則知所志既有定由是居敬以持之心無營擾而能靜身不馳逐而能安乃可以殫窮理之功而能慮務篤行之功而能得矣止朱子論學所謂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也注中以處事精詳訓慮亦未定之解

物有本末之物即下格物之物本即身中包心末即家國天下也事則治物之事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皆事也治平為事之終誠正脩齊為事之始而格致則

尤始之始也知物之本事之始為所當先者而先之物之末事之終為所當後者而後之則於大學之道幾矣古人知之故天下國家歸之身平治齊歸之脩而脩身先正心必先誠意而導意者知察意者亦知尤以致知為最先而自格物始也中庸博學審問慎格物之事注云處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極如太極皇極乃理之至極謂根柢樞紐也物格則知至知至而意誠將內而心身近而一家達之國與天下成得其理矣誠意而意誠以至心正身脩而收齊治平之效是所謂能得也而由於物格知至所謂慮而後能得也欲格物以致知可不以身為本而知所先乎以身為本而知所先則明乎萬物之理不外乎反躬體驗之際察乎萬事之要悉該於責己自脩之中豈不可謂知之至乎不然舍本圖末遺近蕩遠自謂知無不徧其去古人之學遠矣知日知脩身為本天下之物未知者尚多不可遽謂知之至然三代以下上鮮反躬罪己之主下咸相怨一方之習能知脩身為本者果易見其人乎若人人知反身則家齊國治天下平矣古本結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喫緊提撕即論語中庸反覆丁寧欲人反求自責之指至為明切補格致傳云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

楊十

四百廿八

二

知所先乎以身為本而知所先則明乎萬物之理不外乎反躬體驗之際察乎萬事之要悉該於責己自脩之中豈不可謂知之至乎不然舍本圖末遺近蕩遠自謂知無不徧其去古人之學遠矣知日知脩身為本天下之物未知者尚多不可遽謂知之至然三代以下上鮮反躬罪己之主下咸相怨一方之習能知脩身為本者果易見其人乎若人人知反身則家齊國治天下平矣古本結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喫緊提撕即論語中庸反覆丁寧欲人反求自責之指至為明切補格致傳云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

其已知之理而蓋竊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學者格物原應如此用力方為盡量但此境難到須是積久方成難謂至此而後志有定向也學者讀朱子之書當傳朱子之意此章知止節當用朱子平日所論為學之方以解之則能得聖經之指而初入大學者有徑可循矣學者先須立志所謂立志以端其本也志不立則無根種矣必惛然思人禽之辨不甘為凡民如孟子所稱成闕顏淵公明儀之言勃然

楊子

三

奮迅飲食席寐企仰古人此之謂知恥近勇何遠道之不可赴郭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志於道與於詩詩可以興能知恥有志而興者即聖人之徒也否則凡民自待雖明明有居敬持志精義集義工夫肯以之自任而日就月將乎補傳所謂至乎其極者根柢之極非過際之極但表裏精粗無不到此等地位儘難人之應事接物固有當下講求明析即可斷然行之內無憾於身心外可措之家國天下者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一時俱到雖有次第而無待於遲久未可執一說為定也總之學以知本為要知本即為

知至不易之論也

致知之知即明德之明天命之性體中自有之真覺也人倫日用閒時有發見之端致者因其端而推極之即明之用力所由始終身無一日閒者也夫子老至之後遂無格物工夫也八條目皆然下章慎獨之獨注訓獨知即自有之明覺理脈一線意者好善惡惡之意秉彝之良也不可混作念字誠者善必為而惡必去有以實其好善惡惡之意而不至於虛此意也能實其意則其發之真而無偽不待言若以發之真為誠意尚未滿誠字分量也意誠則明德復其初矣觀誠意章富潤屋節可見

楊子

四

誠意章特提誠意見力行之功全係乎此即中庸所謂誠身之總腦也心之正身之脩視乎意之誠目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視乎意之誠目注中知為善以去惡知字不必定是致知之後方知也人性皆善無不好善惡惡即無不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者知善當好惡當惡則當實用其力以決去而必為之乃不肯實用其力盡去惡為善之量是自虛其好善惡惡之意矣豈非自揜其本心之明乎故曰自欺實其意者勿自揜其本心之明而已禁絕自欺之弊惡必去善必為務以自快足其本心曰夫意之實與不實

本心之明獨知之君子於心所獨知必加謹焉戒其欺而求其慊而意無不誠矣慎者不少放過之謂小人爲不善而揜著是自欺之甚而至於欺人也卒之惡不可揜善不可著是不能實有善於中者必不能揜飾於外矣如兄肺肝則十目十手皆得而視之指之何不知畏而甘爲無益之事也能自慊者積之久而德成則心廣而得其正體胖而身亦脩矣誠意之功效何其大哉至此則明德明而至善之止得聖學王道莫要於慎獨也 慎兼省察克治慎由敬來敬慎二字相連中府先說戒慎恐懼方說慎獨大學只

楊十

五

言慎獨而不及戒慎恐懼者蓋慎獨慎字原根敬字出來與中庸之義一也自入大學則居敬持志之功無時可閒所謂能靜能安是也至用力以爲善去惡尤加慎焉目

詩云瞻彼淇澳至民之不能忘也榕村古本說云申上節誠中形外之意而見明德新民止善之統於誠者如此也學者格物致知之事誠意之端也自脩者慎獨之事誠意之實也恂慊威儀者心正身脩之事誠意之驗也至於民不能忘則齊治均平之機誠意之應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至此以沒世不忘也榕村古本說云承上文而究言及民之事也蓋誠之威於人有化之者有處之者誠以化之則德及人而人不怠誠以處之則澤及人而人豈不忘也

榕村古本說云康誥曰克明德至皆自明也承上文淇澳之詩一節而申明明德之義也湯之盤銘至無所不用其極承上文烈文之詩一節而申新民之義也詩云邦畿千里至止於信承上文盛德至善而申止於至善及知止一節之義也 引元鳥之詩明至善之當止也引緝蠻之詩明止之不可不知必知之

楊十

六

乃有定向也引文王之詩明能靜能安則能慮而得也文王敬德之容穆穆深遠靜安之極也學者志有定向之後必居敬以持之身心能靜而安乃有以爲明善行善之基文王之心緝續光明無待於思慮而自明學者靜安之後則必由思慮以明善也文王無不敬而安所止學者靜安能慮之後乃能隨時致慎而各得所止也聖人者學之標準不於聖取法而於何法乎聖人以靜安主敬立知行之極學者可不靜安持敬以造知行之極乎歷舉君臣父子與人交之止至善言之有志於盡性達天之學者亦惟於人倫

切近之地懋敬止之功求復其本然之善而已得
止意誠以下之事舉君臣父子與人交數大端已統
乎脩齊治平之全矣

無訟民德之新之驗也由於上能自明其德百姓畏
之而不敢自欺以盡其無實之辭是感於上之誠而
誠以應上也夫意誠爲王道之本非知本孰能與於
此此節本誠意章結語結歸知本見務本由知本
而先致其知之義蓋曉然矣

致知者本心之明能分別善惡是非必推極其量使
之無不盡也誠意者吾心好善惡惡之意根於本心

楊十

七

之明務在善必爲之惡必去之使好善惡惡之本意
無不實而不至於虛也存省克治之功深則能有德
而心廣體胖收正且脩之效矣下舉心不正而用情
之失於身心感應閒驗之以見心與身之相因舉身
不脩而任情之偏於身家酬接閒驗之以見身與家
之相關人當隨時隨處加檢此皆是誠意細密工夫
由家而國而天下不外謹其所好惡而已

誠意之後又有正心之功者爲善去惡雖無不實而吾
心喜怒哀樂之情之發又必隨時隨處加檢察之功
乃無過差一不加檢則心不正而身之辭氣容色亦

因之以失其正而不脩矣其不能檢察其情者由心
之不存故也心一不存則視聽飲食皆不見不聞不
知其味又何能使用情之各當乎上節言不能省察
而失義之當然下節言由於不能存養而失敬之本
體正心之道亦惟蓋密其直內之養以精其方外之
用而已矣 心本無不正然有入心道心之分生於
人心如忿懣等須加檢察乃得其正

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謂家國一理得其理則教化之行
易易也在家之孝卽在國之所以事君在家之弟卽
在國之所以事長在家之慈卽在國之所以使眾係

楊十

八

民如係赤子心誠求而民情可得是使眾之道不外
乎慈幼之道也治國不專是公侯凡卿大夫士佐君
治國者其事君事長使眾皆治國之事而使眾之事
尤多故於慈之所以使眾特詳言之家國既一理相
通故君子於家盡孝弟慈之道而能仁能讓則一國
俱興仁興讓不待教令而化戾矣及其率之以教令
一本孝弟慈之道以教之有善而後求人之善無惡
而後非人之惡所謂推己及人之恕也先言家國一
理因言能教家則國自觀感而化由是本身而推以
及人凡其教令人自順從而化治國之道何以加於

此乎後三引詩以申其義宜家人宜兄弟爲父子兄弟足法所謂有觀感之具有推行之本也教國人民法之所謂令之而從不令而行者也

所謂平天下至此之謂絜矩之道格村古本說云老老長長恤孤以其施於國者言也治國者養耆老則民知孝尙齒讓則民知弟收孤弱則民歸厚以是心之同推之則雖遠如天下無不同者所以君子推以度物自邇而遠莫不各有以興其善心而得其分願則天下無不平矣謂之絜矩之道者矩之爲器以一隅而得四方君子以治國之一隅得平天下之全理亦

楊十

九

猶是也復以上下前後左右之方形明絜矩之義蓋就其身之所處而推而準之使無不各得其分者此君子待物之常由之以平天下無二道也詩云樂只君子至失眾則失國實言絜矩之事在乎同民之所好惡也辟者好惡之偏也是故君子先慎乎德至仁親以爲寶以財用之聚散明同民好惡之實也秦誓曰至驕泰以失之又以用人之得失明同民好惡之實也忠信則賢人附驕泰則士心離而禍端面諛之人至矣生財有大道至以義爲利也復申明財用之道而以用人結之蓋天下治亂存乎民民心聚散存

乎財理財公私存乎人而所用之人善否則存乎君心義利之閒而已易稱柯以守位日人何以聚人日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日義正此意也上文每段皆以國言之而此復結以治國所以發明平天下在治其國之指也

明明德之功在乎敬慎能持敬而慎獨於身心家國天下之閒好惡無所不慎明明德無餘事矣有德則善在我眾之所歸命之所集也蓋惟仁者忠信以任賢而朝廷清明故能務義以公利而萬民康樂自非知本而設誠致行何以致此有志於大學之教者可

楊十

十

以知所從事矣

天地之性人爲貴而物亦莫不得是理以生故聖人盡性而人物之性兼盡也脩道照後脩道以仁之解言人之脩飭其道乃聖人之教也與脩身脩德之義同次節注云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字皆性之德而具於心此句脈絡最緊要起無物不有言性之德無時不然言理具於心而流行不常存敬畏敬貼戒恐雖不見聞亦不敢忽觸於所見而驚惕所聞可所聞不睹不聞之須臾亦不困而少聞言敬畏之密也可見主敬不專在靜處著力乃自動處用功而收斂至此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此主敬存 第三節注云隱暗處也微細事也

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

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此句最人雖不知而

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

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不戒懼也而於此尤加謹焉

加慎中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

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此謹幾慎獨之學上節

外省察屬精義克治局集義以吾心之義應天節四

節注云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未發為

智樂屬禮性情之中與和人人有之也而欲全其中

楊十

十二

和則在王敬存誠以完養 第五節注云自戒懼而約

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功由動

而約之以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

謬而無適不然慎獨之功由內 吾之心正則天地之

心亦正效也 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效也

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

於此合兩言之以結上文之意能戒懼則必能慎獨

合而言之 歸於一敬

學而時習一冊皆務本之意學所以明善復性非有加

於本分之外注中提出學字面目則全書之大指已

洞然矣時習者不已之功說者日新之機不已而日

新聖學傳心之要也朋皆時習而說則學及於人而

業廣矣人不知而無改乎說且樂則學成於已而德

全矣此該人已徹始終希聖達天不能外者故為一

篇之冠次章則言學以求仁而根本在孝弟知天性

為道所從生則務外之妨於心德可知曾子曰省是

存心無終食之違一息之間也觀其省察之嚴而操

行之密克治之勇舉可見矣時習之時日省之日須

著眼天行之健無一時一日而不周流君子法之亦

無一時一日而不惕厲自強不息其斯之謂歟為學

楊十

十三

為治無二術道國首言敬信舉其本也禮貴儉度貴

謹節者敬慎所形用其大者仁之所發為愛舍愛人

烏有政耶時使九養民之大者也務孝弟謹信必自

為弟子始親仁謂親賢取善也六藝終身服習先習

於幼時則後可究其理而資其用矣好賢誠篤孝親

忠君信友學之大端即學之本務重威以制其外忠

信以培其內友勝已勇改過學之全功罔不舉矣慎

終追遠孝之事於此盡興仁善俗之要道也故特舉

而言之子貢之稱夫子有文章性道及焉不學美富

日月外天等章而示人學聖之要變化氣質之道未

有先於闢政章者首揭夫子之溫良恭儉讓使人聞而仰之則而象之有不覺暴戾驕慢之潛消者溫者春乎良者春而夏乎恭其土德之居中乎儉其秋之肅而讓其冬之斂藏於寂若乎無行不與於此顯示其真學聖者舍此奚從焉三年無改發孝子之心於是爲至蓋溫於天性之愛而不違乎禮義之則其志行之深厚純篤異於尋常矣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舉有子論禮之和而有節大中之矩可識矣約信致恭與人相因常行之事也近義近禮不失其親可勉而能也而進德之基於此而立焉取善之識由此而精

楊十

三

焉好學者志專力勤惟有道之爲依歸所謂宗而主之也此篇於師友之義特詳學無師友直冥行目造詣有淺深由有志有守而進於身心實有所得夷險約樂無非進學之地也子貢悟學問之無窮而舉詩相質夫子許以告往知來示人讀詩之法已盡於此故言禮而樂之教可推言詩而書之理可得舉一反三存乎其人末以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結見君子之學無非爲己人倫名教之地所恃以進德脩業者惟此本心之明照以收益於親賢取善之際而已矣諸章大指若此後可類推焉

學而時習之朱注人性皆善性卽所謂明德覺明之也明善謂格物致知復初則誠意正心脩身也時習所學則心理相洽自有滋生之趣日新之機其油然而不可已者由中出非自外鑠也既有得於己因推及於人合志同道之朋皆得以共明其性共復其初學之所及者廣何使如之凡此成已成物之事總以自慊其性量而已學求在我無與於人人之不知於我何有蓋其始本無近名之心故其終克躋成德之域也此章合成已成物造端要歸言之故冠於篇首夫子之五德以四時配之溫春也良夏也恭土德寄旺

楊十

十四

四季而宅於中也儉秋也讓冬也有而不居寂然退藏而無迹也觀聖德者以此求之而得其渾備學聖人者由此探之而知其有原唯其存之肫肫而仁故發見而爲溫也仁之中燦然有禮故由溫而暢達其見其爲良也誠卽信之主於中者無時而或閒斯敬之發於外者無往而不周故見爲恭焉義有節制而不過故言語威儀之適當其則者爲儉德之美焉智藏密而不露乃四德之根故沖然不爭虛受若谷讓之見於處已接物尤有不期然而然者五者循環皆生理所貫徹則仍渾然常覺其溫而已子溫而屬威而不猛屬威

秋金肅清之氣不猛則仍有溫意恭而心如穀種聖
安尤見沖和遼穆之神動與天游也
人培厥美種而至於暢茂條達自萌芽抽苗敷華成
實無非誠心實意之布濩充周亦惟曰仁焉爾矣
心如明鏡得秋清之氣而苟非穀種而為寒涼燥烈
物受之而不摧傷枯槁者幾希是故偏於用義尚智
者多失之刻薄寡恩職是故也弟子蒙養教以孔愛
親仁君子必厚重而威嚴威由厚重中出親愛溫厚
皆仁之屬也仁能統義義不能統仁學術偏全當審
所尚也 溫良恭儉讓此夫子之容貌顏色辭氣也
曾子所稱三貴遠暴慢鄙倍而近信恭隨時隨處存

楊十

主

心檢察求庶幾乎此也顏子從事四勿於視聽言動
克己以復於禮好問虛受忌怒不校與夫子氣象不
相遠分之為三為四合之總歸於威儀此聖人無行
不與之教學者欲法聖以變化氣質舍是奚先焉故
述子貢之稱聖以此為首而紀顏曾之傳道亦不外
此以為依據也抑之詩反覆於威儀舉主敬謹幾之
心法無不總攝於此李文貞公著詩所成復訂正此
篇之解而絕筆焉傳其學者朝問夕暇可也所望於
服膺弗失者

傳聖人之道者顏曾曾子有疾五章記曾子語而舉其

稱述顏子者則希賢以希聖之塗徑在茲矣首記曾
子臨歿所示戰兢危懼之旨次及疾革所舉容貌顏
色辭氣之重所謂戰兢危懼者即在此三貴閒而已
簋豆之事凡涉於文具法制之末者皆其類也此即
君子不多之旨孟子諸侯之禮未學班爵祿之類祇
間其略不害為傳道之大賢也虛受者進學之不已
忌怒者已私之淨盡驗之於日用容止之際察之於
性情度量之間而所謂於聖道庶乎者可得矣輔主
庇民扶危定傾之業豈有外於此耶是皆一敬之所
操存涵養使無虧其天德之純者非以仁為己任者

楊十

其

能之乎約之於方寸者此仁布之於民物者亦此仁
與靜虛寂滅能敬而無義者懸殊矣死而後已而全
而受者至此乃全而歸矣故學之節次知恥近勇
志其始也莊敬日強其中也存順沒寧其終也是在
善法曾子者抑論君子者定之於託孤寄命臨大節
而不可奪之時而其平日所從事乃在於去暴慢消
鄙倍根心生色不驕不爭有以養而成之雖欲頃刻
之不戰兢惕厲而可得乎暴慢鄙倍不信之盡調驕
吝忿爭之盡去則於夫子之溫良恭儉讓者幾矣故
序子貢之稱夫子以是為之首示學者以準極焉

士人遠赴京師志期顯揚科名仕進人情所同然唯在
求之於己而已夫子教子張言博學貴於精擇既擇
歸於約守將不言祿而祿自至諸士亦務潛心闇修
明經砥行勉於爲己之實學可也

講義第二

楊氏全書十

江陰縣學生員葉廷甲校刻

楊十

七

學庸講義序

有宋理學之傳始於濂洛而大盛於閩祠是以降閩中
時多閩人而毘陵錫山之閒龜山先生所嘗講學之地
流風餘韻千載景行然學者從事科舉摘句尋章誦言
忘味啻希響漸漸不可追我朝安溪李文貞公尋不
傳之閩學於遺經向有大學古本中庸章段暨餘論一
編風行海內而楊文定公起家暨陽少遊文貞之門號
爲入室所撰學庸講義志堅思苦沈潛理窟味眾人之
所不味如辨學庸兩慎獨同異之類皆發明與義辨析
介於毫芒大約卽文貞之薪傳而廣續之又反覆推闡

楊十序

一

附以己意其書彙括眾理極其瑩粹先生脫稿後嘗是
正於文貞公公爲之澄汰一二跋其尾曰回融潔淨枝
蔓去而根本呈至今讀之如見其師友講習勇猛精進
之樂往先生在滇南仁聲善教人人最深體用一源之
說隨人提撕因培所飲見而飽聞今嗣君應詢出手蹟
遺編受而卒讀乃知先生晚年講論雖較精微透脫而
其根極道要仍不外曩昔師傳所及文貞之道得先生
而益明非夫仔肩聖學者烏能識其妙哉乃序而歸之
乾隆二十四年歲在己卯閏六月晉寧後學李四培拜
書於暨陽官舍之不繫舟中

講義第三

楊氏全書十一

光祿大夫楊氏

大學講義

明德之說或問釋之詳矣明德以在人者言不兼物說蓋天之所命於人而人得之以爲性者卽所謂善也無極之真超然不涉形氣而生生之理渾然全具由是生陰生陽而五行備精氣凝聚而人物生入於其中獨得其秀而最靈故有以全乎至善之理而炯然不可昧焉發於人倫日用之間則所謂仁敬孝慈信也性雖人物所同得然惟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

楊十一

三百七十五

理亦昭明呈露此明德明命之云不可施於物也人共有此明德而氣拘物蔽有時而昏故須有以明之明之者在誠意正心脩身以復其固有之善而已而非先明乎善必無以復乎善此大學以格物致知爲首務也

知止則物格之後有以知至善之所在矣志豈有他岐之惑乎既無他岐則心自無紛擾之累矣既無紛擾則心自無陷溺之危矣如此則常事物之來自能精詳以察之豈不有以得其當然之理而止之乎至於能得則實體至善於身而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事無不盡矣

知止之知深知所先後之知較淺是始人大學者知得本始是工夫之所先末終是工夫之所後而如此以從事也所字是著力字非徒知其爲先爲後而已故曰則近道矣

注訓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理字不空說泛蓋萬物之理皆備於性分之中性不外仁義禮智信五者而見之人倫卽所謂仁敬孝慈信也天下之物無非我所當格不獨存於身心者必究其天命民彝之本卽散於人物者亦必窮其與我同然之實是則所謂於

楊十一

三百七十二

其極處無不到而明善之要也固非以用心於瑣屑不急誇多闢靡爲能於極處無不到若不得程朱本意而以泛而不切者爲理則所謂致知者既差而何足以爲誠身之功所託始乎

誠意之誠注訓爲實謂心所發爲善去惡之意一一求必得務決去而有以不虛其所發也人知善之當爲而發爲善之意乃又起一念謂善亦可以不爲是自欺其本心而爲善之意虛而不實矣人知惡之當去而發去惡之意乃又起一念謂惡亦可以不去是自欺其本心而去惡之意虛而不實矣誠字反而對虛

字言不對爲字妄字言蓋僞者外然而心不然之謂
矣則全然虛假之謂僞矣是欺人虛而不實是自欺
人固有言之閒未至於僞矣以欺人而於所發爲
善去惡之意尙未免有不實而自欺者矣然自欺必
至於欺人能不自欺則其不至於欺人又不待言矣
誠意章注云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言不可徒
敷飾於言行之閒人所及知之處也徇外爲人尙未
是爲不善無所不至之小人下文小人則直是僞矣
欺人者矣 意之實不實皆已所獨知禁止其自欺
卽自慎其獨注解自慊處云不可徇外爲人已幾下

楊十一

三

慎獨矣下然其實與不實然字特欲轉解文義非另
深一層意與志微有別志字較闊意則隨時隨事而
發者也故注云意者心之所發也又云自欺云者知
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此知字不必定
說是致知之後凡人莫不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既
知善當爲而惡當去則心之所發必有爲善去惡之
意矣下文心之所發句帶上句知字來以欲爲善去
惡之意言非有善有惡之意也 大學所謂慎獨卽
中庸之慎獨但大學慎獨內已包得戒慎恐懼蓋爲
善去惡者其實功而存誠主敬則所以爲之基本者

也 或以發念誠實爲誠意而不以爲善去惡力行
之事言之則是誠意之時尙未有實功傳文何以云
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乎人固有發念
誠實而於進德脩業之功未加者或可謂之立志豈
可遂謂之能誠其意乎注所云實其心之所發又云
實用其力語意當細體認也

作新民或以作新二字相連屬在上者說注以新字屬
民說案書意似謂是新遷之民此處引述應貼合書
意言一番更始則民有自新之機爲上者宜有以鼓
舞振起之不必以民皆能自新將新民爲民之通號

楊十一

四

也
大學之誠意卽中庸之戒懼慎獨大學之正心卽中
庸之致中和也致中非有外於戒懼但自戒懼而加
密耳致和非有外於慎獨但自慎獨而益精耳正心
非有外於誠意但自誠意而加熟耳正心云者喜怒哀
樂之未發心之體也不偏倚而中則心之體正矣
發皆中節心之用也無乖戾而和則心之用正矣大
學釋正心以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言之此卽省察乎
心之用也故注云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
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又曰心不在焉云

云此卽存養乎心之體也故注云心有不行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誠意之功豈有外於存養省察二端如謂忿懣諸情之失無害其爲意誠不知所謂誠意者離身心性情更何所用其力如謂心之不行無害其爲意誠不知心旣放逸大本已失所謂誠意者更以何者爲基址也故能誠之又誠則心自無不正非別有正心工夫脩身章所謂好惡之碑亦是意不誠之故特舉其與人相接處言之耳治國之恕平天下之絜矩亦只是誠意中事故程子曰天德王道

楊十一

五

其要只在慎獨

正心章首節言省察乎心之用也次節言存養乎心之體也人心當喜怒哀樂之未發本無不正發而爲情始有不能中節而本體因之不得其正者矣故曰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也知心因情之所發而易於失正如此可不加以省察之功乎時解正病痛歸杜有夫心者身之所主也必常存此心使所二字上非是爲主於內然後一身之閒口用動靜皆得所檢苟任其放逸則中無主宰此身之視聽飲食尙皆茫然何論其大心不行之病如此可不察乎此而亟事於

主敬之功乎次節注中必察此是本注之意於本文文義至爲安穩明白一體一用敬義夾持工夫無所掛漏時講兩節說作一片以心不在頂不得其正專指用一邊說夫舉用可以見體於理亦無所礙但不如前解完全而於本文及注意亦頗未協也若欲兩節聯絡說下當仍以上節屬察下節屬存言人心有忿懣等情而不能察至使用之所行累其本體之正是惟心不在焉之故耳蓋人必此心常存乃有以爲應事接物之本苟此心放逸而不存則雖視聽飲食且茫然無所省記又安能致察於處事應物而使之

楊十一

六

各得其理乎忿懣好樂等皆施於物者非憑虛而動於此而失其本心之正則身不脩可知而其根本却在於心之存不行也或問兩節雖似串說中間義理自成兩段細尋可知獨所謂得其正而無不在焉者似根上文爲說不知用之所存而心因以不得其正非以不得其正專屬用說也得其正而無不在焉只是泛論心體目觀其以心之體用及人所以完其心之體用處說起可見必動靜寂感各止其所然後爲得其正下面却就本文上下節分收兩意自明白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時解專以君子貼人君故於

孝者所以事君三句須委曲添補說謂我之孝即國人所所以事君之理也我之弟即國人所以事長之理也我之慈即國人所以使眾之理也唯其理之同故君子盡孝弟慈以教於家而教國人之事君事長使眾者已成於此矣此解於文義頗屬迂曲不知治國平天下之道凡入大學者皆當知之如必天子然後當知平天下諸侯當知治國則卿大夫士可不講於治平之道而所謂八條目者諸侯僅有其七卿大夫僅有其六也且謂我之孝即國人所以事君夫我能盡孝國人必先效我之孝而後移孝以作忠未可徑

楊十一

七

謂我之孝即國人所以事君而若是徑略其詞也蓋此君子只泛言之不必專貼人君言孝弟慈固我之脩身而教於家者而即我之在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而教國人忠讓治民之道者也脩身教家之道非即教國之道乎是以康誥云係民如係赤子蓋係赤子者唯其誠故能得小民之情不必講於治民之術而後可臨民也可見在家之慈即在國之所以使眾者孝之即所以事君弟之即所以事長亦若是而已故身誠仁而使一家觀感而仁則一國興仁矣身誠讓而使一家觀感而讓則一國興讓矣如一人貪戾

則一家亦必效之而一國作亂矣此則以其機言之而著教成於國之效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帥字兼觀感勸迪二意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一句領起通章所言絮矩同好惡皆治國之事觀所謂得國失國及結處此謂國可見

君子先慎乎德先字不必謂欲慎好惡先當慎德蓋同民好惡亦慎德中事先字對人土財用而言

講義第三

楊氏全書十一

楊十一

八

江陰縣學生員葉廷甲校刻

學府講義跋

江陰楊文定公究心實學自弱冠以及易簣五經四書周程張朱文集未嘗一日去手於經書名目條理分別貫通之處無不有以辨晰其微茲探索其奧突所著指要一編示學者切實體驗使知所依據不爲異端眩惑念大學之言明德中庸之言天命道理本是一貫後人每多支離詭怪之說故於二書尤川力之久而討論之精此冊皆先生手書與安溪相公講求至當而無一毫差謬者也屈指 本朝實學純一不雜者唯先生與平湖陸清獻公兩賢皆先文貞公丙午辛未主試時所得

楊士一跋

一

士迪忝列通門既生也晚不識清獻少有知識先生亦去朝未得拜見宦遊所至又去先生墳廬地甚遠竟不得親承指訓每以爲恨今讀先生遺書得少窺見先生學問高深之藹一不勝欣慕云京口後學張迪拜手謹識

余不及見楊文定公比來暨陽得交其嗣君蒼毓先生所居卽舊第庭戶樸素類閒靜者之所棲公歷事 三朝宦蹟烜赫而澹泊寧靜不改儒者之素此

世宗憲皇帝所以有清操夙著之褒也公少時卽遺棄俗學於性理特究心康熙辛未李文貞公主禮部試以

此發策獨貴公對爲粹然一出於是年成進士居文

貞門下爲高第弟子此冊乃公讀大學中庸有所得手疏之以質諸文貞者文貞少加潤色而評其後曰闢融潔淨枝蔓去而根本呈其師弟開相契若此此亦可見當時士大夫相深以學問相漸以義理爲一時盛事惜余皆不及見然一朝得見兩大賢遺墨所言又皆聖賢之精義抑豈可不謂幸焉公嘗揭經書言學指要示學者其功在敬與義其歸在於盡誠而達天此以問政章知人知天謂知人之所以爲人與天之所以命人者智以開仁之先明善爲誠身之本公之於學不專守章句

楊士一跋

二

而獨得其要領與朱子平日之言正相符合登詹詹治經生家言者之所能彷彿也哉姚江後學盧文弼謹跋

講義第四

楊氏全書十二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兼太子太師李商隱

中庸講義

道也者一節言存心之事注云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心者理之本心存則理存矣具於心三字最緊要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心字正頂具於心心字雖不見間亦不敢忽君子之戒懼固無時不然而不睹聞之須臾乃寂然不動之頃正萬事萬化之根使存心之功不能貫徹至此則天命便有流行之時而根本墜矣雖字亦字對須臾字下詞

楊士

若輕而理則重也 有謂不睹不聞人終日閒本無此時候睹聞與視聽不同人有不視之時無不睹之時有不聽之時無不聞之時不睹不聞特設言之以明君子之無時不敬目不知人一日內未嘗無此時但其時甚不多故曰須臾如人閉眼及夜時燈火未上即是目無所睹之時偶爾音籟寂然即是目無所聞之時不因無睹無聞而少自放逸此君子存心之密也

莫見乎隱節言謹幾之事慎字工夫時時俱有不可與戒懼分時候說或以為敬之功貫動靜慎則專在

動之端所謂獨處用力過此到發見處又只用敬此說非也夫應事接物之時時時省察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豈得謂方動之初謂之省察而用力於其見其間之地者不謂之省察耶 注云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於此九加謹焉兩此字非以時候言乃指事之判於公私義利者言也

戒慎恐懼至慎獨程子作一意解之朱子分為二意玩本文語意不睹不聞正應轉須臾獨字正應轉隱微脈理各有所屬上節是故君子云云下節故君子云云文體對說難以渾為一意又其所不睹不聞其所字以己所不睹不聞言獨則己所獨知乃人所不睹不聞也下言致中致和明有兩般工夫非戒慎恐懼以存天理之本然何以全未發之中非慎獨以遏

楊士

人欲於將萌何以中當然之節朱子之解於文義既精密而於望學敬義夾持存誠謹幾之要具舉矣戒恐懼敬以直內也慎獨義以方外也兼精義集義在內或疑慎獨難以言方外不知喜怒哀樂之中節全在慎獨義在內而發於事為之閒慎獨非義以方外而何或又疑精義是致知慎獨是誠意何以此處兼精義在內不知慎獨之省察克治皆精義也朱子言中節則須是窮理之功可見慎獨之兼精義矣或言首章只言敬而不及知行至後言三達德方及知行則首章所謂中節行達道者義理工夫皆無歸矣戒慎恐懼存心之功所以立大本慎獨謹幾之功

所以行達道今順兩節文義解之自明中庸謂
周於事物而實統於吾心其流行之體初無少閒雖
須臾之頃亦不可有所放逸而離之若其可離則非
道矣不可須臾離是言人不可須臾離道是故君子
因己有所睹聞而戒慎恐懼固不待言即己所不睹
不聞之須臾尤以為明命之存亡絕續實係於此必
惕然而戒慎恐懼焉所以存心體之本然者如此言但
不睹不聞并無思然道之具於心而應於事物者又
有幾焉先動於念慮之閒而後達於事為之著彼隱
暗之處天下之著見莫有過於此者微細之事天下

楊士

三

之明顯莫有過於此者此際之是非善惡一有不慎
則去道漸遠矣故君子於人所共知之地如發言行
事無一不慎固不待言而於己所獨知尤以為理之
是非於此而辨事之善惡由此而分必加慎焉以致
其省察克治之功也時講以上節為靜而敬下節為
敬為基非敬固無以施省察克治之功而指省察克
治為敬則未可也其弊將有略知顧畏而臨理不務
於精去私不務於盡而自謂能慎獨者矣言固有此
於理近似而實足為學術人心之患者此類是也
兩節工夫一體一用雖有表裏之分然心無時而不
存幾亦無時而不謹唯心存而後可以謹幾亦唯謹
幾而後所存之心實有所用而非虛體也此時心存
此時便能

謹幾如以上節屬靜下節屬動分作兩時則道理既
不完全工夫亦不得力語類雖有未定之說然善體
其要旨也若心有一息之不存則此息必有不及
檢之幾若幾有所不檢則此心之存者亦祇為難事
却物以自全而不免蹈於空虛寂滅之弊矣人自朝
及夕自獨居以至接人何處不有當謹之幾近而一
身之容體與夫人倫之節事物之變皆是也必清明
在躬氣志如神然後可用此心以檢察之此存心所
以為謹幾之本雖二者循環無先後而不得不以存
心為先也大學所謂慎獨即中庸所謂慎獨大學
所謂慎獨者謂有為善去惡之意而平時念慮難發

楊士

四

以為善可以不為惡可以不去臨事遂至棄善從惡
此是
自欺則為善去惡之意虛而不實此是意是為自欺
而意不誠有為善去惡之意而除去雜念善必為惡
必去務自快足於己是謂自慊而意誠其欺而不實
慊而實皆非他人所及知而已獨知之自欺自慊處
為意及謂獨在故君子必審欺慊之幾於獨知之地
意之先者非是而慎之使不自欺而自慊也中庸所謂慎獨者謂平
時念慮之或善或惡及臨事之從善從惡皆幾之動
而已所獨知也君子於己所獨知之地必除去惡念
決去惡事以謹其幾焉注曰隱暗處也指心曲之念

慮言微細事也指事爲之細微言皆動之微而所謂幾也除惡念去惡事即大學去欺求慊之功也人皆知善當爲而惡當去即皆有爲善去惡之意其用力處只在除惡念去惡事目兩處慎獨只是一樣

君子之體道所以必事於戒懼慎獨者亦以吾性之仁義禮智發而爲情則爲喜怒哀樂方其未發渾然至善本無不中及其發也必皆中其節乃可謂之和夫中者天下之大本苟非戒懼恐懼何以立其本和者天下之達道苟非慎獨何以行其道哉蓋首節言率性之謂道已含性發爲情意在內至此指出喜怒哀

楊十二

五

哀樂以見性之乘於人心而動分理欲善惡之幾者正在於此誠能約情復性則大本彌固達道以行而與天地萬物呼吸感通即在於此此中庸善言性情之理而示人以用力之要爲至深切也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是由外而約於內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是山心而達於事也戒懼之心多因有所睹聞而起古人之箴銘訓誨皆所以警惕其須自此而約之以至於不睹不聞之中亦無少偏倚焉念慮之萌固已與事物相緣感而至於應物之際則尤其顯見者也須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

之處皆無所乖戾焉注意是由諸聞以至不睹聞由隱微以至見顯分作四層說大全史氏伯璿解固爲失之虛齋解似矣然恐未得其本意也謹於人所及知者未可謂之謹幾幾是動之微乃人所不及知而已所獨知也事有義利公私得失是非本自判然分明十目共視幾則是念慮之發於幽暗事爲之屬

於細微人不及知而已獨知者平日動念之善惡雖於善則事必善念在於是惡則事必惡是念慮實事爲之幾也偶然一言一行之善惡似乎至細然衆言衆事之善惡皆從此起而積小至於成大是細事實目十手指視之地而一一致謹固是謹於顯見然非

楊十三

六

從此方謹起也若至此方謹則有所不及謹亦不得謂之能謹矣凡君子之謹於顯見莫不由謹幾而及此故注云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言君子不專在應物處致謹乃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此也未接物時之念慮與接物時之念慮皆是獨注應物之處則指人所共見處言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止見戒懼工夫人能致中和便有位育實事或問謂一身之天地萬物及一家一國皆然以一身言天君凝然百體從令是天地位也萬事得其理是萬物育也以一家言父子兄弟各止其所是天地位人物之安和生遂是萬物育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揭出以中庸名書之意

君子而時中君子謂立心誠篤有入道之基址者故

注云有君子之德隨時處中謂能戒慎恐懼而不失

乎中之體慎獨而不謬乎中之用也

時中之中實小兼中和之義

人是不能立志者無忌憚正與戒懼慎獨相反時講

以君子小人作資稟說是天下有生而爲君子小人

者也注中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猶云戒

懼慎獨無時不中云爾觀下肆欲以心言妄行以事

言可見蒙引以戒懼恐懼屬君子二字內與無時不

中分存發言之存疑謂戒懼恐懼在君子二字之下

楊十二

七

時中之上亦以時中單屬事說俱未安 戒懼慎獨

卽時中也肆欲妄行卽無忌憚也

君子中庸能盡性者而後能盡道也小人反中庸民

鮮能中庸非至德則道不疑也自道之不行以下至

強哉矯則承上言中庸所以鮮能者以知者愚者爲

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不能全其天命之智而所知有

過於道不及於道之失由其不明道所以不行也又

以賢者不肖者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不能全其天

命之仁而所行有過於道不及於道之失由其不行

道所以不明也故下章引夫子之歎道不行以見其

由於不明而遂引夫子之稱舜知以見道之所由行

引夫子之歎子知者之不能守以見道之所以益不

明而遂引夫子之稱顏子之仁

拳拳服膺而弗失所謂三月不違仁也

以見道之所由明又引夫子之言中庸不可能以見

明道行道之貴於勇而遂引夫子所言君子之強以

見道之所由明行也此一大段言三達德皆申明天

命之謂性一句蓋性者道所從出必體達德而後可

以行達道故首發明之吾性之內萬理具足唯舜能

真知之則知之德無所虧矣唯顏子能隨得而隨守

之則仁之德無不復矣唯君子能始終不變不至於

楊十三

八

智極精仁極熟而不已則勇之德無所缺矣舜之知

顏子之仁君子之勇卽夫子所謂能中庸之君子也

素隱以下至鬼神章皆言中庸之道以申首章率性

之謂道句素隱行怪及半塗而廢或過或不及乎中

庸之道也

隱怪亦賢知者過之之事達道者雖非愚不肖然其爲不及則均也聖者之

依中庸遜世不悔無過無不及立乎中庸之極也此

章承上達德起下達道費而隱至胡不慥慥爾對隱

怪者言言道之不外乎夫婦而聖如夫子猶屹屹於

子臣弟友之道而未能也君子素其位章對半塗而

廢者言言君子唯務盡道而無顧外之心凡誘慕於

外物爲境遇所奪者皆願外也陵下援上經天大人
則遵道之心於是乎息矣正已不求則無所誘慕於
外因有失而反求則能以境遇事物爲進德脩業之
助維之聖人之依中庸遜世不悔即是心而已辟如
行遠并下鬼神章則所以總發其意以見求道者固
不可不上達乎高遠微妙之域而實不外乎卑遠顯
見之間也孝道雖大然止在於得父母之心能盡道
於妻子兄弟則順父母不外此矣鬼神雖幽然實與
物爲體使人能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則洋洋如在矣
蓋天地之神氣祖宗之精爽與我初無二體人得天

楊十二

九

以爲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是天體物而不遺也人
成形於父而得氣於祖百世可以呼吸通是祖宗與
子孫爲一體而不可遺也故盡孝者必推之以至於
祖又必推之以格於天然後爲能盡道之量夫至於
能格天尊祖比之於順父母尤爲高遠矣而不遺自
仁孝之誠通之是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理也故
下文遂言舜之大孝格是皆實理之所爲也人能盡
其實心以格之則動於此而應於彼有捷於影響之
赴形譬者齊明盛服及抑詩所云無射此中庸言道
必極於是而後爲至也自舜之大孝至武周之達孝
則舉聖人盡倫之至以立極以申首章脩道之謂教
一句意哀公問政章引夫子之論政以繼大舜文武
周公之緒所言達道達德九經則以結前半部知仁

勇中庸之道及聖人脩道之旨所言明善誠身則以
問後半部至誠至聖之端此一章乃全書之腹包括
道理無復遺餘是中庸一部之樞紐也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

言道我知其不行矣

彼知者聰穎過人必

視中庸之道爲不足知雖語以道之美彼未必反也
唯當大道之行知者身由於道之中將漸知中道之
不可過而所知不至失之過矣今世教既衰大道不
行是以知者之知恆過於道也愚者識見卑闇知不
足以及乎道雖語以道之美不能曉也唯當大道之
行愚者日由於道之中則漸知中道之可至而所知

楊十二

十

不至失之不及矣今世教既衰大道不行是以愚者
之知恆不及於道也然則道之不行不觀於此而可
見乎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彼賢者材質過人心輕
中道爲不足行雖勉之使出於中彼未必從也唯當
斯道之明賢者日間乎道之本不可過則所行不至
失之過矣今世教既衰大道不明是以賢者之行過
於道也不肖者材質薄劣行不足以及乎道雖鼓之
使赴於中彼猶憚其難也唯當斯道之明不肖者日
間乎道之本非難行則所行不至失之不及矣今世
教既衰大道不明是以不肖者之行不及於道也然

則道之不明不觀於此而可見乎此說主世教言仍用民鮮能久矣注以解此章義亦足與本注相備也鮮能知味只就過不及者歎其行不著習不察不必作推深一層解民鮮能注云世教衰民不興行道之不行章注則云生稟之異而失其中舉生稟之失即可以見世教之衰使教化隆盛則民自皆變化氣質而協於中矣

中立而不倚難於和而不流國無道至死不變難於國有道不變塞然人必能與人同而不流方能與人異而終無所倚中立謂特立獨行也必能處有道而不變所守方

三百八

楊十二

十一

能臨險難而不變所守未有平時同流合汙怕肆敗德而處艱難變故之際能有獨立不懼遁世无悶之節者素富貴節及論語富與貴章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自易以及難也

君子依乎中庸節注雖以依乎中庸對素隱行怪以遁世不悔對半途而廢但尋文義兩句俱當兼承兩節蓋素隱行怪者固反乎中庸即遵道而行者亦未能依乎中庸也唯君子則依乎中庸後世有迷者固有欺世盜名之心即半途而廢者亦易乎世而變其所守唯君子則遁世不見知而不悔也

君子率性之道徧滿於日用彌綸於天下古今其用至

費也而其爲體則隱矣是所謂隱者即在費中非費之外別有所謂隱也斯道也雖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而及其至則廣浩無窮雖聖人亦有知之未盡行之未至之處豈唯聖人即以天地之大於覆載之職生成之事猶不能使人無憾故君子之道語其大則天地聖人不能盡其大無外而天下莫能載焉語其小則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其小無內而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益言道之察於上下也蓋道無不在雖一鳶一魚皆具此

四百四

楊十二

十二

道故觀其飛而在上躍而在下而道之昭察不可掩者於此可見焉是則君子率性之道造端於夫婦知能之地至切近也及其至則昭察於天地之間無非民彝物則此所布濩充塞何廣遠如之道之費而不可離如此而所謂隱者即寓於其中矣何必離費以求隱哉朱子之說意蓋如此費謂道無所不在以下文觀之自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及所遇之富貴貧賤患難夷狄莫不有道以至於天地之高深鬼神禮樂之幽顯亦莫非道也此朱子解費字本意君子之道不外人倫日用之閒無有所謂隱也即謂

道有隱亦即在費之中目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於道蓋人同此性各有良知良能之發見則皆可以與知與能也若盡此道之量而言雖聖人之神明尚有知之未至行之未盡之處如周公之爲弟而堯舜之爲君而病博施爲父而不能化朱均是也湯武之爲臣而不能格桀紂之暴之類是也聖人終身汲汲於道之中猶若不及外是豈別有所爲神明也且以天地之大神化無窮尚有生成偶失其正未免於人之憾者是天地亦終古不已於道之中猶若不給外是亦豈別有所爲神化也道之即費而隱存者如此是則道誠無所謂隱也以聖人天地所不

楊十二

十三

能盡者而語於高遠大猶高遠也固充塞乎天地之大而天下莫能載焉若以夫婦所與知能者而語其卑邇小猶卑邇也則周浹於日用之細而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鸞魚特一物之至微而道未嘗不在是小莫能破也而道之盈滿充塞於上下者觀此已昭然著察於心目間矣是大莫能載也洵乎君子之道造端於夫婦之知能而及其至則昭察於天地之閒而不可揜也是故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竊神知化由通乎禮樂道果無費外之隱而求道於隱者過矣費而隱字與素隱字正相對異端於夫費外求隱君子之道則費外別無隱也

婦之所知能蒙引專以男女居室之事言存疑謂居室之事通於陰陽奇偶之義尙說得太太此所謂與知與能特指瑣碎之事言之如所謂井竈杵臼之類又從前解聖人所不知不能謂至字若作精微之至言則是聖人於義理精微有所不知不能何以爲聖人故須說入散碎不緊要處方說得通但如此說則夫婦知能聖人所不知能皆非人倫之要於成己成物之達道俱不關切矣今以下道不遠人章總注觀之所云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某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則知此處與知與能不知不能正指君臣父子

楊十二

十四

夫婦兄弟朋友之道而言況哀公問政章明云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則知中庸凡所謂道者皆指達道而言即其餘瑣細之道亦無一不管攝於此五達道之內如所謂井屬問禮問官之類原不出於五達道之中性中仁義禮智發用於五倫之間至爲真切若父子主仁君臣主義夫婦主別長幼之所故夫婦之愚不肖皆足以與知與能之聖人不知不能者是言道之盡量處如夫子好古敏求終身不厭以學之不講爲憂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皆是實見得此道之難知故曰謂事公卿事父兄之未能

曰德之不脩見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皆是實見得此道之難能故曰天地之有憾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生長者仁收藏者義天地之所以生成萬物皆在於此是天地之職也推其所以如此者曰天地以生

楊士

主

中庸之道之至故里人惟日孳孳如此也推而極之天地亦終古不已如此也夫聖人天地人疑其功用造化必高深而有隱豈知即此中庸之道夫婦所與知能行者乎然則道之隱者固已莫隱於費矣又安有所謂隱哉夫婦之愚至天地有憾是由小說到大上君子語大二句則由大仍說到小也上下察察乎天地正以破除隱字

事亦不以人倫上言而說入瑣碎皆於注意失之遠矣

楊士

末

道也飛躍是氣若即以此爲道則是認氣爲理陷於以知覺運動爲性之失中庸蓋以無物不有性即無物不有道不以爲魚之小而有不在也故即其飛躍之際道已昭然呈露於目前而可以見其充塞流行之妙若虎狼蜂蟻豺獾雕鳩之類於仁義禮智之性各有所至明父子君臣夫婦之倫各有所至篤與人性之發用於五倫無異所謂道也非其飛走飲食可謂之道也但其篤於父子君臣之類之性亦即於飛走飲食之時而可見若離飛走飲食其性亦無處發見此道之徧滿上下者即於爲魚之飛躍處見之也或問謂鳶必戾天魚必躍淵是君君臣臣父子子各有定位而不亂云者此特舉理之一隅而言至論虎狼蜂蟻之類有得於恆性而道無乎不在其說已詳於論首章率性處矣朱子之言有互相發者未可泥於一處一言而失其旨也

體亦當無時而不操存也勿正心流行不息者乃道
之自然無所吝其力也必有事焉如原泉混混
舍晝夜勿正心加意科而後進人若會得時則知道
之無物不有而反之吾身當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
真覺活潑潑地會不得則如禪家以作用
爲性其所謂飛躍者乃是錯弄精神目

注夫婦居室之閒指愛親敬長之類而言造端乎夫
婦謂見端乎夫婦日用之閒即愛親敬長之類是也
或以造端夫婦專指夫婦一倫說上文夫婦與知與
能通爲五倫之道然夫婦人倫之首其實一也一
說造端乎夫婦及其至察乎天地以工夫言蓋夫婦
人倫之首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牀第之閒暗室之內於此能謹則萬事萬化由此起
不謹則萬事萬化由此墮故此章首言之而下章乃
及子臣弟友之事堯之試舜必先釐降文王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序蓋如此即此造端夫婦
之道充極其量可以光於四海通於神明所謂及其
至察乎天地也 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其語意蓋云
即此夫婦與知與能之道而極其量便是聖人天地
所不能盡者則道真昭察乎天地之閒而無所爲隱
矣若云道察乎天地故聖人天地不能盡則將道說
入散漫無歸著處矣
人之道即在人一身君子以其人之道治共人之身但

楊士

七

五百卅一

楊士

大

使得其所以爲人者而已以子之道治子但欲其改
不子而爲子則已耳以臣之道治臣但欲其改不臣
而爲臣則已耳 己亦人也此句雖言治人實兼自治
其本心即下文忠恕是也若以蓋所謂道者不外乎
此二句爲恕之事便非本旨 人之心能盡已而忠推己而恕則得乎心之則而與
道不遠矣然則道不遠人亦不遠於人之心目 此句
遠人兩不遠字正相應 人施諸己而不顧者我以
此施人人亦不顧是人同此心也勿以施於人則害
怨盡而道枉是矣 上節以人治人就一人之身言則
以人己對觀而夫己所不願勿施於人則必以己之
見則之不遠也 所願者施於人此君子之道也君子以所責乎子之
事我者事其父 乎求乎子以事父句絕謂以所責我
未能也君子以所責乎臣之事我者事其君我未能
也君子以所責乎弟之事我者事其兄我未能也君
子以所責乎朋友之施我者先施之 所求乎朋友
未能也 此言以人施於己而願者施之於人與上節
己對人分作三層看蓋可證則君子於子臣弟友之
之不遠也自伐柯至此皆一意 庸德則行之於子臣弟友之庸言則謹之行有所不
足不敢不勉 爲子不至於極孝爲臣不至於極忠是
及言爲不足 照言有所有餘不敢盡 言過於道是有
下行願言說 餘也或以言有

餘於行照下 是則言願其行行願其言君子豈不慥
慥而篤實矣乎此君子能盡忠恕之道而我之所願
學也 庸德之行以下貼君子說爲子臣弟友之事
是庸德以子臣弟友教人及凡見之議論者是庸言
鬼神章注云前三章以費之小者而言後三章以費
之大者而言所謂庸德庸言只就日用平常事上說
若大舜文武周公之事亦只是盡其庸行然已屬於
大者玩本文語意切實且不必說及遠大處 忠恕
意每句中俱可見庸德之行不敢不勉是盡已推已
之事也庸言之謹不敢盡亦盡已推己之事也慥慥

楊十二

九

之存諸心則謂之忠慥慥之見於事則謂之恕

無入不自得照下不怨尤看并有失而反求亦包在內

蓋自得者自得其性分也非但自適之謂

不怨不尤居易俟命正所謂遇世不悔者

事父母之道至大不外和妻子兄弟而致之可見高遠

之卽在卑邇矣又引子之贊鬼神以申其意盛卽顯

字意使天下之人使字不必作鬼神使人說只作苟

字意言苟人能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則鬼神便洋洋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矣夫一致敬則神在則神之

來不可度也何可以不敬耶是鬼神之微而實顯者

一誠實之理之不可揜而已上章言高遠之在卑邇
此章言微而實顯意脈相承又君子之道費而隱與
鬼神之德微而顯首尾語意正翻轉說總以明道之
隱微者實至顯著也鬼神與妻子兄弟一例看皆是
道之所在不可以鬼神爲道 不言鬼神則道之昭
察乎天地者不見故中庸言道之費必舉鬼神之不
可揜以明之

德爲聖人與尊富饗保皆是大孝之目如濬哲文明溫
恭允塞皆舜德之所以爲聖人不單以孝言德至於
聖則眞能無忝所生而孝莫大矣此是舜孝之本尊

楊十二

子

富饗保亦皆孝之事如下言子述而舉尊富饗保追

王上祀及孟子言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孝經

言嚴父莫大於配天大抵經傳中稱大孝者多兼福

位上說此節德福平說至大德節方歸重德上見舜

之大孝乃其大德爲之也孝者百行之首而德之本

德固不止於孝然德至聖人不過自孝而充之則德

亦適以完吾孝而已 大舜武周格天配命之業止

以盡子職之常正文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證

文王無憂節特以起武周子述之事注云此言文王之

事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雖分割說然血脈

自相貫

追王上祀正是成文武孝德處古人稱孝以尊祖配天爲大至推廣孝德以治天下意又是推開一層說然合之皆孝之事

善繼善述卽在下文敬尊愛親事死如生事父如存上見蓋祖考者先王之所尊子孫臣庶者先王之所親此卽先王志與事之所在也注舉續緒成德爲繼述之大者特論其理如此非謂夫子意中以續緒成德爲繼述之大也下文乃以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講家誤認通于上下爲上章達乎諸侯大夫

楊士

三

及士庶人不知春秋宗廟之禮亦可通行於諸侯以下不必謂下文爲指上章斯禮也以下也夫子上章言無憂此章言達孝中閒明有子曰二字分章則其非一時之言可知何得以兩章之言攙混語脈也

天子宗廟之禮不可盡考儀禮所載大夫士之禮目今說宗廟之禮一節多各據己見無一定之說

春秋宗廟之禮雖通于上下然意則主武周故踐其位等語卽承上而極贊武周之孝以結達孝之意孝之至也已結上達孝郊社宗廟又推開說亦孝之事也此宗廟之禮所該者廣禘大祭嘗四時之祭舉

此足以該其餘矣

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此二句乃一章樞要此仁字乃專

言之仁該義禮知俱在內下承此句而申言之仁義猶天道之陰陽陽之舒爲春是生意之發而向於外也陰之肅爲秋是生意之斂而向於內也立天地之大分只此二者夏則發舒之極而生意全露於外矣冬則收斂之極而生意全歸於內欠冬夏所以終始乎春秋也人性之仁能通天下之情義能盡天下之分一舒一斂性中亦止此二者禮則燦然有文如夏之暢茂條達智則寂然爲主於內如冬之潛藏深固禮智所以終始乎仁義也下文知人知天之知卽性也謂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凡道皆不能離仁以行而道之在親親者則以仁爲大蓋親親雖有不專用仁之時如親有過則幾諫而大約以仁爲重

楊士

三

也此仁字乃偏言之仁下文父子夫婦昆弟皆以天合者皆屬親親或疑夫婦難以天合言不知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是夫婦者天合之首也或專以事父母爲親親亦可父子是親親以仁爲大也孝弟爲仁之本是仁以親親爲大也二義其歸一也仁以親親爲大卽是親親以仁爲大如云仁之於父子與云父子之義者所以空事物之理者也凡道皆不能離義以行而道之在尊賢者則以義爲大蓋尊賢雖有不專用義之時而大約以義爲重也下文君臣朋友皆以人合者皆屬尊賢不獨朋友及人君親師朋友是尊賢事人君以賢治不肖而下皆敬之是九尊賢之大親親固以仁爲大然有殺焉有專以仁勝者亦有有用仁而漸向於義者如父子主恩至昆弟夫婦賢固以義爲大然有等焉有專以義勝者亦有用義而

漸之於仁者如君臣專主義朋友則難以義合而有情意之通矣就朋友一倫言之師友親亦有是皆吾性之禮所生之節文也禮即仁義中性所固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道莫先於事親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孝為百行之首而道之益能事父母則脩道以仁仁者人也故思事親五達道由此脩矣此八字即下文誠之者人不可不知所以為人之理此八字即下文誠之者人之皆仁也仁即誠也既思知人之所以為人之理則所以為人之理也天即誠者天不可不知天之所以為天之理天即誠者天所自生而道之大原也知之則明於性命之故而盡仁以脩道者自不容已矣知人所以為人之道知天所以命人之理即孟子所

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也知人知天智也智知天則其知為真知此智之德也知人知天智也智即吾性之炯然有覺以開仁義禮之先者如貞之起乎亨利冬之起春而即開乎夏秋也孟子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是也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則知生生之理為天之所以立命而我獨得其全故竝生於萬物之中而超然獨貴此智之能開仁之端也義則仁之裁制知仁則知義矣禮則仁義之條理知仁義則重禮節矣仁義禮性也知性之智即性也智本生理中自然之覺非有外於仁也冬雖生意潛藏然實生理之凝固而將萌者故春足統四時仁足統四德

父子主仁君臣主義兄弟長幼主禮朋友主信唯夫婦則主別而屬智所謂知人知天謂其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也夫人之異於禽獸其最先者莫過於知男女之別故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長幼有兄弟長幼然後有上下君臣而禮義有所措此智所以開仁義禮之端而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也仁統乎智而實根於智故父子之親必由於夫婦之別夫婦者生生之道莫有先焉故為人倫之首論親親之親則夫婦視父子兄弟為輕婦則生理息而五倫廢此智之德雖於五達道無所不有而於夫婦之別其所屬之數為較多也釋氏絕夫婦而五倫俱絕其原皆起於不知天之以生生為性而人各得其生生之性以為性目仁統乎智智先環互根之妙此一條與上一仁義禮統言之管於一仁而知則所以開其始勇則所以成其終也所以行之者一謂所以行三達德者在乎有實心而已蓋實心者進德之基也達道是實理達德是實性行之者一以實心盡實性也此句或解作達德所以行道者一也理只一樣蓋達德原為外達道上發用但語意則須云所以行達德者一為順仁以體此勇以強此合之則曰誠身而已先明善而後可以誠身則智先於仁之謂也然明善但所以

起誠身之端故下惟言誠以該之 天命之謂性性
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率性之謂道道有五君臣父
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脩道之謂教則所以治天下
國家者是也篇首三句其義備於夫子告哀公之言
矣脩道以仁仁者人也此言性之仁義者宜也禮所
生也此言性之義與禮義者仁之裁制禮者仁之節
文皆可以仁字該之如夏秋之統於春惟智之爲德則所以
開乎仁之始如子丑月之肇乎春故又推極於知人知天之智
以起脩道之端也信則貫徹於四德之閒言誠則信
在其中矣今講此段文義若以知人爲尊賢以知天

楊十二

重

爲知禮之節文則智德卽在義禮之中不見得智之
開乎仁先亦與後所謂明善爲誠身之端者不相合
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處須知事親內已該尊賢
等殺其專言事親者於脩道中舉其大以該其餘也而另推出知人知天之
智方見得智開乎仁與下文明善以誠其身正爲一
意蓋欲盡脩道之仁仁者人也節皆言不可以不知
人知天是智先乎仁而誠身之必先明善也勇所以
之成仁勇皆子思曰明則誠矣正以申明此意知仁
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行之謂行
智仁勇一者實心也言所以行智仁勇者在乎立實

心而已蓋天命之性誠實無妄而智仁勇之德具焉
故君子必立心誠實無虛妄之意夾雜閒斷以此心
明善而智之德行矣以此心誠身而仁勇之德行矣
如此則天命之理渾然無虧是始之終之者唯此實
心也若云達德所以行達道者必出於誠實方無或
虛假語意頗謬德有虛假已不得謂之德矣或
疑智卽下所謂明善仁卽下所謂誠身誠字已在仁
字內今謂行達德以誠爲本無乃有頭上安頭之病
邪不知人之性誠而已非先誠此心何以爲明道行
道之基及明行之功既至則仍歸於誠目是學之以
誠爲本者乃欲復其性而卒以誠爲歸者也夫子之

楊十二

美

告曾子子貢皆曰一以貫之卽是此行之者一之一
及所云主忠信默而識之德之不脩皆謂此也周子
之言誠程子之言敬亦皆謂此也故言知仁勇而曰
所以行之者一蓋謂有是實心而後可以明乎善以
誠其身也且夫人之立志持敬乃貫乎知行而爲學
之始終不容一日離者夫子所謂知恥近勇卽立志
之事齊明盛服卽持敬之事程子謂動容貌整思慮
應也盛服動容貌也非禮勿動此句內兼明以察
幾健以致決上文所謂知仁勇俱該於此必能敬然
後能察非禮之也而下皆云所以行之者一則是立志
持敬皆歸於一實心而後志爲真志敬爲真敬是以

爲致知力行之地也然則誠一之道洵莫有先焉者
子思曰誠則明矣蓋以申明此意也

三達德天命之同然生安學利困勉乃氣質之殊異
好學力行知恥則教人以變化氣質而復性之事也
爲學之道必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窮理
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且志與敬固所以成始亦
所以成終也知恥卽立志之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
則敬以脩己之事然總皆云行之者一則又終始一
誠而已聖學之要此章盡之矣

凡事豫則立注云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又云

三百九十

楊十二

毛

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蓋上文兩言所以
行之者一是達道達德九經皆本乎誠也故夫子欲
君先立乎此注是會兩節之意總說非正解凡事豫
則立一句豫字正面只泛說不須補豫立乎誠如下
文所推是也指在下位節非指言前定四句言前定
四句亦止是泛說當豫意下節遞推出誠身方見當
先立乎誠蓋自治民至順親節節當豫而總歸於誠
也人多不察注意將言前定四句俱解作前定乎誠
不知本文只申明當豫意不必先將誠字牽入下文
方就下位推出誠字語自有次第也 言達德曰

所以行之者一言九經曰所以行之者一謂必立實

心以行道德九經也凡事豫則立以下但以明功之

不可不豫如治民須獲上獲上須信友節節皆是豫

意不是直推到誠身然後謂之豫也所謂明善誠身

只對得前文智仁字對不得一字見有以本文誠身

爲前文一字正解則未是 道前定不必虛包言行

事說蓋謂學問之事平日講貫精熟思索通透則足

以應物而不窮如溫故知新足以爲師之類是也

治民獲上必先信友猶前所云爲政必先得人也信

友必先順親猶前所謂取人必在脩身以道也順親

三百九十六

楊十二

天

必先誠身猶前云脩道必以仁而務盡乎仁義禮也
誠身必先明善猶前言欲脩道以仁而盡乎仁義禮
必先智足以知人知天也但此是反言其失故不就
君身上言之而借在下位者以明之此聖人言不迫
處實則在下位與人君無二理此節正以申明前意
而提出豫字語意更極深切

自誠明自明誠朱子分聖賢兩等配天道人道一解不
分兩等人看說本程子張子自誠明立乎誠以明乎
善也自明誠明乎善以誠乎身也始之終之曰誠而
已矣自唯天下至誠至純亦不已言誠之事至誠盡

性及致曲者皆以至誠而致極盛之功用前知則至誠心體之妙也誠者自成也至純亦不已言誠爲道之本能始終不息於誠則己物兼成上下與天地同流遂引文王之德之純以結之所以發明首章致中以立大本之意不離道於須臾也自大哉聖人之道至蚤有譽於天下言明之事大哉聖人之道三節對前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節至誠以心德之純而言也聖人以明理之至而言也聖字本訓通明以其明理之至故曰聖人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是也洋洋乎兩節言聖道無大不屈而無微不周以起下尊

楊十二

三

德性不可不道問學意待其人而後行其人謂至誠言聖道待至誠而行至誠至聖一人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惟道以德凝故道問學之本在於尊德性也故君子尊德性節對前其次致曲節德性即所謂性之德尊德性以存誠而言道問學則言明善之事此處語意歸重問學上致廣大極高明以立志體驗極親切溫故敦厚以持敬體驗極親切皆存誠之事也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皆擇善固執之事然能擇善固執則有以知吾性所固有而復之而德性全矣問學非有加於德性之外也存疑以明善誠

身爲始學之事尊德性道問學爲成德之事不知幼學之教以敬謹即德性事也教以詩書禮樂即所以起問學之端也入大學而從事於格物誠意是由明善以誠身也非存誠無以爲明善之本非明善亦無始學成德有異功哉居上不驕節對前至誠前知節前言至誠自然之明此言窮理之功既至而能隨所處而當理也下舉孔子之學周禮以立問學之極猶前舉文王以立存誠之極議禮制度考文即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也王天下至弗從言周制之盡善無過非如夏商之過時及在下位者之不爲民所信從蓋道隨時而在民不信從即非道之宜矣君子之道君子謂夫子徵諸庶民謂觀庶民所信從者而

楊十二

三

從之民從周則夫子亦從周是也考諸三王而不繆謂子雖從周實三王之道而折衷於盡善也質諸鬼神而無疑如所謂龜蓍協從天神格人鬼饗之類克當乎鬼神之心也若以屈伸往來爲鬼神則仍是建諸天地事矣此四句極言君子問學之功貫徹乎三才古今者如此猶前言誠而極於不息也知天知人即前所謂知天知人窮理之精而能知性知命也爲天下世道世法世則至有譽於天下言夫子問學之至爲萬世極也此皆所以發明首章致和而行達道之事下乃以仲尼之誠明合德於天地者總而言之

小德川流以散殊者言在人則性之達於道者也大德敦化以一本者言在人則道之原於性者也至聖章申言小德故以容執敬別分析言之五行以水爲終始四時以冬爲終始五常以智爲終始聰明審知智德之存於心以始衆德者也文理密察智德之見於事以終衆德者也時出卽首章所謂發而皆中節也莫不敬信說卽所謂世道世法世則替名洋溢卽所謂有譽於天下至誠章申言大德經綸以心言大本性也化育命也無倚卽首章所謂中也肫肫其仁三句言至誠之心體其仁其淵其天卽所謂天德天

楊士

三

自誠明謂之性謂吾心極誠無妄而萬物皆備其明可無所不燭乃性之體然也自明誠謂之教謂人氣質不齊不明善則無由以復性故使之先明乎善以誠其身乃教之事然也此正申言首章性教二字兩自字勿著工夫說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方承上言人能

誠實此心則可以明天下之理矣人能明天下之理則可以復其性而誠矣此二句乃言人之爲學必存誠以爲窮理之本而明善以致誠身之功也譬之五穀之種生意完具於顆粒之中以之種於土中滋培深厚乃能抽芽發葉及其成實則仍是初種蓋枝葉初非種外生出乃生理之自具也若非灌潤枝葉固無由而成實然自初種以及生枝發葉之後無時不以培養根本爲務根本固則枝葉暢茂而其實自堅好繁多是自始至終皆根本生意之流行亦皆根本生理之貫徹也人得性於天真實無妄具有萬善猶

楊士

三

五穀之美種也自幼培養德性變化氣質堅爲善之志而敬以守之猶種之於土而培其根本也由此窮理而務於真知反躬而務於實踐猶枝葉漸繁花穎漸茂而成佳實也然而義精仁熟德崇業廣乃適以復還其初而非於本性之外毫末有加焉猶果之既成而與初種無少異也以此利及天下傳之無窮猶一種之可爲萬種而生生不息也不特始之立本終之成就一誠之外無他而其間窮理力行之事亦無非一誠之所貫猶穀之自始至終皆以培養根本爲務也蓋其誠之存存不息終身焉而已矣子思此章

發明夫子告蘧公之旨至爲深切著明後文尊德性而道問學卽誠明交致之事也 人必先明乎善而後有以實其善所以必先明善者乃欲其有以復乎誠而已此教之本意如此 誠則明之誠是誠存於心明則誠之誠是誠立諸事實事所以完其實心而已明則誠之誠卽誠則明之誠也

誠者自成也前三章言至誠能盡人物之性致變化之功具知來之哲是誠立而道自行也此以下至純亦不已乃言誠之始終不息以致極盛之功用以申不可須臾離道之意蓋人之實心乃其所以自成者不

四百五十一

楊十二

三

可虧也注中誠字明指心言人倫日用之道則人之

所當自行者無可缺也然誠外無道誠者天下之物

之終始也物者道之所寓如君臣則有義父子則有

不誠則無物矣有親長幼則有序夫婦則有別之類

不容以一息間者故君子必以誠之爲貴能誠而有

以自成則道之在我者無不行而有以成己卽有以

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焉我盡仁敬孝慈而天下之爲

何也道之成己者卽克己復禮之仁也成己非不用

爲多道之成物者卽知明處當之知也成物非不用

爲多仁知皆誠也吾性中之實德也雖成己之道在

內成物之道在外然皆出於性之德則是合內外而爲一致之道也故人特不能盡性而誠目能盡性而誠則見於事而爲道者時措之於己與物而無不宜也此節只重誠字見誠則不但足以成己兼足以成物若口氣歸重成物則失之矣 誠者物之終始與故至誠無息至純亦不已是一段故至誠無息故字亦難作一章起語若以至誠必爲天道則其次致曲節分明云唯天下至誠爲能化是其次卽至誠矣下文至誠前知至誠無息俱是就成功者言不必皆推高屬天道說

三百九十一

楊十二

三

悠遠博厚高明注云以其驗於外者言之蓋就一身

發見處說所謂盛德之光輝也如其次致曲節所云

形著明皆就一身言之講家多說入政治風俗上以

井田學校禮樂文章填實說殊覺語無倫次至講博

厚所以載物節覺所以二字難通便云博厚卽其載

物處也於文義亦欠妥穩不知以下文天地對照觀

之爲物不貳對至誠無息是一層博厚高明悠久對

至誠之徵是一層生物對至誠之覆物載物成物是

一層節次本是分明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乃由不

貳而發見者如此唯其博厚高明悠久故有生物之

功天地之覆載成物乃是天地博厚高明悠久之驗也博厚高明悠久與載物覆物成物堯舜孔子皆然不必專以有天下爲天子者說其先言悠遠而後博厚高明者至誠不息故驗於外有悠遠之象悠遠故積之廣博而深厚博厚故發之高峻而光明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則宜先言高明而後言博厚乃先博厚於高明者蓋高以卑爲基凡誠之形於外必先覺其有與物同體氣象是博厚也於博厚中又覺其超乎萬物之上是高明也不見而章言不事表暴而脫脫之仁自流被於宇宙而不可拚也不動而變言不

四百十五

楊十二

聖

煩振作而黎民丕變如風鼓物而不知其然也

發育峻極是道之著於物理者禮儀威儀是道之見於人事者人事得其宜則萬物得其理矣禮儀威儀所以經緯乎萬物者也故下文議禮制度考文專言禮儀威儀之事洋洋優優二節皆言聖道上節引起下節不必以上節爲德性說

尊德性道問學者性具於心必時時提撕收攝此心吾性之本然者乃不至昏蔽喪失又必體察於事物之閒真知理之當然而力踐之以復性中之所皆備者是問學亦歸於德性而已涵泳已知敦篤已能不獨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爲德性之知能凡由問

學而知能者亦莫非德性之知能也天下無性外之物問學皆所以復其德性所固有已知已能卽爲吾德性中物矣未知未能則有藉於問學

有臨不必專以有天下者言凡以上臨下皆臨也聲名洋溢莫不尊親堯舜孔子皆然

末章首自立心誠篤言之承上章至誠之極致而言存誠爲下學入德之基也惡文之著是合下便存誠篤之心是立志持敬事關然日章則收斂含蓄之久自然若見所謂敬德之光是也闕然日章只重闕然意或云注中衣錦故有日章之實衣錦是實處故須重

四百八

楊十二

聖

日章說不知衣錦如人有道德學問之美尙綢則如人之脩德進學皆務爲己而不求人知是所謂實心者正於尙綱二字見之也人患有美在中而不能闕然自藏目若無美在中本不足言玩本文意原不重在有美在中也唯其立心誠篤故至淡素而其味不厭不厭以己言之至簡樸而有至文至溫厚而條理人不厭意帶說不素有此心故能察事理之幾知遠之由於近風之由於自微之必爲顯而從事於近自微也爲己方能知幾爲己又不可以知幾則能謹幾故下節言謹獨之事知幾謹幾合之卽首章之慎獨也自闕然爲己處已有戒

慎恐懼之功所謂敬以成始至能謹幾則其功益熟
故雖不動不言而敬信無間非首章先持敬而後謹
幾此章先謹幾而後持敬工夫互異也不贊不怒而
民化則誠敬之及人篤恭而天下平則誠敬所及愈
廣矣此敬以成終之事遂引詩而贊之立心爲己者
間然簡淡本無聲色可喜無臭味可悅至於德盛化
神亦由此心充之而已本分之外豈有毫末增益乎
故不大之云不足以擬之如毛之喻亦未足以形容
之也唯所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爲足以贊其至
目蓋天命之性極誠無妄至於不顯篤恭則有以復

楊二

毛

其本然一無聲無臭之實體而已無聲無臭者誠之
謂也雜之以隱怪之好功利之食凡有聲色臭味之
可娛者皆非誠也中庸以誠立教故以是終焉

圓融潔淨庶幾枝蔓去而根本呈矣 安溪李光地評

講義第四

楊氏全書十二

江陰縣學生員葉廷甲校刻

辟雍講義一卷大學講義一卷中庸講義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

國朝楊名時撰名時有周易劄記已著錄辟雍講義
乃乾隆元年名時兼管國子監時所著大學中庸
講義則因其劄記之說而暢之耳

大學中庸本義三卷

〔清〕王澍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年刻積書巖

六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學本文

一卷大學古本一卷中庸本文

一卷《提要

大學中庸本義自序

澍幼苦窶艱無力從師問業十歲後始得從師學澍以行先子酷愛程朱凡程朱談四子書之說一字一句必手自鈔錄曰此古聖賢人之心也大學中庸二書尤喜鑽研朱子集注或問語類文集必載與俱曰朱子平生于茲煞勞辛苦吾曹幸生理明義備之後可不知所遵守乎故凡明儒之說稍不合于程朱者一字不關於口苦口弊期期不能出語輒手疏問難及澍自投徒一本先子教法每有所見輒條疏令其自答更詰難之務令理明義盡無所含糊乃止每見塾師說書師徒展卷環坐口誦講章及其卒也學徒坐睡師亦憊然溼以爲恨故每說書獨去本子與學徒抵掌立談間以笑樂無不心花怒開多有心得故于困學錄外復有本文及全本二種以盡大學中庸文義之變以爲說書不兼論文則義不顯不得古人用意之與今合此三種統名曰本義以見此三種皆曾子子思本旨爲朱子義所自有且本諸庭訓非敢以私智鑿也曩在京師新建友人裴魯青見而是之及令歸安遂爲余板以行世而書其大指于上乾隆二年春正月二日長常王澍書

自序

大學章句序

自孔子而後世之所能及也
則數十過便知其身不以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

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

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

性之所有而全之也。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

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

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

大學序

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

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

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

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

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

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務大小之節所由

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

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

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

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

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

倪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

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

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

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

大學序

政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詒後世

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

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

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

目之詳者也三下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會其

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登其意及孟

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

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

後如王陽明家書陰風
生於前此意如
日月清明不受其影

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而無

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

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

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

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斯言否

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

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

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

三

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

趨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衆

然復明於世雖以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

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

輯之閒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

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

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

巳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附

朱子文字本出南豐而此篇尤酷似其新序目錄序。經
韻流傳使人讀之彷彿周漢意思深暢不忍去去此由其
義理充下中而溢于外故自然流出便能感動人志正恐
南豐有此筆無此理。讀此序天地之心人法之善聖人
之教三代之隆世道之變無不歷歷目前
熟玩數一過而不成發興起吾不信也

<p>大學 經</p>	<p>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p>	<p>大學</p>	<p>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p>	<p>一理謂作兩片先虛後實先畧後詳共三百許字而義理正大無所不盡而又復轉見格致誠正又排轉見致知</p>
-----------------	---------------------------	-----------	--	--

<p>大學</p>	<p>一</p>
<p>看似方幅而其塊孔突有神氣行字之勢自非尋常制從畫筆。讀大學較中庸為少中庸無尾字無呼字大驚海而去大學則斷次分明矣讀者但按此逐節各復其意之所向然後合以觀其成之所通則思過半矣</p>	<p>二</p>

傳首章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

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此下四章皆引傳以釋經文之義似暗以明使人既
嘆淫佚得聖賢引而不發之妙及細細尋討釋一事
中源流未未工夫次驗無下單且且脈絡無下分明
無不詳密可謂簡明如此章康誥大甲凡帝典皆其
實見獨以太甲顧諟兩字點出個明之極字而緊以自明
其點之以為誦誦實德以為近而又遠使人研味不盡
朱子云傳文雖引經傳若無統紀然又理接續血脈貫通
深淺始終上為精微熟讀詳味久常見之此語為讀大甲
要法其所引文皆接續血脈貫通
者今已界其各章首尾言者詳之

大學

三

傳二章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

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

不用其極

此釋新民從自新起直推到新命住不其說新民而其所以
以新民者自德然可想正不須多說矣。自新追上一層
新命又透過一步只作新民三字是正文而此三字中新
字又是追上一層只一個作字是正文而此三字中新
康此一宇要之全章精神都結聚此一字。無所不用其
極此章結語即是下章提語故雖結新民而不其分費主
當通下章

傳三章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緝蠻黃鳥止于

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云穆穆文王於斯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

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

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

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今之君子

有斐君子終不可諠今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

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今之君子如切如

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今之君子如切如

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今之君子如切如

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今之君子如切如

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今之君子如切如

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今之君子如切如

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今之君子如切如

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今之君子如切如

傳四章

大學

三

今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今者道盛德

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

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

沒世不忘也

無起無結無斷路且備開引詩散說去而次第修理自

有韻所雲連之妙朱子云咏嘆淫泆其味深長治不惟未

兩節為然也。五

段說詩五樣筆法

如何解其此則自有解本
在從上推判機重交接處
今人從旁自悟故以加本
之註應指其不須贅字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
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聽言本末終始但釋本末不釋終始即本末中事不虛舉
但舉聽訟一端只欲令本末之義指點分明即言之已無
不盡此正如邪惡意有盡但于一角寫遠山數峰便自有
曠如無天密如無地意象也以上四傳釋經另是一樣
筆法後六傳又另是一樣筆法為釋文先畧後詳故十傳
釋經亦先畧後詳其體正與經相稱。前四傳第一第二
章畧同後六傳第
七第八章畧同

傳五章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五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開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
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
蓋入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
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
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
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
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

大學

月發子孫書十五字第一
句亦本分作三句則神去矣

朱句神得最完傳最結縷每
句亦本分作三句則神去矣

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簡括程子一十六條之義字字精細步步實實源流功
效無不具舉雖不是大學一色筆墨然聖人復起不能
易也。但欲理明不現規于筆墨之似此所以為朱子
○此朱子第一精簡文字然此之本經理則不減而
文之今古判然矣此由
世襲傳錄可通

傳六章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

六

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
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
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子曰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
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十分氣力都結聚三個故字必字上實則三個故字必字
都結聚在一個故字上中間其後乎一語空中虛喝直令
一母字三故字三必字有破壁之勢此篇文字最本極精形
煥發得此一喚尤覺筆墨活也。誠意為大學第一關頭
故一回假惕一回鼓舞說得極痛快真如耳提面命使人
神悚其提撕反覆到中正極妍婉之至大學具此處

著力過此以往病痛一脩小一節故得亦一節一脩
○此處起好惡兩原自此以後直到平天下節節不離止
脉

傳七章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
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
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用藥○神氣聚切故遊而不板乃轉覺道

傳八章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
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
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
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
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
不可以齊其家
文法與上章喜同然上章從心不正直說到身不脩此從
說身不脩家之不齊使人自思而得文意正是不同○上

以排得道此以
得的風神亦則

傳九章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
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
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
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
讓一國典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

謂一言債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
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
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
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
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
天其葉蓁蓁之子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
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
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

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

家

其是不出家而成欽于國一句反反覆覆問多少段落
生多少波瀾合生幾得個面字直貫道理得盡而字
真實精神自此以後每章皆歸本
到身字正發明經文俯身為本之意

傳十章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

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

絮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

大學

九

此章在經傳中實有淵源
此二章是經傳正文一章本義
是二章

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
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
右此之謂絮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

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慘矣詩云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

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理財用人兩段及反相照應是
此章之大意以精明絮矩之意
自經傳上時以此章為第一
大則自後此章之意不在此
一語精微理財用人也此章後
兩字為此古人通貫平素之
辦事不所古人法見他如
此章後兩字理財用人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
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
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

命不干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

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勇犯亡人無以

為寶仁親以為寶秦晉曰若有一个臣斷斷令

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

大學

十

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

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

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進之俾不通

定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惟

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雅仁

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

先命也見不賢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

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

三經總論一書要切一事到此
直入人心然其去乃微遠

上章章句七篇此一段只是原
居到此總說則其為人
情此中雖分曉然其理
發覺知是聖人深意其
切實則其理則字字深
知不是故八學則才不
備則下以教人深意其
古人妙又其理則才不
備則下以教人深意其
是則明聖人深意其理
是則明聖人深意其理
是則明聖人深意其理

大學

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
失之正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
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
者以身發財末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
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
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
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
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
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
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富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
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又孫子言此意則其理則字字深
知不是故八學則才不
備則下以教人深意其
古人妙又其理則才不
備則下以教人深意其
是則明聖人深意其理
是則明聖人深意其理
是則明聖人深意其理
一個聖人化出上中下三品之意其理則字字深
知不是故八學則才不
備則下以教人深意其
古人妙又其理則才不
備則下以教人深意其
是則明聖人深意其理
是則明聖人深意其理
是則明聖人深意其理
只是一片要總意發明聖人之義理財用人只是點綴緊
矩並無夾雜前自將本文及章句反覆玩味便見下落
須認記緊矩處處藏個身字在。自齊家後局而一
步開闢一步語氣亦一步開闢一步故前章作兩重結此
章作五
重結

大學古本

金瑄王澍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安溪李氏云親程
子廣新當從之書
金瑄惟朕小子具即推到諸家在止於至善
李注此二者大學之綱領也明德即性也性本明而昏于
氣蔽于物故當學以明之民亦同有是德而舊染污俗故
又當推吾之明德以新之也性之體純粹至善而其用見
于人倫事物之間故脩己治人必皆止于至善然後有以
盡其性此又明德新民之
標準大學教人之極致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
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李注承上止至善而言為學之基也止於至善則至之矣
知止者未能至之而知所向往歸宿之謂也定謂志意堅
定靜謂心不外馳安謂所處而安慮則下文格物致知之
事得則意誠以下之事也自古聖賢言學未有不以立志
存心為本者蓋志立則心自存心存則志益篤然後以之
窮理而思可精反之於身而德可據也古之入大學者皆
於小學之中涵養而格致者其矣矣矣其矣矣矣其矣矣
所趨向自定其志收斂靜以安其心而不思于明善誠
身之無本此節之義蓋小學大學承接之關要也後世家
養無具而欲進從事于大學則無所以為之基者故程子
朱子以敬字補其闕若以此為立志
存心端本之事則大學無闕義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梁溪高氏云此教以知止之法。李注承上能應能得而
言入德之門也。物即下文格物之物。非即格物之事也。物
有本末之分。事有終始之序。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可
力行以求至。此所以必傳學。辨明。思。明。辨。而。有。下。文。致
知。格。物。之。功。中。庸。所。謂。可。與。入。德。者。也。故。曰。近
道。知。所。先。後。而。近。道。即。虛。而。後。能。得。之。謂。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
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
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李注承上知所先後而言大學之條目也。華生半江云
此總接上文而推知所先後之序。齊治平新民也。誠正格
物也。致知知止也。誠正格治平能得也。致知知止也。必在
如彼本末終始先後也。與上文緊相連屬。上從知止說
到能得未曾說出知止以前工夫。此從能得說入致知則
知止又恍然可接矣。而特於其間點透一層。是下手工
夫。曰致知在格物。則知止有來歷。而所以止
於至善者。皆有著落。此一句直是通體關節。

物格而后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
國治而后天下平。

梁溪高氏云此所謂知所先後。此申明知止能得之序
以見所謂知所先後者。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也。說所后
正以通緊知所先上條語勢。重在下截。此條語勢重在上截。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總結八條目
通入知本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
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此總上八條目而歸於知本。以見脩身為大學之本。而格
物又脩身之本。必始於格物。而後為真知所先後。必物格
而後為知之至也。朱子所不滿於大學者。以格物致知
之無傳也。朱子所不愜於天下後世者。以補格物致知之
傳也。安溪李氏云。與其補之於經文之外。不如求之於經
文之中。蓋知止有定。言辨志也。觀下文知其所止者。可見
也能定。能靜。能安。者。言操心也。觀下文所謂欲止所謂物
慊者。可見也能應。即格物致知之事。能得真意。誠以下之

境也。所謂明德。新民。皆物所應格者也。知止能得者。格
物中所當盡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格物致知
之事業。脩身正心誠意者。皆格物致知之工夫也。此以義
理言者也。若以文法言。則開首說三綱領。歸注止於至善
下。便高唱知止。明所止之不可不知也。下即指明次第。曰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所先之不可不知也。中庸言不明
乎善。不誠乎身。則明善為誠身之本。而不可不先。格物致
知。可見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節由平天下逆推
到致知。語勢已盡。下文緊注。筆曰致知在格物。則格物
乃大學全體用力處。而八條目之要尤在格物矣。故不言
先而言在。鄭注獨以致知在格物一句為一節。亦得此意。
先言先次言後者。以見八條目工夫必當始終於致知格物
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也。下文歸結到格身為本。而不可
不知本者。意在格物致知。曉然矣。由此而前則格物致知
工夫充塞天地。貫徹古今。即求之經文之中。無所不盡。朱
子所謂即物窮理者。特其中一小節而亦已該之矣。廣大

精微經文並之何事
遠求之經以外乎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李注格物致知之義上文謂之此章直揭誠意為明德新
民止至善之要也人性皆善故其心之所主未有不善
而惡惡者物欲奪之然後紛離于念慮之間牽制於事為
之際而所謂意者虛而不定然好惡之發本心甚明至於
虛而不定是謂其本心之明也故曰自欺然虛是之間
一念之動本心之明獨自知之故謂之獨慎獨者以本心
之明察其欺本心者而克治以復
其微也慎獨即誠意其義一耳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

率

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
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
獨也

半江注此極言自欺之弊也言雖小人尚且欺人不得
况格物致知之君子而可自欺乎放下 附通釋更案
此不若君子之自欺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半江注此承上兩節言慎獨之功雖曰說獨之可畏而一
念之發便有十目十手之指視則慎之已至而誠意之功
盡矣故下文直透到正
心修身而曰心廣體胖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半江注此極言自欺之效也必誠其意正收入必慎其獨
將明德之本一筆勒出故下文歷引詩書 附點令
人恍見有個本在 誠意之義此已盡之其漢以下疊引
經傳反覆申明見誠身之功統乎明德新民止至善而不
可不知本也蓋全
意都歸注知本上
以半江注為初人和平

詩云瞻彼淇澳菰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
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
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
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

五

忘也

此申明明德之義而見明明德之統於誠意有如此也學
者格物致知之事誠意之端也脩者謹獨之事誠意之是
也恂慄威儀者心正身脩之事誠意之驗也至於民不能
忘則齊治均平之極誠意之應也玩兩道字五也字下文
此以字皆謂此中有
個本在不可不知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

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此申明新民之義而見新民之統於誠意有如此也蓋誠之
及於人有處之者有化之者誠以化之則德及於民而不
忘誠以處之則澤及
於民而愈不能忘也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

克明峻德

上二條釋明德新民之統於誠意義已詳盡矣此下文並引經傳而反覆提擲皆就現成指點而不可不知本之義更深切

皆明矣

皆自明也

此結上明明德之義指點入知本亦以起下文自新之意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

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太

上文申釋明明德三引經書由微而舉克明峻德言其大凡顧諟則言明明德之功至克明峻德則明明德之極所謂明明德用其極者也盤銘接上明明德而極言自新之功康誥言其大凡新命言其究竟則新民之極矣所謂新民用其極者也下文申釋止至善亦三引詩義亦如此邦畿千里言其大凡緝蠻黃鳥言知止之事務後文王則舉文王之得所止者以立止至善之極通下文使無訟一條而觀三綱領各引經傳而各以一二語引入知本文法精嚴無一字疎略如此覺來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此總上明德新民而歸注于止至善亦以引入知本之義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此中在止于至善之義

詩云緝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此中知止之義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

此中能得二義敬止二字實指出個本來大學之道以敬為本所謂慎獨者敬而已矣故歷引詩書反覆誦歎而

七

歸極于文之敬止敬以脩己則誠于格致誠正而德無不明敬以及物則誠于齊治均平而民無不新學俯者求知之事敬德之功也惟德威儀者力行之事敬德之實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敬以化之者也實親樂利沒世不忘敬以處之者也自明敬德之本也用極敬德之用也康誥之克明湯之自新均強于敬者也文之俱曰緝熙無待思勉而自然純亦不已者也故歷引經傳諸若錯雜而皆歸一貫始于一慎獨究于敬止所謂知本者此而已矣脩此之謂務本知此之謂知本也故程子曰格物之要其惟敬乎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朱子論為學曰若輩用力居敬持志敬之一字大學之要微始微終更何事求之經以外乎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總結上文之義而歸極于知本以明新民之要歸于明德而不可不慎其獨也無於者新民之止于至善也大其民志者明明德之止于至善也使無於者化之自我長民志者由己感入君民交通物我無間非能格物致知以知本者孰幾是乎。大學有兩知本前一知本是知格物致知為修身之本此一知本是知慎獨為誠身之本其實皆脩己中事故曰登是皆以修身為本一而已矣

朱子所以更定大學者有兩端一以格物致知之無傳一以誠意一節義理紛出而無序也愚謂聖賢之學必以明善誠身為本格物致知明善之事誠意正心修身誠身之事而格物尤為明善之本誠意尤為誠身之本故格物與誠意為大學一篇之要中庸所謂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朱子謂致知是學誠意是入鬼關是也故前可育格物無所謂致知在格物之文結處無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之語全力皆格明格物致知之義而三綱領即歸注

止于至善明止之不可不知也故下文即明格致知止而格致知于能得明得止之必由于知止而所止之不可不知也知止以前有格物致知之功得止以後有物格知至之效故下文即提斯格物致知次第曰物有本末言所格之物有本末也曰事有終始言格物之事有終始也學者能於格物中知本末終始之序則可以致知可以知至故曰近道下文即提起從新民說到明明德從能得說入知止而以致知在格物一句指出本之所在以下從此一氣流出見得知以物格為本則知之至也故物格三節當合作一節看豈是皆以修身為本明家國天下之皆本于身也所厚者薄二句言家之本于身也物格一節言誠正格齊治平皆本于知至而知至則本于格物致知故一筆緊繫梵結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以終止于至善之義則全力皆發明格物知止之義首尾完密無所不盡故首尾更不須標列名目以見通體發明無非是理徹始終通本末而言非止一事一節之謂也所謂誠其意者則變文標

刻誠意名目然前後不相牽引其體亦與眾目不同蓋誠意為一篇之要故反覆申明全力發明而歸注知本與前格物致知一節末分而本合也首言無自欺接上物格知至來言凡人之好惡不實只是自昧而非自欺今既物格知至矣而不肯實用其力是自欺也故誠身之功必無自欺而實用其好惡之力以求自慊乃是此三句通言誠身之事蓋自慊而無自欺誠也慎獨誠意也誠意之功慎獨而之而誠之分於格物致知到治國平天下無一時一事可以闕得故無自欺四句雖只是誠字之義而暗應兩脈直貫徹平宋國天下之間敬止則誠意之通徹內於表裏洞達者也獨即意慎獨即誠意必誠其意正其必慎其獨也誠意之義此處已盡其理以下俱是現成指點合看分看處處有個本在屬處提撕直貫而下文知本之義恍然首下曰克明曰顯曰白曰新又新曰作新曰新命誠無所不用其極也引文王之敬止雖與上引齊一側指點而歸舉全篇於此攝盡本生實於此盡其理以教焉

九

本節是以誠為本以誠為本即是以慎獨為本無二理也故以孔子接文王之後而隨舉新民中一細事言之以見如聽訟一節亦自有個本在則知所引經傳句句是與醒人知本從首至尾只此一意故釋明明德凡三引其而以肯自明也引歸知本釋新民亦三引其而以無所不用其極引歸知本釋止于至善亦三引其而新民結歸明德誠意之為本必先格物致知以知本也蓋通明德新民止至善以究極修身為本之義詞語雖繁首尾實是一線十分完密凡此皆本學生半江語而原會出之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李注身有所忿懣本益忿懣之以心之為身者言也苟有失正之時則其身之容貌詞氣顏色亦因之不正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

好樂則不得其正、所愛忠則不得其正

大學工夫平開學臨全在格致誠意此工夫大已盡從此以後雖有病痛迷漸輕可未至所謂如官街上差了路也然病處難輕而終不可不密蓋誠意中庸之謂也正心猶中庸之成德也難也朱注云自戒懼而約之自謙獨而精之則知誠意之功雖盡猶不可不約之精之正心以後工夫始亦約之精之云爾此處有分毫差後便有甚大差故朱子云有之而不加察則欲動情勝而心之用不能不失其正又曰敬以直之能終于其所終則心之用無不正能敬于其所終則心之體無不存而心正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此直說到身不格地界蓋有所則心不在心不在則身不格病痛相困無所停待故察之不可不密

十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此用正結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放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自誠意中發好惡兩端直到治國平天下事事離他不得而於家發之尤切蓋家庭之間燕昵之地施始于所親而情易溺于最近或任情一往過不加反則家之用情也先而為偏也易故所謂辟者不必流蕩忘反但少過其則

便足為全體之類未能誠以化之則德之不修而觀感無

本固不可謂之意誠未能誠以處之則德之不修是猶存蔽于私而掩于欲者亦未可謂之誠其意也豈惟意之不誠連格物致知工夫從頭都錯故學窮以好不知惡惡不知美兩知字喚醒之此兩知字直從格物致知來非從下過苦工夫未必不能隨時隨事存心體察故終之曰天下鮮矣喚醒多少學夢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穎

引諺語以証好不知惡惡不知好之弊如此蓋其學最近者以喚醒人有用情一有偏辟雖極尋常人極淺近事亦昏昧顛倒至于如此况格物致知之君子而可不處處察乎故倒在地觀起憤憤十分警覺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士

此用反結即前章所謂其本亂而末不可治者也身一不修雖欲齊家且不可而況國與天下乎此所以修身為本也

大學一書每日皆用正結獨至齊家在修身則用反結蓋修身一曰上落格致誠正下徹修齊治平但一不修便齊頭徹尾全身都錯故特用反筆深切提撕以喚治國平天下皆從此推出去不可不察乎此而敬以直之也大學篇首言格物而歸注于知本義是正結文是暗結次言誠意先用正結次亦歸注于知本却用暗結所謂知本者修身為本也故正心修身一章正釋本義時用正結齊家為治國平天下兩章極紐也治國章兩用正結雖結齊家實結修身也凡兩結者深明知本之義也乎天下草獨有用結全歸注知本不復明言在治其國而在治其家之義已曉然言下矣中間特以先慎乎德作中樞偏以知本之

義結在中間與本章三言得失相呼吸文法特變結末生財一段一意反覆而兩以此謂國下以利為利以義為利結之深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一章之中又無數結更不必言在治其國而所謂正結反結明結暗結看到此都化作烟雲渺渺不可復尋其踪跡矣此只舉大學中一小節而言便極變化不可思議如此古人文字可以常理推測乎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

即接上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一氣透入家不可教謂我身不脩不可以教家也蓋探原知本從脩身為本說入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

主

李注不出家而成就於國有兩義為一則不出家而得其理也二則不出家而行其化也

一語直將治國之理本末工夫效驗無所不盡以後反覆推明總是此理平天下不過由此而舉而措之耳

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

使眾也

李注此及下節皆言

不出家而得其理也

自文王以敬止之垂立人倫之極仁敬孝慈五者遂為千古治國平天下之準此錯舉其三事以明不出家而成就於國之理蓋在家在國其分雖殊而本于脩身達于家國其理則一君子誠以脩身為本而推己及人固可觀感興起由此舉而措之不難從身起化三所以中句句有個本在

康誥曰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

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李注引康誥明使眾之義者於治國為切也保赤子者慈也保民如保赤子是慈者所以使眾也保赤子者心誠求之推之于民亦舉

斯心如諸彼而已矣

上面孝弟慈諸隨舉脩身齊家三大節言之以明此心此理之同者如此此又隨舉慈幼一端以見心理之同無待

勉強但須識其端而擴充

之耳指點本心通身靈活

此間有個格

物致知在

八個字連起此處用一個曉得字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讓一人食

主

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李注此與下節言不出家而行其化而此一節則概感而化之事也

方說事理連及效驗飛行絕跡其實上面心誠求之通貫

正心誠意來此雖出于人心之自然不待勉強苟非心理

之同將有誠求而不應者故誠

求心中乃見心理同然驗處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

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

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

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李注此一節順從而化之事也

此方極言不出家而成就于國之事蓋君民之交感應之理如響斯應不爽毫髮苟非深明乎是非之際致謹于念慮之萌而苟以自欺鮮有不所令反所好而至于欺人者是以君子必謹于其所以感人者而格物致知以清好惡之原慎獨克己以謹好惡之發不使一念之微稍有不正而失于辟庶乎反求諸己不愧屋漏而果有異無無一差不快不足之愆而自慊然後推以及人自然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人無不喻矣此所謂恕也故此章之義直探原于格物致知舉正乎正心誠意而貫徹乎治國平天下之全直將大學全體工夫一個恕字攝盡故孔子答子貢一言可以終身行之問曰其恕乎曾子答門人一貫之問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有諸已無諸已忠也有諸已而然諸人無諸已而非諸人則是恕矣兩言之為忠恕專旨之則為恕恕中便有忠在故朱子曰忠恕兩字猶形與神相

由

離不得

故治國在齊其家

雖結齊家實結脩身此所謂脩身為本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三句后句有倒字在

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

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

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李注宜其家人兄弟而後可以教國人則其理之推也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民法之則其化之行也此所以不出

家而成

教于國

大學每三引詩書以末節文

法小變此條結想字尤明快

耳結如本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上文故治國在齊其家專結經文末節此謂治國在齊其家則又就詩詞吟研而益著其理詞句雖開隨意自別

不字蓋指此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

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

上老老三句其義足抵上一章上老老上長長上恤孤所謂本身以教家也與孝與弟不倍則心理之同而感化之事繁矩之道即因其同然之心而推行之便底于化也

圭

上言與仁與讓機之迅速而不爽如此此與孝與弟不倍即所謂機也以其應之速故與孝與弟提于影響以其應之不爽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感應如神此非理明義精誠心正之君子其孰能之

是以君子有絮矩之道也

上老三句即所謂矩也君子絮之亦因其心理之同而推而暨之使無不如我之孝弟慈而已矣絮矩有兩義以其理之同故推而暨之使各遂其同然之心以其分之異故施有差等使各如其分而得其心也要知絮矩之妙正於分殊處見正惟萬有不齊而能以吾理明義精之學大公無我之心察其所以異者而極情盡性以求其合則始雖萬有不齊及其成功無不各得其理而足其分此所以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無不平也

絜矩之道既因其同然之心使各得分類而為有不齊何也曰其同者理也其不同者分也天之正命非分數之所得拘而人之分數則有差等有定者操操自天無定者盡之在我我待乎氣數之正而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則天下固可轉亂為治易危為安我值乎氣數之偏雖人理可盡而天命不可強則亦聽之氣數之自然已矣然雖聽之氣數而天命之在我者固可自我而立如孔穎之聖未嘗不躬而在下而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則其絜矩以平天下者功在萬世而非氣數所得而圖矣蓋天命之性雖不能不行乎氣數之中而正命自天立命自我在天者雖氣數之命而順而受之皆天也在我者雖義理之正而脩身俟之則亦命而已矣窮理正心不愧屋漏所以事天也窮達不貳順受其正所以立命也

絜矩兩字足盡一卷西銘道理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六個母以分開有件件是絜合纔來才成個完全絜矩故絜矩之義必須四方八面均齊方正無有些子欠闕乃是才有些子欠闕便是全身欠闕

究竟絜矩之道亦何能使四方八面無所不到只足一事到來無不遍心體察見之明處之當止合天理下順人情虛公無我而無一毫私己之意與乎其閒乃是仁至義盡處故絜矩之要須是無我

矩之為器以一隅而得四方君子絜之就吾身之所處而推而準之使無不各得其分故絜矩之道須以吾身為本吾身之所處無定分則須隨吾之分使盡平分所應盡之理吾身之分無定位更須隨吾之位使盡平位所應盡之宜此時中之聖所以能窮神知化而善繼善述也

此絜矩之行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李注此實有絜矩之事

在乎同民之好惡也

所好好之所惡惡之只如已事惟其無已故能視民如已不徇乎一己之偏至于辟則能同民之好惡而為民之父母矣

同民之好惡當如何曰好善即如好奸好惡即如惡惡與而已矣其要只在誠意故好惡兩念求端于虛之微而貫徹乎治國平天下之大故有國者不可以不慎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

只略有已

私便是辟

自誠意說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其要只在慎獨一不慎便不能脩身齊家其辟至于好不知惡惡不知美者其尤甚者至于為天下僂只自不能慎獨始是故君子慎之為要而不可不慎乎德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

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大學凡引詩書例必三引至三而變其有同者曰引其義
二詩分疏明德新民故止于至善又就明德新民止至
善而分疏之各三引詩書合之成九合九爲一止至善獨
四引書而以孔子繼文王之後歸于知本治國之末亦三
引詩而末條文法小變于天下之首亦三引詩平列能緊
矩與不能緊矩而引文王之詩作腰結中間腰結四節獨
四引書而以康誥作財貨一結腰結楚書易犯二節又申
不外本而內末之意泰誓一節則以引起用人之端將財
貨用人兩大節不分首尾合來總成一
片舉此一隅非古聖人萬能變化至此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上言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以見民心之得失繫乎君身此
又推入一重以見君身之善惡繫乎君心先慎乎德一

太

直將全卷大學一口吸盡以格物一節言所謂慎德者直
探原乎知本知至所謂脩身爲本者也慎德即明明德也
若從誠意一節言則慎德直從慎獨來必格物致知深明
乎好惡之理慎獨克己致謹于好惡之原然後心正身脩
而用好用惡不至徇乎己私而陷于辟然猶必兢兢致謹
必至寔有諸己實無諸己然後推以及人此所謂忠也若
以本章上脉言上言有國者不可不慎此六字慎乎德蓋
言好惡之施于民不可稍不加謹而失于辟而尤當先慎
乎德以謹好惡之原也以本章下脉言能慎德則人土財
用即此俱有可見德爲本而財爲末不可不先慎乎德也
自此至忠信屬奉
方諸慎德之義
自誠意以後病痛一節輕一節工夫亦一節易一節直至
平天下不過欲推此同然之心使上下四方各得其所而
已故樂只節只平平說個同民好惡之理便緊矩之義已
足下文有國者不可以不慎忽作危厲語只此一語通身

俱從己身好惡之原民心好惡之用皆不可不致其
謹此非窮理克己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
私者其孰能之故下文印緊接先慎乎德橫空立此一語
以爲全章之綱以後三言得失一重緊一重理不外此蓋
緊矩在公好惡而公好惡之要只在慎德故知
慎獨之功雖至平天下微始微終俱不可忽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

有用

李注此以下以財用之聚
散明同民好惡之是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懸空喚醒却不
沾能慎與不慎說

尤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
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
亦悖而出

外本內末以下與先慎乎德一節反對一層直說
到無財用幾任以見外本內末之不可以起下善則得不
善則失
之義

康誥曰惟命不予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
矣

上文樂只一截緊矩之義已盡自先慎乎德以下則又推
上一重而言所以能緊矩之本因就財用用人兩大端申

明能絮矩與不能絮矩而特歸本君身又更歸本君心以見能絮矩與不能絮矩之得失皆由于君身之善與不善與君心之敬與肆所以康誥及有大道兩節以結歸德更不結財用人其旨斷可見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易曰君子

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大學之例引古凡三至三而變獨此四引書而以康誥一節結上財用秦誓一節起下用人楚書兩節申明不外本內求以足上財用一大節之義其是此兩節亦以起下用人與秦誓一節楚書言惟善為寶仁親節不云重耳而云易犯其為引起用人可知矣此亦可見古人文字變化處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令無他技其心休休

手

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

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

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

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李注此又以用人之得失明同民好惡之實也

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

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有技彥聖人所同好也我能好之是好民好而能絮矩者也苟或不然以人所同好而我反惡之則是惡人之所好而不能絮矩矣重下三節一例看但下三節則又因此生端而反覆申明之本非為下文起本而下文即從此生去此古人文字之妙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

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

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此三節亦一重緊一重重說到拂人之性與前外本內求三節遙對以起下駱泰失之義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駱泰以失之

圭

善則得聚不善則失聚忠信則善駱泰則不善一重緊一重重通入人君心坎裏來歸進明德上以完先慎乎德之義

生財有大道

此又就上大道中抽出一件言之到此才是說理財只為此事人最難分曉故反覆言之到此處又重說一番可知前一段說話只是申明絮矩並非

寔說財用古人必無此複沓文字

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

恒足矣

此下五節一意反覆一重緊一重言財不可聚而生之自有道要之仁者之意只務散財得民財之不足是為非所

有

計然散財得民即六無不足之理但君子之所以不務聚
歛者只以義之不可而不為非為利之害而不能為也
而況專利之害又有不可勝言乎雖言理
財到底只將利字截斷歸注聚矩本旨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
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
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臣寧有以是二句以一分作三層直透變化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

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歛之臣與其有聚歛之

三

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引獻子之言亦函三為一至三而變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

人之使為國家蓄貨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

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臣寧有以是二句以一分作三層直透變化

李注此復申明財用之道而以用人結之蓋天下治亂存

乎民心聚散存乎財理財之公私存乎人而取用之人

則在乎君心義利之間而已易辨何以守位曰仁何

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正此意也

結語不云此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而云此謂國不以利為

利以義為利也重言以結之蓋聚矩之事莫大于財用也

世聚矩之難亦莫甚于財用朱子謂後世只此一事不能
與民同意正如此所以一番不已復反覆丁寧之蓋義者
天理之公也有君有民仁也義利之間公私之界君義
之邪正于此為分天命之從違于此為定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危微之交只爭些子而可不謹乎大學以此二語約
盡全篇直接說解危微精一之旨孟子開口便說義利具
得會思傳
心之要

中庸章句序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

中庸序

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

中庸序

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湯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則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

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

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亂

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信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

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畧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

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格法與大學序畧同而此更道厚

中庸

金壇王澍

天命之謂性。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

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

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

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

中庸

一

焉。起段發端。嚴重提筆。前將全篇說義。理說

真。是直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

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

忌憚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子曰。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

也。入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

矣。夫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迩言。

不致不待紆紆而入。反覆跌宕。開闢通正。妙在理密而難誅。此一截凡作五段。伏

中庸

二

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

舜乎。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

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

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

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曰。天下國家可

均也。簡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也。與北方之強也。抑而

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

之。枉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故君子而無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

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

哉。矯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

乎中庸。遷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

子曰。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

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前漢書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四

中庸

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道也。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

於此處大第下第皆此一指
於此處大第下第皆此一指
於此處大第下第皆此一指

中庸

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子曰。子夏。好古如鼓瑟。凡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

大德者必受命。子曰：無愛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

費隱一節是中庸格致處其前面亦只開闢點綴散收推排因此才與旁略說千條萬端意旨橫生令觀之者臨之目眩反還吟咏乃見其曲折漸緩處都有微徑相過金篇精神于此段振發

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
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入道敏政地道敏樹
夫政也者猶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
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
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
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
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下
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
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
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
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
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

明發下亦於此

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七

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

此始大綱明行

路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而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有弗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此以上為第一大節脈一節結餘而入勸學其微第二節經問局而令

人

是拓平詞矣公以下為起精神境此一步緊切一步實如千岩競秀萬壑爭流使人應接不暇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

對此增太略誠字分章供識之
之功本末

中庸

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

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

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

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

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

家將興，必有祿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

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

九

知之故。至誠如神，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

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

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

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

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微，微則悠，悠

遠則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

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

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

中庸

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

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

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

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

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

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

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

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

十

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

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

已。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

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

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

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

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與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

微無微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魯君

子未有不知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配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同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此以上焉

第三大節中庸之義此篇大盡矣。此以下為第四大節連引詩以教誨使人明理而自得之。然地大文字如此收合又覺詭又深長多詩曰字無限波瀾都在其上。至此段後是提筆段是結句。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

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

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

遠之近知風之自和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

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

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

主

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

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

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

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

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

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

無以至矣

此自有天地以來第一篇大文字中間千頭萬緒拉緩鋪陳漸如復斷亂如復亂又復元味然讀了遍便覺意味

如貫端緒分明俯仰變化真如神能行空不可踪跡矣學者但逐句逐節求其貫理令一一見得分明然後觀其會通則不待煩言可以默而識之矣。易之乾坤齊之堯典詩之關雎禮之中庸皆須貫次之大與天地之化聖人之心默相流通然後微觀密味有以自得但句櫛字比不濟事。一卷中庸以天起以天結中間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大微上徹下即是此理以仲尼起以仲尼結中間曰惟善者能之通前徹後只說此人。天地之化只是一闢一闢遂生生不窮如此篇每一願必作一逆凡作六番大願遂遂開出意地大文字真如貫河之水來自天上每千星必作一曲一直所以奔流到海亘古今不可滅息也。此篇之妙前批盡之所以又通作一篇看者中庸本是一篇文字一氣併讀其起伏順逆錯綜絳紫綠黃之妙乃見分之以觀其細合之以盡其大而一卷中庸不在經上而在

金
壇
王
樹

第一章

天字探屏中用曜紫是此二字
 開口平成三下平接通其
 義三句格和都到平仄之間自
 然無殊當以意會
 此處兩個君子已爲君子中庸
 修厥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

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

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

中庸
中庸者力此三字而揭出箇
中庸之義
中庸者力此三字而揭出箇
中庸之義
中庸者力此三字而揭出箇
中庸之義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

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 集

此爲第一節爲下十章之綱亦爲全書之綱凡百許字而義理工夫效驗無所不盡廣大精微有大學而一書中出焉

明道而發說性說教本指只在道上一個之謂總爲道字親切指點言所謂道者性也天令人之性善之理

道聖人之所脩以爲教亦不外此故下文所以道也者不

下紅印。雖世略破本旨此。囑爲全書抽門啓論中間戒懼慎獨。況上夫猶只虛置其語。意只注在道不可雜上。

故下文說「轉再從天命之性說起」將道所以不可離之意說得充塞洋溢直打透位有根原然後鑒接上文緊

落致中和此一句纔是實說不離道工夫終以終前戒懼
慎獨之義又卽透過一步說明天也立萬勿有妄念下

雖盡處如毫總以深明道不可離之意欲學者盡其不離

中庸

道之功用看有多少段落要其一氣呼吸精神歸注總月一錢。起三句平置性道教下以道也者單接讀者但將上兩疾注而以教字輕帶出便覺道也者一接神氣躍然不煩詞費矣。要之于思作中庸先有道不可離而後有天命之謂性三句固有道不可離而推本其所以不可離者曰天命之性又推極聖人之所以教人不離者曰修道之教總是道不可離中按本寒源之公論。朱子云此書之例皆支離而意屬讀者先因其文之所隨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意之意而亦不失全篇之指矣此言爲讀中庸要法學者須以此求之。古今文字之奇無過中庸觀古今文字之難亦無過中庸世之說者不得子思本意又不能深觀朱子之說但以世俗譌竊轉相傳習往往首尾衝突背腹相刺至于老死而不知悟亦可悲矣夫讀中庸與他書不同他書一章自爲一章中庸則一書共爲一章須得胸襟大腹孔闊不以先入之說橫據胸中而隨其條理之自然以觀

其意之所向乃能豁然有得皆直句節字匕更毛刃下

之論此書意在爲學究解糾故一切講章陳言略而不論

條理驟然開解于心目之間筆之所向橫行直走動無隔

說則亦不許讀是書也已癸未十月望日批既盡因書其

所以如此

第二章

兩列開一畫為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

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此篇下八章引子嬰是全書入脉處。上章從君子之戒懼慎獨直說到中和誠育宛然有一君子中庸在言下故

福我到此纔見。子思作中庸
始末仲尼觀其中間引言只用
子曰常例獨于起來高唱仲尼
其意可見

開口突以一句證定然後徐徐申明之急以接上段以生
下一部中庸之局於此開矣。因說君子併及小人遂開
兩脉下文不明不行于兩脉中又開兩脉而一部中庸之
局乃益縱開矣。看來中庸一書道不可離是主君子
中庸是題目惟是道不離故君子中庸首一章乃先題起
義耳說性道說中和是個中庸說戒懼慎獨致中和位
育是個君子中庸如後世論體育
章是目君子中庸乃其入題也

第三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以咏嘆為提擲意在筆前嚴而又婉。此下子思本意正
欲申言君子時中却從小人側入又先用咏嘆語虛處引
起急脉緩受紆條有應中庸其至脉
從首章來民鮮能久脉從次章來

中庸

三

第四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

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

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此方申明小人所以反中庸與民所以鮮能之故。開兩
脉為下文張本語雖實而神氣正虛。於劈開中又作交
合引脉愈微下文開局乃愈闊。中庸前二截多用婉語
微語反提提擲無非欲人反已體察而得所以不行不明
之故。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正是此處下文道其
不行矣夫正緊接此而歎息之一路精神都在微處婉處
來者但通前後一氣然讀三百遍便知分曉。不過五
十言中有多少層次在小人何以反中庸為是不明不行

何以不行不明為是有過不及何以過不及為是人不能
勞分中又作回互接遞中又作脫離乃生出多少煙波

第五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緊接上鮮能知味歎想轉去文只一語意則兩端重觀如
愚遠想大舜簡道有味。此以下方承上文開說每以一
章起一章一滯一澀相間而下有句有韻章法只
是將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一正一反互為主客耳

第六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迩言隱惡

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四

中庸

明義正二其義自領

突說舜大知不見其端但領上道其不行矣夫微一研
便曉然以解語前語後不須更著一字。此說知之事は
道之所以行語重說知意
在行上與上章一呼一吸

第七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聖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

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

月守也

此章實言之只是道其不明矣夫衛生出波瀾正在上段
○前兩章皆用此兩章皆用此兩章皆用此兩章皆用此兩
章意切筆法既異神氣便不同。此處正脉是水前面道
之不明一段以起下章旁脉又承上章大知折下交互中

無息皆是此意。上章之盛蓋已隱為百倍其功起本此處之依中庸而不解蓋已隱為至誠無息起本矣。自此以後置却小人反中庸單說君子中庸以後凡說多少君子皆從此個君子直至自誠明以下凡言人道處皆說君子凡言天道處皆說至誠至聖其說君子應君子中庸也其說至誠至聖應聖者能之原也聖之只完個君子中庸耳。惟聖者能之句在孔子語氣則為不自滿足之辭在子思語氣則正點注在仲尼身上前以仲尼發原後以仲尼結局中間曰惟聖者能之其意之所注顯然矣此一惟字引出後面多少難字

第十二章

能行焉及其至也

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天地之大也人猶至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鸛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中庸

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至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鸛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大語小只就上文語勢自寫出而微字全無氣味

此為第一節下八章之綱極力形容道不可離是中庸一書點睛處前十章說中庸說至惟聖者能之將中庸之道說得高深了故此章再提起道不可離把道平鋪在地只就平實處說充塞洋溢橫天大地正使人覺得天理活潑潑地在吾心目之間欲其一步步從平實處下擇奇工夫耳語雖更生一頭又意正相首尾反覆說來只

是個道不遠人故下章接口便一句道微。只一個微字生多少波瀾則句句皆說則句句皆通矣玩味無一不具為飛魚躍之趣人知點睛之妙在引詩數語却不知神龍全身出沒隱現妙處正在前段也。夫鸛聖人就頭盡處形容鸛飛魚躍就中間開處指點末條從頭起提到盡頭併為一齊收盡幾是費字全相前段多用側筆至末條乃用正筆。此下九章是中庸之腹多少道運多少工夫都在此一段中說盡前一截只是引端下一截乃是就此而推其極故自誠明以下不復另生一頭即承二十章天道人道推說去

第十三章

子曰道不遠人

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慤慤爾

中庸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慤慤爾

上文說費此處接口便說道不遠人近說執柯者此四字抵上一篇

此下三章說費之小俱就切近處說而此章先引其端故且就費處平直鋪開。要知三段亦有次序從治人說入

忠恕從忠恕說入責已都用逆局一步步收回其來將許多道理都歸併入身上下章說素位而行亦將許多境遇都歸併入身上自適自卑於此已透

第十四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

貴素貧賤行乎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

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

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

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

九

險以徵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

諸其身此下尚有句

上章詳言身之過而身未要其大分猶只是平鋪說此

章又從筆例起從處處直逼到反求諸身又作一番推助

第十五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

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玩上兩章語氣迥過高早其次第已自了了至此且用略一點醒更不須多著筆一管喻一味嘆令前自字精神在隱約含吐之間是點睛妙手。此一章點醒前文已為後而說費之大張本矣中庸一書多少節目多少境界只此處點清線索使全書次第無不了了。前章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已明示人自適自樂之序此處說自適自卑以夫婦兄弟明之而推及于順父母下即以此說大孝達孝直推到天德受命治國如堯舜又宛然造端夫婦察乎天地之意矣緣是說處處說不盡即就造端夫婦生端從此逐漸推向上去來此一端雖而極之便可橫天塞地出入神化如此可見道之實無所不在亦無所不貫人但從廊下一步步趨實走將去便無所不貫無所不升子思呼緊為人之意如此

第十六章

十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

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

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

不可揜如此夫

此兼貫隱大小而言為前後六章中細細兼貫其意仍主說費隱章為道不可離點睛此章又為費字點睛突說一段鬼神在是裏面無端無委不待其指歸所在反覆玩味將中庸快讀三百遍微吟三百遍便恍然得其點睛之妙誠字非為中庸點出神字也。中庸說費隱前後六章都只平實到此忽說鬼神無頭緒或者不察

謂是借鬼神言道夫中庸明道義取乎當今乃以最幽遠者明之不以以聯通乎有來天下道理備集滿耳聞目見都無非是其屈伸往來綱領不怠者莫非鬼神自費慈以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洋洋灑灑說到這通高卑有不客自己之妙真見此理充塞洋溢于心目之間故不覺衝口而出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蓋正明指造化之妙以示人使人觸處見個天理蓋此用顯行隨時隨處有以自得耳故下文即緊指點曰體物而不可遺其時舉舉祀以明之者鬼神之妙無所不在無時不有獨著禮者禮是但一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故即引詩咏嘆之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對思說到此愈覺體物不遺之妙活潑潑地昭著流行有不可得而析者故即指其實而言之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欺如此夫正見鬼神之德無非實理欲學者隨時隨處存心體察而得其所所以不可離之實耳故朱子曰上下貫通說忽掉一段洋洋如在在道裏是說通貫無間意也

上

多少分明快活。須知此章是為誠說鬼神不是為鬼神說誠于思之意蓋先有誠字而特以鬼神明之耳。按中庸一書除起來兩章外中間三十三章皆以此章為脊其上三章說費之小所以貫前上章工夫蓋前上章說知仁勇只是現成說直到道不遠人三章方實示人下手處下三章說費之大所以起後十二章功效蓋後十二章說至誠至聖至神說開闢去此三章實引其端雖象公問政之末著力說擇法工夫乃是回籠顧祖要且大凡總是層層教出去也。看來中庸一書若分四大節看則以天命費說誠明衣錦為綱而此章却是其中間腰鎖若分五大節看則天命起衣錦結中間以中庸說誠明為綱此一章亦恰是其中間腰鎖若分三大節看則天命起衣錦結中間却以此一章為綱其以前但是說學者工夫其以後但是說聖人功效橫斷分來此一章實為全書關鍵故誠字于此處點破

第十七章

得此其真

讀上解生

子曰舜其大孝也。德為聖人。首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財。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俾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此下三章說費之大即第十五章所明也。然此章推之則自遠自邇之原亦瞭然可見矣。自邇自遠。語為前後六章開紐。按此章說舜孝意。接五章。其願來因十五章說父母其願遂。然念個舜孝。就孝上推極其至。以見自邇自邇之意。章內三故字。五必字。正見兩自字精神首條立案下文推遠其義。似說舜又似不說舜。語意在脫離之開要之。子思本意總為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指個樣子與人看。意本不在說舜。下面文武周公都如此。須于語言之外得其用意處。大孝三章。既接十五章自邇自邇之意。則第十五章後即接舜其大孝。有何不可。中間又插鬼神之為德。斷語脈何也。蓋鬼神之為德。一章說到天理。至端備。無非是實正見遠邇高卑皆天命之無妄。人心之本然。自邇自邇皆誠所不容。自己即登前行遠亦不離誠中本然之意。欲學者管地見個天理。其實無一步不腳踏實地。進退向上去。故下前後六章之中。特說鬼神之德之盛。點破誠字。以為後六章之綱。十五章兩自字。此章三故字。五個必字。得此方有下落。此一句直有信誼點睛之妙。子思聖賢為

第十八章

附錄

一、原以作兩層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

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

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

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

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

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

五

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

又帶出一件

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

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異賤一也

上章三故字五必字已點透自題目見一故字故此下只

平鋪開說。下文無受又承前字說來。所遇獨當其

不幸因念文王上有賢父下有聖子而當此之盛遂慨然

嘆想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曰說文云文王及武王周公

而皆就孝德立一章達孝則又示此章之意而贊嘆之

也。此一章分作二章可與下章合併，一章亦可若通上

孝而言大孝尊純大孝推則愛命是

氣不_レ直通達者推測治國如掌慈機是也一哉

第十九章

因上章言祭故亦以祭明之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

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

爲主所以建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

其禮。奉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

事亡如事存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

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

齒

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此章更益鋪開比上章氣象尤闊費之大說不盡單就者

說孝之事又說不盡單就祭祀說皆是隨手拈舉子無可

名言處皆爲名言之辭與十五章言父母其順一樣筆意

若認真說孝是費之大祭祀又是孝之大則死在言下矣

讀者能得其言中之意與言外之神纔是能讀中庸者

十五章朱子謂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

畢之意吾謂此二章亦是引大舜文武周公之孝以明孝

之大之意要之總說個費便已無可名言祝大說小都難

著手自費而臻以下至此須看他強將無端活潑指點處

又百看也。凡事生端。轉形各處。忽然變態。不肯忽變。

又未刑聖人天也忽然說為飛魚躍忽然又說鬼神可駭

可勞苦斯皆遺使人瘁不可想議詳味熟玩便覺真意

夢覺寒天也。道滿列意。有冷風弄月帶漁船也之意。其

古方醫之必山北因前昆吾子之道是謂呼夫燭故說自

點滴之史方此

第二十章

袁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

中庸

石他前段千流萬派有多少脉
終而源流無不通清由路入詳
由虛入實次第絲毫不紊
自修身以道至知天先總提通
篇大旨

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
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
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

前而脗身以道二句是潭提此
一條總清出通竅脉絡次第

天下之達道五焉。曰禮、曰樂、曰中、曰信、曰義。此五者，達道之綱領也。綱領既立，則目亦具。綱領既立，則目亦具。綱領既立，則目亦具。

尊賢爲大。親視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
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
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
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

方說到這近人有之義字本意
即梨樹落子放出散果而致
許猶聞部人入存梨則當
盡力說人存工夫極難精細
相應之妙要正覺然其人有
則其秋集完部語畢

前段如萬源有禁到此則自在
說出一望坦途正極閑適○硯
九經只歷歷碌碌一氣直走更
不作一轉捩一筆爲欲增其放
也

和
廊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二說方邊接所以行之者三。現成補開。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
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
新注則地方是甚。其味索然無所大激發。
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知。
原神贊解。今存性理原。故云。
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
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
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
疏又云。修身爲第一。則九經第覺皆力以道之事。故其末已提明在焉。
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

决

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
先說教正見人有政舉之意即入道氣政修
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
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
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
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
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也。官盛任使所以
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

所以行之者一將政事仍歸入
人等辦理故其政仍歸人等以
處新政未盡之意

中庸

此言誠身之要
此言誠身之要
此言誠身之要

此言誠身之要
此言誠身之要
此言誠身之要

此言誠身之要
此言誠身之要
此言誠身之要

以勤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勤百工
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
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
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
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
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
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乎上
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

中庸

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
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

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
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

善而同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
之篤行之有弗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
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
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之弗篤弗措也

此言誠身之要

中庸

人一能之己百之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
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此章亦兼黃隱大小而言蓋第十六章論之義中
第二章止此 此章論精進多最難得者求備是
一章之綱其要在一誠其功只在厚善因其所以
力推百倍其功而已文武兩條只輕引起人在政事先
個指要校為政在人二句一氣緊連從政果進入人存
人存又側入修身到身字說體法然後提起修身說備
之要以道以仁三句作通篇骨子然後相照說下
出來說仁說義說禮說智若斯若斯若斯是進德
為備道以仁說開端總欲引出知天為明事
張本耳所以下條仍復提起修身緊收拾上兩條之
通而收盡道到知天總住知天即所謂明明身即
謂誠身下文知仁之理已到言下矣故即提起

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喝破備道以仁之指此兩句直
提起一段君臣也以下鋪開三五名目只平鋪說雖歸本
于誠亦只舉引到政生而知之一條方接上天下之達道
五兩句之意而所以行之者有此數等然亦只是現成
說到好學一條總指困勉求入德之事然亦只大略
說露意未盡即舉轉脩身結歸人存由人存一順放出說
盡政果而所以行之者一歸併入人存以側立以下然
後實說而前脩身之事又且寬寬引入從凡事引到誠身
從誠身推出明善誠見脩身知天善言處又從明善推出
擇善從誠身推出困勉求入德又推出學問思辨五
者要之猶是虛步層層磨折一層切一層直到百倍
其功然後一筆掉轉自舉前此道矣云云將全身精神一
氣收盡看有上處萬貫則一片元氣流注成海者但
尋清德路曲折而入便可竟到岸頭了無餘闊也誠字
自十六章發端至此章始大暢且說看來求下學道之費
大小六章皆是即事指點非非虛語推誠之一字是貫

爲其大凡是承天道人道說細
分之則誠明是接明養誠身求
性教是接天道人道求誠則明
矣二石是接必明必強求

第二十一章

此爲第三節爲下十一章之綱。上章從天道人道說到
恐必明矣必強滅明合一之志已了然百下矣此即樓上
提關不復更生一語爲義理已盡于前此後只實說陰
令一處也。此一節可分作三節自陽明是一節本

聖人之道是一節仲尼祖述堯舜是一節前一節是說夫人合一處後三節則是一人道一天道也

第二十二章

只一旬吸盡以下都從此流出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於此宛然可想一言以蔽只是下章一個化字。此後至誠至聖正是說惟聖者能之要其意總歸注仲尼身上言至誠言至聖總爲仲尼贊歎。

○據史氏伯樂說此下十一章皆暗藏前兩大節之意思。

性誠者之仁也。致曲誠之者之仁也。而不知誠者之知也。自
成誠之者之知也。無息則勇之至矣。此五章是誠君子中
庸十章之義。大哉聖人以下六章則誠君子之義。大
哉聖人道兼費隱之大小而言。用人道之費之小也。三
重人道之費之大也。仲尼言天道亦兼費之小大而言。至
聖天道之費之小也。至誠天道之費之大也。蓋此一節實
以收盡全
書之心。

第二十三章

其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

人物

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與上章一氣相承。說先立個能化樣子。而以致曲者為之
對照。推曲曲能有誠一句。便是物極而通。通則誠即顯。

中庸

至

拿定誠字。從其誠處。逐步推揚上去。進至至於能化而
所謂曲能有誠者。慨然矣。故浩然遠想曰。惟天下至誠為
能化。不忍復言其矣。誠
到此真使人形神俱往。

第二十四章

聖賢之說 古有可聖之跡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祿祥。國家

起一句

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

全

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前後地說到此。忽說前知。以及理會以上兩章。對看
則此章是言至誠時措之宜。耳誠無不明。故時措成宜。從
其時措成宜中。隨舉前知一項言之。以見能誠之妙。無所
不宜。如此蓋亦誠明之一端也。前知不可學。誠則可學也。

故下文緊以自成接之。是神之德之盛不外一誠至誠
之前知亦不外一誠。因說前知。回想鬼神故以如神贊之。

第二十五章

聖賢之說

聖賢之說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

聖賢之說

聖賢之說

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

聖賢之說

聖賢之說

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

聖賢之說

聖賢之說

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聖賢之說

聖賢之說

起二語與其致曲一例。亦是緊承上轉言至誠雖不可
及。誠則天命之實理。未幾之所以自成。而其道則本我之

聖賢之說

聖賢之說

所當自行也。蓋即取至誠之道。向學者身上推揚。從源及
流。隨處看分。看皆有不得辭。誠實者。故下文又再提誠

中庸

至

曰誠者物之終始。又再開發曰誠者非自成已所以成物
以見至誠之道。我本無所不具。我但盡誠之功。則成已

聖賢之說

聖賢之說

此道舉而措之。成物即此道至于時措之宜。則雖至誠亦

聖賢之說

聖賢之說

亡以加此。故此章有一句助破曰誠者自成也。按誠字

聖賢之說

聖賢之說

自十六章始發之。二十章但說誠之功。雖有誠者天之

聖賢之說

聖賢之說

道一句提開。而其義未盡。故于此提破誠字。源流說透。誠

聖賢之說

聖賢之說

之分。量推本誠者天之道也。從天命之本然。說到人事之

聖賢之說

聖賢之說

當然也。將成已成。物都歸本于誠。以見天道人道雖有安

聖賢之說

聖賢之說

勉之殊。而成已成。物無非實理之自然。初非有所勉。強增

聖賢之說

聖賢之說

益至誠之道。亦不過從此而達其極耳。有此一番開發。乃

聖賢之說

聖賢之說

覺前後說誠其多少工
未說竟都有實處

聖賢之說

聖賢之說

第二十六章

聖賢之說

聖賢之說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悠遠

聖賢之說

聖賢之說

天抽一府有通口說
皆從地而抽之也此是地之氣也

上天降地成形子又就五經
言天地之形也此是地之氣也

中庸

中庸許多言語都用此形
氣說無思之妙此處回轉精
妙其間滋味難以盡述不
能盡述本體更不著一字
而使人神遊

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
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
天悠久無疆如此皆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
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
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
也久也今天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
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天地一撮上之多及其
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
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
居之寶藏興焉今天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龜
鼈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
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故至誠無息總上四章而論也蓋上文文成而化
自成說到時時之理而亦一天道又故上此章其成
而但以至誠無息言之但言天道之勇不復言人道之勇
所謂及其成功則一也久是成已之誠悠遠是成物之盡
久則微而句只是一句久則悠遠耳極一微字破作兩句
界清成已成物分限然後以微則悠遠一句總提博厚高

重

中庸

此五句成達而前多少工夫須
知此是包羅語不是鋪張語蓋
知仁勇皆在矣

明都是悠遠中境界覆物載物成物配地配天不見不動
亦都是悠遠中功用總是就悠遠處層層抽出從無層次
中洞出層次來極言悠遠之妙有如此說悠遠之妙正見
至誠無息之妙故悠遠兩字說在博厚高明前亦得說在
博厚高明後亦得說悠遠亦得說悠久亦得說悠以重
誠無息爲根底悠遠爲樞紐則零碎處頗而處無一片
矣總之此章爲至誠無息之妙難以言說故只就隱用悠
遠處形容又以未能盡意更就天地反覆形容至章末于
本體只畧一點運而至誠無息之妙意前筆後恍然可想
矣會得此意則中間許多堆積都覺有龍野鳳翥之勢直
是不存一字○以此章與上而對看無思無已性也悠遠
博厚高明盡人物性也載物覆物成物化育也配天配
地無疆參天地也不見不動無爲則所謂化育所謂時措之
宜也其條理之密如此○須知此章是味熟前四章之意
并以推盡前段問強及必明必強究竟處學者但放開胸
襟掃盡雜章拘束熟讀本文三百遍便恍然得之多矣不
能盡述

重

濟事

第二十七章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
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
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
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
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
國有道其言足以典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與

本說入道即上章贊嘆從天道說起再提道不可離之
其勢已直趨出了故于此又掣轉來再一嘆慨然後再放
出此自此以後不更說工夫文勢亦不復變轉矣。此下
三章本是一片文字故此章結處文意不了只斜斜引下
後三章亦同。按中庸一書有兩幹脉其一脉是歸本仲
尼自仲尼曰引起前一段說知仁勇折衷于仲尼中上說
說大舜文武周公繼之以仲尼此一說說天道人道又以
仲尼結住蓋以中庸之道至仲尼始集其成也此一大脈
也其一脉是引進下學自君子戒懼慎獨起中間凡說經
仁勇說自道自早說明善誠身說致曲自成或以小人
動之以聖賢獎勵之總欲學者盡不離道之功以體乎
中庸耳此又一大脉也其所以歸本仲尼者以為下學之
的其所以引進下學者則所謂聖人之道得其人而後行

中庸

蓋

者也則此兩脉實一脉也自無息以上聖人與下學兩脉
並行相間而下至此幾各自劈開大哉聖人之道三章收
蓋引進下學之脉仲尼祖述堯舜三章收蓋歸本仲尼之
脉兩脉分盡至末章單提引進下學之意從下學說起直
推到聖人不顯為恭之妙總把兩脉合成一脉其以前說
人道處雖已見天人合一意然猶是一人道一人道對待
立文到末章乃以人道說歸天道則引進下學之意始盡
而一部中庸之脉皆歸尾闈矣。此下三章應費而隱一
節中除費隱起見研鎖矣公結前一章說費之小後三
章說費之大此亦以前三章說人道後一章說天道文勢
亦兩相準。中庸為下學立言意正在天人合一上却到
盡處偏截開何也曰若將公草界作兩片看則是截開若
合起一片看則仍是從人道說合天道前段先天後人雖
合而猶分此六章由入入天似分而實合末章正是即此
六章之意而申結之以明其必然耳

第二十八章

起一善生則精神在此兩節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
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
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
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
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
之吾從周

中庸

美

中庸至此方是平實鋪開說蓋君子之道其立本不外其
德性道問學其致用不外不驕不倍尊德性道問學之功
前而首之詳矣故上章只從簡括不驕不倍之義則前所
未發故上章既引其端又詳切申明而下學之所以體
乎中庸者其道盡是矣
○嚴範處俱見精神

第二十九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
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
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
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

仲尼祖述堯舜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鬼神而無變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實諸鬼神

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

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

子未有不如然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其神開助其意沉動筆墨之間恍然有悟不勝精神之

第

不從固宜若有時有位而民不從則是德不足了故君子

之有三重當以身為本此一句直推本尊德性道問學應

是有之之本微諸庶民是有之之實然猶不敢自是又繼

過一步考諸三王又透過一步建諸天地從天地又透

一步貫諸鬼神從三王又透過一步百世以俟聖人直到

上合天理下盡人心纔盡得個有三重分毫纔可以寡民

之過若有一毫不到即不足為有而民不從矣一氣旋折

鞭辟有字層層緊切正是鞭辟不驕層層緊切。中庸引

第三十章

仲尼祖述堯舜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

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

以為大也。

起四句直以仲尼繼述中庸之緒神述志意章則前所引太

舜文武周公之緒歸于仲尼矣上律下襲則前所云中和

天

第三十一章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

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

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

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

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

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

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

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此下兩章總申贊仲尼之大蓋仲尼之大者難以言形形容者故贊喻不已又特縱開從至聖層層申說一重不盡又說一重直推到莫不尊親然後以配天贊之應轉前章兩贊如之意截斷看則神去矣且此處配天亦全沒來由○中庸文字每能于無層次中生出層次如此章共首二句理便盡了却從微至著一意翻作五片欲令中處皆盡偏使讀有如不欲盡故

第三十二章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

中庸

堯

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上章推向上去此章推向裏來總是形容不盡之辭至誠經綸立本知化育不消說個無倚又說無倚又說肫肫淵淵浩浩不憚辭繁意複俱是于無可名言處強為名言之從其經綸立本知化而指其質則曰夫焉有所倚從其無倚歎想至誠則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說到此真覺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妙恍然在目可得而想不可得而言故只反掉仍以至聖添毫而以孰能知結之所謂猛虎項下金鈴繫者解得也於職至矣○大哉聖人之道三章一意相引以彼例此宜亦同然此獨兩章一意至聖之末即以配天繼是而章而後以至誠贊歎之獨為一節何也蓋誠者中庸之樞紐而聖人之本也前兩章說仲尼其體用之大功化之全真不可思議矣一言以蔽其本總

是一誠故特重提為推說再舉前言以申贊之大中庸之道歸本仲尼仲尼之道歸本于誠則誠為一篇之樞紐可見而凡以前之言至誠者其俱以仲尼言亦因以曉然矣○中庸歸本仲尼之脈盡此○第三大節止此○按此六章中庸兩大幹脈至此盡矣則中庸至此亦可止矣然細思之獨于天人合一之脈有未盡者雖以前凡說人道之處亦已層層說合然畢竟未會結果得圓足故下章又特申明之

第三十三章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然則日亡君子之道闇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

中庸

三

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秦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

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此為第四大節倒應首章為中庸一書之結。上章說聖神功化直推到胞胞淵淵浩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已恍然言下矣此又掌轉手從下學立心之始推而至聖神功化之極致正見中庸之道初非難事但能戒懼慎獨切實為已便可上達天德蓋正據其無聲無臭地位指示個從入之方欲學者腳踏實地從下學做工夫耳此是一卷小中庸章內凡八引詩似脫又聯似虛又實詠歎淫佚使人人自領意味深長清玩不盡。誠字是中庸樞紐要之誠字根柢何在第二章已點破矣曰誠者天之道也故以天起以天結。自過自界脉至此纔盡必明必強脉亦至此纔盡下學為已只是百倍其功為恭而天下平亦只是明強之盡所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正如此

中庸

三



大學本文一卷大學古本一卷中庸本文一卷通行本

國朝王澐撰澐有禹貢譜已著錄是書取大學中庸本文及朱子章句原序各為批點大意欲因文法以闡書理然聖經雖文字之祖而不可以後人篇法句法求之世傳蘇洵評孟子謝枋得評檀弓皆出於明人刊本其源流授受莫得而明大抵皆後人偽撰澐因仍其例實非先儒之舊法又既用朱子改本發揮文字之妙又列古本一卷其發揮妙處亦如之古本是則改本非改本是則古本非兩相尊奉不亦合之兩傷乎

大學困學錄一卷中庸困學

錄一卷

〔清〕王澍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年刻積

書巖六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學困學

錄一卷中庸困學錄一卷》提

要

大學困學錄

奉直大夫吏部員外郎前戶科掌印給事中

序

氣不盡清故不能皆知其性質不盡純故不能皆全其性然要知性之全體未嘗不在但須擇善而固執之積久純熟自有到處惟格物致知然後能知其性惟誠意正心修身然後能全其性二者相須並進然必先明乎善而後能復乎善不先知之安能全之所以八條目以格物致知爲首

知其性全其性是兩項工夫朱子又於其間下一而字蓋惟上知之資合下知得便能全得若常人則必先知之而後可以全之也故朱子曰知行二者論輕重行爲重論先後知爲先

天能命人而不能教人所以修道立教必有待於聖人聖人能立教而不能爲教所以教百姓必待司徒教胥子必待樂官是皆天命之所不容已非聖人有所勉強增益之也

大學困學錄序

所以教者無他不過使人皆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耳惟聖人能盡其性故能使人皆復其性苟非本於躬行心得之餘則施之無本安得使人皆從其教乎三代以下教人之法非不詳備而人終不率者只爲少此上一段事故也

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則施之有本而有以興起其遷善改過之心不待求之民生日用藝倫之外則因其固有而易以動其遷善改過之心此所以上行下效捷於影響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自天降生民至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朝誦數十過便如置身三代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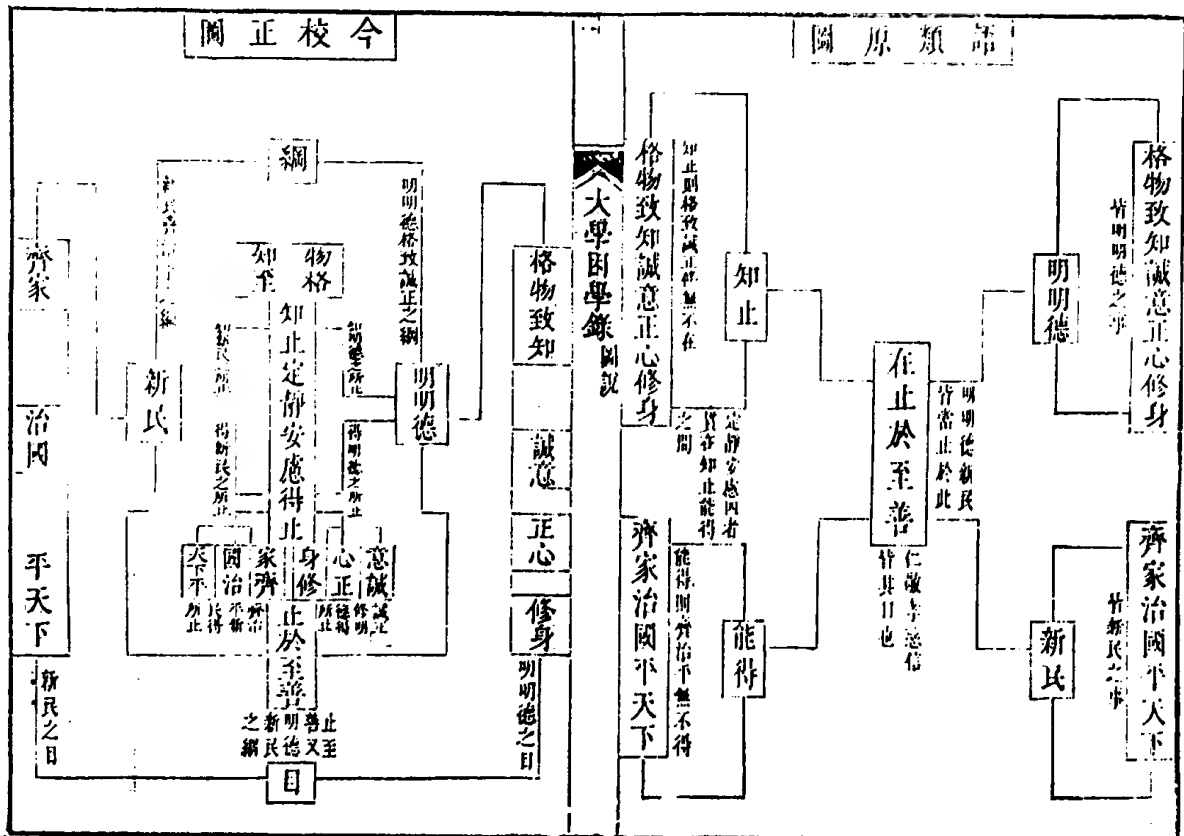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得君師之位故設司徒之職典樂之官而其道行孔子不得君師之位故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而其道明孔子之教事事皆實老佛之教處處皆虛

讀朱子大學序天地之心人性之善聖人之教三代之隆世道之

變無不歷歷在目熟玩數十過而不感發興起吾不信也
先王父濬研先生謂一卷大學只是忠恕兩字所見甚卓明明德
忠也新民恕也
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以貫之明明德而已矣
聖經一章自是聖人之書十傳自是賢人之書細體味之自見

大學圖學錄序

二



問語類所載大學圖其次第節目詳矣今復更定此圖何也曰
原圖所載如格致誠正脩爲明明德之事齊治平爲新民之事
等類按之經傳固無可議獨其所云知止則格致誠正修無不
在能得則齊治平無不得云者與章句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
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者不合則固不容以無辨也蓋物
格知至是知止之由意誠心正身修是明明德之得所止家齊
國治天下平是新民之得所止今乃以格致誠正修爲知止之
事齊治平爲得止之事則是知止爲明明德能得爲新民是明
德但有知新民但有行於理有所歉而不可通矣不知知止能
得皆貫明明德新民即物格知至亦匪獨明明德之事物無不格
知無不至則身心之理固明而家國天下之理亦得此知止之
所以貫乎明明德新民而非可以爲明明德之事也曰朱子
云定靜安慮得五者一知止自然相因而見非實有等級之相
懸今圖於知止下能得上皆置黑畫以別之又似有節次何也

大學圖學錄

曰既知止則自得止相去固不甚遠其間四節只就一時並進
中歷歷抽出以見知止之妙有如此本非有所積漸而然但知
止能得是此一節之綱定靜安慮四者皆知止能得中事是固
不可無分別也曰安慮之間又置小畫以別之何也曰定靜安
是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至之際其節候不同又況慮之一節
較定靜安三者尤緊要有力蓋到此是知止發用爲能得機關
故朱子曰此去得字地位雖甚近然只是難進人多是到安處
住了玩此則慮與定靜安固當微有分界也曰物格知至即是
知止意誠以下六者即是能得今列物格知至於知止之上意
誠以下六者於能得之下不又成兩截乎曰唯物格知至然後
能知所止而意誠以下六者則皆得止中條目故不得不明列
之也且列於上下而仍相聯屬雖微分界限而脈理自一立象
示人其法固當如此曰知止至能得其任在經文知至意誠之間
乎曰是也章句云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

止之序也圖以物格知至列於知止之上意誠以下六者列於
能得之下實本此耳曰身修家齊之間獨置兩畫以別之何也
曰此明明德新民之界也曰以格物知至一節置之止於至善之
上何也曰自物格至天下平皆是止至善中條目八者有一不
盡或盡而不至皆不得爲止至善故列止至善於其下以見必
八者無所不盡然後爲至也曰八條目各有界限獨於格物致
知雖分界限而相聯屬何也曰格物致知雖爲兩目而實非兩
事格物即是致知之功一物格即一知至程子所謂才明彼即
曉此如形與影非有二也故經文不言先而後言在以其有二名
故分界限以其實非兩事故仍相聯屬也曰八條目相去皆均
獨致知與誠意其間獨遠何也曰此知行之分界又以見格物
致知之功雖屬明德而其用力直貫新民故與誠意正心修身
稍示分別以見其意也曰右明德而左新民何也曰古人以右
爲上以見必先明明德而後可以新民也曰終之以止至善何

大學圖學錄

也曰格致誠正修皆所以明明德齊治平皆所以新民而明德
新民又皆當止於至善其右明德而左新民以見當先已而後
人其上知止而下能得以見當先知而後行而要其歸皆止于
至善以見止至善乃明德新民之標的知止能得之盡境故以
止至善終焉曰朱子於大學直看到前人所不到處乃其爲圖
亦復有失何也曰語類一書本當時門人所記朱子之語非出
朱子手筆此圖蓋亦其門人問朱子之言因本其意作爲此圖
而于師說偶或有失耳故今復作此圖以正之雖異原圖之說
而實一本朱子之旨觀者熟玩章句或問而以斯圖印之方知
一點一畫皆非創入也

經

只爲今人少了小學一段工夫所以更做大學不成

或問開口便說個敬其精密蓋今之學者既闕了小學工夫若不

主於敬更無立脚處必須收斂身心令整齊嚴肅方可下手做

工夫

收其放心卽所以養其德性然又須有以養之始得蓋此心既收

斂得來便須涵養而保持之使之有常而不失且擴充而不窮

若只似明似滅皆存若亡濟得甚事

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

主一無適所以一其內整齊嚴肅所以一其外內外兩盡主敬工

夫乃無滲漏若合而言之裏面主一無適外面自無不整齊嚴

肅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也外面整齊嚴肅則裏面自無不

一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也學者做工夫須是內外兩盡而

必以內爲主

大學困學錄

一

整齊嚴肅正是主一實下手處

須常常提醒此心不使昏昧則心地精明萬念瑩澈然後維慮不

作而能主一無適故上蔡又有常惺惺法

和靖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卽程子主一之意然其語氣微傷急迫

主敬工夫程子謝氏尹氏其說不同其歸則一學者但各隨其所

從入處而致力焉充積久之到得力時便都貫得

謝氏常惺惺尹氏其心收斂不容一物皆是主一無適注脚然可

見三先生各自有得力處

主一無適是通長說常惺惺法又更提起看常惺惺者所以密察

此心之存否時加微醒則可以隨地隨時使此心不至放縱

出入而主一之功由是嚴密一則可以常常喚醒使此心不至

拘束枯槁而主一之功由是精明

明德兼統性情具衆理性也應萬事情也

問明德是性是性曰明德是性心所以該載此德者也但明德與

性其地頭又微別性者天命之實理此理爲我之所得故曰德

以其本無不明故曰明德孟子性善之論蓋本諸此

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是明明德喫緊下手處錯過此幾卽復昏矣

因字遂字最有力因則錯過不得遂則停待不得今學者多不

從此處下手所以明德更無人明

善端一發便須致力稍一稽緩則習染至而皓亡矣此非百倍其

功不足以致之

明德之發動靜皆有下口之氣靜中之發也乍見之萌動中之發

也

何以能因其所發而遂明之須是察識何以能復其初須是擴充

格物致知察識之功誠意正心修身擴充之事

纔知道不明便是此心之大理發見處

介然之頃一有覺焉雖則是一念之動却正是全體呈露處須卽

從此一隙執持而擴充之

大學困學錄

二

一陽初動天地之復也善端初發人心之復也

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是故立必俱立成不獨成

聖賢立志之初合下便如此所以纔說明明德便說新民成已

成物一以貫之此學之所以大也

明明德成已之仁也新民成物之知也止至善時措之宜也

明明德則新民之本立新民則明德之用行

民與我一體皆同得天之明德者也民有未新卽是明明德之分

量有所未盡合天地萬物而皆至於明德則已之明德達於天

下矣此所以爲大學也

新民不是強人以本無又非分與以我有人人有此明德我不過

因其固有者而新之耳

明德新民論其本原雖無彼此之殊論其工夫自有先後之別理

一而分殊者也

明德新民成已成物當然之事理也止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

無過不及方爲至善

止至善允執其中而已矣

明德新民非人力私智所爲本自有個至當不易之則故止之者亦必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然後能止於至善

至善天理自然之極也止至善人事當然之極也

問止至善章句謂盡夫天理之極語類云只是到恰好處二說不同如何曰惟是恰好方是天理之極若稍有過不及便不能恰好便是人欲私智之爲而非天理之極矣

問朱子答李敬子問云至善是自然的道理在此說不得何也曰言學者務在有以止之若說自然則止處無力蓋明新各有至善天理之自然也明新各欲止於至善人事之當然也盡人事之當然而無歉於天理之本然是謂止至善

大學因學錄

三

問朱子曰民也要止至善在他雖未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此似此說只是要民自家新到極處不是自己能新到極處是如何曰天命之性非有我所得私我要到至善處民也要到至善處蓋明德之在人者其本體自然如此但無文王猶與惟豪傑之士能然若凡民拘於氣質固於習俗勢須上之人有以振作鼓舞之然後能感動興起而復其本然之善新雖在民而新之者則在我新之雖在我而所以可新者則全在民

因其自然我無加損焉此所以民日遷善而不自知也

問止至善以下八條目按之自須知行並重而獨重知止何也曰天下事理惟見得到方能做得到故止至善雖知行並重然天下儘有知明德新民而見地卑小不知至善之所在則雖欲做到至善處其道無由故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此所以獨重知止也

問朱子言一知止則百得止無等級之相懸然則八條目工夫但一物格知至而意誠以下卽無不一以貫之乎且誠意一節爲

大學緊要關頭豈亦竟可抹殺乎曰此一條緊接上止至善有

欲得所止必先知所止蓋極言知止之妙有如此所以引進學者欲其從格物致知上實用其力蓋必明善然後可以誠身正爲下格物致知一節起本也若得止中節目自意誠以下逐節有工夫在其理又當別說此處之指只重說知止以見格物致知之爲急耳此與中庸九經末言事先言效一般蓋皆所以勸下學使之不畏其難以致自暴棄聖人喫緊爲人之意如此

大抵觀書當先隨其理之所在以求其指之所向待此處既有下落了然後可通徹前後以求其會通若不得本意而遽執前後以求其合則四方八面都碍此不可不知也

問知止節五個而后與物格節同而朱子獨謂此處無等級之相懸何也曰知止知字非泛泛之知蓋曾做盡格物致知之功而已到物格知至地位者也此一知至其於至善之理始終本末表裏精粗無所不盡到此自有定靜安境界不須求索亦無停

大學因學錄

四

待但一知止自然一齊都到只逐層推出以見知止之妙有如此耳曰然則物格節七個而后獨有等級何也曰知止至善在物格一節中只是知至意誠中間交接處境界此後尚有意誠以下許多節次在逐節皆有實在工夫不是一物格知至了便一齊都不消用力故知止節五個而后一知止自然相因而見物格節七個而后則須逐層開放也

慮者審其所止之處也

定靜五者雖皆爲功效次第然五者之中慮字一節尤是能得緊要關頭蓋不知止則固不能得止然既知止了到得臨事時不更詳悉體察則所止者雖善而未必其至也譬如行路人知止是須先曉得所到地頭既見得真便好一心向那裏去故定心既專一便不爲他途所亂故靜心既不亂便可從容行走故安然雖能安到臨路時猶須逐處次第詳審方得脚下不差不成便信是走將去故慮字一節尤緊要見得不真走差了病却小

見得真又走差了這便是真個差為害最大不能慮連知止也
都枉然人多自恃見得真到臨事便率意而行所以多錯故朱
子曰到此却是難進非顏子不能

定靜安是知止中之妙處則是知止能得交接頭上事此處無大
工夫工夫全在知止上但到此畧一停頓就其所已知處再一
詳細體察便得路數開明便好向前做去朱子所謂慮字一節
較難進者謂此是事機將發時不可不提撕省察耳不是更有
難做工夫也

問能得以下節理觀之是得其所止以下文八條目推之則又有
至善之所在則意便可得而誠心便可得而止從此便得坦然
向至善處做將去無所疑誤故曰得此得字向是就知止處斷
之尚是知一邊境界下文章句則意可得而誠矣則心可得而
正矣分明點破得字與能得緊相照但云可得不云已得反觀

便是
大學國學錄
五

知先後則進為有序而無欲速之病用力專一而無雜進之失故
可以近道不是但知所先後便謂能近道也
究之無欲速之病則自無雜進之失人惟欲速故雜進故或問但
以進為有序言之

知所先後不是教人泛泛然知得個先後正教人在所先處用力
而後可徐及其後耳就明德新民言則須先已而後人專就明
德言則須先知而後行步步縮入逼歸致知格物上總欲人從
此處下手耳

本末節固以結上亦以起下王溪廬氏之說自是通脫等處無關
要害苟不得理自不妨並存其說大要說書之法凡前人成言
苟於理大有所害自是不可不辨若無關大義亦且聽之必欲
苦駁其非添出閑議論反增一重障蔽就使是來亦復何益況
未必盡是乎俗下講章皆所以深惡之為此耳

方遜志蔡介夫欲以知止而後有定兩節及聽訟一節作格物致
知傳殊未安知止節畢竟是止至善中語如何可作格物致知
還當以朱子為正

明明德於天下一句見古人物我一致體用一原之學
纔發念時合下便欲明明德于天下此是何等胸次有此一段規
模自然條理精密工夫詳到不做到盡處不休今學者志氣卑
下動云我是何等樣人敢道如此只此一念便不可與入堯舜
之道

欲明明德於天下雖在匹夫亦不可無此志向
人人各明其明德而天下平矣然須已先明其明德而後可推以
及人故曰明明德于天下玩於字全節精神隱然已具
不曰乎天下而曰明明德于天下者新民原是明明德中事吾之
明德未能推以及人則於明明德分內事猶有欠闕必使天下
人人皆能明其明德然後明明德之事始盡可見明德新民二

綱領原非兩項事
大學國學錄
六

明德人人所同特眾人不能自明要在為上者去明之耳所謂平
天下者原不過使天下人人各明其明德並非有所勉強而增
益之也

齊治平俱兼化之處之說道之以德化之也齊之以禮處之也
心統性情兼體用正心工夫只在戒慎恐懼未發則敬以直內存
其本然之體已發則虛以應物全其當然之用常常存養不使
偏倚便是

意在性情之交

正心是統體用功誠意又是於其一念初動處實用其力使好惡
之發皆一於實耳單說正心該得誠意然無了誠意工夫則正
心便沒把鼻

誠意在動靜關頭上用力
中庸戒慎恐懼正心之功必慎其獨誠意之事

知不致則意之所發不知孰為善孰為惡雖欲誠意其道無由故

必先致其知所謂致知者不是為要誠意方去致知要知來覺

察此意致知之功在於平日平日見理既精且熟則一念之發

其善惡是非有不待檢而自明者認得既真然後誠意之功可

盡不然則雖欲誠其意而苟不知善惡之分將有自以為誠而

實欺者又況天下道理至為精微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苟非真

知物見而後行之則亦安能無失哉

八條目推知致知便盡格物即是致知之功本無兩項致知在格

物何只是致知注脚

在物之理即吾心之知故致知在格物物之理無不窮則吾心之

知無不盡故物格而後知至

格物致知同是明明德然直到平天下亦都貫此知止之功

所以統乎明德新民也

物我之分雖有彼此之殊其理則一而已物未格知未致則一身

無以自照何有於天下國家若既物格知至了則于天下事理

大小精粗無所不盡天下國家又何間隔之有又況所謂物者

即身心家國天下之事物而其所格者即身心家國之事理故

其為功雖屬明明德之事而其為用實統家國天下之全必其

知直徹乎家國天下之故而無纖毫之礙然後為致知之盡知

大學章句

七

其功不可闕

以八條目一事言之工夫做到九分纔有一分未到不可謂善合

八條目而言七件俱做到十分只有一件未到可以謂之善而

不可謂之至善須是逐事各造其極合來無一事不造其極方

是至善處

事之理無一毫之不徹天下之理無一事之不窮到此乃為知

至

寧可使天下之理或有不可使一物之理知之或有不盡

物如何便是格知如何便是至只是知止於至善而已矣

明明德於天下一節是明德新民條目物格而后知至一節是止

至善條目

問物格知至一節何以不是順推效驗曰若說功效則一知至後

便更不消費力八條目只消格物致知以下六條竟可廢矣必

無是理此一節只是覆說上文之意而以七個而后便醒上文

六個先字以見八條目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耳

問八條目節節各有本分工夫不是一物格知至了以後更不須

用力固矣然以知止一節與此相比對看一知止便能得止則

自物格知至而知所止之後意誠以下便無工夫次第乎曰若

論工夫固節節緊要無一了百了之理況知至以後誠意一節

大學章句

八

酌虛實之間最為精當說理既精而本文語勢亦得要之只自能得句會得耳總之以知止物格兩節對看一知止自然能得然能得中却逐項自有一大但既知止則從此便可得逐件做去此節意誠以下雖逐件自有一大然其語勢却是要其成功之辭而非引人力之語兩處語意正相吻合也

所謂修身為本者蓋對家國天下而言格致誠正皆修身之事能修其身則大本既立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舉而措之裕如矣此正是知所先後處

問朱子論八條目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然則八條目莫重於格物誠意矣而經又重修身何也曰經重修身正見格致誠正之為要蓋謂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然後可推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也修身為本一語直將八條目都攝盡而本末輕重自了然聖人之言辭約義盡如此

大學困學錄

九

者不能為之在庶人則雖無天下國家之責而固有明明德于天下之分有其分則隨其分之不同即莫不各有其事又況大學之教為天子之子及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者而設則將來固有天下國家之責新民自其分內事蓋其分雖殊而其理則一理無不同故分不可不盡但各能從身起化而推以及人使之亦明其明德便是明明德于天下之實事初不以貴賤尊卑而有殊也

曰天子以至于庶人貴賤之分雖殊而以已及人之理則一故皆以修身為本家國天下理雖未嘗不一而本末厚薄之分則殊故本亂而末不可治

其所厚者薄以下又移下一步就末不治中抽出家來說言本一不治雖至厚莫如家且不可得而齊而況國與天下乎蓋正以其言本之不可治而身之不可不修也移下一步正是纒上一步處

傳首章

文之氣非不清而非清之至實非不純而非純之至故雖不待十分勉強亦不能無所修為蓋在性反之間克則性之者也故於文言克明德於堯言克明峻德

文與堯之明德其所從來雖有性反之殊及其成功則一而已故皆曰克

明德明命總是一理以我之得於天者言謂之明德以天之賦于我者言謂之明命蓋推明德之所由來使人知明德本天命所固有而明之之功亦不過盡人道之當然以復其天命之本然初非有所勉強而增益之也

忽言天命提斯深切使人神悚

大學困學錄傳首章

一

則王夫密而明命明矣要而言之始終不離一個敬字言有教勸有法書有為皆有得息有發瞬有存顧謂天之明命也人能常存此心不使昏昧放佚便見得天下義理一一從本心中流出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如此纔是真個顧諟若明若昧若有若亡濟得甚事

刻刻提斯此心令光明洞徹無一息昏昧無一息間斷則人欲滅息天理常明而天之明命復明矣

常常顧諟則用志不分而有專靜純一之德天理常明而無昏昧閉塞之病所以無時不明

戒懼慎獨顧諟之功勿忘勿助顧諟之法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虛靈不昧之德本然高大此固不以聖愚而有加損者也但凡人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遂不免卑狹了

父子天之理而無少欠闕故曰峻德非有加也只是明到盡處至于至善之地耳

堯之克明峻德明明德之至善也文王之其命維新新民之至善也

堯之峻德與湯文一同湯文之明明德未嘗不止於至善然畢竟堯之氣象自別則性反之所以分也

堯之所以明其明德者或性或反分雖不同而為仁由已其歸則一此則事別人若力不得仁以為已任死而後已一息尚存不容少懈傳者嘆為人在一自字

如湯文之聖所以明其明德者猶然吃辛若况其下乎

學者曉得明德是已所固有明明德是已分所當為須是豎起精神猛力向前身體力行一息不懈纔是為已實事

皆自明也大舜疾呼教人看樣正見明明德之道本不必出於一途但各隨其氣質之所近而盡其分之所當為務求自盡更不

大學困學錄傳首章

二

旁貸及其成功則一而已矣如堯與湯文其明微也學者可不勉哉

三引書自文而湯而堯逆推而上歷歷指數與人看以時推之則從今及古以人推之則從反及性無不各有以自明其明德

者可不以是為法而自勉哉此傳者嘆為人之深意也

所謂自明者德本性分所固有明明德本我分所當為人能明之而造乎其極要不過盡其職分所當為以全其性分之固有者而已又况此事固由乎已不由乎人學者其可私意苟且以致

自歸其分定之理當為之事哉

引三經不重性反只重自明傳者之意不是較量古人優劣只欲令人猛省

固是不論性反然此義亦殊有意蓋以見性之者固能明其明德而反之者亦未嘗不能明其明德可知人無不可明其明德而學者不可以質之不美力之不足而遽自暴自棄也

傳二章

苟日新二句一氣讀自高呼下兩句緊接精氣乃出

苟日新玩一苟字雖然振起有如口初出氣象

苟日新非至明無以審其幾非至健無以致其決

大凡天下事成敗機關只在起頭起頭處立志不堅用氣不銳少間便自塌塌了苟日新猛力振作其志甚堅其氣甚銳從前汗

染從此挾除以後工夫從此精進只此三字便有造次必于是

頓沛必于是氣力下面只就此接續去

苟日新不是一旦當然昨非今是之謂蓋直是自新工夫已做到徹直至舊染之汗盡餘無餘纔得一苟字此一苟字直從其

大學困學錄傳二章

一

霍然改轍之始以至舊染盡滌之日工夫境界全體具足者而言須是煞吃辛苦破釜沉舟猛力向前方有到處此處不得力

則通身不得力矣故朱子曰而今學者却不去苟字上著工夫

問苟字既是全體工夫以下二句又如何作進境曰正惟苟字中有全體工夫所以須更加鞭策勉力向進若此處先已苟簡則以後工夫皆不得力矣

問舊說謂曰日新是接續于其繼又日新是振作于其終其說然乎曰此說初看似是細思殊不然日日新何時有個盡處又待其後重新振作來若有個盡處則就其盡處已開斷矣然後又從而振作不已殊不知日日新本是貫徹終身語除一日既

新外此後自新之功須是繩繩不已接續做去徹始徹終至死無間於其中恐或有疎略怠緩處故又須時時提撕不使昏昧方盡自新之量故曰日新是統體工夫又日新只是就其中又

時加提撕耳即在日日新內分繼與終大是閒

日日新又日新兩句緊相接續是無盡語又是緊括語蓋日新之功既已振發于其始則從後接續有何了期除是死而後已一息尚存安得少懈新處說不盡故但以日日新又日新總括之學者莫說到又日新便了却

日日新是鎮常如此又日新是頻頻提撕不是一又日新便了不從荷字上著工夫則下二句更無入手處朱子所謂緊要在荷字是也然但能振作于其始而不能接續于其後則前之所新者間斷而舊染又將復作矣故下二句亦最是難進處此惟自強不息者能之

釋新民而必先言自新修身為本之意可見矣

釋新民而必先言自新者不是推本之辭或問云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此則所謂化之者也欲民之新而不能躬行以率之則民無所觀感興起終無由以進于善故自新最要自新者化之也作新者處之也但作推本看尚隔一重在

先之以自新所謂道之以德也繼之以作新民所謂齊之以禮也兩者闕一不得故曰無所不用其極

問釋新民而言自新先儒謂是推新民之本竊謂上章言自明即自新也此又推本言之不且複沓耶曰此正緊接上章皆自明

大學因學錄傳二章

二

也說起蓋新在民而使之新者在我新之者我而所以能新之者又在我能自新自新有一分不盡即新民有一分不到必使明明德之量無一毫之不盡而新民之本乃立新民之事乃可推之而準故荀日新三句正是自新之極把自新之量推到極盡無餘然後人已交接處乃無毫釐之隔故曰無所不用其極自新之理本人人所同有只是無以感發之遂安於舊染而不自知耳上能自新則既有以感發其同然之心自然興起於善日即於新不能自已又從而制其田里予以為善之資立之學校導以為善之路鼓舞作興使其新者日益進於新則人人皆有以自新而我之日新之功達乎天下矣是民本新而我復有以作之也

問新民似宜主教化說又云兼養如何曰有恒產然後有恒心正是新民第一緊要著子

問作新民書傳云作新斯民新字即解為新民之新此處章句云

自新之民其義互異何也曰此正朱子看理活潑流動之妙紂之時商民皆染於舊俗不能自新在上之人有以新之故書傳云作新斯民此言自新之民者蓋接上自新來德本民所固有上之人既能盡自新之功則有所觀感興起而作其自新之機故曰自新之民又以見我之新民非以我之所有者而分之民原能自新我不過因其固有者而導之耳所謂以人治人也

新命正是新民之極新民而不能新命必其新民分量猶有欠在

直到和天命也新纔是新民之盡故曰用其極非謂人欲新命然後去新民也

大學因學錄傳二章

三

新故或問以文王之詩為自新新民之極

問宋條無所不用其極章句但言自新新民不及新命何也曰新命一條正是個極是故二字緊接文王詩點透極字蓋自新必到能新民然後為自新之盡新民必到能新命然後為新民之盡僅足其分便是不足故文王詩乃是自新新民之極非謂自新新民以新命為極正謂到此纔是自新新民之極耳無所不用其極實單接新命言而自新新民自舉自新新民之外別無新命之功故章句但言自新新民也

從其盡處而言故曰極要之自一身以至天地萬物凡所云為莫非分內致中和而至位育盡性而至參贊自帝王以至匹夫夫人性分中共有此道理人人職分中共有此事業苟非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便於已分為有歉故必造乎其極然後為能滿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初非有所加也故曰其極

問此章釋新民而無所不用其極却平說自新新民不分實主何也曰自新者所以躬行作則於上使民有所觀感而興起也新民者所以推行政教于下使民有所鼓舞而感發也躬行處有一分不至則推行處有一分不周推行處有一分不周即民有一分不化一有不盡即自新新民兩者俱歉故自新而有以用其極然後新民之體立新民而有以用其極然後自新之用行兩者相為首尾而不可闕故皆當用其極惟自新能用其極然後可推以及人而新民能用其極也此正所以用新民之極也問此章釋新民而新民本義反少何也曰新民一事既立其本復舉其法又推其極其於新民之義可謂終始本末彌天塞地無所不盡矣其餘條理在為之者舉而措之耳

問傳首章釋明德其工夫境界已略備矣此章釋新民又必推本自新不與首章重複耶曰自新之義本即是明明德工夫所以又引盤銘不憚重複者上章言明明德雖工夫境界無所不盡然猶是大概說到盤銘十條然後將自新分量從其入手處其極功直推到盡有此一段工夫乃覺自新處無毫釐欠闕而新民之事乃可推之而準故盤銘者乃自新之極也新命者新民之極也此所謂無所不用其極也此一句以本章言則是結自新新民若通上章而言則此句實為明德新民總結而已為止至善提綱故三章釋止至善更不別立義但反覆引詩咏嘆指點而止至善之義已中邊皆徹矣故無所不用其極句乃是三傳精神結聚處

大學因學錄傳二章

四

傳三章

邦畿四方之極也至善萬理之極也

邦畿是懸空說以見明德新民本有極至之則乃天理之自然而人之明之新之者亦本有當止之處乃人事之當然初非有所勉強而增益之也

唯民所止玩一唯字以見至善之外更無別義明德新民必當求止於是又以見無事不有至善無人不可止於至善聽人之各自為止又以見止與不止皆在乎人欲明德新民者及求諸已也

首節只說個影子引而不發最有味

至善之理事物莫不有之而又不可執一故但引而不發使人隨處體察而各得其當然之極便是至善

於止知其止所以人而不如鳥乎喚醒多少得止關頭全在知止故提撕特深切

大學因學錄傳三章

一

人不如鳥一語最婉而切不是貶責世人正是提醒世人要人隨事自省察耳大抵聖人無棄絕人語

緝熙敬止四字只是兩截敬是體止是用緝熙只是形容敬字自其敬之繼續不已者言故曰緝自其敬之光明不昧者言故曰

熙惟其敬之純一如此所以施之於事無不知之明處之當而各得所止也

四字以敬為主敬在心止在事一敬字已足包舉緝熙兩字然必有緝熙兩字而後敬之分量始足在文王自無不敬敬無不緝

熙學者形容文王之敬却必至是而始足也

嗚呼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德之純緝也不顯熙也

問講章謂敬在止之先然乎曰文王之敬徹始徹終無少間斷此

心常自光明洞達無有一毫私欲之蔽無事時如此臨事時亦如此所謂至誠無息者也若云敬在止之先豈臨事時反不敬

有君臣父子使自仁敬孝慈之理有仁敬孝慈便自有割極至之明是乃天理之自然而人事之所不容自已者唯文王無不敬而安所止君臣父子各隨其分因其所固有者而應之無過不及其滿其分而止故曰安所止

問敬止之止講章以爲全體之止下五止字以爲一事之止然乎曰從五事分看特止中之一事要知文王之敬敬始敬終無一毫之空閑無一息之間斷即一事之止無不從廣大自中自然流出莫非全體精神所注其事有偏聖人之所以止之者莫非全體也

仁敬孝慈信在學者分上則有分量等級在聖人分上則繞道著個仁敬孝慈信便是止於至善更無分量等級之可言

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理亦異故至善無定法然所止之理雖因位而殊而當止之則正四位而定故至善有定分因其無定之位以其分之一定者處之而各造乎其極是則聖人之所以

大學問學錄卷三

三

事事得所止也

晚村謂五止道理在文王身上看却不是文王的道理此語意圓而語滯五止之理本天下人人所共有之理文王但自盡其所

有之理而天下人之理亦得人能止於至善亦不過各自盡其所有之理而文王之理亦得故舉文王以立止至善之極正謂人人性分中自各有文王之止在人人分中自各有文王之止所止者在在文王不過先得我心之所止而後有所加也

從五者之中各究其精微之蘊則五者之至善不在文王而在我矣從五者之外推類以盡其餘則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皆有其完其精微之蘊而萬事萬物之至善亦皆在我矣然非於五者之中一究其精微之蘊則亦無能推類以盡其餘也

兩個有斐君子微不同第一個有斐君子是從盛德之後歎美之而追想其所以致此之由第二個有斐君子則是據上學脩脩惻惻威儀而贊贊之之辭

既切而復磋則學止於至善矣既琢而復磨則自修止於至善矣惻惻則中之所存止於至善矣威儀則外之所發止於至善矣學是求知所止自修是求得所止惻惻是得止於內威儀是得止於外盛德至善則是據其實而贊美之也

學修四段逐項各有一至善在然必四者兼到然後爲止至善全量皆有一至善或至而未盡未嘗不善而非其至也

修者自聖人之問全在去人欲上用力去得人欲全得天理既已改換人欲換而去之使不得累吾之本體又恐未能盡去更仔細磨礪必至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全體精明無少繫累然後爲至

惻惻威儀皆是敬敬在中曰惻惻在外曰威儀根本固在學修然此處亦自有工夫在君子知行兼盡則此心純是天理怠惰放肆之念自然不作然又必守之以嚴密持之以武毅使其心體精明精力強固且不嚴于外則又無以養其內故又必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使之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直至誠敬積于中而光輝發越于外根心生色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然後爲學修之盡而可以止於至善

大學問學錄卷三

三

惻惻威儀內外交相養也

學修工夫嚴密于內則爲惻惻是意誠而心正也學修工夫發見於外則有威儀是身修也必至內而惻惻外有威儀然後爲學修之盡然後爲盛德至善以惻惻威儀爲學修之驗者非也

問淇澳一節大旨還是重說工夫抑是指其得止之實也曰此節若逐項細論自有工夫在然以通章大段觀之則此節是明明得所止所謂學修惻惻威儀不重說工夫止就現成說歷歷其得止之實耳蓋經文之義一知止自能得止以彼例此則此章所重唯在知其所止一節文王以下三節俱說得其所止故

此一節學修惻惻威儀皆只就現成指點而工夫節目自具其中曰然則學修惻惻威儀竟不說工夫耶曰論大段則自是現成說若逐節細論則自各有工夫在學修工夫一步細密一步則裏面精神自一步精明一步外面氣象自一步充拓一步所造境界亦一步自然一步由學修而惻惻由惻惻而威儀到此明明德之功已至盡處直入盛德至善地位矣故下卽指其實而贊美之

要知惻惻處愈益精明則學修之功亦愈益精明威儀處愈益充拓則學修之功亦愈益充拓

以天之所付者言爲明德以學之所至者言爲盛德非有所加也不過充滿其明德之量耳此正是至善處

以心之所盡者言爲盛德以理之所極者言爲至善單說盛德猶是大槪必到至善然後盛德之至得止之極

問此不忘與下不忘何別曰明德本人人所同有盛德之好又人心所同然今我既先得之而充實光輝止于至善又如此則有以合其固有之理而發其同然之心自然民不能忘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也此與下沒世不忘其不忘同其所以不忘者自別

烈文一節本說新民止至善却說前王如何新民只說民自不能忘就對面看不說當時之民不忘却說後世不忘又透過一步看夫新民之澤至使後世猶不能忘則當日新民之止至善可知而其止於至善者又不必言矣所謂咏歎淫佚其味深長者也

四其字若作前王言則賢親樂利皆前王所遣使後之君子賢之親之後之小人樂之利之此是前王之新民止至善能使沒世不忘者也若作後人言則後之君子自賢其賢而親其親後之小人自樂其樂而利其利萬物各得其所而不知誰之爲則其不忘也愈至而其止至善亦愈神矣此非過化存神上下與天

地同流者其孰能之

章釋止至善皆只就詩辭中咀咏出義理來而綱領條目工夫效驗境界事理無所不見似無首尾却有次第反復研味其趣不窮朱子所謂咏歎淫佚其味深長正不獨末兩節爲然也又此章五引詩不相連屬似覺散而無統若一下看破只是經文知止而後能得一句盡之首節特懸空說個至善之理爲人所當止而欲得所止必由於知故第二節于知止特提撕警切一章精神只在此處以下三節皆言得止只是現成鋪出以指其實正以深見知止之妙而欲得止者不可不先知所止也故此章節目雖多細玩其旨正與經文知止一節無毫釐差別極詳盡正極直捷

傳四章

明德得於天而具於心本人人所同有只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便失其本然之理而上之人又不能自明其明德以感化而作新之所以私偽日起利欲交攻而不能無訟也誠使為上者誠意正心有以自明其明德則可以興起其同然之心由是而施之政教漸染薰陶潛孚默化則我之明德深入乎民自然觀感畏服而私偽不敢復作既無無情之念安得復有無情之辭則是無訟在民而民之所以無訟者由上有以使之也此所謂德威勝于刑威也

道之以德則有所觀感興起而發其固有之心齊之以禮則有所檢束執持而絕其為惡之念故能使民無訟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有日月當天萬象回伏氣象聖人作而萬物觀于此可想

無情者二句論文義則不得盡其辭是民德之新大畏民志是已

大學困學錄 傳四章

德之明非民自畏之我之德有以使民畏之也若論文法則此二句俱是說民德之新蓋從民德之新逆推而入直到盡處人已交接界上使人于言外想見已德之明便覺隱然有個本在此引而不發之妙

就末中隨舉聽訟一端必須明明德以新民然後能使民無訟則凡事莫不有本而本之當務從可見矣

問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到此已是民德之新了曰是此一句直說到盡處大畏民志乃即此而推其所以然兩句語有淺深境無先後

此謂知本釋本末又釋脩身為本所以但釋本末不及終始者固是古人釋經只取大畧不欲屑屑排比然既釋本末則終始亦可以例見且終始即是本末中之終始故經文先以本末終始對言而後但言修身為本言本末則終始在其中矣立傳之法固一本經文之意也

此章特拈知本兩字以為前後綱紐前三章明德新民止至善平列不分主從故此章特為別示體要以見必先明明德而後可以新民而明德新民又必先知止而後可以得止使人知用力之序後六章格致三傳正說知本工夫齊家以下步步俱修身推出去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本於修身使人知推行之有本而此傳處是上傳開紐齊家以下三傳處處是本修身皆貫此章知本之義而釋經文修身為本之意也

大學困學錄 傳四章

二

傳五章

朱子即物窮理四字最活最實亦最密蓋所謂格物者不是尋常去格亦不是但格一物隨其身之所在每遇一物便窮格到盡更不容易放過積累久之自有通脫處

心自有知物必有理在物之理即吾心之知而物之理未窮則吾心之知不盡完之心之靈明未嘗滅息思欲格物便是此知之端倪是處但須乘此端倪用力推究使無毫髮之不明又更從此擴充使無一物之不盡纔滿得知之分量

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此語導引學者最為緊切人之良知本所固有雖極昏昧亦必有個發見處其始也須是因其良知之發端端究委推而致之使無一毫之不盡朱子所謂知元自直總要去理會便是這知而格處只須因端而推致之使四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些子不知是也既有已格之物則此心便寬已至之知其既也又須因其所已知者而推類以及其所未知

大學章句傳五章

使無一物之不知朱子所謂工夫日日增加今日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工夫更不住地做自然貫通是也

事雖無窮理則可盡

不妨有未格之物不可有不盡之理

學者欲下手做格物工夫先須認得個物字親切

問物者外物也物在外而欲一一窮之不但玩物喪志即物雖在外其理則具於吾心所以遇事觸物皆與吾心相通者由其理具于心故也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在物之理即吾心之知以在物之理致吾心之知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且物雖有大小而所具之理則無大小故程子云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非是教人專去格一草一木也以物我之理一也陽明不察此指遂謂程朱教人專向草木上用力而有格竹子七日致病之云以意逆志豈其然乎

天下之物衆矣固不能物物格之但有物來吾前即豎起精神直窮到盡積累多後自然貫通若必欲窮盡天下之物則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矣

窮到盡積累多後自然貫通若必欲窮盡天下之物則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矣

問如此則未格之物將置之不格耶抑猶將格之也曰何物無理

知得盡者但到面前者不令放過積累久之雖有未曾格者自可推類以通之矣

問格物當從何處起曰天下之物無窮而其格之也亦何有終始

先後之序不論精粗大小但隨其身之所遇便與格他即是起處不須揀擇亦無停待譬如行遠起脚處便是現在之路但從此脚踏實地走將去自到遠處

問同當即物窮理然竟無輕重緩急之分耶曰事物之分雖殊而其理則一故當從其現在所接便與格之然物之理雖一而輕重緩急之分不能無殊故又當先其重者急者而後其輕者緩者若更不論精粗紛紛逐物以是為格則為玩物喪志矣

則物之輕者緩者便不須格耶曰物皆有理皆所當窮然必須先格其大者而後可以循序以及其餘序不可亂故當先其大功不可闕故又當盡其細也且萬物之理具于吾心而天下之物又同出一理大者既格則小者亦自不難於為力矣

問何以格之曰循序致精勿忘勿助

問天下之物固當無所不格然不思其汗漫無歸耶曰在物之理即吾心之理格得一件即知得一件朱子所謂格得一件物致得一分知是也蓋物雖在外而所以格之者非為外也故與

多聞廣見外為人者自別又況萬事萬物同出一理當其初用力時逐件去格自是零碎事件格到久後純熟便當一以貫之不患汗漫矣若猶覺汗漫畢竟是工夫未到未能貫穿更須逐件去格工夫久久自見有親切決洽處曰貫通後固不患汗漫正恐用力時汗漫無歸耳曰但即目前所遇之物反身切已

以體察其所當然又窮究其所以然深造自得勿忘勿助則所

大學章句傳五章

見之物莫非切已所格之理莫非實得更有汗漫之患耶

問朱子論格物云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假如看書必反之於身實見得聖賢所說切已不知是否曰所謂從裏面理會者正說格物工夫須從大本大原處近裏著已理會外面零星物事不是不當理會然有本末之分則工夫便有輕重之別若不分賓主而內外並營其或本末倒置則所謂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矣朱子之意蓋如此若云把聖賢說話近裏著已看又別是一理與朱子本旨無涉

問程子云物我一理總明彼即曉此通脫後固如是若未通脫亦須同見物而反求諸已乎曰反求諸已自是格物親切近裏工夫徹始徹終都應如此但所云因見物而反求諸已似是物自物而我自我猶是一片蓋在物之理即是在心之知雖有物我之殊初無內外之別故總明彼即便曉此若未通脫時且須虛心觀物各隨其分以窮其理到通脫時自然親切有味自然切

大學問學錄卷五

三

已若見物而遽反求諸已紛紜勞攘反爲無益

問程子云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個覺處竊謂格得一物便致得
一知便是覺處曰徹頭徹尾無所不知纔是個覺此非窮盡天
下物理未易到此若但格得一物就此一物能見徹底雖亦未
嘗不可謂之覺然以語於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之候猶有間也
問程子云格物非欲窮盡天下之理但於一事上窮得盡其他可
以類推又云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積累既多自當豁然
有個覺處兩條似不相合曰若謂必窮盡天下之物如何窮格
得盡若謂止窮得一理便到則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格一
物明日又格一物積累既久自然貫通雖有未會格者亦可類
推以通之矣程子兩說雖若相反理正相足反覆潛玩其味無
窮

問程子云格物當察物理不可專在性情又云莫若察之于身尤
切朱子以爲互相發何也曰不察物理而專用力於性情則虛

而不實然不察之於身則雖窮盡天下物理終亦汗漫而無所
歸也然則程子之說豈不互相發乎

問物外無理格物所以窮理則格物窮理本是一事朱子謂格物
工夫比窮理爲實何也曰雖者物之根本物者理之體實理無
物則無所附麗猶太極無陰陽五行則虛而無寄也理無可窮
必於物上窮究乃得分明的實舍却物更從何處說窮理來所
以聖人不說窮理只說格物欲人向實處用力也

問初格物時道理不熟恐有差處如何曰但常存此心勿使放佚
而虛心涵咏切已體察以求至善之歸則義理自出不患于差
誤矣即一時識見未到或有誤處積累久之彼此參互得失自
見要在工夫無間斷耳

問物雖在外其理則具于吾心以吾心之理格之則物之理無不
得矣是否曰物之理固無不具于吾心然一物自有一物之理
若遽以吾之所見橫據胸中縱窮格得理來只是吾一己之私

大學問學錄卷五

四

見與物之理不相干涉惟不執已見隨物之分窮物之理因其
淺深大小而各究乎其極則物之理得而吾心之理亦無不盡
矣

格物自當以身心之事爲主而外物亦不可遺遺却外物連身心
都無著實處內外相資本末兼到斯無憾矣

問讀書窮理到窮盡處思慮力既竭精神昏耗還當從此更窮究進
去抑抑別窮一事也曰到昏亂處且須姑置了息心靜坐待神
氣既清然後更提起來看便自見得若一下苦進則愈進愈昏
無益若竟置不求別窮一事則前功既廢以後又須重新做起
則又可惜耳

問無物無理皆所當格然亦有一種物不消格者抑將置之耶猶
格之也曰不消格者雖未嘗無理而所關甚小縱格得來亦無
益竟可置之如陽明之格竹子竹子何嘗無理然于身心無用
故不須格

問所謂物格知至者不是窮盡天下之物而後如此正謂格物至于豁然貫通之日則吾心之知無不盡而物之理亦無不待矣若必欲窮盡天下之物何時窮得盡來曰物固窮格不盡然亦須盡吾力之所至一窮到盡處若遠以為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便謂天下之物自此便不用格則是足已自用了豈復有長進處

問致格物工夫若能于一兩件大處攻得破則小者宜不待格而自明矣如何曰能于大處攻得破則小者不難用功然亦不可盡其力物有大小理無大小皆當以全力格之不可忽也

問格物盡頭纔有分毫盡猶是第二層見識在

問程子云纔明彼即曉此然天下亦有舉一隅不以三隅反之人奈何曰不以三隅反者畢竟此一隅猶未知得徹在若知得徹定是能及盡在物之分雖殊在我之理則一既已明此則此理

大學問學錄 傳五章

五

已實得於吾心擴而充之觸類而長之自有可通之理曰然則格一物而萬理便通乎曰程子言格一物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所謂纔明彼即曉此者正謂格得一物之理便增得一物之知在物之理即吾心之知雖有內外實無彼此非謂格一物便物物皆通也

問程子云于一事上窮格得盡其他可以類推若有不可類推者當如何曰物之理雖同而其分自別所謂格物者本當逐事逐物各隨其分窮到盡處雖其理可通亦須逐一窮格方見的實而況不可類推者乎

程子云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竊謂窮格不通正當反覆潛思以求必得如何却轉了後讀大學知止有定一節或問云既真知所止則必得所止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序有此四者非實有等級之相懸為終身經歷之次第不覺眾難塞智致知力行不容偏廢如何

一知止便能得止又况大學之教誠意一關最為緊要若說一知止便相因都見不成後六條皆屬語耶再四思之殊不可解忽一日洗浴時偶思及物格知至節章句因將此節章句印証知止一節知止是物格知至時境界即所謂無不到無不盡是也能得包意誠以下六者而言即謂意可得而誠心可得而正是也未至于此下可得二字正與能得相照應乃始悟所謂能得者蓋謂知止則意便可得而誠心便可得而正循此而去工夫皆可做耳非是知止則意便無事于誠心便無事于正也作此觀之乃知程子之言真是曾閱歷過來方敢如此說此不是教人遷延逃避正當與孟子勿忘勿助參看益于此一事上既窮格不得若急迫焦躁定要一時解得轉更昏了不如且暫置待維慮清後提起一看便易見得或因他事觸發亦有遲著時但須常存此心提撕警覺不使放惰自能脫然有個悟處所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換一事者不是竟置了不思量亦不是

大學問學錄 傳五章

本

因此事格不出到格他物時心心念念只注在此但須是常常提撕此心使勿忘其所有事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充積之多不意中自有因此通彼處

大學致知在格物即孟子所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盡心即致知知性即格物物雖在外其理則具于吾心物理無不窮則吾心之理無不明而心無不盡矣但格物是從零碎處說知性是從大本處說格物說得實知性說得透其理一也

已知之理知字所該甚廣以人心言則虛靈不昧無一理之不具是吾所固有之良知也就物而言則本心之明因物有覺端倪之發亦是已知就一物而言則已嘗用其力略見其端未窮其委此所見者是吾之所已知也就眾物而言則于一事既究其精微之蘊又當推類以盡其餘其已窮者是吾之所已知也

問程朱格物之說最多其要領何在曰其本只在一敬其要則在循序而致精能居敬則所謂循序致精者日益密能循序致精

則所謂居敬者日益精二者互相發不居敬則駁雜而無本不
循序致精則泛濫而無歸不是異端便是曲學故缺一不得
問即物窮理固不患其汗漫然畢竟於身心上少親切之妙曰欲
得親切須是敬敬是徹上徹下工夫物未至時須涵養此心不
使昏昧方格物時則須專一不雜勿忘勿助以求其至既格了
又須清心寡欲以養其知如此則本末相資動靜交養身心之
間自覺清切而有味矣

欲格物以致其知必須有以養其知孟子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
此養知之法也故致知前有涵養工夫養其本然之知致知後
亦有涵養工夫養其已得之知所謂涵養者敬而已矣
戒慎恐懼居敬之功勿助勿忘養知之法
操存涵養不可不寬進學致知不可不緊

程子曰人道莫如敬敬是窮理之本不做則志氣不清心力不固
雖欲格物亦若存若亡無所實得故當以敬為本然能格物則
太學困學錄 傳五章 七

敬處愈精明此二事實相首尾
問程子所謂立誠意以格之者豈格物時先須誠意耶曰誠者物
之終始一有不誠則無物矣雖格盡天下之物終不濟事故須
腳踏實地一步步以實心格將去所謂以實心體實理也與經
文誠意義自別

問立誠居敬亦有別乎曰無時不敬便是涵養臨時能敬便是立
誠惟敬然後可養惟立誠然後能敬
朱子所謂學者致知吃緊要理會這箇心者只是戒謹恐懼使心
常惺惺不至昏昧則心體精明而格物易於為力矣

竊欲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故可以養其知
問朱子曰涵養致知須當以涵養為先又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
二說不同曰論本領涵養為先論工夫致知為要總之兩者不
可分先後

以敬為本而致知以踐其實內外交相養也

問朱子云格物要開時理會不要臨時理會然則臨時竟不須理
會耶曰不是說臨時不須理會但到臨時然後去理會便更理
會不得須是開時處處理會更不放過銖積寸累充積久之然
後臨時却易用力耳
程子論格物九條詳且盡矣學者潛玩而有得焉則格物之方無
以加矣

學者於程子九條亦不在多但隨其性之所近得其一說潛玩而
力行之於身用之不盡及其成功則亦無所不貫矣
程子九條通至于天地之大而近則在吾一身大則始于人倫物
則之間而細不遺夫一草一木誠後學之津梁暗室之一炬也

細讀或問格物之說朱子所論可謂本末兼該內外無遺矣陽明
極其支離而比于洪水猛獸之禍不知萬理雖同出一原而
萬物各具其理苟不隨吾身所接之事物一一究其所當然
又窮其所以然但欲空守其靈明之體以為吾心既明外物自
太學困學錄 傳五章 八

照則亦終於恍惚影似而已譬之秤然欲稱物時分兩不差必
平日先識秤上兩數荷徒恃吾心之明以為吾于稱物之際自
能識之未有不誤者也朱子教人即物窮理而併及于一草一
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正謂天下無物無理不可揀其大者而
遺其小者爾非謂格物之功專在一草一木上用力也陽明不
得其說乃因格其官舍之竹七日而致病夫一草一木固各有
理固所當察然天下之物亦有不必修格不足格者執一草一木
以求其理不得而致病聖賢豈有此癡學問哉姚江門人于本
傳中直載其事蓋欲形朱子之陋而不知其適自陷于陋也梁
溪高先生謂文成之學初得于鐵柱宮道士及地藏洞異人龍
場一悟正其學蓋精非于致知有悟此語蓋得其真云

高梁溪謂象山陽明之學從致知入究竟象山陽明只是自致其
所知與孔曾之致知異其所謂致知只致得昭昭靈靈之知耳
孔曾之致知須從格物上腳踏實地窮究去不格物從何致其

知

象山陽明所學儘高只欠了格物二字所以全體差却

金伯玉論格物致知之義以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致知之知即知止與知所先後之知其意蓋欲正陽明格去物欲致吾良知之謬而不知其亦非也物有本末之物是明德新民格物之物則自天地之大以至於一草一木之細無所不在雖其理不外乎明德新民即不專指明德新民說正欲人于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窮究而後明德新民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而止之也致知之知以吾心之靈之全體大用而言蓋物雖在外而其理則其於吾心所謂知也必於外之物理窮之無所不盡然後吾心之知可以至乎其極而無所不明所謂致知在格物也知所先後之知只是識得箇路徑是格物以前事知止之知則是曉得箇透徹直知得至善之所在是知至以後事雖皆不外乎此心之靈然一淺一深其與致知之知固有別也

大學困學錄傳五章

九

伯玉謂執耳目以求聰明決不可以言學然則將去此耳目然後聰明得乎是離物求理適墮于異學之空虛而已矣吾儒求聰明之法正欲就耳目上事求盡其理各致其用腳踏實地一步實得一步然後一步求進一步充積久之自然耳無不聰目無不明矣

集程朱格物法

大學之教莫先於格物致知故程子朱子言之特謹而詳開嘗潛反覆詳玩其旨似有以得其要領之所在者竊做輔氏漢卿集朱子讀書法之例定為六條云即物窮理循序漸進虛心觀物切已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今即以程朱之說實之所謂即物窮理者程子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為孝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又曰人要明理若止從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眾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朱子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于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今且以其至切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于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當而不可亂也次而及于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支之用又次而及于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于人則人之理不異于己也遠而至于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大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其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違也但其氣稟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為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于天下萬物之理莫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理或有所不能盡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家國天下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

大學困學錄傳五章

十

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徧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各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于一旦脫然而貫通焉則于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知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又曰自一念之微以至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個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個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個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個敬與不敬有一般

大學困學錄傳五章

士

人專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于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始得傳問而今格物不知可就吾心發見處理會否曰今日且只就事物上理會如讀書便就文字上理會聽人說話便就說話上理會接物便就接物上理會精粗大小都要格他久後會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這便是理之一本處若待發見了方理會一年能理會得多少今日且大著心胃大開著門端身正坐以觀事物之來便格他又曰人也不解無個發明處纔有些發見處便從此挨將去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能窮理者只自足於已知已達而不能窮其未知未達故見得一截不曾又見得一截此其所以於理未精也然仍須工夫日增加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接續不已自然貫通又曰今日學者所謂格物却無個端緒只似尋常去格不知凡人各有個見識不可謂

他全不知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以至善惡是非之際亦甚分曉但不推致充廣故其見識終只如此須是因循端緒從而窮格之未見端倪發見之時且只恭敬涵養有個端倪發見直是窮格去亦不是鑿空尋個事物去格也又曰遇事接物各須一一去理會始得不是精底去理會粗底又放了大底去理會小底又不問了如此終是欠闊但隨事遇物皆一一去窮極自然分明器遠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個總會處如何曰不須說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總遇一事即就此一事究竟其理只管逐項窮致到極至處少間多了自會貫通又曰十事格到九事通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格得九分通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到十分處又曰格物窮理須是見得十分透徹窮到極處又須是見得第一著方是不可以第二第三第四皆便休了如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決定著恁地不恁地便不得又曰窮理之初如攻堅物必從其

大學困學錄傳五章

士

罅隙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則用力爲不難矣又曰道理既知罅隙但當窮而又窮不可安於小成而遽止也又曰人莫不有知但不能格物以致其知耳致其知者自裏面看出去推到無窮盡處自外面看入來推到無去處方始得了又曰大凡爲學須是四方八面都理會教通透仍更理會向裏來今人于外面天地造化之理也都理會得而中間精微處却未理會則所謂理會者終有未極其至處須是內外本末精粗隱顯一一周遍方是儒者之學又曰理會道理到衆說紛然處却好定精神看一看又曰窮理須要周盡若見得一邊不見得一邊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款曲推明黃綬然問無事時見得如此臨事又做錯了如何曰只是斷制不分明所以格物要開時理會不要臨時理會開時看得道理分明則事來斷制自易又曰格物須是到處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皆格物之謂也若求諸己亦恐見有錯處不可執一又曰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

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反看左看右看儘入
深儘有在此二十一條者乃即窮理之說也所謂循序漸進
者程子曰窮理者非謂必窮盡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
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豁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
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個覺處又曰格物非欲窮盡天
下之理但于一事上窮得盡其他可以類推若一事上窮不得
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
萬理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
萬物各其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問
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耶曰格一
物而萬理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
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朱子曰天下之物
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于格物以致其
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

大學困學錄傳五章

主

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限無時
節無方所以為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為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
優游潛玩厭厭而自得之然後為至固不可以自畫而緩亦不
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千枝葉花實不待
其至之時而振焉以助其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問一理通
則萬理通其說如何曰伊川嘗云雖顏子亦未至此天下豈有
一理通便萬理皆通也須積累將去學問須有漸無急迫之理
有人嘗說學問只川窮究一個大處則其他皆通如某正不敢
如此說須是逐漸做將去不成只用窮究一個其他更不容管
便理會得有此理又曰看得一件是未可便以為是且頓放
一所又窮他語相次看得多相比益自然透得又曰如今下手
且須從近處做先就自家寫得出說得出底窮究若與紛拏
都向後面做問伊川云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竊謂窮
不得處正當努力豈可遷延逃避曰此正與中庸弗得弗措互

相發明非遷延逃避也蓋于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
裏却轉昏了須著別窮一事又或可因此而明彼也問從一事
上便可窮到一原處否曰也未解便如此只要以類而推蓋萬
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
一如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
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須是把這個樣子却從
這裏推出其始得且如事親固當盡其孝之道若得于親時
是如何不得于親時又當如何以此而推之事若則知得于君
時是如何不得于君時又當如何推以事長亦如是自此推之
莫不皆然答齊仲書云伊川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
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如今為學而不窮天理人倫講聖言通
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一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以此
為學而求有得是妙沙而欲成飯也問格物莫須用合內外否
曰不須恁地說今日且自近以及遠由粗以及精不循其序而

大學困學錄傳五章

南

遽責其全則為自困但欲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為自畫問格物
最難當交錯疑似間要如此則彼礙要如彼則此礙不審何以
窮之曰如何一頓便要格得恁地且要見得大綱且看個大坯
杜是恁地方就裏而漸漸做細理會一重了裏面又見一重一
重了又見一重以事之詳略言理會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淺深
言理會一層又一層只管理會須有盡時又曰內事外事皆是
自己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
理會方可若是工夫平時已自不可況在外工夫多在內工夫
少耶此尤不可也此十四條者乃循序漸進之說也所謂虛
心觀物者朱子曰窮理以虛心靜慮為本又曰學者須常存此
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溉若卒年未有進且其把現成在底道
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著便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
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但要常常檢點又曰大著心
胸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潤四方八面都見又曰今之學者

不曾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摩爲說皆助長之病也道理只平
看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又曰便是看道理難又要寬著心又
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小緊則不足以
察其文理之細密若滯于文義心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又曰
須是以聖賢之理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
以私見自去窮理只自私自利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問而
今看道理不出見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
看處自虛靜這箇字相與又曰學者不可只管守從前所見須
除了方見新意如去了濁水然後清者出來又曰大底思索義
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心中空空蕩蕩地了却
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橫渠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
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見來今學者有
二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
相尋又曰學者致知吃緊是要理會這一個心那紙上說底全

大學問學錄傳五章

主

然豈不得其久又曰不可一向去無形跡處去尋更宜于日用
事物上著意更傳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
無一理之不盡矣又曰天下之理偏寒滿前耳之所聞目之所
見無非物也若之何而窮之哉須當察之于心使此心之理既
明然後于物之所在從而察之則不至於泛濫矣此十一條者
乃虛心觀物之說也所謂切己體察者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
於身其得之尤切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又止於
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
恐其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或問觀物察己者豈
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縱明彼即曉此
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則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
之所以然皆學者之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
求之性情固切于身然一草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無
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蓋至顯莫如事至微莫如理而事理

一致微顯一原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此而已世之
人但務窮天地萬物之理而不反之於身善學者取諸身而已
自一身以觀天地無泛濫也朱子曰格物以反身窮理爲主必
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致乃所謂爲己之學非若徇外誇多者徒
以爲人也又曰且貴窮理令有切己工夫待自家者已定叠然
後漸漸推去這便是能格物若只泛泛窮天下之理不務切已
即是遺書所謂游騎無所歸矣問格物窮理何者爲切曰莫先
於五品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尤人所最切近者須要窮格
得盡若有一處做不盡畢竟窮格不至也凡甫問格物窮理自
有可以彼此者曰不必如此看理有正有權今學者且須理會
正底如娶妻必告父母學者所當守至于不告而娶又當別理
會此八條者乃切己體察之說也所謂著緊用力者或問人有
志于學然知識固蔽力量不至則如之何程子曰只是致知若
知識明則力量自進朱子曰格物致知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

大學問學錄傳五章

去

益若能于一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星底只是這一個道理
方始快活然零星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星底理
會得些子終不快活又曰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
將去又曰小立課程大作工夫又曰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摺一
皺血將此心入在裏面與他猛滾一番方始透徹問先生說要
隨事理會恐精力短如何曰須用理會靜著心實著意沉潛反
覆久自曉得去不成精力短後語便信口說行便信脚步真真
地都去不管他此六條者乃著緊用力之說也此以上皆言格
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所謂居敬持志者程
子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
又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
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朱子曰
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
足以貫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

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迷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必有必然者是以前人設教使人然識此心之靈而存之于中以為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于外以為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先後之分也及其用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渾身之理初且常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富有洒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又曰能存此心而後可以窮理蓋一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此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又曰格物之道其唯敬乎今人將持敬致知看作兩事

大學問學錄傳五章

七

以持敬時只塊然獨坐更不去思量道理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自思量道理却不相妨蓋敬是徹上徹下工夫未格物前須是收斂其心掃盡雜慮令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既格物後又須時時提醒不使一毫私欲得以為吾知之蔽而知方在我大抵居敬窮理二者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問格物不必分大小先後但是以敬為本後遇在前而底便格否曰是但須從近處格將去又曰敬則心存則理具而得失可驗能敬則此心惺惺得次虛明然後能格物然亦須格物不使一毫私欲得以為吾心之蔽方得虛明只一個持敬也易得做病又曰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又曰致知格物緊要在求其放心若收拾得此心在常常提撕他起莫為物欲所蔽便將這個本領去格物致知問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涵養是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本原思索義理須用齊頭做方能互

相發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與正當交相為用而各致其功耳問涵養致知以何為先曰二者不可有先後又不可無先後須當以涵養為先皆不涵養而專於致知則是徒然思索若專于涵養而不致知則却又為空去了又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是致知而後涵養問問有人明得此理而涵養未到期為私意所奪曰只為明得不盡私意自然留不得又曰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做覺不要求放肆到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又曰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矣寡欲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矣又曰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頭都不相離問養知是既知後如此養否曰此不分先後未知之前若不養之此知如何窮得既知之後若不養又是不可道未知之前便不必

大學問學錄傳五章

太

如此此二十條者乃居敬持志之說格物致知之本也蓋格物致知乃學者最初下手緊要工夫故程子朱子說得節目最多工夫最密但恐語太浩繁初學之士有不能遽得其要領者是用撮取大綱別其分類而各獎以程朱之說庶幾有條不紊學者于此潛玩而切究之則于大學之理可得其門而入而程朱吃緊為人之意亦可以默識之矣

傳六章

八條口開門啓鑰在致知爭鬭監在誠意
厚自欺也親切提撕發人猛省

人不曾做過格物致知工夫則其心猶未真知善當爲惡當去其
不爲善不去惡或爲善去惡而不能實用其力雖不能無實然
實由於不知非自欺也今從前已有格物致知工夫於一念之
發明知是善是惡明知善當爲惡當去猶不肯實用其力豈非
自欺所謂自欺者不必不爲善不去惡但于爲善去惡中稍有
一毫不實處便是自欺不是自欺其意自欺其知也

問或問云不知善之真可好惡之真可惡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
欺語類云自欺是字知半不知底人竊意必知之既真而不肯
實用其力方云自欺皆是淺淺之知却與致知以後之知不合
且反放蕩了自欺矣如何曰正爲真知灼見了却不肯實用其
力所以爲自欺若是半知半不知的人則其不能實用其力乃

大學問學錄傳六章

是知之未至其失在上一截不關自欺事也若把知處放鬆了
連母自欺亦都放鬆了故毋自欺正須坐殺知字說朱子之說
似未瑩

問知道孰爲善孰爲惡而不肯實用其力固是自欺然果知無不
明則爲善去惡自無不實其所以不能實用其力者到底知不
不盡耳曰論來知若果至則意必無不實如知道鳥喙之不可
食便是真個不可食其不免於自欺畢竟是知有未到中庸所
謂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者是也但此處之義緊接上章正
惟知之已至而不肯實用其力所以爲自欺蓋天下儘有知之
既明而行之不力者更有自恃其知而不肯實用其力者若果
知有未盡而自欺則愛病在知而自欺之病反小矣曾子喫緊
爲人之意正爲知無不盡而不肯實用其力者痛下一段放鬆
不得

自欺之弊不必在大全體皆實只起初一念微有不實則始終皆

欺矣外面工夫無所不實只心中微有一念不實則內外皆欺
矣

如惡惡臭三句緊接上母字之勢一氣直注到自謙毋自欺工夫
到此方得的實方得滿足稍有分毫之不到心上終是不快快
亦不是故此三句是母字盡量語

自欺只在毫釐自慊那須滿足

道川倪氏以章句苟且爲去惡不決狗外爲爲善非爲已非也苟
且狗外去惡爲善皆自之未嘗不爲善去惡只習中略覺得沒
要緊便不如此也不妨此便是苟且既已苟且於內則必色取
行外故苟且狗外兩病相因其始苟且其卒必至狗外然則誠
意之功當自絕其苟且始

問獨與意何別曰意是就一念之發言之獨是就其意之地頭言
之獨即意慎獨即誠意

講章謂戒欺求慊是指始終完全意念言慎獨則就起初發動之

大學問學錄傳六章

二

一念言乃誠意中緊要關頭處非也朱子謂意者心之發只此
一念動處謂之意此處爲界甚微爲時甚暫稍過一刻便已入
正心界裏此一刻中安得更有緊要關頭不知誠意工夫只在
慎獨舍此之外更無別法而所謂如惡惡臭云云者乃統言誠
身之功以足無自欺之義直通下正心修身說必慎其獨纔轉
入意上言既知爲善去惡便當實用其力以禁止其自欺而求
以自慊但此欺慊之分始于一念之發此一念之發人不知而
已獨知之此處一差其端甚微而相去便遠君子小人之分實
繫于此故必謹之于此以審其實與不實之幾實則充廣之不
實即遏絕之然後爲能戒欺求慊以誠其意講章不曉經文界
限誤認如惡惡臭三句便爲誠意之功所以說到慎獨只得又
下一轉謂慎獨是誠意先一步工夫如此則大學八條日中又
當增一條云欲誠其意者先慎其獨矣豈不支離可笑
知道孰爲善孰爲惡是物格知至中境界實實爲善實實去惡是

正心修身中工夫所謂誠意者只是於其一念動處獨知之地
審其質與不實之幾即于此實用其為善去惡之力非是慎獨
只謹其初幾誠意工夫尚有全體用力處在也毛丈心易云慎
獨是誠意下手處不是誠意入手處斯言當矣

不是說存誠之功只當在意上用力自誠意以至修身皆是誠身
之功為善去惡皆當實用其力但實用力處須自一念之發始
此處不實便全體不實所以君子必慎其獨

審察之精防閑之密皆是慎然必審察精而後能防閑密

問此慎獨與中庸有別否曰大學是審實與不實之幾中庸是審
理與欲之幾兩處微有不同然理無不誠欲無不偽其實一也
首一節單就道理上論合當如此用力更不論慎獨之害與能慎

之效小人節則極言不慎獨之害如此謂屋節則又言能慎獨
之妙如此蓋又移下一重就利害上說以見不可不慎之意語
雖移下一重意實緊緊一重

大學問學錄 卷六

三

一念自欺便是小人厭然揜著特其甚者耳

欺人之害小自欺之害大始於自欺究必至于欺人

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十五字為句厭然即是揜
著時神氣如此

消沮是其良心閉藏却是私意

小人之厭然揜著亦非不知善當為惡當去只因不慎其獨始念
差便至自欺欺人自孔下創其極如此此獨之所以不可不
慎也

由小人之揜著觀之亦是其羞惡之萌良心不死處使其能察識
此念擴而充之即亦可幾于自慊矣今不事此乃反欲揜著以
蓋其不善既以自欺又欲欺人此其所以日究于污下而不知
反也豈不可惜而更可哀也哉

如見肺肝欺人不得到底只成自欺厭然揜著多少勞攘何益之
有

問小人之厭然揜著章句謂其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豈

小人亦曾從格物致知來耶曰此只是其良心不死未必能格
物致知若果格物致知決不至此然天下儘有讀書多見理熟
而下梢終不免為小人者莫道格物致知了便遂無小人之懼

不然則大學於格物致知後何以又著此一節耶
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玩一已字人之不可欺即在小心眼
中看出通微更狠

毛丈心易云誠中形外二句正是泛論其理誠作實解不必深求
此謂二字承上小人起下君子是因小人之情狀而知其理之
不可易也君子有鑒於此所以必慎其獨不沾定小人說此處
體認最精

又云曾子曰節非是節子平日所言門人引之亦非獨明上文一
節之意蓋前既兩言慎獨此則專明獨之所以當慎之故十目
十手即是上帝臨汝之意不待如見肺肝始覺其嚴節子每日

大學問學錄 卷六

四

三省臨深履薄得力全在此處故特于此自標其名以示慎獨

之重使人實落下手不可少寬方見此章是大學最緊要處而

此一節又是此章最緊要處
十目一節比上如見肺肝更鞭進一步不必待人之視已然後如
見肺肝但一念動處便即為十目十手指視之處鞭鞭慎獨之
意至此益微切矣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幾乎大聲疾呼提撕深切使人猛省
十目一節不若小人亦不若君子只就獨字提撕以見不可不慎
之意然雖不沾小人却緣上人之視已如見肺肝來

問十目十手是獨知時覺得如此抑獨知時實有如此曰幽獨之
中一念之發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即此獨知之處便是幾之
已動而不可揜十目十手指視即在此處此是實境不是虛語

問十目十手固是實境但不知所謂實境者即指已動之機抑猶
兼已發見後言之也曰即此隱微之間獨知之處便是十目十

手交集之所更不待發見後方纔是實也

德潤身心廣體胖到此纔是自慎賢有分毫不到猶是自欺

到誠意後胸中渾是一團天理如何不快活

心到廣時非有加于心之本體也心本自廣大只爲私意所蔽便狹小了到此只復全其本然之量耳

潤身不是慎獨之效正是誠意工夫十分完固自然心廣體胖與前此之謂自慊一樣神氣總欲暢旺慎獨兩字如此看下文故字必字乃覺接得有力

潤身之妙固從慎獨得來然非慎獨便能至此惟是慎獨之至直至好善必如好好色惡惡必如惡惡臭無時無事而不自慊

充積之久德積於中然後英華發越于外而潤身可致然非慎獨無由致此故君子必慎獨以誠其意也

末句雖結必誠其意實結必慎其獨言一意而心廣體胖如此則意之切於身心何如所以君子必慎獨而戒欺求慊以誠其

大學困學錄 傳六章

五

意也此一句直攝盡通章之義而單結誠意章義自該於釋經之旨又分毫不失也

傳釋八條目分爲六章前後五章皆兼兩條獨誠意章釋蓋此爲

大學緊要關頭故說得極痛切

誠意一節如醫大病者痛下鍼砭之時此後工夫則如大病已去

但猶恐神氣虛弱寒暑易侵故復時時防護調攝按程逐節以

養之耳

問經重修身傳重誠意何也曰經重修身以修身爲明德之全

新民之本統八條目而總指其切要處也傳重誠意則又以誠

意爲修身最重最難關頭故說得十分痛切是又從修身爲本

中而獨指其切要處也可見重誠意正所以重修身經文修身

爲本得此乃益緊切

誠意傳曰義 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究其所從來則善

者天命之本然而惡者外至之邪穢也故以人之常情而言則

有善而無惡以人之本心而言則好善而惡惡是皆聖愚之所

同出于天而備于我者也然其生也既有形體之累又有氣稟

之拘及其形生神發而物欲之私又從而蔽之是以天命之本

然不得而著而本心之明亦因以昏昧錯雜其于事物之理善

惡之分固有懵然而不能知者亦有知之而僅識其粗不知其

可好可惡之極者夫知有不至則即其不至之處惡必蔽焉以

爲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誠意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爲而無地之

可據矣是故大學之教必先之格物致知使之有以識大善惡

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極庶幾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

眞實由此而致其誠意之功以謹其閑獨之間苟且自欺之病

則自不患于無主之能爲而無地之可據矣然或恃其知之已

至而不能因其所明而實用其力則苟且自欺之病日有甚焉

而身心顛倒私欲交攻雖有所知亦將宛轉汨沒而無以有諸

已矣是以聖人設教于物格知至之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

大學困學錄 傳六章

六

說焉蓋誠見夫知之未至而不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猶是自

昧而非自欺今既物格知至矣明知善我所當爲而不能實于

爲善明知惡我所當去而不實于去惡或苟且以自慢或有爲

而後爲或徇外而爲人或始勤而終怠自知之而復自欺之其

爲害有不可勝言者是故自修之君子既知爲善以去其惡則

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使其惡惡則必由中及

外如惡惡臭之真必務決去之而後已好善則必由中及外如

好好色之真務求必得之而後安如此乃能自快其好善惡惡

之心充滿其爲善去惡之量而可以自慊然此欺慊之分始于

一念其實與不實人不知之而已獨知此處誠僞微分而公私

邪正認以千里苟或察不精防閑不密一念之發稍有毫忽

不誠則全體之功皆爲無物矣是以君子必嚴謹精察于此以

審其實與不實之幾實則力踐之不實即遏絕之不便須臾之

頃纖芥之微少有所踈略間斷焉然後爲能實用其力而戒欺

以求慊也若彼小人幽獨之間恣爲不善則既自欺矣既已自欺又欲欺人一見君子而厭然拚替猶欲外托於善以自蓋究之人不可欺如見肺肝誠中形外適以自欺而已矣然原其厭然拚替之心彼亦何嘗不知善當爲惡當去哉只因獨知之地一念之萌不自加謹而任其差錯是以自念慮之微以及事爲之著及置沉痾至于如此之甚君子有鑒于此是故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焉夫君子慎獨之功豈待鑒于小人而後力然觀下小人之如見肺肝如此益以知幽獨之間一念之發雖爲已所獨知而事必有跡實必有聲爲善于幽獨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爲惡于幽獨者唯恐人知而人無不知是則獨知之處即十目十手共指視之處豈不深可畏乎誠意之君子苟知其可畏自其須臾之頃纖芥之微而必謹焉由一念而推之以訖于念念由一事而推之以訖于事事自始至終從生至死爲善去惡表裏皆實如是則能充吾性分之所固有盡吾職分之善矣

大學困學錄 傳六章 七

所當爲戒欺求慊之功無所不盡而德實有諸已矣德既誠於中則必形於外根心生色潤身之妙有不可勝言者以言其心則以理之無歉而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廣大寬平天君泰然也以言其身則以心之既廣而粹然見於面盎於背從容舒泰百體從令也夫意一誠而心廣體胖之效即無不相因而至則意之切於身心何如哉是以君子必慎其獨而戒欺求慊以誠其意也

傳七章

心中不可存一物

平時涵養此心令虛明洞徹無所偏倚然後應事接物用情各得其正然平時雖能涵養而臨事又須省察必使情之所至稱乎其然而無過不及之差則于事之理得其平而心之用亦不失其正矣

心如便無所曰虛曰明曰平

情不必過其則但略帶一分意識略有分毫沾帶便是有所

忿懣四者須要從物起不可從我起從物起者是物本有是只好

可惡之理而我因好之惡之也從我起者是我先有好之惡

之心而後加之於可好可惡之物也就使能不過其則而此

心先已有物不得謂之正矣而況必無不過者乎

問心有所則不得其正是心有這物事別事到來應之便差否曰

固是但心既繫于一偏即其所繫便是不得其正矣

可喜可怒之分在物而喜之怒之之理則在吾心因物理之所當

然而應以天理之自然各止其分而我無與焉是乃爲能不偏

于一偏也

問有所則心便不得其正然則心當無此四者乎曰四者人所必

有如何無得但能因物付物而無所過乎其則則雖酬酢萬變

而鑑空衡平之體未嘗有分毫妨礙便是無所非謂心當無此

四者也

問不得其正是體是用曰用情之偏自是用然體用一原用一失

則體亦因而失其正理自相因故下文便云心不在

問既有所如何又不在曰唯其有所是以不在譬如明鏡惟是無

所遮蔽所以物來必照若有一物掩之則第二物來便照不見

了

心有所則心有偏繫而不能爲酬酢萬變之主無主則不在矣

講章謂章句兩察字是帶誠意章義此處本義只在敬以直內存

其心之本體非也心統性情兼體用未發則當敬以直內存其心之本體已發則當隨事省察全其心之大用而其緊要尤在省察上蓋心之出入本無定時而忿懣四者既為人情所宜有則又易忽苟不刻刻提防雖欲存之而固有所不能矣傳文專說用一邊章句緊下兩字正見省察于方動之時為存養中切要工夫欲人于省察上用力以為存養之地故于次節方說敬以直之內然則敬以直之在省察後乎曰此兩項工夫本是齊頭做不分先後未應事時不能敬以直內到臨事雖欲省察其道無由既省察得持不敬以直內則又差了譬如防禦賊盜存如鎮守察似巡哨誠意時與賊鏖戰一場既已勝得他了至正心時可以鎮守其中無復外患矣又恐一有不察裏面或有竊發處故又須處處密加盤詰使四方八面蕩然皆平然後可以無患也

心有不正只是有偏算不得惡朱子所謂官街上差了路是也然

大學困學錄 第七章

二

不能察而聽其偏少間仍復流于惡所以又不可不謹

正心是全體用力誠意是于其中緊要處用力正心工夫包得誠意然不用誠意則必不能正心故誠意最要

何謂正心包得誠意存養省察皆是正心工夫而存養工夫微始

終貫動靜誠意是于其中一念初動處著力加謹過此一節到

發出來後再細加省察則仍是心分上事不是意分上事故曰

正心包得誠意誠意時分少正心時分多然誠意工夫難正心

工夫却易

問誠意必慎其獨則是當省察矣到正心時又當于忿懣四者而加察焉然則省察工夫有兩用乎曰凡有動處皆當省察自其念慮之微以及事為之著何時何事可以容易放過若但于其一念初起處省察得便道是了以後更不照管則又不免有差須是刻刻提防先儒撮論工夫大要故只說得兩三節其實學者用力有甚了期除是一念不起時無所用察然靜時少動時

多凡在動處何可不察豈但誠意正心兩用而已就到治國平天下也少此一工夫不得所以誠意中好惡兩脉直貫到底曰然則何處是省察正用力處曰只在誠意此處猛力戰勝以後只須步步提防更不十分費得力故程子論天德王道曰其要只在慎獨

毛丈心易云心主存養意主省察自是大節目處然存養專在本體戒慎恐懼以外無可用功工夫全在用上著力用一不當往往累體故情之所發亦以省察為先章句因察為存其得體用一原之理此論最分曉

正心修身傳口義 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當其未感之時氣不用事鑑空衡平之體至靜至虛雖在常人亦無得失之可議及感于物而能如其心之本然者而出雖須臾之頃纖芥之

大學困學錄 第七章

三

微亦未嘗少違其天則焉則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然惟聖人之心至虛至明不待存而

其體無不正不待察而其用自不偏事至物來無大無小莫不

各止其所而我無與若常人而欲其如此必于未感之先敬以

直內涵養此心之本體使其清明虛靜如太空然然後應事接

物力能有主而不亂及其感物之頃又能虛心體察使吾心之

用不致或繫于一偏則雖喜怒哀懼雜然並陳自能隨感而應

高下輕重無不中節矣惟其不然以氣拘欲蔽之心接乎事物

無窮之變其全體大用既不能如聖人之靜虛而動直而于寂

然不動之時且又不能涵養本原以為感而隨通之本及夫喜

怒憂懼一有所動又復不能于方發之始密加體察之功則其

所以應之者自有偏倚而不合乎事物本然之理與其常然之

則其未至也則不免先有期待之心其既至也則不免或有偏

重之處其既往也又不免留滯于中而不能忘是皆不察之故

被先入者為主於內是以有所而不得其正耳夫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必其湛然虛明無所偏繫然後心得其正而無不在既得其正而無不在則耳目口鼻四支百骸莫不各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動靜語默出入起居亦皆惟吾所使而無不合于理所謂惟虛故靈也今既累于喜怒哀懼而不得其正則此心馳騁飛揚以徇物欲于軀殼之外而虛明空洞之本體已不在軀殼之中矣既失其虛便失其靈心一不在則身在於此而心馳于彼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耳目口體之閒且將無所檢束怪色臭味事物之粗易見者且將不能辨別又何論義理之精微者哉杜少陵詩所謂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正此類也然要其所以致此之由總由其于用情之初一有不察遂以如此是以欲修其身之君子其心之所發必先密加體察使此心之用不至陷于一偏而失其正而又時時敬以直內使吾心之體虛一靜專則瞬有

大學問學錄 傳七章

四

傳八章
問親愛五者與忿懣四者同一用情而一屬心一屬身何也曰忿懣四者以情之用于己者而言是見于念慮之偏而未見于事爲之失故屬心親愛五者以情之施于物者而言既見于念慮之偏而併見于事爲之失故屬身
問朱子謂誠意以後病痛一節小一節今觀正心修身兩章同是用情之偏似未見輕重曰正心章不得其正當是本身上病痛此章五辟字則說向外來又較極一步矣
七章四有新八章五辟焉只是泛論常人之情有如此之病以見正心修身者不可不察于此以謹其情之所施固非謂誠意正心者必有此病然亦非謂誠意正心者必無此病也
虛公無我斯無辟矣
辟處卽是不知然惟不知故辟惟不察故不知
不是定要人于好處求惡惡處求美人之善惡自有分量人能虛心詳察不執己見隨物用情而當乎其分便是知然非理明義精虛公不偏者其孰能之
平時能敬以直內涵養此心不使有所偏倚臨事能義以方外隨地省察不使有所執滯則人之善惡無不照而吾之好惡自無所偏矣
兩莫知詠歎鮮矣嚴冷有味
引諺一節固是證足上意然比上又較說得深以見情之所發既已不察而陷于一偏則其好惡所及將有無往而不偏者雖以子之惡苗之頑皆將有所不知則偏之爲害何如益以見不察之不可也故章句于上節說偏此節說偏之爲害而語類亦謂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于此
末節反結更有力玩不可字不是家不可齊正謂身不修雖欲齊其家而有所不可耳故曰不可以齊其家不曰其家不可齊
晚村云齊家第一難事惟克己反求足以感之此言當銘座右

問意是心之所發忿懣親愛等亦是心之所發其別何如曰意是心之一念初發處在靜而方動之交情是心之用於物處全是動意事意是情之方動處情是意之專屬處意之時分少情之時分多

問誠意時之省察與正心修身時之省察亦有別乎曰誠意之省察是察其初發念時私意苟且之萌正心以後之省察是察其既發念後偏倚固滯之病誠意之察用力精嚴正心以後之察用力細密誠意之察難正心之察易修身之察則又易問章句獨于正心言敬豈齊家以後便不須敬乎曰主敬工夫徹上徹下自格物以至平天下俱當以敬為本獨于正心言之者敬是本心上工夫于此為尤切也

大學問學錄傳八章

二

傳九章

人無不可教之家家無不可教之人但家之本在身我不能修身則本不立化不行雖欲教家而不可得矣是我不可以教家非家之不可教也蓋緊接上章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說來不出家而成教于國懸空立此一句一章大旨一句說盡下文孝者三句及你赤子一條所以不出家而成教之理也一家仁一條則不出家而成教之效也堯舜帥天下條則正言不出家而感教之事也此一句事理效都具然却只是懸空說不出家而成教于國不是說家已治更不須教國教國處自各有事在但家國之分雖殊而理則一我能修身以教家使一家之中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弟然有恩祭然有文則雖未有教國之事而教國之根本已立規模已定到教國時只舉此而措之耳傳者之意正欲學者修身以教家先立其本而後可推以治國平天下也蓋鞭辟近裏之意經文修身為本義正如此

大學問學錄傳九章

孝者所以事君也三句不是釋孝作忠之謂言孝弟慈之理人人所同分雖有家國之殊理則無彼此之別故在家孝弟慈之道即在國之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但能自修其身以教于家即所以教國者不外乎此故曰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在家孝弟慈之理君子與家人之所共也此中便有個身在不在此又重新挖補入修身也

立教之本物我一原故成教之由在我而已不待外求也不出家一節皆是推本其理之同者而言不說事功亦不是教驗又此一節雖皆是據理說然不出家句與孝者三句其語意又別不出家句是據能修身以教家者而決其有可以教國之理孝者三句則但懸空說家國一理併不著修身教家者身上說蓋正推明不出家所以成教于國之故耳

君子所以教國人者亦欲使家家皆孝弟慈耳一家此理家家亦此理教一家此法教家家亦此法所以不出家而成教于國

上言孝弟慈保赤一條獨言慈者孝弟慈之理本人心所同但人于孝弟之理容有未盡即盡之容有非出于心之誠然者惟慈幼之心無不出于至誠而無所勉強故獨取其易曉者言之以見孝弟慈之理之得于天者無所勉強皆如此也

保赤一條只是上文三箇所以精神點醒家國機關全在於此上文三所以只說家國一理不說君子推行保赤一條方說到君子推行上然未說推行之事只就立教者本心上說言此理本吾心所自有其發於心而及于物者亦出于吾心之自然本非外鑠何待勉為但能誠求以取自然無所不中孟子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此意也呂晚村云首節止明家國相通之故就道理言也第三節乃明國本于家之機就推行功教言也第二節說道理已在推行處說推行却只說端倪自然仍在道理上言到下兩節總正講推行晚村此語說得最分明

大學問學錄 卷九章

二

而言孝者三句言家國之一理此又言孝弟慈之理非是人為乃由天得人人所有無待勉強欲學者察識此心知其在我而擴充之也此正聖賢吃緊為人處

既云不假強為又言誠求者此誠字非如誠意之誠是吾心中真切懇到處自然不待勉強而自能者唯其固有故無不誠孝弟慈之理固吾心所自有不假強為然非誠求即其自然者無從而見而其理亦無由自識矣故此句雖為帶說然正是真假為真實驗處諸孟子言浩然之氣本自剛大然必直養無害然後塞乎天地之間而實見其剛且大也

問章句識其端而推廣之似非本文之義曰喫緊正在此處傳者之意指出人心之自然者示人正欲人人察識此心而擴充之耳且此處方說理下即說效朱子於此補出此義然後上下交接處乃實朱子觀理之密如此

所謂識其端而推廣之者孝弟慈之理人所固有因事觸發必有

個端倪流露處但機發時即須察識此心認得此理不從外得即就此一端充而至之使至于極如孝之一念初發即就此一念孝處窮盡其量使孝之事無所不盡又更就此一端推類以盡其餘使弟與慈亦無不各盡其量又更本之身而達之天下使天下人人皆如我之孝弟慈而無不各盡其量到此然後孝弟慈之分量始足吾心固有之理始盡若有一毫未至猶是已分有欠闕處而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也

一家仁一條固是說教成于國之效然玩八個一字及其機如此之意正是言感之妙神速而不爽一至於此欲學者謹其所以感之而先立乎其本也語雖說效意實逼拶入修身來下文誠身之恕已隱然言下做人最為深切

有善無惡天理之本然也為善去惡人事之當然也而其機必始於君身表端則影正源遠則流清可不慎歟

唯德用小人德昭大仁讓必須到齊于家方能及于國貪戾只要

大學問學錄 卷九章

三

一人做便一國都壞了善必積而後成惡無微而不著故樹德務滋除惡務盡

上言一家已見功效之速下即言一人尤是鞭辟近裏緊切提撕處

論其語勢六個一字一意反覆直注到其機如此不分為善為惡之近連論其理則正以為惡之效捷于為善尤見鞭策緊切處機字正於此處領取十分悚人

至于一家仁讓則能修身以教家可知矣至于國作亂則一家之貪戾可知矣皆互見之詞

機發於此即見於彼是至速也機如此發即如此應是不爽也君子亦謹其所發而已矣

上方說理此忽說效至下條方說工夫嶺斷雲連若脫若續此古人文字錯綜之妙也

國之仁不仁反求諸己而已矣非無與仁教讓之事也然其本則

存乎已而已矣

桀紂未嘗不欲民爲善去惡只爲反身無本故雖令而不從此一

層鞭辟恕字更有方

如何便有諸已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有諸已忠也有諸已而後求諸人恕也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來

此章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之恕是兩折說下章所惡于上毋以德

下之恕是折說

問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然則未求諸人已將不必求諸人乎曰若論

學者爲已工夫則有諸已無諸已不過自盡其分之所當爲於

人無與原不必求人非人今既云治國則是有天下國家之責

者勢不得不有所求有所非但求諸已無諸已雖欲求人

非人而不忠之恕終行不得所謂有而後求無而後非非是謂

未曾有諸已無諸已便不必求人非人正謂欲求人非人者必

先有諸已無諸已耳蓋緊要通入身來欲學者及求諸已忠以

行恕也

所藏乎身不恕謂無可推以及人也正是說忠

傳文之義到故治國在齊其家已盡不出家而成就之理矣又引

三詩反覆咏歎使人涵咏從容而得言不盡意之妙意味深長

人人自領

故治國在齊其家是傳者繳足不出家而成就之意此謂治國在

齊其家乃是結經文

問治國亦有政事而第九章專言感化乎天下亦須感化而第十

章專言政事何也曰感化治平之本政事治平之用二者本不

可相離傳者之意亦非謂治國但須感化乎天下但須政事豈

傳文立義本取釋經經言欲治其國先齊其家第九章緊接齊

家立傳則自是說感化一遞分數多第十章說經文欲明明德

于天下先治其國專論治平不帶家說則語勢自當專論政事

不能更及感化皆是古人互相見之詞合而觀之全理自得且

大學問學錄卷九

四

國與身家相去爲近近則感化爲易有以感之則政事之施舉

而措之耳非無政事而感化爲重故獨言感化天下與身家相

去爲遠遠則有非感化之所能盡變者必須有政事之施然後

可以知明處當以輔其教化所不及非不當感化而政事爲重

故獨言政事言各有當也

問齊家亦有事在傳專言化何也曰齊家之事如正倫理使一家

之中粲然有文以相接篤恩義使一家之中歡然有恩以相愛

固皆齊家之不可闕者然家之本在身苟吾之身先未能正本

清源以作一家之儀表則雖欲正家誰肯服從傳所謂身不修

不可以齊其家是也若已之一身先能動中規矩以爲一家之

觀法而所以用其情者復各得其當而不偏于偏則家之人自

然觀感興起相向於善而不能自已矣整飭勸懲之方特從此

舉而措之耳何難之有

大學問學錄卷九

五

傳十章

上老三句即接治國章來以見我能修身以教家而一國之民即無不感發興起可見孝弟慈之理為天下人心之所同其分雖殊其理則一平天下者不可不經畫處置使之各固其分而有以遂其同然之心也

上老三句亦推本修身來自齊家以後總處處離修身不得故曰修身為本

上老三句上章言理一此言心同義自各別

家國之分雖殊而人之理則一故上老三老而民與孝上長長而民與弟上恤孤而民不信人之理雖一而遠近之分則殊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

矩者天理之極也

未能躬行於上雖欲絜矩其道無由若既本諸身而不能推以及人則所謂躬行者猶未盡也故必絜矩直至四方八面均平如

一然後在已之分量始盡

同然之心即是矩此同然之心乃是天理之極人情之至惟其理

一是以心同絜矩者正絜此心之同然之理耳故絜矩之道

若出于人為而實由天理之自然人心之所不容白己者而裁之也是之謂王道

雙峰謂君子度物以心為矩非也以心之理為矩耳但以心為矩便有差處

所謂絜矩者非推我孝弟慈之心以與人也此心此理本之於天人所同有非我之所得而私但人為氣稟所拘私欲所蔽覆樂

所污勢分所格有是心而不能復欲復之而不能遂故在為上者有以推其本然之心隨其身之所在分之所居經畫處置便其無不到耳及其既盡則人之理得而我之心亦無不盡矣此便推我之心以度物處

惟孝弟慈之理人心所同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以其理之同故

大學問學錄傳十章

一

推已以及人而初非強人以所無以其感之速故愈知其為人所固有而有諸己者不可不推以及人也

以其理之同故民有是心不可不有以遂其心以其分之異故雖有以興起其心而又不不可不有以遂其心以其理之同故可以吾心之理為矩而推以及人以其分之異故又當各以人之心為矩而使之各遂其心

推得去時則萬物皆為一體若推不去則一膜之外便為胡越此非窮理克己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其孰能之

絜矩之道有因物察理而成不違意思又有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意思惟其格物致知則能燭理而有以知天下人之心如一人之心誠意正心則能克己而能以一人之心通天下之心

矩者心之理也吾能盡吾心之理則絜矩之本立使人人各盡其心之理則絜矩之用行

所惡於上一條不是實境只懸空畫一絜矩樣子與人看見必顯此四方八面都到方是絜矩

上下前後左右隨舉其一固皆可見絜矩之義然必面面都到才是絜矩全量分毫不得便于矩之全體猶有欠闕處在

所謂四方上下均平者如天子之孝豈能使天下人皆為天子之孝人人各有其心人人各有其分但使天下人人各如其分以自盡而無不有以遂其心即人人皆無不孝此便是四方上下均平也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從自己胸中流出所好好之所惡惡之非小心體物者不能也

知之明故能以己之好惡通民之好惡處之當故能使民之好惡如己之好惡

絜矩之能與不能在於慎與不慎之間而已矣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此一句喝得最緊切慎字所該最廣自己身

好惡之原以至好惡施于民之處皆不可不致其謹也

能慎則能聚矩而得衆得國矣不慎則不能聚矩而失衆失國矣

得失之間其端甚微而相去甚遠可不謹乎

聚矩在於公好惡而公好惡之要在能慎故知慎獨之功雖至

平天下亦不外此

樂只兩節一意相承鞭辟最緊言能聚矩而好惡同民然後可謂

民之父母稍一偏僻即爲天下慘矣故下文緊接得衆則得國

失衆則失國

上言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以見民心之向背關乎國家之得失猶

只就聚矩本分上說先慎乎德又推上一重歸本其身欲其先

立其本然後能好惡同民而可以聚矩此一句緊頭提起下面

善不善及忠信驕泰兩層其理皆具于此後兩結皆應此一句

直推到忠信驕泰然後慎德之義始精而盡

從天德流出來方是王道故君子先慎乎德

大學國學錄傳十章

三

先字有兩脉上承不可不慎下對人土財用蓋有國者固無所不

當慎而尤當先慎乎德此聚矩之本而好惡之所從以出者先

慎乎此然後聚矩之本立好惡之施無所不當于理而人土財

用不外此而得之矣

無所爲而爲者義也有所爲而爲者利也若爲有人土財用而後

慎德則是爲利而起根本已錯殊不知德本君子所當慎原非

爲人土財用而然然既慎德則人事盡處通乎天命人土財用

自有莫之致而致者此天理之自然非有所圖度臆測而爲之

也

能慎德則人土財用自然一有俱有更無停待然必內裏工夫一

步充實一步然後外面境界一步廣闊一步到人土財用無所

不有才見慎德盡處

德者本也二句是懸空說以見平天下者當內本而外末也不粘

聚矩之得失上

單論道理則德固是平天下之本非以德爲財之本財自是平天

下之末非以財爲德之末但此處語脉却不如上言有德即

有人土財用故此即本上文之意而言德爲財之本財爲德之

末本正對財末正對德與他處泛論治平之理者不同詳章不

會古人之意只硬執著一面道理所以都說殺

外本內末四字直貫下三節一意反覆一節緊一節將外本內末

之害直窮到盡處以見有國者之斷斷不可外本內末也

理財用人兩大節傳者之意不過就平天下中特舉兩大事而言

以申明聚矩之義本非爲理財用人說故章句於理財一節則

云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聚矩與不能者之

得失于用人一節則云自泰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

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蓋聚矩之得失其本

義已盡于樂只一截先慎乎德以下則又推上一重而言所以

能聚矩之本因就理財用人兩事而特歸本君身又更歸本君

心以見能聚矩與不能者之得失皆由於君身之善不善與是

心之微與離所以康誥及有大道兩節只歸結慎德更不細理

財用人其旨斷可見矣講章不曉古人之意所以微生多少閒

議論

問此一段既不言說理財則既結過聚矩後緣何又引楚晉勇犯

之害以及覆申明之曰傳者之意本是指財貨以申明聚矩之

道其節曰莫大乎財貨而聚矩之難亦莫甚于財貨故復引二

書以申明不外本內末之意蓋本以申明聚矩而亦因以見聚

矩

矩

矩

矩

矩

非也或問云此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則此一節亦是說能絜矩與不能絜矩無擇相臣之意蓋有技彥聖人所同好也我能好之是好民好而能絜矩者也苟或不然以人之所同好而我反惡之則是惡人之所好而不能絜矩矣與下三節一例看但下三節則又因此生端而反覆申明之本非爲下文起本而下文却從此生去此古人文字之妙也

仁人之心純乎天理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故至明有以審其機至健有以致其決而用好用惡無不各盡其量也

仁人者物格知至而不蔽于私故明足以燭奸邪誠意正心而不牽于欲故公足以決取舍

仁人於媚嫉之人既放流之矣又必進諸四夷而後已者蓋媚嫉之人已之所惡也已之所惡人必惡之故必推已之所惡以及人進諸四夷置之絕遠無人之地使之無所施其惡然後人已

大學問學錄

五

之所惡交盡是正所謂能絜矩也

善則得衆不善則失衆忠信則善屬焉則不善一重緊一重直逼入人心坎裏來歸進明明德上以終先慎乎德之意

忠信絜矩之本

實心絜矩即是忠信

生財有大道就上大道中抽出一件言之到此才是實說財貨只爲人情於此事最難分曉故特反覆言之觀此處又重說一番可知前一番說話果只是申明絜矩並非實說財貨若前段實說此處便都成廢語了古人必無此複贅文字

生財一大節只是絜矩餘波

生財五條一意反覆一重言財不可聚而生之自有其道要之仁者之意只務散財得民財之足不足總非所計然果能散財得民則亦決無不足之理但君子之所以不忍聚歛者只是以利之不可而不爲非爲利之害而不爲也而況專利之

害又有不可勝言者乎到底只把財字抹盡一意歸注絜矩上可知傳者之意仍是教人絜矩不是教人理財講章不知橫死句下真是悶悶

生聚食寡爲疾用舒四者兼到方可恒足若缺一或可足而不可恒矣

人君代天養民固當務本節用使財生生而不窮此天理之自然亦職分之當然才參以私意而稍或過其則便是外本內末違天以賊民矣故傳者丁寧反覆之

三個未有只作一句讀猶云未有好仁而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蓋以申足以財發身之意

三個未有只是一句所以中間又插出好義終事兩層者必至民好義然後見好仁之盡即民之好義又必至能終事然後見好義之盡添出此兩重而好仁者之必有財其分量乃覺十分圓滿若有些子未至便是好仁之量未足而府庫之財猶未必爲

大學問學錄

六

其財也

講章以畜馬乘二段爲引起不畜聚歛之臣一段細讀或問只是平說當絜矩之意並不側重聚歛一邊或問云雞豚牛羊民所畜養以爲利者也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則不當復與之爭皆絜矩之義也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兩以絜矩言之而絕無所低昂于其際蓋上四句是說受大者不可以取小下四句是說不可聚歛三段一節說濶一節各因其位之而下言之總是戒人不可專利耳

務義不務利本天理之當然人心之所不容自己者君子之心但知有天理而爲其所當爲初非有所爲而爲之也唯其無所爲而爲而萬物自各得其所故曰以義爲利無所爲而爲君子之心止知有義而已以義爲利亦是傍人推說如此在君子並無此意若有此意則其爲義已是利了

長國家一條又移下一步直說到利害處益以見外本內末之不可而平天下者必當察矩而公好惡也

兩言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前就義理上說見有國者之不當聚歛後就利害上說又以見有國者之不可聚歛也

總注云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自聚矩之道至騎泰以失之皆言與民同好惡之義生財有大道以下方說不專其利之事若中間兩大節實說理財人章句緣何竟脫却用人一項乎蓋以見中兩節只是反覆申明聚矩並不實說理財用人也

毛丈心易云章句于十傳內括出五六兩章以為急務其得大學原頭厥功匪小蓋學者不能明善身何以誠率意妄行講學之所以悖道也不能誠身所明何用博觀泛濫俗學之所以亂真也每見世之學者止此兩途不入乎此則入乎彼似是而非太可慨嘆朱子有見於此所以喫緊示人以格物為明善之要而

大學章句

七

救禪學空寂一流以誠意為誠身之本而救俗學泛濫一流以交修節落下手離夢得地變鬼為人方不負孔子作經之方不負曾子立傳之心方不使二帝三王之道斬焉中絕一片接引來學深契至今猶可于此二語想見之也此條說得朱子喫緊為人意出關係不小

中庸章句

奉直大夫吏部員外郎前戶科掌印給事中

序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道流行物與無妄本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但眾人拘於氣稟汨於物欲此理雖自有之而不能知之而不能行惟聖人純乎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一言一動皆可為天下後世法要之非有加也天命之理本是如是聖人特充其量而無所歉而自與天為一故能繼續天道為人立極

聖人繼天立極亦行所無事而已

堯告舜只允執厥中一句舜便徹頭徹尾曉得舜告禹則添三句併中之所以當執與所以執中工夫都與傳出乃盡於此便可見舜禹分量

堯之允執厥中一句便該得舜四句舜之人心惟危四句只盡得

中庸章句

一

堯之一句堯之一句無所欠舜之四句無所增一而已矣

天者道之原中者道之極心者道之宰

只是一箇心從形氣上說便是人心從義理上說便是道心人心便是載此道者本不是不好物事但以其易私而難公故云危耳

道心易為人心所汨故曰微

先言人心而後言道心者無人心則道心無安著處也

無人心則道心無安著無道心則人心無主宰兩者合而心之體用備矣

聖人亦有人心但純乎天理不為有我之私所汨故道心為主而人心自退聽焉常人亦有道心但易為有我之私所汨而陷於物欲故人心為主而道心遂至於暗亡要之道心本未嘗滅息特為人心所陷溺而不能出耳

道心人心之分亦只在公私之間人心之發於天理者便是道心

道心中略帶些子私意便是人心二者交行互發辨在幾希最難識別故必先精以察之而不雜然後能以守之而不離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是橫說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又進一步是豎說蓋非終身由之自強不息則精一工夫一有間斷而所謂執中者或有時而廢矣

精一工夫歸宿在道心上用力只在人心上

惟精惟一論先後以精為先論重輕以一為重

人心道心其辨只在毫釐之間故必須格物致知直察到疑似纖毫處分別精明不使人心得混於道心然後可用守之力此惟一之所以必先惟精也既察得分明了又須誠意正心守而勿失不使道心牽引於人心然後為知之至守之篤存心處事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也此惟精之所以又當惟一也堯舜之精一執中惟精即大學格物致知工夫惟一即大學誠意正心工夫兩項不可闕一不能精以察之則懵然不辨黑白固

中庸圖學錄序

二

無踐履可據之地能精以察之而不能一以守之則雖見得到亦終與吾身不相干涉久之而所精者亦將若存若亡消歸無有矣此以知非精固無以一而非一則精亦無所據也陽明乃謂惟一即惟精主意惟精即惟一工夫非惟精之外又有所為惟一亦異於吾所聞矣

道心兼未發已發而言寂然不動此理具於吾心所謂天命之性也感而遂通此理從心流出所謂率性之道也故曰天命率性道心之謂也雲峰胡氏謂道心是已發時此心合乎理只說一半

堯舜但言執中至夫子始言時中要知堯舜之所謂執不是拘拘固守夫子之所謂時亦不是圓融通變隨時處中而執守之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堯之執中已該得舜之危微精一在堯舜之執中亦已該得孔子之時中在但聖聖相傳則其說愈詳其理愈盡耳非有所增益

也

武周已上道統之傳在君相孔顏以下道統之傳在師儒道在君相則以治為教而斯行道在師儒則以教為治而斯道明然君相行道於上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斯道光明較著如日中天則行者固未嘗不明師儒明道於下尊其所聞行其所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則明者又未嘗不行

子思之時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其作中庸正所以闢異端以衛聖道起處憂道學之失傳正憂異端起而失傳也

老佛之說惟其彌近理所以大亂真蓋其陳說道德指明心性深微闊遠或有類于吾儒之說者非格物窮理至于理明義精者不足以別識之故易為所亂若尋常諸子百家之說淺近易見故為所惑亂者猶少

中庸章句序一篇分四大節首二句為第一節乃一篇綱領自上古神聖至堯有以加于此哉為第二節推本中庸道統之傳也

中庸圖學錄序

三

自是以來至明且蓋者也為第三節言子思之作中庸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也自是而又再傳至宋為第四節言程子復中庸之心法使已得折衷眾說復明道統之傳也

名篇

中者莫舜以來相傳之道也要其極則為至善之理而實不離乎尋常日用之間惟其平常所以亘古亘今而不可易也孔子發明堯舜以來相傳之緒而以庸字贊之是所謂祖述堯舜者歟春秋以來百家競起矜奇詭誕無所不至只坐不肯庸却不知只就目前本分道理做到盡時正有無窮神妙處在聖人于中下一庸字其曉告天下後世之意深矣

不偏不倚中之本然者也無過不及中之當然者也惟其本不偏不倚所以當無過不及

不倚比不偏又進如喜怒哀樂不繫于過此是不偏既不偏了而又假倚仗自能如此則是不倚

名篇之義本意只在個中字庸只是中之贊語惟其得中所以平常而不可易

朱子曰惟中故平常此是一直說下又曰中亦要得平常則於中又作一折矣兼此二義乃盡

語類以中庸分六大節是朱子未定之論當以章句分四大節為正

中庸之書源遠流長變化萬狀自是孟子權輿然中庸雖極變化而鋒鏑淵渾蓋子思親炙聖人故猶有聖人氣象孟子但私淑其徒故圭角時有太露處

以大學比中庸則大學為淵渾以中庸比孟子則中庸又為淵渾矣一則世愈降則文愈盛一則道不足則文有餘世愈降者風氣所開不可遏也道不足者器量所定不可強也

子思作中庸劈口下個大字煞須認中庸開端下一個天字正是子思喫緊為人處當時吳端曲學之徒所以都錯認性道致者正坐不知天根本不濟故從頭都錯耳殊不知性即天理道乃天理之自然教乃天理之當然特將地異名耳實則皆本于天者也故欲知性道教者不可以不知天

第一章

子思作中庸劈口下個大字煞須認

中庸開端下一個天字正是子思喫緊為人處當時吳端曲學之徒所以都錯認性道致者正坐不知天根本不濟故從頭都錯耳殊不知性即天理道乃天理之自然教乃天理之當然特將地異名耳實則皆本于天者也故欲知性道教者不可以不知天

朱子謂誠字為中庸一篇之樞紐來學妄謂天字為中庸之根柢誠者天命之實理非有二也

以理之在天者而言謂之天道以天之賦於物者而言謂之天命以物之受此理而言謂之性實一理也

性字從心從生心之生理也

滿天地皆理滿腔子皆性

性不離乎氣而亦不雜乎氣天命之謂性是就不離中指出其不雜者而言

性無氣質則無附著氣質無性則無主宰子思之所謂性主宰之性也

說性本離氣質不得然子思天命之性却只就氣質中挑出其實無妄之理而言不沾氣質說孟子道性善原出於此

孔子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也子思天命之謂性以其不雜乎氣質者言也告子生之謂性則專以氣質言也此告子所以為不識性也

原其本然者而言則為天命之性從其自然者而言則為率性之道兩句總不沾氣質說

惟天命之性無理不具故隨其所感從胃中自然流出不假倚為不待勉強便自有至當恰好的道理為人物之所當行者此便是率性之道

率性不是說人之體道乃道之發用自然如此利參以人為則非

率性之道矣

率性之道不離人爲而實天命之自然而不容自己者性者天命之本然也道者天命之自然也

在物之理即我之理以吾所自有之理觸乎事物無窮之變循性而行各有條理而天則自出是之謂率性之道

性一也物之所感不同則其中之所發亦因以異就逐事上看如觸著仁之性便有惻隱發出來觸著義之性便有羞惡發出來

一事一理一物一則也就一事上看如同一惻隱也所感者重其發亦重所感者輕其發亦輕隨時隨處因物付物也就各人

看則同一惻隱也此人合當如此那人合當如彼其分不同故施有差等也章句下兩各字極圓活極周至

物之氣稟極爲偏塞而一隙之明即始終不易亦可見天命之理充塞無間但有一隙即便呈露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雖其氣質之蔽所明只此天地之心固未嘗遺一物偏一理也

中庸圖學錄第一章

二

道亦大綱之名其中等殺不同本不可無所品節又況人之氣質有過不及之分若不先立之限制則任其氣質之偏將有日遠

於道而不知者故聖人謹之

人之氣稟有過不及之差聖人脩道之教使之去其過補其不及以歸於中而已矣

其天命之性也

聖人脩道爲教純是天理上事但所以脩道者却是因人之氣質有過不及之差所以爲之品節以防範之耳實則行所無事初非有所私智穿鑿於其間也

晚村說脩道之教云性聖人窮理盡性至命故能立天下之極天下人物細微無一不備聖人性道中聖人原只在自已分上體施未嘗外假也此理先儒未到

性天德道天理教天事
天命之謂性天理之本然也率性之謂道天理之自然也脩道之

謂教天理之當然也徹始徹終皆是上天之職故曰中庸

羅整菴謂天命之性是自其受氣之初言率性之道是自其成形之後言非也天命之性亦自受氣成形之後而言若方受氣之初形尚未成猶在天命人物交接界上此理之所附麗處猶未

凝聚猶未可遽指爲性自其受氣成形以後而天命之理乃始有所附麗而全體具足大傳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此二語最分明

讀天命之性三句知萬物皆備於我

人但反身一看便知性道爲吾之所固有教爲吾分所當爲即此藐然之身而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備聖人之教無非切已并

中和位育亦只是天命之所固有不過從習中自然流出而推之以至于極耳此天地之性所以惟人爲貴而戒懼慎獨之功所以不可頃刻離也

中庸圖學錄第一章

三

性道天性道氣稟太過不及教

天者理而已矣此理流行充塞於天地之間本無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但未有氣質理無所麗故人物未生以前止可名爲理未可名爲性程子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也及乎天

道流行發育萬物有是形氣即莫不有是義理不以聖愚而加損孟子所謂性善是也既有是性則感物而動不待思爲不

假勉強但一循其性之自然便有條理而至當不易之則所謂道也在我者則隱羞惡辭讓是非皆道也在彼者親疏

別信亦道也在物之分雖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內外而已矣是皆人心所同然吾性所固有隨其喜怒哀樂之發則

愛必有差等敬必有節文所感者重其應也亦重所感者輕其應也亦輕雖以禽獸草木之無知而隨其氣之所通凡所爲

覺運動榮瘁開落亦莫不各有自然之理焉是可見天命之本
然初無間隔其分雖殊其理一致者也性也道也在人在物
雖有氣稟之殊而其理未嘗不一至於氣稟所賦則在人在物
雖同此性命之理而所稟不能不殊不特人與物有靈蠢之分
卽人之與人雖同得形氣之正而其清濁厚薄亦有不能齊者
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失之不及而得於此者或
不能無失於彼而私心人欲不免橫生於其間故於性之本體
遂至昏昧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其于道因
亦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
理渾然無少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爲之品節防範以爲法
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是則所謂教也然是教也
雖若出于人爲而實原于天命之本然率性之自然初非有矯
揉造作而強人以本無率人以所難也何也義理之性與氣稟
之性雖相混同當分賓主自天命以至子道如木之自本而幹

中庸學錄第一卷

四

自餘而枝上下洞達天人交通乃天理之流行道心之發見心
之主德之宗也至于氣質之稟有過不及之差雖亦性之所動
然皆人心之發見私欲之流行不過客寓旁支而已矣聖人施
教正欲人去其客寓刪其旁支以就其宗主使過不及者一歸
于仁義中正之途以無失其天命率性之正而已矣豈有人力
私智之爲也哉或疑脩道之教恐聖人不免矯揉造作于其間
未必盡原于天命之所固有故爲是圖以示之而復推本朱子
之意而爲之說如此

道不可離時筆振起推其原本總接上三句惟其命于天率于性
脩于聖人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窮其究竟直從戒慎
懼貫到位育戒慎恐懼不離道之功天地萬物有不離道之
極學究死在句下攸只謂單接率性句耳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陸然一呼提撕深切此一卷中庸緊繫頭
脉處

章句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是說道本不可離
也或問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語類體之則合背之則離是說人
不可離道也惟其原本天命之性此道之所以不可離惟其不
可離所以從戒懼慎獨直到位育才盡道本不可離一層正是
人之所以不可離道處

戒慎不說恐懼不聞有二個聚會論其文法是平而語言靜不言
動也論其用意是盡頭語從動推到靜也若論其理則正是全
體語舉靜以該動也

戒懼恐懼工夫本貴動靜而言但說到不觀不聞則是卽靜以該
動耳語意與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一般總是全體語玩章句
自見

不觀不聞從前而言事物隨從後言工夫未可就此一刻中
亦須操存此心不令放佚則自此以前自此以後其無所不
戒懼可知

中庸學錄第一卷

五

須常自提撕使此心炯然如日初出

戒懼恐懼只是常惺惺法問如何用力曰勿忘勿助而已矣

天理本未嘗離人然欲以直內則萬理具在故章句以戒懼恐懼
爲存天理工夫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意固指獨而言語只大凡說故章句云暗處
細事

跡雖未形幾則已動則呈露于外而不可掩人雖不知已獨知之
則昭晰于中而不可欺既昭晰于中自然呈露于外義貫一貫

幾者動之微此時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萌于其間動靜之交
正爲理欲分途之大界於此不謹則人欲肆而天理亡矣故此

處十分著力專在遏人欲上

慎獨又就全體用力中抽出其緊要關節而言戒懼卽大學之正

心慎獨卽大學之誠意戒懼是通長說慎獨是截斷說

或問中庸戒懼慎獨是一段事是兩段事顧涇陽曰謂之戒懼不

觀則無所不戒慎謂之恐懼不聞則無所不恐懼已包却慎獨在其中矣而又言慎獨者乃就中點出一個動靜開也須透過這動靜開然後成得箇戒慎不觀恐懼不聞于此有作兩段事固謬於此看作一段事亦未識聖賢緊提撕之意也此一條說得最分明

戒慎恐懼是全體工夫只存此心不令放佚便是大要用得力若慎獨則是靜而方動之際要交關處此處為時無多却須十分努力此是戒慎恐懼中緊要節目

論功力之全則戒慎恐懼之功徹始終兼動靜足以包舉慎獨一節若論用力之要則戒慎恐懼只是常常提醒此心不使昏昧放逸而已不須十分著力所十分著力處正在慎獨子思於戒慎恐懼中又特提出此一關以聯告學者其聯緊為人之意炯然可見觀末章說為已而必以慎獨為切務為可見矣君子真知天命之可畏故無時不致其敬如此

中庸章句第一章

不

慎獨工夫本該在戒懼中所以又特提出另說者不能省察便無從涵養縱涵養亦定是錯故聯緊下此節若以緊接上節說則既涵養了又不可不省察不省察則所涵養者又將失於當幾矣大抵涵養省察相為首尾省察愈精則涵養愈熟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

大抵涵養省察二者貫徹終身不分先後若論入手則須從省察做起省察不差然後可以涵養將去

此章從天命大原說下來故先涵養而後省察末章從下學工夫說上去故先省察而後涵養語勢不同理則一也

喜怒哀樂一條又提起筆推本天命之性申明道不可離之實而責人以致中和之功也蓋存養省察之功同存乎我而所以當存養省察之故實出于天故又提起更從天命率性處說來以見存養省察不過全其天命率性之本然初非異事愈覺致中和之不可以已而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盡吾中和固有之量

也

從中和說到大本達道直將位天地育萬物根原都與振出未發不是無只是未感于物寂然不動耳

未發之中是不偏不倚之中中節之和是無過不及之中

未發之中即是節天命之性有物有則即是所謂節也中節者謂處得恰好雖出于人為而仍不失其天命之性全體中流出已發之和雖止見于一偏要是從天命之性全體中流出

合喜怒哀樂而言則件件中節舉其一而言則處處中節皆字兼此二義

惟是胥中洞然毫無偏倚執著所以隨感而應動中天則故知中和兩字猶形與影不相離也

天者道之原中者道之極心者道之宰

致中和即大學止于至善亦只是做到十分盡處恰好地步耳非有加也

中庸章句第一章

七

天命之謂性一章實下工夫處只致中和三字道也者兩節只是個空架子致中和三密抵此兩節

上言戒懼慎獨只是大槩說此處致字方是真實下工夫處此三字直抵前兩條而理意更精密

自戒懼而約之此戒懼是從動處說來以至于至靜之中方說到不觀不聞上若將自戒懼句便沾定不觀不聞說以下更解不

去

致中工夫兼統致和致和只是致中裏面事然却是緊要關節不致和即致中無下手處故聯緊尤在慎獨程子論天德王道曰

其要只在慎獨正此義耳

中和者天命之性而吾所率之以為道與天地萬物同出一原者也故致得中和自然位育

戒懼慎獨工夫積累純熟做到十分盡處纔有位育效驗蓋人事之盡乃能與天命相通若有一毫未至便與天地萬物猶有隔

處在

位育之分雖殊中和之理則一人但能致得中和則隨其分之太

小而位育之功自各以類而致却是實事不是虛語

致字中儘有實落作用在朱子所謂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

至財成輔相匡直補翼無一事之不盡是也位育實功都在中

和內做盡故致得中和自然天地萬物育

致得一分中和便有一分效驗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此感彼應捷

于影響莫作分外難事看

自天命以至位育反求諸身近取即是故曰萬物皆備于我

致中和之極功到位育乃盡大約效驗是工夫盡處

到天地位萬物育纔是中和之至要不過全其天命之本然率性

之自然者而已矣非有加也

到天地位萬物育亦不外于中和則道不可離之實益見而人之

不可離道亦於此十分透切矣

中庸圖學錄第一章

孔子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會子曰明德子思曰天命之謂

性孟子曰性善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第二章

子思作中庸歸本仲尼觀中間引言只用于日常例獨於起末高

唱仲尼其意可見

劈開君子小人開出一篇之局

致中和而至于天地位萬物育纔成得個君子中庸故以此緊接

上章此君子即上章兩君子但上章是方用力以體乎中庸者

學者之事此則是工夫已至而與中庸爲一體者成德之事也

爲能體之體字猶體物不遺之體君子直做中庸骨子與中庸爲

一體

時中只是個恰好

大學之止至善中庸之時中其理一也

君子時中只是個敬

君子之所以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中庸其分在做與肆之間而已

矣

中庸圖學錄第二章

君子而時中朱子云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愚爲更下轉云惟是君

子方能時中兼之而字之義始備

君子而時中此君子不是生成美質正是已能戒懼慎獨而至于

會得

朱子補知字最緊此知字從格物致知來無此一段工夫則見理不熟而處義便不精何以時中

張子曰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君子要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能見得時中張子此論補出時中前一段致知格物工夫最緊緊無事時戒慎恐懼則時中之體立臨事時戒慎恐懼則時中之用行

時中章句有兩義就字樣處說是隨時處中就總統處說是無時不中本義只在隨時處中上惟隨時處中所以無時不中下一句只要其大凡而言之耳

知不如舜仁不如回勇不如子路便是小人反中庸下文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亦都在反之之列或言智愚賢不肖之有過

中庸因學錄 第二章

二

不及便算作無忌憚不得曰論知愚賢不肖之有過不及猶是中庸路上人只是略差了些子其病似小然所貴乎中庸者正務於無過不及耳一有過不及便不是中庸既不是中庸即便反中庸子思之意特揭小人反中庸而即以知愚賢不肖之有過不及者繼之正謂知必如舜仁必如回勇必如子路纔是個君子中庸不然但略有過不及便是小人之歸便是無忌憚而反中庸之事正不待十分橫決然後為反也以此鞭辟學者正自十分警惕若將智愚賢不肖亦作道中人看用意似渾厚然反失子思緊緊為人之旨矣

以中對和而言中是體和是用以中對庸而言中字中兼體用庸字是其贊語即貼在中字上說

第三章

看後面大舜文武周公之所為與至聖至誠之能事可謂掀天揭地極神化不測之妙矣究其歸要不過天命之所固有入道之所常為任他做到極處要止是盡其性分之本然與人生日用之所不能自己者初非有分外奇特事也故曰中庸其至不過極平常道理做到極處便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豈不為至堯舜授受只是一中仲尼反覆提闡深切明著如此祖述堯舜此是其血脉

陸稼書云民鮮能由不知君子戒懼心法

或問民鮮能久但言過不及朱子以為不偏倚性之本體人人所同是也然首章說戒懼恐懼則致中亦自有工夫在如何便得不偏不倚曰戒懼恐懼不過涵養其未發本體不是偏倚了而求以復之纔說偏倚便是已發便是過不及了眾人但不能用戒懼恐懼工夫耳其未發之中未嘗亡也

中庸因學錄 第三章

一

民鮮能久矣一個能字引出後面多少能字來但說鮮能未說民如何鮮能蓋接上章小人反中庸而詠歎之以起下章之意下章不明不行正民之所以鮮能也

第四章

不行不明是說道自不行不明于天下然却是人不能行之明之

所以道不行不明

擇不精自然守不定故知有過不及而道便不能行守不定畢竟

擇不精故行有過不及而道便不能明能擇能守而無過不及

之差者惟戒懼慎獨之君子能之

道者天命之性而人率之不可須臾離者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

戒懼恐懼而隨時以處中小人不察乎此故有過不及而至于

反乎中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淺近指點可謂深切而著

明矣

民所以鮮能中庸爲是不行不明所以不行不明爲是有過不及

所以有過不及爲是人

不察一層揚進一層其弊緊爲人之意

至矣

中庸前一截都用婉語微語反覆提撕無非欲人反已體察而得

中庸困學錄 第四章

一

所以不行不明之故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正是點處

夢處下文道其不行矣夫正緊接此而歎息之

第二章分出君子小人已開出兩脉矣第四章接上民鮮能又開

出明行兩脉而此兩脉又用交互言之一部中庸脉愈微而局

愈縱矣

道之不行起下舜之知道之不明起下回之仁不行不知也不明

不仁也愚不肖之安于不及不勇也并後面知仁勇一齊挈起

第五章

道其不行矣夫緊接上章不察之意而申歎之一而歎息知愚一

面遠想大舜一言之間意含兩緒其味無窮

道其不行矣夫只歎息不行不說如何不行使人自思而得之嚴

而又婉最有餘味

中庸困學錄 第五章

一

第六章

舜字一頓浩然遠想不遠粘大知而神氣自到

大舜問若決江河本自大知又能樂取諸人而合天下之知爲

己之知故其知愈大要之舜惟大知所以能不自用而取諸人

若小知人決不能如此

聖人之心至虛至明但見天理之同不見人我之隔善在已不妨

舍之以從人善在人即樂取之以爲己表裏洞然物我無間非

大知者其孰能之

小知自高畢竟是內不足

舜好問則無所不問好察邇言謂所問而得之者雖邇言亦察以

見其無所不察非謂專好察邇言也蓋舉近以該遠耳

理有淺深聖人視之則一也故雖邇言亦察

聖人洞見道體無精粗深淺之殊而其爲心詳審精密無一時一

事之疏忽故雖邇言亦以爲至理所寓無所不致其察也

中庸學錄 第六章

天下之理無窮事物之分亦無定因其無定之分而以衆說不齊

之理參互考訂而得其分之所宜然後事物之分定而其理亦

得于是中之理出而可用之于民矣以舜之大知本如日月當

空無微不照猶必遜心度物而不以一毫已意與乎其間此舜

之知所以益大也與

兩端是徹頭徹尾之辭

其中不是舜之中亦不是民之中是言之中用其中是擇其言之

中者而用之於民也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歟

自好問以至執兩端此舜之惟精也用其中於民則舜之惟一也

以舜之大知猶虛中無我而遜心度物如此況學者乎

學者欲學舜之知其本在虛已其要在小心

舜之知爲後擇善張本回之仁爲後固執張本子路之勇爲後百

倍其功張本學者欲學舜之知只在擇善欲學回之仁只在固

執欲學子路之勇只在百倍其功而已

中庸學錄 第六章

二

第七章

只起手人皆曰予知五字便知不是大知大知如舜何嘗自爲知
水擇之下情守之不足病恨皆在於此
利之所在害必隨之入貪小利未有不受大害者君子不爲利回
非特明于義理之分亦所以遠害也
中庸之道人若果擇之精自然無不能守然必至能守而後爲擇
之精不能期月守畢竟其擇處有未至也此所以承上章不明
之意而起下文能守之端也

中庸因學錄 第七章

第八章

擇乎中庸非至明不能審其幾得一善卽服膺弗失非至健不能
致其決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有兩義一有所得卽拳拳服膺急受之辭也
每得一善卽拳拳服膺緊括之辭也
顏子之能擇能守其在得聞博文約禮之教之後歟非博文惡能
擇非約禮惡能守
玩顏子擇乎中庸三句欲罷不能意思淵然可想
學者先去了有我之私則心虛而可以入德矣

中庸因學錄 第八章

第九章

天下國家可均也三句若做到恰好處便是中庸即人於此三者亦非必盡出於偏但此處子思語氣爲欲形起中庸難能故以偏者言耳

言中庸之難能非以其絕德而阻人之進亦非是贊歎中庸之德之至正見中庸之難知難行而學者不可不以勇輔仁知之不及也

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大勇者其孰能之義精則非知愚之過不及而道行矣仁熟則非賢之過不及而道明矣義精仁熟至于無一毫人欲之私則所謂知之盡行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矣學者欲造義之精須是明善欲造仁之熟須是誠身而明善苟不如舜之知誠身苟不如回之仁則惟有百倍其功勇以幾之而已矣此子思引進學者緊深切之旨也中庸不可能也上繳解能下起問強一句中有兩面在

中庸困學錄第九章

第十章

勇如何用功即在擇守處見擇必精守必力即便是勇南方之強與三句與何哉爾所謂達者一側提撕皆是分開頭路先破其意中之見使自體認分明然後進之乃得盡然見個至是處此教法之妙

講章謂常能中立便是不倚而字不作一折與和而不流而字不同看來亦有能中立而不免於倚者必須能不倚然後爲中立之至兩而字一例看

中立大是難中立而至於不倚尤人所難能者非見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定即不至隨眾而靡而或倚于意氣或倚于才識終是有我之私而非天理當然之勇矣

強處在四不字人能是四者則中庸不可能者能之矣

自接物持已處常變直躬到盡無不義精仁熟依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方是大勇下文依乎中庸遞世不見知而不悔

中庸困學錄第十章

一語該盡此四層意

人已常變四者分觀之一事之強莫非全力所爲一事一大勇也合觀之四者之強總是浩然之氣所發全體一大勇也

問說勇處津津贊歎殊無頭柄曰中庸一書專爲下學者言故言仁智處只簡直說到勇便極分明痛快三大節中言勇處都如此即此一節言之前後恁地說獨此章說勇既已劈開頭路使

之反已自體認又于說而強處連以強哉矯句反復讚歎津津不已看似殊無頭柄熟讀哀公問政章便知子思之意有在矣

自君子中庸章至此總是一意反覆大意言惟君子爲能中庸小人反是所以然者由於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故道有不明

不行耳欲道之行必須如舜之知欲道之明必須如回之仁如其不然不可不勇以輔知仁之不及也一意反覆總歸到勇字上住中庸引進下學其緊繫爲人之意只在此

第十一章

隱怪半塗應小人反中庸君子依中庸應君子中庸

索隱知之過行怪賢之過半塗而廢愚不肖之不及尋常日用間大中至正道理正恐終身做不盡那得有工夫做隱怪來

人但一名心未盡未有不至索隱行怪者

半塗而廢畢竟是擇不精故守不定若果擇之精自然住手不得半塗而廢章句云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語類云是其知處不親切故守得不安穩兩條正互相發明

仁爲已任死而後已如何住手得

依乎中庸君子直與中庸爲一

到依乎中庸則於道真無須臾之離矣

依乎中庸自能進世不見知而不悔然必到進世不悔然後見依之盡

中庸圖學錄 第十一章

一

依乎中庸論學者分上必須到進世不悔然後爲係之盡若論聖人分上則一依中庸自然全體不息進世不悔特推極係之盡

處而言即是依中庸內達天自得之妙更無積累漸次也

進世不見知而不悔薛文清公云聖人進世不見知而不悔既自得其固有之理與人何與蔡虛齋云君子所以不悔者正謂此

個道理生于天而備于我乃吾分內終身所當服行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者也有見于此故能進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二條

俱說得懇實有味

王柘城云進世不見知而不悔分明是一個在下位的聖人明明是我夫子所見最卓

中庸一書前以仲尼起後以仲尼結中間曰惟聖者能之子思之意分明默注入仲尼身上知以舜當之仁以回當之勇以子路當之到此說依乎中庸進世不見知而不悔正見知之盡仁之至誠無息而集大舜顏淵子路之大成者非孔子不能也故

章句云正吾夫子之事

汪生中立云後面多少惟天下至誠惟天下至聖雖說至誠至聖實隱隱指孔子而言多少惟字其脉皆起于此

中庸圖學錄 第十一章

二

第十二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以下十章言中庸之道民鮮能直說到唯聖者能之將道說得高深了費而隱以下把道放下來就平實切近處說使人瞥見天理活潑潑地在吾心目之前欲其一步步就平實切近處下擇守工夫耳蓋中庸之道只在非難非易之間唯聖者能見中庸之非易夫婦可與見中庸之非難非易則終身無歇手處非難則當下便有下手處文雖前後兩分意則正相首尾總見子思惤惤爲人之意

子思君子之道費而隱是濂溪太極之所本無極而太極隱而費也太極本無極費而隱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顯諸仁藏諸用也

費處即是隱

費隱二字名分而理一蓋費之所以然而不見處即是隱離了費更說隱不得

中庸困學錄 第十二章

一

置却隱字

所以置却隱字者不是爲隱字說不得正謂隱即在費中說費處無非說隱更不須說也故通章只說費就費處推進一步便是隱

一理也以其不離乎事物者言謂之費以其不離乎事物者言謂之隱費是就當面說隱是推進一步說

以費隱對事物而言則費隱俱是事物之所以然以費對隱而言則費是物理之當然隱是費之所以然

先儒謂費中有隱此語亦未瑩費處不可見即是隱費與隱本不是兩截事蓋可見者事物也一事一物其中各具實理則是費也其所具之實理不可得而見即是隱也而字是推究語不是轉身語

費字一頓而隱字輕輕接出便見分曉

愚不肖與知與能是他性中實有此理實實有知得行得處不是

似然能知能行若是偶然即便真有不知不行者便不是道之費

須知與知與能不是偏不知不能不是闕

聖人不知不能如日月然他明處本無欠闕本無所不照却不能照到那屋下只是勢到此有不及照耳非不能照也

夫婦與知與能雖止就一事上言要他大本上原無欠闕只爲他氣拘欲蔽不能如聖人之清明純粹故知能止於此耳

從道之近處而言雖愚不肖亦有與知與能處非愚不肖之果能知之行之道本不可離故雖愚不肖亦可以知之行之也若從

道之盡處而言雖聖人天地亦有不能盡道處非聖人天地有所闕失道本不被聖人天地知得盡做得盡也

愚不肖且可與知與能則推而下之飛潛動植莫非至理之流行聖人天地且不能盡則推而上之太虛廣漠莫非至理之充塞

爲飛戾天魚躍于淵上蟠下際真個活潑潑地

道之費有大小無偏全小莫能破亦是全語爲飛魚躍亦是全語一理也就其全體處言之則爲大就其零碎處言之則爲小非有二也

不是小處爲費大處爲隱小處有費隱大處亦有費隱

夫婦之愚一條形容道體活潑洋溢已恍然有個爲飛魚躍意思在下條引詩而指點之只自在流出

夫婦之愚兩節一氣相承大意謂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而其實爲飛魚躍活潑潑地流行昭著于人心目之間人但存心以觀便觸處可見子思親切指點之意蓋如此

爲飛戾天魚躍于淵是充塞天地語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即爲飛魚躍上下察也之意

爲飛戾天魚躍于淵直點入人心坎裏

爲飛戾天魚躍于淵處處是實

中庸困學錄 第十二章

二

為飛戾天魚躍于淵道理只如此平鋪在會得時處處著實亦處處活潑

為飛魚躍活潑潑地與自家意思一般

為飛魚躍之理時時充塞于天地而實不外乎吾之一心學者但存此心勿使昏昧隨時隨處默而識之便覺一部中庸之理活潑潑地流露于心口之間真不知足之蹈之舞之也

為飛戾天魚躍于淵活潑潑地與吾身心通徹無二從身心上看便活潑潑地從魚魚上看便只是弄精神

為飛魚躍必有個物事使得他如此此是費也其所以使之者不可得而見即是隱也

問為飛戾天魚躍于淵還是說大說小曰大小一以貫之

程子所謂啐緊為人者不是欲人于為飛魚躍上求道謂道不可離雖為飛魚躍亦無非道也人但存心體察便觸處可見故曰啐緊為人

中庸學錄 第十二章

三

夫婦之愚一條形容道體之費已具造端夫婦察乎天地之意然其語意猶只在兩頭盡處推極言之為飛魚躍一條隨手指點欲人觸處體察而得道體洋溢活潑之妙則雖偶然拈舉而費字全體却正於此處指點親切故末條緊接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註明上下察結出費字全相便覺意足不須更著一解矣故章句但曰結上文

末節本意固是結上文然自夫婦起推到天地往亦已隱示人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序矣

饒氏以首章道不可離為無時不然此章費隱為無物不有非也惟其無物不有而又無時不然此道之所以費而不可須臾離也

費而隱一章更提起筆中首章道不可離之義蓋自君子中庸說到唯聖者能之將中庸分量說得高深了故此處仍復放下把道平鋪在地說得平平實實充塞洋溢使人隨時隨處可以自

見蓋論中庸之極致固非聖人不能而道在天地則固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初不以聖愚而有加損者也故下章緊接道不遠人費隱章多少言語只此句道破

中庸學錄 第十二章

四

第十三章

費隱一章言道之費說得極廣闊了恐人於闊遠處求道故下數章仍復說向身來見道本親切如此而求道者正當從卑邇處求之也

伐柯三節先言治人又言推己及人又言因人反己乃是由緩入急由輕入重一步步鞭辟近裏來總欲人不遠人以爲道也

道不遠人費隱章已說盡此一句正是費隱字真實下落

道不遠人指出個人字正見此個道理命於天而實皆備于我欲人反求諸身而得其所以爲人之理也

道不可須臾離故道不遠人可離非道故遠人不可以爲道率性之道常昭著於日用之間何嘗遠人自己觀之則已之理不遠於人也自人觀之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以所具而言則有耳目即有聰明之德有手足即有恭重之理以所接而言則有父子即有慈孝之心有君臣即有仁敬之道是道之當知初不

中庸學錄 第十三章

一

遠於衆人之所能知道之當行初不遠於衆人之所能行固無時無處無事而不然不以聖愚而有加損者也人之爲道苟能率其良知良能之素因其所固有去其本無背其所至難從其所甚易自邇及遠由卑升高則人道之全可以馴致而人己之間自無施不當矣苟其不然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欲絕乎人倫外乎世務窮其所不可知爲其所不可能索隱行怪離人事而求諸高遠則是升高不自下陟遐不自邇皆人力私智之爲而非出于天率于性爲衆人之所能知能行之道矣衆人之道正在衆人之身初無彼此之間但衆人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於日用行事之間不能循其性之所固有者而出而惟人欲私意之是趨是以爲道而遠人耳君子之治人也第因其所及知者以責其知因其所及能者以責其能開導之而示以當爲之路誘掖之而引其必爲之機但使其人能改其前日之所爲以復其所固有即無復有他求焉蓋惟道本無闕故以人

治人而初無矯揉之病亦惟道本無可加故改而即止而初無過分之求此君子之治人所以不必有睨視之勢而其則不遠于人而得之也

以人治人只爲天命之性人人所同其率是性也莫不各有自然不易之則但因氣稟所拘物欲所蔽遂至昏迷錯雜而失其本然之正君子治之不須別討個道來治他亦不須分我所有以與彼但因其自有之理各如其分所在而還以治之蓋人人之理雖同而其分不能不異若以我治之必有曉不盡行不通處故因其理之同而復各如其分之異此君子之治所以天人

交通物我無間而提于影響也

因其理之一此則之本于天也因其分之殊此則之定于人也本于天者人所固有之則也定于人者人所自有之則也本乎天而不以己與因其分而不爲強同故曰不遠人以爲道也

道不可及故不改不能止道不可太過故既改自不得不止君子

中庸學錄 第十三章

二

子之治人無他與天下同歸于中庸而已矣

人人各還了本然道理則天下之事畢而人之分亦盡矣安得不止

以人治人因其一定之理各足之分以治之便自有至當恰好之則在此正是止于至善處張子以衆人望人語似未瑩

改而止此改字直說到徹頭徹尾盡處若有一毫未盡猶算不得改君子治之猶住手不得此堯舜所以猶病也

上一條是論其理如此若本文語氣則只平等說蓋放而復收所爭只在這些子人既能改便渾然天命率性之全體更何用著力尋討

程子曰忠恕兩字要除一個除不得愚謂看得破時道兩個亦得道一個亦得總是一個實心而有存發之別耳

忠是恕之實

實心行恕即是忠

行怨處三反五折都一一從心坎中流露出來便是忠

忠是怨之實心怨是忠之實用怨之存主于內爲忠忠之流行于外爲怨

同一實心也自其存主于內者爲忠猶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自其流行于外者爲怨猶萬物各具一太極也

怨在忠處立忠在怨處見

忠怨兩字是一是二以一事言則實心行怨即是忠也以二事言則立心處發已自盡爲忠到接物時又須三反五折推已及人

方纔是怨若只道自己立心無有不實到接物時便率直行將去則不惟不足爲怨亦不足爲忠矣故胡敬齋先生謂指磨物

欲消除私吝使天理流通物我俱得其所以非怨不能也

上蔡謂無忠做怨不出來愚謂忠亦要怨乃盡盡做出來不怨畢

竟忠處有未盡也

忠只是個實心怨字却多一折

三

有在心之忠有在事之忠在心者未應事時此心不令放佚是也

在事者當應事時此心不令虛偽是也

怨字之義只是推已及人然經書所言却微有不同有作兩折看

者只以己與人對說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有作五折看者

則以人之施于己與己之施于人對說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

于人是也其理則一用處微別耳

恕是勉強底仁是自然底恕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

施於人恕也仁者不待勉強而自然物我無間者也恕者未能

自然而推我之心以及物者也然雖曰未能自然而反情度已

久後漸熟便可至於物我無間之地故曰違道不遠

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是從外折入裏來所求乎子以事父

未能是從裏折出外去

凡人責已處約責人處周故我之所求乎人未有不詳且盡者此

詳且盡者本是道之所當然人所不可不盡本非遠人爲道之

事但不能先有諸已而遠以求諸人則是君子所深恥耳

我之所求于人者即我所當自盡之則但找轉頭來取彼證此則

子臣弟友之間自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必然而不可易

者以昭著于心目之前是固近取已足無假外求者也

以事父未能三以字謂以其所求者而行之于己也未能謂未能

如其所求也

先施之未能謂未能以我所求乎朋友者而先以施之也句法又

變

我之所求乎人者本我所自有之理即我所當盡之則以我所自

有之理而如我所求乎人之則以赴之是則所謂不遠人以爲

道也

惟行然後知不足惟謹然後知有餘

道不遠人章從治人逼入責已素位而行章從處境逼入反求諸

身學者讀此而有省焉可以得爲己之實功入道之次第矣

四

中庸學錄第十三章

中庸學錄第十三章

中庸學錄第十三章

中庸學錄第十三章

中庸學錄第十三章

中庸學錄第十三章

中庸學錄第十三章

中庸學錄第十三章

中庸學錄第十三章

中庸學錄第十三章

中庸學錄第十三章

中庸學錄第十三章

中庸學錄第十三章

中庸學錄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惟道不遠人故素其位而行惟遠人不可爲道故不願乎其外理只一片

素其位而行位在此即做此位中當盡之事要之全理具足道不可離因位盡分乃得步步皆實

道不可離故位之所居即道之所在君子即因其見在之位而爲其所當爲所以爲不離道也

既因其見在之位而爲其所當爲則位在此心即在此自然不願乎外然雖因位盡道而方寸之中少有動處則義利公私之界猶未能割截清楚故既素位而行又須不願乎外始得

但是目前分內事尚恐做不盡那得有閑工夫向外來行處一有苟且之心便是願外非必方寸紛馳乃爲外也

不願乎外不字極煞落斬截素位者天理之公也願外者人欲之私也

中庸附錄 第十四章

一

晚村云凡位之理無不備乃能素位而符此語未是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君子因其所處之位而盡其所當爲只把此

位中所當盡之理與吾分中所當盡之事戒謹恐懼求以自盡此位無歉即吾身無歉矣若待無所不備然後能素位而行不

成有不備時便不消素位而行乎素位而行正有變動不居之妙在不是膠柱鼓瑟伎倆

素位而行孔顏而外惟曾點爲得此意素位而行則心安而理得矣

天理之在我者本無所不足于吾心今因位盡道則天理既得而吾心亦安方寸之中廣大寬平不愧不怍何不自得之有

謂之自得者不是因運自然之謂正一處處從自家身上切已推助心無一毫不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乃是自得即

一字便有不願乎外意思

無入不得正從憂勤惕厲中來

正已而不求于人只是戒慎恐懼念念轉碎向裏此外自然不求亦不暇求

月川曹氏曰學到不怨不尤處胸中多少灑落明靈真如光風耀月無一點私累至哉言乎

因位盡道一步步腳踏實地豈不平易人之所處豈得盡是平易但位之所在而能隨分自盡則雖造次

顛沛而處之泰然無不心安而理得矣此便是易居易俟命馴而致之便到樂天知命地位

或言造命曰君子之于命有俟而已盡其在我而以窮通得喪聽之于天此君子素位之正纔有造命之意便生希冀之心便只是利

惟居易纔可俟命人事既盡然後窮通得喪乃可一聽于天若未能居易而言俟命則是莊子所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中庸附錄 第十四章

二

者矣晚村云莊周言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似與聖人居易俟命之言略相彷彿然由其說必任其放達不至無忌憚不止此無

他特未諱于反求之義也須知居易俟命則是反求惟反求而後能居易若如莊周所云則且無所爲得無所爲失只要安之

若命即如其言亦只有個俟命無所爲居易也甚者至于猖狂恣肆靡所不爲則亦可曰行險以俟命而足哉謂莊周任其放

達差勝于怨天尤人者一等等不知天下之理惟反求而後能怨天尤人若失而不反求之身其失必有所歸已不任責必有

任其責者安得不歸之天與人哉即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亦只是勉強排遣雖未顯然有怨尤之跡而怨尤之根實在也且

怨天尤人之人或有窮而思反之時若安之若命則有終身于失而不悔惜者矣不更爲下愚之甚者耶故居易俟命已說盡

不怨不尤而反求諸身又是其不怨不尤之實晚村此條關係

道術是非之際爲功最大特錄之

人事盡處命卽隨之故居易乃可俟命若命猶不至不是天命不
猶畢竟是自己分上事猶有欠闕處在故君子只反求諸身更
無一毫怨天尤人之意

正已猶只大凡說至反求諸身則其意愈切矣此是素位而行真
實下手處

第十五章

洒掃應對馴而致之便可精義入神故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
今且從腳下一步步走將去

遠邇高卑無定境亦無定分但就其位之所居力之所及各因其
分一步步腳踏實地做上去積累久之便有到處

道有高遠用力處只有卑邇就到極高遠處只有一間未達此一
間未達處猶是卑邇也

陸稼書云高遠固必自卑然卑邇工夫不是容易做的須是時
時戒謹恐懼臨深植薄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方能得力若稍有
疎忽這卑邇處便阻住了

韻妻子好合兩條真覺家人一體融融至至有不可名言之妙遠
邇高卑無所不有亦不須說矣朗誦數遍真覺形神俱往

章句一意字是僧錄點晴之妙通章精神只在此一字

晚樹云遠邇高卑指兩頭兩頭都是道此費隱章義也言高遠邇
中庸附錄第十五章

在卑邇此道不遠人章義也遠邇高卑各有本分所當盡不
居卑邇而妄希高遠此素位章義也此章却就邇之于遠卑之

于高中間推行交接上不定不盡處說著力在首節兩必自
道之高遠無窮而爲之有序卽在卑邇上用力積趨上去行

一步卑邇便到一步高遠卑邇不定高遠亦不定卑邇不
遠亦不盡只看詩旨和妻子宜兄弟而聖人謂其道已及父母

由此推之可見步步有高遠步步在卑邇上做自然漸遠乃所
謂序也惟高遠卑邇無定位亦無盡頭故不可質言而引夫子

說詩做個話頭指點令人自悟此註中意字之妙然皆指實事
實理非弄虛機也此條極周匝細密先儒未到

陸稼書云和之宜之不要看粗了修身刑家潛孚默感非盡格致
誠正之功者難言之暗室屋漏一有愧怍焉不能宜而和也最

說得深切

第十六章

問太極誠也鬼神即陰陽否曰陰陽之屈伸是氣此氣之自然能屈能伸者即鬼神也

太極之有動靜鬼神也其一動一靜則是神也所以一動一靜則是誠也誠即太極鬼神即陰陽

氣之伸為陽屈為陰其所以有屈有伸者誠也其自然能屈能伸者鬼神也

鬼神是氣物是質誠是理鬼神與物皆是形而下者誠則是形而上者

天地無心而成化此無心處其鬼神歟

鬼神者太極之妙用二氣之良能也

有鬼神以為天地之功用故造化有跡鬼神是造化之所以為跡者

鬼神二者以其對待者言則曰鬼神以其流行者言則曰神而鬼

自在其中鬼神亦神也故曰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功用即妙用之粗跡妙用即功用之深微非有二也

偏言則曰鬼神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也專言則曰神鬼神者有跡之神神者無跡之鬼神也能動能靜者是鬼神一動一靜者則是神所以一動一靜者則是誠也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此語論鬼神極備天地之功用陰陽之屈伸者是也造化之迹則其屈伸之可見者也

自其妙用以及定體皆備言之最為精密橫渠二氣之良能只說得伊川天地之功用一句能即功用也但指出良字便見屈伸為二氣之自然於伊川但言功用為明切耳

陰陽屈伸實無二氣只一氣之往來耳就中截斷因其屈伸之分而別言之則便以屈為陰以伸為陽要之天地之化只是一個

至誠不息

鬼神不離乎物朱子所謂有這鬼神方有是物是也亦不離乎物

朱子所謂既有此物了又不能違夫鬼神是也

萬物共此一氣物各有一氣合之無餘分之無欠

薛敬軒云陰陽二氣伸之極為屈屈則其伸之氣已往而遂盡其屈而復伸者乃方生之氣非藉夫已屈之氣復為方生之氣也

胡敬齋云天地間只有一個消息有息必有消消則必息然息者自息消者自消自然之理亦不是已消者再來做息此二條

可證釋氏輪迴及老子歸根反元之謬

視之而弗見三句一氣讀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然却體物而不可遺合來乃見盛處

不見不聞與體物不遺不是兩截即是體物處無可見聞也

惟是無可見聞所以能體物而不遺若有可見聞則滯于一隅亦為一物而不能體物矣

有是物合下便有是陰陽之氣行乎其中不可分先後若論其極則須是先天有氣然後有物如太極本不在陰陽外若論其極則

須是先天有理然後有氣也

道物外有鬼神不得道物即是鬼神又不得鬼神與物是一是二以為立乎物之先而未嘗不周乎物之後以為立乎物之外而未嘗不存乎物之中以為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無所不在則

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此鬼神所以體物不遺而德之所

以盛也

惟鬼神體物不遺之妙充滿天地貫徹古今無所不在故纔觸著便無不應但一齋明盛服以承祭祀自無不洋洋如此也曰如

此則直道祭祀時洋洋如在便了何必又言齋明盛服曰此正是體物不遺驗處若不是齋明盛服以承祭祀何處見他洋洋

如在來

洋洋如在此可驗體物不遺處然道個如則不見不聞亦于此可想矣

使天下之人一節特就鬼神中舉人所易明者以為體物不遺之

證以見鬼神之於物其親切著見如此此所以不可遺也

抑之詩特以詠歎體物不遺不是又舉屋漏之鬼神以為體物不遺之證

朱子亦須自家有以感之一條是別又一理夫子之意只是說鬼神之感入其神妙不測如此所以為體物不遺之證也

誠也鬼神也物也其實合下一齊都有不分先後若細分之則須是先有此實理然後有鬼神有鬼神然後有物既有鬼神了誠即在鬼神中既有物了鬼神又即在物中也

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誠又體鬼神而不可遺

陰陽合散四字陰陽之合鬼之通而為神也陰陽之散神之復而為鬼也以誠而言則陰陽之合誠之通也陰陽之散誠之復也

誠不離乎陰陽亦不離乎陰陽自其不離者言則往來屈伸無非是實是就體物上見其誠也誠自不可捨也自其不離者言則惟有是實理故能屈伸往來是推其所以能體物者而見其誠

中庸學錄 第十六章

三

也惟誠故不可捨也兼此兩端誠不可捨之義始備

誠之不可捨以其不離乎氣者而言則誠是體物之本以其不離乎氣者而言則誠是體物之實

指費字全體只是一個誠字前後說大說小却只就一面推闡總抵不過這一誠字所以誠字特點在大小之間

要之前後說大說小雖各就一面推闡無非全理一卷中庸以天起以天結中間曰誠之不可捨如此夫徹上徹下只是此理

朱子中庸序云一旦恍然似得其要領所謂要領者誠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為飛魚躍無非是也

鬼神一章與為飛魚躍同一指點學者但存心體之便覺化育流行之妙活潑潑地著見于心目之間有不可須臾離者此子思

聲響為人處

第十七章

大孝如舜亦不過滿乎孝之分量耳非有加也此分量滿處正是中庸盡處

問人人必如舜之孝然後為孝之盡乎曰不必然也人人理一而人人分殊在舜之所處自以尊富養保為極若他人則但因其分之所在而為其所當為有以盡乎其量而無所歉即是大孝

孝處不同其同歸于大孝則一也

問舜必尊富養保然後為大孝乎曰亦不必然也舜之克諧烝又夔夔濟濟乃是其孝之大處尊富養保乃是從大孝得來却不是以此方為大孝就使舜終身獻畝何嘗不是大孝

舜其大孝也歟德為聖人兩語向頗聚訟看來大孝是眼目德是根本尊為天子四句是大孝之實其所以大孝者則以有聖人之德也德為聖人當提上一步看惟其德為聖人故尊為天子

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而得為大孝也故下文屬

中庸學錄 第十七章

提大德德字該得孝字晚村謂德為聖人是從大孝做來却是倒說

尊為天子四句若以對大孝言則為天子而祭祀奉養之禮極其尊有四海而祭祀奉養之具極其備宗廟饗光前也子孫保裕後也則尊富養保皆大孝所致若以對下文言則為天子極其尊有四海極其富宗廟饗世世宗祀也子孫保不失侯國也皆就舜身上說是大德所致其實一理而已講章曉曉可笑

人事盡處便與天命相通德極其大則有獲福之理不是致人以大德微福

大德必得祿位名壽是論其定理如此若孔子之窮顏閔之天則是氣數之變又當別說

天之化育至公無私而物之所受各有其分栽培傾覆只看物之所受如何在天則只是無心而成化也

物之與天本同一氣其裁者則生意向盛與天地之氣相通傾則

生意已絕與天地之氣不相連屬了故或培或覆天實無心隨物所宜自然成化故曰因材而篤

天道無私何有厚薄只爲物材不同所受各別故覺有厚薄耳其實天只是培未嘗有覆也

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故君子當盡其在我而謹其所受于天者天之生物一節推本于天以申明大德之必獲福正爲下文受命起本

熟玩天之生物三節知上帝之鑒觀即在呼吸動靜之間初無毫釐間隔處學者正當盡其在我而敬以承之也

以天言則大德受命是因材而篤也

此章說舜之孝蓋承十五章父母其順說來十五章言道之行達自邇登高自卑而以所以順父母者明之因慨然念個舜孝故遂就孝上推極其至以見自邇自卑之意章內三故字五必字

正見兩自字精神

第十八章

惟王季武王各能盡道所以無憂無愛非道其所以能無憂者則是道也

蓋中庸之道者聖人之所同而遭遇之盛則文王之所獨故無憂但以遇言而其各能盡道處亦即於此可見

父作子述須知文王處其中不是全無事來

陸稼書云惟文王之孝慈實徹融治于前後所以家庭之間無一毫棘手不待有所作為此只是文王處父子之間盡道到極處

若使文王之孝慈略有欠闕安能無維持挽回之跡故王季之作吾不曰此王季之德而曰此文王之止于孝武王之述吾不

曰此武王之述而曰此文王之止于慈然則文王之無憂皆從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中來庸行之常到這地位費之大何如

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本自人人各盡其道如太王之尊商文王之服事武王之伐紂要是各因其分之所在時之所值而爲其所

當爲其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本末皆有所私意規度父子祖

孫除相授受也然要而論之此各盡處正是天命所必然人心

所同然處端緒歷歷然人人可見故曰續緒

武王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條以續緒一句提起下皆續緒之事一句自爲一項各不相蒙合來盡續緒之義

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以續緒言則周之前王世有顯名久矣至武王以聖人之德續前王之緒故顯名不失以有天下言則武王

十三年以前原有顯名及至發伐大商合乎天理當乎人情故顯名亦仍不失講章單接壹戎衣便生多少閒議論

於舜言必得其名於武言不失顯名蓋武之與舜以德而言既有性反之殊以功而言亦有得讓征誅之異故其詞如此

尊富饒保四者舜與武自有異舜則諸福之畢備武則規模之頓殊正不待較量于宗廟饗子孫保之各別然後見其不同也

尊親之意天下人心之所同而所以尊之者各有差等此天理之

節文也周公惟察乎人心之所同故推已之心以及天下人人之心使之皆有以自盡而又各因其分之所在為之品節限制以為法于天下使自天子達于庶人莫不各因其分而盡其職則天下人人之心無不盡而吾之心亦周遍詳密而無所不通矣凡此皆文武錫類之仁所欲為而未及者周公一本天理之誼入心之同盡倫盡制使各合乎中庸之道而文武未盡之心於是無所遺憾故曰成文武之德

尊祖敬宗之心一同而世有遠近德有大小則不能無差等故追王及于太王王季祖紺以上則俱以下禮祭而追王不及也此親親之殺也

追王上祀之禮所以不同者非子孫敢以意進退祖宗也德澤漸淺深世數亦有遠近則其禮自不容無差等凡此皆周公準乎天理之極人倫之至與天下後世之人共定之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

中庸圖學錄卷第十六

二

不惑者絕非一人之意見一肺之私心也此所以為中庸之

周公制禮上通祖考下徹人心只是天理熟

周公制禮盡倫盡制如此要不過推文武所欲為之心而盡文武

所當為之事耳非有所意而為之也

期服以下大夫則降矣而云達乎大夫者猶未至絕則雖降而猶有存焉者也

第十九章

武周身上看無一事可以非議就天下人身上看無一人得非議是之謂達孝

武周制作不是武周以己意為之上本天理下通人情其所制作本天下人人所自有之理武周盡倫盡制但求自盡其心之所安分之所在以無歉乎天理民彝之正已無不各盡故天下人

問大孝達孝有分別否曰以分而言雖有性反之殊故大孝之與達孝氣象亦別而要之皆是有以盡乎天理之極人倫之至而各止于至善就本身上看則曰大孝對天下人說則為達孝處不同其同歸于孝之至則一也

惟君子時中故能善繼善述

以善繼善述為達孝非也善繼善述是所以達孝

夫孝者三字開不粘武周身上說蓋孝的道理貫天聖地

中庸圖學錄卷第十九章

古今本人人之心所自有亦入人之分所當盡武周惟以理之

順度心之安固時制宜毫不拘滯不必先入果有是志是事而理所當為時所可為又分所得為而能盡倫盡制參之經權常變而理無不合質之知愚賢不肖而心無不安是誠時中之道

即起前人于今日亦必有是志是事故曰善繼善述

善繼善述明備重通變一邊此只經生眼孔小始終放不下有天下一案故耳其實武周繼述之善只在因位盡道處見惟因其

分之所在而為其所當為無不有以上當天理下徹人心盡倫盡制而各止乎其極故為達孝今見者見武周易侯而王制作盡善如此故以通變隨宜為善繼善述其實武周雖終身西伯其繼述處亦自盡善盡分有尊卑禮有等殺而其因位盡道者自無不各極其至也若必待有天下後然後為繼述之善豈未有天下前繼述便不善乎又豈武周終身不有天下便無由見繼述之善乎

章句通乎上下黃氏洵饒以爲上章下文固非明儒以修其祖廟節爲禮之通乎上宗廟之禮節爲禮之通乎下亦未是所謂通乎上下者以其禮制之通乎上下耳以祖廟言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是祖廟之立通乎上下也以祭禮言則惟大禘大祫爲天子所獨四時之祫則自天子達於諸侯大夫雖無祫有功德而賜之亦得祫及高祖若四時各廟之祭則自天子達于下士雖其禮之等級隆殺各有不同而其因分自盡則自天子以下無或異也曰然則祖廟及序昭穆兩事豈自諸侯以下亦皆有是禮乎曰既各有廟廟各有祭則其禮自不容不備但備禮之中其等級隆殺自各不同耳曰其他衆禮亦可相通獨序爵一節似有不可相通者如何曰諸侯有卿大夫士而大夫亦有陪隸之臣當祭祀時自然各供其職以襄祀事非獨天子然也曰章句於宗廟節專以天子之禮言何也曰章句因上言武王周公故以天子之禮明之耳其是本文是通上下

中庸圖說卷第十九章

二

而言不專說天子也

陳其宗器爲祖宗精神之所屬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也而亦以是能守之意春秋二節舊說分上節時祭下節祫祭固非近又謂二節專言祫祭亦非也此兩節皆常兼時祭祫祭大禘大祫而言但上節兼言羣廟太廟下節則專言太廟耳若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時祭且然豈祫祫而反不然羣廟且然豈太廟而反不然四時之祭太廟亦在其中既有事于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又安得而不咸在耶各廟之祭惟有常廟尸出及所出之子孫不得羣昭羣穆咸在若太廟則雖時祭而與祭者亦與祫祫無異故下節當專屬太廟耳要之此亦經生說書強求的定故如此說耳其定本文之意上節舉其祭祀之大略下節則推言其義以見其禮意之盡善只大凡祀並無時祭祫祭祫祭之分亦並無太廟羣廟之別章句有

事于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是據祭統成語特舉太廟以爲例不是說在太廟與祭者便有昭穆餘廟便無也講章拘泥強生議論聚訟紛紛總不得古人立言之意豈不可笑

四時之祭太廟與羣廟之所同祫祫之祭則惟太廟所獨蓋自時祫以上皆遷主于太廟而合饗之羣廟皆無祭也昭穆之位在于堂下東階之東此同姓之子孫與祭而不助祭者故列于此其面皆北向而以前後爲班不以南北爲別王文恪不知此義而亦以祖考南北之位推之失之遠矣然領氏所謂昭穆後有穆穆後又有昭者亦誤按祭統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疏云衆兄弟子孫等在昭列者則爲一色在穆列者則爲一色各自相族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此雖以族別時賜助祭者酒而言然以此推之則亦可見昭穆之序昭與穆分班各爲一色尊者在前列卑者在後此在堂下東階之東北面而立耳固非謂南昭北穆亦非謂昭後有穆穆後又有昭也昭與穆雖不分尊卑然自太祖而下必先自昭序起按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此所謂序爵也蓋此序爵之禮是正祭時賜助祭者酒自卿大夫而士及羣有司不是空空原爵也天子有事宗廟凡同姓異姓之諸侯及本國之卿士大夫無不與祭則當獻酒時不論同姓異姓各隨其爵之尊卑無不以次而及故序爵兼同姓異姓在內虛齋謂專屬異姓非也至其所云同姓已在昭穆中列不得復分身爲爵列者尤誤昭穆專指堂下東階之東與祭而不助祭者而言同姓之人尚有堂上助祭者非是同姓只在階之下堂上助祭但有異姓也序爵不專指堂上助祭者言凡賓在堂上及西階之西同姓在堂上及東階之東者皆在內下文序事方專指堂上助祭者說當序爵時雖同姓在列者亦但論爵不復論齒及至燕毛則但論

中庸圖說卷第十九章

三

齒更不論爵矣

序齒亦自以昭穆序之昭與昭齒穆與穆昭穆同則各以行輩尊卑為先後行輩同則又各以年齒長幼為先後固不是但論毛髮不分昭穆亦不是但分昭穆便以年齒為序更不論尊卑也

踐其位一條總上兩節而申贊之只大概說武周所制祭祀之禮其禮意周浹旁通曲盡有如此五其字泛指先王而言並不特定文王說明末講章制為文王之論遂生多少支節添多少周旋豈不可笑

問如此則五其字泛指先王當作何解曰武周易侯而王禮數不同只為後儒服孔小故生多少荆棘其寔武周當日只是據其禮之所宜分之所在而行其心之所安光明潔白無所回互故直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此五其字自太王王季文王皆在內正不必坐落文王添多少荆棘也

中庸圖學錄第十九章

四

問如此則善繼善述之意何在曰武周禮明樂備仁至義盡繼述之善莫大于此豈待後人委曲解說乃見善來

善繼善述之事多端祭祀之禮只繼述中一事特因上章言祭祀即以祭祀明之非謂武周繼述之善專在祭祀也郊社之禮一條乃類舉祭祀之盡不是達孝之盡

武周郊禘之禮上通天理下當人心天人文交盡而治國之理盡矣能明乎此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國也何有

不獨春秋二節為通上下而言即郊社一節亦未嘗不通上下說蓋郊者天子所獨社者天子以下所同禘者天子所獨嘗者天子以下所同也

第二十章

有天德乃可語王道故政舉必先人存而有是君方有是臣故取人又在脩身

人存政舉雖兼說君臣意實貴重君身上故下文為政在人取人以身從得人緊緊轉入君身

人道政政一條先言政舉之易上足則字下起為政在人置此身于五倫之間若君臣父子兄弟兄弟無不各得其理各盡其分而無所歉則道無不盡而身無不修矣故曰修身以道

五倫間若無有一段真實惻怛之意流行貫注不容自己雖循規蹈矩做得來彬彬可觀要只是泥塑木雕世界故脩道須以仁

以道以仁總是脩身內事並無先後次第纔說脩身便當以道說脩道便當以仁逐層抽出立言語勢如此耳故章句一言以括之曰仁其身

脩道以仁不言智與勇者智所以知此理勇所以強此理皆是仁中之事

通篇仁字都以愛之理言說愛之理而心之德便在裏面詳章紛紛致辨只坐不通脫故

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得天地形氣之正故渾然全具一天地之心而惻怛慈愛之意滿腔具足故曰仁者人也

仁者人也人須反身自體認來

在物之則即在心之理事至物來本各有所宜而以吾心之理因物之分而分別其所宜則事理得而吾心之理亦無所不得矣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而已故曰禮所生也此三句比上說仁義是義禮合而行仁之用全知勇合而存仁之功盡合來祇成得一個

仁而已要之仁道本無不足然必須此四者輔而行之乃相為用以有成也

仁者人也一節接上脩道以仁一氣直鋪出來從仁說義從仁義說禮意實歸注上禮上以為下文知天起本然其語氣却只因支帶葉散散說去並不須搭說蒙引存疑不會此旨遂添多少支離

呂無常云仁者人也節只論道理合下如此仁自仁義自義各有本義下節方論到君子做工夫乃有義以輔仁之意至謂尊賢關乎事親乃是下節道理與此無涉此條可正蒙引存疑之誤有以此說似細實猶粗在蓋以下節近脉言則此節是重親親尊賢等殺以見仁身之有要若以通章遠脉言則此節親親尊賢等殺只是從仁身中舉其切要者以明仁義禮之義并義禮兩層義字猶只輕陽正以深明仁之必貴乎禮以為下誠身必先明善起本耳樣書之說得其近而遺其遠便只好隔壁聽等殺是天理禮是天理之節文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乃天理自然

中庸學錄 第二十章

二

之節文而人所不容自己者此不容自己者天也聖人制禮不過緣此而節之文之耳故禮所生句即為下文知天文字立案雖說節文尚屬天理自然未說到人事上去

脩身以道二節立案只散散說而次第已具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一節更提起筆從脩身以道次第而下一齊收拾

脩身是主腦知天是本領中間事規知人皆是脩身內事而其得力却從知天來人能格物致知實見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中自然之節文為吾身之所當盡而不容已者則事親知人無不盡而身無不脩矣

晚村云此節大旨是合仁義以脩身四句又正見其禮知只完得一個仁字故朱子曰此節言倒看也又云此節為貫串上三節句法通下似注到知天不知却是層層伸脚語頭大末細一層歸結一層是重上語不是注下語故朱子謂此節要倒看而得力却在知天也此兩條說得最精註中兩又當字正須如此看

親親為大及九經內親親也皆兼親睦九族及宜妻子和兄弟說獨此變文言事親是又親親中獨指其最切者而言要是舉一以例其餘非是舉一以廢其餘也

上文親親兼說一本九族到此獨言事親親親之殺即此可見而不可不知天意亦已到言下矣聖人立言脉絡精密乃如此知天之天即天命之天達道達德九經其源皆出于此故不可以不知天

上文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二句只渾渾平放在這裏仁者人也一節接上仁字一氣說義而歸併入禮為下知天起本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一節所以重提起脩身一氣收拾上兩節之意直歸注到知天總住總而論之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二句只是一個誠身仁者人也兩節從仁脫卸而下歸注知天總是一個明善看有千條萬縷一下打破只是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一錢脉絡耳

中庸學錄 第二十章

三

脩身以道脩道以仁為下誠身起本仁者人也節從仁義說入禮為下明善起本然只散散說到君子不可以不脩身節然後收拾上兩節之意而次第言之而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之旨了然言下矣

又合天下之達道五三節觀之則脩身以道二句為下文誠身起本仁者人也兩節為下文明善起本達道三節為下文百倍其功起本蓋達道三節又更提起脩道以仁而言所以脩之者其從入之途有此數等蓋正揭開生安學利歸注困勉以見求入德者苟其資質上不能比於生安次不能比於學利則正當百倍其功為困知勉行之事觀三近節獨抽困勉一極反覆言之其旨斷可識矣

人存政舉七八節頭緒極多要而言之只是欲人存必須誠身誠身必先明善而欲明善以誠身則在百倍其功而已誠身仁也明善知也百倍其功勇也有破關節前前後後多少言語只

是一線穿成

問說村言仁者人也兩節只完得脩道以仁一句今謂脩身以道二句是爲誠身起本仁者人也兩節是爲明善起本然則呂氏之說非欺日是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是誠身中工夫則仁者人也兩節豈不是脩道以仁中節目以博學四者別而言之則爲明善之事究其實則皆所以誠其身也以仁者人也兩節別而言之則爲爲明善起本究其實則皆所以仁其身也前後正是一事

須知五達道之圖處處有個身在

問中庸前以中節之和爲達道此又以君臣父子五者爲達道豈有二乎曰中節之和是以其所具者言也君臣五者是以其所接者言也要之中節之和即是施于此五者之間而此五者處之各得其理亦只是喜怒哀樂之中乎其節而已其歸一也

三達德三項平說則是知仁勇以兩字言則是知仁而勇即在知

中庸學錄 第二十章

四

仁中勇于知勇于行即是也以一字言則是仁知則所以知此理勇則所以強此理只是成就一個仁而已故曰脩道以仁

以其分而言是直劈下看以其等而言是橫截斷看

達德達道之理得於天而具於性者人人一般只爲氣稟不同故難易遲速不能無異若是困勉者當初元無此理如何能知得行得來

以在天之理而言則知仁勇爲天下古今同得之理初無彼此之

殊以在人之分而言則氣稟不齊而所以知之行之者自不容

于無差等學者但能弗得弗惜百倍其功則亦終無不至之理

若使知仁勇非人所同得則雖極其困勉之功何由能至其所以

也

三知三行語雖平說意重困勉知之一成功一正謂困勉者知之行之與生安學利一也

知之一成功一以見生知安行亦不過此知此行本非高遠不可

幾及之事又以見困知勉行者但能做到盡處亦與生安一般

初未嘗少有遜也卽此一言誘進下學之意可謂至矣

既說過知之一成功一矣又說三近寬放一步以誘掖下學使共

趨于入德之途聖人呼喚爲人之意可見矣

須知三近寬放一步正是鞭策一步處

三近卽是困知勉行一種人不是困勉下又有此一等但上節困

而知之勉而行之是工夫已到者此則猶是方用力時也

章句此言未及乎達德疑當作未及乎成德

三達德所謂誠者天之道也三知三行三近所謂誠之者人之道

也生知安行從容中道之誠者也學利困勉則擇善固執之誠

之者也然則三近其已百已千百倍其功者歟

玩九經可想大聖人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氣象

九經中句句有一篇西銘在

中庸學錄 第二十章

五

九經先尊賢而後親親卽所謂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爾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內外動靜一于敬也

動靜無違表裏交正脩身之事盡矣

玩兩所以行之一可見天德王道只誠字一以貫之

凡事豫則立凡事兩字所該最廣不止達道達德九經而達道

德九經是其大者故曰達道達德九經之屬

豫非誠所豫者則是誠也

豫字之義從凡事言則凡事皆須先立乎誠能先立乎誠則實心

素行實理素具而德可脩道可行經亦可舉從誠而言則誠身

又須先明乎善必格物致知能察乎人心天命之本然而其知

至善之所在然後身可得而誠而達道達德九經舉而措之

如矣兼此兩端豫字之義乃備講章紛紛致辨見得一邊不見

一邊都是偏

又以擇善固執言則欲明善必先擇善欲誠身必先固執是亦

之義也

在下位一條只隨舉在下位者以推言先立乎誠之意是說個豫字樣子不是實語

在下位一條節節有豫字在直到誠身處駐住明善又是誠身中緊要節目故特抽出言之

所豫立者是誠所以豫此誠者則是明善此是豫字真箇下手處豫字本義歸注在此

擇善是格物致知明善是物格知至天命之性萬理之源至善之極也明乎此纔謂之明善纔謂之知天

天命之理具于人心本自真實無妄粹然至善者也人能格物致知真知天命之本然賦于天而實皆備于我者無有不誠由是而誠意正心求復其天之所以與我之理則善實有諸已而身無不誠矣

中庸圖學錄 第二十章

六

善者天命之實理誠而已矣明善明此誠也誠身不過復全其固有之善而已矣

誠者天之道是天所命於我之實理粹然至善者也明善者明此而已格物致知實見得事物皆有天命之實理著一毫私意不得便是明善以此理體之于身自表至裏自靜至動更不著一毫私意便是誠身

誠者誠之者下一大節天道人道之脈已開于此

中庸第四章劈開明行兩脉迤邐說下到底隱一截脉便隱了直至哀公問政章脩身纔浮起行字脉知天纔浮起明字脉然猶隱躍未現到三知三行則脉稍顯矣直到誠身應轉脩身然

後行字之脉始露明善應轉知天然後明字之脉始露然猶只是虛步又更推闡進去擇善固執纔詳明善誠身之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又詳擇善固執之自然猶是虛步直過則人

一已百人十已千纔是實處前而多少言語多少層次一齊都

歸併在此後面多少功效多少境界亦都從此流出一部中庸大聲疾呼教人下手只此數語

誠者天之道也又從誠字直提上推本天命之性說下來以見誠之之功本非外鑠不過復全其天命之本然者而已

誠者天之道也是就人身中捐其真實無妄之理而言與天命之謂性一樣語意

惟在天有其實之理故在人當有其實之功誠者天之道正是人所以當誠之故也

誠之者人之道也此句不論氣質只是據理而言天以此理命于我而我自當有以誠之是說人道合如此下文從容中道及善固執方就氣質不齊中分出兩種人來總是誠之內事從容中道之聖人亦是自然誠之之人耳以其自然故云則亦天之道也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不是鋪張聖人正

中庸圖學錄 第二十章

七

撇開生安歸併困勉以見此種人實天之所縱不可倖而致之

之所可自盡者惟有擇善固執百倍其功而已

博學之一節又併撇開學利歸併困勉此一層遍搜百倍其功更為緊切亦不是鋪張學利之事

問博學之一節既為學知利行之事何以又云誠之之目若誠之之目則通學利困勉皆在其中矣曰博學五者學利困勉

人其用力較難耳非舍此更別有施功處也但此節語氣只說個博學審問便了更不說如何苦用其力則猶學知利行之事耳

博學之一節即所謂人一能之十能之者正以立困勉者百倍其功榜樣

有弗學二條是中庸一篇聚精會神處

有弗學一節猶是懸空說言困勉者用力當如此未說能如此也

果能此道矣方是實說

及其知之一故雖愚必明及其成功一故雖柔必強

熟玩此章所論究其極雖堯舜之治周孔之聖無以加之極其近則雖愚夫愚婦皆可勉而企聖人之言廣大象天地變通象四時如此

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所謂誠身者只是能仁其身而已矣知以啓仁之端故欲誠其身必先明乎善勇以要仁之極故欲誠其身只在百倍其功而已一章大旨盡此數語

明善即堯舜之惟精誠身即堯舜之惟一合達道達德而皆一于誠則所謂允執厥中者矣子思引孔子此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後而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于此具見矣誠是中庸之樞紐天是誠字之根柢

中庸章句第二十

人

第二十一章

大概言之是接上章天道人道說下細分看則誠明二字是接上章明善誠身來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是接上章天道人道來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接上章愚必明柔必強來

上章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已說到明則誠矣地位此處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又更提起從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說下而要其歸于誠蓋所以申上章以起下十二章之意

天人合一之脉此處提明盡性五章只以一天道一人道分說雖說人道處至章末皆有天人合一之意然隱而未顯無息章總上四章將人道都併入天道以見天人合一之意然亦隱而未顯尊德性以下六章三章人道三章天道兩脉方盡亦不見天人合一之意直至末章從人道說入天道工夫效驗無所不顯然後天人合一之意始足中庸脉絡源遠流長乃如此可易言

中庸章句第二十一章

乎

中庸後半雖天道人道並說其意實側注入道上人道盡即與天道爲一此中庸大旨

聖人全體渾然天理無一不實遇事觸物只從其胸中自然流出而明善所照自然無所不盡所謂能盡其性也學者所得于天之實理亦與聖人一同只爲氣稟不齊不能無所拘蔽故須因其所明充而至之使於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精察而各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然後踐履之際可以無所不實所謂其次致曲也要其從入之途雖異及其至則一而已矣

堯舜周孔自誠明者也湯武頓悟自明誠者也誠無不同其所由誠者則有不同誠之之功不同其至于誠則無不同

論天命之本然則天道人道誠無不同論生稟之各異則天道全體皆誠人道有誠而不能盡論工夫之究竟則天道人道仍同

歸于誠而已矣其不同者從入之途也其必同者成功之一也無不同者天命之性也其有不同則氣質之稟也然能學以變化氣質則亦卒無不同之理故不可限量者學問之功也子思此章雖天道人道並言而實責重人道以引進下學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雖有遲速之殊及其成功則一而已兩則字緊慢不同要之皆決詞也

明者明此誠也格物致知真知至善之在我真實無妄則於誠之理先明諸心知所往而誠身之功可施矣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明之事為行誠之事必先學問思辨而後能篤行此自明而誠也

以誠為主而實致其求明之功積累久之使明無不到然後踐履以致其實則誠為不難矣

明則誠矣不是一明了便不須誠誠中尚有工夫在篤行是也但中庸學錄第二十一章

明之功較難誠之功較易看博學五者明居其四誠居其一可見矣

自誠明謂之性明字中有行字在所謂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是也

第二十二章

至誠盡性人物天地一以貫之至誠全體化王

至誠之性即是天地之性人物之性即是至誠之性其分雖殊其理則一當盡其性時合下便無所不徹但施之自有次第耳

盡人性盡物性只自其性中自然流出然行之亦各有實事施之亦各有等第不是一盡性了便人物之性無不盡也

以理言之故一以貫之以其分之殊故施有差等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人之與我物之與人其理雖同而其分不能無差等分既有殊則聖人之盡之亦不能不因其分而予以各正之理善推之序

陸稼書云合言之則盡性兩字包得盡人物之性非兩件事分言之則各有事在不客無別又以理言之則盡性與盡人物之性初無二致以事言之則施有差等不容無漸次此說最分明周

中庸學錄第二十二章

臣

盡其性者至誠之全體盡人物之性者至誠之大用而盡其性與盡人物之性又各有體用在存諸心者體也見于事者用也贊

化育與天地同用也參天地與天地同體也盡已性明明德止於至善也盡人性盡物性新民止於至善也

天命之性本自真實無妄聖人盡之亦知無不明行無不盡滿其分量無歉于天命之初而已矣非有所加也

自盡其性以至於參天地聖人亦行所無事而已矣盡人性盡物性即是贊化育更無兩層參天地只就其贊化育處而申贊之耳

讀至誠盡性一章聖人過化存神之妙于此可見矣此非直為有德有位之聖人之事如孔子窮而在下亦未嘗不具

此段真實功用但能盡其性即觸處皆是實功因位盡道無所欠闕亦無所等待新安之說拘矣

讀孟子不違農時兩節聖人盡人性盡物性其裁成輔相之妙淵然可想

論來天道人道其安勉不同處只盡性與致曲處用力有勞逸之分若事物界限節次雖聖人亦一休過去不得然聖人做處雖其界限節次與人一同要其氣象自與眾人各別如堯舜之聖自克明峻德以至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雖施之亦不容無差等然自覺有一段過化存神上下同流意思在湯武以下便不見此氣象

中庸圖學錄 第二十三章

二

第二十三章

曲未嘗不是誠但是誠之一端而非誠之全體耳

致曲者由此一端而致之使至于誠也

問致曲之說曰天命之性本無不誠不以聖凡而有所加損所謂誠也人具是者也惟聖人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能全體

天命無所虧闕雖其因事觸發端倪呈露惻隱羞惡不能不見

于偏亦未嘗不可名之爲曲然聖人所發雖只一偏而中之

所存全體只是只隨其胸中自然流出便全體皆徹故其曲無

待于改自人賢以下氣稟既不清純物欲又多昏蔽是以天命

之性全體而受之者不能全而出之故往往因其質之所近心之

所顯而發于一偏是則所謂曲也然雖發于一偏而其天命之

全體未嘗不在其所以有是曲者要其本根亦未嘗不從誠

始但遮蔽周塞不能全體呈露耳故當因其發見之端精以察

之力以行之充之以至于極使于此一端徹頭徹尾無所不誠

中庸圖學錄 第二十三章

一

又推此及彼無不察之由之無所不盡直至事事皆如此一事

之誠無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然後所受于天之全體光

明呈露無所虧蔽而始得還其本然之誠初非有所加也故曰

曲能有誠

問不曰致曲能有誠但曰曲能有誠何也曰曲雖發于一偏而其

中本有全體之誠在惟曲中自有誠所以曲無不致即德無不

誠也

知必求其精行必求其盡皆是致曲之事黃氏洵饒以爲致曲在

擇善則知之明而凡曲之所發爲能察而識之而不淆於物欲矣

固執則守之定既已見其爲曲即能執而持之而不奪於外誘

矣然非已自已千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

就凡事言則事事造其極而無一端之不盡就一事言則處處造其極而無一分之不盡纔是致曲

若論當下則致得一事曲便有得此一事之誠然不到曲無不致則誠之全體分量終有欠闕處在而未能全其天命固有之理也

一有善端之發即便當致莫要等待少稽緩即汨沒矣

由其所不忍達之于所忍由其所不為達之于所為遂漸充拓逐漸積累久久滿足便自有積厚而流境界

曲即孟子之所謂四端是也知皆擴而充之則是致曲矣

誠不可掩故既有誠則形著明動變化自有不容已者較之至

誠則盈科而進與過化存神者自是不同然到有誠後則充積之盛而其光輝發見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工夫難處只在致曲

到有誠則已幾于化矣

至于能化則其次亦一至誠矣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化只歎想

至誠更不復言其次其味深長玩之不盡

自形著以至于化外面氣象一步開闊一步正由裏面工夫一步

中庸因學錄 第二十三章

二

精實一步不到能化不得為致曲之盡

晚村云自形著而明外面一步顯燦一步却是裏面誠字一步充拓一步固不是形著明透節上做工夫亦不是一誠便了說得最分明

第二十四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不須索照自無不照

吉凶之故物能知之人反不知者只為人有私意使與天理隔天

機斷也聖人無些子私至虛至明與天無間所以能燭于幾先

禍福之幾無時不著只為常人有私意之隔故不之覺聖人至虛

至明與天無間初無一毫私偽隔於心目之間故能察禍福之

幾于未萌也

著龜無知而禍福之來獨能知之只為無私心故與天相接耳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能前知

至誠全體皆天理天地之一動一靜與至誠之呼吸相通相接禍

福之兆其至粗淺者耳何不可知之有然必待幾之動而後見

者至誠天理渾然無所逆億故必俟其動處然後知之耳

中庸因學錄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誠者自成也雖孤立懸空說此一句然玩自字語意正責重人身上說故章句既隨本文演盡其意即補云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正會得兩自字

道即誠中之條理即帶在誠上說故下文但說誠更不及道而道自在其中

誠在天為實理在人為實心然實理管不得實心實心却貫得實理

章內三誠者皆兼實理實心而言誠者自成也朱子云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此以實理言也程子云實心事父則成人子實心事君則成人臣此以實心言也誠者物之終始以實理言則有是實理方有是物徹頭徹尾皆是理之所為也以實心言則有是實心方成是物徹頭徹尾皆是心之所為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以實理言則誠命于天

中庸章句第二十五章

一

本人物之所共成已此理成物亦此理也以實心言既有以成已則推此加彼自然可以及物也謂上兩誠者單說實理末一誠者頂誠之為貴單說實心皆偏

三節三誠者皆兼實理實心言不誠無物君子誠之兩誠字單說實心而實理自貫

要之說實理處正是為貴人之有實心說會得本旨何事曉曉胡氏謂以實理言誠即道也似不必分本與用非也誠是總統統道是就其中條理零碎說自有本與用之分章句於實心處言之乃是互見文法胡氏却泥

誠以心言本也隱通下不誠無物誠之為貴之脉朱子說書猶到此

許氏謂前自成是自然而成後自成是自已成就諺言誠者自成也子思緊緊為人正在自字上蓋就人身中指其天命之實理使自體認言汝之一身以所具言則四支百骸以所接言則君

臣父子何一非實理之所為若無此段實理即不成此物事則誠者是汝之所以自成者也而可不存此實心以體此實理乎即首一句大聲疾呼可謂深切而著明矣。此一條故說得好如此看自字既有精神者也語氣都出即通章道理亦隱然都涵在此句中矣故下二節更不及自道句

而道自道也正為自成兩字添毫更無二義

誠者自成也一句以實理言則是孤立懸空說若以實心言則

責在人身矣以自成對自道句看則誠者自成也為孤立懸

空說而道自道也為責在人身上說若以首節對次節看則首

節兩句俱是孤立懸空說蓋首兩句猶只虛說誠字道字雖自

道句亦只概論誠中之道為人之所當自道尚未說人之如何

道之也至下不誠無物兩句方實實責重人身上說

誠者物之終始正見徹頭徹尾少誠不得不但是兩頭語

問不誠無物亦似可兼實理言無此實理則無此物即所謂物之

中庸章句第二十五章

二

終始是也曰如此則當云無誠無物不當云不誠無物此不字

最有力上文統說人物此句疾轉責重人身上起下誠之十分

警切故朱子曰這不字是誰不他須有個人不他方得

如何誠之擇善固執是也前已詳且盡矣故不言也

在物之理即我之理故我能盡已而我之心即可通乎物之心

仁知之用雖有物我之殊而性之德初無內外之別一誠而已矣

故曰誠者自成也

成已仁也四句是推本成已所以能成物之理一氣貫其義乃見

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故立必俱立成必俱成雖

有推行之序初無內外之分

對言之為仁知單言之為性指其實為誠一而已矣

時措之宜兼言成已成物而意在成物上

第二十六章

故至誠無息一故字總承上四章不止承兩至誠說蓋改曲說到能化自成說到時措之宜則人道亦與聖人天道一矣故皆以至誠無息言之

至誠是箇圖說無息是扯長說久是總起說只是一理更無次第至誠純乎天理更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安有止息至誠便自無息無息便是久總一至誠而已矣

從其誠處逐時逐事看見其絀繼不已則是無息從其無息處

要其統總而言則是久

微已上為成已微已下為成物

存諸中者既久則見于外者自然悠遠久則微微則悠遠兩句只

是一句久則悠遠耳中插微字所以盡清成已成物界限也

不是既久了方能悠遠既為至誠則存諸中者自無不久發于外

者自然悠遠本來一併都到但語勢次第須如此說乃分明

中庸圖學錄 第二十六章

悠遠提起說博厚高明乃是悠遠中境界一悠遠便博厚博厚便

高明更無積累次第在

問本文悠遠博厚高明接連說下不見輕重今乃以悠遠提起何

也曰章義說至誠無息故以悠遠提起久是成已之盡悠遠是

成物之盡博厚高明皆是悠遠中境界覆物載物配地配天不

見不動皆是悠遠中功用層層抽換總是極言悠遠之妙有如

此說悠遠之妙正見至誠無息之妙故悠遠兩字說在博厚高

明前亦得說在博厚高明後亦得說悠遠亦得說悠久亦得

言其功業之著微始微終無所不悠遠耳變遠言久者因其外

之悠遠而益見其中之無息也故曰兼內外而言之

博厚載物高明覆物亦只就其氣象相似處大略相配說其實博

厚高明本無兩境覆物載物亦無兩功只一至誠無息微始微

終便自如此

博厚即是載物處高明即是覆物處所以兩字緊結博厚高明不

是既博厚高明了方能載物覆物也

一至於誠便自無息無息便自久既久于中則發于外者便自悠遠

悠遠便自博厚高明便能覆物載物成物便能配地配天無疆

便能不見不動無為總無次第總無停待津津然如說不盡者

然即此便可想見悠遠氣象即此便可想見至誠無息氣象總

是極力形容百倍其功之妙有如此耳

不見而章三句陳紫峰云聖人之治天下有田里之制焉有學校

之設焉有大禮以為民之制有大樂以為民之和有政以明示

之而又有用以整齊之何嘗隱而不見寂而不動漠然而無所

作為哉蓋其據事理之當然以應天下之事順吾性之本然以

盡人物之性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

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者也非若小智之鑿以自私亦非若伯

中庸圖學錄 第二十六章

者之憧憧于往來也故曰天地無心而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

蓋無心之心也曰聖人無為而又曰大聖人之所作為蓋無為

之為也此條極為深暢先儒所不到

天地之道只是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

不貳只是一誠實有是理實有是氣其理無妄其氣不雜所以陰

陽相類終始相生誠通誠復無所止息而洪纖高下飛潛動植

無不各得其性各遂其生各暢其氣變化萬殊而不可測也

從至誠無息說到配地配天可謂盡矣又以為未盡更舉天地之

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者以明之又以為未盡更就天地

所生之物中特舉山水以明之反復形容津津不已總是極言

至誠無息之妙耳

上以無息言至誠以不貳言天地末條又互言之即此便可見聖

人同乎天地處純亦不已即此可見故只一語找足便自了然

不煩更贅一字矣

前言配地配天單就功用上說未及本原之同至此方就詩詞閒
閒推詠而見聖人之與天地同一至誠無息以見聖人之功用
配天地實由其至誠無息處配天地也

第二十七章

道一也前言君子之道此言聖人之道蓋中庸前半爲入德者言
故言君子後半爲成德者言故言聖人地頭語勢不同一而已
矣

大哉聖人之道本意只說道之大不粘聖人而云大哉聖人之道
者蓋承上至誠無息一章味歎而入也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優優大哉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物物各具一太極也

發育萬物以道之大用言是橫說峻極于天以道之體段言是豎
說峻字微讀

峻極于天不是道之量至天而止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形容道之
量至天而止耳

總是天之下地之上凡有形色者無非道之所發見凡一空際處
無非道之所充滿所謂大莫能載也

道既極于無外矣又入于無內此道之所以爲大也若細處有不
到則道遺于小不得爲大矣

事物有大小道無大小入于至小者卽其極于至大者也故曰優
優大哉

禮儀威儀亦是舉小中一事而言不是道之小只在禮儀威儀上
見

發育萬物零碎說大中之小禮儀三百大綱說小中之大
待其人而後行此句結上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二句起下行字

該得凝字凝在先行在後必先凝於身而後能行于天下也尊
德性道問學凝道也不驕不倍道行也

道與已爲一方是處
人雖不能行道道固未嘗滅息孟子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行是
也道雖未嘗滅息然必待人而行孔子所謂人能弘道是也

尊德性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也道問學程子所謂進學在致知

也

德性者萬理之所從出能尊德性則有以全其天命之本然而問學之本以立問學者萬理之所由明能道問學則有以盡其人道之當然而德性之用以行尊德性是渾淪做工夫道問學是零碎做工夫

道問學即尊德性中事工夫有二本原則一非道問學則尊德性工夫不能充實然必先尊德性然後道問學是有本工夫以尊德性為本而問學以充之則本末兼到矣

私意就立心處言私欲就應事處言須看致字極字若私意私欲有一毫未盡便是尊德性之分量有缺便不足廣大高明之至致廣大四句亦有次第致廣大是以意之在內者而言極高明則就處事上說存心處溫故敦厚又廣一步就已知已知能者說而知先能後亦自有序也下一截亦同此

道中庸是就其行事處分別事理不使有過不及者未說到行上

中庸學錄第二十七章

二

存心以立其本致知以究其實而力行之功不外是矣故不言也存心者存此心之本然者也是致知上一截事如程子論格物而曰涵養須用敬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其過于寡欲是也乃

致知之本力行是致知以後工夫陳氏謂存心是力行非也

已知之理已能之事亦屬之德性者所知所能雖在外而其理則具于吾心既已知之能之則自是德性中自有之知能也

溫故又承盡精微言敦厚又承道中庸言中庸脈絡極細道理極活正不可執一以相盡也

存心只是常存此心不令私意私欲得以間之已知已知能常加

繹涵養而已不大段用力十分精密工夫全在致知一截上

究竟存心致知原非截然兩節固不是待存得心了然後致知又不是一面存心又一面致知無事之時靜以養之不使此心昏昧錯雜事至物來精以察之不迫不亂以盡此心之用及既過了仍復空空洞洞無有一物繫于其心蓋並行而相為用者也

一節不驕不倍是主足典足容只是申贊此二句故下文單承不驕不倍

既明且哲二句陳氏謂單證無道足容固非史氏謂通證本節亦未盡此二句直教盡兩節既明且哲收尊德性節以保其身收本節然其引詩語勢却是因上默足以容而及之此古人之文所以不可一端測也

此心既純乎天理而于天下之事理復無所不識則居上為下自能由乎中庸之道而盡其所當為何驕與倍之有不驕不倍各有因位盡道處在能因位盡道自然不驕不倍

中庸學錄第二十七章

三

第二十八章

自用自專生今反古三項平起其意却側在自專上故下文緊接
非天子云云

人不安分便足取禍

朗誦非天子一條想見大德受命整頓乾坤真有大明當天聖陰
備股氣象

聖人受命而為天子其胸中渾是一團天理其所制作無一事不
本乎天則一時天地萬物無不整頓一新其氣象規模自足以
涵蓋百代安得復有所作

玩今天下一條想見文武制作一道德同風俗上當天理下順人
心近治一時遠治百世周家有道之長恍然在目

雖有其位兩條若單論本文則有位無德是證愚而好自用有德
無位是證賤而好自專孔子之從周是證生今反古若通論本
旨則以有德無位二句為主有位無德二句特以形起下二句

中庸學錄 第二十八章

末條引孔子之從周正為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者之證也

論語言夏殷之禮杞宋俱不足徵而此云有宋存焉又若殷禮猶
有可徵者此句最發得妙言殷禮雖有宋在亦不敢從觀辟不
倍有力

雖有其位兩節言位如時君尚不敢作禮樂所以鞭辟為下不倍
義極緊切

第二十九章

有三重有字極細極難下文本諸身六件事有一件不到便算不
得有寡過不是說民寡過是說有三重者有以使民寡過也玩
其字矣乎字幾幾有不敢必得之詞可想不驕之意

上章末二條以無德無時形起無位此章第二條以無時無位形
起無德即就上章之意而反之言上焉者有之而非其時下焉
者有之而無其位其弗從固宜若有時有位而民弗從則是德
不足了故下緊接本諸身云云正是極力鞭辟有字莫但作過
脉語看

王天下之有三重其本在身其實用在民所以又說下四句者四
方上下往古來今略有一處不合便不足以取信于民便是本
身處有所未足便是有三重之分量未盡故必色色考證無一
不合纔盡得個有字六句一步闊一步實一步深一步一步難
一步總是收入來語不是放出去語儘力鞭辟有字一氣合讀

中庸學錄 第二十九章

乃見所謂不驕正如此

質鬼神是知天盡處俟後聖是知人盡處惟其知天故雖鬼神亦
有所不能違惟其知人故雖百世聖人亦有所不能外不是到
質鬼神俟後聖然後為知天知人也

動而世為天下道一節纔是直放語末節仍緊緊收轉到底只鞭
辟有字一字不外散

遠近兩句即粘上三句說

第三十章

哀公問政一章引孔子之言繼大舜文武周公之後已爲祖述憲章起本

於堯舜言道於文武言法各以其極至者言之道以堯舜爲至法以文武而備也

祖是體諸身述是公諸世憲章亦同祖與憲是盡已性事述與章則併欲合天下皆祖之法之是所以盡人物之性也律天時襲水土則所謂參天地贊化育也

堯舜相傳只是一中仲尼祖述亦中而已矣堯舜言執中仲尼言時中堯舜言精一仲尼言擇執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祖述四句合攙看見仲尼體用之全逐句看亦見仲尼體用之全所謂皆兼內外該本末也

總之聖人分上無偏語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從廣大胸中自然流出莫非全體若大賢以下不能如聖人之義精仁熟則一事止

中庸學錄第三十章

是一事聖人則隨舉一事而內外本末兼到

襲水土句章句謂因其一定之理朱子又謂是因土地之宜其

似不同看來所謂因其一定者不是如地之安靜而不動之謂

正謂土地之宜各有不同因其所宜而不膠于一定然後各得

其一定之理君子之道時措之宜隨時隨物各因其理之自然

事之當然而處之無所不盡乃得盡其一定之理若膠于一則

事事各失其理不得復因其一定矣此所謂君子時中也須看

因字

此言仲尼之道貫古今參天地其大如此以見中庸之統悉歸仲尼所謂君子中庸也熊氏謂四句是言仲尼作聖工夫非是無

不持載博厚配地也無不覆幬高明配天也四時錯行日月代

明悠久無疆也

小德大德收前費之小費之大兩脉

大德者夫子之一也小德者則其所貫者也有大德敦化乃有小

德川流所謂一以貫之者也

萬物各正性命故不相害

一理也從其萬殊處看則爲小德從其一本處看則爲大德小德

物物各具一大極也大德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大德固是全體小德亦不是一偏

若究其本而言則須先有大德之敦化然後行小德之川流若就

當下看則即此小德之川流其所以然處即是大德也

以大德小德並言則大德是所以並育並行處小德是所以不害

不悖處以大德小德對言則大德之敦化又是小德之所以川

流處

川流者即流其所敦之化也惟其流而不已便見得有個敦處在

把大德分開看便是小德故曰全體之分把小德合攙看便是大

德故曰萬殊之本

一說以並育並行不害不悖俱爲小德川流其所以流而不盡者

中庸學錄第三十章

必有個太本原在此是大德雖不合註亦是一理

第三十一章

至聖即是至誠此言小德川流是從其零碎處說故曰至聖下言大德敦化是從其大本處說故曰至誠

仁義禮智之理人人所同四者之德亦人人可學而至所以獨推至聖者常人雖有之而拘于氣稟汨于物欲不能全其所固有賢人雖能學以至之然功在勉強即未嘗不同歸于一而神靈超絕之妙終有非人力所能及者惟聖人神奇天授首出庶物仁義禮智之理合下皆滿究其實雖亦人人所同而其神靈超絕之妙終覺高出天下之上只爲其生知之質不同故仁義諸德亦皆高人一等如孔子之集大成惟其始條理不同故其終條理亦異也故聰明睿知四字包下四段

聰明以耳目言睿知以心思言四字先淺而後深先外而後內下四段亦然

睿是用知是體對言則體用相配專言則知該得睿

中庸學錄第三十一章

一

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所謂聖聰明作元后也

足以有臨從其本體上看則有聰明睿知之德自然足以君臨天下從其功用上看則以聰明睿知之德君臨天下自綽乎有餘裕也下四足以俱兼此兩層說

聰明睿知等四字皆以兩字爲一聯先淺後深而下一字又深于上一字細看自見

按蒙引謂此歷舉聖人之德未說行處故曰足以言其德之具也下方說積中發外愚謂此章是一意翻作幾層若論其理只首句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便將聖人全體大用一口說盡下面皆從此重重抽說上半截總是聰明睿知下半截總是足以有臨直到配天纔盡得個足以分量其實多少層次只是首節五段之義而首節下四段只是起二語之義漸博淵泉以下自微而著只是足以兩字中層次非謂聖人之德亦自微而著此纔具于內下乃發于外也

博淵泉接上五德而推本其充積之盛者言之直從大德敦化處說來是足字之本博博是橫看淵泉是豎看

博淵泉是大德敦化而時出之是小德川流

仁義禮智四德既充積于內則自然發見于外隨時出之則變化不窮時時出之則流行不息

不是上五足以方具五德于內到博博淵泉纔充積而發見也上面五足以舉其體用之全此又提起筆從本至末從淺至深一步步推到極處以盡上文五足以之勢耳

如天如淵仍是博博淵泉莫不敬信說仍是時出時有淺深理無次第聖人博博便自如天淵泉便是如淵時出之便自莫不敬信說不是上方是充積至此乃極其盛上方是發見至此乃當其可也

末條單接敬信說極力形容以盡足字之勢不復言上一截矣

中庸學錄第三十一章

二

第三十二章

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全體一誠而已矣

經綸立本知化只一誠字該盡惟天下至誠一語提起全理皆到

蒙引謂惟天下至誠只提起聖人名號看得恁率略

問經綸大經還是就至誠身上各盡其道者言還是就教以人倫

使天下人人各盡其道者言曰此章大旨只說本體不及功用

經綸大經只就聖人自盡其道可以為天下後世法者而言尚

未說到教以人倫上教以人倫是上章甲斐語然既可以為天

下後世法則教以人倫亦在其中矣但其語勢則未之及耳

以經綸對立本言則經綸是用立本是體單就經綸說只說聖人

盡道未及教以人倫則仍是體

天地之化育只是一誠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其屈伸動靜自與天

地之化育脗合交契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也

聖人經綸立本知化渾是一團天理全體具足但從自己胸中自

然流出不待思為不假勉強自然無所不盡本無欠闕安事倚

靠哉

經綸大經是致和立大本是致中知化育則所謂天地位萬物育

也然此章語意却微有不同者至誠自然經綸立本其經綸立

本處自然與化育默契更不待致然後中和亦不待致得中和

然後位天地育萬物也又知化育亦微與位育不同彼以功效

言此以本體言也

肫肫其仁三句詠歎無倚回想至誠味之不盡

從其經綸立本知化而捐其實則曰夫焉有所倚從其無倚歎想

至誠則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如天如淵是從旁擬議之辭其天其淵是就聖人身上切指之詞

只是一樣而語勢地頭不同耳

從功用處看故曰如從本體處看故曰其

末節不重說至聖能知亦不重說至誠難知子思本意正啁緊為

下學者指點言至誠之妙如此苟非至聖孰能知之學者欲知

至誠必須存天理遏人欲窮理盡性直至一私不繫萬聖豈微

然後有個見處若稍有未至縱口開至論與自家總是兩片其

意味之微妙終鮮自得之趣故下章緊以為已知幾繼之中庸

辨緊為人之意正如此不是絕人語正是引入語

第三十三章

聖人之道雖高妙而難知要其理固人人所自有但能切實爲已一步步近裏著已做工夫充積之久便可上達天德子思以爲已之功緊接上章其指示學者之意切矣

爲已一截提起看總貫通章謹獨存養皆是爲已之功雖到篤恭而天下平亦只是爲已盡處

爲已是一章之主自慎獨以至篤恭總是充此爲已之心而至其極耳知幾知爲已之幾也幾何在慎獨是也立個爲已之心作主又知爲已之所從入處則可以入德矣故下文緊接慎獨

惡文之著非惡文也惡其著耳

惡文之著非謂恐人窺見底裏欲以是自藏也一有表暴之意則志氣浮動而篤實爲已之意亡矣故君子深惡之

閑然而日章兩截不分輕重若無錦在內則無日章之實若有錦在內而不尚綱則炫耀灼爛且失其所以爲錦矣故君子固欲

中庸圖學錄第三十三章

一

有錦而衣錦又欲尚綱兩面俱到纔見爲已之意重上重下皆非也

衣錦是爲已本領尚綱是爲已功用

爲已一截只說君子立心如此未說工夫工夫在下面戒懼慎獨上此正所以盡爲已之功而充實此爲已之心也

知遠之近三句從人說向身從身說向心又就心上從一念之動說到發見處一步步逼向裏來已爲下文慎獨起本

三知字之前有格物致知工夫在

知遠之近三句直從天下平逆收到慎獨處纔住把此一篇工夫效驗逆放在此以下逐層順推出去潛伏孔昭微之顯也敬信

風之自也勸威天下平遠之近也

爲已只大概說慎獨存養但是爲已工夫勸威天下平俱是爲已效驗起處說爲已只是說立個主意要如此知幾是爲已起頭

下手處故曰有爲已之心而又知此三者不是爲已之功只在

知此三者

衣錦尚綱一條雖分爲已知幾說要之知幾正是知爲已之幾也理實一合

首章先戒懼而後慎獨由內說到外也此章先慎獨而後戒懼由外說到內也首章從天命說下來故先戒懼而後慎獨此章從

下學說入天命上去故先慎獨而後戒懼實一理也中庸說存養省察工夫首章從靜說到動末章從動說到靜各有

條理皆實解得說先說後慎獨則倒都無妨礙戒懼工夫統始終該動靜慎獨只是于其中靜而方動之幾又加

謹耳即是戒懼裏面工夫所以說在前亦得說在後亦得慎獨工夫最要亦最難向後多少工程緊要只爭此處故特以君

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提撕而警覺之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次星謂是就靜邊說非也此亦是舉靜以該

動諸言雖不動亦敬不言亦信則動時言時之敬信又不足言矣與首章戒懼不親恐懼不聞俱是推到盡處語

由不賞而勸不怒而威以至篤恭而天下平外面效驗一步神效一步正是裏面工夫一步步純熟一步不是一敬信了便能致此

所謂篤恭者亦不外乎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但上言敬信猶是有意到此則工夫愈熟而其德愈深不待有意敬信自然無不敬

信自慎獨以至篤恭始終一於敬而已到篤恭而天下平則上下俱一於敬矣所謂刑之也

誠者中庸之樞紐天者中庸之根底要之誠者天之道非有二也天命之謂性無極而太極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太極本無極也

天命之性自天而命于人者也至于篤恭而天下平則人亦一天矣故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結之天命之性人亦一天

之載無聲無臭天即在人也要不過復全其天矣非有所加也

大學困學錄一卷中庸困學錄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澍撰自明以來解四書者惟以尋繹語脉爲
時文敷衍之具澍是二書獨發揮學問之功其識
在坊刻講章上而意取詳明或失之冗遂不免間
有出入如大學補傳第五章辨陸王致知之誤極
爲分明而傳第七章乃云心中不可存一物則仍
闢入金谿姚江門徑矣呂坤呻吟語謂佛氏論心
爭有無儒者論心爭是非如貞女思夫忠臣思君
可謂之放心乎其說當矣又何可以不存一物爲
正心也亦間有寬廓語如中庸第二章謂君子時
中只是敬其意以敬爲無忌憚之反而不知此時
中字徹上徹下徹內徹外當由格物窮理明體達
用而來非一敬字所能盡又如中庸第二十章謂
九經句句有一篇西銘在內其理固然然不可如
此說書必充類至盡雖謂句句有一篇太極圖說
在內亦何嘗不可通乎



ZW 21181888542133